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四九冊目次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　（元）陳高撰　附録一卷　清鈔本（四庫進呈本）　〇〇一

覆瓿集七卷　（明）朱同撰　附録一卷　明萬曆四十四年歙邑朱氏刻本　一六九

胡仲子集十卷　（明）胡翰撰　清初鈔本　二五三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　（明）張丁撰　附録一卷　清初鈔本　三六四

趙玫古先生遺集六卷首一卷續集一卷　（明）趙撝謙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銘西堂刻四十年增刻本　三八九

草澤狂歌五卷　（明）王恭撰　清鈔本　四五七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

（元）陳高撰

附錄一卷

清鈔本（四庫進呈本）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陳高撰。高字子上、溫州平陽人。至正十四年進士。授慶元路錄事。未三年、輒自免去。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自號不繫舟漁者。至正十六年、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庫庫特穆爾（原作擴廓鐵木兒今改正）於懷慶、密論江南虛實。庫庫特穆爾欲官之、會疾作卒。蓋當國祚阽危、猶力謀匡復。明太祖稱王保保眞男子。（卽庫庫特穆爾）如高者、事雖不就、其志亦不愧王保保矣。不但詩之足傳也。明洪武初、蘇伯衡訪其遺集、釐定成編、題曰子上存稾。此本題不繫舟漁集、不知何人所改。文格頗雅潔。詩惟七言古體不擅場、絕句亦不甚經意。其五言古體、源出陶潛。近體律詩、格從杜甫、面目稍別、而神思不遠、亦元季之錚錚者矣。元又有嘉定僧祖柏、其詩亦名不繫舟集、見顧嗣立元詩選。集中有題倪瓚芝秀圖詩、蓋與高同時。然其詩不及高遠甚。今未見其本。以集名相亂、附著其異於此、庶來者無疑焉。

陳子上存稿序

亡子上陳君既沒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為四言為五言為七言為古為樂府為律為絕凡若干卷文為記為文為序為銘為贊為箴為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爲釐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于亂世臨患難生死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未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聞無乎此予於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

當于理者蓋鮮矣自為舉子時其所作已為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當儆視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讀敬愛子上爯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朝廷施諸典冊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願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上未二年度時不可

為輒自免去擅兵柄而倔強州郡間者爭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為其用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脇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既卒而其文亦不能為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將其材於天成其學已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有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鋟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豈其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上之文上因遷本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而論可謂知言矣後何所庸

吾喙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序

書子上先生存稿序

予任監察御史時因嗣居霽山林景熙先生藏修之地迺為收拾所詩若干首所存文若干篇既鋟板以廣其傳矣尋陞按察副使便道歸省有鄉儒張君明復葉君元鼎各出所藏先生陳子上詩文告于予曰子刊行林霽山之集俾人得以觀誦不惟見林之錦心繡口吐露其忠肝義膽抑亦

知子之景行先哲能發潛德幽光也且吾邑之繼林者又有陳先生子上其忠貞猶介亦非尋常可及矧其為文上因遷本下獵諸子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曩者秘書監丞揭公伯防稱之如此人皆以為知言既而國史編修蘇公伯衡訪其詩文放失之外得若干卷題曰存稿特為序而付其友謝復元輩鋟梓未就存者復失終

竟厥事非予而誰予是時本未知先生詩文之詳乃以事冗稼藉爲辭及閱其所序近山軒燕集詩謂至正十二年四月八日會於張思誠之軒時孔正夫呂敬中興高十人皆能文之士酒酣正夫曰茲集不可無紀于是分韻賦詩十首所謂敬中者乃予曾伯祖州判府君在任元行中書省照磨也又閱其所識至至癸卯十二月二十

七日自郡城同至州南閘平陽失守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間舉山徑泥塗中崎嶇逃遁所謂銓即予曾祖母王安人之父也由是而觀則知先生與予先世有通之好存槁之所刊烏得而辭哉于是具紙墨命學童一一錄出囑眷兄徐君以敬會友人陳君存謙張君思廣重加訂正次爲卷帙予則捐俸命工鋟板印行將與海內

能詩文之君子共覌覽之庶俾先生之文不泯没于世若其族放失之槁倘有得者收綴以爲別集則有望於將來也先生之陳其爲平陽金舟鄉祖諱高子上其字也棄家適其旅寓他鄉因自號不繫舟漁者凡其出處行實則詳見于蘇揖諸公之序誌云

旹

成化元年龍集乙酉冬十月吉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使司副使同邑後學呂洪書

不繫舟漁集卷之一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四言古詩

采蘭

采蘭采蘭于彼江滸悠悠我思在彼山下
采蘭采蘭爰采其杞我之所思可以晤語
采蘭采蘭以葉以藥以葉以藥以贈君子

漢水贈別也

瞻彼漢水其流濈濈之子于邁言采其蘭
嚶嚶好鳥集於林間娟娟美人可以晤言
我思美人在漢之水我心允藏威儀楚楚
聿求厥德將子是與慎爾優游成爾譽處
南山有玉琢以爲琚北山有梓規以爲輿
君子好修始終弗渝

樹風堂

宵貌而洵其人之形父母遺体寔以全生
鞠育撫復思莫與京乾覆坤載莫可以名
相彼鳥矣反哺而鳴夫何人斯而敢忘情
竭力振德惴弗勝武溪萬鐘顧彼餘齡齡
年歲弗與日邁月征辟樹欲靜風乃日停
人子之心曷其自寧美哉沈君獨惕競回
予祿將仕將以親榮以日耄我靡志成歸
築我室耕我上滕菽水朝夕其樂則贏嗚

呼沈君古人是徵養志爲大奚庸三牲我
願當去事由以行

送徐勉之爲慈湖書院山長

北風肅肅冬日荒荒之子振轡歲暮有行
子行何之于甬東鄉維甬東鄉慈溪湯湯
有嚴先哲廟廟煌煌往主其詞文教以昌
懿彼先哲其道允藏如星在漢耿耿其明
尸而祝之千載有光伊世之昧如瞽倀倀

乃多其岐而已其羊孰法孰師以往其肓
嗟嗟遺文湮鬱弗揚之子之往春秋薦饗
翩翩佩璐來游來翔之子之往淑其俊良
蔚彼鳴鳳宜集高岡胡戢其羽而下于塲
維庶乃伸有弛必張壽爾令聞終優康莊
高也作詩其言匪狂式慰予懷于以送將

息菴為孔魯茂先生賦

維山之河峀峀其室有美君爰息而逸子

其息伊何為美實多以寢以興以居靡他
倏然已世匪遯而逝時止則止聊以舒憩
昔游而驅今息我車昔仕而趋今息我軀
我息我交我友日遠我息我心我慮斯遣
庸庶我生我息云營屋愚遂遂我息乃寧
澗有鳴泉檻有啼鳥我息而聽遠有膠擾
庭有嘉樹巖有停云我息而觀謝彼紛紜
坐則怡怡臥則熙熙如丸在匜如水不波
息而弗息中為物役息焉而息息乃真得
人耄弗息我息是耄在古賢達或與同好
行者止蔭倦翼知還於慈息焉永久弗諼

不槃舟漁集卷一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二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騷體詩

南有山思友生也

南有山高惟崔矣其上伊石不可以輿兮念子之遠莫我愉兮南有水清惟流矣其泮伊淦不可以舟兮念子之遠莫我儔兮

商風淒淒卉木病悴我行吳會曷其底居二三君子眷我寡類勉進厥修終始令譽

題蘭竹

懷美人兮南浦倚疎篁兮憩予佩嘉言兮同心期歲寒兮容與

思遠寄諸友生三首

水之廣兮不可以涉舟則可航兮我舟云楫伐木為楫兮孰與操我思我友兮心為忉忉

路之修兮不可以往車則可載兮我車云輿伐木為輿兮孰與駕我思我友兮不忘晨夜

翼于風兮害從以飛鱗于湍兮害群以隨我遠我友兮我友我思我思我友兮我友不知

菊頌為易尚賢賦

爰有嘉卉所性貞兮乾剛坤柔中稟精兮綠葉蓁蓁叢而不蔓花爾花伊何金英粲兮煌其婉婉懷正色兮澹淡有絕香可服兮媚于晚節守志俟命兮蹇蕊孤高不可運遙兮吁嗟人兮莫爾知兮說訚棄正何疑兮避世不悶聖所韙兮彼美君子其德可與比兮

題道原所作墨蘭蕙四首

有草維蘭兮在彼中阿上蔭幽篁兮白石峩峩雪霰交零兮歲冉冉其幾何百卉憔悴兮為憂孔多嗚呼保此貞節兮其心靡他

蘭之花兮有蕊其馨蘭之葉兮其色青青嗟蘭之生兮獨耿介而幽貞我思古人兮言掇其英有草維蕙兮生於林坳與荃為類兮與蘭為曹蕭艾離羣兮不復混淆其

敢自棄兮化而為茅蕙之花兮叢而生齵蕙之葉兮可紉以佩擎芳菲兮勿使芸穢題鴂鳴兮不避有害我思灵修兮歲月其邁

不繫舟漁集卷之二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三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　候官一元較

五言古詩

寓興二首

入山采瓊瑤雲深白石堅瓊瑤不可采心中抱悁悁悁悁思美人青青見芳草芳草在空山美人隔長道

種花種蘭蕙取士取君子蕭艾不馨香小人混臧否如何此芳草零落在山林古人不可見悠悠傷我心

閒居四首

今歲厭羈旅歸來田里間棲遲涉春夏居幽心自閒遠市絕喧啾閑門謝衣冠去禁免塵外守拙非懷安晨興微雨霽課僕往西園嘉蔬摘翠葉時菓收朱丸何能謀生

理聊致盤飧

近舍畝數田深耕藝黍稷日以茂青青滿阡陌鋤耘去根蔓往營待秋穡農事果艱辛勞生念衣食雖有服力勤或免饑寒迫豐歲或可期優游度朝夕

暇日過南隣田父喜余至為余具酒漿坐间雜老稚若言無數饈但見園蔬味草率見真情酬酢感深意白日忽已暮頹然竟

成醉所遇聊足懽何用计餘事

陶潛沖曠士棄官樂田園於世百無營唯愛濁酒樽乘化知委運賦詩多達言我今解簪綬歸來分所安荷鋤间荒徑種菊葉已繁佳辰步出隴永日憩衡门前修詎敢企庶以避時喧

出門

出门尋微徑獨行繞荒村荒村居人少草屋畝畝间雞犬隱深竹桑麻被長園方春農事興耕者日已繁鋤耘愧力弱詎知衣食原入山虎狼怒涉海波濤翻徘徊奚所適顧瞻生永嘆抱拙守洵门里白日如流川念昔賢與哲悽悽不遑安懷居豈余心時守復何言

掃室

日日掃居室既掃塵復生性癖頗愛淨去

塵心乃清居间離事少處世豈無營弱子在襁褓幾時堪使令嗟咤嘆光景困守很戶庭非無四方志邊隅未休兵邊间官軍出盡毀徐州城朱门與碧牖回首成榛荊江淮及閩越冠盜之所經人民苟全活奔不得寧曉蕤逢廬下棲遲聊慰情但當勤洒掃讀書飽藜羹萬事委天運何必求榮名

送竺上人歸狼山
飛雲去定跡有時亦還山飄々方外侶偶
游終念安晨興振衣袂登舟泝江湍適意
且歸休及此歲未闌狼山近淮楚中有屋
數間燕坐古樹陰濯足滄波寒時臨白雲
島永日共幽閒

戊戌新歲感懷二首
青々庭前柏晴日照顏色枝間巢衆禽朝

去暮來息中有烏尾烏能生反哺離歲新
憶慈母獨立意躊躇
北風吹江樹舟々江雲度陽江山嶺高雲
行遶山去野鳥逐雲飛力盡不能隨新年
憶親友極目望天涯

晚歸
西崦日初沒遠樹生夕陰晚步草露溼獨
歸松徑深入室載言笑稚子牽衣襟尊中
有濁醪可以酌復斟坐來窓牖白佳月出
東林幽情寄觴詠適意忘華簪自得閒居
理寧知外患侵

雨中有懷李申伯楊彥祥二文友
幽室隱几臥覺來聞雨聲閒窓上痕溼井
邊春草生旅寓惜芳草閒居抱幽情美人
期不至誰與共持觴相思各南北如隔萬
里城

客吳中詠懷三首
歲暮旅懷深憂思怨宵永謀生計何拙悠
悠去鄉井百爲去一成壯志欲灰冷寄形
天地間再冉度光景青年詎長留綠髮變
俄頃感嘆起中夜危坐心耿々幽窓寂去
聲明月照孤影
慈竹冬生筍內苞知其因而我爲人子乃
獨遠其親々年迫衰暮問安乖晨昏當門

惟弱予耕稼服力勤瘠土所入薄何以奉
甘珍負米愧前哲漂梗漸一身憂心奚所
托仰視南飛雲
弱質難任重晚學終寡得努力希前修篤
馬追驥迹羈旅既荒蕪衰老況侵迫為人
生世間所貴能有植儉為同物腐豈不深
可惕刮摩賴友生庶幾成令德群居以游
談於我竟何益矢同若心志願言慰昕夕

山居

避喧林下居抱病山中卧家貧酒屢空性
懶詩慵課禽聲鳴樹啼雲影當窓過獨有
采樵人時来慰衰情

遷居

遷居南城村幽情愜所適室廬頗虛敞結
構自疇昔倒檜䕶周垣修竹蔭奇石涓涓
井泉清靄靄簷雲白去郭二三里迴與囂
塵隔於茲載寢興朝暮靡所迫讀書南窓
下奉食老親親側嬉戲童稚煮茗待賓
客身閒貧亦佳幾忘心已寂旋種園中蔬
春夜廣堪摘時危幸安處生理寧復識雖
非曠達夫號世聊自得

過俞嶺

劉山行已過俞嶺仍嶮巇木橋渡水滑石
徑臨澗危舉目惟層峰俯首不敢窺道逢

荷担者相問各言疲嗟予亦何事跋涉無
已時去年此登涉今日復来茲行役豈無
顧倚門会乃心人生宇宙中勞逸誰所為
既云有形累安能息驅馳

泊舘頭步

朝發芳林鎮夜依舘頭泊厭茲跋涉勞懷
哉田園樂生理若艱難歸耕嘆悠邈貧窶
何足憂耳目為所托棲棲道路中素心負

邱壓行年三十餘齒牙半搖落良由筋骨
疲豈但質衰弱憂思耿不昧起觀衆星白
群鷄鳴江皐已復戒行容
夜泊臨平山下有懷衍道原上人
泊舟臨平下夜出湖水白村墟警群犬風
林振伏翼游子多愁思僕夫倦行役開尊
欲自醉對酒不能食緬懷吳中游詎念飄
梗迹衍公與我諧交誼比金石別來逢相

望何以慰岑寂暫營東歸棹即理西征展
歲首自廣陵入高郵舟中作
北風吹湖水遠行當歲徂孤舟云同中相
依唯僕夫逢歸高郵城彷彿十里餘落日
去地遠飛鴈與雲俱悠〻思故鄉邈在天
南隅慈親倚门望我身猶道途羈旅豈足
恤但念骨肉疎何當脫行路歸卧山中廬
己丑歲元正二日發

昨日初献歲今晨高郵發飄蓬云鄧序此
身真若浮晴日照野外好風順行舟〻人
為予祝新年云百憂自笑道路中奔走何
時休朝為云鄉客暮向淮楚游安居豈不
願況乃非人謀乾坤云終極江海成淹留
仰首視黃鵠奮翅何悠〻
晚步
雨霽野色净杖策步殘楊度橋尋幽徑沿

溪遠西庄隴麥微生秀籬菊見清香行吟
来復往零露忽沾裳
近山軒燕集
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八日會於張思誠之
近山軒時君孔正夫方自吳回曾伯大陳
德華徐顯德金士名呂敬中盧文咸鄭子
敬咸在而高亦與焉皆能文之士酒酣正
夫言曰茲集也不可以云紀乃命賦詩分

韻取陶淵明孟夏草木繞屋樹扶踈之句凡爲詩十首也嗚呼朋友會合而歡宴詠歌亦古人之所重也然平居無事時而援盃觴弄筆墨此特文人才士之常耳當茲海内用武之日而吾與諸君居左邑下州得以恬然安處相與飲酒賦詩爲樂豈非幸歟夫樂而不知其樂者衆人之情也樂焉而不以文者荒于樂者也今也樂其樂

而不以文亦可謂不失其正也叙而錄之所以不忘也

幽軒近青山層巖蔭高木茲晨天氣佳涼雨破律禊鳴蟬度新聲叢蕙散餘馥几席俱列陳籩豆進殽蔌故人吴中歸攜酒喜相屬徵酬歌忘形起坐命棋局好樂初匪荒笑語勝絲竹人生百年内光景猶轉轂况當艱虞際欢會情無篤酒闌復何言長歌紫芝曲

青楓嶺王貞婦祠

哉々青楓嶺其下溪流駛昔年王貞婦抱節向茲委婦本家赤城從夫誓終始國破羅百憂因奴隸戍士何哉千夫將悅色思配己良人被殺戮禍延舅姑氏殘生雖無依大義敢安毁一死誠不難執傅未有以詭詞告軍將妾豈負君子苟妾能事夫事

君亦如此聽妾哀絰除終當侍牀第軍將聞此言防虞稍爲弛行々至斯地四顧行且止悲風滿青山落日嗁青兕矢詩寫我心書石齧我指精誠動靈祇血渠石爲紫躍入千仞淵魂魄沉水至今立祠廟鐫珉著哀誄生懷貞淑姿死爲節義鬼我來拾遺跡淚下不能已因悲大夫子食祿昧廉恥堂々衮繡卿援城猶棄躧視此寧復

愧生存孰如死嗚呼千載下風化賴綱紀

途中遇雨

出郭天始晴入郊雨仍洒農夫且怨咨况
我行道者前途上修嶺四顧迷廣野登陟
極煩倦幽思何能寫軀體父母遺非敢竝
牛馬立身若木遂勞形而天假豈会舊田
廬隱居事耕稼垂釣清水濱讀書茂林下
歲晚成斯願今茲未遑暇

感寓二首

戀鳥在巢時相依子興母因風出巢去顧
影獨千里千里何悠〻天高露如水鳥飛
還故知遊子悲別離
中原有高山檻泉出其隅涓〻入溪澗所
性良已殊奔流会日夜去東趍尾閭逝水
会同波少壯能幾時

過馮公嶺

絶壁倚霄漢千峰勢如馳何年五丁士鑿
石連天梯縈紆上不可攀躋登巖眉白石
齧我足霜風吹我衣前途政迫遲我已筋
已疲寒花道傍開幽鳥林間啼彷徨倚自
慰少而日已憇浮生浪奔走因路胡爾爲
他年履坦道愼勿忘嶮巇

感興

自漢以來五言之作多矣其言善者大抵

皆直致会華飾之辭簡淡而意味深遠下
是則雕鏤綺靡不出乎風雲月露花草禽
魚之間而理趣蔑如也昔唐陳拾遺嘗作
感遇詩詞格高而心安朱子則病其涉于
仙佛怪妄之說故夫子齋居感興之作乃
一寓於理扶樹道教而辭之要妙特其餘
耳殆未易于古今詩人律之也予客居会
事讀書餘暇操觚染翰適意于詩得二十

五首亦命之曰感興率皆托興成章鄙俚之文固不敢窺作者之藩籬而視朱夫子之扶樹道教者又何敢忘獨于陳古道今引物比類意在微勸不習于雕鏤而不論于性妄則庶幾其萬一焉或可以俟觀民風者之採擇云爾

混沌既分裂乾坤遂開陳九重不可測八紘渺無垠遥思天地先一氣應絪緼自從

開闢來不知幾千春朴太一以散智巧方紛紜至化日銷蕩誰能反其淳我行遺斯世泰甚興爲鄰

兩儀辨清濁萬物紛迴互斡旋造化机豈不以理故無形爲有像彷彿隨所寓太極祇強名僞説無巧罔誰能窮其原逝與游玄圃

茫茫上古初斯人若麋鹿野處食猩猩虎狼共馳逐皇天降神聖爲民去荼毒羲農興軒轅奮起相接足乘馬穿犇牛操耒種嘉穀皮毛作衣裳巢穴變廬屋元功被萬世無之遂生育古來無聖人吾其久魚肉

唐虞邈亦遠禹湯亦悠悠周轍一東狩王綱遂漂流春秋更五霸日日尋戈矛陵夷逮七國斯民益無聊戰血滿溝壑星入雲霄鬲君佐嬴秦變法開田疇積強至六世

虎視呑諸侯宰割天下地郡縣羅九州焚書任法律儒生咸虔劉漢皇起豐沛三尺誅民讐開基四百年烈烈壯鴻猷惜哉英明主不學遺遠謀一時繪狗徒替業非伊周遂使皇王政靡墮不復修此机一以失餘恨空千秋

孔孟起衰世棲遲走諸國一身葬邱墟斯文齊古冊淵然洙泗流浩若江海澤伊人

一以遠異端日兹息諸氏猶有璜篪奇言
滕楊墨々羊多岐徑周道長荊棘峰世醒
既深何以挽沉溺上帝司民叡而乃相淫
慝天意尚如兹滔々誰與易崑崙几千仞
王母當中居漂緲三神山西宿飛仙徒粲
瓊以為粮鞭虬以為輿壽命等天地出入
乘空虛此事古相傳不知真有否但傷世
迫沉百歲猶須臾之人果可見吾欲齊吾

車
有生必有死芸々歸其根灵魄既入土何
所藏吾魂世愚不曉事妄說相循環人物
互變幻形散神獨存死生信如此有身乃
禽缘不用男女構軀体應自完兹理至昭
晰可與智者論
羲和鞭灵車去々一何速乍見升扶桑俄
然沉蒙谷光陰既收許人世滅局促胡為

有限身乃逐气涯欲夸父矜其能走遠不
知復至今西海上青々鄧林木
策馬吴城西攬轡姑蘇台寒林噪烏雀故
址叢蒿萊登高忽悽愴懷古思悠哉夫差
藉世烈趙土殫民財曲木構華館離宮蔽
層崖嬌娃醉越女歌舞逐吴娃觀樂方未
畢争霸心已灰不須百歲後已見麋鹿来
興雖古有窮欲乃先摧覆車不自戒長使

後人哀
青山或可移白石尚可轉志士懷苦心九
死不顧返首陽餓仁賢至今激貪懦汨羅
沈楚纍千載悲忠蹇人生誰不死身没名
肯頭胡為草玄人美新思苟免
楚人廢醴酒穆生不復留申公眷恩德終
為楚市因貴保身貴明哲知几諒寡尤後
来賢達士誰能繼前修

豪家列華第被金飯珠玉茅屋耕田夫衣食常不足均為羲皇民胡為異榮辱遠懷雍熙世無復有兹俗誰與闢井田吾思食其肉

乾坤奠高卑設位終不易聖人定民志貴賤有常式云胡世道衰習俗奸慝興台百金裘詆賈八珍食賈生久不作誰為長太息

縹緲浮圖宮儼若王者居列趺徒二三千僮僕數百餘飽食被紈素安坐談空虛秋來八租稅鞭朴耕田夫不恤終歲苦徵求亜錙珠野人不敢怒泣睇長欷歔

五侯佳子弟弱冠乃高秩承藉代閥功官爵紆青紫五馬躍春華一麾守王土誅求肆狼貪立威嚴箠楚斯民天所眷視之如草屨置官擇賢才兹事由來古君看盤與黃何嘗有門戶

邊城將家子十歲承華胄腰懸金虎符萬夫擁前後上馬未勝甲引滿猶脫肘日日驅官軍指麾縱鷹狗生當太平世無復事爭鬬天家賜高爵膂力吾何有但問祖父資不問能事否

客從北方來少年美容顏繡衣白玉帶駿馬黃金鞍捧鞭揖豪右意氣隘山自云金

章胄祖父皆朱轓不用識文字二十為高官市人共咨嗟夫道紛駢觀何如窮巷士埋首書卷間年年去射策臨老猶儒冠

步出城門道忽見群馳車車中何所有文貝光陸離美娃載後乘錯金燦裳衣問之何如人云是宦滿間者交嘆息清名復奚為

水生隋侯山出和氏璧隋珠光照和氏璧

白盈尺璧世以爲寶連城售其直者寒不可衣飢者不可食珠璧之所存莫夜尋戈戟所以君子人其寶在乎德

漓風變流漓蕩依直道美女事新妝入宮拡華姣中心苟不美顏色有何好朝來枝上花日暮萎芳哉懷哉容谷人貞潔以終老

大江日以東耀靈日以西在世閱光景倏

忽流駒馳繁花向春開落葉逐秋飛榮枯有常理人生猶若茲愚夫昧遠識荒淫速其疲誕者斬神仙不死今有誰何如安吾分委順以從時

大夫重意氣不爲兒女悲得喪如浮云戚戚竟何爲君看松與柏不寒青不移槐柳遇霜露顛頹無光輝懷哉古之人永與今世違.

東風二三月桃李滿名園乘時得其所獨受陽和恩英英籬間菊開花當寒歲已云雨露滋兼有風霜患君子力爲善窮達寧復論紛紛競炎熱得意何足言

明明室中月浮雲能蔽之我心忽不樂清夜有所思古人既云遠古道日已非後生采春華璧世吾誰歸飄風飆然至吹我裳與衣恨無舉飛翼遠逝凌風飛感傷復奮

激沉吟以徘徊

悲風西北來樹木聲肅肅蟋蟀鳴四壁鴻雁飛層霄時光忽已易四序如更徙人生無百年轉瞬朱顏凋胡不崇明德早使勛業昭空悲千載下身死名寂寥

喜聞友人來訪

邂逅向荒郊客身如繫維良朋不我顧出門何所之故人漢水上悠悠每懷思惠來

忽有約風雨云愆期終夜喜不昧天命起
披衣命僕扫齋室拂拭床與帷臨河望舟
楫行道遠遠迤我有一樽酒〻味甘如飴
久藏待君至盡爵共君釀飲酒豈足貴真
情良在茲

送錢思復二首

雨晴春正佳潮生日初上出郭送歸人江
皐繫蘭槳之子文章困儒職困羈鞅三年

留海邦聲名動官長故鄉忽在念束書遂
長往上官再三留終焉不可係白雲繞孤
嶼晴煙連雁蕩東風花滿城好鳥鳴三兩
字去我獨居幽景負心賞見面方喜熟離
別苦多情人生倏聚散猶如雲根萍我泛
湖海歸春〻求友生子音尚淹留今朝舍
我白駒不可繫何以能合并春江波瀰〻
孝死所貴在芳馨願子勿損棄歲晏保幽
貞

送陸有章分題得蕺山

蕺山如屏台積翠俯城郭古木秀松楮云
鳥隱樓閣雨散飛素雲風靜語丹鶴游人
日躋攀杖屨相繹絡陸郎吳中來雅志好
邱壑哦詩松間題攜酒石上酌我性亦愛
山方期結幽約茲焉送子去登陟慘不樂
遠別已傷懷真境况寥落佇立睇大江孤

舟入冥邈

江節婦詩三首

彼美江家婦早年喪其夫煢煢抱弱女上
堂奉舅姑舅姑深見憐詢婦意何如凜然
秉大義之死矢弗渝託身事良人豈為存
沒殊寧持如花顏甘隨秋草枯夫婦固風
化自古有孀居

采杞南山下杞實何離〻從夫未有子夫

死身何依旁人若相勸勉々甘言辭自推
失所天一身將事誰伶仃奚足恤但懸節
義皦白石尚可轉圭璧有瑕疵此心猶松
柏歳晏終不移
烈女会異志茲事今罕聞風俗日已降朔
寡暮求姻寥々函谷中乃有如斯人二十
守孤悴白首良苦辛旌表未及門敢勞使
者勤孀居寔有為風勵豈会因我歌鄭婦

詩庶以敦彝倫

寒江分韻

冬雨昨夜霽落日江水寒天影浸澄碧霜
風動微瀾飛來白鷗淨點々下江扞更会
垂釣者獨立縱遐觀

觀稼

觀稼往西郊徐步循畝澮離々實方堅或
或葉乃茂翠浪翻風動綠雲連野莠藹根
莠亦尽除螟螣幸会害功雖人力成根由
甘雨大豐年在今茲已飽已堪賴

瓜園

園瓜有秋實引蔓亦已長蔓長實自大甘
美以內藏可以解袢熱入口心清涼底言
奉玉食未許他人嘗

送朱推敬奉使還京十首

南風吹海水白浪高如山張颿引大舸千

里瞬息間紛々南來使多從海上還早晚
至京邑復命趋朝班
桓々朱將軍丞相所掄擇才過千人俊勇
決百夫特徵兵來海東泛舟近燕北觀其
磊落懷終當獻奇績
重臣居省臺銓衡握清選州郡富官僚將
帥豈疎遠君姻招不留渴非厭軒冕麒麟
使可羈夫豈異羊犬

将軍有双劔吐氣光如虹元是龍所化一
雌與一雄指揮走妖魅奮擊生秋風何時
用神武與國成殊功
盗賊起襄穎延蔓梗江淮征伐六七載道
途猶未開孰為豪傑士首義羅群材共成
中興業紀功于雲臺
昔在有虞氏修文格三苗孰知荷戈甲敵
愾毗清朝行師不負糧出没如風飄寄語

山西将功高会自驕
吴郡甲天下城郭何崇〻倉粟數百萬惜
哉能群山諸将未平賊朝廷已論功将軍
有深计何不覓封侯
庸醫疾多死扁鵲應居閑羣工毁大木巧
匠在傍观進奔策駑蹇擊隼合鷹鸇嗟哉
朱将軍懷才空自怜
新垣欲帝秦魯連思蹈海片言解群纷高
風凛千載自古有豪雄而今竟安在君去
當努力吾將逐樵采
離别最傷懷况茲風塵際日〻送行人為
君獨增慨浮雲多北飛江流向東逝执手
邀青天英雄豈終滞

留别諸友分韻得日字

寒色满大江北風吹落日停舟别諸彦中
懐抱渥爵負縁结金蘭深固比膠漆佳會

不可常歲晏叹寥慄居者成淹留行者念
家室分携在俄頃東西永相失俯視流波
去仰看飛鳥疾人生如浮萍乾坤渺蕭瑟

因題仲愈歸江東寄屠彦德得東字

歲暮送行舟是心鬱悱〻因懷平生友寂
寥肯山中豈意松柏姿乃在樸樕叢经年
羈旅别千里夢寐多通邊城多鼓鼙志士
是世同劇談念终夕道遠云由進浮云隨

風至江水日夜東思君何時來搔首望飛鴻

題畫

天高白露下空山秋寂寥尋真入谷口畫景如見拾白石可礪齒古木堪懸瓢爲覓琅玕淨不知歸路遥

送董仲仁

我歸自京師萬事成懶拙棲遲衡门下不

出動經月非厭漫浪遊時事與曩別世路多榛棘盜賊殊未滅淮泗天濛塵汝潁地流血光戎玩貔貅冬夏猶薄伐徵需遍郡邑供億到貧乏百物價騰湧貴糴珠璣埒持錢入塵市所索每空缺如無三月聚詎免粮糗绝斯時爲羇旅章甫適諸越壯哉董氏子出门志軒豁誓覽山水奇經往度西浙嗟我肩暫息羨子興莫遏作诗送远行極目江海闊

村居

村居遠城郭來往無雜賓讀書茅屋下無營存道真羹藜飯脫粟聊以度昏晨自予入京華歸來屬風塵州里經變改親舊多漂淪安全亦以幸荒僻詎敢嗔娟々東園竹冉々南山雲虛簷噪乾鵲方池躍遊鱗俯觀契心賞靜處與物親明年繫官守懷

此夢應頻

送吳有齊提舉台州鹽局

嶄々天台山玉立東海湄芝草生其阿碧色甘如飴昔年刘阮輩采之療長飢即陵變深谷寘復思來歸神仙竟何事絕物祇自怡今君捧檄去遥與猿鶴期優遊百僚底白日如天倪山中用云樂民瘼當舂思

寓真華之館

性本愛邱壑宦遊違素心所寫得幽勝亦
足散祥襟娟〻泉石浄凿〻松竹深晴旭
破嵐影層雲結崖陰誰信居城市有佳
山林虛曠晴以適沖寂道所任持觴玩嘉
卉欹枕聽鳴禽匡時苦無策于世且浮沉

渡沂

昨日涉河陽今晨渡沂水驅車遠行邁計
程行未已曠野人煙稀朔風塵沙起蕭條

歲華暮慘淡日色死悠〻望京國悒〻念
鄉里功名亦何為行役信勞止乃知達道
人不慕外榮美守真始全天徇物固忘已
春風舞雩樂懷哉曾氏子

遊白雲山

呼春衣詎辭與懽然集佳友坐席旁花展
折枝插瓶罐摘蔬泛盃淺娛情詠詩章入
耳謝竿阮念茲時事艱日聞報兵燹東溟
舞蛟鼉中州嘯豺犬征伐勞將帥奔走困
冠冕吾徒布衣士憂患聊喜免且盡花下
樂亦足慰屯蹇

遊鳴山寺

久聞鳴山佳近郭青可盼烟霞屢有期杖
屨未能辦茲晨動佳興勇往瞻前慢同行
八九人亦有摠角丱穿林入小溪越水渦
危棧維時今十月北風歲將晏清芬蘭菊

在秀色松竹間楓葉黃欲落杞實紅始綻
石罅寒鳴蛩峰頂度鳴雁翫覽亦足欣登
陟亦喜慣巖根古提招殿宇輒溪澗移壁
苔蘚斂虛室靉氤氳因觀真鏡空愈悟浮
生幻跡固非椿松逍遙等鵬鷃此身墮塵
網何日逃世患懺悔始自今往者不可諫

登蒼峴巔

年時愛遊覧客居局促苦詷攜青藜杖步

統山之麓峩峩蒼峴嶺躋攀信吾足蒼滑
石崎嶇林深徑紆曲勇往指前岡忽喘出
函谷西日映衰垂杞枸黃花吐寒菊徒倚
憩巖端顧指反興僕須臾至絕頂太湖在
我目白波何茫茫帆與滄海屬北望平楚
潤原田布棋局澄江杯杓水向容蟻封伏
天地信寬廣吾身渺如粟因思去年秋出
游壯興鰻志將渡江河歷覽徧坤軸遠遲

陟陽華遊邐登涿鹿躡雲上泰岱尋仙入
王屋遙覗峩眉雪遂采崑崙玉屬茲時險
艱風塵滿平陸群偷起淮潁官軍向漕濮
滄茵經春秋未遂償所欲朝廷尚憂虞我
何悠拘束回首望南越華蓋倚天祿草堂
在其下石田猶可穫悠然動歸與何當終
黃鵠

送彭仲愈歸江東

平生湖海間求友亦云眾知君苦恨晚翩
然鳥中鳳論心一論合結交萬金重去年
來吳門夜宿我同床春秋談王霸功烈畢
管仲詩章頭倡和出語或嘲唶居才千里
驥奔風勒飛鞚手持溪子弩百發靡不中
悅我策駑駘追逐勞縱送別離每興懷神
交屢形夢閑山草木落雨雪作寒凍遠家
有程期舟楫請晨運我亦東南歸擁會從

此壑豈不念蜀處時節傾酒壺風塵起淮
潁干戈滿梁宋蕭條羈旅中日夜成憂恐
鄱陽冬魚肥盤餐足朝供讀書待時清懷
才豈無用深廣須渟瀦蓄穫在禽種臨分
肺腑肯為兒女哄他時遙見思持此章吟
諷

庚子八月游苕湖登東皋觀新龍湫
時同游子白修撰一初上人

適意訪林泉尋幽入山谷緣崖上嶔嶔披
榛轉屈曲俯首神龍居萬丈瀾坤軸空虛
穴互竇鏇錚溜寒瀑陰晴變須臾靈怪閟
幽獨窮源倦躋攀坐憩縱游目纖纖石上
泉娟娟澗邊竹飛雲渡前岡鳴禽在高木
於茲得蕭散悠哉遠榮辱任達遺外紛布
真企芳躅未遂琴高期且從勿平牧

次日同諸公游西瀨舊龍湫

昨日陟東巘今晨窮西瀨徑路稍平夷巖
石亦奇怪泉源從何來飛流宛如帶龍居
餘舊跡窟穴分小大遷徙自何年詎測神
靈會胡為數變化去乃厭汙穢至今適吾
室足跡未嘗屆清遊因佳朋景物固有待
又聞石甕潭迥出煙霞外暫歸憩疲倦登
覽明當再纓簪久已投卯壓素所愛於世
復何營逍遙以終歲

為章以元題扇

章生方少年奮負英銳氣鳳鵷非凡姿驥
子有遠志出言如抽絲所好在文字訪我
容城下顧未見真意我衰自無能悒悒處
城市歸田違本懷塵囂掛歷累時事屬多
艱交游嘆疏棄念昔與若翁款篤金蘭契
斯人不可見對汝亦傾慰揉木就方圓刮
鏃出銛利努力事詩書他年看成器

濯翠亭聞屋上人賦

孤亭依山構松竹環蕭森霏霏洒空翠翳
翳生涼陰宴坐湛以寂幽棲鳥而深高人
久忘世於焉寓道心

葡萄泉

薄遊藻草湖載酒葡萄泉中流涌微沫何
處通靈源出竅皎珠迸浮波魚目固髣髴
秋架上纍纍佳實懸賞象物形有類託名

美斯俾我欲醞爲酒飲之應得仙々今濯
塵足活此清且漣

寓興

采葉莫采葛摘花莫摘李葛葉能庇根李
花能結子何草不生葉何樹不開花從君
自采摘不怕損繁華

征婦怨

征夫出門時征婦淚垂々把酒劝夫飲執

手問歸期歸期今已過更無消息歸朝々
倚樓坐只見雁南飛

落梅曲

梅花開滿枝無奈曉風吹風吹花落尽争
似未開時花開終有落非関曉風悪愁殺
愁花人城頭復吹角

商婦吟

嫁夫嫁商賈重利不重昰三年南海去寄
信無回音妾身爲婦人不敢出閨門縫衣
待君返請君看淚痕

白紵詞

美人裁白紵製爲身上衣塵垢那能汚霜
雪映氷肌綺羅非不敢貲隨時變顔色何
如白紵衣着破絲猶白

野菊花

埜菊生籬下開花一何遲晨霜白滿埜金

英粲離々幽香空自媚佳色無人知不如
桃與李花發正逢時

題臨清亭

幽亭瞰清洲翠巘環嵌涵波闌檻净遶簷
花木深遊魚弄微影好鳥度輕音惟樂酬
芳景欣然會賞心

題滕王閣圖

飛閣臨流構華棟凭虛起感慨古今同登

眺江山美詞翰憶三王笙歌懷帝子寂莫千載餘長天映秋水

岳陽樓圖

巴陵地殊勝洞庭波渺綿層樓碧霄上雕欄綠樹边想像对画圖游观阻风煙何由躋黃鵠憑高望遠天

行路嘆

禽鳥各有巢我行獨無家蔓草野多露渺

渺天之涯親識不在傍四顧長咨嘆豈無多鄉念兵革必交加豈無骨肉情節義乃所嘉白日照青天此身庶無瑕陽林翳柔條幽溪破芳葩方春各自媚爭研競繁華佇立愈傷感憂心復如麻淒〻日將夕追路睇悲風颯然至〻滿目驚塵沙

種藥軒為仲孫誨賦

層軒據虛敞隱居山谷深繞簷種名藥鋤理力所任枸杞生夏苗穹竆長春陰綠烱護紫木翠雨滋多參幽香既可愛靈根亦易尋養性延壽命攻疾驅邪淫活人醫國手濟物仁者心佳卉滿園植彼哉奚足欽

會徐元彬家食櫻桃

含桃初夏熟繁實綴柔條映日映耀晴午凝露明初朝采之青眼眩燦若朱唇嬌瑪瑙照水椀驪珠絢紅綃奇姿比閩荔美珠

似江珧佳人玉齒寒文園書渴消念我困羈旅覩物心搖〻摘鮮想山園寵賜懷天朝兵戈適屯蹇身跡双寂寥主人酷好事有酒即見招嘗新徧坐客分甘及垂髫靈丹入吾口可弭朱顏凋從茲化凡骨遐征隨子喬

讀徐君雲松小稿二首

雨霽石壇淨幽篁生綠陰微風東南來涼

氣散衣襟拂苔坐青石焚香对碧岑细把
新诗詠朱絃有遺音
歌诗本情性風雅宜寥〻去右益以遠衆
巧競諠囂華木鏤蟲篆綠裳剪冰綃邈哉
雲松子孤鳳鳴清朝

長行歌

守節豈爲名秉義不顧身於心苟無愧毀
譽從他人我生髮垂白干戈遭邅迍衡门

久猶避故土俄湮淪爲逝舊巢魚遊避絲
繒但知君臣義寧論骨肉親行道靡朝夕
知我唯蒼旻王師在河上四野猶戰塵南
征一何緩忠憤奚由信仰看双飛翼涕泗
沾衣巾

送孔州判得代歸鄉

出仕本行志去官豈沽名進退古所重禮
讓以爲榮孔君受代归挽畄車不停白車

何皎〻飛鴻獨冥〻南山有叢桂東籬繁
黃英念我久辭祿遲于結同盟

戀戀

生晚搆屯蹇性真離禍尤祿仕以爲養庶
貽父母憂一身被茲累戀〻豈無由未才
任冗職奔走內恒羞斯民困瘡痏鞭撻忍
誅求綏刑志按字属節懷清修獨醒衆所
忌終搆生戈矛覺然空屋中経月成淹畄

潛棲絶內外孤坐自吟謳朝看白日出夜
覩明星流西風木葉下四壁蛩聲愁感茲
時物變蕭條悲素秋念昔賢與哲艱危尚
拘齒夏台曾湯羑里乃廑周屈平忠見放
楊朐賢而因縲絏苟非罪於人吾何譽知
幾昧前訓省躬思遠猷安得委天運吾道
方悠〻

達觀

古今世忽易生死人所同百年駒過隙壽
考非椿松胡為極心意夸毗爭長雄貴賤
竟何為愚哲各有終或為樹名譽可以垂
無窮詎知身既沒倏忽猶飄風天地會有
盡人物終澌融光染孰是非畢竟成虛空
所以達觀士乘化遊區中誰能契茲理吾
與訪崆峒

題陶淵明歸去來圖

榮名世所逐好爵人易縻孰忘軒冕貴而
有田園思陶公令彭澤明哲照几微晉室
日陵替周鼎將遷移蹁來向衡宇幽情托
妍辭松菊三徑懷舟車郊壑期沖襟邈調
曠遠識超軼羲其人既云遠作者今有誰
聞風風所慕投綬方自茲覽圖嘆息永言
以為師

戊戌歲旦日方謝事閒居

復端佳節至晴旭散寒威習俗競來往問
居免驅馳感茲歲時遷念我筋力衰求名
愧枉已避世起遐思詎云事高尚聊以避
艱危白梅浸新花翠柏長舊枝覽物自適
意傾觴遠賦詩俯仰不愧怍沉淪豈復辭

西旅獒圖

牧野定周命鎬京闢辟雍九服成懿德遐
陬被皇風迢迢西方國語言重譯通慕義

不辭遠貢獒隨同會四夷既賓服周道信
昭融聖心豈遂侈老臣敢忘忠但恐九仞
山虧此一簣功懇懇訓誥辭燦燦簡冊中
胡為千載下畫史誇愚蒙功將丹青筆極
茲摹寫工徒起玩物志詎有貢難恭願戴
旅獒篇持之獻九重

戊戌歲端午寓居慈溪有感

三載滯遊宦荏苒度芳辰屬茲端陽節復

來慈水濱居閒謝人事過從無雜賓酒杯泛菖蒲于以壽尊親衡門青山近霽色晚來親園榴綻紅花堦草鋪綠茵對物固可樂感時復酸辛原野半荊棘江淮尚風塵蕩滌未有期安居諒無因舉世敢沉湎誰為獨醒人載歌哀郢章棖涕思靈均

發嵊縣

行役苦無熟戒程當夜闌睡覺呼僕夫出

門路漫漫明月照人影踈星掛樹間流螢點衣袂零落濕巾冠朝遠剡溪水俄入新昌山屬茲干戈際愈覺行路難愧無經世資何以濟險艱悒悒抱遠思綿綿起憂端東方忽已白林鳥鳴間關前瞻石嶺發喟然發長嘆

整書冊

閒居無所營暇日整書冊蠹魚生齊蕃因

悲久為客雜失亂次序損壞加補飾深好不知疲朝飢至忘食昔在手所置經日猶愛惜披閱備餘年豈為子孫積山妻向我語喪亂日侵迫一身尚為累挾此竟益何捨卷輒然笑欲應還復默汝言自有理終難已吾癖

秋成大水傷稼憫農有作

農人藝黍稷生理在西疇終歲事耕耨勞

勸望有秋墉圃既已築倉庾方期收大風連日雨原野漲洪流萬頃坐淪沒比屋盡悲愁公私急租賦何以備徵求既無伏臘儲盜免溝壑憂飢饉乃薦至兵革仍未休民生病方悴天道邈以悠三復下泉詩慷慨念京周

過廣福寺石屏山房懷曾子白修撰陳伯清侍講

遊行渫春雨憩息依禪林寺門閑寥閴屋石犖嵌崟盡翕飛復止修竹何森森賞寂屏塵慮觀空起遐心分榻坐雲影巡廊步晚陰緬懷玉堂彥曾此共登臨惆悵拾遺迹石徑蒼苔深

郊行

郊行日遲遲風和氣維穆滿渠水方瀰瀰麥秀以綠荒村兵燹餘蕭條數家屋農夫

重田事偶耕及春燠老媼餉其夫稚子飯黃犢我本疏散人出遊靡拘束已云簪紱累但望禾黍熟逍遙樂吾生奚復憂榮辱

入郭

久矣居荒村偶然入城郭疏懶性所成俯仰心言屢酬酢壯士山中來群行競超躍市人盡趨避寍論高齒爵我首靡簪纓今茲釋羈縛知止免殆危怀寵嘆零落斯理

世或昧遺訓仰先覺相知怜契闊出酒共斟酌干戈叹縱橫盤餐亦蕭索南山筍可嘗西園麥初穫何能久留滯歸家樂且為

題高士煮茶圖

古皇嘗草木肫肫患吾痕百藥濟夭死五穀養其生維茶亦地產青青柯葉榮涼匪急世用以茲遺芳馨後來競采摘紛紛事煎烹鬬品所俗尚翰貢官有程竭資困民

力榷貨為國經何人繪高士別味試鼎鐺細觀摹畫工令我感慨并口腹豈足貴思古心怦怦

為農

代耕久辭祿為農乃勞生既有休形累詎免衣食營瘠土易荒穢鋤理恐弗勝晨出露未晞夜歸月已明避世敢求逸力作非取嬴飢飧有脫粟美味止藜羹屬饜以為

貴奚必膳牢牲玩華狗物役養真忘外榮
陶潛信賢達千載仰其名

擇穀種

力穡已訖斂嘉種及時收辛勤手自擇預
為來歲謀秕稗悉遺棄稊稗無復留去稿
曝以日入窖藏諸幽及春農務興荷耒向
西疇持茲播隴畝可以望秋生理在農事
朝夕不遑林躬稼聖攸尚素餐賢所羞耕

作信艱食俯仰庶寡尤

白露

白露凋野艸天氣悽以涼思親感時節悲
哽涕其旁念昔負米歸曷以奉高堂露養
豈不願耕耘奚時康風木動哀怨遠為以
淪亡歲月東逝波幽壤路茫茫遊魂何所
之終古隔容光瞻彼追哺烏翩翩載飛揚
寥哉不忍誦仰視天蒼蒼

治圃有感

晨興荷鋤出蔬圃聊自治去草絕其根勿
令生蔓滋嘉蔬日以長惡草日以衰手植
蔥與韭青青滿秋畦盤餐豈不足采摘有
餘悲昔日為甘具今茲將奉誰倚鋤向蔬
立淚下沾裳衣

同蔣伯威朱德常遊胥王山

春晴煙霧開地勝林泉迴杖策隨諸彥尋

僧訪幽景古逕人影稀落日松陰冷徜徉
谷鳥散臨憩山房靜玄賞詎能忘塵慮從
茲屏

寄張籌

遠遊違親戚慰意賴佳朋蕭條荒郊外喜
子來相仍雖敦詩書好恩與骨肉并夜語
几履寢晚步每同行以滋歎淹留靡知歲
月徂昨暮別我去攜琴適西垌一日為九

秋咫尺有蓬瀛豈云二三子肺肝與誰明久客非所樂況兼貧病增西風吹庭樹百感聚中扃盜賊滿滄海官軍尚縱橫東归会羽翰塿〻愧微生願予数相過庶几闻我情

觀湖

勝日携佳友出郊眺長湖積波何微茫巨浪争奔趋隐耳聾萬雷喧空撼千夫上下

宇宙混東西垠堮会翕淼浸百里彷彿呑三吳坤輿折不合鰲極傾莫扶晶光浴秋日巔弄琉璃珠蜿蜒吳中山黛色青模糊夫椒據其作林屋在南隅凤前渔舸竝烟際归帆孤嵩浦出菱芡淺渚生葭蘆濯〻見白鳥汎〻浮青鳬双眸勞應接宿酲為之蘇倚樹興不淺哦詩神欲徂欲昔天地闢水府闲玄都禹功定震澤周官書具區于今几千載灌浸会時枯吳越争戰地废興等樗蒲嗟我與諸君勝覧得自娱不須感千古臨风且傾壺

蔣狀元墓

晚步出西郊遠遲望邱畝松林何蕭森流水在左右孤墳隐其中斧封循培塿剥石蒼苔深積土黄葉厚老父向我言兹墓由来久其人在前世獨擅文章手較藝多士

林精光動牛斗桂折南國多芳草所貴蕙與蘭競秀霜露中同生屋石间青〻緑葉茂藂〻紫英繁含风散芬馥映月澹嵩间既保貞素節永绝芟夷患我欲断騷客揚舲浙湘沅朝攀倚蘭枝夕攬芳蕙根雖云远人寄佩服永弗諼

己亥六月五日赵彦名鄭立成過寓所飲酒

城居侍郎歷玉径類神仙佳朋得閑暇来
此甜林泉布席意殊古鮮衣隨所便蘭香
隨风至好鳥鳴尊高談雜諧謔清吟代管
絃且尽今日醉聊以樂吾天

雜詩十首

涼风何蕭蕭吹我庭前樹落葉辞舊枝飄
飖逐风去時節倏已變奄忽流光驚人
生少復老朱顏日非故獨居待君期思君

歲将暮

東園有芳草叢生滿平地昨日葉青青今
日已憔悴榮枯豈足惜馨香委萎歲佳人
在空谷軒車何時至

明明天上月燦燦河边星瀼瀼白露零喞喞
草蟲鳴耿耿夜不寐欝欝悵多情追追思故
鄉眷眷怀友生闵河路修阻歲月忽已徂
安得如澠酒長醉无時醒

昔者子車氏西狩獲麒麟麒麟乃傷死誰
知此獸仁反袂泣魯叟梟獍方成群麟兮
非時出不死奚足珍

死直伏青白此道吾所敦蹇蹇屈大夫乃
獨爲其難世方服蕭艾誰復佩蘭荃远遊
怀故都抱石沉江湍身隨流波逝名與白
日存千年羅汨水不愧首陽山

荆卿適燕市慷慨去人知飲酒對屠狗擊

筑通漸離如何田光子進貢獨見推匕首
入咸陽一去不復归從死秦王死無扶燕
國危

豫讓臣智伯报之以國士呑炭思报譬高
誼照青史大夫千金軀一死爲知己獨怜
齊王橫衆客無同死

有客山中来遺我青色銅欲鑄菱花鏡空
照妍媸容留之爲莫邪可以斬蛟龍世无

歐冶子詎忍委庸工

精衛塡東海御土会時休東海塡不乾口血如丹流人皆歎精衛勞力何拙謀胡為反役物營〻春復秋

天地生衆人豈会賢與愚殉名乃烈士貪殖唯貪夫白日催容顔朝榮暮还枯倏然隨物化處世竟何如種蘭滿幽室願同君子居

懷交川諸子友

積雨開霽色和氣散微烟游情悞層巘凝涕望交川青天何漢〻白鳥去翩〻遥思群彦集從之路渺綿

題張子房歸隱圖

平生三寸舌乃為帝者師韓讐既已報漢爵焉能縻歸隱豈忘世明哲諒知幾獨有鴟夷子千載共幽期

石菖蒲

石上種菖蒲盆中蓄清泉托根不待養翠葉何鮮〻沃土生蕭艾青〻當路边蕭艾人所悪菖蒲人所怜

悼慈童

慈童我愛子聰慧殊可怜五齡解人事頭角何嶄然朝餐待我食夜宿就我眠群兒競嬉戲端坐飭以安有時弄筆墨塗抹笑

且言我族日衰冷似汝與吾门胡構虐為疾疹爾歸重泉幼稚何所依哀哉彼蒼天娟〻秀眉目夢想在我前鮑靚尋故井羊祜憶遺环汝魄尚有知念我當来還再生為父子慰茲衰暮年

種橦花

炎方有橦樹衣被代蠶桑舍西得閒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科理晨夕忙揮鋤

向烈日洒汗成流漿培根澆灌𩑶高者三尺强鮮々綠葉茂燦々金英黃結實吐秋蘭皎潔如霜雪及時以收斂采々動盈筐繢治入机杼裁剪為衣裳禦寒類挾纊老稺免凄凉豪家植花卉紛々被垣墻於世竟何補爭先翫芬芳棄取何相異感物增悢傷

漁溪隱居為俞希聲作

幽人事隱遯結屋溪山居浮波繞簷楹白鷗戲庭除沿溪畫漁者日々溪中漁東風二三月綠水泛蘋蒲漁舟倚南岸垂綸滑嘉魚臨流買魴鯽去復頻招呼徐傾缸中酒旋摘舍後蔬烹鮮具盤餐肆觴對妻孥懽然醉自適葉名竟何如信知軒冕貴不及隱者娛

贈薛相士

客有薛相士訪我高士廬謂我有殊態耳面白不如伊昔歐陽子有相與此符嘉名動天壤千載流聲譽我聞笑且謝造化成吾軀窮通及壽夭賦予終不渝惟有文字功可以勤力圖垂輝沒世後照映青簡書非敢望前哲庶免同下愚素心則所願于意去乃腴兹言如果售吾生更何須

花圃

嘉木各自媚敷榮發光輝根異葉亦殊花開不同時鮮々映幽戶一々含妍姿乃知造化功榮華俱有期芳菲如可采勿令傷暮遲

容春軒

層軒結構幽當窗蒔花木簷云棲夕陰庭鳥鳴晨旭四時景物佳早晚風氣淑主人頗解事洒掃置書軸携琴來往賓開尊濯

醴露微酣有餘懽谐笑春意足無知城南
居秋風滿茅屋

對菊

佳菊性所愛金英霜後敷見之閑旅怀移
植向庭隅豈無杯物幽賞興誰俱今晨佳
友過花下共懽娛西舍新醪足以供所須

題蘭

幽蘭石澗生自與蕭艾異開花中霧中顏

色靡憔悴空山無人知誰携筐管至終為
抱困香百草不敢叛冷風颯然來芬芳滿
天地

陸景周東園隱居

陸生東園隱風景亦何佳既戴陶潛菊亦
種邵平瓜於焉適真趣無復慕榮田顧洵
名者亦簪纓何足誇

送章鍊師

山城值祖歲羈思鬱难宣幽人從何來笑
言接清醞出游同策杖相過輒傾樽飄然
忽辞去寥廓羨孤騫

惜别

江山無行人天寒況風雨出門無友生情
深別良苦褰衣感繾綣豈不念留處高堂
想归期歲冉月不我與停舟且無迫傾樽
出清沽酒短衣更長含凄我無語

大水懷何汝樵

玄冬降大水高原流白波出门無舟楫念
子抱沉痾空慚乘興友歲寒心靡他不能
裹飯往孰聽鼓琴歌世情日迫阨四郊閑
兵戈雖出龍蛇歲賢人猶網羅達生固委
運天意竟如何我身久行役暫喜归林阿
交朋各奔走蓬蓽誰经過感時步娛樂索
居嘆蹉跎安得扁鵲術起子同婆娑

松泉舊隠

彼美隹遯士築室山之陽山根多松樹源泉出其傍歳寒色青〻雨霽聲浪〻飲水解我渴餐松以為糧已无軒冕念寧復事紛攘丈夫重出處隠顯各有方豈其愛松泉而與世相忘懐才成蹇落適意聊徜徉當知衡门隠不似接輿狂

畫鷹

淮公所藏鷹年代不可校惟於缃素中彷彿見形貌骨格聳蕭森神氣張雄鷙古人毫端妙今世豈能到掛之空壁間鷰雀不敢噪秋風天雨高呼啁欲奮蹈我覩英俊姿感激成憤懊鵰梟羽連翩狐兔影顛倒非无鳳與麟潛伏在深奥借尔双翮健為我作司虣

送裔時雨

昔我到黄巖日與乃翁游汝時在襁褓索栗聲咿嚘别来十八年相逢向東甌汝才正英發我已霜滿頭客居喜隣近朝夕樹羈愁吟詩出秀句窮經企前修將延无虞日礼數一何優奇毛覩鸑鷟名駒見騂騮忽来與我辭归逢戒清秋前日送乃翁作悪猶未瘳今晨汝復去我亦难久留維時尚艱危武臣詹干戈王師過淮甸指日清

遐陬愿言藴奇璞磨礲待搜求崇山霞簀積源水盈科流期汝在霄漢顧我终林邱臨分曷為贈愧无琛與球采蘭江之滸聊以寄绸缪

出吴门有怀聲公

牽舟泝滄波回首遠城郭人家澌煙靄佛塔倚寥廓曠望鴻雁飛吟沉西日落怀兹物外侶白云何悠邈

山陽詠懷三首

平陽高世志耿介無俗情自予出山來始爲塵網縈強欲事俯仰內愧常交并立身自有道胡爲日營營朝飲淮河水暮宿山陽城淹留非所樂羈旅竟何成

旅寓憂多違百感中夜集本來麋鹿性誰甘白駒縶緘嘿非忘言枘鑿恐難入榮名亦何用令德苦未立念茲日月逝少壯忽

靡及歸哉復歸哉江湖風浪急

淮水清且長遠天望冥邈野草正萋萋幽花何灼灼春來百物榮禽魚亦飛躍淒然獨客懷有酒共誰酌故人同鄉子異縣共漂泊朝夕廢往來諧笑慰寥落

不繫舟漁集卷之三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四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七言古詩

題空明道人卷

委羽之山東海東空明洞天山之中乾開坤闢幾千載異境不與人間同日月常明天濛濛風雨不到春融融丹霞翠霧相掩

映瓊樓玉宇開玲瓏碧桃自花自結實紫芝長葉還成叢其中居者登仙子安期羨門與韓終指揮玄鹿使朱鳳左右玉女前金童洞門深閟隔塵土凡人欲至無由通神仙所都信幽秘靈奇詭怪誰能窮傳聞當時劉道士避世曾此收玄功丹成九轉火候傳身騎鶴背摩滄穹鶴翎飛墮兩白雪至今異事驚盲聾桑田滄海幾變化白

鶴一去何匆々空明道人學仙者志慕輕
峯追遐風生来風骨迴自別瞭然碧眼明
方瞳少年薄書逐吏役一旦衣冠遺楚翁
傳方已嘗宿王子問道直欲登峒崆黃庭
誦罷白日靜步虛聲遠青色空飽餐朝霞
飲沆瀣肌膚不老腴而豐坎離鉛汞嬪龍
虎夜半射光泥丸宮終當羽化上仙去親
朝玉皇躡彩虹世人紛々浪生死追奔利

欲勞其躬非云嘉禾與灵草往々蠹蝕生
螟螣嗟哉斯人不可及青天萬里飛冥鴻

題十八學士圖

弘文學士十八人風流儒雅何彬々瀛洲
高步擬仙客争依鳳翼攀龍鱗一時秦府
風雲叶三百餘年開帝業就中房杜才最
優簡冊功名光煒煌天生英賢何代云委
棄还同草木枯明良相遇古难得覌圖成
長吁

題取履圖

子房取履圯橋下綃素何人巧摹寫忽看
圖畫双眼明英雄之心孰知者俯從呵責
不敢嗔老夫自是非常人素書一旦授兵
法佐漢與王誅暴秦憶昔椎讐事狙擊壯
氣何曾受推抑他日運籌帷幄中方知豪
俠非良策漢家三傑垂云窮蕭繫韓誅弃

方終全身獨棄人間事端藉當年進履功

山中讀書圖

遠山如藍近山綠前门蒼松後门竹主人
讀書棲石根有客挐舟訪溪曲白雲冉々
落虛窓清風泠々散飛瀑林泉深處隔紅
塵便欲相依結茅屋

牛圖

立牛齧草古樹傍牧児枕石眠斜陽牛馴

不動欲睡穩山云猛獸烱蒼茫春耕已畢
趴荊暇寅復驅馳勤服箱昇平爾牛尚云
樂物須更詢民物康年来檢檢照中野原
隘邱陵多虎狼食人之肉以為糧草相況
有肥牛羊楊家背産久零落渤海今汉沿
凄涼臨風覽画長太息莫說桃林更斷腸

題太白納涼圖

六月炎天飛火烏王焦石爍河流枯迩来

衰病更畏熱呼吁欲狂揮汗珠飲氷嚼藕
廢朝夕小感動天公知置身台衡几霄上
貧窮富貴雖在天禍淫福善非偶然重瞳
或以甘暴死衆俱謂化多聖賢如何迩来
事非昔天意蒙〻真莫測規行矩步厭藜
羹蜂目豺聲甘肉食王生王生良苦辛我
歌爾听慎勿嗔不如歸山讀書史飽食黄
精看白雲

青山白雲

山出〻兮雲溶〻山之谷兮維吾之宫我
行兮四方思青山兮心忡〻歲既晏兮吾
將曷從覽白雲兮俯孤松暫歸来兮山中

促織鳴

促織鳴〻唧〻懶婦不驚客心悽惻秋夜
月明露如雨西風吹涼透絺苧懶婦会裳
終懶織远客衣憚恨砧杵促織促織会復

悲鳴客心良客懶婦不驚

螳螂捕蟬

螳螂捕蟬〻聲鳴悲捕我一何急令我不
得飛與我同類初不爾疑爾胡不仁捕我
將食之我室如炉眠不得間將圖画懸四
壁漫想深山好泉石就中此圖尤絕奇青
林飛瀑吹涼飔何人展席坐蒼蘚乃是謫
仙初醉時露裸裎頂投羽扇仰看雲生白

成練松陰如雨毛骨寒豈識人間神促倦
祇食匡廬道阻修雁蕩天台近可游便欲
致身邱壑裏挂巾石壁縱可流

啄木鳥

啄木鳥啄樹枝頭紅如血口如錐終日啄
木長苦飢木心有蟲不肯啄天生亦禽復
何為吁嗟半木啄鳥任木蠹盡知不知

贈相士王伯善

王生年少有奇術江海周流走霜露胸中
記得許負書眼底閱人不知數忽來見我
見闤闠城紛綸辯口輕風生自言將相入
京邑曳裾甲第于公卿我聞古人相有道
相形不如相心好大官大邑惟論德業何
顏腴色枯槁君不見李將軍援臂舍矢追
奔雲一朝降卒化為血白頭不立封侯勛
又不見襄丞相半世飢寒苦飄蕩遂扉身
云內不能充飢我体云血啗我不肥吸風
飲朝露終日棲高枝嗟哉螳螂爾胡捕我
為嗟哉螳螂爾胡捕我為

云絃琴與鄭玉孔正夫劉景玉周元
浩分題席上賦

我有綠綺琴而云朱絲絃云絃何以彈蠹
蝕底孔穿軒轅鈞天久不作有虞南風竟
茫然越裳岐山嗟寂寞猗蘭將歸復誰傳

自從鍾期死伯牙絕之今幾年太音聲本
希至樂〻其天妙理云成虧鬼神不敢窺
幾先何用勞指爪移宮轉羽揮商弄徵錯
雜空喧嗔兒女喋囁訴恩怨百禽啁啾春
風前聽之徒令人悲不如云音〻自金琴
云絃无絃乃真琴秦箏熟耳琵琶蠱心桑
濮三國鄭衛哇淫孰若无絃琴中有太古
音終日聽此不知倦但覺世上萬物皆聾

瘖嗚呼我琴无絃我琴有聲不調自和不
鼓自鳴大聲塞天地小聲殷雷霆百怪辟
易魑魅驚西方之人渺天許安得秦之天
帝庭琴无絃〻非无知者誰羲皇徒

白頭吟

試听白頭吟慢飲尊中酒古来悲白頭人
情苦难久結髮為夫妻百年期白首容顏
衰落相棄損何况君臣與朋友漢高寬大

主蕭何開國功讒言一以入幾死天獄中
陳餘張耳與刎頸同生死一朝争相印讐
讐世无比周文吕望不在見管鮑結交寧
復聞立德孔明若魚水膠漆似如雷與陳
斯人自此一以少今世求之更无有談笑
尋戈矛那能託身後听我歌〻白頭劝君
飲君莫愁日月有時而剥蝕世態誰能終
不易

折楊柳

折楊柳送别離朝〻送人远别離门前楊
柳折還稀今年折楊柳来歲復生枝奈何
離别子一去无回時

我馬黄

我馬黄君馬蒼君馬不如我馬强黄馬終
日嚼枯箕蒼馬食豆飽不飢我馬不如君
馬肥莫把两馬相馳逐肥馬行遲瘦馬速

折花詞

道傍海棠花顏色如顏脂美人花下過信
手折花枝長枝既折尽短枝仍折歸好花
不合開當路非但損枝還損樹

食蓮詞寄同年諸公

朝食盤中蓮忽思水中藕蓮莇苦如荼藕
甘能爽口甘苦雖不同〻生泥水中得藕
薦籩賓采蓮歸棄籠奈何蓮有莇貴人終

不食藕絲雖長难繫蓮〻抱苦心空自怜

別林文懋

我昔山中來墙梅花正開我今別君去枝
頭蜜尖数光陰東逝波百歲能幾何有酒
且須飲莫听別離歌聲使腸斷欲醉千愁
散但令酩酊忘分携明朝相憶各東西

海日出東方

海日出東方照見千萬里飛騰到中天晶

輝正尖比蹁〻躚〻三足烏何年飛向日
宮裏奮翅生雲煙啄物成滓渣朝引群烏
天上來飛翳日光霾虺虺高岡鳳凰不敢
鳴鴟鳶争食乘時起可怜羲和為御在日
旁不能擊烏令之死我有利矢新刮磨手
持長弓彎几弧欲抑射天恐傷日吁嗟奈
爾跋烏何

題牛圖二首

耕牛息樹陰身老筋骨疲牧夫鞭之起强
起力不支噫嘘嚱世无葛盧哀鳴徒爾為
道傍問喘今有誰

牧子晨出牧原野露未晞牛齧松下草露
甘春草肥草肥食飽牛力强城南飢牛遠
復箱

海水波問友人

海水波〻茫〻漫若木分淪扶桑河伯恣

嗟空望洋海波无時乾賈客来往愁斷腸
海水波連天河海上行人舟楫多馮夷奮
怒驅蛟鼉海波高如山嗟爾行人愁奈何

元日醉歌

今日元日風雨不可以出門苦寒坐對椒
花尊〻中有酒飲不竭醉裏凍色回春温
浩歌張眼望天地〻遠尖極天高难捫天
地生我為人在世間胡為碌〻乃同蠻觸

鷂既不能高飛逐黄鵠又不能變化迴鵬
鶡自從折桂蟾宮遂懸眉戎馬弥中原解
脱簪纓委泥土五年養痾向上國我思古
來豪傑士皐〻夔〻不與時俗渾或攀龍
鱗附鳳翼致君堯舜上手擎日月扶乾坤
或怀瑾瑜潜棲巖穴聲名輝赫照耀人
目如朝暾古人已矣不復見世上餘子紛
紛奚足論東西南北滿地長荊棘遠遊何

處推吾轅我將駕赤豹乘之鶴渡溺水登
崑崙長揖西王母笑携赤松羡門與之相
攀援立圃去天纔咫尺馭風直上叩天閽
稽首玉帝前敷衽跪陳忠悃攄憤免帝爲
萬方主翊乃降淫虐久困吾黎元願遣蚩
廉興豐隆掃蕩八極烟塵昏盡殛豺狼驅
虎殊鷹鸇要使騶虞鸞生育蕃湛露降厭
浥〻萬國沾天恩四海蒼生既躋乎壽域

我乃归臥青山根一年釀酒一年癡日〻
醉飲烹羔豚人間此樂不可言人間此樂
不可言

雲松巢爲許雲隱賦

昔者太古初未嘗營棟宇巢穴以爲居羽
毛豇棲處自有宮室幾年千棲台廈屋蜂
房聯丹楹藻棁倒華巧誰復營巢青樹顛
我聞碧山中乃有巢居者危巢髣髴似橧

巢雲影松陰在其下高當物表凌玉清五
月六日寒風生游龍晚出山雨暝白鶴夜
歸秋月明纖塵不到喧啾隔神仙来時作
賓客間邀子晋吹鳳簫醉対安期擘麟脯
世間滄海成桑田迷来滿地驚烽烟誰似
山中巢隱士長年松頂伴雲眠武陵桃源
已无路商嶺豺狼不知數吾將從爾結巢
居更覓雲松最深處

不繫舟漁集卷之四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五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候官一元輯

五言律詩

懷友

作客黃山下思君漢水濱愁牽清夜夢吟瘦老夫身漂泊誰知我交遊獨此人春來尋小艇江上問通津

寄劉仲宣

遥憶列公子才華孰與俱昔時樽屢對此日信全無月上潮生海樽傾雪滿湖客怀應不惡詩筆想頻呼

坐嘆

坐歎黃昏後愁生白髮新情懷誰共語明月自相親江海成何事乾坤漫此身故鄉無信息歸計尚因循

元日客黃巖懷何汝照三首

令節催吾老新年憶汝深江湖同汗漫書問久湮沉舊事真如夢何時遂盍簪相知多滿眼誰與細論心

漫把椒花看慵將竹葉傾親朋各異處天地愧浮生多士紛冠蓋吾儕尚梗萍太湖春水闊思爾欲西征

蹤跡同羈旅東西各滯淹儒生計拙久客

僕夫嫌道路何時已年華故自添定知相見遠乾鵲不曾占

寒食寓興次黃宗魯二首

浩蕩乾坤大羈棲歲月深他鄉對寒食愁思滿淮陰詩句慚孤詠春花孰共尋相逢同郡子時復一論心

去歲清明節天台看杏花淒涼今日事漂泊野人家淮楚風塵暗鄉山道路賒倚門

親白髮反哺愧林鴉

夢同彭仲愈刻几成會廣化寺

地僻交遊絶情親夢寐通盍簪遊古寺呼酒向新燈火相依語云萍一笑同覺來方驚異縣庭樹起秋風

夜半舟發丹陽

舟子貪風順開帆半夜行天寒四埜靜水白大星明長鋏歸何日浮萍笑此生柁樓

眠不穩起坐待雞鳴

家書不至

久望家書至不聞南雁聲几回愁爛漫直欲淚縱橫骨肉三年別鄉關萬里情且勿拘束苦即問擬歸程

太湖

泱漭吞吳會微茫接洞庭流應合萬水勢欲小東溟天宇浮空闊風帆入杳冥蛟鼉成窟宅白浪晚吹腥

遊天香院

小逕入深竹幽居入上方閒窓山日靜布席午陰涼細々雲生石鮮々菊繞墻得逢高士語渾與世相忘

醉後在林長卿家戲作

醒時筵秩々醉後舞僊々爾汝忘形甚喧譁出語多見童紛笑舞婢僕空嗔呵戒酒

從今始親朋永无過

初十夜月

映水銀梳缺懸空寶鏡分光能凌太白勢卻碍行雲出沒何時已圓虧自古聞佳人恨離別倚檻淚紛々

得子

得子雖云晚開懷始自今敢誇萬事足聊慰一生心襁褓看渠長箕裘屬望深貧家

渴餅具獨有典瑶琴

水竹軒

軒盈如意敞水竹近人出波影浮蒼雪林
光映碧流釣魚供客饌獲筍引龍遊歲晚
投簪笏閒居不百憂

送林景元

雨後驚秋木江頭送客歸孤舟行遠水烏
惜映斜暉到屋看黃菊趋庭服彩衣不能

隨法去目斷白雲飛

竹屋

竹屋何年構筠窓四面開簾鋪涼氣集簷
擁翠陰來靜可攤書卷出宜具酒杯王猷
今倘好浴駕幾番回

獨客

獨客悲清夜高秋託異鄉月侵窓影白風
度角聲長野戰生新思边烽照近疆歸耕

吾計決不必問行藏

城西虎跑寺

石勢虎蹲伏山形龍屈盤寺開唐殿閣墳
掩宋衣冠出澗泉聲細斜陽塔影寒近城
多戰鼓棲息此中安

悼劉肅玉二首

死別成終古游從記昔年才名方綠髮魂
魄竟黃泉水凋臨池墨堂空坐客氊斯人

早凋喪誰與問蒼天

鶴化歸遼海狐亡首故邱諸兄緣作淚慈
母雪盈頭日夜川東逝乾坤世若浮小屏
山下路風色晚颼々

鑿井

伐山移白石鑿井畜清泉冷浸天光碧深
通地脈亙澗低收橘易圃近灌蔬便亂世
謀生理何能慮未然

寓懷

經世慚无策歸田且避喧干戈隨地有故
舊几人存餌藥扶衰病持盃慰弟昆不因
来往客終日閉柴門

贈章以元昆仲

相見談經史江樓坐夜闌風聲吹屋響燈
影照人寒俗薄交遊尽時危出處難衰年
逢二妙亦得衍懷寛

歲暮客中二首

今年五十二客鬓已蕭蕭天地孤蓬轉江
山萬里遥望鄉愁白日怀友夢清宵那復
同看月論心坐石橋

自歎孤蓬轉年隨爆竹残人烟兵後少風
雪夜深寒愁酒愁囊竭思家得信寛墻梅
空自好不似故園看

送鄭伯尚使還山東

騰喜山東使相逢海上林賢勞行百里勛
業話中原地入南溟远星環北極尊别離
情黯黯鵰鶚看孤騫

惠遠寺談懷

古寺夜沉沉残灯对夜深老僧誰共語客
子自成吟霜重悲城角風迴亂水禽吳山
逢歲晚愁折故鄉心

近山樓

樓居元自好況復近青山雲氣簾櫳外松
聲几席間倚欄宜雨過拄笏及朝閒酒與
兼詩思寛扉夜不關

送胡布元歸江西

落日烏紗帽西風白布裘吏才兼翰墨羈
旅亦風流听雨留僧寺看雲憶故丘他鄉
同泛梗那忍送歸舟

舟發蘭溪

水逆遇風順舟行不用牽寒林紅自媚飛
鳥白相鮮澗轉徑无路山開別有天往來
今覺老湖海嘆經年

丙午元日

元日居山寺梅花照酒樽病餘生髮少醉
後壯心存天地腥膻隔江淮烽燧屯誰洗
兵施雨吾欲扣天閽

題劉元芳只如是齋

萬事只如是百年能幾何乾坤旋磨古臺
觸構兵多結屋依松樹鳴翁在澗河間居
遲日月雲影共婆娑

四月十六寓玉環喜家童來往至

數月思家信今朝喜汝來妻兒怜我远怀
抱向誰開山谷多烽燧田園半草萊大軍
消息近故里尚堪回

病中遣懷五首

臥病至冬半霧樓碧海边風塵方滿野戍
馬已經年下邑供軍食何時喂濟船諂才
会寸補自合賦歸田
亭衢通碧海此日嘆窮途远愧陶潛達耶
同寓武愚菊英寒不落暮色草全枯愁至
思清酒无錢何處沽
貫人來海船日日報佳音藩省東南大朝
廷倚望深金樽春蠟泛寶劍夜龍吟寵錫

來天上寧孤報國心
生理居官廢空閒祿代耕僕嫌衷褐敝妻
笑甑塵生欲去乾坤窄无成歲月更故人
清要地應解樹勳名
久臥思登眺扶衰漫倚樓山紅霞日映江
白晚煙浮行直書空雁帆歃入浦舟病身
慚食祿長羨五湖遊

乙未歲元日三首

元日晴堪喜今年賊定平天心占節候人事厭戈兵君虎征淮甸周王在鎬京遥思鴛鷺集北闕望馳情

獻歲同諸弟庭闈喜色新礼儀隨習俗来往有比隣處世爲儒拙还家勝客貧去年无祿縣行道憶兹辰

暖氣南州早梅花滿屋簷春隨椒酒至雪向鬓毛添烽燧今猶警山林未可潜平生

憂書册多病亦須拈

懶拙

懶拙從人棄行藏與世違陶潛辭米去張翰憶蓴歸垂釣貪春水看花愛夕暉便須開竹徑还製芰荷衣

入山

入山驚道嶮上嶺覺天低日礙危峰過雲依翠壁棲啚花如血染怯鳥學児啼避世須來此桃源路已迷

過李家坑

鳥道高千丈雲山入萬重汗流愁赤日力倦倚青松群僕頻相失行人竟不逢人家何處有僧寺隔前峰

覽鏡

覽鏡吾衰矣飛霜入鬓毛乾坤戎馬徧淮海战塵高性僻謀生拙時危涉世勞啚棲

无賴甚遣悶强揮毫

閒愁

日日听春雨閒愁遍却春乱離書揔廢多病藥相親溪柳青依竹园花色媚人索居无意緒空負物華新

讀常几成衰辭

吏治剛还折人情白易汗終吟嘔血死詎免受金誣遺事傳南土遊魂追故都但今

公論定世道尚堪扶
立秋後送竹扇與陳穎達太常
竹扇台州出新篇製作工織文生翠浪入
手起清風篋笥終难棄蒲葵迥不同匆嗔
秋後寄暑氣近猶隆
戴元戴送野禽以詩酬之
故人專僕至携贈西山翁雖在樊籠裏終
懷霄漢心羽毛真可愛鼎鑊忍相尋縱爾

随鷗鷺前村春水深
浮生
浮生近五十老病多相將諸事今年懶閒
居白日長春陰連旧臘殺氣遍遐荒何日
干戈靜乘槎意不忘
新歲憶曾子白
經月愁聞雨新年苦憶君青華爲客久白
髮著書勤酒共僧飲蔬從野老分何時

共登眺整屐待晴雲
贈周元帥
經濟人才重功名伯仲齊驅馳朝上馬感
激夜聞鷄海濱輸燕北王師出陝西橐弓
今日有更望撫遺黎
遊雅山寺二首寺乃吳德大長者建
野寺春逾靜禪房晚更幽山花將雨落松
影共雲流悟法知生幻觀身是夢遊池蓮

如吐白芷酒亦何愁
上方殊勝地長者給孤园掛壁袈裟淨生
階秀草繁凝花稜晚照樹色映前村法食
干戈際真知象教尊
孔宜人挽章二首
配德神明胄宜家婉娩姿能供蘋藻職早
賦柏舟詩全子傑王爵台臣重母儀鸞章
來没後風木有餘悲

孟毋机能斷陳姑鐉必豐今名今古並貞
操雪霜同老憶中州远身悲逝水東海邦
封馬鬣松柏起凄風

琴書所

一室清如許琴書樂意長調絃春日靜閒
卷雨天晴俗客那容入机心自覺忘心童
偏解事洒掃爇爐香

懷昆山諸儕友六首

老病仍羈旅妻兒挹異鄉賣文長困乏生
计愧農商盲廢書猶著憂深世未康兵戈
何處避悵望海雲黄　右陳公潛先生

襟期曾憶共離別彔愁何作客經年任題
诗近日多風塵經浩蕩歲月嘆蹉跎舊宅
青松樹春來施女蘿　右鄭季明先生

近得吳中信傷怀獨倚樓故人逃野外盗
賊滿江頭老益妻孥累徊尋藪澤遊道傍
争按劍明月向誰投　右曹新氏

支郎诗法妙林下昔曾親契濶仍經歲光
陰似轉輪春來多寇盗海口漲沙塵錫杖
知何處怀思爲損神　右莊蒙泉上人

久振遊江左仍聞入海涸梗萍含畔岸兵
甲滿湖池漂鬢愁應久青雲志豈移吳城
樓上月別後几回思　右林庸伯先生

故人江海上似汝我塵吟羈旅風塵際生

涯貎兜边年華添白髮家業僅青氈親老
双雛小來歸理石田　右林希顏先生

題彭氏雲松亭二首

亭屋依先壟雲松寄永思昔年翁所好此
日志益虧觸石濡春雨干霄長舊枝九泉
呼不作感物淚如絲

雲在親在歡松長手自栽夜台人去近華
表鶴歸來細影生青石寒陰蔭碧苔歲時

陳酒食瞻望思徘徊

寄竹趣

五月不見面幾回思寄書艱危人事廢懶拙友朋疏白權閒池畔黃梅熟雨餘感時驚久客何日訪幽居

悼圭姪

圭姪吾猶子溫良幼稚年俯身迎客揖低語近人前駒殞空良馬雛殤失彩鵷吾宗

衰已甚爲汝每潸然

懷熙信中

巾山風雨夜憶汝夢頻生灯火憐孤坐詩章孰與評交遊都造次春事又清明早晚南歸日相逢兩慰情

送別

平生几兩屐丘壑每窮探訪鶴青田曲穿雲鷹蕩南老成群輩服姓氏衆人談相見復相別題詩與不堪

橋上

落日清溪上涼風梓樹秋北來船竟泊南去水空留宇宙終无極干戈未肯休野人无意緒獨立數歸鷗

送益上人

一雨新秋爽千山細路遙林泉歸此日天地颯驚飆訪鶴穿松樹觀魚渡石橋幽棲

輸爾樂高逸肯予招

舟中風雨懷鄒文伯

寒雨晚淒淒孤舟出郭西翻風白浪急隨地黑雲低客計真漂蕩離懷重慘悽思君那得見閒篋玩新題

送馬彥遠雁德教諭

山縣流泉碧黌宮杏樹青春風看采藻白日坐談經市酒酤浮蟻湖魚鱠斫鯖官情

應不冷覓句想微醒

元日

元日風兼雨蕭條野外村過門車轍近記節酒杯存戰伐看今歲棲遲且故園兵戈如未末身世豈須論

重登近山樓

羈旅歸來日危樓得再登山如前歲好雲向小窗凝種木看今長藏書比舊增題詩成感慨老我愧何能

題顧文學寓居三首

寓構郊墟迴清陰竹樹連隔江山近牖遶屋水通船籬緩前朝感詩書世澤綿何年居此地近自建隆前

龐老南山隱淵明栗里居紅收闌外果青種舍傍蔬麥客頻沽酒辭官獨著書黃塵滿城市來往迹全疎

齋室東偏闢書窗北向開竹林宜夏簟蘚泛瓦春醅難弟同居樂游翁至不猜吾廬稍遠迹杖履數能來

不繫舟漁集卷之五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六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五言排律

丁酉歲述懷一百韻

屯蹇悲吾道蕭條客異鄉謀疏多迕俗性直遂逢殃鷙鳥纏羅網翅材受斧斤世元知己者誰識此心臟悵望天同遠憂來水

共長百年千變態一日九迴腸憶昔年華壯居貧學業荒讀書甦老大操筆欲顛僵從憤光陰逝研思寢食忘雨天灯火夜冬晚鬢毛霜書字蠅頭綴歌詩玉韻鏘心怀冰蘗苦佩结茝蘭芳免笑株旁守蛙恰井底藏拂衣述道路仗劍遠遊方景趣多佳麗江湖信渺茫吳甌秋浪白淮暮楚雲黃野寺金鋪屋樓船錦繫檣台荒麋引子上暝虎成行瞻眺窮走騰交遊得俊良适雖萍梗泛名藉藻詞揚古道槐花從請秋桂子香梯高雲路迴殿廣月華涼追逐英髦後躋攀翰墨偶然收之鄙野亦得步康莊上國春光早明時帝運昌皇居城萬雉禁院柳千章對策披閶闔陳忠補衮裳臚傳天咫尺鵬化海汪洋玉陛聯班序瓊林被寵光花簪紅映帽酒賜綠浮觴草色沾零

露葵心映太陽委身泛此身憂国未渠央造化功深厚雲霄志激昂初非糜好爵亦足慰高堂奉命爲民牧宣威到海旁鄭鄉傳載籍潘园重金湯江抱孤城轉山含远樹蒼天高連太白日出上扶桑王俗何多訟編氓半是商由來难扣字况復際勛勳早出星當户宵迴月滿墻勤勞非敢憚倚仗最难量漕危屯戈甲田家出糗糧但捐

施鏟楚不顧之糟糠南北修途梗滄溟巨
艦航貴人紛往返終歲費逐將分肴官曹
盛行台池律張聯翩驄馬至絡繹使車煌
孰詢瘡痍苦惟耽燕樂搶鹵花簇綺席踈
梛媚紅妝下筯萬錢費揮金一笑償珍珠
兼水陸容冶洒姬姜風靡瞻儀表波頹缺
礼防近人跳亂獺當道舞豺狼爭詫雄金
鴻寓聞返象林紛々慕羶蟻衆々轉九皖

深榛蛇棲棘呑圖雀捕蜋負荊廉藺遠例
頸耳餘猖清白甘飢餓輕肥恣陸梁滑稽
吾獨拙柄鑿衆胥戕鯨困遭螻蟻鵰翔逐
鳳凰去鄉悰慽々欲贅悵々公治霸麋魯
灵均放逐湘一身奚足恤萬事傷遙堪傷
粤自群山起于今七載張釁萌汝穎滋蔓
西荊襄處々蜂屯盛時々豕突狂食人肝
作脯掠野犬驅群霧翳車塵暗雷轟礟石

磅絳巾明爝火白骨積崇岡天狗脅騰喙
攙搶曉吐芒黍田荒出草蒿樹大如楊天
府惟吳会皇州說建康粟儲共海漕柏列
凜台綱淪毀俄相繼分崩遂當重臣誰抗
節方伯罕勤王將帥推门潤謀謨出廟廊
捷音々空陸續賊勢愈跳踉夜靜吹笳急
霜寒擊鼓鐘徒羹黔首肉詎斧赤眉吭隃
歎連城失全恰壯士亡閑河天漢々江漢

水湯々海卒成文鷗苗軍蹻驌驦立功期
克復畜鋭尚彷徨疾養終成痼醫格不療
瘍民生遂湮炭泉冽浸苞稂厄運丁陽九
何時見一匡淳龐懷昊頊揖讓想虞唐俯
仰窮今昔謳吟悽慨慷乾坤旋磨古歲月
逝波忙露白寒螿泣秋高雁客翔盛時愁
易集避世困何妨駿足悲槽櫪珍禽謝稻
粱塞翁徒失馬臧穀總亡羊脫累千金重

淯磨百鍊剛洞悉詩暫遣病倚藥頻嘗間
散思投緩輪潛貴括囊陶公能委運梅尉
蚤知彰故土多薇蕨春江有鯉魴歸興理
簑笠從此釣滄浪

題周氏二代碑銘

籍甚周康惠才猷衆所欽致身居顯要是
國秉忠沈介特猶山立騫騰肯陸沉鑿磯
江失險破械獄无淫岐黍人〻頌甘棠處

處陰揚名光父祖承訓守規箴諸老朝章
異推恩帝澤深追封榮三代報本遂初心
彤管書勛業豐碑照古今慶延瓜瓞遠有
子繼徽音

讀茂林徐處士墓銘賦十韻

處士邑之彥典刑之人宗立身當弱齒蘐
母祀銛鋒平糴濟飢色推財无靳容彭耼
怀向暮梧沉與涅遊生達契玄理死期之

令終龍湫千丈瀑玉甑萬尋峰盡覽成陳
迹清遊悵舊蹤逝川何日返玄室白雲封
考德觀賢子鐫銘對古松歌詩續哀誄嗚
咽和流淙

同諸友遊晏豐山

至正戊子春正月七日甲辰永嘉陳高
興黃巖尚敬施謙訪朱君伯賢于臨海
之鳳嶼越翼日乙巳伯賢與其季伯良

持酒俎邀予登豐山時黃君順德章君
子浩陳君大章欣然從遊已而陳師聖
張子材偕弟子溫亦至遂相與上絕頂
望巨海還飲浮圖寺席既撤復攀蓋松
樹間酒酣因賦詩二十八韻

新歲多幽興清遊出縣城故人留款回友
好復逢迎整屐當清曉登山寄遠情嵐光
寒不起樹色寂无聲從倚巖边憩逶迤谷

底行路蹊窮屈折峯頂上峥嵘俯瞰滄溟澗渾毀地軸傾天光連浩淼海氣變陰晴沙鳥双〻白風帆葉〻輕波瀾看浩蕩島嶼見分明宇宙真元極虚浮嘆此生侶堪扳若木可擬郎蓬瀛跳毕移時立稽留半日程那知身是客但覺思遍請古寺藏深竹禪窓歷白楹倦倚林樾坐静听古鐘鳴高論窮千古彈棋偃一枰旋呼茶滿椀騰

出洒盈甖珍重闻華席頻煩勸兕觥嘉蔬烹筍韭異味雜螺蟶浩飲俱就敵沉醉及老成狂吟驚虎豺至樂謝竽笙忽返青林與其如白日征扶携重奉盖真率遂班荆自笑何為者空傳漫浪名梗萍慚獨客冠動群英賸賞真堪紀高怀孰與并明朝歸北郭回首暮雲平

聞故同年吳善卿書悲傷賦十二韻

命殞艱危日人推節義雄志期吞逆賊變忽起狂童鳳殪梟群底鱗傷獸穽中乾坤含慘色日月眛孤忠萬里長城坏東風保障空血藏應化碧柱立木撐銅恨滿江湖水悲生草木風三軍空縞素隣郡遂巾紅憶昨蟾宮步曾追驥足同死生成永訣交道交今腹竆魚腹緘題在銀鉤字畫工悲將秋雨淚洒向剡溪東

桃園春曉圖

武陵原上景自古闕幽遐風物圖中見烟雲洞口遮藍堆山色近練捲瀑流斜露蔮莖〻碧春桃樹〻花丹砂昇晚日紅錦散川霞野老衣冠古何人殿宇華漁郎迷舊路塵世隔仙家棨戟槐根蟻紛爭草底蝸此地如堪覓孤舟便欲拏

不繫舟漁集卷之六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七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七言律詩

丁亥冬感懷時聞雲南有擾

溪上梅開花可憐看花祇欲臥溪邊非幽
景物他鄉異自自是愁思處觸牽南鄙賊
戍當此日中原饑饉已連年吾徒漂轉成

何事只合滄江買釣船

客黄山三首

自到黄山十余日終日飽飯只昏昏誰家
搗練不停杵俗吏拋書長在门天寒鴻雁
滿南國歲晚梅花開故园客裏謾將诗懶
藉遣怀不用酒盈樽

山高冬晚不見日海近晴天多出雲何處
魚蝦爭到市小溪鵝自成群農家三政古

徵租急縣吏还閒出郭勤独坐出窓生百
感風前落葉更紛紛
政恰山頭云霧微俄複細雨下霏霏他鄉
作客经時久滄江買船何日歸堂上愁親
鬢髮白天末故人音信稀似聞西桥風景
好擬將愁顏看鷗飛

送王公毅请流尉

瑯琊之山繞郡青清風千古醉翁亭故人

作尉殊不惡冦盗于今况已盗画舫入淮
乘夜月弭弓行道見秋星到官尚想多出
與白日金鞍掛玉瓶

桐江舟中

桐江春夜春雨中孤舟灘上風力强老夫
船頭看山色何人煙際歌滄浪红桃几樹
開照水白鳥一双飛過墻作客天涯恰三
載深慌景物送还鄉

送鄭汝玉歸莆闕

莆闕深入海東南日光先看曙色酣李愿
归耕盤古土杜陵思樂百花潭到家三月
出碧白入饌千林竹筍甘愧我天涯尚羈
旅鄉愁因爾不能堪

懷賈陵州

凄然作客海東頭几度登山憶賈侯在昔
文章蒙許可祇今詩句費賡酬五湖春水

村村長三月吳花樹樹幽遙憶画船頭載
酒此身那得伴清遊

送孔子充赴戊子會試

先師之後悉賢良今子秋闈復抎塲騰喜
飛騰同大沅更怜文采继元方天高金闕
星辰動春暖瓊林雨露香尚想東風得意
日宮花斜插照杯觴

正旦

正旦每年長作客今年新歲得还家鄉閭
礼数生疎甚故舊逼迎笑語譁椒酒懽来
尊屢尽菜盤醉後味偏嘉南州玉暖春光
早怯見紅桃滿樹花

次易剛中韻二首

腰帶都因病裏寬晨興无頼俯流湍轉蓬
獨客空滄海折桂群公在廣寒白酒可今
終日醉青山那似故鄉看期君共買双溪

艇高掛風帆上碧灘

年年湖海歌長鋏渺渺乾坤寄此身近到
荒村經数月得逢佳士作比隣東風吹落
花千樹涼夜新年月半輪策杖好来同煮
茗題詩何用苦懷人

落日

秋郊慘淡落日微西風蕭蕭吹客衣残霞
紅葉自相映獨鶴孤鴻何處歸中州塵暗

鼓聲急滄海浪高舟楫稀回首東山月未
上帖在星影弄輝々

易剛中来訪

一月過門九奸容故人底事到茆齋相看
萍梗悲華髮共語干戈感客怀籬菊有花
堪對酒盤餐无物旋煎鮭情真臥擬留君
宿童僕催歸忽滿堦

元日括溪舟中

元日舟中眼復坐盪槳下灘多北風椒花
柏葉負佳節沙脩布衣隨短蓬溪山可人
空滿眼歲月催我忽成翁臘底还家今未
到新年思溪情最濃

雲松巢爲會東白賦

雲松深處何人住東白先生結構幽可但
巢君同太古秖疑仙隱是丹邱涼生牖户
濃陰合氣潤琴書曙色浮不有歸来双白

鶴月明誰得伴清秋

江亭獨坐圖

老翁獨坐江上亭远山近山青復青白波
東流天渺々碧樹自古天溟々目送飛雲
渡水去嘯引神鼓出穴听此意世人誰到
得除是謫仙初醒酒

甲午歲濱州道中

驅車北行值歲新濱州城西官道長远山

残雪映日白曠野飛沙如霧黄身世百年
徒汗漫頭顱四十愈踈狂已判今夕到元
棣欄把酒杯澆客腸

三月十三日餞成夫壽旦諸公會飲

城南文秀園

城南園館小橋東樹椰青々花樹紅山日
杯盤追勝事一時冠蓋集群公美姬舞罷
歌金縷醉客歸遲並玉驄莫遣春光空老

去明朝惟會吏頭同

羈思十首次謝純然韻

霜風吹帽髮全枯多病兼愁懶步趋身寄

他鄉年又尽吟看衰草日将晡故園消息

沈天表舊日交遊隅海隅祇有濁醪堪遣

與擬從漭舍典羅襦

山骨倚天霜落後湖光沃日雨晴初何缘

碧樹千尋起誰遣流波萬頃瀦眺望豈云

不繫舟漁集　卷七　七

佳景致羈棲不似舊㢠㢠草堂憶在清溪

曲竹裏幽窓可讀書

夜中見月渾忘寐晚起看山祇獨吟那得

文章再不朽已知衰老故相侵天寒大澤

龍蛇蟄歲晚荒郊雨雪深有客可人吾邑

子往来時得一開襟

容居无事日從容只有傷心似酒濃金馬

玉堂成寂寞田莉澳子慣遶迍坐看同聲

名起虛見誰諸生礼数恭淮北近偉兵甲

滿且須帰去挂孤松

晚来濯足向清湍遠客无朋總不懽彈鋏

高歌遙自笑開樽一醉未能拚散材豈必

同樗櫟蓊俗誰今嘆蓓蘭父老相逢情更

惡為言租税未輸官

盛世賢才皆進用野人漂泊更何悲无由

省闥聯鴛序且向江湖食肉糜劉向重登

不繫舟漁集　卷七　八

天祿閣荀公再入鳳凰池腐儒只解談今

古豈有功名勒鼎彝

淮西盜賊成群起攻奪城池殺害多保障

誰能為尹鐸折衝未見有廉頗南來羽檄

時々急北向官軍日々過賈誼治安空有

策几重深遠欲如何

落木飛鴻冬月暮短衣烏帽五湖濱思親

夜々生歸夢作客年々笑此身犬吠競猜

南越雪鸞啼未听上林春世間誰是知音
者青眼相看只故人
雁蕩遥怜天台秀雨過群峯翠黛凝崖瀑
高懸千丈雪洞门深積萬年氷几同夢想
題詩到何日帰来拄杖登攀拉仙人酌仙
酒酔看明月海東升
漢朝儒雅江都相唐代文章吏部郎萬古
斯人如日月祗今餘子但骨梁蕭條自恨

生乎晚追逐何日到汝旁俯仰乾坤一長
嘯不知身世在他鄉

懷信州彭仲愈

盗賊攻破信州城傳聞殺戮到孩嬰故人
経年无信息此時无地避刀兵風雨每驚
鄉夢短鶯花偏喚客愁生蘭溪船上看紅
葉長憶同歸載酒行

桃山小港

江流深入亂山堆山隨江轉塢縈廻天雨
未晴龍出没潮落潮生舟往來遥看縹緲
雲烟起疑是神仙洞府開豺虎縱横不可
到行尽水源空復廻

寄題葉寺皆山樓

聞道君家棲絶奇青山重叠開罘罳嵐氣
能令窓几濕日光映出樹林遲二月三月
雨晴後千峯萬峯雲起時想見登臨足迯

賞倚欄留客共題詩

寄亨元峯

見說元峯亦有年墨名儒術最堪怜山中
到老應長健筆下能文非浪傳習隱徑存
陶令菊尋盟社結远公蓮何時釋我塵纓
縛来伴閒雲所說禅

辛丑元日至正二十一年

新年覧鏡白髮多老將至矣可柰何雲霄

飛騰无壯志山林懶拙抱沈痾江西江東地流血村北村南人荷戈生逢此世有何樂屠蘇飲罷强高歌

詠雪三首

連年臘月不見雪今日開門對雪山滕六飛花自天上仙翁種玉滿人間淮西戍士无消息對曲扁舟誰往还試看梅花故无恙且將濁酒破愁顏

積雪經旬白未消紛紛又見六花飄野蠶繭熟堆千頃雲鶴飛輕散几霄草屋晚来寒凜冽江村歲暮景蕭條題詩最苦无佳句那得騎驢過灞橋

昨夜苦寒不可當曉起雪侵三尺强江上光搖瓊玉樹空中碎剪白霓裳征夫貫客屐行路草舍廓门愁绝粮来歲丰穰預可卜吾儕猶及見時康

寄陳彥卿

接屋近水山海頭翠云影落小窓出登臨昔日同諸彥羈旅經年憶舊遊故園經花春入夢滄江風雨夜生愁不堪老去悲離别歲月无情入水流

寄顧仲明教授

長憶清華翠色寒北窓對酒几回看鼎煎浦口罾魚白盤簇簷頭樹果丹来往正期

娛晚景乱離俄歎失清懽故鄉回首江山異落日闌南獨倚闌

題中峯楼

中峯之楼風景出山花滿屋翠雲流海天日出蓬萊近月夜清煙沆瀣浮溪上松陰歸晚鶴簷前花樹語春鳩齊州渺渺黃塵裏此日登臨是勝遊

贈陳性初

髯朱別後正作惡忽見吾宗喜欲狂他人何如同性好流俗都緣聲利忙道友交遊追古昔文章品藻出尋常青雲期爾飛騰早館閣諸公鬓已蒼

寄高晦叔兼簡竹道源

每憶西齋竹色深東風新筍想成林一春彈鋏梁溪上何日移船漢水陰高子平生偏愛客衍公與我最知心相期白首交情

在歲晚鷗盟可重尋

送馮升伯航海歸

江頭木落晚蕭蕭送客滄江萬里潮過海青天纔咫尺間帆白雁共飄飄故鄉霜後魚蝦熟十月山中蘋菜饒思爾到家无限樂歲寒清隱可能招

獨坐

獨坐東南日向晡風高雪盡雁行孤青山天際連於越白水秋來滿太湖海内干戈猶擱漫舍西園圖近荒蕪文章未必能經世深愧飄蓬歲月徂

挽許慈父處士

豺虎縱橫滿故邱少微星殞避旋頭胃仙生托旌陽夢羽化今從長使遊池上鳳悲春雨黑松間鶴去暮雲愁誄公賴有燕公筆解使清名身後留

贈醫士陳宗正

吾宗雅愛北山居几上常攤素問書橘葉秋浮石井杏林春綠滿庭除宋清楚券誰能倡扁鵲回生信不虛海内即今成痼疾問君醫國計何如

送陳興公入京

掾郎文彩吾宗彥從柯之京意氣雄碧海五更北斗銲帆六月掛南風九天宮闕祥

云合萬国車書此日同看汝飛騰方綠髮
煙蓑應笑白頭翁

題聚禽圖

盅禽无数雜雌雄画筆能追造化工白鷺
彩鸞洲渚上班鳩錦雉樹林中双〻上下
飛相逐箇〻分明態不同安得小亭依綠
水朱欄尽日倚東風

濯足秋風圖

千峰翠影落孤舟高人濯足滄江流远天
光動玻璃碧西風木落瀟湘秋渺〻乾坤
大瀛海悠〻今古一浮漚崑崙之圖在何
處從此乘風萬里遊

謝戴文瓚僉院惠草帽

细结夫須顏色新使君持贈意偏真玉川
便易煎茶帽无亮還抛漉酒巾影隨水波
浮晚照黑遮霜鬢隨秋塵深慚欲报无瓊
玖感戴盃忘拂拭頻

遊靈山寺

舊聞海上有神仙今見樓台島嶼间鼇背
千年開佛國鯨波十里隔人寰风吹僧影
浮杯渡雲送龍身听法还避世擬從支遁
隱塵簪吾已久投间

東林院在陳家塋

佛子神功世莫論空中擁拕作峯巒貝宮

萬疊金銀爛琪樹千章紫翠屯白日風雷
生樹底青天化雨散雲端何當伴我烟霞
際一榻盃辭野閣寒

送孔正夫赴會试

冬日江頭梅蕋新鹿鳴歌缀送嘉宾把文
南省已驚俗对策明堂空絕倫桐樹朝陽
彩凰鳴桃花春浪化金鱗高堂白髮俱强
健早听鶯泥出紫宸

趙氏祖墓大樟木

翠拂蒼穹藹綠煙地灵一氣萃山川孫枝
直聳三千丈奕葉曾經几百年詩礼培根
資伯仲衣冠序儋續曾三玄槐门叠應相
似何似君家序澤綿

黃河

河流九折自崑崙海内川渠此水尊概走
東南无日夜聲喧雷雨動乾坤禹功曾鑿

三门險漢使盡窮萬里源千古英雄争战
處舟人指点尚能言

自明回溫留寓郡城不得遂歸田之
頗述懷有作

西風落葉送清秋力疾凭欄寄远愁欲慕
陶潛歸栗里翻為王粲客荊州山峯近郭
東西起綠〻白髮鏡中生年來貧病添衰
老節物関怀觥酒杯

遊青華山訪曾子白不值留宿僧舍

青華山根紫石洞僧家结構林泉幽為憶
看書坐白日相從策杖來清秋煙霞滿目
共誰賞猶鶴有情邀客留尚擬青灯对今
夕逢君煮茗話離愁

冬月夜夢中得句因續成之

今日冬至陽始回客中无賴展持盃乾坤
萬里風塵滿南北何時道路開白髮頻添

隨繡線壯心都冷類葭灰中興早看云台
築老去何妨卧草萊

劉山驛

馮公嶺頭樹何数劉山驛前花正開白日
同行如夢寐長年作客暫歸來生涯還倚
青藜杖羇思都凭濁酒杯野店老翁驚再
至自伶不是棄繻才

題白鶴寺瀑布

白鶴寺前看瀑布丹霞洞中坐莓苔千古
萬古流不盡前山後山何處來風吹散作
晴天雨客夢幾聞半夜雷我欲挽歸霄漢
上徧令六合洗塵埃

客南塘作四首

亂離作客最惆悵日送歸鴻老淚潸咫尺
家鄉成異域朝昏烽火映前山學仙无路
遊三島避地何時到百蠻獨立風前梳短

髮懶將明鏡照衰顔

春來日日趁西風吹送浮雲過海東花落
名園荒草滿燕歸華屋故巢空陶潛解印
閒居久王粲登樓作賦工旧日交遊多白
首時時相見慰途窮

雨霽南塘春水多日光浮動綠生波風前
无數蜻蜓舞柳底成羣白鷺過垂釣老翁
真可畫遶舟女子最能歌眼看景物渾依
舊飄泊風塵奈老何

江頭无計問归舟抱病覊棲古寺西風雨
鶯花成寂寞干戈詩酒屢賡酬衰年白日
愁邊度故國青山夢裏遊見說王師向淮
甸早須傳檄定南州

和陳君從中中秋對月二首

海風吹月上江頭碧落沉沉白露秋對酒
何人開綺席題詩有客在江樓一天星斗

光全没萬古山河影不收極目南溟仙島
近乘槎欲放釣鰲鉤

每恨中秋对月难天時人事極堪歎几年
愁向他鄉見此夜欣從故里看光射玉龍
鱗甲動影翻翠鳥羽毛寒已拚醉倒金樽
側百歲光陰若逝湍

楊建德名其居曰竹泉求予賦

綠竹流泉帶草廬眼中得此稱幽居荷節

移麻清元比閒往穿渠汁末踈書帙翻風
鷩翠羽鈎絲牽雨出文魚棲遲自得邱園
樂不羨人間駟馬車

不繫舟漁集卷之七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八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五言絶句

思親詞

淚滴東甌水思親欲見難水流終有盡兒
淚幾時乾

送興童都事還京三首

家臨東海住身共白雲閒不爲瀛洲客終
年不出山

出山連日雨送客大江潮天際開晴色雲
帆去影遙

日照離筵酒風吹去客舟不如東海水相
送到神州

題畫二首

煙樹高低綠春山遠近青僧歸雲外寺客

坐水邊亭

晚嶂青螺起晴雲白練舒林間茆屋小髣
歸似吾廬

己亥四月十九夜夢中作二首

芳草隔平地暮雲生遠天空將舊時淚洒
向落花前

烏鵲鳴棠樹椒花泛瓦尊双親堂上坐執
爵有諸孫

題畫四首

小園桃與李春日競繁華石上幽蘭樹秋
水自作花

茅舍雪初消幽窗夜方靜美人期不來月
照梅花影

愁來生白髮向爾復何愁應被春光惱多
情雪滿頭

芳草綠淨姿閒花媚長夏蛺蝶自飛來豈
是忘憂者

題水仙花圖

草木凋零盡風霜送歲華湘江寒夜水獨
照月仙花

訪楊汝揩遇其飲酒不相見

爲走陽雄宅攜酒暮往來草玄人醉卧惆
悵抱琴回

題丹邱生柯敬仲竹木

雲烟迷紫闥風雨暗丹邱仙客今何在淒
涼竹樹秋

題子昂折枝竹

帝子啼痕濕湘江暮雨寒絶憐樵采後留
得一枝看

絶句

地濕泉流礎庭虛石卧雲升欄行小蟻蛛
網掛飛蚊

雲合虹腰斷風回雨腳斜淺灘屯宿鷺高樹競棲鴉

雁字

勢折成千點行開見八分書空有底恨落日映回文

紅葉

片片染秋霜枝枝映夕陽從饒紅勝錦只是惱愁腸

題王景略捫蝨圖

頭岸烏紗幘身穿白布衫英雄如不遇捫蝨對誰談

禽名詩

遊子歸心切提壺看落紅告天天不語愁殺白頭翁

藥名詩

丈夫懷遠志兒女苦參商過海防風浪何當歸故鄉

六言絕句

贈諸葛東山

丞相名傳萬古遠孫學足三餘試問東山高卧何以南陽草廬

不繫舟漁集卷之八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九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七言絶句

送章好德還京二首

清海天影落波间使者楼船六月還水底
蛟龍眠不起順風打鼓過成山

北望燕山倚舵船水程十日到通州宸居

縹緲青霄上閶闔门開拜冕旒

題菘菜圖

粟里园荒舊日帰手栽菘菜雨根肥只今
客裏看圖尽惆悵紅塵滿目飛

赤城春晚圖

晚日霞光映赤城瓊台天近碧雲生世间
車馬纷如蟻誰听仙人弄玉笙

清港渡

清港矶頭坐夕陽蕭々隻影寄他鄉天边
不尽青山色若比羈愁々更長

題狻猊圖

西域狻猊百獸豪睢人闪々紫金毛當年
入貢来蹤勸誰向明堂諷旅獒

戊子元日客中有感二首

慈烏繞樹聲啞々新年見汝更思家弟妹
堂前稱壽酒吾身飄泊海天涯

生平若有文章癖老大仍悲歳月增館閣
祇今招隱逸吾曹何日見飛騰

題花竹翎毛四首

棠梨三月吐花齊布穀飛来樹上啼想見
小园微雨過春光都在石欄西

梨花沐雨带娇羞獨立枝间一鳥啼若遣
美人初睡起定應尖處看春愁

秋林物色晚淒々寒雀飛来棘上棲最是

石根青竹好天空不見鳳凰啼
乾坤寥落歲將闌竹葉梅花獨好看可惜
山禽棲不隱霜風日暮羽毛寒

題梅花二首

夜宿羅浮酒半酣霓裳夢裏舞毿毿覺來
月在梅花樹含恨情愁落海南
西湖載酒負幽期想見梅花似舊時曾憶
倚窗清夜香雪晴月照過墻枝

東坡遊赤壁圖

石壁懸空樹影空江船載月鶴鳴孤須知
蘇子登臨地不是英雄戰鬬墟

題畫

夕陽凝紫滿秋山松下茅亭只數間獨棹
小舟溪上去何人得似老翁閒

白蓮圖

佳人翠袖玉為容淪落清波恨最濃千載
香魂消不得至今化作白芙蓉

溪山秋意圖

古木槎牙夕照間蕭蕭秋意滿溪山東風
擬覓玄真子不見漁舟繫石灣

題戴悅齋兄弟墨迹

戴家伯仲舊知名閒道臨池筆意精今日
晚窗看墨迹風流髣髴見平生

王子猷訪戴圖

月照清溪雪滿山孤舟乘興只空還一時
來往同兒戲底事流傳滿世間

即事漫題十首

日日西山黃霧昏時時戰鼓響江村愁看
春色隨流水那得閒懷對至尊
年年花發可憐春今年見花愁殺人不是
風光近來別秖緣兵戰此時頻
連年築寨向山中晚起俄看野火紅三百

壯夫同日死千家居室一時空
老翁憶子哭聲哀婦怨征夫去不回前日
山中新戰死昨宵夢裏見歸來
悍吏登門橫索錢人家供給正憂煎官糧
預借三年後軍食尤居兩稅先
農夫江邊豆荷戈去人南畝種嘉禾今年
妻子愁飢死活到明年更奈何
豆海居人不種田捕魚換米度長年釣船

漁網都狼藉老稚流離哭向天
將軍披甲氣如虎猛士操戈命若絲高坐
談兵真莫敵前軍戰死竟誰死
江海波濤日日生山林豺虎復縱橫老夫
僻在深村住恰似春蠶繭裏行
兵革相尋十余年十人九死一生全近聞
閩浙王師出何日南來掃瘴煙

煙江疊嶂圖

煙波千里楚天長疊嶂青青入渺茫江上
漁舟原不繫祇應招我釣滄浪

八月十六夜憶何汝樵林布顔追思
往事悵然傷懷二首

月滿階空獨自行思居偏動舊時情少年
相見今頭白幾度中秋看月明
昔年曾憶夜相過共賞清光對酒歌天上
月明還似舊故人分散奈愁何

貞婦詞五首

處之麗水葉氏女嫁為潘家婦處閩葉
女歸家從父母居白巖岩中興弟婦王
氏以死自誓賊至王先自經死葉與其
妾新葵相隨投大酒甕中甕破因投崖
下死鄉人為立祠焉

白巖山若白雲根剪紙那招節婦魂澗水
流乾巖石爛精靈終古在乾坤

女子歸寧婦有夫妾知事主肯逃逋葉家
一旦三人死同门節烈絕世無
玉質追隨損絕壁悲風蕭瑟起長杉舊傳
古峽有楓嶺今見高樓白石巖
紅巾攻破處州城多少男兒入虜營何似
婦人能守節千古英氣死如生
白石山頭貞婦祠鄉人時節薦香粢憑誰
收入春秋筆節義堪為後世師

題蟹

昔年作客到淮陽飽食霜螯一尺長几度
秋風橙子熟樽前空对菊花香

子昂圖

風動秋山日色晡舊時林苑尽荒蕪王孫
去國猶無恙解寫江南竹樹圖

秋雨四首

九月以來天色晴一朝風雨悶还生客鄉
白苧那禁冷滄海歸舟未可行
墻邊黄菊開正好晚來雨過尽離披客裏
寧悲秋色老遥憐損打故園枝
雨脚黄昏萬點齊只愁入夜更凄々家書
可思題燈下歸夢那能到屋西
老親憶子海城边舍弟思兄風雨前秋水
夜來添一丈枯溪應望下灘船

棘上凍禽

凍禽逗立羽毛齊日落風寒棘樹低擬待
洛陽春色好牡丹枝上伴鶯啼

劉景玉贈蕙花口占絕句謝之

故人晚剪盆中蕙遣致双枝几案前祇恐
鼻根句引慣朝々準擬送新鮮

景玉和韵來覓荷花復成二絕送花
與之

荷花々落蓮房在不似蘭蕙須風前漫遣

数朶供玩賞深怜佳實倍芳鮮
覔花仍許而開筵瓶罐應簪置席间但得
双樽浮緑蟻不須多品競紅鮮

贈星士陳光大三首

有客布衣紗帽烏相逢華髮更清癯曾闻
歷卜青雲士他日還應到我无
爰汝讀書不作吏少年蹉跎今老成日〻
闲簾肆中坐高談禍福使人驚

底用羸糧去遠遊只將奇術動公侯京都
春色濃如酒三月桃花滿御溝

題水仙

深冬霜雪送年華野草全枯未作芽賴有
小園春意在新闻无数水仙花

送牛德大三首

送别都门酒半酣緑楊芳草憶江南故鄉
間道風塵起欲寄家書不忍函

四月西湖景最奇使臣行役到家時画船
載酒軽〻蕩江袖籠笙細〻吹

蘆溝晚月圖

蘆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照日青波瓊盧
亦有江南賦愁聽入出塞歌

翎毛

画鳥毛翎也自奇竹邊孤樹立多時祇今
何處无羅網落日空郊怪所之

陶隱居畫像

註就神農本草文高風欲繼大茅君羽衣
不受人间聘句曲山中多白雲

李息齋竹

薊邱墨蹟重今時一尺琅玕價不貲想見
小窓秋雨後酒醒貌得過墻枝

覔熏香

君家自造熏香品绝似番隅船下来漫遣

小詩從汝乞已溫微悋待人回

乙巳元日客中二首

去年新歲客東甌今年新歲閩海頭北望
家山三百里南風何日送歸舟

老鬢慵梳添白髮客樽强飲對新年此身
那巢山中鶴夜夜歸棲碧樹顛

久雨二首

新年新雨連殘臘一月渾无一日晴晚起

鶯聲都寂寞寒深柳眼未分明

春来殺氣連天地海内民生寄甲兵獨客
倚欄愁更老隔墻時听午鳩鳴

藏春亭四首

倚欄祇見四山青竹外墻扉盡日扃絕處
園林風景好韶華都在水邊亭

亭前花木滿園栽李白桃紅樹樹紅春色
惱人渾欲醉雙雙飛蝶過墻来

細听流鶯宛轉歌對花不飲奈春何日斜
醉卧堦前草不覺沾衣柳絮多

好花園裏四時開誰道春光去復來但得
玉壺頻送酒不妨日日共御杯

春日送別

昨日相逢今日離東風回首日遲遲春深
應有梅花在別後何妨寄一枝

題顧仲華扇就送之京

好向山中草屋幽晚涼隨意到溪流憑君
為問金臺客何似漁翁不繫舟

題明妃圖

明妃出嫁離長安撥盡琵琶悲遠天自是
生為延壽誤至今死後畫圖傳

不繫舟漁集卷之九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

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別宗支叙昭穆定長幼辨親踈也流派雖分而其原同出乎一子孫雖重而其祖未嘗有二以吾祖之一身而

而爲子孫之千百非譜曷以明之然觀今世昌盛之家族之无譜者固多矣有譜而泛及乎遠者亦多矣族而无譜則不知其本始之自所忘其祖有譜而泛及乎遠則指他人之先以爲吾之先誣其祖也爲子孫而忘其祖非仁也爲子孫而誣其祖非智也二者君子之所不與也陳氏有虞帝以來不知其幾百世矣而吾祖則在吾季時自閩之長溪岸避亂遷居平陽今已四百余年入宋爲鄉之望族〻舊有譜已失于大德丁酉風潮之變高生也後志在脩輯而无所考見乃廣詢諸族之故老及檢尋先世遺簡殘幅略得其宗派流傳之一二因次序之以爲陳氏之族譜爲失其名者則闕之而猶著其字傳疑也得其實者則謹而書之傳信也斷自始遷以下而又

及夫居閩之世而不忘其祖而亦不敢誣其祖也嗟夫先王之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至於睦其族在上者既立其宗以継之又有不悌不睦之刑以糾之故服雖有降而凡同族之人无有不相親相愛而未始相背棄也降及後世澆僞日滋而上失其政富貴日驕勢力而争其而手足同氣猶相視如途人而況於服之窮乎況于十

數世之遠者乎為吾族之子孫者盍亦思法古人之厚而戒今之世薄乎此高所為作譜之意也

易書二經通旨序

予友趙君著易書二經旨通取經文意義之近似者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別而異大而為天文地理細而為物微而為性命道德陰陽鬼神以至於先儒之訓詁

凡有所疑靡不辨決嗚呼力亦勤矣朝廷設科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之文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之傳疏數十萬言學者諷誦尋繹或自少至老不能究一經及就試場屋主司發难則握筆瞪視不敢措辞者往往有焉趙君獨能研精探賾貫穿融會解其肯綮剖其盤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覌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趣嚮可至其餘答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是編之有益于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豈專為科舉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學者讀聖人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机而動不違乎是則深于易者也覌二帝三王之心唐虞三代之治而以之修己治人則深於書者也若夫迷溺于文字之支離

而徒以是為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之所望乎後學也哉

四書管窺序

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于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于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无乎不周細而无乎不

貫哉諸方冊宏深簡奥而其理寔具于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覯之亦不可以僻而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覯則鹵莽而疏畧以僻而求則穿而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違其意其于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爲集註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其辭詳以盡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

共尊信至于受業私淑之徒又爲之發其緒餘澤增廣紛然間見而層出背爲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辯日起歧愈多是以明朱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爲道也庶幾矣

顧氏文錄序

顧君仲文錄其先世雜文凡若干篇編次成帙題曰顧氏文錄而俾嵩序其端序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尚矣而言之可傳於世夫豈易乎哉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此君子所以貴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蓋难言之矣指事陳辭摛章摘句雖若異乎古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論議往來唱酬藻思縱橫才華發越有以誇美才人而流傳于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吾鄉

望族蓋非一姓而顧尤爲時所宗自他姓而覯其位固有顯爲者矣其貲固有厚爲者矣其子姓支派亦有蕃衍者矣然而文人才士彬彬輩出未有盛于顧氏者也嘗聞之長老言其在前朝時試藝協庠者比肩騈首策名進士前後不乏而通經博古馳騁詞翰爲鄉人所推重者乃至八九十人然則顧君之所錄特存一二于千百耳

簪纓世族務以爵位相高一再傳後泯沒于无聞其有可稱者鮮矣蓋顯榮于一時者卒不免于草木同腐而垂聲後世在此而不在彼也觀文錄者亦可以自屬矣是篇以錢塘王箔君上蕭侍郎書為首書中所論朋黨事著明深切直氣凜凜足以廉頑立懦使讀之者千載而下猶可以想見其為人此又顧君托始垂训之深意也豈

徒曰文詞云乎哉

王季修字序

王君福慶其字曰季修翰林承旨巙巙公為作大字書當代名公敷繹其義以為說言夫修德致福之道詳矣季修揭諸座右以朝夕觀省為夫男子冠而字所以尊其名而貴其以成人之道則為之字也得不寓夫儆戒之意乎於字而寓乎儆戒之意則聞朋友之稱之也其心豈不惕然思有以踐其實乎古人盤有銘几席刀劍户右有銘蓋所以自儆也今也耳稱己之字而目諸公訓之告辞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比之銘盤几席刀劍户牖以自儆者奚以異若以朋友之稱字為尊乎已而衒諸公之文以誇乎人夫豈季修之意哉

吴氏世譜序

古之人尊祖而敬宗敬宗而睦俗民俗之所以厚也夫自一人之身支分派別而為千百及其久也有富有貴有貧有賤服與親盡于是相視如途之人歷世愈遠疏者益疏甚至于富而役隸之屬其故何哉由圖譜之不明也是故必族有譜然後知夫派之別也而其源同支之分也而其本一貴而不敢遺賤富而不敢忌貧則民于是

乎不偷而俗且歸于厚矣然則族譜之作乃所以序昭穆辨長幼别親疎而尊祖敬宗睦族之道舉在於是其所繫顧不重歟嗚呼王政不行宗法廢久世道下偷日趨于僞簪纓胄裔降爲皂隸故家舊俗有譜存焉寡矣而凡同姓之中或貴且富則以貧若賤者爲非其族而邈焉不知恤故吾每觀人之族譜未嘗不興感於斯也吳氏

之自閩遷平陽今十有六世矣其顯名於世則有太常博士白齋先生蘊古及登仕籍者若干人世譜所載支派非一而疎远非遺後世子孫于山吉合族之際考諸圖譜以明尊卑夫豈有富貴貧賤之相棄而而不相睦也哉此蓋古者敦厚民俗之遺意固君子之所尚也因爲之序使覽吾文者或有儆焉則孝悌之心豈不油然而生

乎

徐氏族譜序

譜所以紀世系也氏所以辨宗族也族久則世远世远則親疎非譜以紀之則同宗相視爲途人曷知所自之本于一原哉晉宋以來遂分差次歐陽公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礼大小宗爲自高曾至孫五世而一遷蓋以上下雖或不可見而知之亦可

以聞而知之庶不失于虛无之誚也坊郭徐氏一十七世孫士琦明蔡氏書肆進士業出家譜屬予序之予惟故家舊族之子孫所以歷年愈久而愈繁者皆由祖先吉慶累仁而致之也徐氏自晉天福間于閩之泰川徙居平陽縣西其後散居不一獨邑之繁衍登名桂籍代不乏人故志稱昆山下孔徐多青紫則其世族可知矣今士

琦復能修葺舊墦使根株枝葉燦然〻後人溯流水源可坐而致是亦孝之大者也吁祖宗以孝義之積而致族繁子孫以孝義之推而修典備古人致重于斯詎不信乎若士琦者可謂賢矣于是乎書

山中白雲詩序

天下之物凡可以適意娛情者苟非其所有則必將盡心力以求〻而且不能必得

苟得矣又慮夫攘竊之患重固扃鑰惟恐有窺而伺之者而人方且因而肆為爭奪使之不得以有其有是則物之可愛可玩者適足以累夫人耳若夫不勞心而得不用力而有得之而人不譽有之而人不爭此山中白雲所以為可貴也然世之人鮮有知愛之者矣惟方外清虛之士時有取為浮圖君子南居玉环之灵山遺塵垢絕世紛金璧珠璣之寶錦綺翡翠之華象齒犀角珠貝外国之珍乃世之所愛所玩者擧不足以易其性情汩其心意而獨扁所居室曰山中白雲其好尚可謂異矣且夫雲之為物其來无方其去无迹舒卷自如變化靡常或隱而藏或散而雨千態萬狀若有若无可玩為而不可執可望為而不可即旨南間居是室結跏而坐由禪定起

觀白雲往来于山谷中漠〻乎與身同虛湛〻乎與世同寂浩〻乎與之俱遊于鴻濛之上悠然獨得其趣而豈知世俗之所能知哉旨南既以之自樂又能求師者歌詠之且徵言于予故為之序引使知旨南者觀于是詩而又以見其志之所在其不知者亦可因是而得其為人矣

望雲圖詩序

凡爲人子之愛其親也在乎左右則敬恭
之礼備遠乎膝下則思慕之情深故離顛
沛流離之際耳目不及夫形聲之接而所
以思其親者曷嘗頃刻忘哉昔者詩人于
行役之勞而不得終養也則有陟岵之篇
蓼莪之賦發之于性情形之于歌詠使後
世讀之者感慨之意猶不能已又況于身
處其地而親履其事者乎常熟繆侃叔正

世居海虞山之陽至正丙申春二月江城
陷叔正避地荒野時父仲素君爲掾江淛
故父與弟皆寓居杭秋七月冦犯杭城二
弟皆継没于兵若疾叔正攜妻子入杭省
覲居无何三閲有警乃奉母度浙江僑居
会稽之柯山既而杭城克復母氏復返父
所叔正方從事浙東帥府縻於職守勿獲
歸侍而仲素君于己亥歲丁大父憂自杭

歸常熟之故里明年庚子叔正且自四明
從居來温去家千里道途阻兵父子相望
各天一涯十余年間其得在侍側者僅留
杭數月耳叔正每以不獲奉温凊進修瀡
爲恨对人言之則欷歔太息乃取唐狄梁
公望白雲思親舍故事倩洪元質畫其故
鄉雲山之景及所居之室曰猗猗堂者以
爲圖題曰望云而士大夫之相知者又爲

賦詩以述其志并寓於上叔正朝夕掛圖
寓所想像白雲親舍之似而諷誦朋友所
賦之詩儼然若身處乎虞山之下而聆謦
欬于父母之前可云不忘其親而切于思
慕者矣嗚呼孝者百行之本而身者父母
之遺体也叔正之思親如是則孝敬之心
常存而所以奉父母之遺体者必將无所
不至矣況勵其行以辱身親乎予故爲之

題辭抑亦古人序詩之意云爾

太史家譜序

自周生賜姓之後生齒日繁而居族日衆由是以字爲氏遂以爲族周末秦漢乃用氏族爲姓或以國或以官而姓氏之流源益難别矣故有同宗而異姓亦有本異而末同若虞陳胡田之同出於姚商殷宋孔之同出于子與夫周魯鄭衛同出于姬之

天鑿十溪集　卷十　十五

類凡此皆同宗而異姓者也王姓出周太子晉而魏信陵君之後亦爲王馬姓出趙馬服君奢而馬矢氏之後亦爲馬劉出劉累爲堯之後而項伯婁敬賜姓曰劉劉聰亦自姓爲劉至元魏高齊後周隋唐以迄于今或賜以國姓或改從華姓或往隨母族凡此皆本異而末同者是則族之廣者益多混淆而莫考其實矣又況近世家乘族譜之作往往攀緣攀附追其先而冒其祖吾豈敢盡信乎若太史者其支派傳次譜雖多亢而族亦稀少然初未嘗有雜而亂之者也按太史得姓自齊子餘始見載記其後顯者戰國有齊大夫敫三國時有建昌言都尉慈吳郡太守亨蕭梁時有揚州文學叔明都尉初從江南文學居吳興傳至承事府君基復還臨安承事之玄孫

天鑿丹溪集　卷十　十六

日玄出其所著家譜以示余且曰自吾先世得姓以來今已二千餘年矣文學之後迄元間人且世次之微久將湮没而後嗣無所考見此譜之所以作也嗚呼玄之用心亦可謂遠矣夫盛衰消長理若循環大史之微也久矣爲有微而无著異日蕃衍盛大其必在玄之子孫乎

美陳國英修瑕詩序

溫之平陽濱海爲州州之南爲長港港之南有田萬餘頃皆膏腴也當山斷處津渠通潮汐所往來並海之鄉田不可稼宋嘉定中鄉人林君居雅始爲堰八十丈于津流入海之衝外障海潮內蓄清流數鄉之人咸賴其利元至正三年堰坏復修治勿克完農民失業歲以荐飢越五年岳侯伯仁來知是州將自民致其役州人陳君國

英素有孝義名聞之奮然爲已任乃率衆趨事散財募工晨夜戮力營之適時堰成而尋復坏率衆且束手君獨勞心殫慮百計作治至于不遑寢食不避風雨靡怠益勤竟獲償初舊規克復于是鄉人之父老咸曰其自今歲且有望吾无患飢矣陳君之惠其可忘哉而文士遂相率爲詩以稱道之予既美陳君之勞而嘉吾鄉之蒙其利澤也故爲序之而系以歌曰悠悠巨海兮溝溝洪波山斷交兮潮汐奔河溢于川源兮甘泉爲鹹自古有田兮不可以禾昔人經始兮湮以沙土堰以其要衝以防以禦爰得清流兮溉我禾黍食我農兮寔我庚歲既远兮决坏飢饉荐至兮爲我農害思昔人兮誰復繼繼茲有土兮爲我農患沈土萬簣兮下石千艘再毀再生兮其役

孔勞隱以金椎兮既完且牢斷截鼉黿兮捍過鯨鮫誰寔爲此兮利我農畝前有林公兮陳君在後自今以始兮歲其大有吁嗟斯人兮惠我孔厚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拾一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贈送序

送林希顏歸永嘉序

余少時不知論學取友年弱冠而得林希顏氏既又得何汝樵氏陳允心氏凡余在鄉井所與爲友者僅止此耳而余知讀書

爲文不自暴棄而流于鄙俗者則希顏之助余者居多焉其後余辭親戚去故舊而來游於浙之西羈旅數歲思向日所相好者則邈乎其懸隔千里而不可得見也六年冬十有二月希顏來吳中忽過余于舍館握手道故感慨疇昔而相視則已俱壯大侵尋入于長老之域矣余以學無成功行不加進將欲廣遊道廓見聞蘄有所樹立是故孟浪江海日復日月復月歲復歲不自知其年之邁也可勝嘆哉希顏之來志亦且有所爲而以其愛親之故不欲契闊于溫清之奉也居無何復轉而東歸余雖愛慕欲挽留之然于義焉可得哉大凡士之學古道思以自別異于庸衆者雖身在困約而出處行藏之際至不可苟也蓋出游則以充耳目之接泄胸中之所蘊親

賢士大夫名人鉅公以成其材而居鄉則供養父母篤于宗族親戚閭里以周其行二者之勢常不能兩全然則若何而可哉蓋亦較所輕重而行之耳使居鄉而父母之情樂居焉可也出游而親之志安出焉亦可也視其孰爲輕孰爲重而爲出與處之計焉夫豈苟哉今希顏之歸誠有得其重者第其跋涉道途乍往乍返爲勤亦至

矣吾獨將何語之哉林氏世多文人希賢之從大父碧梧先生嚴父伯興先生皆能學篤行君子也若歸而朝夕待焉而又窮究經籍尚論千載則所以成材者又奚必千里之外也耶于其行姑序以為别善于詩者歌以系之

送吳起元之金陵序

金陵當大江以東古稱佳麗地至今為士

大夫淵藪朝廷耳目之司在焉其達官往往知禮遇賢才援引士類是故士之懷蓄之能思自奮者不知京師之金陵也永嘉吳君起元以壯歲耿介之氣知讀書習律令抱負所長憤不見知于時毅然去鄉邑泝浙江道毗陵方且適斯士將以覽江山之盛發泄其胸中滅裾侯門蘄有所樹立夫豈流俗落落所可比耶起元伯父轉文先生季父近仁先生皆嘗典教于常兄起東久職教成均多為顯者所識使起元而無所挾也人猶將愛敬而樂先道之而況其為人又如此哉以起元之耿介若是抱負若是而今中丞公及諸僚屬又皆時之選汲汲求訪遺逸遺逸之不暇不吾之起元之往果有所遇也已余與起元同里居又同為客于其行而來微言也故送之序

而係之詩曰白日照綠水蘭茝發馨香游子有遠行采之以為糧手提大河劍被服白玉璫無當途士致致汝青雲傍

送高彥平知高郵府序

知府位四品視一府為長官凡政事無大小必決簿書不得署不敢奉行予奪譴呵唯意所向得其人則一境安否則吾民受荼毒其為職亦甚重矣五年秋大名高公

以無錫知州轉知高郵府高郵界長淮以東轄縣三上隸大省舊稱有魚稻之美俗厚而勤稼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民困以饑俗浸以渝奸盜滋熾其為理殆難當道者重其選故屬之公蓋以公之能為也予嘗慨今世士大夫鮮自砥礪率以官為生相與語則曰某所沃壤可為也某所瘠土不可為也民瘼利弊一置不問悪乎所謂敬

其事後其食哉夫國家設守令為民師帥崇其秩祿而責以六事若利顧一已如吾民何吾知高公之不為此也公嘗由衆胥氏敭歷中外往往有聲為無錫三年民安之既秩滿而居是邦家無贏貲其為人可知今之往吾又知高郵之民之受其惠也公雅重儒士無賢否皆以禮接故咸樂公之美而歌詩以餞其行

送林伯和歸鄉序

予昔年嘗試黃文舉于鄉愛其才奇崛卓犖志大不羈為文若詩率不事故常語遂與之相好也前年春來句吳始識林伯和氏則黃君之門也人伯和為人大率如黃歌君而歌詩又似烏余既與黃君友善故亦與之游然伯和抱負磊砢為客幾十年未嘗一旦少得志每令有識者悵之歲五

月揭而東歸過予言别予誰知伯和最深然亦齟齬於世顧力不能推挽既惜其去而獨深喜其歸也凡士之懷蓄利器出游無所合往往困心衡慮知自磨礪求是乎內壁其老于世故矣然後所就者遠大宏達與夫壯歲得意而暴用其氣以無所樹立者相去何如哉今伯和之不遇時悪之非天之欲福之耶子歸力取聖賢書讀之

興若師相敦以古道自任勿以外物慼慼攝于中刖他之所成必有大過人者將于是乎余志乎此而未能余有愧于子矣于是行知伯和者各為詩以餞予故引而序之

送曆上人序

道原衍公主德藏之明年實曆為典客事其七月歸吳乃辭于常往來者皆歌詩以

餞之予不可無言也曆出于天泉澤法師之門法師賢也來游于衍公之門衍公賢也二師之交游多四方之士皆賢也曆于法師為嫡孫于衍公為從游于四方之士日興交接則其曆又賢也而興為方外友予得無言乎夫蓬生于麻而直曲木生松柏間而連卷詰屈物固有化有不化可也豈非以剛而自持不若柔而自勝者乎故夫人之興賢居而能如易之所謂順以巽卑以自牧者雖愚尚可得而化而況以賢哉今以曆之賢而所與從事者又皆賢苟能會志遜衆善以充其學其庸可量乎昔宋有實曆師以文行為蘇長公所重至今人稱道之又恶知繼之者不在子耶勗之而已耳于其行故以此告

送曾子白員外序

天下賓興之士由賢而貢之礼部者歲大比不過三百人其與礼部之選而升之天子之廷獲奉大對授官爵者不滿三之一焉夫以區宇之廣億兆之衆越南燕北之所生日月出入之所近所取之士若是其少也而一科之中又能灼灼以事功顯著為時所稱道者又不過數人焉是則人才之难而不易得也較然矣至正十四年左

右榜進士及國子生之中選者凡六十有八人是科最號為得士其散于四方赫然有聲譽者蓋班班可數也而求其學問之精深文章之富麗秉心之方正持己之端恪未有曾君予白者焉十八年為朝廷命省臺重臣經絡江南慎簡僚屬以為之輔曾君于是以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為從事官越明年君以褒賞功績之命自閩來

溫之平陽宿留久之予與君有同年之雅時方卧病家居當兵革艱難之際而處海濱遐僻之鄉喜君之至于此也乃數數過其所寓講明道理商榷古今暇則相從杖屨訪林谷之幽覽泉石之勝而君每談及天下事未嘗慷慨太息而欷歔也大抵儒者之在今世得柄恒輕而任責恒重方其無事之日固有以先見夫成敗之幾可以

有為而曾不得其柄言之于人則見以為迂闊而聽之藐焉及夫海內多故紛撓閧動其勢日趨于壞爛而不可救然後始求儒者以為用而又動輒有所牽制使不得以盡其才則復從而咎之曰多論議而少成事儒者蓋不足與有為哉嗚呼士大夫之生于斯時也其將卷而懷之耶亦出而任其咎耶曾君蘊才德之美抱設施之行

且其籌策謀議亦足成就勲業而共事者所見率多異同卒不得伸君之志故知君者咸為君惜之雖然有猷有為之士布列于顯位言聽而計從則能享天運之屯萃人心之渙今朝廷方更張以享太平之治如君之賢必見優禮而尊用由是而行其所學進忠讜于廟廊之上而下膏澤于寰宇之內此則吾黨之所深望于君者矣君之

還京師也州之人士咸不忍其去相率為詩以餞而高為之序

送周南文歸吳序

吳郡周尚文侍其父來平陽平陽之學者無不友而愛之予向日游吳盡得與其賢士大夫接今以兵革道梗歸耕于鄉離群索居之際而得尚文焉故尤與之相親厚一日過予愴然而告曰旦日將奉親以歸

且與先生別願有以進之也予既與尚文親厚于其行也惡得無情乎情動于中必形于外又惡得無言乎夫士之所以自重者由其有礼義也交際之無失有礼存焉且出處之不苟有義存焉耳世之昧于廉恥者不知擇其所從蕩然失己而不顧蓋非迫于飢寒則誘于紛華而已然亦鮮有不貽有後日之悔而取當世之譏者也尚文材质甚美而恭謹有文居貧困之中未嘗苟有進取是其賢固可尚已今茲之歸其鄉也養鄉之暇其心勤于學而礪其行堅確其守而不易乎其初非礼之舉雖細勿為非義之得雖大勿舉也夫如是則充乎內者既至而其所就必將有大過人者也

送顧仲華督漕入京序

國朝歲漕東南之米數百萬由海道以達京師米之所出多仰君郡數年以來寇盜梗化吳郡之米不輸海漕之舟不發京師外饋軍旅內給百官俸祿粮餉之絕上貽廟堂宵旰之憂江浙行樞密院判官周君以省之命分領平陽綏降討逆境邑以寧艱勤累歲克底成績乃謂京師天下之本而國用以食為重為臣子者豈容以避僻

方外而弗究弗圖若得漕運之達無問多寡庶幾可以率先遠近守土之臣咸供饋餉以成勘定之功乎由是裒諸境內得米若干石載之巨艦浮海以漕爰命顧君仲華曰吾以職守所縻不可以親往子其為我行哉仲華毅然承命初無纖毫難色趣裝戒程略不以家事為意涉風波如履平陸真可謂男子也哉君子謂周君子是舉

也忠愛不忘乎國顧君子是行也義勞不圖其私使為臣者皆能如周君其有不盡其忠者乎為士者皆能如顧君其有不勇于義者乎忠也義也人之所尚而天之所佑者也仲華到京之日朝廷必有以嘉其勤而寵賚之章布而往衣錦而歸其在玆役矣于是鄉之文士咸壯其行相率歌詩以餞而陳高序之

送劉景玉赴金華縣學教諭序

仕于今之世其有位卑而任專可以推行古道化民善俗者唯學校之職為然凡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師師專掌教養子弟事郡守縣令治其郡若縣之民政事刑罰咸出守令而教之以詩書礼樂使知廉恥退讓明孝親弟長之節則必由于師故有賢守令無賢師儒雖能為治不能為善治賢

學之師曰諭諭主教一縣則為職亦重矣然其秩祿曾不得比書院之長是故上以輕授而下以慢為居其職者鮮能盡其職苟延日月以希考選甚者至靡廩庾之委積而撫其贏以為己私是豈皆其人之過亦其勢然也間有一二知所當務而所以為教者不過循當世也師旅徵斂固不可以不給而凡出乎民者必使之均平無所

偏頗而又推惻隱之心以取之則民雖重困而不吾怨竊竭其背力而禍變不生可以保境可以全名此誠有職若乎州縣者之所當知也里人張子文將為簿于興化莆田子文之從事非無意于民者也而適遇時之多故則其難蓋十倍于平寧之日矣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鈍之器子文可以盡心乎哉莆田為邑瀕于南海不罹

兵燹之患而供億之繁夥蓋有不能免也當斯民困弊之餘而賦斂之必均撫摩之必至使之興吾同其利害休戚豈非近民者之責歟子文之于為政固不待予言而知矣而予又以是告者憫夫世之居職者不知恤乎民隱以致若是之紛紛也故因子文之行有感而發焉

送道士邵淵泉序

江陰道士邵淵泉來永嘉永嘉之大夫士凡與游者皆稱其可與遊而淵泉之與人也不問賢記誦詞章之習月課季試以舉子程文第其高下而已固能令俊秀之士爭先科目銳于進取出為國家之用然而奔競之風以熾德行之懿靡聞舍本而趨末其于古人教學之意何如也如是而望化之行俗之美也不亦難乎哉嗚呼弊矣

同里劉君景玉以師府檄為婺之金華教諭景玉明經而富于學其智足以謀其强足以立敏足以行之文足以發之推其才必能易時之弊盡己之職而與令共興善治者矣景玉嘗抱利器試于有司屢為其所抑今居茲職宜若有不屑焉者然官無大小皆可以行其志不可以其所處之卑而不敬其事君子之道也景玉往而加勤

爲俾教彰于一邑聲流于四方豈非子之望于君者哉而亦豈非君之所優爲哉夫庠序之教世俗以爲迂而有識者以爲急頃者寇盜煽孽赤子化爲蛇蚖有司以文法治勝卒至用兵戈猶薙之若使教之有素則民有恒心莫不知尊君親上而各安其分孰有入於邪僻以犯非義乎立民防而導其善其于治化夫豈小補哉景玉之

行也士友餞者咸相率爲詩予故言教人之事以贈之亦以白夫世之主學校者爲

送子文張君之莆田主簿序

州縣之職最近民而親爲凡民之理亂肥瘠恒必由之自寇盜擾攘以來兵革日用芻粮器械之所需咸于民焉取其武將悍卒惟暴戾恣睢是務不顧民之荼毒動輒迫乎有司有司或應之稍緩則凌辱備至

故州縣之官雖名介剛果毅不畏强禦者亦莫之能抗也由是不得不移其疾于民以紓己責日施箠楚于瘡痍膚体之上而嚴督之所出貪墨之輩又並緣爲奸則民于是乎重困往往弱懦者流離强梗者反側遊今安靖之區凡吾赤子皆化爲敵者良以此也然則居當今之世任州縣之職而欲其道之行志之伸也不亦難乎矣雖

然君子之爲政未嘗無其方也苟設心以愛民民亦未嘗不受其惠不賢與之游者必與親狎予今冬始見澗泉旅邸視其藐粹然而和聽其諧談猶炙轂輠而出不窮其行其居適己自如不拘拘于形骸之内而爲世所桎梏者予甚其異爲人然求其能則不能得叩之則笑而不予應詢之人亦莫之知也其學莊周氏之道遥者也或

曰澗泉好修煉蓋明于内金丹藥術者也夫自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有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牝玄之門是謂天天地根而後世為老氏學者祖述其語以為煉形保生之説其法以吾身精氣為藥物用火候鍜鍊養之謂之内丹丹成者可以長生推原其術蓋出神仙者流方士所謂老子之道本然也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為根柢

恬淡寂寞為门户守雌抱一勿搖其精勿滑其神則自然久生此其要妙者也澗泉學老子之法亦嘗得其要妙矣乎如得其要妙尚假于金丹修煉之術為又考莊周著書推崇老子大較齊死生一彭殤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反其真貴在于達生適化周之論與老子雖若少異然善學老子者莫如莊周後之欲學老氏者求之于周斯可矣澗泉之迹似學周者由其外以觀其中抑亦有得于周乎予少時嘗讀老莊書今則業於儒術既于澗泉不同道而澗泉之來求予言以以為歸鄉之贈有函請而愈勤澗泉奚所慕于予者哉予道不足以裕乎已予文不足以振乎人澗泉得吾言以歸無益也雖然世有知予者因予之言以可以知澗泉矣

送族弟祥游金陵序

族弟祥早歲在庠泉中能自標異頗涉臘書史于醫方星歷尤所精究向年為樂清陰陽教諭治職之暇則從師學问與諸儒生講明經籍縣尹杜君宗儒甚器重之比歸見予聽其吐辭論議乃知所趋向識見文采皆非昔日比于深歎美其質者化而喜其習之益也今春予自吳回忽過予言

曰祥之盧壯矣馳騁乎鄉里縣擾乎塵俗其何以廣聞見而能有所樹立哉聞金陵為江東名都邑朝廷風紀之司所在其達官往往能礼賢引薦士祥將適茲土庶幾其有合乎予聞其語而壯之且告之曰世之人能自奮振而致通顯者不可一二數也雖其無所抱負苟有難挽之力猶且成就況以汝之多能哉然予所見則有異于

是固不容默默于汝也凡士之求遇于世者求在外者耳不知君子固輕乎外而重于內也予將語汝以所重而進汝以為人之道乎為人之道其必由學焉予將語汝以為學之術乎為學之術力諸己而資諸人今汝之往而游也其必資諸人而力諸己乎是故人之賢而有道者汝則師之其有文者汝則敬之而友之虛而之志以求

進其知訒而之言以求踐其實讀古人之書而觀其行事與其用心勿恍于紛華而易其守也勿習于便佞而蕩其氣也勿以為禮度而必寬達之勿貌為恭莊而中則肆焉聞人譽己必反而思曰吾誠有美矣于聞人毀己亦必反而思曰吾果有失矣勿少得而盈毋自怠而畫夫如是則日求充于內不暇計乎其外內既充矣人不知

吾不信也人吾知矣不遇于時無有也故車之堅可以任重也而人斯載之故弓之良可以射遠也而人斯彀之苟汝治車而堅矣為弓而良矣焉往而不為人所求不此之物而急急焉以求人知為事則非予之所望於汝也祥尚勉之哉祥行之吳吳之故人有問予者試以予言質之其必有發汝

贈周元帥序

兵者所以誅暴禁亂不得已而用焉者故善用之則亂息而民安不善用之則民受其禍然用兵之善無他焉在乎將而已矣將得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有度攻守有教夷有大憝芟克逆宥脅從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將非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無度攻守無教殘民以逞以至于失律亾師

而殃及其身嗚呼為將之道其可以易言哉自盜賊梗化以來有年于茲矣吾覩其將之賢者千百中不獲一二焉其不賢者肩背相摩踵趾相接也是故城邑之隳壞地之失人民之糜亂流離奸宄之縱橫滋熾皆由乎將之不得其人焉耳然所謂將賢者非專善戰鬭之謂也宅心之不忠字民之不仁若是者不能已亂而徒以長亂

嗚呼古之名將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僉都元帥府事周君守仁抑亦可謂賢將者歟君佐其伯氏僉樞公分守平陽總制瑞安而軍旅之事君寔專其任焉嚴部伍明號令必賞罰布恩威馭士卒如嚴師之訓弟子而愛其民猶慈父之于子也不順命者浮而戮之有撫降者撫而育之二州之境寇而殄之而人以寧君之力居多由是省

臺交上功於朝自同治平陽州事陞溫州路總管府判官未幾而復受茲職寵以節櫼之榮重以閫外之寄功澤被于黎庶聲名達于遐邇豈非當今之賢將哉使世之建將旂握兵符者皆能如君之賢則禍亂之勘定也久矣雖然平陽為州介在遐僻四鄙皆虎狼蛇虺之區而截然中處保障無虞用力倍而功难夫以君之果毅謀畧

若統率其師旅以馳騁乎中原其勛業所就豈止若是而已哉吾又未嘗不為君憾也今朝廷更張庶事以圖治功汲汲焉求文武士以備內外之職而陝西行省平章察罕公下兵河南收攬英雋以成中興之烈其獨于遐遠舉予君君其慎守忠貞之節以副國家之倚任哉顧君仲明君之懿戚來徵予言為君贈予故論良將之不易得

而道君之美以致其顧望之意云

送劉仲彬序

往歲予在四明樂清劉仲彬自鄉中來以善數學能推人生年月日時多中上官有倨權者方驕肆得意甚仲彬布數為言不避去將敗未幾果敗人咸神之予始知仲彬之精于術也後數年予歸永嘉仲彬亦自杭回會于真華玄館為仲彬為予言庠為當道推舉授官東歸予且知仲彬之有所遇也今年秋予來城中寓松嘉館命一日臥病招吳元龍診脈忽有著道士衣冠者翼如而來逕入予室中揖予而坐予初不識其何人怪而問之曰吾固棄俗而為黃冠矣始吾以術動公卿謂富貴可立至往來吳越之間七年經涉世故亦嘗溷于死今吾覌世之榮名利達猶春花秋葉耳

吾母年老奉之隱居因作養真道院于玉環山鳳林之奧中梅嶼將以終吾身焉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吾子所賦于造物者既有定分吾已知之矣君子世果何求哉予聞其言始而甚駭之卒而深喜之而又知仲彬之異于人也今夫奔走乎要津請謁乎權門大可以獲爵位小亦不失潤屋而肥身舉一世莫不皆然也而且相

習以為常其不能然者則衆嗤笑之而謂之迂仲彬乃獨背馳于當世不顧人笑已而甘為迂焉豈不甚可駭歟雖然予乃一世之所共笑以為至迂者仲彬之出處雖不與予同而為世俗之所笑以為迂則與予同此予所以深喜仲彬也予聞玉環在海之中昔之方士以為海中有三神山仙者居之不則果有三神山與否若玉環者

豈即其地耶方悲世俗之迫阨傾軋擧而遠游他日予或訪仲彬于海嶼之上而要安期羨門以與之接則亦將從予而終老矣因叙以贈之

送繆應龍入京序

臨川危公參預大政以其王大父嘗受薦于故宋知臨江府平陽繆公因魯仲衍來官平陽遂俾求訪其子孫今至京師于是知府之曾孫應龍航海以往以在鄉人皆以為榮蓋知生之必有遇也予唯昔人于同年僚友擧主門生世篤通家之好雖遠而不忘俗與世遷此道之廢為日久矣今危公獨能敦尚古道念先世之交誼而思拔擢其子孫傳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使天下之人聞公斯擧而感發興起風俗其有不厚者乎然吾于生則不容無以告也

吾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故君子不患其無位而患所立今生之齒方壯也志方銳也其質秀以良其氣和以充進取有其階推挽有其人奚患爵位之不至哉所未至者學問之功也生至京師拜危公之後劝其功業之盛文章之懿言論風旨之詳容而就學焉吾又聞成均之內人才所育生其往而游焉者碩之儒吾尊而師之俊秀之

士吾親而友之而又日讀古聖賢之書以明其理以成其才由是序爵而論官以列于有位豈不與爾祖爲有光乎若然則生之受之于危公也爲不忝而公之舉生也爲無愧矣生尚勉之哉

送林子植入京序

國家用兵以伐殘暴十有餘年矣後進師師凡俊秀之子弟其所業者孫矣攻戰之

書蘇張揣摩之策也以是馳騖乎當道急功走權勢至于聖賢六藝之文乃爲不及之用而莫之習焉夫自道學不明于天下世之爲學者不能推究本源然而猶幸家諷人誦古聖之經講求賢傳之旨如有豪傑才是由是而興起焉豈不可以造夫高明之域而盡修己治人之方乎假令不得豪傑才士而使之興起然其心術猶知慎所趨養生理自足出遊貴不假移家九龍山泉石趣仍雅尋山登巖崟采朮瞰幽澗予葯或焚募種杏當滿埜吾哀若多病生久瘵反骼肌膚日已枯顏色何由赭刀圭倘可分相依作蓮社

青田山房爲劉養思賦

幽幽青田山積翠高千尋大溪經其南白雲在山陰下有隱者居卜築邃以深閉門

面石壁結構依松林墻古薜荔長砌間苔蘚侵簷間戲馴鹿戶外鳴幽禽花卉春佳治竹木夏蕭森秋宵月照牖冬晨冬明岑塵坌詎能到車馬絕過臨其中何所有乃有書與琴逍遙足忘世俛仰可娛心酒熟聊自醉興來時獨吟永謝城市喧何用懷纓簪

荼蘼花下宴集時以古人詩莫道春

歸有遺恨典刑猶在此杯中爲韻分
得典字
名花開雨中幽姿媚春曉紛披被高樹的
皪映林苑白玉巧雕鎪縞素孰裁剪韶華
良在茲紅紫況已鮮忍看落晴雪清芬委
苔蘚攜酒高才向不專以詐謀權變爲先
而習俗頹敗未必若是之甚也雖然此其
失有自其化有機能斡其机斯可以見其

失矣要在乎上之人舉措何如爾故夫俊
秀之士有能不爲習俗之所移吾則舉而
用之以風天下天下之人其有不從風而
化者乎今欲益就戮文教復興所以正人
心所以易風俗蓋維其時矣操時之柄者
悪可不用乎心哉林生子植自幼從其師
讀聖賢之書探性命之理當俗尚委靡之
日而守之愈確爲之愈勤權謀之言未嘗
入乎心也名法之編未嘗經乎目也行輩
之得志者群笑而叢議之子植勿恤也故
予每稱道其美以矜夫人爲今將往游于
京師子植之爲人非衒其能以求售于人
者也京師之大夫士詎有知子植者哉予
固言之以爲之先容使在上者知而舉之
以厲夫後進之爲學者其于正人心而易
風俗也亦庶矣其宜乎

送徐天常入京序

青山引幽興携朋來游歌攀援徑邊樹逶
迤上坡陀山空無鳥天澗北風多黃菊餘
秋英紅葉辭霜柯入深得禪宇結構依巖
阿幽僧具茗饌似喜人相過淹留竟日暮
談笑仍婆娑人生若物役適意能幾何乘
閒數登眺一勿用能蹉跎

怡雲軒爲茂上人賦

白雲非可說自適靜者心上人依雲住閒軒近松林生從何來雲歸無出尋霏霏雲光影靄靄度輕陰含風作承宇散空俄作霖終日覽變態不知飢渴侵至樂得冥契坐簷宴冲襟於雲豈有意寓物隨所住真趣祇自解欲言遂成瘖傍人有問者微笑撫瑤琴

贈醫者俞明遠

俞君昔儒冠讀書明四下簡冊夜鑽涮詞章晝揮洒苦厭功效遲迂緩世所舍閉門習方伎探賾非苟且貫穿岐黃篇出入盧扁治業成無全牛開戶應求者投劑始下咽愈疾猶解瓦活人術有神利物功豈寡聲名在公卿邀請致輿馬同郡士徐天常將之京求予以自壯予語之曰子亦嘗聞夫釣之說乎世有慕得魚而業于釣者其始也曲針以爲鉤斷蚓以爲餌投竿洲渚之中而魴鯽鯿鱖日充乎庖廚矣既而聞有釣于江湖者其所得之魚乃有大于此爲于是乎以錐鏃爲鉤以鮪鱔爲餌投竿于江湖之士而鯖鱸鰱鯉日滿乎舟車矣既而又聞有釣于溟海者其所得之魚復有大于此焉于是乎懸數尺之鈎用全犢之餌投竿于萬頃之波而垂綸于千萬丈

之流掣吞舟之巨鱗引橫山之修鬐然後知夫昔之釣其所得者微矣今子以儒士史于郡自漕府以至于省府非釣于洲渚而得魴鯽鯿鱖者乎由是而從事郎華貳大邑非釣于江湖而得鯖鱸鰱鯉者乎今茲之入京師也大官高爵可掇而取之吾見子之釣于溟渤巨鱗修鬐患乎可逃子之釣餌哉子往矣吾且拭目望子之得魚

而追矣然于亦炯波之釣徒也泛不繫之扁舟垂无餌之直鉤釣于寂寞之濱而求希有之魚于茲有年矣未始有得也子之京師而向爲有能持竿踶吾而釣者吾斯興之爲友矣

送楼學録序

予嘗往來道縉雲縉雲在萬山間其山之環縣治者盤礴美秀其溪自山中來經平

水清而流緩意夫風氣所鍾生于其間必有文雅淳謹之士前年楼君景辰來録温郡學與之接察其辭氣信乎抱淳謹之質而文雅之懿者也不待觀其行事固已概得其人矣今春予入城日至學宮時四明楊君仲如教典之初三衢程君思齊爲學正始所以協力作興者其條理思齊爲予言景辰在職嘗復豪民所侵田及正士田籍使復舊于學校爲有功然後知古人行事果有可觀者爲予方喜而稱頌之以爲文學師儒官皆賢者庠序之教其庶幾乎居无何景辰以考滿代衆咸惜其去者予則以爲士之仕爲也才之屈爲者多矣如景辰者假令可得專之勢其設施宜有出于人特以職之微而建用未甚磊落耳今四方武備未弛國家以用賢之急藩臬大

臣往往起人于布衣而加之不次之位智者獻之謀勇者效之力景辰自茲以往豈無知而舉用之者則其爵位之顯榮声勢之流布始未易量也區區校官悪足久爲景辰淹哉于是皆相率爲詩以餞其行而予爲之序

送章氏二生游國學序

朝廷稽古以建國學其師儒皆及天下選

下自公卿大夫士之子與凡民俊秀咸入而學爲弦誦之教必勤肄習經傳之旨必反講明周旋轉還必中規矩祭式献酬必正儀式月季考試必嚴其程度屬肆角藝必課其殿最故其入而學焉者率有以化質而成才由是四方英敏之士不遠數千里鼓篋而遜志爲其出蹟膴仕立勛業者往往而見國家所以造育人才之地而子

弟之欲就其業者不可以不遊也章氏二生善少而知讀書爲學茲其長矣處鄉里間苦于聞見之局而行藝之陋也將往京師而國學是遊二生之志亦可尚也矣然京師繁華之會萬方之所輻輳也達官貴人其出入則車接轂馬外國奇貨川委而山積名倡異技雜處達巷靚修靡之色則目眩于視聆曼衍之聲則耳熒于听其中爲有弗搖者乎故成均之內雖可以化質而成才而志之未堅定者亦以易喪已況自大學之道廢而未修爲教爲教記詞文詞之外无爲爲學果爲己乎聖賢之言人无不口若芻豢之甘焉哉彌也善也其亦往而慎之矣貴而崇高吾弗慕焉也縱喜遨吾弗狎焉也道德之尊者吾師焉行業之懿者吾企焉內爲義理之求而外爲威

儀之習夫如是吾將見其質之速而才成之易也爵祿之至乎何有今天子弟在家多恭謹以自持而其出也或流蕩而無檢是故業成于居而學墮于游世之若是者衆矣然則吾與二生之行也忠得而忘言耶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終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記

平陽州儒學增田記

凡學校之經用有師弟子有廩膳士之食者有養春秋釋奠有簠簋俎豆之寔苟歲之所入無以為出則庶事闕遺師曠業而學校廢矣平陽舊為縣贍學之田素寡後陞州更設教授員廩費倍昔而田勿加多歲所收穀以石計者不過三百二丁奉祭之羸教官之祿且勿給是故訓導之師恒虛其席而絃誦之聲未有也嘗聞前後之嘗教及官土雖或病之而其力不足以為至正十九年天台陳鑑翁來為教授慨然興起以學校為己任越明年春南臺監察御史易普金剌孔訥行部閩廣取道于溫三月之吉適臨是州乃莅學宮虔謁于先聖先師遂登講堂慰勞多士宣布德意環列覬視罔不欣肅因覲學師缺員生徒稀鮮乃詢其故鑑翁具以膳廩空匱告二公惕然曰崇學尊教寔我國家盛而勉厲作興之豈非吾職所當先乎乃言于副元帥周嗣德曰自吾入茲境民若不知有干戈者爲子之保守撫綏斯土厥功茂矣然當海內用武之日吾民得以安居無事必須庠序之教使之明人倫而知禮節匪為治之急務歟州之有學蓋以教民而田勿充以贍士教奚由興盍圖之元帥曰諾爰撥在官之田若干畝歸諸學且籍其入專為師弟子廩膳費而俾來徵記于余余唯學校育才之地凡子弟來游于是者將以漸

摩乎理義之訓涵泳乎道德之源少則習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長則業夫修己治人之術始之為士終之為聖賢其所以為教而學者關大如此則其養而食之也庸可闕乎而凡師弟子之食其食者得不思夫為教之本歟與夫為學之道乎異時吾見礼樂之教行俊秀之才成居則有以孝親而悌長出則有以化民而善俗是則增

田之功有補于學者豈小乎哉蓋非御史之賢無以成其美非元帥之賢無以拓其規陳君之志由是而獲遂然則書之以昭示友遠夫孰曰不宜至正二十年秋七月望記

棲雲巢記

人有居于巢者上古之世其民蓋嘗為巢而居矣自上棟下宇之制興易營巢以宮室于是乎高堂邃宇重屋廣廈而猶不足以居也詎庸處危巢以居顛躋哉予來華亭乃聞有巢居者意其必遯世俗離人群而與鸛鶴並棲于叢木之上也乃往窺其居則為屋數楹深廣丈餘而表其名曰棲雲巢怪而問之主人主人曰若豈欵吾之名室乎夫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而人之寓形宇內偃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

百堵九埏千門萬戶窮雕巧而極壯麗其自處也不過膝又有異乎鷦鷯之巢者哉然則吾之茲室豈非吾巢乎且吾之居是巢也除風雨絕塵囂俗慮不至鳥唯白雲往來其間與吾同處同休吾游而嬉雲兮我隨吾倦而息雲兮我即我卧雲衾我坐雲席吾依雲而棲而雲之與吾未始相離也是故有棲雲之名若以吾之巢為小乎

大而觀之而萬物以天地爲巢天地一巢也寄吾巢于天地之内六合八荒皆吾戶牖也吾又泛觀乎天下之物苟可以玩目娛心者非有力不能致彼造物者復靳于人惟雲也出入無常變化無方不與我貧而獨與我親取之以自怡而人莫與爭吾將始終與雲棲于是巢之中淡泊乎相安逍遥乎無爲世之知我者必且我爲有巢

氏之民吾于是釋然而喜謂主人曰子之言似有道者吾爲之筆之遂書以爲記巢之主人楊君伯成也記之者永嘉陳高也其時則至正甲午八月朔日也

碧山堂記

自平陽州治西南行七十里其地爲鳳奥凰奥之野多山其最高大而特起者爲許峯許氏世居焉故山以許姓許份景文所居之屋曰碧山堂環其屋皆山也故堂以是名堂之前正面許峯若屏障羅列去屋可三百步左右之山翼附乎其旁若虎蹲鳥厲壁判圭峙其近可按而撫也卉木春榮松柏冬秀朝暮飛雲白夕陽凝紫奇態殊狀旦萬萬變景物之勝咸萃于斯憑檻而觀隱几而睨不待登高涉險而鳳奥諸山舉在乎目中矣大抵因勝概于邱壑者

多在寥闃之境崎嶇狹隘人迹所罕至誅草茅懇荒穢然後築室而居焉自非遯世絶俗之士未有久而不厭者也今斯堂在衆山之間而宅乎夷曠許氏之族蕃衍父子昆季蘭輝玉映賁游之士亦復數有至焉者早晚會聚時節燕飲歌詩誦書奕棋鳴琴寢處游息衎衎如也與夫居岑寂而逃虛空者豈不相去遼絶哉嗟夫碧山之

幽與斯堂之美世之好奇喜異豪貴有力者雖欲以千金致之而不能得今景文獨擅而有之然則前之來胥宇而貽孫謀者亦可謂弘遠矣許氏其先由閩來居此已數百代有聞人在宋時有自進士至郡守太學生入仕者前後相望蓋鍾淑之氣又有鍾乎人非但所居之勝而已也景文有才幹能保障其鄉里又數佐官府討賊有

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于是乎在

水竹幽居記

福城東門之外一里為金鷄山山之陽為東禪報恩光孝寺寺之左右其地多閒曠雖負城郭無異坰野川順師來主是寺于兵兵之後重建梵宇不再期而成瓦爍之墟煥然金碧衆屋既脩旧規復完乃營寺西南隅隙地休憩之所其門三間中廣亭丈旁闢兩閣疏櫺窓牖涼燠咸宜又作小樓僅容臥榻及置几案面其前有池方可三十餘步積水泓渟色黝以碧色環其側植竹數百竿玉幹翠葉亭亭猗猗復垣其四圍穴垣為小門以出入內外迴隔市囂俗紛靡接于耳目因名之曰水居幽居云予嘗偕客過之俯池而玩則瑩潔可鑑倚

檻而咏則清標可挹明月東出微雨南來寒光隱映爽氣交襲脩脩乎若脫塵堁而游虛空不知日之夕身之寓也客謂予曰吾聞爲佛氏教者道存沖寂心與世冥而猶留意于物若是耶予未有以應也乃相與質之主人曰子以物觀物而物于物不若以非物觀物而不以物于物今夫湛然而澄澈者水也挺然而涓淨者竹也水猶

法性本空法身無相作如是觀則水非水而竹非竹雖有是居寔無所住非幻而幻我且忘我而況于水乎況于竹乎又況水竹之居乎于是賓主相視而笑釋然玄契遂記于壁俾惑者袪焉

遠山軒記

凡世之遷居而去其故土者其始也未嘗不思久而安厥居而忘其思矣是故君子

于斯必有以寓其思于耳目之所接觸焉有感而情愈是乎生則雖愈久而不能忘也予友何君汝樵自將軍里遷某處去山甚近而于遷望之東偏為軒扁曰遠山夫其蒼翠之色朝在望烟雲吐吞松柏森列瞭然于眉睫之間則山豈遠乎哉蓋以以寓夫故土之思焉爾君旧居括山下列楹峙乎崖石踈牖瞰乎深澗岩竹園卉茂樹清泉可愬可翫君髫齔日嘗侍其大父后溪翁寢于是絃誦娛游是時序移改陵谷變遷昔之棟宇今邱墟矣而君乃能卓然有立艱勤締構以成室廬初欲從其祖居相厥遺址榛莽蕪沒四顧寂寥又無與為鄰者乃舍其旧宅而于茲爽塏堅密不陋不華燕處奉賓爰有其所儒者之居亦云美矣然君身雖居此而心未嘗不在于

括山之麓也是則茲室去山雖近而視昔山負山而居者庸詎非遠乎嗟夫篤行敦仁之士不忍輕鄉邑以忘其本忠厚之至也而放曠者雖適千里之遠樂其處則終身忘歸其鄉今君之去故居無千里之遙而能忘情若此信乎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居之不忘蓋不忘其祖也為人子孫而可以忘其祖乎然則君之居于是軒不

唯思其故居之近乎山而已也將必思而先世有文章之懿德業之盛而求所以繼其美矣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是之謂歟君名岳隱居不仕以孝行為衆所宗云故為之記

林氏祭田記

古者田以井授由是而上祭皆有田然之法之廢壞久矣近代朱氏著家礼乃教人

取附墓田以奉祀蓋生者之于既死日忘子孫霜露之思弗保其久而不怠使有田焉則不惟可籍其資于給用而歲祀因田以存所以竭虔享豈不可繼于無窮哉福寧林君宗璧孝其親親既沒而哀慕不已時思之祭必恪恭如式于是乎圖所以為久遠計也乃謀于兄之子謀合出田若干畝籍其入以為祖禰春秋之享薦忌日之獻祠且刻其數于石以示後人而求余文以志夫報嚴祀礼之大者去古既遠習俗寖渝而世人于奉祀之孝漫不以為事者蓋有之矣或孝子慈孫而有能致其追遠之念者則施田釋老氏而立祠焉吾祖考之靈非類不享而況托于虛空怪誕之說也哉嗚呼道教之不明而斯民之蔽惑亦大哀也已然則林氏祭田之舉誠今世之

所當法者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歟是宜書之以示勸故為之記

鍾秀楼記

天地之始闢也其氣絪緼欝積盤錯糾紛則凝而為山流而為水是故山水者所以鍾夫天地之秀者也凡天下山水之美東南居多層巒疊嶂清湍飛瀑極變化奇特之態有不可以名言而幽人逸士欲擅山

水之樂則必爲樓觀亭榭以居其間然後所謂鍾夫天地之秀而爲變化奇特之態者不待窮搜遠舉可以安作坐游目而得之矣信之貴溪山水之鄉也方外士吳季彬居爲坐作樓以爲休息之所而名曰鍾秀蓋以山水固鍾天地之秀而茲樓又有以鍾夫天地山水之秀也季彬遇予淮南而徵文爲記予未嘗至江以東若茲樓之勝固

不可得而知然試言以聞于季彬者言之則琵琶巋其前臺山擁其後瓊林屹其左應天峙其右而沂溪之水又迴環乎四向爭奇獻佐含輝呈媚陰晴異狀四時殊象交乎目者皆蒼翠之色入乎耳者皆清泠之聲燕閒無事而日延覽其上有足絕塵埭遺世紛若徜徉于物之表而忘其寢與食也季彬誦書之暇仰而眺遠俯而瞰近

旁覩邪睨應接不窮于以舒幽情發天趣倚几而吟詩則若有助其思據席而揮絃則若有暢其音蓋茲樓既鍾山水之秀而季彬又有以鍾夫茲樓所鍾之秀也季彬爲老氏得淡泊無以爲寂寞以自持而招赤松王喬與娛或謂仙人好樓居季彬之意毋乃在于茲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已

義田記

三代之世同党相救同州相賙而在官又有不恤之刑以糾其闕當是時凡民皆知分有餘補不足而急人之急也逮乎世道下降王政不行人各私其富錙銖較恡于施予甚者至于骨肉同氣雖極凍餒瀕于死亡猶藐然不知恤而人亦恬不爲怪于是而又推其財以惠困乏者非有仁人之心不能也已桃源陳君思礼買田其鄉

為義田幾若干頃以賙恤宗族鄰里之貧者予有常數貸有常紵喪葬嫁娶各有常給而又以其贏即所居之旁建書塾招致經師教鄉之子弟嗚呼陳君之用心亦仁矣哉昔先哲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姑蘇迨今數百年遺業猶在而鮮聞有繼而行之者陳君茲舉蓋聞正公之風而興起歟雖規模有所不逮然亦各隨其力之所至而

用心之仁則一也若使世之富者用皆能如君之用心而人人賙宗族恤其鄉里則施之所流者廣遠而溥博豈不可以厚民俗而有補于王政也哉君字義甫嘗以帥府辟教諭贛榆縣儒學秩未滿而隱去以善稱于鄉去云

三友軒記

至正甲午冬十月予過王伯尹氏伯尹以客燕于三友軒屬予而言曰斯軒也前郡守趙侯之所名也往歲趙侯來撫綏南海南道經吾里先人館焉一時游從皆冠知蓋知名士多先人之友于是趙侯嘉其取友之端也乃以三友名其軒親為之大書俾揭諸楣今先人没而軒未有記願得子言庶使我後人朝夕覩望無忘先生美而嗣志勿怠子其勿辭予謂孔子稱益者三

友而孟子論友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蓋唯為人能取直諒多聞之友而直諒多聞之友庸非善士乎嗚乎朋友道廢已久富貴有所挾賤貧者有冀上下之之交非諂則瀆又人之常情喜諛而惡聞其過飾詐而靡尚夫誠以己之不知而忌人之知故直諒多聞之士每見擯于時而便辟善柔便佞者恒為人所狎然則能取

益友于今之世者不謂之賢矣哉因軒以斯名而伯尹先人之善得以不泯趙侯其知言者乎今伯尹處斯軒覩斯名而思所以繼志述事而益親益者之友通古今論道理切磋刮劘以成其德視其先人蔚然有光使世之取友者皆以君家父子爲法爲顧不偉歟伯尹名埜其先人名某字愛民趙侯名鳳儀字瑞卿

如愚齋記

華亭彭伯玉扁其齋居之室曰如愚邵文伯爲之求文以記予謂顏氏在聖人之間終日不違如愚夫顏子亞聖之資聞一之十穎悟如賜猶曰不敢望况其下者乎今伯玉以是名其齋抑自處于顏子歟文伯曰否伯玉之爲人也外和而內專去華而務寔故常自以爲愚爲人亦從而愚之其知伯玉者則曰我伯玉豈真愚者哉伯玉于世間事無不通曉其耳目心思皆出于人而乃以愚自守耳若伯玉者豈真愚哉予于是而得如愚之説矣昔在太古群氓蚩蚩敦龎倥侗以相生相長相老相思于智巧乎何有世降愈下太朴散而爲澆漓于是乎有愚智之辨公卿士庶靡然日趨于機變以相詐相欺有不同于俗不合于

世而淳質少文者則咸指而爲愚爲甚矣世道之古不古也然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彼爲小智自私行險僥倖役于物而喪乎已謂之智可乎老子有言大智若愚若寗武子邦無道則愚吾夫子以爲不可及若二子其果愚也哉予未嘗知伯玉而文伯稱之其爲人亦可知矣然予乃世之真愚者他日或過伯玉坐如齋愚中相與論鴻

濛混沌之初必將有以語我乎

蒼翠軒記

夫人之好尚不同而其取于物也必以類豪華之士娛情乎花卉清修之士適意乎松竹是皆其趣有所合非可強而予奪之也故君子觀人之所好亦可以知其人矣淛之西土腴而民佚俗尚侈靡廓其居飾其宇者皆是也蒔名木蓄奇石以奉燕遊

資觀賞者十室而九惟顧宗元獨能不移于俗而所好出乎庸衆宗元居嘉禾漢唐所處之地一閧而市也構一室不陋不華置書其中而讀之室之前則甃小池累甓爲垣于垣之外叢植修竹碧竿離立緑葉茂敷陰映几席可愛可翫而其室之幽邃恍若在深林邃谷中遂名曰蒼翠軒云夫植物之幽者莫如竹而軒之幽也又假竹爲幽宗元懷清修之志脫豪華之習偃仰于是咏歌于是待賓客朋友于是無日不處乎蒼翠之間其神情以正其氣爽以豁其發爲詩也俊逸而深長夫然後知竹之爲幽居其最宜而世之知此者蓋鮮矣雖然竹之可愛獨蒼翠之色乎哉今夫冬夏有變有貞介之節爲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爲虛其中者抱道之器也直其外者卓

行之表也故竹有類乎君子比德爲宗元年壯而質美積學而懋行吾見其德之成有日也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宗元尚思所以似之至正十五年五月五日記

忠敬堂記

傳稱臣事君以忠又言爲人臣止于敬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執事敬與人忠忠敬之

道大矣哉是故以之事君則敬臣道爲以
之自治則盡人道爲君子于忠敬不可斯
須忘也斯須不忠則邪慝之心生矣斯須
而不敬則怠慠之意起矣忠也敬也其爲
人之大端乎同知元帥府事天台賈侯名
其居室曰忠敬堂昭其志也侯世家子好
礼知學問沈毅有謀自汝潁扇孽海用兵
侯散貲鳩義旅保鄉邦至正戊戌從軍來

温每有征伐未有不行在踣柟溪守安固
入横陽皆躬環甲冑率先士卒卒以成功
他師有異謀者使來誘侯侯曰吾惟知忠
于國者是與遂發其奸夙夜在公小心慎
密至于交際朋友必盡其情處事不苟而
競畏謹然則侯與事君與人之忠爲臣執
事之敬亦可謂能勉爲耳矣堂以是名夫
何忝乎哉君子曰忠德之基也敬德之輿
也基積而立輿載而行賈侯之德也故記
之以示其子孫使夫居斯堂者必以忠敬
而存心爲則侯之德益傳于永久矣若夫
景概之勝廈屋之美泉石樹林之幽茂則
固不待述也侯名高字伯嵩至正二十四
年七月八日記

清芬閣記

温城環千八里居者二萬家甍連棟接簷

簷若蜂房咫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爲重
屋以處層樓飛閣翼起相望于湫溢喧閙
之中而有閒靜幽雅之趣吏胥吽嚻溕宂
稍遠于耳目可以舒懷抱集賓友游爲而
文藝樂爲而絃歌則非特凭而高眺遠而
已婁鎬鼎周宅城之西南隅居臨巷道且
近市爲閭堂屋之上名曰清芬蓋其先祖
所建而名則鼎周所命也閣之爲閒者五

衡廣六尋縱二尋有半中可坐數十人南北各列牖望見遠山壁立其左右兩間設茵榻蓄圖籍鼎周之先子竹近處士某性雅好士遇佳士友至則延而居之讀書鼓琴投壺奕棊觴咏相樂以窮昕夕鄉之先達進士鄭君僖項仲升章君仕堯彭君庭堅皆嘗游憩是閣者至正甲辰之歲黄巖商君復來正郡學鼎周能繼處士志而覲

之志如鼎周然則斯閣也所以致賢士來游而相與誦先人之清芬以見于斯文者其在茲乎吾聞婁氏之先世有諱寅亮者登宋甲科高宗時為御史論建儲事連疏請選立太子天下稱其賢是其清芬之遠播愈久而不泯者尤可誦也覲來請記故書之以示後人云

蒼雪軒記

蔣君文質舊居括之青田慕其先世開三徑故事于屋旁蒔竹厥茂林如乃名讀書之室曰蒼雪軒其後僑居永嘉窓外有竹數竿故名亦因其舊今年秋予至三山訪君于郡庠之寓在奎文閣後宅室空曠四壁蕭然而蒼雪之扁復署焉環視其傍則頹垣荒枝址猗猗之枝青青之葉無有也方深以為疑而君且徵予記之予謂君曰

名本無名因物而有有是物斯有是名有是名未有無其物而有其名者也故曰名者寔之賓也今君之居未始有竹焉乃獨揭斯名以示不已迂乎君笑曰子知吾室之名而不知所吾之所以名也自吾去其鄉而居溫居閩今三十餘年矣吾每念祖宗之坵壟與先生之敝廬閒居燕坐其心常往來于青田山中涼陰碧色若在左右

至于暝目而寐則其身忽處故鄉之屋而竹尚無恙蒼雪飛洒爽氣襲人哦詩誦書其下如舊時所習及其覺也吾之身初未嘗往而吾之居亦未嘗易也抑不知蒼雪之在彼乎在此乎為是而名吾室惡可謂無其寔哉予因悟曰我以迹求故不見其有物君以心會故不泥于無形然則宜書之以告疑者遂為記

聽鶴樓記

予同年進士薛子顒氏名其樓曰聽樓始予聞之意夫鶴之為物羽毛潔白可愛異乎衆禽而其聲清厲故善聽之耳否則鶴鳴夜半審于知時子顒之出處盖以時進退者或有取于是也既而徵予為記乃得以質其故焉子顒曰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夫繫傳則以言行為君子樞機出乎身而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善與不善隨感而應可不慎哉故吾每聞鶴之鳴而必以自警焉此樓之所以名也予曰善哉子之學易乎因斯樓之名而知子之深有得于易者矣夫易之為道至廣至大精至深天覆地載天地吾易也盈天間唯萬物萬物皆吾易也君子以一身而體天地萬物之易必觀其象而省諸躬故天

行之健也我則以自強不息地勢之坤也我則以厚德載物觀山澤之損而以之懲忿窒慾觀風雷之益而以之遷善改過易為之象變化不窮而反之于身無非道人所在也然人之反身修省求其至切而尤不可不謹者言與行而已故君子觀鶴鳴子和之象夫至誠感通之理無有間于幽遠也則必致察于言行之間爲言也者必

之聲也行也者德之見于行事者也言行動于跬步之内而應于遷千里之外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唯恐其有失口于人而失足于人也寡尤寡悔其機豈在外哉非深于易者奚足以知此若子顒可謂善學而深得于易者矣雖然子顒之于言行豈獨鶴之聲而後致其謹也哉蓋將無時而不謹閒居獨處寂然闃然之際而所以

自警者必常若鶴鳴在乎耳矣予茝少長而言不知訒行不知修方將從子于聽鶴之樓相與共論羲文周孔之易庶幾其有益乎

重建東禪報恩光孝寺記

粤自佛法之入中土其教漫衍招提之宮徧乎海宇而閩越尤多東禪在福州城東三百步倚郭近市而左右乃背負山林麓邃幽是宜仙佛之所宅梁大同三年郡人鄭招勇者始捨其居立淨土院唐中廢爲白馬祠咸通間辨才大師慧筏以禪定之力咸通避去復建爲屋更賜額今之報恩光孝則宋紹興十七年所賜也旧有大藏經刻流布真銓又有東野清陰之亭芙蓉之閣昔賢名人往往于是游覌吟咏遂爲閩之望刹云至正壬寅平章燕赤不花公

由江浙被命來鎮閩省島夷據城以拒火廠寺公詔兵討平定之異日言之寺之燬也喟曰寺燎靡存以我之故其可勿圖乃遺使諸温起前歸元寺住持法性圓辨禅師智順爲之主而囑以興作爲先是禅師嘗造浮圖于淨江山公道温見而嘉之故有是舉至則拂穢除燼土購材僦工千指并役而行宣政院副使側寔世鑒復鳩貲

以佐其費肇事于癸卯之五月越明冬告
成覺皇之殿演法之堂三門兩廡僧堂鐘
樓悉復其舊像設咸脩庖湢有舍儀功功
之丞觀者洛駭既乃求文以記營構始末
予釋氏之道以色相為虛幻是故古人桑
門卉衣木石林止岩棲唯究觀夫空寂初
奚有慕于外乎至于後世徒衆寖繁叢林
日廣于是崇屋大廈而不以為侈施彰五

一八製廿浪矣 卷十二 二十九

采而不以為華其或庳狹簡陋則為之徒
者且不能一日群聚而處矣故有廢必興
而起廢之功不免于壯麗者豈獨以欣動
流俗而夸耀乎人哉亦欲輯學徒使之行
坐卧于中而修為證為以廣夫教之傳為
耳然當四方用武之日歲艱物匱而斯寺
之構朞月完𡈽金碧于瓦礫之墟而幻竇
刹于劫灰之後何其盛歟向非禪師願力
弘深規畫有素孰能成之若是之易而藩
省大臣為之紀綱而相其成者蓋閩西方
像咸靈赫奕必能贊延丞祚而陰隲黎元
非但直福田于己而已也禪師嗣法鉄関
樞得其宗要辨說無碍距辯才之世凡七
十一傳方將遠紹遺風以接來學縮造經
画乃出緒餘其道蓋不在是也至正二十
四年十一月甲子記

不製廿負矣

竹西樓記

卷十二 三十

温之平陽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濱東臨
西南北三面負山山環之若箕壯其地三
四里居者數百家多以漁為業循山麓而
入峯巒迴抱不復見海之中得平地有田
數百畝二十餘家居之耕為以紀食有潛
光院在焉潛光院者明教之始相傳以為
自蘇鄰國入流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
齊戒持律頗嚴謹日一時晝夜七時咏膜

拜潛光院東偏石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樓焉曰竹西樓當山谷之間下臨溪澗林樹環茂樓之東植竹其木多松櫧檜栢泉石烟霞之勝而獨以竹名焉者蓋竹之高標清節學道者類之故取以自況云鄉之能文之士若章君慶何君岳林君齊鄭君獮咸賦詩以歌咏之斯樓之美與竹之幽固不言而知也石心脩爲之暇游息于是山雨

初霽泠風微來如撼琅玕之色听環佩之音焉而又仰覩天宇之空曠俯瞰林壑之幽深翛翛然若游于造物之表而不知人世之爲人世也石心素儒家子幼誦六藝百氏之書趣淡泊而習高尚故能不汩于塵俗而逃夫虛空其學明教之學者蓋亦托其迹而隱焉者歟若其孤介之質清脩之操真可無愧于竹哉樓建于某年石心之師曰德山寔經營之石心名道堅至正十一年七月望記

本石居記

居必以群群必以類群則相合類則相親故非其類者不可以群而況之與之居乎人之于人類也禽獸之于人非類也麟也鳳也黿龍也非不靈且瑞也然與人群而則未始可者也會稽生予之同姓而氏曰

胡者乃號于衆曰吾之所以居者木石也衆矍然異之曰胡子首圓居方耳目口鼻四肢人也心明乎理義智通乎古今出言有章動作有儀又人中之秀也而胡爲乎與木石而居也予因是而居之胡子之意蓋有所激歟兩翼而飛四足而走毒齒利爪摯愽觸齧若弱肉强食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淳化澆漓朴變虛僞狙狡獪詐内

藏坑穽貌人心禽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鳥獸非吾群類難與居也然而天地之間可與同居者莫若木于石矣木石雖非吾類而有得于吾心者焉今夫木自生自長自榮自植其才脩器用充樑棟而其高至于百尋上于霄漢未嘗撓折然則物之直者有過于木者乎今夫石屹然嶄然其大盤然經尺璧希世之寶或韞于其中水之

而不屑火之而不烈擊之而不缺然則物之剛者有過于石者也乎直也剛也君子之德也胡子之性既直且剛固與木石有合焉耳與之居不亦宜乎且木之直也而抱美材焉石至剛也而函至寶焉胡子負才而懷寶方將出為世用又豈終于山林而已哉或者以告胡子胡子以予為知言即名其室遂請予記之胡子者温其名導導道其字也

瑞榴記

至正二十一年林君伯恭所居之園榴生五寔並蔕其四在下四向相對大小如一其一居上而稍加大焉端正美好置諸籩豆巧若人力之為者秋七月辛未伯恭以客宴在坐者監察御史孔訥世川浙省左右司員外郎李伏子庚江浙省都事林彬

祖彦文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翁仁德元合涌沙可學江浙行宣政院照磨崔仁智道明江東憲史方源明與高凡八人伯恭出榴示客客咸難傳觀之咸嗟歎稱賞曰此瑞榴也不可無述伯恭乃請客賦詩而啗高為記予謂禎祥兆福妖孽兆禍氣所感召有開必先吉凶善惡必以類應大抵嘉瑞之生未有無因而至者也維茲和氣薰

蒸達于厚地發植于植物積善所致夫豈偶然也哉且榴之為物也內蘊精華其房多子非子孫衆多之象乎其教五者五為五行人得五行之秀者為賢非子孫之賢哲象乎子孫既多而又賢也福慶之盛孰過于此九莖之芝連理之木異同穎之禾載于簡冊世所罕見茲榴之瑞可與並紀曰國曰家厥應則一林氏之大其在茲乎

伯恭以文魁江浙登進士第授休寧尹辟南臺椽除福建省管勾今為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第常為樂清主簿嘉誠各從仕樞府二子本東皆清俊端茂確以才舉為文學者華萼相輝喬梓並秀所謂禎祥之兆蓋驗之人而已見之矣伯恭學問才藝衆所推共推而心甚坦夷于物無忤善與人交樂道人之善吾知天所以報伯恭者殆方昌而未艾也永錫祚胤世濟其美他日符瑞之應豈有不徵而可信者哉伯恭名温所居在永嘉郡城之南三里

明遠樓記

吳子中居平陽之夏口里作樓三間題其額曰明遠而求予言記之予向日嘗過子中子中邀予登樓飲酒乃游目環視見夫川源平衍峯巒羅列南挹龍山霞嶺之幽

北瞻清華基城之聳西覽岩雁岩玉蒼之秀而東則極溟海之廣大觀日月之所所出與夫客帆漁艇之往來上下烏凡四向山水之奇烟景之勝數百里外所有之物舉不能逃吾瞳矇間信乎其明之所及者不近而遠矣雖然明遠名也必有義存焉吾誠子中言之子中當試為吾聽今夫人之有目所以視也視之有明所以見也而

明所見之遠近寔繫乎所處之高下為故登高而望則雖千里見者遠身之所處者卑目之所及者近理固然也故君子自修之道必立身于崇高之地使夫私欲無以累其中則本然之明物莫能蔽而無遠勿照矣是故君子之視也必用夫明為君子之明也必獨夫遠為書曰視遠惟明其是之謂乎子中平居暇日俯仰於斯樓之上

而加省修于延覽舒眺之餘則其為益也大矣夫豈徒曰居明高遠已哉子中曰子之言甚善吾請終身用之勿忘于是書之以為記

農樂堂記

清河王文瑞名其所居之室曰農樂堂而為予言曰吾家有田若干頃播種其中足以資伏臘近舍圃數畝樹桑以蚕植麻以績而有餘布嘉蔬異果時食其新畜雞豚以供膳膳吾春秋課耕蕓督歛穫徜徉乎隴畝畦圃間與與如也稽事既畢租稅畢輸則為酒醴其甘旨以朝夕奉吾長老而洽比鄰吾亦優游無事以卒歲為意人世之樂無過此者故以吾居敢請子言記之夫當天下治平之日而耕井以食以衣荣辱不能加其身利害不能嬰其心凡所謂

憂患者皆無與于己庸非可樂之至者乎然世之人莫不慕千駟萬鍾之樂至决性命而求必得之不汲汲焉則戚戚焉終夜以悲終日以奔趨而于畎畝稼穡之事則以為太勞而莫之為也夫乘人之車可以鈇鉞之誅食人之祿可以隨鞭朴之辱較之二者之間果孰得而孰失耶今文瑞不樂于彼而樂于此誠可謂得其樂者矣雖

然農固可樂也若夫奪其時而使之不暇于耕擾其居而使之不安其業削剝其財而使之不得以生且養則雖欲樂其樂有不可得已自非為政者能推是心以及人人又惡使天下之農皆得其所樂哉吾故重有感焉于是乎書以為記

蒙齋記

予友李黼景章名其讀書之室曰蒙齋而

來求言記之予作而言曰嗚呼蒙之義大矣夫物生之初混沌初開空侗顓愚昧昧蚩蚩而莫之知所為人之與物均若是蒙也然人雖在于蒙而四端之德五典之常萬物萬事之理蓋已無一不具于吾性是故君子之所貴者養蒙而已當其未發純一無偽外物之未感情欲之未動能養其正而無害自其固有之善而充之以至于盡性踐形之極則必明睿而通達篤寔而輝光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若夫蒙而不知養養而不以其正亦終于蒙而已矣是之謂自棄雖然欲養蒙以入聖盍觀易之象而求之乎山下出泉泉出遇險未有所適蒙之象也夫水之為物流下而其勢必行及其行也則盈科而進放乎四海其孰能遏之是故君子觀泉之出未有所適也則

務學以敦本觀水之勢必行而不可遏也則行道以達其志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景章居是齋也讀聖人之書古聖賢之用而誠身窮理以育其德見善必遷聞義必徙不為通塞易操以果其行夫如是則于作聖之功其庶幾乎景章曰善請書之吾將以自勉焉于是書以為記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人而能言之也然求其能行者千萬人中不得一人焉間為有一事善則責報于天曰胡其不吾福也又望之于人曰胡其不吾興也再而不得報于人天不見知于人則怠矣三而如是則棄其善而莫自為矣自非篤信之士惡乎行善而無倦哉淮水之南有隱君子焉曰潘君思誠學岐黃俞扁之術君蓄藥于

家有疾告無貴賤輒予藥遇危篤則趍之貧乏者不責其售至十數次無厭色嘗曰吾聞君子為善不唯善其身而必有利益于人吾既不用于時無能利人以醫愈人疾濟人之生亦仁者事也吾從事乎此以歲月計則亦庶幾其善之積乎于是名其所居室曰積善堂云嗚呼造物之人于者固未嘗屑屑于應感然亦未有久而不通者也福善禍淫皆非朝夕之所致必有積漸而然譬之穴土不已則井必深而泉出矣覆簣不已則山必高而物生矣今潘君之善惟能積之而不已也則彼造物者豈無感應乎哉况天報施善人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知潘氏之後必大也使為君之子若孫者皆思所以襲行君之善則為天之所祐助豈不益綿遠而昜替乎哉予

既美之而重勉之而又欲其後人之知繼也故記之

梅灣小隱記

梅灣在樂清縣治之東三十里其地旁際大海山環海岸若屏障然世俗謂水之支流而滙者為灣昔有居是者植梅其處故以命名梅今無存者而名則因其舊云梅灣之上凡山水可游覽者曰鎮嶼曰明山

曰龍門山顛嶼正當海口捍朝夕之衝或洶洶作聲則久晴必雨旁居人以占候常驗山脊有龍井井畔小穴視不見底投之石良久乃有聲鏗然然龍井之北立有立石高可三丈許廣如之石紋理若窓櫺狀俗呼窓櫺明山上蕭相國祠莫知其所從始水有赤水一名白龍港中有白龍天陰雨則見長老相傳云昔有婦人不夫而孕

破脇產龍子龍奔入海所經成瀆數回顧其母故水勢多曲折有淞瀨泉泉甘洌以煮茗甚佳至正甲辰之歲予友趙新彥名來卜居為館屋教閒日洒掃居圖画琴書畜小童一人令其拾薪汲水彥名隱處其中教授子弟暇徜徉泉石間以自娛取景之佳者凡八俾詩人歌詠之好事者以彥名故率多來游由是梅灣之名遂傳于士大夫間矣自有天地來不知幾千百年居者蓋非一姓而景物之勝今始昭彰豈地之顯晦固有其時耶抑待人而然也彥名尚志節問學才器出于人遠甚況異善藏懷珍待用其所謂隱者豈真長往而不返哉予以鄉邑淪陷義不受污棄家遁逃來從彥名居數日盡梅灣小隱之趣世所離俗者初未易語此也彥名求予記之遂為

記

趙氏書塾記

古之為教也立學于國序于術庠于黨而家則有塾師儒之職官所選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甚貧之民故人生于其世者無貴無賤皆得以學而其教人之法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于修己治人本末精粗復無不備是故賢才盛而禮讓而風俗美降

及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之政隳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壞于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有俊秀之質亦終于無成而已矣樂清趙君士正世居蒲岐至正甲午始遷于壺山之下而宅焉乃謀諸從子闢塾于家延致名儒盡聚其族子侄而教子幣帛饔膳之費成出于已趙氏故名族支庶蕃衍來

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趙君新寔主之紘誦之聲揖遜之禁問辨之習濟〻如也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傳焉收其宗族而不遺疎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沒而不書則何以示勸若夫子弟之學于是者循大小之序誦六藝之文誦明乎理性之原審察乎義理之辨而從容乎道德之歸可不勉焉孜孜以毋負爾父兄教迪之義哉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甲戌記

江東王廟碑記

江東王本顧雷岡之神也在秦時有其祀神姓石名固有舊志載漢灌將軍嬰略地江南道出祠下投還祭之由漢以來昭晰王闡麗錫之典代有褒嘉國朝屢加封爲

爲江東聖濟顯仁元慶忠烈感應靈惠王令所在有祠而江東尤盛句吳孟君拭總制樂清之明年始立廟花山上廟成于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先是君陷于集慶虜中義不屈計欲自拔遯去潛禱神卜之而吉遂脫身間走姑蘇卒達于溫因誓爲廟立廟及蒞茲邑敷政布條槳草奸平民既順令乃致力于神暨尹李光相厥攸址爰陟

茲山尋清輝寺左廢亭故蹟得石筍之徵以定其居蓋贛之廟中故有石筍就刻神像至今在焉顯異示祥若有孚契于是鳩貲僦工締構塗堲肖像其中率吏若民而虔事焉君又尋山麓見見罅流沫如縷命去穢壤斧石而沼之甘泉溢出高長咸曰此神惠也因請名泉君曰諾茲殆清漲之捋歟清漲自贛抵萬安灘積之險十有八

舟遇旱則膠神每出水以濟轉輪及應行客之禱者故名清漲云邑人以廟之始立厥有茲祥咸曰休哉炎沴必禳牲醴日至靈既來下報以禎嘉神惠昭孚民用益敬高嘗往造祠下徘徊顧瞻見岡巒之勢蜿蜒南來奔走翔躍而止于此是其氣之盤鬱浮圖所宮蓋未足以盡當之而神之于茲爰宅其英臺靈盼蠁必將禦菑捍患福于吾民者無有窮已刻石筍之應惠泉之感已有以開其先者乎僉來徵辭以刻諸石乃紀以詩其詩曰

詩曰

維古有神于贛開績越嬴而劉明祀於赫施延千禩祠宇相望封錫代加褒冕煌煌其在皇元褒寵崇極秩禮勿替昭垂令式樂成有祀始自孟君君來總治百廢以新

昔君在昇矢死靡屈險隘爾終忱禱無拂履虎勿咥伊誰之庥立祠報貺正直是求幽幽花山風氣磅礴安靈有嚴厥廟基作石筍之址神則定之清漲之流泉復應之歲祓我痗秋祈我穡耄走稚趨來薦膠食父老有言君牖我祇俾神我福我祇以寧神惠于民神祐于國天子萬年景貺無斁

坦巷記

人心其天地乎至坦易而勿險巇也至坦明而靡幽昧也苟有險巇幽昧之心則非君子之心矣今夫高而在上者天也日月星辰風霆雨露天之所有也卑而在下者地也山水草石土木百物地之所載也有目者舉得而見之愚夫愚婦皆得而知之君子之心亦若是已彼莊周氏之書有曰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噫此豈君子之

心哉自聖賢之道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不自治其心而習于詐謀功利之末于是乎游心于至險至幽之域者若將使鬼神不能闚其奧者然厚貌深情雖曰難知而誠中形外卒莫能掩不足欺人而適以勞已究其所由蓋非人之本心平易明白而已矣易曰履道坦坦傳曰君子坦蕩蕩非知道者孰能與于斯天台某君祥卿名其居曰坦菴蓋有慕于聖人之言而取以自為者予聞而深美之祥卿出仕于時歷寧樂清永嘉二邑其為政也不煩苛徽律故能獲乎上而近乎民抑亦自坦而推乎太子賛善陳君顥達為作飛白書俾揭諸楣予故為之記既以廣卿亦以告夫世之學者為

重建靈山壽聖寺記

温之樂清東南為巨海有山曰玉環在巨海中島嶼嶸紆衺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者凡數千家有佛氏宮所八而靈山壽聖寺為之冠其山背負大峯隆起翼而旁對峙翔伏而廻抱乎其前處乎內者視不見外望之隱莫知中有寺也故地之勝為最奇始建于唐咸通間初桑門公公者芟屏蓊翳結茆居崦西日課妙法華

經朝夕鳴鐘磬聲殷嵌谷里人異焉迹聲
所地創蘭若迎爽居之閒于朝朝廷以爽
能宣布靈山會上大乘之典故錫今額其
徒曰誠公曰竟公湜海爲田由是乃叙而
處用世嗣以甲乙傳次主之吏唐及宋以
迄于今或茂或微若巨公之匡復眞公之
振發皆有功于寺者也至正壬戌燬于災
金碧之悉化灰燼僧一瀛惠宜咨詢其衆

曰事不爲無成成之不成在爲之力興力
不耳吾屬勉之力之所至而相繼以復舊
規宴患無成哉僉以爲然而善來者遂以
營構爲己任銖累其衣鉢之資得千七百
餘緡倡立佛殿及嚴像設又粥地百五十
畝有奇爲寺之經用至正庚午一瀛成三
門兩廡元統癸酉惠宜善來成大殿演法
大堂及觀音大士殿則一淮成于至正乙

未藏經之室則可興成于至正庚子而多
寶法藏乃甲辰歲明釋所成也若智康一
沂德壽賢惠起或贊之皆或翊之力以竟
厥事鐘樓僧廬庖湢衆屋次第完美室庭
雄廠甍宇綿聯丹艧炫燿輝映林壑舊規
復还而加壯麗昕鏞昏鼓法音梵唄寒暑
勿替隱若大方殊勝叢林嗚呼近年以來
像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東西浙閩招

提巨刹蘗十九興者百無一二焉而茲寺
乃能恢廓墜緒非獨其地之斗絕幽夐塵
氛所隔蓋亦有人以維持之也向非得人
以相承繼孰能競惕負荷而究心以圖永
久哉雖然得人以興不得人以廢天下之
事莫不皆然後之繼今者顧前人之經畫
之艱勤益思增廣而弘大之則庶乎愈久
愈盛而凡其徒之逸居于是安食于是亦

勤修梵行究竟夫滅寂毋生之學以無忝爾大雄氏之雄乎明釋請記顛末以示來者故為之書寺僧思寧能奉正宗惠然永亭祖璘文琛如岳皆將以次嗣主是尚能紹續厥志云

游羅源縣蓮花山記畧

羅源負山而邑縣治左有蓮花山不甚高大而多清泉怪石予道紅邑閣省左司郎

中葛君理问王者要與同游始上山百步至聖水寺中有鑑池泉自池中出石龍噴注池内其聲泠泠然佛殿旁夾室有白玉蟾題詩壁上書大草字頗雄偉出寺旁石徑行二十步至眠鶴亭望連山重疊若屏障市廛居屋歷歷在目中至亭轉行寺後有石室室之中有金鍾潭其前有方池池之畔為壺春亭行稍倦坐憩亭上仰望見補陀峯因上至峯所大石巋然下瞰空洞有觀音大士閣自石壁而上可三十步至龍虎巖高廣四五丈許勢如虎蹲龍蟠狀泉水自岩罅涓涓流出如縷名曰仙源大旱未嘗竭鑑池金鍾方池其源皆出于此龍虎之山有筆硯峯二石相並其一立色白其一偃色黑而上平筆硯之間有仙跡路險塞莫能窮大抵山水之可游者多在

遼遠幽僻好事者必裹糧以往又多深穷峻拔雖有心目之適然其為勞也亦至矣茲山去縣治不過一里無躋攀登陟之疲而泉石幽雅賞翫不厭亦可謂奇絕也時同來者六人彭城葛良仲温永嘉陳高子上靈武王翰用文汭郡朱希文仲綱東萊大史玄子玄安鍾元子和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記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二終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傳

胡孝女傳

胡孝女泰秀之海鹽武原里匠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攣不能行動擧持積年不愈家人侍疾者頗厭倦泰尚幼乃慨然自悲曰吾力稍能任豈令無人養母哉及長即日夕侍奉母側飲食藥物必手進之盥櫛必躬為之溲矢起卧必親抱扶之父及兄日出傭業藥饍皆其所供具凡母所需者未嘗不給遇風雨酸楚痛增劇則終夜不寐人若有不堪其為者終未嘗見厭怠色或勞苦之則曰親天也不幸至是吾為子義當供養何勞之為兄後取嫂嫂難于事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姑乃謀析居而泰遂及其壻留母家以養母焉至順間歲荐饑泰夜作傭織紝給食至翦髮鬻之以贍足泰傷母病無瘳時乃剔股餌母不效後又聞郡人戴某親有疾刃胸療得差一日俟家人出即引刃刃胸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瘡沈氏今年且七十疾如故泰侍疾三十餘年矣愈益加謹不衰初泰少時父以里人宋氏養為贅子

壻已而羸病或謂泰曰宋氏子病弗良弗不托終身宜未及婚別圖配無貽後悔泰曰父母為我擇偶志在宋氏久矣吾知從父母之命而已豈可以其疾故有他志耶卒嫁之事夫甚得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眡外姑如母論曰竭力事親人子之職耳世教下衰民不興于行有能孝于親則以為奇特異常而供稱述之然所聞于今世者又絕尠何哉若胡氏之三十年艱難奉母士大夫由問學欲自樹立者有所不能而一庸女反能之彼豈知植名要譽而為是哉然世之烈女固有能為人所難者要勉強感奮于一時至如胡氏之女蓋出天性真可謂難能也已胡氏之同里人倪大可為予言其事甚詳且信予重恐其湮沒無聞故錄之為世勸焉

王伯顏傳

王伯顏字伯敬濱州霑化人性倜儻好義既冠入京師駙馬荊王一見奇之與議疑事剖決無凝滯深加愛重王拜湖廣行省丞相署為知印補宣使考滿為蘄陽尹調烏程尹所至有聲遷信州推官平反冤獄民為立祠至正九年朝廷選守令用上官荐為福寧尹政教大行民愛而敬之十二

年秋春除福建監運司副使將行會鄰境
賊起勢燄頗張州民群爲擁馬拜且曰公
吾之父母豈容舍我去哉方今盜賊蠭起
公去吾民將誰賴乎父老百餘人詣太府
乞留伯顔伯顔復留是年秋賊自邵武間
道迫福寧伯顔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人爲
守備又遣吏諭鄉民令各自爲守十一月
庚辰賊至青皎屯楊梅嶺伯顔與仲子相

引兵直抵賊營與戰破之賊益衆復兵民
兵僅千餘人伯顔乃還守州治壬午賊衆
數萬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衆奔潰伯
顔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墜地爲
賊所執賊酋王善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
相屈遂尹此州伯顔厲聲曰我朝廷守臣
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矣賊怒令跪伯顔
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嚼舌血出噴賊
酋面罵曰反賊殺何即殺毆我何也會賊
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剌至詰之曰汝何敢
起兵拒我阿撒都剌恐懼不能對伯顔曰
吾起兵殺反賊耳因大罵不絕口且曰我
死當爲神以殺汝酋賊怒遂害之臨死色
不變立而受刃頸斷不僵仆出血皆白時
年七十矣死後數日肉色如生百姓無老
稚皆慟哭賊亦悔之子相亦被執賊欲官

之相曰汝國之逆賊又殺吾父義不戴天
我忠臣子詎能從賊即又殺之相妻潘逃
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賊酋潘哭
慟哭吾既失所天義其受辱乃絕不飲食
及其二幼女皆死焉贊曰群盜之起首釁
河南延蔓于江淮閩浙將帥忠臣敗死降
死逋竄者不可勝數而死之士蓋少見爲
若御史張伯江州守李黼固可稱述而伯

顏之死其節亦偉傳所謂舍生取義者非
斯人之謂歟至其子爲父死婦爲夫死忠
孝節烈萃于一門尤足尚哉

墓誌銘

處士彭公墓誌銘

至正己亥冬予自四明歸與友何君岳過
處士彭公時年七十六年矣筋力堅強衣
巾楚楚見客至大歡遇夜留客飲命諸行

酒饋食而公坐對客款接殷勤甚恭予出謂
何曰耆長者耋其禮貌人不苟如此足以
見公平日爲人可敬也夫明年公没予聞
大戚曰鄉之老成人從此不可見矣又明年
將葬其諸孫以狀來乞銘曰先生知吾祖
敢以爲請嗚呼其尚得而辭哉翁諱仁翁
字如山其先自閩遷之溫之平陽金舟鄉
曾大父弘大父旦父直道公昆仲三人而
公爲季聰敏通豁遇事勇重然諾有幹濟
才不出求用于世而能以善治其家兄濬
翁早卒其子珙甫始生孫六月公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字育訓誨之俾成人與己之
子均養齊受珙甫死撫其諸子與子之子
如一及諸孫長分財珙甫子四人子之子
一人公析貲産爲五晷無纖偏私厚薄人
以爲難鄉黨宗姻稱其義故家人化服公

訓長稚款睦無有間言嘗遇歲饑設粥食
餓者鄰里之不能濟給者賑之粟人多德
之或解衣以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
以惠病者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
正二十年三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
配鄭氏庶生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
人曰文震從孫四人珙甫之子也長文從
次文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官次文定次文廻

勿寫此篇

宗人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于其鄉梅
奥之原予聞天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
後其將大者乎銘曰
箕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
在公之躬寔兼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
爰振厥緒乃裕而昌爰啟其承乃奕以光
友于其兄以及孤幼化行于家睦爲靡疚
均財之義州里賢之人多德之或解衣以

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其
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
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
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天震從
孫四人珙甫之子也長文從次文明慶元
路奉化州判前篇見之接此崇卜以二十二
年二月壬辰葬于梅鄉其鄉梅奥之原予
聞天報施善人必大其從公之後其將大

宗人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于其鄉梅
奥之原予聞天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
後其將大者乎銘曰
箕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
在公之躬寔兼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
爰振厥緒乃裕而昌爰啟其承乃奕以光
友于其兄以及孤幼化行于家睦爲靡疚
均財之義州里賢之人多德之或解衣以
不繫舟漁集　卷十三　八

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其
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
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
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天震從
孫四人珙甫之子也長文從次文明慶元
路奉化州判官次文定文崇卜以二十二
年二月壬辰葬于梅鄉其鄉梅奥之原予
聞天報施善人必大其從公之後其將大

乎銘曰
箕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
在公之躬寔熏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
爰振厥緒乃裕而昌爰啟其承乃奕以光
友于其兄以及孤幼化行于家睦爲靡疚
均財之義州里賢之贏贏于人積而能施
生逢其居歿滅其宅梅山之原幽幽松柏
松柏幽幽淑氣萃焉式祜爾後厥慶綿綿

梅隱處士章君墓銘

處士章君卒于至正十五年三月乙未葬
于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乙未其孤德來請
銘于賜同進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陳高
謹爲之銘諱成字叔寔自號梅隱處士曾
大父溢如博父季倫娶黃氏子一人德也
孫男六人以折以信以道以齊以周以儀
銘曰
章之裔繇浦城練氏功活我祇施奕葉彌
昌榮郇國奮業以弘遠伯歸仕永寧居白
沙後以興世傳十葉士生性克敏識斯明
抱材器嗜經史孝于親友于兄弟齒方壯
慕管樂遠周覽北如京浩然歸爵奚榮篤
爲義閭斯行奉唯約家則贏周人急衆所
稱歲壬辰盜以獗氛日張誅勿勝君感憤
疾乃嬰壽七袠踰三齡天不憖遺以傾維

處士載德馨貞耿介韜光英志在爲善可
程身勿享在繼承子克肖孫有成葬蔣嶼
祔先塋者厥美視茲銘

故宋學士徐公墓誌銘

公諱詵行千四八姓徐氏其先閩之秦川
人始祖諱贇者石晉天福庚戌徙居温之
平陽坊郭至公一十三世矣歲至正庚子
其子孫德一一日請于予曰吾曾祖學士

公既葬雖久而乏所誌蓋以吾祖與父皆歷簿官適丁世變而不暇及今幸叨遇隆平敢不泣血而白祖宗之遺德乎予辭不獲乃按狀序而銘之公祖諱昱高州通判父諱淮江東主簿母夫人鄭氏公生自幼天資聰敏度量弘達儒言經旨夙有聞知既而以明經擢授正字尋命集賢學士居官謙謹不失矩度上甚礼義遇焉而公

未嘗少有懈志嘗謂人曰士君子讀書明体務在適用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方寸事事方正有可對人言者則施無不達用無不可故公德器成就言隨所行人皆以古君亦不過也茲因德一之請而暴白厥幾前人之德無不失矣吁讀書而明聖賢之學入仕而行聖賢之道草詔鑾坡張煌國命一出于上之寔意而不媚浮辞其何負于平昔之學者歟公生于宋嘉定庚午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宋咸淳辛未九月十五日享壽六十有二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薛家堂之原夫人宋氏子男四長公瓘四川帥幹次公璣州前稅務大使曾孫二十三曰山壽處稅務大使玄孫二十六是非天道之餘慶者歟宜為之銘銘曰光岳之英文物之規篤生大家餘慶所宜

其慶學伊何維孔是師其道伊何維周是歎操翰鑾坡蛟騰鳳有子有孫壽考維祺令德若斯誰其似之用傳斯銘以昭潜輝

瘞殤子慈童銘

慈童陳高子上之次子也至正十八年戊戌之歲三月二十三日未入而生二十二年壬寅九月十六日既出而死慶元之慈溪故名慈童甫三月高自慈溪揭家附舟

海還鄉里歷涉風濤幸無恙慈童方五歲
頭角岐然聰慧而厚重與群兒嬉伮則競
爲挑撻獨凝坐不動客至輒迎揖入索茶
酒舒舒徐徐見者咸謂陳氏有後予亦異
其成立能大吾門也是歲高居母夫人喪
每朝夕饋奠必隨拜于後夜寢苫次亦來
同寢不肯去以是感寒熱疾苦死死之日
歛以小棺瘞屋東竹塢上寔平陽之金舟

鄉咸里銘曰
天之生民或夭或壽胡爲其然殤子果夭
耶黃耇果壽耶夭耶壽也同歸于盡而已
又何足悲乎骨月復于土魂氣散何之也
生爲父子死竟何爲也

愚翁墓誌銘

温平陽鳳江之南曰夏較里顧氏世居焉
其先李唐末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始遷
族後蕃衍在宋時擢科第致通顯者前後
相接又多以文學儒名爲鄉之冠紹興初
錢塘主簿岡潭州監獄碩連翩出仕秦檜
用朋党傾趙相鼎主簿君貽書讓蕭侍郎
振不當阿檜辭氣激洌寶慶間主簿之從
孫任知横州從曾孫翼夫通判隆興皆由
進士顯著一時横州之從弟諱大齋學優
而仕不偶生子晏以明經教授鄉里爲碩

儒生四子俱有聲殤屋其第三子諱力行
才特俊邁學者宗之號南江先生遭宋革
命文運未興齋志以歿有詩萬餘篇曰小
慚集尤工駢麗語多多爲人所傳其弟諱
某號牧坡先生爲詩文亦清麗伯仲間聲
譽籍籍南江先生無子以牧坡次子後是
爲處士諱某字某爲人質直不能曲意隨
順人而好趨人之急性喜竹屋傍栽竹數

百竿每與賓客奕碁下飲酒其下醉則陶然若有所得嘗曰竹吾友也因自號為竹友云年若干以疾終于其家且死謂其子曰吾生勛業無所成死而無以傳後世之愚者若我莫也已我死必以愚翁易吾號庶幾表吾之志乎哉故殁而以愚翁稱遵遺命也娶鄭氏子男一人曰世標溫州路永嘉縣尉女一人適曾瑾孫男二人某某

處士生于至元二十九年十月某日卒于至正六年七月某日以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某日葬于鳳林鄉鳳奧之原世標來以銘為請嗚乎處士生簪纓士族浮沉于世不為聲利逐逐死而托其迹于愚豈真愚也哉要之所以為賢乎銘曰

與竹為友清可則也以愚為名晦其迹也嗟乎處士類有德也鳳林之邱爰安宅也有考吾銘過必式也

淨居寺圓鑑智覺禪師塔銘

淨居寺之主者圓鑑智覺禪師示寂于至正二十年十月庚戌荼毗于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壬午遂以是日葬其舍利若骨于寺之東偏而塔焉越明年其徒之上首文曇以廷川順公之狀來請曰凡葬浮圖氏有塔有銘所以表其行業而昭勸後學若

吾師之超詣勤多可紀者敢乞文以誌諸塔石按狀禪師族姓周氏諱慧定字常照始生之夕母夢云云禪師生于前至元戊寅九月四日世壽八十三僧臘七十三住山三十有九年度弟子一百六十人自楊岐四傳而為大慧慧七傳而為禪師師鉄舟海海嗣了堂達達嗣佛照光光嗣大慧大慧果派流尋源其由來也遠矣禪師儒

家子世爲官族以其顯于釋也故畧而不書銘曰

圓明藏宗炳星月法席紹承續靡絶顯彰幽昧緜智劣海也追宗騁軌轍有美厥嗣定維哲寶珠無類鑑罔淵厥生而有異死死昭晰誕登彼岸證寂滅窮源本始自前烈曰岐曰慧派匪别後來繼者做以法欲求其真視茲塔

倪母墓誌銘

倪氏子壻郜炳泣告予曰炳之妻之母趙氏無子惟生一女炳妻又死炳爲其具凡葬事又爲築廬側以奉歲時祭炳懼其後世一旦湮壞則死者且不瞑于地下弗爲銘以貽後將無以詔焉敢請予謂古者墓有銘非爲俾姓名傳以所以示後人無敢傷墓然則茲墓也其可無銘趙氏系出宋宗室世居嘉興之海塩祖某父某年及笄歸華亭倪伯玉卒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華亭之泖灣銘曰

水流而瀦林茂而腴藏也有穴祭也有廬是爲倪母之墓也乎銘示來者其勿毀諸

行狀

鄭處抑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抑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遷閩之長溪赤岸石晉時徙溫之平陽清鄉世爲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父諱公顯先生爲人清敏詳容清慎狷介貌壯毅若不可近而即之甚平易少豪俠與富貴子弟田獵馳騁爲娛及長乃痛自激厲刮磨悉棄去舊時習讀書爲文尤長于歌詩年四十九始游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歛衽推服而願與之交授趙祭延爲郡學師前後

居庠序且十年薰陶甚衆凡四方之來游是邑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苟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尤先生者至正十年冬盜寇竊發犯州郡明年山獠起先生携幼稚往來避难崎嶇山澤間備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我命盡爾其安之十三年冬温之戍卒戕主帥據城以叛氣燄張甚先生臆其酋嘗知

我必且逸己遂逃之山中而求者果至已失先生矣居久之回城酋款門求見先生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宥過授爵矣何拒之深先生曰彼若縱克僥倖獲免可以污我哉及判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為高也十六年春僉浙東廉訪司事宋伯顔不幸分司至温復請先生師郡學先生固辭不獲留歲餘一旦翻然歸家堅卧不出衣寬

衣岸幘巾獨行孤坐徜徉自適絶不與時貴人往來見者或以為古逸民之流逾年以疾卒先生晚年始為學而篤于自信所守雄然不為外物奪性疾惡不能容人故于世俗人寡合惟遇賢才士則敬愛之若不及家至貧饘粥不能自給妻子常至寒餓他人所不堪而先生處之晏然哦詩誦書應接賓友終日言笑怡怡如也非其義

所當得一介不取雖顛沛流離未嘗放肆故至老守愈堅嘗謂人曰吾幸處世為人使明日所為或有愧于心不若今日之死之為愈也其自力不怠如此所謂詩老益工非得驚人語不苟操筆有藁若干藏于家先生生于至元乙丑九月卒至正戊戌二月享年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余氏生三男果異集早卒高辱與先游且

久而知先生深用述其行之梗概以求銘于當世言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爲謹狀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四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候官一元較

銘

三復齋銘并序

高君名其子尚之讀書室曰三復齋有旨乎南容三復白圭謹言也謹其言斯謹其行矣尚也而可不謹其言哉而父欲而之戒之也故命是名以誨亦欲而之識之也故爲之銘以告銘曰

言之易矣踐之孔难言之危矣躬之匪安言之巧矣寔之匪存言之肆矣衆之所怨嗟言之玷磨之寔难謹言慎行入德之門

棲雲精舍銘并序

同郡陳光祖字用賓葬其母于祖塋之側在吹簫臺山下距城二十里構屋于墓左

用賓居息讀書其中集賢學士陳公扁之
曰棲雲精舍以飛白法作大字書之孟西
南之山吹臺最高其上嘗有雲氣膠轕故
以名云然用賓之構茲室而居焉者豈徒
爰吹之雲乎哉盖不忘其母也不忘其母
者孝也孝子之道不忍死其親故親歿而
不忘焉親歿而不忘則不必思所以顯其
親矣思所以顯其親悪可以他求哉反諸

己焉而已用賓讀聖賢之書以修其身以
善其行身修行立而聲譽流聞斯有以顯
其親矣因銘其室使之朝夕覩省而加勉
焉銘曰

吹臺之上衆阜所宗維岡崔嵬其雲溶溶
趾礬迤延風氣盤礴厥草維茂叢木沃若
有斧者封于山之陽依其先塋陳母之藏
陳母有子孝思勿替爰築我室爰居爰憩
爰詩我誦爰讀我書敬親遺体永矢弗渝
翳彼嘉樹曰松曰檟秀色干霄雲蔭其下
猗歟茲室棲雲是名匪雲之棲廣學以成
嗟陳氏子旦夕驚惕式顯其親令聞令日
無斁

容膝軒銘

高昌錢寶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
其儉也陳高爲之銘曰

緊古處巢穴神聖有作棟桴設蔽風雨禦
燠寒日後以後土木繁世之愚狥奢欲乃
高廬豊其屋曰賢哲約以貞尋丈之室居
則寧維茲軒大容膝君子藏焉湫隘爰笑
語載寢興吉祥萃至和且平体斯胖心孔
碩若居廣居宅安宅

世學山房銘

禮部郎中楊公名其室曰世學山房門生

陳高敬為之銘曰

成人之道惟學是力學傳于家君子之澤澤綿不斬世學永存猗歟楊氏積慶之門自昔先人代濟厥美訓其義方貽謀子孫蘊久而發芳遠而彰迨礼部公碩大且藏曰匪予能教由祖考世世續承學以為寶其學維何讀書念茲伊尹吾志顔孟吾師學而不世奕葉則殆孰克象賢弗替而引

我繼我述無愧在茲嗟爾後嗣其敢有違予治之良箕裘其繼矧茲學業無忝先世藏脩有室刻銘于楣嗟爾後嗣庶其勉之

散木散銘

上清道士鄭無用名其室曰散木斬為之銘曰

良木之産梗梓松柏為屋為器中于繩墨擁腫拳曲伊櫟與樗百不勝任茂陰道隅彼材何堪斧斤爰伐用資于人而已則維折茲不材故以散名匠石勿顧乃全其生不適于用不嬰于害無用之用其用為大吾觀于物道其茲人不用我我且奚斲智巧辯慧剛勇利提其資其能能鮮不躓踣支離偃蹇陳愚顓蒙為世所器悔吝奚從犧秀文采不如泥滓龜靈鑽灼昌若曳尾有鄭樗氏老子之徒自處以拙退然若愚

築茲一室詭名散木蒙莊是師誰其桎梏以散見廢庶終天年與造物游無為自然

聽雪齋銘并序

齋者燕居之室也歐陽氏曰齋之為言若于此而齋戒也四明應成立以聽雪名齋戒之義悪乎在盖淡泊之安者遠華靡之習稚素之尚者絶淫侈之奸況乎窮冬沍寒霰雪紛集貧賤者有凍餒無聊之憂而

富貴者惟晏酣歌舞之樂于斯時也燕坐乎一室之中而獨以聽雪爲事非安淡泊而尚雅素者不能也以此而致其齋戒于以養其心于以檢身亦庶幾乎其有得哉故爲之銘曰

五官異用耳則司聽聽溺于淫中失其正絲竹之韻舉世所眈氛厭喧譁寂寞是甘霰雪之聲匪宮匪商氛茲其聽而廢笙簧

惟彼好修勿慾于度愛嗜清幽爰葆沖素冥心端坐靜而聽之儼兮若思淡乎無爲有如聞韶乃忘肉味心齋之要庶在其在是儆戒有道人矣鮮克知我作斯銘以闡其微

休休室銘 并序

溫樂清之玉環山有劉元芳氏年且五十屬家事于其子謝絕世紛于居宅旁構屋三間而闢東西爲燕居之所乃名其東曰休休室來徵予銘予問其休休之說元芳曰人之生也寓形宇宙視光景之迅邁猶駒過隙耳而舉世營營役役未至于死則未有休息之期既貴矣而益思豐其祿位崇其班資是貴者不知休也既富矣而復思富其貨貝廣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賤不安分而至慕乎貴乃汲汲于形勢之

途則賤者不能休矣貧不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逐逐于刀錐之末則貧者不能休矣是故自少而長長而老老而死而莫有休者爲吾覩古人之達者避名遺榮土金芥玉淡泊以自推逍遥乎無爲中心誠慕焉吾故休息于茲以終吾暮齒或有以事世相及者則應之以休休而已嗚呼元芳之志亦足尚也哉余愛其言有以警乎世者

故爲銘曰

宵貌堪輿有生蠢蠢百歲駒隙倏忽而盡情蕩慾肆心役于形狥物展轉形亦靡寧攘攘熙熙苟狥純營自稚及耄晨趨夕走富貴貧賤鮮不有求就知止足未耄而休曰休斯休有劉芳氏曠爲達觀邈矣高趾于利勿誅于爵勿靡珠璧沙石軒冕塗泥莊周我師向乎我友盤桓一室于世是取

寒叅埜穴宵禽息巢休休無營永逸勿勞

虛白室銘 并序

虛白室者釋文琛名其棲禪之所也莊周氏曰虛室生白然所謂室者豈上棟下宇材木之所構乎曰虛曰白又豈謂屋室之空洞而晃朗者乎室也者心也虛也者心之不累夫物也白也者心之無所不照也心無物累則靜靜極而明道之所在也琛棲是室而有得于此則其于道也幾希銘曰

室之虛孰窒我廬之室白不昏以墨白以虛生維虛乃明虛若太空白如皎日有廓其居吾之茲室

贊

焦味道像贊

貌同乎人服異乎今彼何人斯孰知爾心

是其好古而尚志者耶懷瑾握瑜而將爲用于世者耶內明而外和默專而言辯寔而求益美而不衒夫是謂之焦棨

天宇序

俞子以天宇號或者疑其大而未當也而不知以道觀之則天也人也夫孰爲大而爲細耶以吾心觀之則天之于人也其猶囿于匡廓之間也李存子既爲之説矣陳

高復推其意而賛之曰蒼蒼然其窗冥者
者夫孰擴而闊耶眇眇乎而有生者伊孰
梏其形耶恍兮惚兮孰小而大渾兮沌兮
孰見其外八極我區六合我廬方寸之中
廓乎太虛

箴

自警箴

義理利之辨理欲之分靜存畏慎動戒紛紜

學不可已過當喜聞老將至矣敢不憂勤

明誠齋箴

明誠齋者華亭邵叔居室之名也子思子
曰自明誠謂之教蓋學者之功必先明乎
善後然後能寔其善故曰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矣武叔以是名齋其知所不進脩者
乎因作箴以遺之箴曰乾父坤母爰生我
軀我性所有泂美且都上智盡性靡喪厥
初伊予何人其敢勿圖聖豈遠而學焉可
至自明而誠于茲從事曰唯明誠先哲先
所示予既有聞敢不自勵曷以明善講學
是資必窮其理以周其智曷以誠身固执
勿移乃充其善以去其私我善既明如鑑
斯淨反身而誠如壁斯瑩明誠曰教誠明
曰性殊塗同歸何有賢聖

跋

劉忠憲公遺語跋

遺語云觸怒大臣誣構就獄豈能與經斷
小人交口辨訟屈膝引對且于冤夫之前
且宣身為臺臣義不受辱即當引決無累
後人嗚呼蒼天寔鑑此素心云至正十六
年寇陷金陵憲臺重臣入賊中受偽爵者
往往有之或不幸死卒為乱兵所虀鲜聞
有伏節死義奮不受辱者若劉忠憲公以

中丞言事被誣構尚不肯就獄吏對詞慷慨引決視死如歸況肯偷生苟免失身于賊耶嗚呼死生之于人大矣非剛毅明決孰能舍生而取義乎忠憲以身爲臺臣屈膝辯訟爲恥而今之屈膝事賊者曾不以爲羞人心之相遠固如此哉觀公遺語重有感焉

顧文主簿上蕭侍郎書跋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爲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譲以不當附檜反復千數百字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勿顧豈非所謂見義而勇者歟主簿之職微且當是時據高位食厚禄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爲朝庭深遠慮其忠君愛國之意何如也蕭爲侍從同里人氏孰不稱訟其美以相攀援而君則愛人以忠告之道不爲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諒君子哉勇于義忠于國直于朋友此皆人之所难者非賢且能若是乎使主簿君立朝當路其功名必有可紀惜乎居下位而不可施也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爲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慼三復其言直足以流涕而慟哭矣歷觀自古曁今奸邪誤國未

有不由乎此者盖奸臣執柄于不同乎已者不問其人賢否必擠而去之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忘隨其後如王荆公安石亦本號爲賢士及爲相與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義不合已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已之小人卒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呼主簿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是書宜載諸史以爲世戒既不及見録幸其五

世孫仲明能表章之求當代名公書以示後又將刻之石庶幾有以垂不朽爲仲明亦可謂賢孫也矣

趙子昂學士帖跋

吳興趙魏公以善書名當代片紙遺幅人爭寶之而流落在人間固亦不少近歲兵燹蔓延書畫圖籍殘毀殆盡前人墨跡此後蓋不易得也起潛上人出示此帖乃公

得意之書尤可寶也

富鄭公手帖跋

前史著高鄭公以不與策立英宗與韓魏公絶聞見録亦載鄭公爲樞密相忤魏公不關報徹簾事因力辭執政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絶每歲生日魏公常遣使致書幣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今觀此帖乃鄭公賀魏公書也首云向捧答教則知前此又有書矣書中辭勤懇出于至誠且曰終爲蒼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可見其慕望之重然則所謂鄭公與魏公絶者豈其言乎按神宗即位魏除鎮安勝武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鄭公稱書司徒判府侍中當在此時韓富皆一代偉人言行爲世楷則若使富以私憾絶韓至不通書問豈不爲盛德累哉昔人紀録蓋难盡

信大抵類此此書之存猶足徵焉必有能辯之者參政危公得此帖以歸魏公之遠孫致用致用出以見示故爲題其後

諸公贈趙夫人卷跋

昔巴寡婦清以財自守秦始皇帝爲築臺而禮之作史者列之傳記以爲美談今觀諸公所贈趙夫人語稱其聰慧貞烈蓋出天性而守志之後乃托迹于老子法中以

詩文著顯獲召至京師見主上名動公卿與清之以貨殖見重于時君者有逕庭矣宋有天下三百餘年涵濡之澤蔚然文治故雖亡國之餘而宗室婺婦其志節詞章猶有若斯之表表者況士大夫乎展玩再三為之興慨

陳太常飛白書跋

天台鮑君錫瓛為行書密分院判事官莅

温郡大得民心威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為本于是太常陳君顯達作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寔也予每覩天下之人莫不知廉為可貴也然而鮮能以廉自守者盖人有血氣之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為利之所不為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而邪公以之而私以曲為直以是為非雖有聰明之極威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為善所以难能而古今之論吏者必以是為尚矣鮑叔輔桓公名著于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前史照耀千載今君復能趾美前人聲聞日章使士大夫咸喜稱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于斯云

春濡菴詩卷跋

親之于子也生之愛之其為恩也大矣君子念夫親之所以生我愛我者不可以莫之反也故必思報之其報之也若之何曰盡其情為斯可矣故生則敬養之死則禮葬之既葬而遠則為之祭祀以追享之所以盡其情為是不忍于親之死而思報其親也雖然親其往矣容色不接于吾之目矣聲音不聞于吾之耳矣人子之恩不能

無怠以忘也是故君子以天時之運而嘗于陰陽之變履雨露而怵惕焉履霜霜而悽愴焉雨露濡于春陽之發也則來而伸者其神可得而求也霜露降于秋陰之斂也則反而歸者其鬼不可得而恍惚也于其反而歸而哀以送往孝子蓋有所不忍言也已而于神之來也能不惻然象其親之生存矣乎是故嚴其主位則若親之依

之也潔其几筵若親之安之也奉其酒醴饌奠則若親之飲食而醉飽之也其所以交于神明而盡其情者于是為至由是而繹焉則著存于心無日而忘之矣金氏之兄弟瑜與璃也墓以葬其母而屋于墓之側為時節展省而春祀之所名之曰春濡其不忍于死其親而能盡情以報之者歟嗚呼世教日衰蓋有親死而不與于哀麻哭泣之哀者矣又況于追遠欲民德之歸厚德乎求如金氏者可不謂難哉宜夫人述之之而歌之文詩也予故為之書于卷末

蔡氏族譜跋

蔡氏之在平陽者或居腸奥或居歩廊或居新城唯歩廊為最顯在趙宋時登左科者五人特科二人補入太學二人免解一

人請漕試者三人魁右科者一人凡十四人為其不由選舉而以恩資叙者不與是數嗚呼何其盛哉況自石晋天福間遷居于此蓋十有五世四百餘年矣至于今繁衍豐殖視他姓之宦達前朝一再易世而陵替凋零者為何如哉今考其譜三府君唐僖宗之時由光之固始入閩居赤湖其子分處平陽蒲田居蒲田者六世而為端

明殿學士忠惠公諱襄以文章德業爲宋名臣居平陽者十世而爲光祿大夫諱必勝以武舉廷對第一扶立寧宗功于顯著于時苟非先世積德厚何以能致顯光盛大如是耶今二派之子孫又皆寔食端明光祿之報也古人所謂德厚者流澤遠詎不信乎光祿之六世孫彥忠讀書好善而于族譜之修特加詳焉其意蓋曰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睦族否則五服之外視同路人此古人之所重吾固不敢忽也將使後嗣子孫觀譜系之所載效前人之所行可不思所以繩祖武而裕後昆哉若彥忠之用心抑亦可謂忠厚深遠矣故爲之書

羅氏家乘跋

昔者籍談舉籍而忘其祖君子譏之夫爲子孫者非席祖宗之餘澤未有能傳其世者也席其澤而忘之則忘其本矣烏可也迺君子之訓然士大夫不幸或其言行不得紀載簡冊則雖後嗣子孫之賢欲持其原夫祖澤之所自亦可不得已是豈子孫之咎哉無所徵也四明羅順舜言于羅氏譜牒之後悉錄其先世之行狀墓誌及夫垂没之訓哀挽之辭所以不忘祖宗之善而使後世子孫得以推原其澤之所自其

用心之忠且厚可謂志矣今觀羅氏之先自宣義府君以好義顯宗宣和間而其後由學文學進士揚名者班班輩出蔚爲慈溪著姓其遺澤之厚固足以及乎久遠今舜言讀書有文其所以亢厥宗者既在乎此而繼繼承承勿替引之有寧不有望于後人歟然則是集之編豈徒述其家世之盛已哉

孝丐傳跋

鄭君宣伯作孝丐傳曾君子白書余三事以配之予三復其文而悲焉曰天道福善禍淫若孝丐余三豈非所謂善人哉而不免于行乞寒餒跛聾癃疾彼冒田廬之業負士人之名于父母生不能致其養死而忘其哀者乃反輕裘肥馬厚祿顯榮若將終其焉安在而爲福善禍淫嗚呼世道之

偷蓋亦無論而天道之茫茫昧其果無知耶抑未定也耶吾固不得而推也

不繫舟漁集卷十四終

不繫舟漁集卷十五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僕官一元較

說

菖蒲說

菖蒲生溪谷間或根于石上而葉纖綠可喜醫書稱其主開心明目補五臟通九竅益智輕身得九節者服之乃能延年不老

大率與蓀相類惟菖蒲葉有劍脊爲少異耳然世之人多以蓀爲蒲是乃眩其同不知其寔不同也凡植之者必以石以水滋之置諸淨處則可歷久或被汙穢必萎以死有類乎士之貞介者予唯恐乎蓀之能亂真也故著其說

仲恒字說

吳氏子性冠筮賓而字之曰仲恒求予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其說書云若有恒性者昔者孟軻氏稱人之性善其恒性之謂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與生俱生出乎天而畀乎我不以知贏不以庸乏斯其恒也非鑿而得非外而鑠者也聖人君子之為聖人君子無他焉順之不失其恒而已矣反是則戕于人而拂于天也偽也非性也然則性之不失其恒者烏乎可修曰學哉學與不學恒性之

存否所由繫也聖賢愚不肖所由判也是故鏡之明也塵翳之拭焉而斯瑩水之潔也土渾之澄焉而斯清性之恒也物汩之學焉而斯復嗚呼子盍慎乎其所以為學也哉

虛舟字說

道士葉德容揖予而請曰容之字曰虛舟虛舟之說可得聞歟予應之曰子不獨見夫大澤之與尾閭乎大澤之水加之以雨潦時降川谷委輸則迸遏沈溢不能蓄也而尾閭之泄海也無時而盈知乎此者其知虛舟之說矣是故寘其中而時容者未之有也今子有是虛舟吾將與子載混沌駕鴻濛而乘虛空而上下吾將令子揭自然之帆繫不爭之楫以玄為篙以靜為舵而游于寂寞之濱無為之海不知子其能

若是乎否也能如是吾將見老子法中有異人出矣

雜喻

雜喻七首

魿鰈之行也不比不行鶼鶼之飛也不比不飛目不具不可以行魿鰈之目不比不具也翼不完不可以飛鶼鶼之翼不比不完也水母之無目也而托之蝦以為之目

爲若夫人而無友則不知其過則其行有不周行有不周行有不周則不得爲全人其爲目與翼也大矣無虧其行而勿求輔于友者不亦蔽甚矣乎

雉之殪也以其羽之文也象之殛也以其齒之美也虎豹之殺也以其皮之飾也與凡鳥獸蟲于人之取也必其肉可以充滋味寔口腹也若無雉之羽無象之齒無虎

豹之皮以至鳥獸魚蟲之肉又不足以充滋味寔口腹而不免其生者必有害于人乎哉是故君子保身之術亦唯審于是而已不爲利汨不爲物害則何犯禍難之有蝍蛆甘帶食黽黽啗蝍蛆也之三物者之相與處也苟有先朵其頤爲者必不能逃其生也已故先欲動而後害隨之而況于人之先利而動者乎人之先利而後動者鮮有其能免也水之中有魚焉其名曰河豚蓋味甘而有大毒吳人嗜之中其毒以死而莫之戒故味之甘者毒于人之身言之甘者毒于人之口是故孔子惡夫佞

鼠蟲之微者也而蠢夫物爲人之見之蓋無不欲斃之也聞其聲未有不憤叱瞠而眡者也雖其素有愛慈惻隱之心亦無不變色矣彼竊以孳食以賈怨者非人而鼠

乎是故觀人之惡夫鼠也其母若鼠之爲人所惡哉

人有之山而與虎遇者其窮也則謂之曰虎而且止吾將與之鬭而死也虎聞其言而若有懈爲止以待之其人間則伐樹以爲梃執爲而呼曰虎前來與之合而折其前之左足既又合而折其右足以死虎雖恃夫勇也而不知卒以其所恃而斃于人

哀哉

昔子車氏之獲麟也而麟傷焉麟之靈夫孰不知其靈也孰不知其靈而猶傷之何蓋不知其麟也

知其爲麟夫豈有傷焉者哉然則人君之于賢者其猶麟也夫

書

與張仲舉祭酒書

四月二十一日門生陳高頓首再拜奉書于祭酒于先生閣下甲午歲先生主文衡辱以高之愚不肖舉而措諸進士之列一謁謝後即隨隊南還曾弗獲少侍燕間親炙誨論繼以兵革日用道途阻艱咫尺之書亦無因達于左右其爲罪可勝言哉尚性直而謀疎學膚而才拙不能與世俯仰往者備員四明潔身奉職唯恐獲戾于民以沾名教而無以報閣下甄録期望之意遭時多故衆醉獨醒弃官歸田今五十矣倘徉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欲牽挽而不能覊縶因自號爲不繫舟漁初非敢爲高也槁己之無能處俗之不偶故以是而托其名焉耳閣下倘取其志而畧其迂賜以詩若文以張大其説俾得以稱其名爲幸

甚幸甚參政危公不鄙以書請願假閣下之重并求一文昔圬者王承福托韓子不之傳而名垂于世今若得二先生之述作夫豈不可與圬者比数乎然士之有所抱負者其走書于京師于請于名公鉅卿非献陳壽策以匡時則衒鬻智能以求用而高獨以求文章爲事亦可謂愚而不知時務之甚也無任忱悚伏唯時察不備

答友人書

辱書及示以詩文辭篇疊疊數百言辭嚴而意奇深而隱其光彩璀璨而交錯若驚湍之奔激若崖石之峭露又若蛟螭之騰搏而左右前後莫求其分合也足下之為文至此夫豈高所跂而及而來書詞稱乃反過情褒許豈其然乎且高為足以論文哉高之文非幼少而習之也非師授而得

文之也數年以來始知讀書為學初也而求之古人之言但見巍乎其高而已耳窅而乎其深而已耳而不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之也則雖欲强措一辭而不可得也繼而憤悱奮勵之心逆彼之志則所以高所以浩蕩始若彷彿有以僅見其一二然而不能盡也夫然後操翰染墨勉强于措辭而卑淺庸陋其不見笑能言之士無幾矣奚可謂之文哉年齒日長視今所為猶前日也尚復能進乎思欲大肆吾力于其中而有未暇為者辟吾之文猶見周道之坦夷而不能由之又安能至也若高為者足以論文今足下之文已至矣而足下之才宜不止此而于是又峻其峯道其流揚其波以求至乎高深浩蕩之域豈易量哉勉之勉之相去無百里舟行不日可到能

一來慰我岑寂否高再拜

與鎖鑄僉院書

自國家用兵以來內外之臣有能提卒戎出奇制勝以為王室之干城四郊之保障者蓋不多見而同年之中乃得閣下以忠義之質奮英武之畧整肅師旅征討叛逆其聲威赫然震動為朝廷之所倚眷遠近之所稱誇使當世之人知夫為將帥者必

說詩書而敦礼樂不專出于猛夫悍卒也其爲吾黨之光榮何如也高雖篤痼卧病田里處士聞之避僻喜躍中夜不寐私心自念若得如閣下者數十人布列海内則賊何患其不滅而太平豈难致哉然竊有所進爲古之良將能臣以功名終始有出人之志而不自用蓋世之勳而不自矜事上則翼翼小心處已則惴惴如有失此所

以勒銘于鼎彝而流聲于竹帛也閣下兔下期之深故輒陳鄙悃伏惟亮察不宣

上達祕卿書

六月四日陳高謹再拜奉書于先生閣下夫物有以類相感者固不待同居狎處而後通也而人之相孚又奚俟于交面接目然後心合而可以言哉高耳閣下之名服閣下之德而立閣下風有年于兹矣雖未嘗交面接目而心固已知必合矣又得以未見顏色而辞其言乎高嘗以爲文章之氣與世變上下而亦有累夫上之人與夫作者之爲倡也故有世道方盛而與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無其人也非無人也有其人而不爲文章之司命或爲文章之司命又循常習故而而莫之變爲此文氣所以日卑而下而其势固不能以

振起也凡今世之爲進士以取科第者工蟲篆之辭飾粉黛之語緝陳言夸記問闕後靡寢寢爲競超乎萎薾頹墮潰敗腐爛之鄉而莫知其所止以今海宇混一際古所未有沖厚太和之氣融融爲熙熙爲而君上方观人文以化成天下當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氣獨爾卑下何與然則世之盛也若此而文氣之不振也若此非

無其人為之倡歟為文章司命者尚得以逊其責哉天下之好尚視上之趋向何如耳又于祿位之存焉者乎今如是焉則進而得祿與位不如是焉則退而黜伏人亦孰不樂為去為彼耶設有以賈生太史公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班固之文而試于今其有不見退黜者乎其能見拔濯而採擢者乎否也十數年前進士之文章猶時

有渾朴敦厖之氣亦其一時諸老先儒先知所以造就故也假設其轉而試于今亦必藐焉不為主文衡者之所眉顧矣嗚呼世之盛而文之卑文章司命者之憂也高之不才而病此也蓋久然往出己意以語人則見嗤笑耳詆譏耳甚者增怨而唾罵耳雖不能不隨俗而習以于于時以求升斗以為貧而養之計然其志不見信于人

亦何足以恤使盛世之文卑弱不振豈不亦可悲乎每欲持此而吐之于主文章之司命者顧以身處微賤姓字無聞言不足為人所信又恐所好不與吾投祇取嗤笑詆譏增怨而唾罵焉而已是以噤而不敢發諸口而今始為一宣布之也伏惟閤下抱雋才負寔學擢巍科躋于膴仕其文章其節操其政事當世孰可與比者而其名

舉昭聞日久言而人信之倡而人和之而今歲執文章司命之柄者又在閤下故高敢以說進焉以為非閤下則高之言不能售非高則亦無有能以此為閤下言者高非有所私使也特以悲世之盛而文之卑懷其清而不容以自嘿耳夫朝廷以文章取士其立法之意至善也其取人之道至悉也其責之文章司命者至深且重也是

故問之疑以觀其明理盾之義以究其通經試之賦以放其博物習之詔誥表章以視其代言献納之方策之時務以明其政事設施非徒以草前代之弊也將以求真才之用也其得人與否則皆寄之二三主司爲任茲責者苟能執其公不私其見衆其文必要其寔則亦庶乎可以得人矣若徒以抽黃對白之爲工柔筋弱骨之爲美

綴舊聞習成説之爲華則前代之弊猶在耳若是則小子後生口乳臭啻齠齔舉能爲之而由以進而豪傑之士抱磊落負奇偉者恥從以得哉今試能變更積弊使所試之文必欲其理明而詞確議論有餘格律高古典雅而精深一切屏去浮華偶麗之習如是爲而取反是爲則退而黜若此則非豪傑之士不克進而小子後生不能

以售決也作養當代之人才之振起當代之文氣一變而之古也豈不美哉高也性質頑鈍學疎而才卑俛俛爲驅逐于鄉貢進士之班列者于今秋爲再矣其得失是有命爲高之愚尚何敢望爲區區之懷誠願盛世之文氣一變而之古于吾身親得覩之則雖退伏田野顯顯爲終其身無復聲光之聞于人亦且慊然以無恨矣或曰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居下而思出其位無乃非所言而言寧免獲戾于大君子乎高竊以爲不然夫不可謀者政也若文則吾志之所好而天下之公器耳又況閤下之志與吾同者哉且不我罪而唯我聽矣冒瀆尊嚴下情不勝悚慄惶恐之至伏唯亮察不宣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五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六

附録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豫章揭法伯防撰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為永嘉平陽著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謂聞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録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易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所得矣

再授慈谿縣尹亦不起方明善與平陽周宗道擁兵嘗一出而解兩家之难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浙陷明年先春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于懷慶論江南之虚寔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扼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閩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強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于邸以是月二十日葬于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鎖鑄先生同年也寔經理四方之士凡自南來者皆會哭先生生于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為文上本遷固獵下諸子先生為詩上遡漢魏而齊

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為行潔己而不同于俗抗節而不屈于物意所與惓惓焉而不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合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非不在于用世才非不足以匡時是何節之苦而遯之肥果人之為耶抑天之為耶

祭陳子上先生文　前人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耿介而莫屈負犖而莫羈忞忞乎追古之作怫怫乎疾今之為當早年而少試即擢第于當時任録事于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綬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遁而西馳或排难而一出又翩翩而我違僉頹波之日靡故作合而乍離當于丁未之仲春謁總

兵而北來論天下之大計闗淛之安危無一毫而已為豈好爵之可靡自徂暑而得疾雖藥石之日進竟摧謝而勿至望故鄉而萬里魂恍恍而何依嗚呼先生猶有似于仲清有慕于伯夷法遷固以為文祖漢魏以為詩仁者而勿壽賢者而數奇豈世道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难推吾儕昔同處乎中上今一旦而別茲或素慕乎高義或常接乎容儀或托交于金石或見及于文詞共再拜而哭酹用致導乎靈輀

跋陳子上書

嗚呼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于身所愛者甚于妻子所不可忘者甚于墓墳所不可去者甚于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

有重于身者焉妻不非不愛也而有愛于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不忘于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不去于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之人亦嗚呼能之吾讀陳子上遺謝後元書未嘗不嘆其于輕重也明其于取舍審而又悲其適于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

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取去若尋常矣嗚呼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荐于鄉同試于礼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二十餘而生氣猶凜凜焉嗚呼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起趙時泰唐元

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唯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不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殞身忘家墳墓無主而爲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礼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障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嗚呼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乎哉

寄陳子上録事詩　金華胡翰

東甌有一士周游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嘆芳蘭

委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欲爲托相望隔山川出门道路悪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难

子上自識

至正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經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

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守拙耕田將以終者而罹此變間関遁逃非有所為求無愧于心而已矣困危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媸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乙丑朔旦書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六終

六安涂氏圖書

覆瓿集七卷

（明）朱同撰

附録一卷

明萬曆四十四年歙邑朱氏刻本

覆瓿集七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同撰。同字大同、自號紫陽山樵、休寧人。翰林學士升之子。明史附見升傳末。是集末有范準跋、稱洪武中以人材舉、爲東宮官、尋進禮部侍郎。而同時范準作雲漢歸隱圖跋、則云由吏部員外郎陞禮部侍郎。準字平仲。嘗受業於升、與同交至契、所記宜得其實。又明史但載同坐事死、而不著其詳。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乃云同以詞翰受知宮人多乞書便面。一日、御溝有浮尸、帝疑之、遂賜死。其說頗荒唐、未可信也。集凡詩三卷、多元末之作、爽朗有格。文四卷、議論純粹、不愧儒者之言。惟編錄者不解體裁、知有拗體律詩、而不知何者爲拗體。遂以七言古體之八句者、列爲律詩、舛陋殊甚。今姑仍舊本錄之、而附糾其謬焉。

梓禮部侍郎朱大同先生覆瓿稿

引

嘗讀吾鄉汪公仁峯文集內有新安師友序專述理學諸儒稱許簡嚴而楓林學士之後繼以禮侍朱先生同大同先生字也學士之冑

也是父是子家學相承郎官業亦自表表後以遭誣蒙難未竟厥施而懿行遺編則揭日月而行者矣淶以訪古仰止鄉先達曾跋涉至其仁里瞻謁先生遺像會其裔孫時新茂才問有無文集知久失咨嗟者久之逾月茂才搜録先生覆瓿稿詩文各數卷余歛容讀之文則羽翼六經詩則盛唐風致猶可想見

國初渾渾噩噩之景象焉又何其幸也雖篇章散落十不存二三而得

窺一斑亦可測其全體矣遡洙泗而嗣徽音是在箕裘與私淑之君子

萬曆丙辰後學林下范淶盥手敬書

黃叔吉刻

覆瓿集目録

卷之一

五言古詩

伯元宅閱故書有感示彥珍
始生日有感
送吳允堅嘗儀入閩省親
樓居翫月偶成
贈副使丘克明
舟行分韻得臨字

舟行分韻江彥銘得九字復賡之
題蒲石軒
贈馬則賢
俞恕道掾郎入閩贈別
瑞蓮詩贈李子才
題姚智伯仲凝霏軒
題杜休寧溪行圖
江孟思求題季弟歙教諭季用挽章卷
題自畫贈王德中

七言古詩

春歸曲
雪中書懷歌和范平仲韻奉寄陳黃二親
黃親和前韻見示因再用韻奉寄
雪後喜晴三用韻奉寄陳黃二親一笑
耕田歌
醉歌行贈唐佐衡
題鄭以仁府掾南山堂
看雲生黃山採藥歌

送吳彥才之京
程節婦
送黃彥輝之官長洲丞
潄清軒歌爲呂旭作
率溪汪茂卿求寫溪山小隱圖因題圖左
送儒醫洪毅夫
散步至楓林
古木寒林歌
萬松道人吹簫圖

卷之二

五言律詩

感懷

其二

送人歸後有懷

次韻馮伯昂同發姑蘇

次韻伯昂見寄

可惜

題畫

端午中黃親招飲齊明樓分韻得榴字

舟過石崇湖次韻彥銘

其二

贈王若霖

其二

題折枝梨花兼實圖

題自畫扇贈曹子純

贈智惠憶歸南泉

七言律詩

西村畫山水爲羅傳邑令題

次韻馮伯昂見寄

其二

上巳苦雨呈汪養晦

大雨

夢中渡江之作

登子陵釣臺有感

題畫

題自畫喬木古松圖贈程伯齡

應　制作瀟湘八景

山居述懷

奉寄陳秉初

夢歸梅花初月樓

過永樂田家有感

嚴君誕日

七月登吳山感去年離家之作

雨中寄李仲吉員外戴子華二契兄

奉寄山陰縣丞陳大用

過嘉興三塔寺分韻得門字
宿嘉興道濟院題壁
至日登吳山
次韻高德初述懷
其二
奉贈唐佐衡老師
次韻楊思齊感懷
由姑蘇過吳江抵錢塘舟中有作
吳江即景

吳江思歸
次韻馮伯昂見贈
元日有感
慈親花甲之日是夜夢中稱壽覺後有感
次韻萬壽塔長老贈天眞藏主天眞宜人
題冷起敬如此江山亭
發錢塘至餘杭城阻雨三日題城北樓
其二
過昌化次前韻

度昱關宿老竹田家及抵家述懷
次韻李仲吉見贈
奉簡敬道兄長見顧
題自作山水
其二
過瑤溪訪俞敬道不遇因留宿是時敬道有
金陵經商之行
贈別鮑尚絅赴人才選
施杜端三使君見訪索贈

秋雨感懷
寄葉實夫
輓汪尚書澤民
歸故宅
同友遊靈山絕頂松林
冬夜
題白雲樓
題登源緑照亭
贈項子全

山中書懷寄葉賓夫
五月十五夜對月
同董伯和登砂子嶺觀聖潭瀑布
上江山中卽事
至楓林登東山樓有感
曹操楊脩翫曹娥碑圖
嚴陵舟還喜晴贈陳大用
其二
何士明以詩求作雲麓書隱圖不果爲作歩

韻奉答
題端木契友送行詩卷
題王悅中長司林泉歸隱卷
發新城至江浙書懷
卷之三
七言律詩
十月十六夜嚴陵城下翫月
遂邑阻雨書懷
其二
杜休寧秩滿將行以李生畫鶴留別江彥銘
令余爲題
宗家成仲以先子所題墨竹求詩
嚮明樓
題希陶詩卷
其二
贈別趙省郎
同休丞應叔原屯溪泛舟至溪東贈別
遊觀崖亭圖

題自畫臨清樓圖
題蒻堂
江節婦
夢別陳彥珍
爲江孟和題樓碧樓
題自畫
題金山寺
題宣上人棲碧軒
題自畫榆溪清隱圖寄程國輔

其二
陞春官侍郎遣篤郎歸寄陳姊夫德銘
其二
遣謫得罪賦詩以見志
其二
五言絕句
爲范平仲寫雲溪歸隱圖成題詩一絕
題畫馬手卷
其二

六言絕句
題琴趣軒卷
其二
其三
其四
題浯溪清隱圖贈吳甥
題五城程均敬畫
七言絕句
小園栽菊

其二
即事
其二
畫扇
題錢舜舉海棠白頭翁
題宋太祖蹴毬圖
墨菊
畫扇贈董伯和
宿江頭不了寺

訪祥雲谷首座不遇
遣人寄歸
其二
其三
至赤岸
題畫扇
其二
題畫
其二

其三
其四
除夜有感
其二
雪霽
題自寫山水
花朝登砂子岑
睡起偶書
泛舟嚴陵

其二
其三
其四
開閒道士求題息齊竹
小景
簫
楊妃上馬圖
白描湘妃圖
楓林牧隱圖

雲溪歸隱圖
春江送別圖
其二
墨菊寄方山程德明
墨菊寄陳彥珍
題自畫寄陳親
戲問龍筆架
答
題畫

錢塘歌
竹枝詞十八首
卷之四
序
重編新安志序
送副使丁士溫赴召詩序
杜休寧遊觀圖序
黃山圖詩序贈歙尹皇甫遵道
送歙尹皇甫遵道考滿序

送杜休寧秩滿序
又代休丞應叔原
題邵思安瓜圃鋤雲圖序
舟行分韻詩序
送鄭居貞之肇昌序
贈地理汪焕章序

卷之五

記

聽泉樓記

石門讀書圖記
休寧縣重建皷樓記
練溪閒居記
横洲書堂記
退思軒記
罷釣軒記
自得軒記
末慕亭記

卷之六

記

容膝山房記
閔口觀音堂記
壽春堂記

說

貞白軒說
程庭輔二子字說
天遂子說　率東程顥公墓說
野航齋說

銘

唯齋銘
平率齋銘

跋

書先子臨晦庵夫子書尊德性齋銘後贈曹子純
書周彦名先生遺後録後
跋程洛水爲范甥可起字說後
書錢舜舉畫後

跋釣隱詩卷尾

卷之七

賦

雪賦

琴書樂趣賦

送楊汝翼携家臨濠侍親

悼女賦

雪麓書隱賦

書啟

達李同知書

達張太守書

傳

孫上舍元京傳

墓誌銘

皇甫氏五世墓誌銘

祭文

生日祭先考文

卒哭祭先考文

小祥祭先考文

祭叔父東父文

卷之八

附録

唐仲實贈朝　京序

呂德昭贈朝　京古風二首

孫傑贈朝　京歌行

俞忠贈朝　京詩

馬則贈朝　京詩

曹巻贈朝　京詩

汪和贈朝　京詩

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

范平仲賀繼嗣詩

其二

范平仲賀見子詩

張羽賦梅花初月樓

周孟啟題梅花初月樓

曹倬贈詩

目終

覆瓿集卷之一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晞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叅閱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五言古詩

伯元宅閱故書有感示彥珍 丙午

鄉里昔承平甲第爭相高十年罹兵燹瓦礫生蓬蒿君家全盛時池館集羣豪揮灑共談笑緑衣照青袍借問創業難昔人無遑勞勤勞未易道勗君末終保架上多羣書片紙俱可攷徵倖不可求青霄未易到有源斯有委毋爲彼行潦好風自東來悠揚吹百草

及此愛日遲莫負青春早與君爲兒童簡編時卷舒廻頭二十年舊學日已疎韶光速流電那能少躊躇君子與小人所趨不相如遠之良不難慎勿迷厥初作詩示同志因之重欷歔

始生日有感 癸卯

天馬辭月窟飄然來沙塲飛鴻失其羣哀吟獨南翔我生胡不辰三年羈錢塘矯首屢四望雪晴闗山長男兒生墮地懸弧在四方那能守丘園鬱鬱懷故鄉所悲有雙親白髮垂高堂温凊誰當共甘旨誰當嘗所以中夜起愴然悲以傷由來忠孝節千古垂綱常大罪旣逆天細事胡足量登高觀大荒大荒何茫茫白日懸蒼穹不照遊子腸

送吳允堅掌儀入閩省親 癸卯

海鳥拂羽翮翩然獨南翔楚人不識鳳焉能知商羊我本黃山人仗劒遊錢塘見君恨已晚盤桓蘇與杭忽動定省念告言駕海航我親亦念我白髮垂高堂未遂終養心中宵不能忘豈無負郭田與君濯滄浪

男兒百年間事業不可量努力在少年莫令鬢毛霜我有清樽酒爲君舉一觴酒酣發長歌中心愴以傷莫辭今夕歡可以訴衷腸明朝片帆去雲海蒼茫茫

樓居翫月偶成 戊申七月

岑樓乃面西不知覩月出但怪窻外山皺文何歷歷倚欄夜向分疲極暫偃息夢破五更寒滿樓耿虛白呼童急開牖當簷挂圓璧清氣灑襟懷皎月侵床席半輪漸啣山須臾盡傾没遙天空明際四山已如墨佳景不可留難得良易失長笛忽一聲喚起東方日

贈副使丘克明 并序

徽府織染局副史丘克明居官時有毀之於上官者折挫抑鬱成疾不復出因得辭歸袁州與之友者哀詩贈行爲賦此

木落長空高霜風凋百草此時新安客夜夢安春道
絲綸方欲展歸計一何早豈無五色線黼黻衮龍好
所悲本素絲彰施非我抱自從居官來衣裳屢顛倒
萋斐成貝錦危機固難保況以羸病軀當此百憂擣
故山松菊晚三逕復誰掃歸耕實吾事巖穴聊養浩

不聞堯舜世巢由亦高蹈朂君青松心未保氷霜操

同余子韶等十人赴儒選舟行分韻賦詩得臨字 辛亥秋

明月出東海餘輝照衣襟赫日苦炎蒸愛此清夜深
況有羣賢俱樽酒相與斟共嗟會面難抑觖發長吟
嚴親既我棄遺書寧披尋遊子復遠征何以慰母心
聖朝無棄物四海同君臨豈以衰絰儒而強加冠簪
君當登雲衢我當歸故林努力崇令德矯首領佳音

彥銘江兄分韻得九字復賡之

里閈本非遙如何別來久今日獲同舟相看憶南畝
聖朝起山林内顧何所有仰事猶未終固辭非敢後
文昌富文藻雲夢吞八九覩此琳琅篇豈同草木朽

題蒲石軒

青青水中蒲磊磊澗邊石託根相因依出處同所適
託根各有安出處亦有時昔也俱棄捐瓦礫沉汚池
今登君子堂璠璵等奇瓻灌以清泠泉籍之青玉案
蒲根朝潤石石錞朝雲陰嘉名揭華扁允矣君子心

贈馬則賢 并序

馬則賢星源叔敬先生子也叔敬儒而能醫與先子友善則賢受府帖辟爲吏不得辭尋以母憂獲終喪之請而歸其鄉人江孟思訓導爲哀詩以贈因賦此 壬子

芳草碧未終秋霜一何早母恩邪可思寸心欲奚報
雖有白日輝已缺春暉好飲恨抱案牘方寸愁如擣
陳情已得請几筵躬灑掃忍淚不敢揮嚴親亦云老
志養已自慚況乃傷懷抱我親亦念我棄捐兩秋草
去年被斬衰遠涉金陵道慈親日倚門眼枯鬢如皓

聖恩果天寛放還喜絶倒雖無三釜養菽水芼蘋藻
與君本通家世學所當致亾者既如斯生者期終保
文昌哀詩篇令我索枯槁我辭亦良苦未易衆人告
但願各勉旃矯首望穹昊

俞恕道椽郎入閣贈別 時王駙馬辟之 壬子

君子務行道仕隱非二途胡爲斯世人視如氷炭殊
醉心軒冕場有若桎梏拘放志丘壑間自謂巢由徒
俞君通濟才況乃世業儒端居豈傲時宦遊豈榮軀
駙馬王晉卿好賢當代無闢徵開大藩一夫寧向隅

君方居幕下贊畫多良圖俊彥集一時青紫咸拖紆
進取寧我心慨然思蓴鱸歸來且慰意山水亦足娛
知己終未酬明當戒僕夫秋風動征旆朋從餞城邪
三山邈天涯興至成斯須賤子亦感恩未能効馳驅
送君千里行屏營當路衢

瑞蓮詩贈李子才 并序

李子才宰昌化於凋瘵荒蕪之餘撫字深至民多歸之昌化舊有東坡池植紅蓮子才採蓮實種居後是年即放花變青色明年花盛開中有並頭者子才喜其瑞自賦詩賡者盈卷歲壬子冬來二守徽郡癸丑夏會于郡齋以瑞蓮實及詩卷示余索賦勉爲步韻 癸丑

昔年李青蓮嘉號何芳郁所以聞孫池嬌紅變水玉
方當移種時蓮房綻新綠善政猶蒲蘆發達果神速
舊染出汚泥亭亭起初浴荒郊昔寥寥里煙今簇簇
趨事若子來邪復令頒蹙瑞氣集奇葩雙鸞並肩宿
豈唯感淳風政爾勵澆俗既清貴溪流復瀞練江曲
勳名在朝堂暫此淹驥足誰當獻斯歌預擬汗青録

題姚智伯仲凝霏軒 遂邑人 甲寅

濛濛煙霧姿靄靄山嵐影氤氳盈太虛伊誰爲收領
高人搆層軒斂此微茫景霏集琴書潤氣侵衣裳冷
花霧融春雲林氣掩秋鏡已識軒中人欲寫軒中勝
琳琅詩滿編撫卷發深省

題杜休寧溪行圖

溪行足佳興草樹煙中稠天光蕩林莽石稜見長洲
憶昔越中行逸趣廿林丘豈謂靖節翁亦有彭澤游
府帖日夜下催徵無時休邪本既已寧民瘼誰當求

慨此發長吟擊楫臨中流何當獻斯圖一解蒼生憂

江孟思求題季弟欲教諭季用挽章卷

維南有祥鳳文彩華羽翰好音鳴朝陽來集紫陽泮
方當瑞盛時一往不復返空有五色雛羣從已星散
世路多險艱勞生足奔竄蓋棺事卽終何用計脩短
元方哀獨深淚向詩篇灑淚枯眼亦枯當以情自遣

題自畫贈王德中

月出城東頭團團上明鏡古樹倚朱樓棲烏驚未定
小星淡已無大星遠相映草露發夜光荷盤拭秋淨

良朋喜同遊清賞寄高詠安得白玉繩爲人繫清影

七言古詩

春歸曲 丙午

春欲歸庭前小園花亂飛杜鵑聲聲口流血喚春喚
落空山月小橋流水柳絲斜水面遊魚吹柳花春風
蕩漾人自醉草深池暖生蒲芽亂紅堆逕君莫掃明
年花開春又好但得有酒登高樓不用花前嘆春老
四山雨過翠光流春歸不知蜂蝶愁野花看開已結
子如何不令人白頭

雪中書懷歌和范平仲韻奉寄黃陳二親 庚戌

幾年不見臘前雪今夜三日迷長空六出微茫聊毫
髮墮地化作氷籠䆫大鈞播物本無意妙巧如此非
人工赫日三伏閙爍石金爲融宇宙炎炎淨無滓那
有許物留蒼穹徹夜春蠶聲寒重頑無風曉視漫漫
玉滿界琪樹氷柱交玲瓏已喜萬古煩歊盡併作一
色乾坤同山禽苦寒下庭除此豈有意投樊籠燮理
當聖明三白知年豐黃竹蒼梧事已往鄭田周鼎何
時窮置此勿復陳憂心易忡忡故山早梅凍未開誰
肯乘興探芳叢黃陳奇名世稀有祗共清樽擁爐紅

我欲策蹇驢路危梁不通凭欄作詩寄遠目賡酬細
味毋匆匆

黃親和前韻見示因再用韻奉寄 立春後二日

君不見少陵愁坐方書空亂髮過耳徒蓬鬆蒼天欲
留千載名故遣起偃令詩工又不見天山六月雪未
融平砂莽莽連蒼穹漢家大將不顧身直使絶域歸
皇風失意騎驢京華春得志金鑾揺玲瓏丈夫升沉
毋如此古今一致誰能同天馬振霜蹄乾坤猶樊籠
恐以萬里姿俯戀春草豊黃州風景豈要觀泰嶺高

詠眞途窮昔賢俱同黃屋憂寧爲一已心冲冲用之
夜驚鵝鴨池不用曉訪梅花叢歲寒始知松栢堅肯
逐浪萍浮花紅臘凍成春泥泉動土脉通元氣已復
行周旋與君靜守毋匆匆

雪後喜晴三用韻奉寄黃陳二親一笑

畫屏樓前高揷空遠樹如髮氷籠鬆羲和駕龍海上
來淨掃豊隆藏雨工平地瓊瑤一尺強斯須已作春
泥融乃知幻物徒爲耳變化神速由蒼穹高岡尚嚴
凝萬里鳴天風玉削芙蓉射初日金碧焜耀光玲瓏

此時十二欄清興誰能同初平鞭羊起白石仙骨肯
受羈樊籠亦有駝騎人謫易知旋豊二仙俱爲方內
遊妙悟元化知通窮根歸廼枝萌夫豈心冲冲我欲
乘風三山行更向遒仙探寒叢人間富貴寧幾何使
我不得童顏紅柯山太華只目前澗水原與滄溟通
賡酬不盡登臨興却笑信筆徒匆匆

耕田歌 和王建體 丙午

林藏宿雨雉聲急老農扶犂荷蓑笠田多不知牛力
疲驅牛叱叱嗔牛遲野鳥隨人啄鰍鱔喃飛鳴噪桑

樹巓耕罷平田水如鏡涵空倒浸茅茨影白鷺雙飛
不怕人香雪無塵羽毛淨野老田間自相語秧少傳
聞好禾黍辛勤不敢望贏餘輸向官家奉明主

醉歌行贈唐佐衡 甲辰

君醉烏程酒我挽烏嘷弓飲酒非儀狄挽弓非逢蒙
君不見陶令一醉北窻下陶然直與羲皇同又不見
鼎湖龍去不復返獨留遺跡千古存蒼穹神物會有
時不用悲途窮飲酒須飲二千石坐令四海還淳風
挽弓向天九烏落但見一輪正日當天紅嘆君猶未

遐躋蹬吳越中擊筑西湖上眼前四海空丈夫但保千金軀不患不遇真英雄嗚呼不患不遇真英雄

題鄭以仁府椽南山堂　癸丑

谷口鄭子貞雖非陶處士彭澤歸去來未必不同志古人論心不論跡今人論跡不論心曾子武城子思衛出處一致非升沉築堂悠然對平巘碧雲過雨南山遠孰謂今人非古人淋漓文字見題扁

看雲生黃山採藥歌　汪景榮　丁巳

看雲生黃山採藥行黃山之峯三十六採藥行行遍山谷有時看雲宿天都千澗萬壑雲糢糊北辰咫尺星匝地當空皎皎秋蟾孤天鷄初鳴海光赤下窺羣動喧號呼白雲掀浪接滄海海湧萬里迎金烏此時看白雲便欲扶輪登天衢沛然三日霖一洗旱魃羣生甦靈芝與丹草下以醫疲癃上以寧君軀慶雲布祥癡瘴息夭札俱令歸壽域看雲不負出岫心解將醫人轉醫國功成依舊歸黃山採藥看雲老山間石床夜濕洞雲宿芝草曉茁東風還紫陽山人昧精討看雲不識黃山道安得乘此秋風早與子相期拾瑤

草

送吳彥才之京　己未

吳郎休陽人每念休陽樂一朝挾策辭休陽回首白雲滿山郭紅日皦皦升天衢五色雲中朝帝居男兒有才當大用何必儒生空讀書

程節婦

玉可裂劍可折貞婦之心不可奪山可摧陵可聚貞婦之操不可移荃蘭松栢有至性肯與百卉同衰盛唐虞三代皆比屋共姜以來能幾姓程家遺事得所聞保幼植弱心危勤慈孫孝子不忍說詠歌尚托垂後人

送黃彥輝之官長洲丞

朝發京都城暮上姑蘇道姑蘇臺上今何如搖拽春風有芳草芳草萋萋接長洲居民商舸何其稠大船如屋連平地清歌妙舞盈高樓此地民風尚華藻力農不似爲商好商兒鼓柁任所遊貧民科徵豈終保理民平政在斯行慎勿遠効藍田生

激清軒歌爲呂旭作　壬戌

左史裔孫東籬子築室先塋俯清泚登車攬轡懷昔人高揭軒名照窗几憶昔趙宋自南渡國計每被姦臣誤忠臣烈士何代無裂眥衝冠向誰訴賊臣專制無敢言左史奏檄盈書編儻言直諭破鬼膽父子輝映相後先桑田久矣淪滄海賊子奸臣復誰在大議長行天地　白日懸空耿光彩聞孫傳家有眞跡寶愛不啻連城璧毎言傳跡不傳心祖孫何曾異今昔當年邂逅遊芹宮樽酒幾度良宵同長夜挑燈誦遺槀義氣凛凛橫心胷攜書自我來京國兩年不見澄

清色夜深回首黃山雲風露滿空秋月白

辛溪汪茂卿求寫溪山小隱圖因題圖左

漸江天際來如絲委蛇下遂孫王祠兩岸青山如走馬勢與江水俱馳下踈煙遠近見村墟茅屋竹籬總堪畫隱士家居溪上村雲煙水石供晨昏田園歲入了官賦足跡不到王侯門谿魚入市充盤餐啄黍有鷄弃有豚論文痛飲醉方巳高朋滿座無空樽秋風蕭蕭歲云暮奔走誰能免公務乾坤如許憾身多何况持家立門戶寫畫題詩良獨苦夢魂想像無由覩

我欲作詩奉明主挽此高風還淳古四海蒼生悉安堵

送儒醫洪毅夫

松蘿山頭雲氣橫落石渡口滄江平舟人艤棹童子候欲別未別難爲情洪君不獨醫國手千金秘傳懸肘後蘇家有井不自醫投劑二豎聞風走江樓有酒君莫斟酒斟不盡離人心杏花成林春風深花屏山下來相尋

散步至楓林

信步尋春不知遠小逕委蛇繞平巘雨餘翠滑石磴危青梅如豆低垂枝屋上青山壓簷重風裏幽禽時一弄主人不歸柴門關山犬認人自迎送花落鳥啼白日閑依徽機杼鳴林間徘徊不覺歸來晚淡黃落日啣空山

古木寒林歌　甲寅

遂邑蔣存中以戶家子選爲稅務官得請而歸求余寫古木寒林賦此題之

遂陽山城萬家邑古木參天蔽原隰虎踞老石龍廻

空雷擘蒼崖起犟蟄故人結茅溪上居日臨流水相
扶踈因懷萬牛棟梁重乘輿偶謁承明廬滄海無際
百川趨拄席欲進空躊躇故山喬木邈何許但見萬
里遠荒墟秋風江山客衾薄夢到家山舊丘上青林
白日誰共閑遠望有人高倚閣解印翩然歸故丘再
覩古榦交螭虬棟梁無用甘樗散與爾老壽同千秋
紫陽山人筆如舌爲爾寫向鷟溪雲堂上令亦生楓
樹安得長歌繼前哲

萬松道人吹簫圖 甲寅

萬松道人者三衢之開化人也宗李氏學有塵
外致好吹簫其鄉人汪彥脩與余會於遂邑彥
脩讀儒書頗能曉奏法自號拙閒老人道人因
彥脩求作萬松道人吹簫圖值連日苦雨不能
出因爲寫以遣日併題數語以貽之

萬松道士持洞簫吹作鈞天鳴鳳韶海月初上萬松
頂清影滿地風瀟瀟吹罷玉宇空寥寥餘音縹緲隨
風飄青鳥前導豐隆御乘輿便欲凌青霄玄丹已熟
九鼎火白鶴不畏長天遙萬靈執役雷電走倒酌北
斗斟招搖拙閒老人眼如電每向燈窻究黃卷清癯
已是地行仙識君知心豈知面求我爲寫萬松圖手
弄參差自相娛吮毫欲寫輟復止豈以色相摹太虛
我亦吹簫翫月窟金丹未能換毛骨賀老誠能識謫
仙大鵬九萬同超忽

覆瓿集卷之二

紫陽山樵朱同著　裔孫　時新閱輯
晞陽居士范淶校　　　　時芳叅閱

五言律詩

感懷　癸卯二首

報國空懷策思鄉懶上樓家山千里遠湖海二年秋
世態須青眼羈棲自白頭倚門思子淚應寄浙江流

其二

不作東山卧空登王粲樓丹心朝對日病骨夜驚秋

故里頻來夢吳霜易上頭憾如江水闊薄暮接天流

送人歸後有懷

歲月懷桑梓霜風到客衾思親方寸亂送客淚痕深
此去望鄉信何時聞好音神光應變化寶劍暮龍吟

次韻馮伯昂同發姑蘇

巵酒不可飲須傾三百盃君恩猶未報丹寸肯成灰
自有鯤鵬路可令鷗鷺猜長江波萬里誰負濟川才

次韻伯昂見寄

家山不可望南國暗旌旗怕讀登樓賦長吟伐木詩
雲低江樹遠天闊海帆遲卻憶同舟夜何如載雪時

可惜

可惜碧桃樹孤根遠日華綠微枝底葉紅淡雨餘花
傍水含朝露照人生晚霞明朝重去看一一墮泥沙

題畫

寄樹深藏寺輕舟緩棹煙藤蘿垂石上草閣俯江邊
高岸立峭壁歸鴻來遠天平生江海志付盡詩傳

端午中黃親招飲齊明樓分韻得榴字　戊申

五月春花盡墻頭有火榴情因親故重酒爲倡酬留

山色入窻滿溪聲繞座流何須問蓬島只此是丹丘

舟過石崇湖次韻彥銘　辛亥　二首

山勢西來盡波平接太湖地連天塹重名蓋石崇輕
鏡淨空無滓風翻浪忽驚掀蓬莫回首何限故鄉情

其二

舟行堤漸闊圓影浸空清浪蕩四山動帆飛一葉輕
望遠心如醉思親夢亦驚君恩天廣大那可不陳情

贈王若霖二首　并序

王若霖歙之儒生也素未之識回自鍾山適值

同行時若霖新授江南奉新丞至薪嶺之北曰
馮村將別自爲起句求余足之以贈別因再用
韻以勉之云　辛亥　二律

且酌樽中酒重逢未有期欲南看月夜江右望雲時
路逐溪聲轉山隨行處移明朝登嶺後回首倍相思

其二

幼學壯行志書生本自期方當勤苦日莫負聖明時
雨過嵐光重雲開樹影移祇應崇令德千里慰遐思

題折枝梨花兼實圖　癸丑

秋日梨花詠道園曾有詩青枝已秋實白雪尚春姿
蘇子非今夢杜陵憶少時不因良友筆誰重昔賢思

題自畫扇贈曹子純

野樹秋容老層巒曉氣蒸寺鐘如隱隱江水自澄澄
舉世悲傷足何人樂曲肱抱琴林下者好結洛沂朋

贈智惠憶歸南泉

欲破愚癡障須懸智惠幢三生侵吳越一汲盡西江
泉石曾共跟雲山故入窻祖燈期再續已見外魔降

七言律詩

西村畫山水爲羅傳道邑令題　辛丑

飛泉千尺垂長虹嵐氣散作煙空濛秋林高下見村
屋古寺如聽雲間鍾樓臺依約煙樹表溪橋野艇行
人小西村畫癖嗟余同對此興與秋天杳

次韻馮伯昂見寄　二首

君在高樓對山坐我向蓬窻對山臥湖山妝雨作晚
晴山色滿簾窻外過茶煙石鼎松風遠半枕梨雲春
夢破起來便作春山遊莫待早梅如豆大

其二

錢塘江頭看潮坐錢塘江上聽潮臥潮聲半夜捲海
來一霎雷霆枕邊過起來倚劍看青天月光出海半
輪破笑問醯雞甕裏天豈知世上乾坤大

上巳苦雨呈汪養晦　戊申

大雨

三月三日苦淫雨春遊無計令人愁雲低暮色遮垂
地風捲濤聲遙撼樓青天白日果何處急電轟雷方
未休最憐桃李花開樹零落離披不自由

二月十八苦炎蒸客子解衣如甑中忽驚雷雹繞庭戶已見風雲盈大空雨聲倒挽銀漢落水勢直與滄溟同前村咫尺斷來往令人倍憶濟川功

夢中渡江之作

東風卯顛怒清曉百尺危檣拂天表張帆破浪追流星萬頃茫然一時了半生慣見風濤險登岸汗流愧沙鳥回看煙際波連空青山一點江南小

登子陵釣臺有感 癸丑

清曉扁舟維岸陰百年幾度來登臨遊人仰扳石磴

險飛臺俯瞰滄波深客星帝座一時事江水雲山千古心哲人去矣不可見擊劍空作秋龍吟

題畫

老虬參天勢欲動古樹錯立交隆嵸清溪雨過生碧雲隔岸嵐光入簷重小亭臨水清且漣怪石翠濕苔蘚妍倚欄讀書兩忘言豈應未了黃庭篇

汉口程伯齡扁所居曰容膝山房求余寫喬松古木圖因題以爲贈 已未

老松參天倚溪濆卓立逈出凡木羣百年生息飽雨露一日變化超風雲雲溪故家足喬木容膝山房更清淑知君每愛林下風故寫幽人坐溪腹

應

制作瀟湘八景 甲子三月

洞庭秋月

岳王樓前秋風起碧波夜涼天在水纖雲捲盡四望遙一色澄清幾千里爛爛銀盤海上來金光蕩漾鏡中開洞蕭依徽碧煙外應有羽客凌風廻

瀟湘夜雨

三湘重湖碧雲暮岸帶江蘆不知數孤蓬夜半驚夢

廻四顧茫茫莽回互乍疎乍密還瀟瀟澤被枯橋翻天飄江湖豈無廟堂念恩深不知千里遙

煙寺晚鍾

重巖疊嶂生虛籟碧煙隱寺橫如帶老禪出定月照廊數聲忽度長林外西來大惠非頑空要將耳觀開愚蒙洪音浩蕩無遠邇播揚萬里資 皇風

江天暮雪

嚴風凜冽雲垂地遠岫平林失蒼翠馮夷剪水作飛

花一色迷漫滿天際孤舟釣緡昏未收蓑衣淸興勝狐裘三白但有豐年兆一身饑寒何足憂

平沙落鴈

秋色澄空碧霄遠蓼收氣肅寒雲捲數聲嘹唳天外來低落平沙水淸淺羽毛獨爾知隨陽豈爲饑腸懷稻粱啣蘆不煩避矰繳解網今已同商湯

遠浦歸帆

灝氣滿空秋灑灑潦盡潭淸木葉下片帆幾點天際來破浪乘風如走馬江漢今爲鴈鶩池商舶釣艇從

所之暮歸晨出會有時愼勿縱欲令人嗤

漁村夕照

茅屋人家小門逕紅蓼白蘋欲齊脛收緡曬網插疎籬短渚長洲遞相映紅輪留照懸遠空水村澤國俱春融飯飽不知身外事欵乃一曲歌淳風

山市晴嵐

平湖遠接靑山麓瓦屋布帘煙簇簇曈曈海日出山頭騰靄林霏淡平陸鮮鱗可買醪可沽醉歸不倩傍人扶　皇風萬里被海隅漁樵樂土無處無

山居述懷　壬寅

投跡窮山休便休閒身猶抱古今愁百年自分田園樂萬里誰思社稷憂郭令豈無陶令志董生寧有賈生籌經綸本是男兒事莫理雕蟲到白頭

奉寄陳秉初

欲寫蒭蕘報所知楚天雲闊鴈書遲扶傾已籍諸公力側席應勞聖主思舊俗難忘周社稷危時空望漢旌旗投鞭何日踰天塹晉拜元龍會有期

夢歸梅花初月樓

一劒新從死地來夢魂長繞故山隈淸輝萬里秋光老寒影幾枝春信回但覺親恩天廣大豈知世事日塵埃片時枕上團圞樂無柰城頭畫角催

過末樂田家有感

移舟暫泊釣魚磯一逕委蛇入翠微落日園林鷄犬富秋風平野稻粱肥農翁但道征徭重啼鳥那知世事非莫怨棲遲身是客家山亦有舊柴扉

嚴君誕日

年年稱壽梅花月今日淒涼想故扉堂上有親垂白

髮階前無我戲班衣淛江秋老人空瘦回嶺峯高鴈過稀安得元戎先十乘洗天風雨早同歸

七月登吳山感去年離家之作 癸卯

江上秋風吹客衣江頭塞鴈又南飛報君寸鐵曾無補作客一年猶未歸黃菊未沾新雨露白雲應鎖舊柴扉登樓莫憶去年事且向欄杆看落暉

雨中奉寄李仲吉員外戴子華二契兄

興來欲訪戴安道詩好長懷李謫仙客裏風光渾是夢雨中官舍小於船已知生死同今日莫使才名愧

古賢世上英雄誰是主與君努力中興年

奉寄山陰縣丞陳大用

奇才本自重南金未許相逢歎陸沉里路共爲千里客故鄉誰念五更心海門日上天光近江浦雲歸樹色深莫道過門風致盡扁舟正擬過山陰

同年仲望祭謀高德初過嘉興三塔寺分韻賦詩得門字

風急舟輕如馬奔楚吟又動望鄉魂暮雲三塔林間寺茅屋幾家湖上村鴈陣遠銜霜浦冷邊塵遙接戍

樓層平生每愛逢僧話帶月何妨叩梵門

宿嘉興通濟院題壁

過盡平湖擬問津忽驚林屋傍湖濱竹陰風細疑無暑花落鶯啼別有春身世不逃嗔妄想飄零長作別離人何時一了平生願歸去家山拜老親

至日登吳山

聞道春從地底還望春獨上吳山巔海帆幾點落天外塞鴈一聲來日邊彈鋏敢求遷代會患尊未許賦歸田男兒出處關風化不用搔頭問老天

次韻高德初述懷二首時寓化成庵

夢破梅花夜不眠滿床明月正中天一時用舍眞兒戲千古興亡著簡編身老自堪歸杜曲詩成誰使効張顛平生心事何人解擬向王門一上箋

其二

笛聲驚起海龍眠逆作江南雨滿天世上風雲閒老手山中燈火廢殘編窮身嶺海悲韓愈借榻禪房喜大顛自是草廬無意出不煩束帛爲箋箋

奉贈唐佐衛老師

平生每愧朱公惔歲晩忽逢唐子西上國未聽郊鳳
至故居空聽夜烏啼談詩抵掌唾壺缺把酒臨風江
月低他日卜隣何處好黃山高與白雲齊

次韻楊思齊感懷

百鍊氷清任斷魂吹竽無意上王門三年未有匡時
策一飯總成明主恩獻賦得金真易與草玄投閣不
堪論頭顱鏡裏今如許莫遣秋霜鬢上存

同馮伯昻泛舟由姑蘇過吳江抵錢塘舟中有
作

連床夜聽姑蘇雨柔櫓曉棹吳江雲大地北來山勢
盡長江東去浪花分知君久抱屠龍技歎我空懷封
禪文安得扁舟早歸去故山高卧謝知聞

吳江即景分韻得池字

平湖萬頃去帆遲遙見孤村列戍旗一塔巳無當日
箭三高猶有昔年祠風掀急浪飛橋動霜滿高樓畫
角悲欲訪鴟夷何處是望中煙樹自參差

過吳江思歸　甲辰

歲暮江春憶故園片雲猶隔路三千長歌作客豈今
日短劍出門思去年古歙春歸梅似雪吳江風靜水
如天雙親欲望兒歸日無奈南來有障煙

次韻馮伯昻見贈

扁舟載雨夜沉沉好語時聞咳唾音彈鋏作歌知客
憾論功坐樹見臣心無緣可結三生夢有志終成百
鍊金江左幾時休戰伐與君携手步園林

元日有感　壬寅

萬國衣冠拜衮衣兩年元日負歸期江雲朝捲千尋
碧海日晴熏五色旗江上雪消春水長山中寒重早

梅遲莫思鄉黨常年會寶劍當酬國士知

慈親花甲之日是夜夢中稱壽覺後有感　壬寅

夢中樽酒壽慈親夢覺登樓望白雲四海尚聞悲戰
伐百年何計樹功勳眼枯自灑孟宗淚情裂誰憐李
密文但得寰區歸上國便當萬死報　明君

次韻萬壽塔長老贈天眞藏主天眞宜人　能詩琴

萬壽寺前古木森繫舟時遠復相尋詩成不作人間
語琴好誰聽世外音琪樹風生驚夜雨法壇雲靜覆
春陰敬亭山色何年別日暮江東千里心

題冷起敬如此江山亭

亭據吳山百尺梯更闌時聽海鷄啼絲桐夜雨清猿夢楊柳春風送馬蹄雪漲海門天塹闊潮回江浦月痕低登臨若問登臨句如此江山如此題

發錢塘至餘杭城阻雨三日題城北樓 二首

三載江淮奔戰塵濟時空負百年身青山尚是來時路城郭今非舊日人追信已無蕭相國舉賢誰似晉胥臣明朝又上新安道回首錢塘淚滿巾

其二

百雉孤城流水東青山掩映戍旗紅蛙聲日夜亂城柝嵐氣作雲漫碧空茅屋幾家兵火後關河千里戰塵中鵾鵬自有天池路非復吳中舊阿蒙

過昌化次前韻

未拂征衣滿面塵雲林何計乞閒身荒村白日有啼鳥廢屋頹垣無住人大地豈應終破碎普天誰爲正君臣高堂自有二親在且向晨昏事盥巾

度昱關宿老竹臣家及抵家述懷 甲辰

險阻艱難備此程百年生死一毛輕但知忠孝[illegible]方寸深媿才非杜北征茅屋晝藏牛共臥山溪夜渡[illegible]同行歸來已喜雙親健莫遣秋霜上鬢莖

次韻李仲吉見贈

千里還鄉已到鄉故人應是更凄涼珠還合浦神光在鷹叫寒雲別憾長滄海桑田心不變山林鍾鼎事何妨雪深山逕藥苗小何日林間遇阮郎

奉簡敬道兄長見顧

林間終日坐蒼苔有客過從此地來厚媿遠稱慈母詩好懷今爲故人開黃昏燭盡雲山出半夜詩成風雨催莫厭田家供奉薄看花村塢當啣盃

題自作山水 二首

小閣獨坐日無事幾廻飛夢到天台一時風雨眼前過萬里山河筆底開林下有人閒白晝世間無地不黃埃便當辦取九節杖劍閣匡廬頻往廻

其二

誰剪吳江半幅天滄洲詩思便悠然長江萬里雲帆地錫杖一条僧上船倚石定從天上落喬松勢與海相連好山是處堪圖畫任取旁人笑米顛

過瑤溪訪俞敬道不遇因留宿是時敬道有金華經商之行

故人別去忽三月乘興冷然御曉風避客本非段干木泛舟應擬陶朱公窗閒月影生林外壁上燈花落酒中自是過門不相見風流難與昔人同

贈別鮑尚絅赴人才選

五月炎天金石流故人何事買行舟興亡莫問烏衣巷嘯詠應過白鷺洲幾載焚膏傳世學一朝束帶應時求欲知別後相思處月上梅梢夜夜樓

施杜端三使君見訪索贈

驄翩三騎出城東此日追遊清賞同但向梅花瓻初月肯隨柳絮逐春風稍收平野郊原曠鴈叫清霜宇宙空先後錦還京闕近莫言耕釣有隆中

秋雨感懷

雲鎖千巖晝不開攬衣小閣獨徘徊風飄翠色紛紛下雨送寒聲陣陣來竹葉已空前日醉桂花莫受曉霜催眼中千古興亡事撥向爐中鐵筋灰

實夫有金陵之行令人重增慨嘆短章奉寄以見下懷

春首過從到敝廬談詩清夜剪園蔬久知衡宇能容膝豈料王門再曳裾見志但知孫縛賦濟時莫上賈生書眼中故舊飄零盡迴首西風歎索居

汪尚書輓章 澤民

敬亭秋色何人敵天挺奇才出士林問學始膺先代澤艱危終見老臣心乾坤推轉有興廢賢聖操持無古今德業已垂青史筆却令後死重哀吟

歸故宅

曲曲清溪來往頻故園又得見先春筍穿舍北竹繞屋梅倚墻頭花笑人泉石幾家供客眼江山萬里暗兵塵由來軒冕多翻覆澗水松風未是貧

同鮑氏諸公遊靈山絕頂松栝

大地山河一覽中登臨感慨古今同片雲又作人間雨萬里自來天外風尚有塵埃盈下界全無纖芥礙虛空吹簫玉女雲中下指點蓬萊滄海東

冬夜

千林秋盡夜迢迢十二欄杆倚碧霄道統已斷周茂

[illegible][illegible]門還許霍嫖姚亂山明月凉如雪半夜狂風怒
似澥白面書生成底事莫將身世老漁樵

題白雲樓

自作蘭窩人已仙白雲名在尚悠然登樓作賦傷今
日荷鍤攜壺思昔年欄倚長空秋見鴈林藏積雨夜
啼鵑九齡帝與誇當日白髮重看繼世賢

題登源綠照亭

登源洞裏石如屋綠照亭前水作湖溪聲遠座驚風
雨山色入欄供畫圖身世幾時歸澗谷林泉何地不

蓬壺高朋盡日追遊樂莫厭沾衣雨載途

贈項子全

三衢項子全宦遊江湖間常勤勞王事已而以
醫學自娛乙巳歲攜其子訪宗族於貴溪過門
求見索詩遇以他出不及奉迓走此為謝

過門未識子全面久矣逢人說項斯宦志已灰更學
後宗枝還念未分時曾務近古無神術盧扁于今有
國醫尚擬好風吹杖屨夜深雨足剪園葵

山中青[illegible]亭寄裴寶夫 丁未

掇迹深林百念休春花秋月與追遊雨餘山色朝當
户風外溪聲夜滿樓已拚歸畊辭虎口還思結友效
龍頭吟餘獨上南岡望猶自空懷杞國憂

五月十五夜對月 丁未

正愁苦雨作梅霖向晚雲開見遠岑天淨已推圓鏡
上山高猶隔半村陰清光本自無圓缺人世果誰分
古今明夜陰晴不可斷欄杆獨倚謾沉吟

同董伯和登砂子嶺觀聖潭瀑布 丁未

小逕穿溪斷復通叢林陰翳失西東重巖直上九霄

上古廟深臨萬壑中白日忽驚飛急雪青潭慎勿怒
潛龍誰知一勺靈湫水解與人間作歲豐

上江山中郎事

山上青山樓上樓結樓高下倚林丘通幽一逕苔蘚
滑壓檐四山空翠流松梢滴露作疎雨嵐氣入簷生
早秋我來暫下陳蕃榻一洗平生今古愁

至楓林登東山樓有感

樓隱喬林白日長桂花不斷四時香山蒸嵐氣作朝
雨竹引水風生晚涼身在豈應愁計拙興來時復動

詩狂東山一爲蒼生出羸得人間話幾場

曹操楊脩銜曹娥碑圖　戊申

江水粼粼照岸浮古碑如堠立江頭誰知手撚吟髭日巳是心疑國士秋奸計不逃人物議畫圖解寫古今愁沽才鬪虜固應爾更有同時鸚鵡洲

嚴陵舟還喜晴贈陳大用　巳酉二首

幾日濃陰撼朔風今朝新霽早推蓬山頭積雪連雲白海上明霞照水紅身世巳知歸計穩舟行況與故人同通家喜有朱陳舊努力躬耕待歲豐

其二

霜寒水落石如林瀉壁直下三千尋邇流豈辭上灘澁到家不厭尋源深片片浮雲或聚散袞袞長江無古今此懷只有陳摶解故喜扁舟論素心

何士明判簿以詩求作雲麓書隱圖不果爲作步韻奉答　巳酉

十年江上憶茅廬故託毫縑寫舊居濟世可堪終稼穡莅民無計禦樵漁久知心遠懷桑梓巳喜身閒棄簿書雲麓真山應會見莫看圖畫賦歸歟

題送行詩卷　辛亥

端木孝友孝思從先子遊尋復侍尊人之官江西有送行詩卷余未之作今歲又侍親在　朝偶會於鳳凰臺下求補此卷爲賦此

江西未有送行句此日相逢再賦詩定省羨君多伯仲飄零憐我獨孤遺夢囘石水論文夜喜見秦淮問禮時後會茲茲又何地應須努力慰相思

題王悅中長司林泉歸隱詩卷

王君歸隱林泉志先子當年亦有詩身老可堪奔走

職子賢不負聖明時夢囘雲海滄波遠春到園林化日遲我欲携書訪泉石白雲巳有宿年期

發新城至江浙書懷　癸丑

夜發新城望浙城好風吹送片帆輕一丸皓月天心小萬里滄江鏡面平白浪邊催前後事青山不盡古今情重來十載登臨地何處故人同眼明

覆瓿集卷之二終

覆瓿集卷之三

紫陽山樵朱同著　裔孫　時新閱輯
睎陽居士范淶校　時芳參閱

七言古詩

十月十六夜嚴陵城下翫月　癸丑

誰送氷盤上九天清光不滅夜來圓雲連遠岫橫天外山擁孤城枕水邊重鎮巳空前日夢棹歌猶認去年船半生未了滄洲願安得垂綸繼昔賢

遂邑阻雨書懷　甲寅　二首

一春多事羈遂陽處處水潦如望洋青山雨歇鳥啼急白日門關蠶績忙倚門無復念遊子思親空自摧衷腸慈烏中夜驚獨宿為爾涕泣沾衣裳

其二

癡雲一月翳朝陽四望平蕪盡海洋蜀魄喚春空自苦吳蠶作繭為誰忙一身留滯難回首萬事牽縈易斷腸繼述久知心事重莫將流涕淚沾裳

題休寧汪栻湛將行以乎生畫鶴留別江彥名今

[illegible]生前朝人自題云某人作以記重逢

文昌自是文章伯令我題君畫鶴詩翹首豈無霄漢志潛身猶待羽毛期李生昔記重逢日杜老今當惜別時好爵與縻應有意林皐空動故人思

宗家成仲以先子所題墨竹求詩

先子手筆故家竹蟠虬蛟龍墨尚新典則喜存三世物文章猶見百年人脩莖巳傲風霜晚嫩葉還沾雨露春欲繼短篇題紙背披圖令我倍思親

嚮明樓　甲寅

庚戌之冬先子為宗家子敏作嚮明樓記道其

移孝就忠之意因得疾歸不起今年賤子省家林子敏邀宿是樓求題斯卷次早倚欄雲山萬變曉光中誠為勝槩復念斯文先子之絕筆也謹賦近體以寓傷感之懷

嚮明樓上年登臨對景興懷感慨深萬疊雲山迎曉日一庭煙樹接春陰獲麟自念當年筆報主誰知此日心萍梗東西根本在每飛魂夢到家林

題希陶詩卷　甲寅　二首

宗家子華名菊自號希陶翁有詩卷子[illegible]

易亦好飲自註學易碎録其志可嘉求題兹卷爲賦

典午鹿去不可尋靖節感慨何其深亦松終遂博浪擊孤竹肯改西山心百年事與有興廢曠代志同無古今希陶果解前人意述酒雄篇時一吟

其二

奕世宗家不乏賢衣冠猶見璧珠聯甘爲彭澤歸來後欲宪庖犧未畫前酒熟但邀隣舍飲書成應付子孫傳思鄉遊子情何限安得相從濯澗泉

贈别趙省郎　乙卯

趙璧連城舉世知紫陽一見又分離莫辭遠客長征日正是男兒報主時山路春明花隱隱驛庭煙暖柳毿毿定知公館多詩興好寄雙魚慰所思

同休邑丞應叔原由屯溪泛舟至溪東贈别

時丞委運海船木　乙卯

屯溪渡頭春水生孫王山下滄波平斷雲過雨有底忙落日青山無限情送别已知難作别舟程那敢緩程江山勝處頁題詠安得與君同眼明

遊觀崖亭圖　有序

爲石文舉長司題遊觀崖亭圖是亭杜休寧所創余去年嘗同杜公遊有詩

落日溪頭曾艤舟新亭俯瞰碧波流當時唱飲偶嘉會此日題詩思舊遊天葆遠涵清鏡曉齊雲平接野煙秋少陵醉後雄篇在幕府還能爲爾留

汪谷賓因李雪齋求余寫臨清樓圖併詩

野人未上臨清樓作圖題詩神預遊題詩不盡登臨興作圖謾寫凭欄秋水南鬟黛入簾小松蘿空翠當

窻流想像賦成終未穩安得乘興來上頭

題菊堂　有序

戴榮仲以菊名堂因春家程孟德求題以不知其爲人未之作也而孟德催促坐守因賦

菊堂詩債已年餘孟德重催始就書欲寄淵明籬下句未尋安道雪中居清香獨傲秋霜老棟宇猶涵夜月虛甲子千年誰解得爲題君卷倍躊躇

江節婦　并序

節婦孫氏友人江彦功之母也先子爲之傳詩

林諸公皆爲品題今歲彦功復求僕着語時孫
氏巳棄榮養而先子亦捐館矣傷今感昔爲賦
蕭江節婦先君傳苦操雄文照亂離操定不隨天地
改文傳空使古今悲平原渺渺春暉遠蘭樹依依麗
日遲把卷欲題當日事嚴親又動九京思

夢別陳彦珍 并序

臘月十日夢陳彦珍判簿考滿而歸方樽酒談
笑間復有長安之除促使巳在門矣惻然别去
夢中作此覺後急書之

握手相逢喜未闌又遮西日上長安江山千古形空
壯戈甲十年氏巳殘路遠誰憐行役苦情深自覺别
離難下車早報平安信白髮高堂淚未乾

黟山汪孟和以其祖居棲碧樓作圖求賦爲題
之時爲府吏

謫仙去我日巳遠誰復結樓棲碧山韶華一逐流水
去碧桃幾見春風還龍魚每懷鼻祖重騏驥肯放閒
孫閒題詩不盡歸歟意安得與子窮躋攀

題自畫

樓觀橫空倚莽蘿千尋晴碧落滄波天連極浦歸帆
小雲鎖重巖積翠多一壑巳堪藏蠹籍百年只合老
漁蓑扁舟草閣相看者應有臨風欸乃歌

題金山寺 庚申

袖拂塵埃到上方白雲深處自生凉金爐香細輕浮
座貝葉陰濃靜轉廊十二樓臺餘寂寂三千世界杳
茫茫流傳今古爭榆接獨有文公重感傷

題宣上人棲碧軒

謫仙不荅俗人問此是西來第一禪究竟本無文字

教品題猶有短長篇軒開淨几雲生座檻瞰清溪水
漲川忽憶門前車馬事故知宣老卽青蓮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
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此李謫仙詩也大慧
語録云歸宗可宣禪師與郭功甫友善功甫時
任星子尉宣寄書云且托生君家六年望君見
顧功甫得書驚喜中夜見宣入内妻果有娠及
生卽名宣老才週歲訖問如昔逮三歲白雲端
和尚過其家才見便呼師姪端云與和尚相别

幾年宣屈指云四年端云在甚處宣云白蓮座
上粢油糍忽門外推車過端云門外甚麽聲宣
作推車勢端云過後如何答曰平地一条溝云

題自畫榆溪清隱圖寄程國輔 庚申 二首

榆花飛處杏花開盡是高人手自栽古寺晚鍾僧出
定平林春雨鷺飛迴傳家幸有藏書屋報主慚無濟
世才何日許辭金殿值杖藜莫訶客頻來

其二

初月梅花近水開滿林仙杏為誰栽雨晴採藥穿雲

去風暖尋詩步月迴身近玉墀賡寵渥手調金鼎詑
奇才鳳凰池上頻回首會見鵷班接踵來

陞春官侍郎遣篤郎歸寄陳姊夫德銘 乙丑二月

憶昔家居溪上村青山為郭石為門姻親賴有朱陳
舊門學誰知道義尊君守園林承祖澤我縻廩祿荷
天恩疎慵若有歸田日世學還須重討論

其二

自携琴劍別幽居魂夢無時遶故廬訪遠已知親誼
重趨朝還念非才疎百年霜露遺先壟萬卷牙籤積
舊書歸到楓林煩護念時傳消息報何如

遭誣得罪賦此以見志 乙丑三月 二首

四十趨朝五十過典章事業歷研磨九重日月瞻依
久一代文章制作多豈有黃金來暮夜祗慚白髮老
風波歸魂不逐東流水直上長江訴汨羅

其二

自知廉潔可臣君豈料顛連更殞身七載儀刑多制
作百年經史豈無聞人情洶洶何時定世事悒悒總
莫伸萬死一生何足報盡將心事付蒼旻

五言絶句

契友汉口范平仲寫雲溪歸隱圖成題此

疊巘青螺擁閒雲白練舒林間數椽屋彷彿似吾廬

題畫馬手卷　二首

八駿去已久驊騮未易逢君看七十疋若箇是眞龍

其二

塞北平如砥沙場五月寒驊騮不受馭焉用罝奚官

六言絶句

題琴趣軒卷　四首

搆屋已題琴趣寫懷更頼詩腸一操九皐鳴鶴仙風
吹送天香

其二

箕子誰傳悲操汾亭空寄餘音獨有杏壇玄聖乾坤
今古同心

其三

澆世漸離淳古九疑望斷重瞳寄語軒中高士爲誰
彈作南風

淨几爐煙書靜小齋花氣春酣莫作商聲秋調曾爲
三月江南

題浯溪清隱圖贈吳甥

山下半篙春水溪頭幾樹疎煙爲問故人閒處聽松
應是高眠

題五城程均敬畫

雲散山連晴碧江空樹倚高秋天外歸舟何處山中
十二層樓

七言絶句

小園栽菊　二絶

菊苗移向小園中好雨初晴土脉通不是陶潛耽野
趣欲留晩節待秋風

其二

老菊叢根寄小盆也知春至長兒孫扶持已費栽培
力長育全資雨露恩

即事　二首

菊自離披蝶自愁道人無事懶悲秋多情昨夜三更
雨洗出青山着屋頭

其二

結茅深住白雲窩人迹何如鳥迹多村塢月明聞犬吠定知山虎夜深過

畫扇

是處青山好結廬杜陵每愛野人居白雲不作蒼生雨長向林中伴讀書

題錢舜舉海棠白頭翁

睡起嬌紅映綠紗春風籬落一枝斜山禽自是頭元白莫向花間怨歲華

題宋太祖蹴毬圖

龍未興雲虎未風一包元氣聚英雄等閒蹴向陳橋驛百二山河舉步中

墨菊

三徑秋香不可無伊誰描得影模糊只愁醉倒陶彭澤故着當年阿舒扶

畫扇　癸卯

時余與董伯和同寓越與作此圖以寓思歸之意故題之如此

一棹滄浪煙霧深古松陰底自沉吟家山只在青山下重疊暮雲何處尋

宿江頭不了寺

分得禪房半榻眠譚空因悟靜中天隔窗一夜江頭雨忽憶春山好種田

訪祥雲谷首座不遇

荷鉏欲訪祥雲谷雲出天涯晝寂寥擬念過從知姓字秋深何處有芭蕉

遣人歸寄　三首

年餘始報平安信萬緒千端下筆難但得雙親頭健在不須流淚倚欄杆

其二

甲辰之冬十月望行客此時應到家想得雙親淹淚眼問兒何事在天涯

其三

兩字平安報細君勳名未了百年身但令貞潔如圓月不用春閨夢遠人

至赤岸

千里奔馳志未灰小舟又唱楚歌回舉頭遙見六和塔無數青山隔岸來

題畫扇錢葉省郎越中行　二首

三月錢塘春漸濃老松長吼海門風故人一別知何處天外青山是越中

其二

清明時節雨霏霏客子新裁白紵衣日日江頭問消息洗天風雨幾時歸

題畫　四首

溪上青雲好結居午陰不用廢蒲葵松風吹醒江湖夢猶道潮聲撼草廬

其二

老樹亭間翠影疎遠山煙外淡糢糊扶筇爲問清溪水還向長江作浪無

其三

林臯獨立誰家翁悵望天際來秋風暮煙未收遙山淡海潮初落滄江空

其四

老松屈盤倚亭樹靈物那無鬼神護只愁一夜風雨來化作神龍擘崖去

除夜有感　甲辰　二首

椒盤明早頌椒花又是新年華歲華卻憶去年當此夜吳江霜落夢歸家

其二

大地久嗟風土異昊天終見歲時同來朝擬上南山壽安得封詞付曉風

雪霽

曉分梅影天花白夜引蟾光玉色明卧對軒窻迷近

遠忽聞鼓枻剡舟行

題自寫山水

岸上青山山下雲孤舟潮落繫江濱却看江上風濤險何似林間自在身

花朝登砂子嶺

山上白雲山下溪雨餘石磴淨無泥幽禽不管與人事盡日林間自在啼

睡起偶書

八面櫺窗八面開盡屏窗外綠於苔竹床藤枕涼如
水睡熟不知山雨來

泛舟嚴陵 己酉 四首

江水環山觸處開長歌輕撥浪花回舟行轉盡疑無
地又擁雲山一簇來

其二

雨聲徹曉收不住船頭水高三尺強只須多買威平
酒中流擊楫歌滄浪

其三

千灘水沒浪花浮鼓枻乘濤喜順流兩岸青山看不
盡扁舟五日到嚴州

其四

來時水沒千灘平歸去水落石崢嶸却看岸痕思前
日舟在垂楊樹巔行

閒閒道士求題息齋竹

楚山脩竹不可致誰寫秋風筆底開疑是道人吹紫
竹月明引得鳳凰來

小景

雲窩茅舍是誰家樓隱松篁石逕斜記得繫船溪上
日暮山重疊鎖煙霞

簫

紫管何年玉刻成宮商隨指自分明夜深喚起洞霄
月十二綵鸞天上鳴

楊妃上馬圖

錦韉銀鞍映綺羅開元猶是舊山河海棠春暖嬌無
力寫向生綃恨轉多

白描湘妃圖

苦竹嶺頭啼鷓鴣瀟湘江上是蒼梧月明猶記當年
夢仙袂翩翩淡欲無

楓林牧隱圖爲吳子

松蘿遠削青芙蓉笛聲又起秋原風牧客醉歸牛飲
澗黃華滿地霜楓紅

雲溪歸隱圖 并序

洪武壬戌范平仲以事之京持圖求補前序爲
題絶句於圖上以見意爲後會張本云

雲溪歸隱終成隱客館裁詩未是詩待到柴門重掃

日是余文儀欲儀時

春江送別圖贈吳伯成省郎使回　乙卯二首

三月江南煙雨晴杜若草没滄江平輕舟短棹又相別花落烏啼難爲情

其二

王程豈計路遠近山色自與帆相迎想得皇華歸使日日邊遙拜五雲明

墨菊寄方山程德明

方山處士別我久每挹高風晩節香頼此鷰谿三尺

雪寄君日日作重陽

寫墨菊寄陳彦珍

挑燈乘興寫秋芳寄與幽人晩節香栗里尚遺三徑在何時同子醉重陽

題自畫寄陳親

柴門舊日經遊駐留得風煙在故居爲問槃中陳處士溪山清興近何如

戲開龍筆架

古貌人[illegible]潑龜頭人主無變化似齋房那何千載見風雲

志俛首低回筆硯間

答

頑軀豈望風雲會素質長懷鐵石堅待到文明開聖治負圖也學出河邊

題畫

紫陌紅塵没馬頭人來人去幾時休誰家有酒身無事長對青山不下樓

錢塘歌

錢塘兒女面如雪錢塘兒女脚如鐵販鮮海上不歸

來夜夜吹簫望明月

竹枝詞　十八首

錢塘兒女不學針月明窗下理胡琴逢人但道新番曲不識春愁海樣深

十八嫁郎眉未開郎輕離別重求財扁舟一逐江潮去日日潮來郎未來

郎去從征不見來門前小逕巳生苔願得海門高萬丈倒流江水送郎回

郎在湖東儂在西臨鸞愁畫遠山眉梅花月冷珊瑚

枕半夜夢郎郎不知
湖上兒女宮樣粧小舟蕩漾芰荷香逢人便唱相思
曲不道儂家有阿郎
郎去從軍二十年花開花落任春妍門前有箇垂楊
樹不着遊人繫畫船
十五十六月正圓樓頭買卜問青天月如照到吳江
水郎在吳江第幾船
儂家住在湧金門青見高峯白見雲嶺上已無丞相
宅湖邊猶有岳王墳

葛嶺東頭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青雲樓船東入裏湖
去何曾望見岳王墳
郎心恰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心恰似七寶
塔南高峯對北高峯
勸郎莫上南高峯勸郎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北峯
雨雲雨相隨愁殺儂
芙蓉葉底雙鴛鴦飛來飛去在橫塘人生多少不如
意水遠山長難見郎
阿儂隨郎上釣舟郎作釣絲儂作鉤釣絲無鉤隨風
傷釣鉤無絲隨水流
湖草青青湖水深畫船撐出斷橋陰畫船無柁是郎
性斷橋有柱是儂心
茜紅裙子縷金紗多在湖船少在家黃衣年少不相
識白日敲門來索茶
阿儂家住第三橋白粉墻低翠竹高春光一日老一
日怕見花間飛伯勞
望郎一朝又一朝蕭郎信似浙江潮錢塘潮信有時
失臂上守宮無日銷

小姑擬郎去不歸爲郎打卦復鑽龜青山尚有飛來
日豈有人無相見時

覆瓿集卷之四

紫陽山樵朱同著

睎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參閱

序

重編新安志序

洪武九年春有　旨令各府州縣纂輯圖志知徽州府事臣張孟善復關同知徽州府事臣金石提督之於是期集儒宿摭採庶務而命布衣臣朱同類輯成編同竊伏自惟郡縣之有志猶歷代之有史也山川

人物之繁夥制度典章之錯綜因革之故古今之變靡不具焉是故不可以易言之也況比年以來干戈底定所在版籍百不一存今乃搜求捃拾於焦土灰刧之後而欲盡夫典故記錄之詳其亦難矣而新安則自宋之南渡郡人羅願博考遺書網羅衆說輯成一書巨細兼該綱目備舉其學問之博探索之勤固有非他作者所能企及後六十年四明劉炳守郡日俾教授李以申續之又八十年至元之延祐郡守朱濟又俾郡人洪焱祖以再續焉是三書者幸猶不泯而他如梁蕭幾王篤之記唐之圖經宋太平興國之廣記祥符之書以至姚源之廣錄則已不可得而見矣然而三志之續作者非一是以體制大綱雖以祖述羅願而紀録之法重復駁雜不無有焉今又續之則成四書首尾一事而繙閱檢討已不勝其煩蓋必變而通之提綱舉目錯綜比事芟繁摭逸旁搜摠核合爲一編然後可以爲不刊之典成一代之言斯豈陋學淺識所能纂定固辭不獲於是黽勉奉命條疏總會四閱弦望始克成書深媿編次倉皇不無挂漏

而疏抓剔抉補缺正訛則有望於當代大人君子云洪武十年丁巳冬十有二月既望新安布衣臣朱同謹序

送副使丁士温赴召詩序

詩之爲教與政通夫言之精者爲文文之精者爲詩甚矣詩之未易言也明良喜起之歌由來遠矣古之聖人以法制禁令不足以止人之邪心也是以二南之詩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用之鄉人邦國使夫人之感發興起於歌詠之間滌蕩消融涵泳洞徹而不自

知其遷善遠罪此上之所資以爲教者然也下而至於閭巷小人女子亦莫不有作焉雖未必當於理而發於情之天有不能自已者其文理音節之高下有關風化之盛衰是以天子巡狩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昔吴季子觀周樂而知諸國爲政之得失雖其聰明絶識有過人者而要之音韻節奏有不純在文字之間是以聲入心通若是其神妙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後之爲政既不能如三代則其詩亦與之俱下然時有治忽政有汚隆則詩亦不能不隨之升降

其亦囿於氣化之中而不自知其然耶間有傑然而出者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輩其冠也然數子者豈獨長於詩哉有其才而未盡用於世於是發而爲詩向使推其藴以庸於時則其政事之美必有絶出人者後之學者徒知步驟其句讀而不知所以爲高者有不在乎句讀之間是以學之愈工而愈不能及也歟吴郡丁君士温官於歙者二年矣僕以俾處山野未得時見以奉高論而間見其詩清麗温和發於性情之正知其得於詩之本旨非徒善學數子而已則其知教化之原悟政通之道而佐　聖朝之至治以鳴國家之盛者不有望於斯人歟士温以奉省部之召戒道有日郡之士友祖以餞之而求文以爲贈僕是以發詩之遺義而道其欣慕期待者爲之序

杜君游觀圖序

栁栁州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是以邑之有遊觀者實爲政之一助也休陽居歙萬山間而平衍縈廻秀拔間出清粹奇麗而無龐雄角

力戰鬪之勢是以其俗儒而淳其民文而秀號稱易治兵興以來勝負相尋居民逃散城郭丘墟官乎是邑者僅徹奔走以供奉之不暇而往昔遊觀勝景率泯没摧頽於荒煙野草而不可復識洪武四年會稽杜侯貫道以儒士擢宰是邑侯日躬庶務疎通剔抉時雨無霽東作方興則杖履郊遊撫摩勸勞與文士耆舊探松蘿之幽谷陟顔公之高巔搆亭斷石之厓振衣凌雲之上以發慮怡神訪蹤稽古詢民俗講治道而伺之泯没摧頽者莫不洗塵顔挺奇骨獻靈呈

異於几杖間以通神思而聳視聽是以其臨事也知之悉而見之明舉措適宜增損得所事繁而民不怨政平而下樂趨柳柳州之言於是益信侯今秩滿而朝　京師其邑民某等命繪士吳芸軒寫其平昔勤勞遊觀之勝彙爲圖求余序其去思之情以紀之余謂醒心豐樂醉翁之亭黃溪西山鈷鉧潭袁家堨之記昔賢爲政游觀之勝發前人所未發者固未嘗不同而亦未始能同也歐陽公當宋之隆平是以唯宜上德化與民同其樂子厚則娛情山水以忘其故都

而消其抑鬱若吾杜侯則撫字之情不能勝賦役之重樂民之樂與歐公之時固有間矣且以强仕之年始於百里之寄方將盡蘊奥展經綸於時寧有柳柳州之懷哉越州名郡公所產也奇山秀水於是焉萃登高丘望遠海上會稽探禹穴以大其視聽廣其心胸而助其文章政事者不爲少矣而邑民之爲此者豈非以紀公行政施惠之時勸勞游勸之所與異日登　朝堂之要而猶覽是圖以毋忘其發軔之初者耶是爲序

黃山圖詩序贈歙縣尹皇甫遵道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必首之以山鎮泰山巖巖形於詩人之歌頌其來尚矣豈非以毓靈鍾秀與雲雨產庶物澤被一方爲斯人之所仰者歟黃山居歙之西北百二十有八里東南近歙西南界於休陽其西北則蔽於寧國之太平縣山之高千伯二十有八仞其峯三十有六水之源如峯之數合流爲溪者二十有四洞之數半乎溪巖視洞而少其四靈異之迹殆不可勝紀此黃山之大觀也每雲霧晦冥則百怪

沸騰雷雨仕下秋高氣清奇峯倚空神光射目磊落嶄巖崢嶸壁立如武士千羣快劒長戟森羅天表迫夫絕澗壑捫藤蘿綠青壁而陟天都之高巔以望遠海則東俯滄溟西連華嶽南窮百越北接幽都蝸羣蟻垤際乎四空宇宙混茫盇乎一氣身超物表神遊太初下視萬彙之起滅者眞醯鷄之在甕也且其靈芝仙草藥餌丹砂可以却老駐齡驅邪起疾惠周乎萬物利通乎大都是以方外之士多於是焉萃而官遊乎是邦者未嘗不壯觀焉平陽皇甫君遵道寀是

邑三年矣時民困於徭役已久公方奔走撫摩日躬庶務是山以地遠而僻非有公事未得縱覽常以爲歉今且政成而朝　京師同郡休陽士友繪是圖裒詩贈别而求文以叙其首僕以謂斯山之勝萬變而不窮雖殫筆力以摹之誠退之所謂挂一而漏萬者也豈區區丹青所能彷彿哉公以儒擢是職嚴於律已壁立萬仞人不敢干以私其自樹立如此其臨政也不立異不要名而誠意之孚惠澤之被愈久而愈深交接士友謙和如不勝引進後學獎勵如不及其

育才成人之美又如此則公之有慕於此山也實所謂仁者之樂豈徒爲觀游之具而邑民之倚賴於公也亦豈有異於是山之瞻仰哉今以淺近之言而形容公之德政又豈非以丹青末技而臨摹黄山之巨鎭也哉雖然僕之於公辱知最深不可以不能辭也乃書之以爲序

送歙尹皇甫遵道考滿序

昔先王之任官也必首之以德行九德之分皐陶之所以謨明弼諧未聞取其才而遺其德者也夫豈不知才之可以集事哉徒以取備用於一時孰若扶綱常於千古是以終不能以此而易彼也世教日衰功利智力之說興以爲德之美不足以盡經綸之用於是始有量才之任焉下而至魏無知之儔白面書生之譏束之高閣之誚又下而至於雞鳴狗盗之輩一切以取快於一時不暇復爲教道人心經久之慮矣聖天子以神武一海内始盡取諸儒以任牧民之職時平陽皇甫遵道擢宰徽之歙縣公之爲治也嚴以律已恕以待物不餙外以誑人不欺中以利已而誠

意之孚惠澤之被於人者愈久而愈深是以軍國之需不能不取於民而民未嘗以爲病也鞭朴之威不能不加於民而民未嘗以爲厲也夫豈無故哉今公秩滿而朝　京師郡之士友惜其别而索贈言於僕僕故首發德行之説爲斯人告或疑之曰聖人之理天下猶梓人之構大厦也材之大小高下各適其用而後備焉今子之言毋乃守一偏之見而悖於時乎僕曰不然雲臺之功非無其人也而卓茂是求誠以植立人心維持世教有非一材一藝之所能集也

聖朝所以用儒之至意其不在茲乎司馬君實有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噫愚固無庸於世矣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與其得小人孰若得君子若公者其庶幾乎君子者歟此非僕之私言士民之公議也是用直述其說以爲序

送休寧縣尹杜貫道秩滿序

會稽杜侯貫道宰休陽之三年秩滿朝　京有日徽郡士夫及僚佐交從惜其別者咸有言以贈邑民李

某亦請文於余曰某也庸孱無似兵燹以來室廬散於嘹突體力憊於奔馳而靡所底止者二十年於茲矣侯之至也驗民力以任役政平而事舉如某者始得以少蘇焉孟氏所謂猶解倒懸者果身親見之侯且行矣寇恂之借既不能達之於上則述其德政以道其去思而宣其煙鬱者肯爲某一言乎余哂之曰子之意則誠善矣侯之爲政也爲公家也爲私人也豈徒厚於子而其去也固將展其才大其用而登姓名於太史氏矣亦豈有待乎子之文哉曰不然單門所需於民者固不少矣然物有定數限有程期驗其稅而均輸之寬其期嚴其罰夫人得而集之也唯力役之征或不容溥及於民者必專有所委而後可於是點差之政興焉爲之役也官無定法則吏緣爲姦事之輕重或相什伯而家之肥瘠齒之登耗才之高下萬有不齊擇其力以任事者少有不當則家破而事不集下疲而上不知斯人之弊於此者相藉矣侯之治邑也以是爲政之先務周知乎閭里之情僞洞徹乎物力之厚薄人才之高下責任之重輕豈不各當

其可合人情宜土俗是以民不至困而官事以成某之所以得少息肩者以斯政之善也侯豈徒厚於某哉甘棠之詠見於召南騶虞之歌形於漢室皆發於情之不能自已者之二公者亦寧有待於人言乎哉余聞而喜繼而嘆曰是非邪正之公天理民彝之著孰謂今人不如古乎古之爲政也世其土子其民巨細周知奸僞無遁故百年必世之期有所責望後之守令視其地猶傳舍情未孚俗未諳而瓜期已至求其俗美化成難矣孰有精明洞察處官如家如吾杜

侯者乎以侯之才假之以歲月則其所就又豈止於是而已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伯而無怨非私怒也姚荆氏受代民吏泣擁馬首不使去者非私恩也陽城爲刺史判官不敢按者處官如家也子賤彈琴而单父治者得任人之術也夫開誠布公處官如家任人而不全任乎法者爲政之要道也侯之行政施惠自視爲所當然耳而民之不能自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斯非人心天理感應之機之極天罔墜者耶於李其之請見侯之爲政不可以莫之書也遂録其説

以爲序

又代休丞應叔原作

學者將以行之也古之君子幼而學至四十而始仕其所以爲學之道即其所以治民之法未始有二途也後之學者方其爲學則狥乎詞章記誦之習及其出仕則理乎簿書期會之規所學所行判然二道於是學而後入政之說遂視爲虛語矣嗚呼學之與行豈誠有二致哉必也眞有傑出之才推其所學措之臨民政事然後知古今之時雖殊而聖賢維持萬世之蘊未始有異也洪武四年掄材之選盡取諸儒海内多士旁搜殆盡於是會稽杜君貫道初宰徽之休寧越五月而僕亦承斯邑時識者以僕不閑吏事而膺叢脞艱難之政上旣爲　聖朝求治得人之累下且爲政事倉皇失措之憂而僕亦深懼未有實學以副責任之重旣至則杜君理庶務均徭役僚佐同兄弟之義庶民盡撫字之誠處官如家知無不舉雖以僕之不敏亦得承風宣化用底於有成焉則君之傑出於常人者不旣多矣乎君今秩滿而朝於　京師

祖道有日掌銓衡之任者考殿最必有知人之鑑登樞要以盡所蘊固不待於人言矣而僕之不能默默者蓋上爲　朝廷得人之賀下爲多士出類之光且知幼學壯行初無二道傑出之才古今一致使如某者亦得以分光借潤於下風也於是乎言

題邵思安瓜圃鋤雲圖序

青門生自號以瓜圃鋤雲求紫陽山樵圖而序之者屢矣因詰之曰東陵侯固君家事始仕而終隱者也今子方處庠序育英才將期以有爲而遽爲是皐鄉

曰否又詰之曰樊遲學圃夫子非之子學聖人之學者也而乃是之好豈非背馳夫道者耶曰否又詰之曰灌園之論固異端憤世疾邪有激而發者不足以訓況畫所以適其情之所樂文所以道其志之所存子之所樂者情耶情固不可縱也將以道其志乎志亦未易言其嚮也試有以語我乎青門生乃莞爾而笑曰是非爾所知也是非爾所知也子獨不讀夫詩乎瓜瓞唪唪者后稷肇基之原也綿綿瓜瓞者古公來岐之始也耕鋤種植其培之也深耘灌扶持其達

之也遠則其忠厚而仁及草木者夫豈一日之故哉業其業誦其詩而思其人以感發乎千載之下不知身之在唐虞之時歟在商周之時歟紫陽山樵聞之喜曰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其青門生之謂乎乃爲之圖而記其問荅之語於上洪武十年日南至前十日朱同書

舟行分韻詩序

皇帝有天下之四年有　旨盡取羣儒以選任之四方多士雲集輻輳徽之先在是行者十人維時舟次南陵之毛家蒲蘆蕭風生東濱月出並舸中流傳觴倡和共嘆人生出處之難而聚會之不易也於是以杜工部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之句分韻賦詩以紀之且以寓夫箴規之意而令僕序其首僕以爲唐虞三代之隆處君師之位以政教臨民者皆眞儒也心法之傳教養之道政刑之具載在方冊世變日下風氣日漓於是政教判爲二途君人者有崇儒之美名而未得眞儒之實用爲儒者窮經皓首而未得盡行其道於時下於是者或拘古今異宜而不適於用

或學非所守而反悖於經先王經世之大法幾乎息矣今

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龍飛江左掃蕩羣雄不數年而天下定於一乃罷黜百家一用純儒豈非世道之將隆斯文之大幸而爲儒者所宜致思乎夫學貫天人功被萬世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撥亂者眞儒之學也學有淺深而不可以強齊者也守寒素之舊而無驕奢之習知廉恥之義而無汙下之爲不立異以要名不屈道而求合行止去就一盡乎在我而無一毫

利害計較之私者眞儒之守也守則吾儒之所當全者也况新安考亭夫子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學禮義廉耻之行漸磨旣久幼而學壯而行今也遭　聖明之世沾教養之澤當盡蘊奥以濟時守節以律己而無負乎

聖天子用儒之意則豈徒斯文之幸而已僕也不孝罪重父喪未期母疾未愈而衰絰以隨諸公後斯綱常之重政教所先必當得請而歸者是以不復辭而致其學守以爲諸公別且將跋足林下以俟所謂好

消息者爲吾邦斯文之慶幸也公其尚有取於愚言乎同是行者婺源四人胡原昉江道全江道原胡德耕休陽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銘德汪德懋江彦名余歙人朱同也是爲序

送鄭居貞之鞏昌序

鄭君居貞與余俱爲新安人余差長一歲自幼趨庭時聞其先府君楞庵翁名播縉紳間於居貞未識也洪武十有一年楞庵翁致政歸田余因獲接言論侍教誨於杖屨山水間翁渾厚謙恭凡所以引進後學者惟恐後且聞居貞好古博雅問學孜孜不怠時居貞奉母喪居閩中獨恨未之見也俄而余以有司貢至　京師而居貞亦以賢良舉會於天官溫乎其貌之恭也粹乎其言之冲也詩書家學之淵鄉情道誼之契吳季子之於鄭子產柳宗元之於薛存義不是過也居無何余以典教郡庠歸居貞亦以母喪未終還閩中明年楞庵翁以疾終於家越四月而居貞奔喪至雖哀毀倉皇間以事至郡城必會會必留宿論事物析文理切磨辨難若河決東注亹亹至內夜不

休然後知其非惟學之美且以見其守之篤而才之贍誠非餘子之所可企及也冬十月居貞旣克襄事還三山又明年冬余以菲才忝佐天官越一歲而居貞亦至通判陝西之鞏昌矣夫居貞之於余也居焉而邑里同心焉而道義同家焉而世學同仕焉而出處同然則雖不同焉者其寡矣乎今居貞行有日徵言於余余可以無言乎哉士之生於世也出處之大節有二忠與孝之謂也必能全之而後爲成德之士列於君子之林矣然二者實相資以成故昔人謂事

君不忠爲非孝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孝而思竭其忠則必能立身而揚名其爲孝也大矣忠而思盡其孝則必能脩身而謹行其爲忠也全矣余與居貞之未出也其事君之大節爲政之先務所謂如或知爾者講之非不明討之非不熟在今日俱所當勉者然而家世積累之勤詩書付托之重繼述之未遂問學之未成松楸桑梓之懷臨深履薄之戒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孝而全其忠者乎余與居貞爲通家子弟其鄉土契誼之隆有非他人所可倫故於臨别之

贈道其所以同於始而冀其所以同於終者爲君子告焉洪武十有四年八月旣望紫陽山人朱同書

贈地理汪煥章序

先子存日於經籍註述之暇多留心於俯察每風日佳好必策杖縱覽乎山川之勝以爲葬書雖非聖人立教之道亦造化之奇妙格物君子所不可不究者也矧地之是非關乎體魄之安否爲人子所以仁其親者不容不致意焉非特爲後裔謀富貴也然自揚筠松旣沒是術裂於閩贛判而不合者三百餘年於茲派别支分互相矛盾其爲人之禍反有不可勝言者孰有翫山川之情探造化之本優游厭飫融會貫通以濟人爲心繼斯業而利斯世者乎一日歸自外喜曰頃遊休邑之由山塘觀汪煥章自葬其先隴而知其必有得於是術矣向所謂繼斯業而利斯世者其在斯人乎無何煥章來請見偕先子省家林而余以疾弗克上下其論議於山水間今春煥章又至而先子已捐館矣追思往昔摧裂肝腸欲叩其歸九京不作又知煥章身甘淡泊心慕佛乘與世俗挾是術

以誑人而利一已者相萬萬益思先子知人之明於是杖履登臨言契意合將别索贈言於余余以適丁家禍百感薰心志慮荒迷豈有意於文辭者然得過庭之遺訓固不可不爲煥章告也大塊分而兩儀立氣化之流行形質之布列俱不離乎五行也五行又不離乎陰陽天之三光其輕清者也地之岳瀆其重濁者也然地囿乎天中寒暑晝夜之辨萬物生成之故而所以成造化者皆由乎日是以因其行之所至而時日方位立焉探造化之原者不可不深究也由

川之流峙起伏向背高下形體也而有性情焉求其情之所聚氣之所鍾舍形體何以哉是尤不可不深究者也斯說也二途而一致均於五行而已矣五行又一陰陽而已矣眞是之歸無不脗合此先子有得乎窮理之妙而悟夫筠松以前未判之術者煥章誠能精求黙玩用力之久自當有得則先子之所以有望於煥章者殆不虛負而斯世之頼於子者詎可量哉是用書以爲贈言且以告夫求是術者里人朱同書

覆瓿集卷之五

紫陽山樵朱同著
睎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叅閱

記

聽泉樓記

石門爲歙南之奇覩其山之高而雄者則有方吳危峰嵯峨突兀出其上峻而奇者則有寶金峰砂子嶺森羅環列立其旁其水之出也則羣峰攢立擁蔽周廻百折繞其後其中則平原曠野阡陌縱横煙樹桑麻鬱然而青蓊然而春不知有山之高源之深也陳氏世居焉以樓名者曰此山曰環翠曰先月曰臨清其他齋閣池亭不可歷舉伯仁陳君又構小樓於大坑上有年矣而未有名之者柔兆敦牂之歲延其從子彥珍課童蒙於其上因遣其子耘夫求名於余余七年前嘗宿是樓展卷披吟終宵不寐聽夫泉之過樓下者其聲泠泠歷歷鏘鏘琅琅如羽衣仙客環佩丁東深有可樂焉者於是名之曰聽泉在易之蒙彖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傳之辭曰山下出泉

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腹之下初出之泉清瑩香潔不汙不滑有類乎童蒙之本心艮少男也故曰童蒙又坎為耳耳者聽之司也然則伯仁以斯樓課童蒙而余以是名之得無意乎夫泉之出於山也蓊然雲根罅然石隙泓乎其出於中涓涓滴滴不息不竭激於石也則金石其聲匯於坎也則圭璧其形津津源源以達於江海之茫洋浩蕩而人不能窺其涯際者此泉之本也聽者於此有契焉則有以知夫此心之靈虛明洞徹靜則主於敬以養育其所得動則勇於

義以果敢其所行孳孳不息以至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即此童蒙之心而非有假於外也雖然不可以槩論也迨夫春霖驟至羣涂畢集則斯水也自高而注勢如建瓴西射東衝而束於兩岸之隘不得逞其欲於是滂浡激怒聲如奔雷咫尺之間驚心駭目若是者乃溝渠之暴漲雨後之洪流而非泉之本然者也善聽者於斯必有所擇矣旣以名樓遂書而記之

石門讀書圖記

閼逢執徐之歲端木孝友孝思侍其尊人以善公官於新安受業於先子以怡怡之情兼切偲之道資敏而志堅學勤而行篤方將交相贊勉而期其底於有成也俄而先子歲受　朝命往來在道繼而入翰林知制誥不得卒其講授之業於家而孝友孝思亦且從其尊人之官江右矣屠維作噩先子始得請而歸明年以疾終於正寢又明年僕不能辭郡邑之貢斬焉衰絰而來　京師獲會其尊人於朝餘而訪孝友於書室慰問惻怛之誠琢磨懇到之意溢乎言表於是有以見其志愈堅行彌篤而誠無負乎師友期待

之意也居無何僕得終喪之請歸且有日孝友別於客邸謂僕曰頃自侍親江右繼居浙右於今七載雖道里悠遠音問濶疏然教誨諄勤言猶在耳石門書樓環山帶水講授之所几案之間未嘗不日接於目而存諸心然猶慮夫不克卒業以墜家聲而負先師遺訓是懼子能為某圖而記之俾日見而猛省焉是亦庶乎為學之一助歟僕於文固所不能而於畫尤非素習加以哀感熏心奔馳少暇豈有心乎筆硯者然以義不得辭因其長兄孝芳訪僕林下而書以寄焉

夫學者窮理致知以爲脩已治人之本也天地萬物之理具乎性分苟非學以究之亦何由周知其說以爲力行之地哉故旣博學於文矣必約之於踐履之實焉非徒操觚弄筆抽黃對白而已也子之尊人以其問學文章措諸行事踐履端方歷練周悉遐邇咸知於過庭之際講之明而守之素矣又何待於他人言乎昔子貢以文辭稱夫子敎以一貫之道及其方人則自以爲不暇斯言也先聖之遺訓而子之家學也敢舉是說以爲贈孝芳以其二弟脩習之勤而尊

人居官屢乏也不暇問學而往來經紀其家斯誠得爲學之本云

休寧縣重建皷樓記

會稽杜君貫道宰休陽之明年政平廢舉民旣悅服廼即其故址重建皷樓於官署前其邑民某等具述公重創之故與夫經營施設之方徵文刻石以告永久僕嘗稽之周官挈壺氏軍事縣壺以叙㰆則司馬掌之皷人軍旅夜皷鼜則司徒掌之二者俱施之軍旅者也至司寤氏掌夜時禦晨行禁宵行夜遊而屬之司寇是則王城之官意者當時侯國亦必有是而後世凡城若邑必有壺漏之水五夜之皷樓於署前以總之者蓋本是職復兼二者而有之歟夫明時聽政禁暴禦奸一視聽齊衆庶者王政之先務也重黎分司羲和分職聖人所以順天時授人事不爲不重矣後世乃視爲不急之察亦獨何哉此公所以構樓之意也楹之數若干高若干延若干袤若干因故址仍舊制不華餝以美觀不因循以就圮此公構斯樓之宏規也考民之趨事而等其殿最明約束罰怠頑

以供庀木百工之費不動編民不糜國用政舉而勸懲立樓成而民不知一舉而兩得焉此又公設施經營之有道也左游仙右靈烏松蘿拱其北顏公峙其南前乎此未嘗見也今始奮峻起伏吞吐雲煙囿平野接霄漢若將環繞峙立以聽命於斯樓者闤闠之集蜂房蟻陣凭欄一覽萬狀呈露此樓成之勝槩也斯樓也固足以見公爲政之大端矣彼食焉而怠若事吏胥之弊不革貧富之役不均一有所徵事未集而民已病視公之事寧不忸怩於中乎斯樓之毀者

屋矣歲乙酉前朝吳興唐子華來宰是邑遂鼎新之不幾載而復毀至今始遇公焉二公俱浙産也斯樓之遭豈偶然也耶昔子游宰武城以得澹臺滅明爲喜僕於是邑爲桑梓之鄉於公固所敬慕然竊取昔人遺義非公事未嘗一見又公善政之施民有頌聲上有大比亦非僕固陋所能悉書第此一舉亦足見公知爲政之先務得設施之良法且因邑民之請不可以莫之記也於是乎書

練溪閒居記

中菴余公信卿承世冑之貴秉鈞要之權亦既有年洪武六年以老得請奉　旨居新安新安練溪大源郎楊之水也出績溪縣大尖山澎湃湍激曲折東流繞郡城西會四水南流以入新安江郡城之立跨山依水以爲固公之居在城之西偏南面水陰之山曰陽城唐方外許宣平隱所也遠望喬松數本在山巔之凹遺址存焉重崗疊嶂枝顯秀拔踴躍後先以列乎前古寺樓觀林陰塔影嵐光翠靄入戶侵簷不知有城郭之隔市壥之囂也公平居無事則閲書在几披吟抽繹以養性情而消永日客至則整冠對坐談今古論人物道典故鏘金戛玉足以廣見聞聳觀聽令人傾耳不倦每風日佳好則幅巾野服杖屨逍遙與二三友士俯練溪之清流登水西之梵刹探城陽故址以求方外之遺蹤陟紫陽高巔以訪考亭之餘蘊或據怪石或坐長林唱和吟嘯日暮忘返人遠而望之但見其形超輿逸若寫神仙於圖畫而其中所存之灑然者固不得而知之也僕閒嘗造其居公輒接納談笑或置酒雖不自嗜飲而酬酢不厭其寛和

接物類如此殆忘軒冕之貴而尚道義之高者歟時劉時中素慕公高風因令邑士邵某圖其閒居之趣與文士歌咏之而公又俾僕記其槩僕惟襄陽公舊鎮也峴山高陽池昔人遊觀之勝登特倍蓰於練溪而公獨眷戀於是者何哉蓋襄陽形勢之地英雄之所必爭是以南北有事則往往爲名藩重鎮實扼戶蜀之門戶控江漢之領袖而規中原之咽喉也昔關公乘勝據有而孟德幾欲遷避羊祜卧鼓不戰而吳人已爲寒心況豪傑之士割據覬覦之雄圖[illegible]

客感今懷古之壯觀而非端居嘉遯之所也徽之爲
郡介乎萬山僻在一隅豪傑之所不屑而山秀水環
泉清石潔足以清心娛目全身避世是以黄山之嵯
峨紫陽問政之宏衍多爲仙逸棲遊之地公見先斷
果勇退急流在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視功
名富貴何如也然則孰使其盤桓眷戀於斯而忘故
土之勝者其必以是也夫旣爲記巳又從而歌之歌
曰練之溪揚之水源淙淙流瀰瀰結茅屋臨清泚泛
余舟兮漁梁振余袂兮城之陽望峴首兮愼無懷乎

故鄉

橫洲書堂記

孔子稱子賤之賢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又曰里
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甚矣學之不可無父兄師
友鄉黨閭里之助也自吾鄉晦庵夫子紹周程道統
之傳時則有金華東萊呂先生道同德合天不假年
厥後文定何公受業於晦庵高弟文肅黄公以至文
憲王公仁山金公相繼而起而許柳黄公前後相望
者若星宿雲他郡所不敢企及雖曰間氣所生而父
兄師友鄉黨閭里之傳受原委的乎不可誣也應
君叔原亦金華之蘭陰人洪武四年擢二徽之休陽
時民凋瘵於徭役巳久時之爲守若令者求事之速
集則假嚴刑以立威求民之歸巳則行小惠以沽譽
事雖少快於一時然利巳而病人者於人心天理之
公果無愧乎君之爲治則不然刑不能不施而不倚
以立威惠不可不布而不假以沽譽守儒素推至誠
平易近民始雖無赫赫名久而誠意相孚有不忍舍
其去者固有以知其必得鄉黨師友之助矣暇日以

其橫洲書堂求記於僕曰某之曾祖諱湘字深之居
蘭溪縣南十有五里曰橫洲嘗第進士以處州酒庫
提幹秩滿致政歸隱於家時稱曰橫洲先生若張子
厚之橫渠然構堂面洲以爲訓子弟之所因以是名
洲水之溢涸天時之晴雨汀蘋岸草列岫叢林與煙
雲相吞吐萬變而不窮有足觀者鄉先輩自然何先
生景實朱先生皆爲品題今百餘年矣墨跡尚新兵
火之禍所不能免而斯堂巋然如舊日曾孫二十餘
輩亦多知向方其不歛際時休明佐治於茲凡所以

律已治人不敢安有所設施者皆祖父遺訓猶恐後人不知祖宗積累之勤流慶之遠而無以遵守也子孟爲其記之於是又知其非徒有得乎師友鄉黨之助而家學之所由來遠矣僕自幼讀父書蒙過庭遺訓已聞金華師友講授之盛如彼無替先人早世遺書未能盡讀老成凋謝霜木晨星朋舊交遊天涯地角自恐孤陋寡聞而卒爲庸人之歸今乃聞是堂子孫相承不替復如此則斯郡文學之盛如吾横洲者猶必有其人而未盡聞於世也安得躬親執經問難

於其間乎是以不復辭而書其景慕之私以爲記

退思軒記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天下之定理也然爲君父者豈必待臣子之忠孝而後仁且慈爲臣子者豈必待君父之仁慈而後始盡忠孝之道哉斯又各盡其職之定分也昔舜之於瞽瞍號泣旻天必至於底豫不格姦而後已以爲不若是不足以盡夫人子之職分秣陵施君孟文佐戎幕於新安以不合於時罷去杜門讀書反躬自咎因名其燕居之所曰退思而求文以爲記僕以忠孝雖二事而實一原聖人教人以孝事君則忠故曰臣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忠也過也由乎己故當思盡之補之美也惡也本乎君故當將順而匡救之四者咸己之責也而退思爲尤焉何則忠有所不盡美有所不將而惡有所不救俱非己之過乎是以審旣往以勵方來而盡夫臣子之職者俱退思之事也若夫任用之輕重恩遇之淺深事幾之利害他人事也於我何有哉唯自思補己之過而已噫彼食君之祿惟恐其不厚

冀君之爵惟恐其不高尸君之位惟恐其不久且固聖人所謂無所不至者斯固不足言矣上焉者才矣而惟恐不盡其用功矣而惟恐不酧其勞言聽計從矣而惟恐勛名之不巳彰事遂身退矣而惟恐是非之不巳白斯韓信楊惲輩之所以不能免者又其上者以直沽譽而無忠君之誠以退爲高而無憂世之慮其於退思之義何如哉是豈徒斯人之不幸而要非國家之福也若施君名軒之義其庶幾乎欲盡臣子之職者歟雖然臣子之自處者固當如此矣天之

所以生斯人而用之者夫豈無意於其間哉艸木之質必飽風霜烈日之苦而後堅其材聖賢之生必備艱難困苦之嘗而後成其德昔人以少年登高科席父兄之勢爲美官有高才能文辭爲三不幸者實以銳其進驕其志侍其才而滿其量不能致遠大之業也然則孟軻氏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此余所以喜其退思之名而樂爲之記也

罷釣軒記

由新安郡城西南行可三十里有市曰巖鎮其地衍沃其川清徹可耕可釣其民智巧善技藝凡有所爲必精絕過人其水由黄山三十六峯縣瀑奔淙湍激澎湃至是則匯爲平川汪洋漣淪白砂青石與疎篁茅屋相隱顯誠好道君子之所樂也友人吕德昭氏世居之德昭居汪溪之西先世祖墓之側有屋可十許楹中蓄書史圖籍屋之東編短籬藝菊數十本曰翫其間自號東籬生周環繞以幽篁古木參錯庭戶間每隆冬積雪萬竿低亞青白交加於是又額是軒曰蒼雪是皆善掇軒中之勝以自樂者此外又以罷釣軒卷不遠千里求余記其梗概豈以其東籬蒼雪猶未足以盡其軒之勝耶余因思四年前常道過其居當盛暑中剖瓜行酒與其鄉老二三輩道漁樵田里間遂醉卧是軒中及覺則庭戶寂然月影穿林清輝散布枕席間林外人聲咿呀因露跣出行溪上見籠鮮鱗以歸者即之乃德昭也曰漁翁曉釣呼取得之斗酒未盡其半當烹是再飲於是携酒與魚復釣溪上於時波光浸山林陰翳月籍草而坐飛觴交錯

盡歡乃罷不知清露之滿身也既歸即欲爲文以紀之而未果今德昭復以是求余記余竊有疑焉夫釣隱者之事也德昭以茂才擢司郡庠教誨之職有年矣躬講授親燈火督課童蒙日不暇給間有家事日晡而歸戴星而往豈復有唐詩人之所云者哉然則罷釣云者政以見其無復有曩時之事也古之君子學則優於有爲守則甘於窮困其未遇也板築魚塩賤隸之役固所不讓有莘之夫渭川之叟蓋可徵已方今　大明中天照臨萬國搜隱剔匿野無遺才斯

有志之士激昂補報之秋也然則德昭之欲罷其鈞者其亦有見於世處之大義歟德昭自幼即以文學稱詩尤清麗不苟吾又以知是地不獨技藝者之精絕過人也於是不辭而書昔所經歷者以記之

洪武十有陸年歲在昭陽大淵獻七月既望嘉義大夫禮部侍郎朱同書

自得軒記

余畏友江君彥功搆軒於南溪居後扁曰自得背倚長江面撫方池中之延袤可方丈不華不飭而明潔

可愛名卉假山列乎池上圖籍書畫秩其座隅而又蔭之以屏繚之以垣方盛暑中流金爍石一入是軒則嘉種旁羅奇峰高挺清陰蒼翠鱗鮮泳游若身遊乎天台廬阜大華岱宗扳香爐倚目觀而上青天也若枕清谿坐長林嘯傲乎白石清泉而不知有人間世也且逕衔幽邃非佳賓不得入余嘗屢過而喜之因求文以爲記余諗之曰世傳軒轅夢遊華胥而怡然自得卒以登遐子殆有意於方外者耶莊生之自得自適釋氏之冷煖自知皆其自有倍入而不可以告人者子其有得於是耶曰否僕之少也蓋嘗有志乎學矣中遭世變播蕩流離數年而歸故址則先人弊廬已爲蓁蕪瓦礫之墟乃闢荊棘芟蓬蒿築室耕稼給公上奉甘旨處鄉隣和上下里役之劇日用之繁莫不身歷而審處之晨出夜歸不遑暇食然猶慮夫有所踈略而不得盡吾心者況復能從事於經席乎乃搆斯軒以爲息肩弛擔之所蓋夙有志乎雲臥林居而不得也故爲是以當夫神遊惡知方外釋氏之說哉雖然方其應接紛紜神昏目眩而憩乎此澄

心息念危坐反觀則萬慮氷消乾坤定位豁然若有所得者然後審旣往測方來高下淺深必期曲當是以酬酢萬變鮮或獲戾此僕自有得於是軒而因以名之他固不知其說余聞而歎曰是固庖丁之善刀達磨之面壁而吾儒之所謂尚絅非潛心乎聖學而旁通乎釋老者不能也子乃欲踐其實而逃其名乎夫學無精粗事無巨細積力之久俱有自得是物也臣不能獻之君父不能傳之子孔聖之上達顏氏之卓爾輪扁之斲輪不其信乎然則可以爲教者文爲

制度人之所同不可以傳者默識心通己之所獨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蓋深造以道所以教其爲學之功欲其自得不能授以獨知之妙極造之深是以自得後之學者未嘗盡下學之功而驟謂得上達之理吾考亭夫子力排而深救之至訓自得爲自然而得其矯當時之弊也深則其釋本文之旨也畧勢固不能以兩得歟君子之於學無適無莫期於是而已矣余旣嘉彥功之能達是理又文義之不可以不究聖學之不可以不明也故書是爲

記以貽之

永慕亭記

汪氏之盛於新安由來尚矣支分派别各有攸宗其始居黟之黃陂者謂之黃陂汪氏傳四世而又有下宅中巷中宅上宅之分焉枝繁則勢分理固然也中巷有大公者始居休陽之潛溪子孫蕃衍尤盛他族其十六世孫有曰桂宇煥章者懼其世愈遠而愈疎也於是遡其源以譜之又倣老泉親其所自出之義率其族之勇於義者於其六世祖諱某墓前構亭曰永慕亭因以祀討者若干春以拜掃秋以薦新而寓其時思之意於是尊祖敬宗之義庶幾乎備矣猶恐其後無以遵守也命工立石徵余文以記之余謂古無墓祭惟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有望墓爲壇而祭焉由其不敢祭於家也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時祭之外薦新之屬無月無之而時思之義至矣又何假於墓祭乎世教日衰禮法寖廢爲孝子順孫者旣不能稽諸典禮以盡夫追遠之誠則於其中有不能自已者於是有假釋老之教而立所謂庵若觀者

於墓旁而附祭焉雖非先王制禮之經而秉彞之極天罔墜者於此亦可見矣況乎宗法久弛姓氏混淆德位匪兼禮樂疇作甚者誶語箕箒德色耰鋤而父子天倫壞亂極矣奚俟親盡然後爲途人乎此余於煥章之事不能不重有感也君子創業垂統以爲可繼爲子若孫者誠能以祖父之心爲心而遵行弗弛則俗易風移民德歸厚於世教之補非細故矣豈獨一族一鄉而已耶故爲記其顛末于石而系以詩

詩曰

新安之汪十姓居九功崇德深克昌厥後清泉同源
喬木分枝因地立名有曰黃陂繼遷休陽潜溪之上
族處尤繁並敦義讓有孫曰桂懼迷厥初周爰咨詢
作譜畫圖復謀同宗親所自出僉曰義舉事奚敢忽
我哀我田我築我亭木立是崇惟祖之寧春雨既霽
禾拓斯桑率我同宗祭于故丘七月流火嘉穀既登
薦其時食潔我粢盛黍稷非馨惟德之馨庶或饗之
鑒我微忱漸江湯湯東馳千里孰濬其源以達於委
目眎耳聽摠摠林林釋其本原彼獨何心無源無流
身從何生百爾君子視玆墓亭

覆瓿集卷之五終

覆瓿集卷之六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晞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參閱

記

容膝山房記

海陽爲徽之屬邑山水率多奇峭秀拔圓整清麗衍爲平川融爲村墟層巒疊嶂鸞鶴停峙駿馬交馳興雲煙竹樹掩映邐迤雖居萬山間而頗有江湖之思非他邑比由漸江旁曰閔口者遡淵溪而入十有五里二水合流曰雲溪山水奇秀於是爲最僕少游而樂之今二紀餘矣兵興以來人無寧日喬木池館接棟連甍率摧頹於荒煙宿雨中令人慨然興今昔之歎程君伯齡族居於是爲游息之所不事華飾而明潔可愛凡雲溪山水之勝於是焉萃先子嘗過而喜之爲之扁曰容膝山房且許爲之記而未暇歲在癸丑復徵言於僕僕自揆無似曷敢以斯文自詭然繼志述事者固人子之職義不得辭夫古之君子於問學之道行己之要苟有自得雖一二字終身佩服而

有餘或不能然即萬卷五車於身心果何補也軒冕之榮金玉之貴有識者咸知其為外物至其臨利害決去就而斷斷不惑者幾人由其不能熟翫精體躬行實踐而真知其味云耳在昔陶彭澤以經綸之才冠世之學而丁時顛沛不事異代安貧樂天風節之高人莫不知至其子房報韓之心孔明扶漢之志卒未白於後世而屢見於詩其賦歸去來辭也有審容膝之易安曰審曰易翫之熟而矚之徹矣堂高數仞於我何加留侯之願從赤松卧龍之躬耕南陽謂非

約見實踐而能之乎夫惟能守貧窶之素而後能安節義之閑能安節義之閑而後能盡經綸之用聖賢之事固非常人所能知也伯齡山房之構能矯時俗之浮華而先子容膝之名足以表其深趣矣余又聞伯齡之尊父曰辰齋翁敦厚篤實方承平時鄉里以甲第相高而翁獨仍其舊非無見者尤足以觀家學之有自矣等而上之於聖賢之域若彭澤今者不有望于吾伯齡也耶遂書是以為記

閔口觀音堂記

新安漸江源出浙嶺東流休陽縣南過小澗曰閔口實為嶽達西江之周道漸江山水率多峭拔峻急杠梁莫安至此則少漫為平川清泚渙漣涵雲沫日頗有江湖之思然源淺流疾每驟雨不崇朝而澗潦四集洪流猝至舟楫莫濟公私病之至正巳丑休陽吳公望之先府君曰某常造舟於是且欲構亭以憩待渡而壬辰兵亂不果歲庚子土人邵永達謀於其兄永成捐貲伐木造梁以便往來時先人過而喜之且手書疏語俾求綱維於邑之判簿而勗其底於成永

達亦欲構亭又以疾卒不果洪武七年甲寅冬永成復念其季之志未就也乃謀於公望求渡旁地於里人畢子敬子敬施其地公望亦具所得之地以步計者八十中分之售其半於永成而施其半共為堂址且助其瓦甓之費永成於是身任其事迺基迺構其季永和永安旁助其勞中像普陀花境而附二家之先於其旁且招梵脩施漿飲者為經久規模而求書其事於後夫徒杠輿梁王政所先實前人用之不可缺者作亭棲神雖不本乎聖人之教而去聖逾遠禮

法廢壞之後孝子順孫之心有不能自已者率多假此以致意焉固可以見天理民彝之極天罔墜者矣先人嘗曰德不在大功不在多惟欲心之嚮於善成人之美類如此余才質疎庸詎敢以斯文自詭重念斯舉也永成能李其難弟之志而公望能繼其尊人之心孝友之誼斯爲備矣且先君子嘗勸勉之知事之的莫我若也奚可以不能辭故爲書其概於右贊其成者程仲悅黃彌高朱伯仁吳宗甫洪武十年歲在疆圉大荒落仲春既望里人朱同記并書丹

壽春堂記

壽春堂者休陽汪眞士明昆季奉其親之所也士明父曰伯圭母張氏年俱過耆士明盡友恭之道以和其家而奉其親喜其親之具慶而家之克諧故構堂而以是名之壽以人稱春以時名耆年之壽未爲稀有四時之春於我奚與而取以名堂何居箕子之陳洪範也壽居福首短折極先以爲人生之禍福莫重於是也孝子於其親之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大願而祝者親之壽而已四時之序春居其首句萌早拆孳尾生育天地和同生氣之元而將亨之時也詩人取譬所謂秋日淒淒冬日烈烈者叔世之喻也春日載陽春日遲遲者斯世將隆之比也其在人也亦然春秋未富血氣方盛身之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春也泰運將亨文明肇啟者天下之春也一時云乎哉然則熊經鳥伸以永天年者身之壽子孫繩繩以克永世者家之壽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澤之壽撫安黎元培養邦基者世之壽建中立極守先傳後者道之壽一身云乎哉大化流行寒暑更代

萬物之生必有得氣之先者是以靡草死於盛夏寒梅花於隆冬方今運啟大明業垂正統開泰運於否極基隆平於方來者固斯世之壽天下之春也而士明父子昆弟辛勤於積累孝友於家庭當疲敝未甦瘡痍未復之時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同心協力以克有家非符當代之運而得氣之先者乎則夫盡友恭以奉甘旨睦家庭以給公上子孫視傚罔替厥心祖孫相繼百年如一日萃春風和氣於一堂之上余有以知汪氏之永艾也况等而上之者乎士明以記

請余嘉其孝友得其道名堂得其實且幸其符泰運之開而得氣之先也故爲記諸壁以示訓于其子若孫俾蒙祖父之廕享承平之福而知所自耳堂居休邑之東市洪武丁巳孟夏既望朱陳村民朱同書于愛日軒

說

貞白軒說

遂陽碧川道人宗老氏學而尤工詩畫書札自扁其軒居曰貞白新安朱同讀儒書而亦溺志於是三者

是爲學不同而所好則同故爲之說以諗之其辭曰聖人作易內卦與不變者皆曰貞貞者四德之一先儒所謂正而固者也白者五色之一聖人以之比於自潔則所謂涅而不緇者也貞之義於是爲冬冬之屬水其色黑斯一說也至洛書九數之一則已白矣古先垂教若忠貞貞潔潔固白之異名也然則貞其正固於所當守之位而白則脩潔於其所當脩之行歟素位而行斯可謂之貞江漢以濯斯無愧於白矣此吾儒之說也老氏之學有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一卽其所謂萬物之母者也其說以事爲之本爲非道而以反本還原爲宗其反觀內視復命歸根者卽所謂貞者歟其知雄守雌卽太白若辱之謂也若然則貞者固其分內事而白乃其所不自居者豈非謂進德脩業何必涅而不緇深藏自晦何必自彰其潔乎碧川以是名軒其本於君家之教耶抑亦有得吾儒之說也若書札詩畫之習在吾儒爲翫物喪志在君家亦有妨乎爲道日損之說均所當戒者故余既爲發二家貞白之義而幷以是告之亦以自儆云

程庭輔二子字說

海陽程庭輔翁名其二子長曰和次曰義請字於先子先子爲俱字曰德而別之以孟仲且諾以字說未之作也旃蒙單閼之歲復謂僕曰繼述者人子之事也盍措一辭以終子先君子之志僕不敏不敢以斯文自諉然姻婭之密邇契誼之隆篤服過庭之言知名字之義俱莫我若也奚可以不能辭乃爲之說曰天理流行付與萬物得其全而靈於物者人也拘於稟而不能推者物也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以能

窮理盡性擴而充之以全其所賦者耳聖人作則因義立名爲萬物準是故以天賦與言則謂之命以受於天言則謂之性以人所當行言則謂之道以得於心言則謂之德命也性也道也德也初非有二物也夫人之得於天者未嘗不同而人之所受而行之則或有異故德有大小厚薄逆順吉凶之不齊焉聖神文武堯德之廣運也伊尹之一德所以總其凡皐陶之九德洪範中庸之三德所以詳其目仁義禮智斯德之大者矣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曰智仁聖義中和而總之曰六德獨遺於禮以其別於六藝噫德之義其溥矣乎程翁之名其子而先君以是字之者其義不在茲乎應物中節而無乖處事斷制而合宜翁之躬行心得所以訓於家庭者固不待於人言矣然性命則本其所自出之原而道德則立其所當爲之理道猶爲衆所當行之路而德則行而有得於吾心之實所謂誠身守約窮盡性以至於命者獨非在德之一字歟然因名而立字因字以求義循名責實爲進德脩業之助者不有賴於斯文也耶

天遂子說

盈兩間以有生者小而艸木禽獸大而聖賢君師總總林林莫非物也之物也旣生乎天地之間矣然能不斲喪夭折以遂其生者何其鮮哉草木之生不噬於牛羊不伐於斧斤不毁於水火以至於合抱連尋者實千百之什一也人之生也幸而不爲異物矣然或夭於殤或折於暴或蔽於昏愚斯皆天之不遂其生者也今幸而不夭於殤不折於暴不蔽於昏愚則所以遂我者不旣多矣乎然而百年之中老弱疾疢居其半學道行義之日甚有限也古之君子惟自知其若是難得而易失是以夙夜孳孳不敢少怠盡心乎博文約禮之功事親敬長之道舉而措之家國天下之廣立天地心生民物命繼絶學開太平皆以爲吾職分所當爲夫如是可謂不負乎天矣苟爲不然非甘於自暴自棄者乎友人洪詵積中睢之遂陽人資敏好文其鄉先生令以天遂子自號求說於余余雖不獲知其所以號之之故然其勸勉之至意有不在茲乎有不在茲乎故特舉是爲天遂子說

率東程顯公墓誌

墓以藏體魄也墓之有誌以垂遠也有宋程先生顯字允彰號南墩東晉太守元譚公梁將軍靈洗之後先生生宋雍熙丙戌幼志于學長授鄱陽令以清節自持士民愛之清聲達于遐邇未幾解印歸思以光大其先業世家黄墩因亂徙避富登祖墓之側先生復遷黄墩搆屋居焉不忘祖也立祠審坑歳時祭祀脩譜圖重本也立庄由溪𥻘田五頃備粮役備荒年凡先世所欲爲而未舉者先生一以爲己任也慶曆丁亥十二月十二日戌時疾作遺言囑子毋墜先業毋違母命毋戾于義讓言訖而卒距生丙戌正月十一日午時享年六十有二葬草市竹林頭艮山坤向配鄭氏賢能內助生雍熙丙戌没庚寅與先生同穴子二長永次求孫男二嗟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其大志有三一曰樹功名二曰繼先志三曰體歸全先生始而出宰克樹清聲繼而歸隱建業立祠克光前烈既而考終明哲保身體受居全三者備而立身之大節完矣此先生之墓所以可譜也余與裔孫仁叟

雅有舊因次第其誌俾勒石于墓用垂久遠云

野航齋說

曹君從善壯游江上亦既有年歲在重光大淵獻歸新安結廬郡城扁曰野航諸鄉先輩雄文疊出所以發揮之者亦云夥矣而猶徵言於余余以比遭凶禍先子傾背已及二年焦心於傷感之餘瘁形於奔馳之際筆硯素習日以荒蕪雖黽勉剽竊亦何所發明固辭不獲因三復杜少陵詩而悟曰淵哉乎吾從善所以名齋之義非知道者不能也君子之涉世也機愈深則禍愈酷備彌至則患彌多理之必然無足怪

者夫舟所以行水而已世之人以小舟不足以涉大川也於是有青雀黃龍之輈連雲蔽日之舳備之之道亦云周矣然而濟江湖經巨浸而猝遇風濤之變幾何不葬身於蛟魚之腹其幸而得免則往往號呼神明而求全於萬死之濱者何可勝數今以秋水纔深四五尺而駕恰受兩三人之野航以遊乎白沙翠竹之村風濤所不能驚黿鼉所不能害怡神風景適趣詩篇視向之心驚目悸於艅艎巨艦者為何如哉從善之習乎此者舊矣夫是以[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安於容[illegible]而無羨乎彼者歟聖人之訓固以先覺爲賢而尤以逆億爲戒虛舟之觸人不之怒蓽門露居盜不之顧而重關堅蔽者多不自保然則無仁義之施而徒勞心於預備者果何益哉雖然抑有說焉不可不爲從善告也操舟於水水之逆順忘於水者得之人之居世世之利害忘於世者見之夫惟其忘之也故舴艋不足小巨艦不足大遊心乎物表措身乎太初而不以身與乎興廢存亡之變焉能得之然則滿其欲於舸艦之大者適足爲覆亡之機放其志於野航之小

者亦未足以語至道之妙若內外兩忘行所無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其惟聖人乎此吾雖以從善之斂固不敢不告而納諸聖賢之域也謹書是于卷尾以復焉

銘

唯齋銘并序

會稽杜君貫道扁其燕居之所曰唯齋人或疑之曰聖人一貫之言曾子子貢咸獲聞之獨曾子能洞達無疑而唯子貢則猶未也今君字貫道而以唯名齋

則已能端木氏之所不能者耶新安朱同應之曰子亦知夫子之告二子者有異同歟告端木氏之一以貫之者貫夫所學之理也其告曾氏者貫夫道也子貢多學能識以爲聖人亦猶是也故夫子問而啟之曾子所守者約躬行實踐固將悟夫萬殊之原於一本矣故夫子以是告之而即應之曰唯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聖人非有所偏也三千之徒參以魯得堂堂之張侃侃之賜雖各有所長也道統之傳曾氏獨得其宗然則後之學聖人者舍曾子將奚師杜

君之字貫道而以唯名齋夫何疑之有旣以釋或人之疑杜君請銘諸座右廼爲之銘曰

昔在玄聖學徒三千曾氏之魯獨得其傳實踐躬行反求諸己一貫之道無疑而唯柴愚師僻賜也多言去道愈遠各得其偏顔氏之子未達一間如有所立幾於一貫貫道其字以唯名齋曾子是師學聖之階散爲萬事歸則一理列聖相傳如斯而已燕居有所几凈聰明敢告君子聽我齋銘

漢東胡公明善守新安扁其齋居曰平率命郡民朱同銘之同維公以文學政事徧歷朝著而守是邦所以名齋之義宜有深旨而同見聞寡陋學識疎庸豈足以發明公之蘊奥而揭諸座謹述其義於左而銘之以質於公按平字之義於六書無所考先儒往往以平衡平準爲訓其見於經傳者如平章百姓稱物平施之類是也率字爲大索之象形上下兩端象所用絞率者中象索兩旁象麻枲之餘因爲率帶藻率之率又借爲率循率領率畧之義率循如率循大卞

率德改行之類是也同以爲凡物得其平則明物之平莫平於水爲準者取則焉惟其平也故凡鑑於水者姸媸巨細各肖其狀而無毫髮之遺一有微風草芥之動其平則不能明矣而况狂瀾急瀨不平之甚者乎不獨水然也木石骨角之適於用者切磋琢磨之工至則莫不皆明慶封之車可鑑平之至也鏡之明也微有凹凸之不平則物之來鑑者莫不喎斜醜異而不得其形之似况不平之甚至於顚倒於中者乎人心亦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理咸備率之而

行謂之道惟其聲色臭味四肢百骸之欲交於前而動於中故不得其平而邪正是非顚倒錯亂不能明而不知所以率矣聖人作則定之以中正仁義靜養於未應物之先省察於將應物之際是皆切磋琢磨之功所以去不平而致其平者也是以此心之明如水與鑑上下四方今來古往萬理莫不具於我夫然後泛應曲當始能平其心率是性以率物矣聖經賢傳之旨內聖外王之學未有能加於此也公以是名齋則日用之間所以治民者可知矣嗚呼豈獨治一

郡之道哉又豈一行一事之沾沾者所可同日語哉若夫以平易率畧爲公名齋之義者固不足以知公也

銘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得之以生爲我天君物我相形純一以散不平於中是非錯亂聖神設敎以致其平涵養省察率性而行惟平故明惟明能率水鑑之空萬理攸出明明我侯治心以平平心率物因物賦形琴堂之嚴萬事咸理孰知其由乃本於是燕居閒閒有洞斯軒鑑茲齋銘攻敎之原

題

書先子臨晦庵夫子書尊德性齋銘後贈曹子純

右考亭朱夫子爲程允夫書齋銘一紙先子所臨玄默困敦之冬余友曹子純解館告歸因以是貽之而書其所以然于左嗚呼此吾晦庵之精義而先子之手筆也余奚敢輕以畀人哉先子以斯道授人者蓋不爲不多而稟資英敏超邁頴悟者亦不少矣晩歲始遇子純子純貌質而言訥內明而外騃人視之魯

者也至其隆師親友之誠好學踐履之篤則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以先子甚喜得人於暮年而惓惓期其底於成也業未卒道未傳而先子已捐館矣僕雖不敏奚可不推原過庭遺訓爲子純終告乎列聖傳心宣尼集厥大成三千之徒參以魯得子思中庸之書原乎曾子其曰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者存心之要而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者致知力行之事也濂洛之學至吾考亭而集厥大成搜尋䟽剔會元統宗無餘蘊然其智知仁行勇強之說與夫知及仁守

期月之守顔子服膺者不能臚合諸如此類雖矯時弊而於經文本旨不能無遺憾焉此陸氏之論所以不能同歸而先子每爲之長太息也此扁此銘發明蘊奥啓廸後人者尚復奚加使子静復生亦當斂衽先子所以臨摹傳久之意夫豈徒以筆墨畦徑之故而僕以是授子純而期待之者亦豈以爲常情瑷琚之報也哉

書周彦名先生遺後録後

右同郡彦名周先生所撰遺後録一卷周氏始居海

寧之周村其祖曰宣義公者遷居郡城之南今已八世家學淵源之懿詩書手澤之傳悉燬於兵先生以身老子幼懼後之人無以知祖宗積累之勤而爲孝思追慕守成之本乃紀其上祖儀刑服御遺文片紙輯以成編又取姻家明德金公遺墨附其後以授子堦金汝恭以致其孝先子既終之二年玄黓困敦相月先生力疾致奠間以是編示僕曰盍爲我一言僕因伏讀再四掩卷太息曰先生之用心其深矣乎祖父之於子孫精神之融會一氣之貫通雖百世猶一朝者惟相傳以心而已然心者存乎中者也發而爲言動語默衣冠儀表文辭之傳札翰之著俱此心之用見於外者也爲子若孫者不於是致意焉亦何由見跡而知心哉先生昔貧苦學躬行實踐人孰不知視世之事末技以衒衆自欺者相萬萬是固非徒有得乎祖宗之心亦真有以見聖賢之心矣昔歐陽文忠公之尊人惟以心之厚於仁而知其必有後先生以身承家世之遠而訪求遺文片紙於反覆壞爛之餘以傳不朽則後之發軔於久積之餘顯揚厥祖而

知其來之有自者不有賴於是編之存乎斯先生之所以用心而深望於裔者是月既望朱同書

跋程洺水爲范甥可起字說後

范爲休寧望族世居邑南曰博村宋故翰林學士洺水程先生實諦震之舅洺水先生葬其姊而撫其甥因爲之卜居焉故范氏之居汊口自可起始其世孫曰準字平仲與余生同年學同業交同心洪武十三年冬余由郡庠授天官員外明年季春平仲知吳堡縣事别於秦淮客邸因以此卷示余俾識其藁於左

則平仲推尊祖敬宗之意於其公自出者可謂盛矣然則推是心以仁其民愛其物符前人期待之深意而壽其詩書之傳者不有望於吾平仲也耶

洪武十四年辛酉春三月望前四日里生朱同拜手書

書錢舜舉畫後

昔人評書法有所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者言其勢其曰勁弩欲張鐵柱將立者言其雄其曰駿馬青山醉眠芳草者言其韻其曰美女插花增益得所者言

其媚斯評書也而余以之評畫畫之與書非二道也然書之爲道性情則存乎八法義理則原乎六書昔之習書者未必不本乎此無他術也而善書者固不得不同而亦不能不異猶耳目口鼻人之所同而狀貌之殊則萬有不齊也畫則取乎象形而已而指腕之法則有出乎象形之表者故有兒童觀形似之說雖然徒取乎形似者固不足言畫矣一從事乎書法而不屑乎形似者於畫亦何取哉斯不可以偏廢也吳興錢舜舉之於畫精巧工緻妙於形似其書法之媚者歟筆法所自本乎小李將軍木石遒勁雖未之及而人物居室舟車服御之精巧殆可頡頏居吳興三絕之一其以是歟且其折技啼鳥翠袖天寒別有一種嬌態有非他人所能及者禪家有五眼觀是畫者又別具一眼不可以沒骨律之也繆君仲禮得是畫於解綬之時因憶吳興舊游且有感於其詩有所謂莫言倦客多牢落正是詩人覓句時之語欲得能言之士相與詠歌之而求余書其說於卷首然則仲禮之有取於是者豈徒以其媚而已哉故不復辭而

書此以告觀者

跋釣隱詩卷尾

嚴陵嚴均德以釣隱自號諸公於序若詩歌發明之者旣巳夥矣而猶徵言於不敏之僕僕以爲公有得於家學之傳而傚乎鼻祖之爲者人孰不知而其時事則有大不侔者橫足加帝腹動星象謂居今而有是事乎無是事而效其名孰曰可雖然斯皆其迹而非其心也獨不見夫水乎水之性惟趨下而巳矣澄則淵激則變萬變而不可測者夫豈水之性哉所遇

之地然也方子陵之釣於富春豈有待於光武之召故爲是以沽名哉不以外境動其中而已今均德之以是自號者其亦眞有得乎鼻祖之心而不於其迹者歟斯固魯人之學柳下惠者故特表而出是說以歸焉

覆瓿集卷之六終

覆瓿集卷之七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晞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參閱

賦

雲賦

客有指白雲而問於主人者曰山澤之隈滄海之湫湓然而升氣虛以浮不足而行非蛇而風與水爲偕匪蛟匪龍油然而興伊誰蒸之沛然而雨伊誰注之御空而遊誰其負之捲海而飜誰其怒之八表同昏誰其屯之一色晴旻又誰掃之乘風而馳姬滿之八駿不能追也凝然而止劉秀之六軍不能擬也塡山隘谷風雨凄凄當是時也大塊一氣不知端倪怳然霽止乾呈坤露於斯時也鳳翥鸞翔奇峰羅布映日而霞孰染其丹凝寒而霰孰結其丸變化俄頃不知其端若是者懸河之口長虹之筆不得而殫也子盍爲我言之主人笑而應之曰子獨不見夫水乎一泓之少一勺之多澄之爲鏡撓之爲波渴者思飲垢者思滌淵之而清激之而白是豈足以盡夫水之跡哉

迺夫天地之茫洋北溟之浩蕩浸日月而不以爲深載山岳而不以爲廣鵾鵬之所不至而舟楫之所不嚮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竭颶風振之而不搖太陽沸之而不熱是其窮天地亘萬古而不能磨滅者也而雲實祖之子又不見夫風乎薰然南來百卉斯茂凄其西至悉斯以皺大王斯民有雌有雄隮發和暢有春有冬若是者豈足以盡夫風哉邇乃細入無內大充無限吸之而寒噓之而溫蓬然而起馳乎八極寂然而止不見其跡禦寇之所御大鵬之所搏泠然而往倏然而還是其浩然而充乎兩間者也而雲實乘之且夫太陽之精其亘千里緯天而行周而成歲一北一南一寒一暑歲月日時由茲以起萬物之生成二氣之降升咸由於是邇乃入昧谷淪幽都載大地於一周出扶桑之東隅蒸水氣而上征浮沆瀣於太虛此雲之所以出滓澥起山谷而昇天衢也請觀夫五岳之巔四瀆之濆水無日而不降雲無旦而不興恍惚變化糾錯紛紜果孰宰而孰君之耶其有濟於人也則爲祥爲慶時雨甘霖其有害於

人也則爲癡爲癃曰災曰淫而雲亦何嘗容心哉言未既客矍然而起長跪而謝曰往者徒覩其形未究其理子發吾蒙至矣盡矣主人曰未也請爲子歌之歌曰

水爲父兮風爲馬太陽蒸兮九之野出大壑兮浮蒼天沛然而降兮油然而升去不知所歸兮來不知所爲倏而合兮忽而離乘吾車兮高翔駕白螭兮驂鳳凰豐隆先驅兮應龍馭與爾遊兮帝之鄉

琴書樂趣爲汪士素賦

若有人兮結茅屋昔城郭兮今林麓味往古之遺書兮奏瑤琴之雅曲耽二者以成趣兮判自處乎幽獨昔彭澤之歸來兮尚樂之以消憂何時俗之沉溺兮欲舍此而他求謂古學其不利於今之人兮謂操瑟其不可以干於王侯獨倀倀其奚之兮甘老死而無尤鶴鳴兮好音和之兮素琴堯舜禹兮傳心熟視兮微吟皇天啟乎聖明兮則將歌南風以陶斯民致吾君於湯武兮援伊周以爲鄰虎豹九關其不可以逕度兮固將樂二者而終身仰白雲兮蒼蒼俯清溪兮

齒齒祖宣尼以爲師結伯牙以爲友四牡兮騑騑六轡兮耳耳駕言往兮松之蘿求若人兮汪之子

送楊汝翼携家臨濠侍親父爲巖府經歷已而臨濠屯田

送美人兮溪滸水漸漸兮石齾齾秋霜染兮卅楓風蕭蕭兮木葉下柏爲舟兮桂檜帆揚兮棹舉浮錢塘兮過姑蘇横大江兮入淮浦子就養兮從父父躬耕兮戀主孰敢懷兮故都何所莫非兮王土淮之山兮楚之水禾黍油油兮魚唯唯望暮雲兮愿君倚衡門兮愁余

悼女賦

珠零兮璧毁海氣空兮月光曙鞠育劬勞兮五齡令忽歸兮何所王爲容兮清楚中聰慧兮便言語夫人兮痘疹汝獨罹兮荼苦昔不離兮母旁今胡爲兮荒土誰抱養兮誰憐空荒煙兮宿莽風凄凄兮夜深雨寒蛩鳴兮哭山鬼露漫漫兮不可以久處飲汝兮食汝有湛兮清酤高堂寂兮無人持汝歸兮慰王母出不復余送兮歸不復余迎目不見汝容兮耳不聞汝聲罔空號兮太息有淚淚兮淚零俯視兮几筵恍見汝兮目前仰視兮蒼天天蒼蒼兮茫然均覆幬兮萬物胡於汝兮獨偏彼既苗而不秀兮始感夫聖言豈余身之尤愆禍逮汝兮九泉致汝夭兮實由我復奚怨兮奚言重曰娟好静秀性仁孝兮美筆誦詩不煩教兮嬉戲膝下語聲清兮北堂侍汝以慰情兮鞠育訓誨期永久兮夭歩孔難獨罹此咎兮音容目前日以往兮捕影追風空勞想兮汝母悲深涕交頤兮魂而有知慎勿離兮重闈白髮中心悵兮應門何人望汝歸養兮

雲麓書賦送佅籌何士明歸鄂州并序

士明世儒先仕江西之陳後歸　本朝與令同罹憲網令素貪婪懼自經死按者知籌無辜欲令重易押字以自免不可後蒙恩釋還鄉里其操守類如此純乎儒者可尚也

維蒲圻之疊秀兮緊何君之故居佩祖考之遺訓兮咏聖賢之詩書固與時其相忤兮聊自樂於樵漁抱器而深藏兮豈衒玉而求售慨斯世之莫余釋兮勉宦遊乎江之右棄蒔蘺而束帶兮豈余心之所欲

絜已以盡誠兮求余心之所安王事叢於一身兮紛總總其如麻顧斯民之凋瘵兮豈鞭朴之能加巨浪掀於溟渤兮瞰四望其茫茫欲凌波而徑度兮謂一葦而可航念趨利而避患兮非祖父之誨也寧濟人以自危兮雖顛隮而莫之悔也不以存亡易其心兮固同僚之義也或由此而南轅兮實余初之志也時矯首而西望兮雲麓邈其悠悠榛棘莽乎故居兮人兎交於荒丘感春秋之霜露兮壟墓隳其誰脩寫夢思於畫圖兮反歸路而無由忽　皇恩之浩蕩兮縱

去留於簡書非聖人之解綱兮雖振羽其焉如棄靑紫於浮雲兮羌旣反吾初服願耕讀以卒歲兮遵祖考之遺則白雲歸於故麓兮本出岫之無心松菊鬱乎三逕兮尚不改其淸陰維携書以歸隱兮固予心之所喜顧去位而西還兮非邑民之所願國用不可以不供兮空杼柚而無窮嬰兒號於中路兮失慈母其焉從矧藐焉之小子兮每聽話於襟期乃一旦而遠離兮孰能置而弗悲雖同處於兩間兮邈後會之無涯願努力於明德兮庶以慰夫人之去思

書

達李同知書

伏蒙閤下不以愚昧遐棄猥賜召命竊以下車以來不敢以無公事造謁今承嚴命敢不趨奉約束及昨獲瞻顔範承辭色然後獲知所以下召之故敢以書達之籤史道其肺肝惟閤下垂察焉同聞學者所以致用也然用之差級必先由身及家然後可以而措之耳未有無形而影無源而流者也同無似自幼至長承過庭之訓奉師友之規凡所以爲學者未嘗不

以致用爲先以踐履爲切今聞　朝廷取士自擧有不可不出者四有不可卽出者一致君澤民顯揚父母爲學之分內事一也方今
聖君勵精爲治思賢如渴一得之愚不於此時獻其芹曝以效尺寸之長尚奚俟乎二也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懷土求安聖有明戒三也況比年以來海內多士搜隱揚陋殆無孑遺而同也能獨野處以求自逸乎四也斯四者俱不可不出者也然小人有母今年七十有一老病交加[illegible]無寧日前年衰絰膺　召遑

獲終喪之請然往還不起兩月而倚門慟哭竟至目
盲至今飲食起居不能離側既無子息以慰目前又
乏兄弟以代定省若復遠出難必歸期則菽水之養
托之何人憂念之深必至不救學為忠孝反累及親
亦何面目立人世乎是以每念及此摧裂衷腸而不
知涕淚之交頤也斯所不可即出者也今閣下奉
朝命選良才將期得人以俾聖治若同弃親不顧受
命即行則天地所不覆載王法所不容誅者也閣下
亦何取焉倘辱察四不可不出之勢必不久居念其

一不可即出之情少延歲月俾得奉母以終天年則
陳力就列實所當為雖捐軀糜首以報
聖君亦所不憚且閣下臨民守土民之父母也而同
叨居治下獲被政化子孫也豈有父母而不憐其子
孫者乎是以不遑俟命而先以書言焉伏惟恕冒昧
之罪鑒迫切之誠而曲從其請則風化所關豈同之
私幸而已哉無任懇禱之至不宣

達張太守書

同聞古人有言士為知己者用又曰士詘於不知己
而伸於知己同自顧學淺才疎無庸斯世伏蒙閣下
不以其不肖而猥賜召命厠之文學之末處以郡庠
之任而責其成功之實斯豈同所敢當然謂之不知
己不可也同敢不竭駑鈍披一得之愚以為知己報
乎雖然欲盡忠於所報而不得申其素志使其志之
不獲申而能責其報者均未之有也是故謹以尺書
布腹心於下執事惟閣下垂察焉夫學校乃風化之
本政教之原禮樂之所由生人才之所自出職卑而
道則尊秩輕而任則重此古之聖君賢相未嘗不致

慎於此也三代以上君即師也政即教也禮義所以
導之於未形之前而法令則繩之於已見之後二者
相須以成治道不可得而偏廢也周官賓興之序讀
法之文槩可知矣秦漢以降教不如古士方從事於
學則惟修乎記誦辭章之習及登仕版則惟務乎簿
書期會之規所學所行判為二道於是所謂學者遂
視為太平美觀之虛文而為儒者亦多妄自菲薄而
菽不知經世之義以致武人俗吏直指為迂濶於事
而無預乎斯世治忽汚隆之故者夫豈其本然也方

今
聖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建丕世非常之業深鑑累
朝之弊而欲復乎唐虞三代之隆塾庠序學棊布宇
內其於爲學之規則必本之以德行而肄之以六藝
人才期於是焉出隆平期於是焉基掃却虛文求歸
實效非斯世斯人之大幸乎閣下體　朝廷之意下
車以來拳拳以學校之未立人才之未得無以裨補
乎　聖化而報稱乎　上意是慮乃過聽輿言而委
之同同雖不敏佩先聖之言服過庭之訓而所爲學

者未嘗不以德行爲本經世爲業亦未嘗敢以山林
爲高詞章爲華也況遭昌運豈不思自奮勵以荅
聖朝而報所知乎竊嘗謂任人者將必責其功之成
於終而任於人者尤必謹其綱之立於始閣下之於
同也必責其成而同也豈容不謹於其始耶古之聖
君賢相倚托以成事功者必畧繁文之細去嫌疑之
迹通上下之情肝膽相照然後事功可立而成效可
期苟徇案牘之常處嫌疑之地尊卑隔越欲行次且
將諮禀需而欲責其功之成者未之有也是以不得

不以其一見之愚爲閣下告焉夫綱不患不立而患
守之不能固事不患不知而患言之不能從立事必
先於正名成功則由乎實踐同也毋服未終而預領
其職則不正其身何以正人將姑往來其間而講明
其設施之方則不居其位不謀其政況非躬行實踐
何以致事功之成是故欲速不達爲政之經也閣下
幸寬其歲月俾終其喪然後請命於銓衡正其名以
督其事躬行實踐以先之誘掖漸摩以導之信賞必
罰以齊之畧其繁文去其嫌疑然後期以歲月而責

其成效同敢不策駑駘竭志慮以承閣下付托之重
而荅　朝廷教養之意哉嘗見易合者必易離輕奉
承於其始者未必能成事功於其終是以不避呵譴
而獻其衷曲惟閣下實原諒之干冒崇嚴毋任悚慄
之至不宣

傳

孫上舍元京傳

孫上舍嵩字元京埜山人狀貌怪奇趣尚幽潔以薦
入太學宋亾歸隱海寧山中自號艮山示不復仕杜

門賦詠妻斷淪絶以寄其没世無涯之悲時婺源有制幹許月卿先生者亦宋進士宋亾歸隱製齊衰服之以居月卿婿江凱及婺源人汪炎昶皆絶意當世俱從嵩游其詩悲壯激烈讀者可知其爲人方回得嵩詩嘆曰持此以見朱文公可無愧矣嵩弟巖字次皐亦以詩名

墓誌銘

皇甫氏五世墓誌銘

聖朝有天下之四年悉取海内儒士以選任之時皇

甫遵道擢宰徽之歙縣公之爲治也嚴以律巳寛以待物不立異以矯時不逆情以干譽而至誠惻怛久而相孚民固知其非有得於忠厚之風世德之懿或不能也閼逢攝提格狀其祖父家世以告朱同曰僕平陽郡人也祖宗以來皆潛德弗仕惟以詩書忠孝之道訓其子若孫僕不敏忝兹百里之寄凡所以治民律巳者皆守先誡不敢怠今秩將滿欽惟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許諸有職者得暫歸省親戚掃丘墓僕將請告歸重念先世皆厚積而不發栽培涵濡以至於某今不能發揚先德以暴白於後某之罪也且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聖有明訓今欲立石墓前歷叙始祖暨高曾祖考以告後人庶不就泯没以少逭其責而盡人子之心子肯爲僕誌之乎同惟歐陽公隴岡之表照耀千古與宇宙而不朽要其心惟推原世德之所自以告後人報本反始之一誠而已今公有命余何敢辭謹誌其槩而銘之始祖諱某配某氏高祖諱某配某氏曾祖考俱諱某配某氏世爲平陽民昭穆以序俱墓於某地銘曰

厚其積博其施嗇厥躬昌後裔平陽之原昭穆惟序刻石發潛以告來者

祭文

生日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去年是日親友來賀同姿欲先考權開四官之戒以盡一日之懽不可曰吾所以戒者正爲此耳且曰此事惟具慶者可爲汝輩好爲之此後無我則不忍爲矣嗚呼孰謂今年果不見乎先考終身學庠見子甚遲既而有子甚喜所以托子者甚重而期

子者甚遠嘗誨同曰吾高祖而下承繼宗祀者惟汝一身而已可不重歟每生辰必設奠悲泣曰吾生時親族隣里莫不忻忭鼓舞來慶汝祖曰祖宗累世以來厚積而不食其報是子必能顯父母報鄉邦者今有此志而未能盡行負親族閭里之望汝生時之喜亦猶是也吾不及爲者汝能繼之以不負祖宗以來期待之意則吾之志遂矣嗚呼孰知皃之不肖其能勝此任之重且遠耶先考平日孜孜汲汲於聖賢之學旁而於釋老百家之書莫不究其奥而鉤其玄邃

力研窮日不暇給議論折衷一歸於正嘗曰釋氏以生死爲一大事凡其脩爲惟求脫此而已猶有爲而爲者吾聖人之學則不然夭壽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行所無事又曰人物之生旣有形質之拘則有物我之間紛然萬殊由玆以起死生去來之感無形質則無所拘於彼此無所在也無所之也而無不在也無不之也無所見也無所聞也而無不見也無不聞也晩歲涉世之艱見有得死於家者曰居此時而獲此死幸矣迨夫去冬之疾曰吾元氣消盡幾不能支然所賴者藥力可扶耳今年秋不得令肝木不受制而盛行以剋脾土故不能飲食四肢無所仰而消瘦金不能生水故一冬無雨而有嗽上氣疾不獨此也秋不收則冬無以藏冬不藏則春何以生不以此時急補肺金而生腎水以爲之本則來春必有消首之疾愈不可救今藥一至吾有主矣每痰涎上攻曰汝輩無恐此天時也但得一雨吾病解矣嗚呼雨則降矣而不得早救痰涎之攻藥則服矣而不得早扶元氣之衰豈自知其不可救故爲是以寬子女之憂

耶將眞不自知其不可救藥也豈其厭處人間世潔身而獨去耶將脩身以俟而無容心於脩短也所謂形質則壞矣其本眞之不可壞者果無所在而無不在耶無所之而無不之耶無所見聞而無不見聞耶所謂生順死安者果有以證平生之道學耶果有以證平生之行業耶精誠之感通魂夢之交接曾不知其果有果無也嗚呼哀哉昊天罔極難報劬勞一奠告哀庶幾來饗

卒哭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流光迅速節序變遷卒哭在臨重增崩潰按禮三月而葬今不能遵者泥乎葬書陰陽拘忌之說此固先考平生之所留心者不能破其惑也嗚呼哀哉先考於聖賢之學考六經之源味詞章之旨以得聖賢之心究歷代之政以盡經綸之用舍浮靡之習以救斯世之弊日不暇給以終天年其於立身之道博學以待時安貧以養志奉先以盡孝獻納以盡忠恤閭里以盡仁廉取與以盡義自奉薄而待人厚勵志苦而律己嚴嗚呼若先考誠不負天地之所生

誠不負聖賢之所成誠不負斯世誠不負斯時者矣奔馳於晚歲刻苦於餘年而不得受子女安閒之養雖先考之素志厚其施而不望其報所以期待後人者如此在子女之悲則何時而已耶經籍在笥孫子在堂日麗風和宛然去歲而親之音容則不可復見矣嗚呼哀哉繼志述事千緒萬端思報劬勞昊天罔極日月有限哀慕無窮尚鑒微忱歆茲一爵

小祥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奄至小祥追思去年五內崩裂

儒者其生謂之中處釋老之蔽曰浮曰寓自中處言思求盡職視之如寓求超變滅此先考平日之雅言也先考之生斯世也探萬化之原以達性命之道究制作之始以盡名言之義發前賢所未發通百氏所未通一以貫之幾無遺蘊著書立言垂教萬世雖位未得盡行其志學未得盡明於時然而究所脩爲可謂能盡中處之職矣莊老之自然釋氏之寂滅區分彙別索隱鉤玄原始要終淵澄洞徹而不肯身入其中是蓋優爲之而有不屑者也於戲先考之生旣無

負於中處矣而其逝也雖不求釋老之超滅寧與體魄俱腐乎大中至正之道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滅符同乎元氣橐籥乎陰陽貫通乎四時而主宰乎萬物者前後聖賢同一理也同一心也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何前後彼此之間之有獨子女之悲終天罔極者鞠育之恩深創業之事劇垂老奔馳而定省之道缺律身儉薄而甘旨之養疎付托之重而力不任繼述之繁而志不逮泛葦筏於溟渤望津涘其尚遙不知何日得副其責望之意以慰九原之心

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日月若隙撫節增悲饌酒陳前庶幾來格

祭叔父東父文

嗚呼哀哉先叔父之生也承祖父之餘庥值斯世之隆平誦詩書之格言繼道脉於家聲擴舊業而充之新堂構於軒楹其於棠棣之間孝友著譽戒可比倫於明道之於正叔東坡之於頳城矣夫何天步艱難否泰相仍子旣沒於王事室復燬於燹兵僑寓流離孑孑惸惸念兄弟之異地日相見而未能垂老東西

情傷涕零此先考所以抱無涯之恨於終生也幸有女之若男庶相依於餘齡雖東床之獲耦長僕僕以遐征念宗祀之疇依惟倚托乎諸甥鄙姑息之細人苦訓誨之叮嚀所以期待而責望之者豈徒盡子女之情而已嗚呼哀哉猶子不肖咎不自滅二親相繼而背傾貧困極之深恩顧隻影之伶仃所以承付托之重繼先世之遠而不絕如線者固夢駭而魂驚也傳家有子尚呱呱於襁褓立身未定猶閻闠於脩程恒馳鶩乎東西每焦思而勞形夢家林之遙遙慨霜露之先墜奈何身拘事役累數月而一行其於缺孝養之道愧猶子之誼而抱終天之恨者何時而可平耶嗚呼哀哉客歲之夏忽叔母之先逝老景何堪揮涕傷情幸得人以奉朝夕冀暮歲之康寧豈謂今春一見遂爲永訣而竟隔於幽明乎歸藏之地旣以遠於先志實以僻遠孤露匪徒憚乎途程今茲之卜旣叔母之伊邇而猶得乎佳城庶或可以托體而妥靈於斯上也嗚呼哀哉身後之事春首固已言之矣使同而有二男耶則將繼于先兄而叔父是承使同而

止於一子耶則必奉二世之主而同祀于家庭此同之所以遵先考遺命而報叔父之德亦以盡區區之情而已蒼天茫茫丹旐亭亭一酹告哀尚鑒斯誠

覆瓿集卷之八

紫陽山樵朱同著　裔孫時新閱輯
晞陽居士范淶校　時芳參閱

附録

唐仲實贈朝京詩序

士有當世不相知異世而相慕者如沈諸梁不知左子陳瑩中不知程子所謂當世不相知者也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字曰相如陶淵明慕諸葛孔明名曰元亮字曰淵明所謂異世而相慕者也黃魯直蘇子瞻俱起於宋神宗朝子瞻西蜀人魯直西江人生旣相同居則相近當時魯直與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謂之蘇門四學士魯直猶未知名子瞻嘗曰讀魯直詩若食海錯多則致疾尚若不滿意者及魯直古風一首投見而曰江南有佳實托根桃李場深相慕悅子瞻以托物比喻得三百篇體製教授朱大同訓導呂德昭生同里又同學年相若道相似出則同出歸則同歸晦盃朝飲挑燈夜讀大同種竹數十個題曰竹雨軒德昭亦題其亭曰蒼雪其同門合志有類此

哉今大同朝京德昭賦古風二首以松比美大同兎絲失於依附愧於知己也後有作者玄採而錄之故爲文以弁其篇端云洪武庚申日南至同里唐仲實叙

呂德昭贈朝京古風二首 歙人名旭

長松何青青蟠根據陵阜昂霄直幹脩覆日涼陰厚
堅貞氷雪姿歲晏色逾秀風聲聞九天洶洶波浪吼
兎絲乃小草托根相依負纏綿引蔓長屬意在長久
明堂需棟梁匠石遠來取陵阜不可留萬牛重回首
小草徒萋萋躊依以滋茂故土存本根棄捐復何有
顯居廟廊高末固金石壽

古劍何蒼蒼年深土華蝕氣客塵土濛光與斗牛射
曠世無張華望氣誰賞識幸逢劍客知殷勤爲磨拭
淬之以江水礪之以砥石明月懸雙環寒氷瀰三尺
一敷鮫龍吟截揮鬼神泣劍客日相親提携欲遠適
時清不得將匣丞掛高壁用行舍則藏周防愼爾德
神物有變化際遇豈無日

孫傑贈朝京詩 休陽人

紫陽山水盤蜿蜒紫陽之裔人中仙文光騰空射牛
斗筆陣落紙驅雲烟幾年典教黌宮裏清晝弦歌夜
經史峩冠繼述玉堂人絳帷樂育青衿子閒來興在
山水間時將金碧圖巖巒富室豪家俱不與只寄林
下詩人看落落才華出天性炯炯精神瑩冰鏡九天
龍耳知姓名一旦鶴書來幣聘鳳鳴麟見當　明時
男子要爲天下奇坐使文風振寰海紫陽草樹增光
輝我生坐昳寒窻雪但讀父書嘆才拙高譔早結金
蘭心清談幾共松蘿月君今應　召趨蓬萊江天欲

雪梅花開眼底斯文少知巳長歌滿飲玻璃盃玻璃
盃酒眞珠色可緩離愁壯胷臆行見豊城揭故人傾
君道我長相憶 揭君名樸字平仲時爲翰林學士

俞忠贈朝京詩 峴山人

盛世相催起隱淪先生從此上通津周情孔思能超
古晉帖唐詩逼逼眞雪擁金陵梅破玉春回禾石水
生鱗會看曙色趨朝早命服煌煌照眼新

馬則贈朝京詩 星源人

鳳凰噦鳴朝陽聲和五音協色迎五采彰翔覽德輝
九千仭一出象表　明時祥
麟振振性孔仁四海治化洽一出休祥臻　聖代昭
明見林藪淳風浩浩　明時禎

曹畢贈朝京詩 歙人

曉日光照漸江濱江濱喜見梅花新折梅贈別知心
人知心人作玉堂客得句還憶山中春

汪和贈朝京詩 休寧人

初月樓前梅正香青雲路上趣行裝聽依化日黃金
闕繼述清風白玉堂賢俊滿朝虞稷契文章鳴世漢

班揚先生從此班鵷鷺治世咸爭覩鳳凰

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 名準

余與朱君大同程君伯靜生同歲大同最長伯靜次
之余最少自幼多鞠外家與伯靜孩提嬉戲不嘗同
氣七歲時舅氏延前翰林學士楓林朱先生于家塾
而大同侍其尊父來同硯席明年先生由鄉貢赴春
官越三年巳丑先生又來教雲溪明年先生官池陽
余與伯靜受業東山精舍又二年壬辰江淮兵起郡
邑爲墟先生亦自池陽歸余與伯靜束書避地石門

山中肄業涉三載歲乙未又侍先生客瑠溪是秋鄰
邑又復騷動遂逃難駭散而詩書之業荒矣又三年
戊戌先生召余授徒石門曹氏與大同講學於家一
歲之間燈火之聯詩酒之聚此幸殆未始有也自時
厥後戶門征役之供衣食俯仰之給歲無寧日而大
同則明家學以底于成然三人者雖相去有遠邇相
見有疎數而此心之同斯道之契則未始有間也大
同既優於學而機巧天成故精於書又善繪事凡音
律技藝之事皆能諳焉嘗相謂曰吾儕自幼相處至

今垂四十年此後聚散未可知也欲繪圖作文以紀
實庶使後來者知世契之有自也未果而余游閩矣
越二年歸訪大同于石門相與談論往昔感慨咨嗟
余乃請如舊約大同以余閩歸爲作雲溪歸隱之圖
後四年丁巳大同過余雲溪上縱觀山川之勝乃曰
向所作殊不愜意當再寫余以古疋紙相授圖成而
文未暇及也明年春大同舉明經典教郡庠余亦以
文學見舉于有司既得辭乃就訓導縣學伯靜則以
商賈蹤跡江湖間者累歲越二年庚申有司舉原籍

人才而余三人先後被　召大同任吏部員外郎未
幾陞禮部侍郎伯靜知衛輝之胙城余則備員延安
之吳堡乃携是卷請大同追補前作而余行速矣於
是友人揭平仲爲序大同書之舒德介賦之以餞余
行又明年以事之京復伸前請大同勤於公事不暇
作文乃題絕句以見意明日別去假道訪伯靜餞余
出西門二十里握手慟哭而別後三得胙城書而京
國之間無聞焉去年夏友人胡士林復來官綏德能
備道故舊之詳比秋則聞揭君之喪今春考滿由延

安入陝則始知吾大同之不幸也嗚呼悲夫三月自
陝出汴涉河北訪胙城而伯靜以考最陞督府斷事
矣余意以爲此雖不遇而至京必可同卿聯床以盡
契濶比至則伯靜已獲罪被逮欲見而不可得余又
以爲今雖不可見事久得釋終可見也姑待之未幾
余得除工部主事到任未及月而遭誣不復能自明
因誣自訴以冀免而卒罹咎鉗縲近五十日而伯靜
猶未得解蓋皆不知其所終也嗚呼余與二子相知
之眞相去之遠相別之久大同已不可復見伯靜又

不可得見而余亦落陷阱殆非天乎追思疇昔嬉戲之同硯席之共出入相携寢食必偕自幼及壯四十年間終始如一日者豈偶然也哉豈可復得也哉因閱舊篋得是卷恐客中散逸遂述平昔交親之厚與夫聚散去來之不可必禍福倚伏之不可知者于卷末寄歸遺弟深源藏于家庶後來之爲子孫者有徵焉　洪武乙丑七月念五日乙酉休寧范準書于官署之小軒

范平仲賀大同自杭歸覓程子尚爲賦詩

近聞返棹錢塘日有子螟蛉喜若何虹井千年慳德
澤層樓三月溢清波萱花堂北春雲暖燈火城南夜
雨過衮衮公侯由此兆翰林陰騭在人多

其二

不須吉夢到熊羆綵服趨庭春晝遲杏倚雲邊根自
固桂分月窟種尤奇膏腴接壤魚鱗集臭味同芳苷
木知索飯門東啼正急杜陵空有兩男兒

平仲賀大同見子

去年甫見螟蛉子今日歡傳老蚌珠駒出渥洼神采
異鳳生丹穴羽毛殊清風桂子秋香綻初月梅花春
意敷家學自茲應可紹城南燈火詫韓符

張羽賦梅花初月樓贈大同　烏程人太常寺丞

吾聞仙人好樓居乃在閬風之圃玄洲之墟雲窻霧閣千仞表青天十二金芙蕖風飄飈馭不可以逕度安能跨海騎鯨魚新安先生列仙儒卜居平生茅未誅曉携青鹿向烟霧一逕初入千縈紆桃源忽向眼底見風物但是秦人餘五丁何年運斧鑿石樞洞戶夾立中平舒紛紛過客弗敢瞰山君守護煩呵噓先

生結樓萬木杪迥若麗譙雄且孤連峰忽斷西南隅捲簾看月蛾眉初梅花千樹雪不如飛觴醉月弄花影爛然身墮白玉壺亞卿結髮讀父書十年住樓山與娛一朝徵起青雲衢珮玉日向　君門趨樓前梅花自開落樓頭明月還盈虛南牕孤燭照歸夢覺來梳席非吾廬且當致身佐唐虞夔龍豈容混樵漁長干美酒熟可沽梅花如雪覆綠蕪神州月色天下殊何用區區懷故都花間卧月紅氍毹人生花月何處無

周孟敬題梅花初月贈大同

昔公脫畧泉石隈未築酒樓先種梅梅花高樓日相映最愛青天初月來青天月出香霧開碧紗綺席無纖埃蚕叢太白古時雪刻此萬斛瓊瑤堆素蛾行空攬飛鏡霓裳照影相徘徊徘徊玉立吟倩起硯墨虹光動氷水水部清狂東閣留庾公曠浪南樓喜紅椒綠酒金叵羅坐招圭璧更吟哦詩成酒闌衆賓醉萬事攘攘如公何公從承 恩事
天子吏部文章五雲起疏榮喜秩佐春官益有聲名

在人耳上林觀梅花照天鳳臺望月層霄裏闌干百尺思故園剩水殘山渺千里千里迢遙春夢還梅花初月報平安廣平花發未應去更長南枝爲掛冠

曹倬贈詩 國子助教

天葩昨夜煥南樓生魄浮雲分外幽自是主人得眞趣陰陽太極坐中收

禮侍朱公覆瓿稿跋

禮侍公楓林先生子也諱同字大同以外家陳姓號朱陳村民又號紫陽山樵志景仰也公文才武略圖繪丹青無所不精時稱爲三絕洪武中以異材見舉備員 東宮
懿文太子崇重特甚晉禮部侍郎吁遇亦

隆矣哉尋以被誣得罪
太子救之弗及然非其辜也嘗憶族祖平仲公師事楓林先生從隱石門三年後舉明經以理學名世汪仁峯先生集擬之胡雲峯陳定宇之儔及門之士猶然况家學淵源如先生必無不殫悉要領窮究精微豈其明哲不足以保身而顚

罹于禍天耶命耶於先生何尤耶詩有之求忠臣于孝子今觀集中思慕之篇不一而足數十年如一日所謂五十而慕非歟世烏有爲孝而不爲忠者哉亦足以徵先生矣嗣官其子夢祥公朔州守則先生之迹信可白於天下後世而

高皇之心不亦深可亮乎先生爲不忘也

已標桑梓末學每勤仰止而欷戲乎往事恨未覩其遺編今歲暮春展拜像下從其後裔求舊蹟見畫菊題味及是稿數種文追兩漢書逼晉人詩儷盛唐洵所謂三絕者也噫是皆先生之緒餘也夫且若爾其他不尤可推哉茲裔孫無垢甫將以遺稿壽之于梓後之慕先生者因其文遡其人必有爲之扼腕而三嘆又必有爲之深信而傳述者夫奚俟乎余言特以臆見志其快覩云耳

萬曆丙辰孟冬海陽後學范檁頓首謹跋

胡仲子集十卷

（明）胡翰撰

清初鈔本

胡仲子集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胡翰撰。翰字仲子、一字仲申、金華人。洪武初以薦爲衢州府教授。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乃其門人劉剛及浦陽王懋溫所編、以洪武十四年刊版。今印本罕傳、惟寫本猶存於世。凡文九卷、詩一卷。史稱其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今合爲一集、豈剛等所併歟。史又稱翰少從吳師道及吳萊學爲古文、復登同邑許謙之門。今觀其文章、多得二吳遺法。而持論多切世用、與謙之坐談誠敬小殊。然嘗與修元史五行志序論、卽其所撰、今見集中。於天人和同之際、剖析頗微。犧尊辨宗法論諸篇、亦湛深經術。則又未嘗不精究儒理也。詩不多作、故卷帙寥寥、而格意特爲高秀。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金華承黃文獻潛柳文肅貫吳貞文萊之後、多以古文詞鳴、詩非所好。以詩論、吾必以仲申爲巨擘焉。獨孤及之論曰、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漢魏作者、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疏越、太羹遺味之歎。誦仲申五言、正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庶幾哉升堂之彥乎。宜潛溪有學林老虎文淵鯨之目也。斯言允矣。

胡仲子集目録

卷之一

衛運　正紀

尚賢　幷牧

五行志　犧尊辨

卷之二

愼習　皇初

廣原道　二生對

越人對　樂善論

醫前論　羅文質公集叙論

讀喪禮

卷之三

擇術　紀交

勗言　琴釋

鑒後論　原芝

書常九成事　元憲宗論功臣詰

禡牙文　敬齋説

書聽香亭集句後　雲泉釋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答汪秀才書

與孔元夫書

卷之四

歷代易覽序　古樂府類編序

王氏數學舉要序　風水問荅序

趙氏合族詩序　諸暨吳氏家慶集序

義門鄭氏三老圖序　缶鳴集序

屠先生詩集序　送徐文昭序

送胡正辭序　黃岩戴氏合族詩序

鄭氏義門詩序

卷之五

心學圖序　華川集序

送趙子將赴北序　送陳仲經赴京序

贈楊載序　送祝生歸廣陵序

送張傑夫序　送葉通判序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送袁知州序　送吳思道序

青霞洞天游記

卷之六

孔氏家廟碑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

越國公新廟碑　新脩廣濟廟碑

成趣軒記　天機流動軒記
樂道齋記　畏所記
趙氏愚齋記　芳潤齋記
卷之七
義門王氏祠堂記　知本堂記
清風樓記　悅親堂記
安樂窩記　滄州趣軒記
白雲亭記　煮石山房記
樗菴記　為善堂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卷之八
嘉禾頌　瑞竹賛
文官花賛　南極老人賛
怡顏齋銘　處約齋銘
敬身齋銘　無逸齋銘
漢樣題硏銘　居易齋銘
尚絅齋箴　嚴氏子字辭
諸士文字說跋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章跋
宗忠簡公告身跋　鄭北山復官誥跋

劉公亮誥命跋　范賢良帖跋
朱侍郎奏稾跋　文與可萬竹圖跋
東方朔賛跋　懷素墨蹟跋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北山紀游摠録跋　蘇平仲讚言後跋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童中州和陶詩後跋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書賈節婦傳後
書王秉彝傳後　書尊生子傳後
書劉府君墓銘　鄭仲涵像賛

卷之九
謝翺傳　趙氏大墓表
胡義士墓表　何逈山墓誌銘
譚榮甫墓誌銘　蔡基先墓誌銘
韓復陽墓碣　王子智墓誌銘
吳李可墓誌銘　商節婦誄
卷之十
弔董生文　憫貞淵文
東征詩　招鶴辭
白鹿引　少梅賦

湘筠辭
風雷引
思沂操
長山操
之子于征
南箕長好風
日出照高樹
人生若偪側
擬古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于為于歌
長清操
越水操
瞻彼日矣
新城頌頌
冬日何可愛
鬱鬱孤生桐
維南有佳鞠
示順生
游仙詩

寄陳子尚縣事
卧龍岡觀賈秋壑故第
夜過梁山濼
書黃個州平蠻事後
夜宿寶石精舍
南京過蘊編修
命童
張節婦
贈鄭生林車
襍興
呂梁洪
盎清堂為張伯高賦
西村老人隱居
京口紀行
歸故山
青霞洞天偕章公觀石橋
桐谷山房

胡仲子集卷第一　門人同郡劉剛編

衡運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

陰義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

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為治是為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惑妬畱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華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華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

伯之别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為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為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為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

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為簒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
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
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為
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内外
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
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
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濊貊胡鮮是謂北紀胡門也
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
至於荊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
有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

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
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
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畧欲以冠帶治之始
失天下之大紀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汩天之
紀者莫書操若也由晉之後汩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
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為君而不能
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
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
威震海内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氾水之上蕭王即位
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

廣弒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
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偽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
耳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
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
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驁
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顔師古
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史之名忌將來之患卒從溫
彦博之議處漢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内地留其君長
倫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剗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
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

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
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
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
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為扶弘義示
至公為當時之士如封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
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睦
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踵於
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
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
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

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因漢之衰而也晉不殘則淵因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〻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〻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為天下者尔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責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

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冲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為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為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為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雖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

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為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脩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脩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使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虗

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頫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為天下士也瞥然負其高世之志仲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倡倡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知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螾為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鯫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

其為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宦之得失所係也宦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之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為公卿大夫者亦以為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界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為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為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辯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

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處也辨之早去之不果植為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濯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為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皋陶為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與於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爲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

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編户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領其身貧富不均孰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及范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

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畎畮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畮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

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之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户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捄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

開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狭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户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敢言過矣但狭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回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埶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〻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〻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〻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閒有遂〻有徑十夫有溝〻有畛百夫有洫〻有涂千夫有澮〻有道萬夫有川〻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内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内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

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〻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〻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畮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畺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備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畺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〻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貧時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

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濟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决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

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弃其私家之産乎以均田捘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然歸於上好樂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大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錙稍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爾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驪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遷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

令如流水之源因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患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不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体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

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尒可井也此無它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五行志序論

人與天地參為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而人之生也

全付畀有之具為五性著為五事又著為五德脩之則吉不脩則凶吉則致福為不吉則致極為徵之於天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氣應尒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為神人之主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脩六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為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条為五行志又不攷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其

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焉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頑乃拘々然類求其應感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尒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脩者者上也因變而克自脩者者次之災變既形脩之而莫知所以脩者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災変至至敗亡隨之訖莫修省者刑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古存亡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漢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為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于寬田吉思海大風吹海水々盡涸憲宗

以為天導我也濟師大捷以此見五方殊性其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無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異蓋不絕書而妖孽既眚非有司言狀則尒不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智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警焉乃本洪範徵春秋之意攷次當時之災祥為五行志云

五行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眚黑祥

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

失節則火炎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恒燠其色赤是為赤眚赤祥

五行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是為青眚青祥

五行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冶鑄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古者以類附見其徵恒暘其色白是為白眚白祥

五行五曰土〻中央生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

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雨土其徵恒風其色黃是為黃眚黃祥

犧尊辨

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茍以為刻木安能以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義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挲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

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主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攷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胡仲子集卷第二

門人同郡劉剛編

慎習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儉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啟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洸雎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

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𨭟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計無所出蓋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已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今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棄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諭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譏急逼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

稱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

排衆議而啓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欲善國終於戎狄而止耳

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則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孰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啟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鴻鴻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

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蚑息蠉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墊毛食血飲雖鷙擊攫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朦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陋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九氏

者何氏也九頭攝提被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
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
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宜
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
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
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
亦道也所曰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
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
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
物以　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罔罟　而畋漁農父

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　杵臼而工商
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乎
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
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
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
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
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
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黄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
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
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

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
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
既錫彝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
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
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後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
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
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
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
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居侯易位天
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　反之正天下

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　乎虞而不及
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
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
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尔存乎其世焉爾消息
者候之微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
者治之体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
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庬之俗明乎理亂
之幾別乎質文之体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
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
分裂聖人之道人鶩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臬亂名實

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為山川徽之為草木為昆虫莫不由天地以成体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交之為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則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

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訹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茍不為皇猶當為帝茍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廣原道

道可原乎不原無以喻諸人原可廣乎不廣無以達諸聖余於道猶望洋也潁川李嶠數頌而談義焉因昌黎韓子之言推本聖人之意充而廣之其在三極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在古之世有皇道焉有帝道焉有王道焉有伯道焉之數者將孰取乎揚子曰道者無不通也通乎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吾取其正者言之高下者孰也　者時也古今天

人之道一耳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且孰為之方体乎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且孰為之樞機乎形者自形吾不知其所以形色者自色吾不知其所以色其乘不得已而化乎抑有宰之者乎吐氣者化含氣者生非杳非冥其通復也甚真物固資之人莫不由之父子由之以親君臣由之以正長幼由之以序夫夫婦婦由是而別其為夫婦兄兄弟弟由是不失其為兄弟政教由是而成禮樂由是而興陰陽由是而和鬼神由是而寧天下國家由是而治否則亂蠻夷戎貊由是而服否則叛順之者吉背之者亡得之者

為聖為賢失之者為小人為愚不肖故曰大道易々莫
艮其趾大道皇々莫迷其陽知之至則好之矣行之至
則樂之矣欲樂之必先好之欲行之必先知之董子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董子以人言天則謂之出於天可也
余以天言天則謂之不出於天可也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泉出於山火生於燧珠以蚌而孕
金以鑛而產玉韞於石中草木之生非土不殖魚鼈之
生非水不育彼皆形器之屬使道而滯於有也何以異
於是惟其無形是為原々々之始是生天地天地既
立是生萬物萬物生々不窮吾莫知其所終反而求之

吾得其要於躬尔曰心焉而已矣至虛而靈藏密而充
周是為神明之舍統性統情而萬理無不具潛天潛地
而萬物為之使是為天君五官之宰也百体之所從令
也操而不舍則能養矣養而不貳則能正矣正則靜虛
而動直明睿生矣變化不測矣故至誠如神人以聖人
之心為心則盡聖人之道矣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則
盡天地之道矣天下無二道皇得之而皇帝得之而帝
王得之而王五伯不得假之而為伯故自太皞氏以來
訖于孔子由是選而傳者槩可見已孔子之所祖述憲
章者與堯舜文武同一轍也孔子既歿或傳或不傳而

傳以王通氏韓愈氏之卓見不能究其大全豈道有時
而息乎天地之化萬物之生往者過來者續未嘗息也
吾浮游其間不知今之為古々之為今而駸々乎老之
將至未有聞也敢々乎力之不足而不敢不勉也若是
者補過云爾乎幸無歉焉求若先覺者問途焉川流雖
微必至於海丘陵雖高不能為岳尚無止於自畫而進
乎不已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云然

二生對

嫣仲子居乎太末之墟四閱寒暑矣太末之人莫有知
者其形槁然而癯其容邀然而不怡力不能耕志不干

進挾兔園之册而無徒長視却顧日暮途遠顛寔如也
毛生過之曰先生何病焉始吾以先生為有道之士也
固無有乎爾夫有道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体望之如雲
就之如日一陰一陽與時翕張曰明曰旦與天游衍聖
人也睟有存息有養如河如岳渾々卓々如金如玉雝
雝肅々賢人也措之天下經緯萬事而無方酬酢萬變
而無体其神常用而常不用也斂而藏之於密鬼神不
得以測其際而況於事物之靡者焉足以怵其外其神
常不用而常用也子學聖賢者也今恬而處者以矣宜
有若心齋者得所養也今視子之形槁而容不怡氣顛

實如也固不得所養乎仲子愀然變色逌然傾謂毛生曰吾聞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衷吾得之以靈二者天地不有而吾有之人之上壽百歲中壽五七十歲而止矣爍之以暑未幾而悴之以寒肌髮不變者鮮矣瞽之以色不足而瑱之以聲視聽不爽者鮮矣而又遭世大擾五內不寧百疾並嬰由是少者不能以不壯壯者不能以不老今子欲吾生色晬面如古聖賢者獨立於萬物之表不知黃髮台背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固君子之所貴也植椙剖瓜外不足而內有餘者非尋常之可議也吾病未能焉夫豈以其外者為足恃邪毛生

敬謝而退它日又過焉則曰吾不足以知先生吾友江生者龍丘丈人朱喬椎之徒也其知先生者乎顧為先生貌之既成而見者皆以為似也仲子抵掌曰吾肖形於天地終身踐之不能天地之似而子一解衣䙝睨之頃悉得吾鄙樸之真進乎技矣雖然子索吾於形骸之內而未能相忘於形骸之外高山大澤有隱君子焉見者目擊意消其為人非吾若也江生求之當進乎道矣於是二生尔相顧而抵掌余書其對請歸而問諸龍丘丈人

越人對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荐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己丑牽牛未中風而盲作夜漏下四皷其聲窣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稜戴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摯胡子曰天尔悋乎哉天非悋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眚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澇而民饑轇轕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馮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弭烖兵順豐年逆時雨禬禜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脩其禬禜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

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為也子視我其冠褒其衣籍文茵而蔭華榱者容貌瑰奇頎晳生輝閎言崇議動無不宜非直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棄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粟者乎信吾稼之不粟且替而吏唆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羸而不恤吾民之飢且札者何哉吾恐之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況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乎

逆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而雹隕霜而雪則書之螽蝝螟蟊木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備人事也王者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恤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樂善論

天下之有生者皆有知也有知者皆有情也情動于中物交于外天下之善惡判矣故善觀人者觀其所好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然好之不如樂之善

觀其所樂所樂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今夫重都卿相之位食祿萬鍾繫馬千駟揖讓人主之前進賢退不肖以圖謀國家利安百姓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家累鉅萬南金寶璐之珍魚乎山海良田廣宅畜牧之產擬乎封君烹羔擊鮮列鼎而食縵胡短後腰弓矢紲鷹犬而縱之馳擊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等而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斯豈無耳目心志之欲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足則其所取以為樂者未有不為吾心之累也且世之擊壤弄丸者雖至卑賤皆有以自適悅富貴而不免為吾心之累則是弄丸擊壤之不若也然彼猶外也非內也天下有至貴可愛者本乎天命之微顯諸日用之常格乎上下而放乎四海無往不準也無物不体也會而歸之不越吾神明之舍則吾固有之善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異名而同出者也苟不知好而樂之失其情矣失其情者失其性矣人性無不善其發也無不好善斯內也非外也求之而必得得之而皆足反諸躬而已耳反諸躬而求之不得得之不足取諸人而已耳天下之物雖取諸人者亦內也非外也舜大聖也猶　取諸人以為善而況其下者一言之善吾聞之若舜之聞

之可也一行之善吾見之若舜之見之可也誠明以辯之勇以行之寬以居之從而自得之矣自得之則安之矣充充乎其有餘也浩浩乎其無愧怍也休休乎其有容也華華乎不知老之將至也蓋至是而內外兩忘矣王君秉彝樂善之士也嘗即其燕息之堂徵言于余余觀君之起家嘗四方有事之秋豈不能奮取功名娛情富貴之境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得於天性者如此夫不以衆人之樂為樂而以聖賢之樂為樂不以一己之善為善而以天下之善為善余於君豈無望焉於是乎書

醫前論

奚之鑄燕之函易地莫與之爭美者積習之所致也逢蒙之射伯牙之琴舉世莫與之爭能者專攻之所致也天下之方術莫不有所本焉以為悟之天乃能自顯于世者蓋非也嘗觀太倉公之鑒別決死生察人之脉與天地相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其能執加焉方之越人則有間矣越人盡見人之五藏癥結不待色脉而知病之所在從其眄視者無不全活其妙幾於神矣向使二人者無桑君陽慶之徒以授之殆亦衆工耳未必若是之至也然天下之如桑君陽慶者不常有也故天下之

上工人欲師之非可朝求而夕取也於是有名家者得一術而世守之若徐成伯姚法衛之在元魏〻國工也法衛之子最成伯之孫之才並出一門許智藏之在隋隋國工也其族人澄及其父奭並著一時而智藏又得之善提法衛又得之道幼李脩得之李亮王顯得之王安向使數子者不得其祖父之傳而傳之安能遽自悟乎此術之所以難也必得其人而後傳不得其人必世其家而後傳苟不得其傳雖古猶難也況後世乎古之醫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今之鑒者不知標與本足以亂經古之鑒者知勝與伏攻之不失今之醫者不知勝與伏乃致雖決是師心自得者也雖有函人之心寧免為矢人之忍乎故君子慎之余客太末吏十寒暑矣鄭宣不得其宜卧病者數矣郡無宗姻又非有祿養可致善藥亦惟故人衛生之家是賴往歲患癰故毒不除時墳起順頷間有陸居仁友者治之不假劑殺之劑疾即愈今年夏又患積熱肺氣逆上為痰有鄭居明德者偕陸居治之明德里長者年垂七十矣二人皆以醫世其家者也不倦於拯人之急而陸居之先子子良尤號長者人慕其術余雖不及識之何幸獲被長者之風焉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三者得其養百疾不作苟

失其養六沴干之今余以孱然無似之軀從事呫畢間幼服其勞老且不休日朘月削神疲質離計其口耳之所習莫非僦貸李之流所謂逞於生樂者良病久矣將乞身歸養會

國家徵脩元史遥勉執筆以從事歷采方技所載未有卓卓如古者豈隱而在下世弗知之乎於是得居之家學恨吾相知之晚猶庶幾其一遇乎太末地多名山古至人之所居意必有神丹焉不知能致乎否也苟能致之則上之不能養性猶可以養氣不能養氣猶可以養形乎雖老於此何恙哉因書以諗於居作鑒統論

羅文質公集敘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為難顏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況庸常之人方之聖賢十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況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絡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授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

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如何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

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遺世多故而義不忌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

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体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啟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尔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隨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讀喪禮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

者其降服父卒則為母父在則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三年之喪毋為長子得遂捻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閒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衷也斯亦偽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終　母而使子得伸其尊

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　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〻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〻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曾祖父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殺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宜大功為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為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閒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〻而恩殺為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〻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緦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忝之若大袖遮頭

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家子斬衰裳齊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于外家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于內何啻黃鍾大呂而閒以師延靡〻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瓦杯象箸之閒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

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
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
云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胡仲子集卷第三

門人同郡劉剛編

擇術

嫣仲子居于養直之里里之人多業醫咸負其所長以為良而訾其庸者庸者不以為左亦夸其長而訾之二者常角而持不知其歸或召問於仲子仲子曰吾固弗習也竊聞之禮有醫師焉終歲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由是觀之上者為良下者為庸得失相形次當其中雖騰口說世莫能掙於大公問者曰是猶惑也功有多寡可以知能事有難易不可以責備故藥有所不療病有所不知和緩扁鵲天下之善醫

也不幸而遇齊侯之疾則退而走矣遇晉侯之疾雖欲治之而不可為矣不可為者十遇而十負不遇而幸耳吾又安能以幸而處人之右仲子求之不得既而病卧就枕慄而寒燁而熱頭岑岑痛甚召醫視之醫者為劑投之如覆杯水于石弗相入也再投之如戈舂黍緩不救於餒也又恬然不與吾事者故三易醫而莫能起乃謁于王君與權氏與權按脉之候以為外邪相攻薄于腠理臓氣不平弗納穀水於是而開陽升其熱熾汗既不及下則太遽經曰熱者寒之温者清之又曰或緩或急或燥或潤以所利而行之此其法也治當如之治凡

二十餘日君日再至爲病少却陽訌爲毒癰發于顧突如疣贅面腫体龐飲食不下咽甚艱且危君與瘍醫来視瘍决其外君固其内審證措劑猶日一至爲凡四月而愈仲子乃謀所以報君者於伯兄伯兄曰汝好方術今虞有疾彼嘻嘻護汝之生者非庸也邪此肫肫起汝之死者非良也邪與權良醫也汝荷其賜踰丘山之重乃欲以芒忽之微饗之邪不可也仲子愕而悟尋告于嘗有問者之客客曰吾固聞之矣是非王文憲公柏之諸孫乎其人固儒者也儒者之醫趋人之急不覦其利推吾之仁不矜其技呻吟痛苦視彼猶己恒平其施故

與權以是行于州里賀賤不苟振姻友不苟取曳裾公卿之間不知爵禄之爲榮而勢利之可慕非儒者疇臻是乎仲子躍而喜乃執筆曰世稱韓康宋清之爲人以與權之事觀之非過也苟長民者人懷是心天下豈有疾痛哉即令有之容有不瘳者乎獨何爲而不知出此也

紀交

和陽王仲良性炳烈不娖娖爲小謹避兵渡江自吳走越又自越至婺閩閩數千百里與余遇於逆旅恒負氣伉慨人以是不欲親之余以爲淮楚俗固如此久而得其爲學蓋出於李晉仲蔡時中二先生時中之論説晉仲之文行最余所敬者君莫不盡扣而傳焉渡江之初歲大疫死者相藉骨肉不相顧君獨與其宗族數人僦屋以居侍醫藥給喪事悉身任之由是其父亦殁於疫遂挈江寧惟一姪自從煢如也所至邑里諸生從問學教有師法諸生不敢犯父兄不敢溺愛一忤焉即治之擯之投袂去之館人無少長趋事唯謹嘗論王伯大略當世利鈍得失頗所親曰後當如是如是聞者意頗不合浦陽有山曰石門險阻可依嘗率其友至山中回翔周覽慨然欲爲田疇之事居民數十家皆恇怯農家子

遂去之一日在郡郭聞諜報有警人情洶甚君從容相過輙曰事急死生共之吾當爲故人留留三日別余而東後復有警東南之事莫不歷歷如君言余每爲之太息世之言交者不以利則以勢耳微逐慕悦於一時而反眼不相識者接跡於天下誠以勢利不常有故也於是有相靡以術者然亦不能不窮於是有激於義者如戰國之公子解驂委轄於屠肆之中擧夫抱關鼓刀之人加之賓客之上意氣傾動遂成刎頸若甚烈也然不過欲得其用以身下之彼亦不顧而以身許之耳豈道也哉予故與君皆布衣也相去而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

幸而遇之悉心委跡不知於道合爲否也唯不以貧賤動
其心不以禍亂沮其氣終始一轍而歿乎霜日者固翰
之所願託交也作純交君名宗顯嘗以明經中鄉舉仲
良其字也

鼎言

士之相與爲愛之也則必鼎之譽之者過也爲敬之也
則必儀之譽之者亦過也非浚人之善也道如斯而已
矣故敬而儀之者自進於道也愛而鼎之者進人於道
也道爲至矣人不我售何患哉卯生某嶢然秀出吾里
中余見之未嘗不愛爲生讀書好方技能以天地之支

干出入五行之間推人之休咎通塞脩短譽之者喙相
鼓也而余不能通之建祿勾絞之法稽之魯莊公秦始
皇漢武帝類多不驗人固有誣之者矣古之有道者淸
明在躬前事以知來物隋唐之際孫思邈一隱耳嘗云
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又謂盧齊事位當方伯
吾孫且事之時孫溥未生也此豈以元辰之支干可得
論哉世亦不復知矣則凡遇之休咎也通塞也脩短也
吾何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其已然者如此未然者
如彼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夫亦爲其所當然者而已
矣積善於小不在大神凝於專不在多生因余言而鼎
之求若古人而儀之其不進於道也則吾弗信

琴釋

嫣仲子學琴于東峴之叟三日而鈎絃七日而成章不
習者踰月而幾於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徹矣亦有故乎仲子
曰無故也吾聞淸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鐘者諸侯之琴
也皆古之制也未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攫而譯之
揆之於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
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
有六日爲朞之數者代有不同孰從而准之五弦宮商

角徵羽大弦寬而溫小弦淸廉而不亂故宮爲君商次
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宮居中央商張右旁
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
正之五弦之外爲少宮文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爲少商
武王所加也未有爲文王操能去武聲不以少商應大
弦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音止爲
五加二爲七蔡邕益之爲九弦孫登損之爲一弦由一
衍之爲二儀由十倍之爲二十者有之以爲好事者之
過而二十七弦之雖固已具矣此別出變音也故名曰
離後世迭爲損益蓋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還所

載維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桓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還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奮其獨見之言以祈安茂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遷桓譚蔡邕楊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法焉况聲音之别有經有緯有從其製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幽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求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生焉今夫高崖巨壑泉所出淙然而鳴湍然而逆澎湃沓漲放乎江河之間滌乎舂容而自得及其遇大礐

大窾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小者徑然聽不可極者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耶鴻濛廣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淒而厲八方蕩摩其變也雲然而陰閉而内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聲遇轟然動乎九地轠而磕磕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聲也耶奮至德之光合生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懾嘽緩而不肆幽深而不怨不揚不石不噍殺不憑懣其情深其文明其氣也盛其化也神洋洋乎渢渢乎非風非霆非水非石此何聲也惡得而偶諸客竦而聽俯而怍卑陬而退仲子援琴而歌曰高山之巍兮悲子之無儀兮去之千歲其人何栖栖兮流水之湯湯兮曾不濡我裳兮去之千歲其人顯且長兮

醫後論

醫家者辨百藥之性味本之神農氏原百病之消息本之軒轅氏而湯液則本之伊尹皆古聖人也聖人不世出其如周乎天下之物其道濟乎天下之衆民爲飢寒於我而衣食之民爲爭奪於我而宰制之民爲頑梗魯於我而開道之民爲顛連蕩析於我而拊摩之可謂至矣然猶有不能遂其仁且壽者陰陽風雨晦冥感其外男女飲食之欲傷其内疢疾生焉聖人隱之於是而

制爲醫藥以治之起死於倉卒之頃全生於沉綿之中其事可謂重矣而世之業其術者奈何上工恒鮮而粗工相屬也其智不踰中材之人而欲探聖人之用心是猶以僬僥而舉烏獲之任必不勝矣間有款啟之見則又惟利之覘緩急不足賴亦鄙甚矣古之異人不居朝廷多卑隱於醫卜方技今獨不得見之乎借曰無之卽今儒者俛而從事焉又安得自處其涼乎必不然矣余久客太末時有采薪之憂以勸衛生家二三君子不以老而棄余交進其能鄭君明德故儒家其人長者距余舍館最近緩急卽以告不問昏莫寒暑卽趨而至余以高

年長者不欲數動之則致其二子爲故廷玉過從久而
益親其視疾猶其翁也洪武六年夏余卧病邪熱傳於
腠理痛貫胃脇表不解中復自利不食者十有三日善
醫者咸爲予危之益又交進其能無弗協而措療則廷
玉任之日饋藥不怠酬以直輒謝不受古所謂骨而肉
之者余德其賜豈有已乎明年别歸金華金華之以醫
名者皆余故人也而余耕牧山中過有疾去城府遠不
能即致吾故人殆不若居太末時於是益念太末多君
子千戶張侯比患頭風不愈遣從者迎致廷玉侯即愈
廷玉過余山中道舊故則其翁没矣其兄弟無恙龍益

精甚會余弟之子祥感奇疾變而爲瘖久將爲療衆工
治之支綴朝夕遂命其來拜廷玉于庭廷玉胗之灸以
艾繼以湯劑俾如方服之逾兩月祥來見步能趨唉能
健撫視之壯一男子也因念廷玉之爲術豈惟太末推
之雖吾鄉當在上工也士有志於濟天下者不居富貴
之位不操尺寸之柄不得行其道退而在下不能衣食
民之飢寒宰制民之爭奪開道拊摩民之椎魯顛連得
一術而工之紓人之急父兄有疾治之而愈子弟悦矣
子弟有疾治之而愈父兄悦矣是父兄由吾而益篤於
慈愛子弟由吾而益篤於孝敬其利澤豈直起死衛生

沾被一人而已哉雖儒者之爲教不是過也浙聖人之
用心不相遠也吾於廷玉雖欲不軒而輕之獨能忘情
乎廷玉辛毋曰韓伯休不求人知也姑用是以爲左券

原芝

洪武十有一年七月己卯余逢香溪過故人陳如珪之
舊隱觀瑞芝爲朱莖紫榮厥本惟一擢秀惟五如珪得
之豹山之先塋珍而藏之者數歲矣其色猶燁燁也見
者異之有語於旁者曰此亦有根乎余曰醴泉無源靈
芝無根使其有根則人得而植之奚足尚也又問何爲
而生乎余曰古者瑤光得則元芝出天道遠吾未之能

必也徵之於人王者仁慈則有是應養有道親耆老則
有是應應各以類然非可泥也漢唐以來其見於甘泉
之宮函德之殿定禮之門大同壽昌之柱者間乃有之
宋祥符之間山林所產州郡所進登于龍圖出賜輔臣
合計三萬餘本何其多哉是雖不侔要之皆瑞應也仁
化溥而和氣暢兆於庶物蓋有不期而然者矣以今言
之如珪不過一常布耳非有名德於世何以致之哉將
以爲國家之瑞乎則不產於齋宮殿廷不出於名山奥
壤而于如珪之先塋無乃孝感之所致乎大哉孝之道
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

朝夕故維匯夫而可以感天地之和獲神明之貺於是
叶氣臻爲嘉生應爲不根而茁不植而敷發爲光華鬱
爲林積所以昭孝感也如珪往時與余東西鄰其母高
年與余妣余祖妣相好也而如珪長余數歲猶兄弟行
朝夕相周旋見其奉母能養而殺殊非閭閻年少未嘗
不懨於心及更兵革之變如珪從家香溪之東而余從
事四方之役間相見鄉郡中則先世漫不可追旨二人
亦不知其老甚矣嘗爲余言其先塋之有芝甚異求余
文余諾而未之信也乃今見之然後知其不我欺也雖
其純孝之行未周及於人之視聽而天盖灼有攸徵矣

余觀前代所紀諸福靈瑞之物殆不一焉詩詠之史書
之將以傳信於人而人疑而惑之如歐陽子所云其故
何也人情好吉而惡凶忌災異而喜聞禎祥傳會夸詡
以訛亂真不悟其非耳今如珪之事則余與邑人並觀
褻察非傳會也播而傳之無媿辭也然不敢歸美國家
因宋人張孝祥有原芝之文乃作原芝以示其後昆不
忘孝思焉

書常九成事

九成常氏巢寧陽曲人以郡史舉察爲廉訪司書吏居
越部人嚴憚之爲之語曰倒騎驢可上城不可見常九
成處守馬嘉奴掊取民財物善迎合上官意民以狀告
上官置不問輒捕治盡破其家威虐益横甚衆側目懼
禍莫復敢言狀至正中憲副張彥遠將按部選吏以九
成從九成至處首發其縣事若干條窮治一無所避聞
者無遠近咸快於心獨嘗任上官不問者懾然既去諸
他使者於是以九成專柄且私於富人九成鬱鬱不自
得以疾乞免未幾它吏民爲九成所按者亦乘間煽爲
誣搆而九成已客死錢唐後二年其友魏思敬傷九成
之死爲余言頃自錢唐出金陵金陵人言常君死者猶
詈之則天下不知其冤者多矣而不詈者蓋少是君無

以瞑其目於地下意望余言以洒之余觀九成彤丈夫
耳及聞其處州事頗壯之是時天盛雪寒氣始肅劉君
伯善好義士也乃託物相與賦詩令思敬之意不異劉
君維翰也與爽不足以知九成第令盡如此於職何負
因念有司汙暴盡繩以法將弗勝不絕爲患滋甚取其
尤治之庶幾懲一戒百之義而九成以是不爲世容則
吏獨有與時浮湛耳國家置耳目之官以監群有司職
固如是邪不然則剛者必折其有不若九成者邪九成
既罹謗不幸而死繼之則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又果
足徵邪劉君言九成知讀書自奉甚約方恚憤氣上攻

歐血而卒河東山川風氣道勁固其宜也因論次其事以遺思叙子姑待之天將定矣

元憲宗諭功臣語

汝高祖赤老温愷赤暨汝祖搠阿事我成吉思皇帝皆着勞効惟朕皇祖實寵嘉之汝祖忙可撒尔自其幼時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過咎暨朕討定斡羅思阿速别里欽察吾之域濟大川造方舟伐木通道攻城野戰功多於諸將俘厥寳玉大賚諸將則退肰無欲得於心惟朕言是用修我邦憲治我蒐田轄我國家罔不咸乂惟厥忠雖其私親與朕嬪御小有過咎一是無有比私

故朕皇妣迨朕昆弟罔不嘉賴邦之老臣宿將耆舊罔不嚴畏錄其勲勞命為札魯忽赤治朕皇考受民布貽天公以下獄慎民爰作朕股肱耳目衆無譁言朕聽以安自時厥後察哈台以阿哈之孫定宗潤出之子及其臣民越有他志賴天之靈時則有克薛格者以告于朕忙可撒尔肅將天旅以遏亂略石烈門按赤台謀是用潰悉就拘執朕取有罪者俾訊治之忙可撒尔將朕之公其刑其宥克比于法又俾治也速不里獄亦克比于法惟尔脱歡赤自朕用尔父用法不阿兄弟親姻咸罹于憲今衆罔不懟曰尔亦有死邪莫不有懷志尔父雖死朕篤不忘亦惟汝圖厥終肆朕訓汝尔克明時朕言惟天惟君能禍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省厥身罔弗克正時乃之福反是弗思時汝之咎能用朕言則不墜尔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不用朕言則人將伺汝伺汝間汝懟汝父者必曰汝亦與我夷矣汝則殆哉汝於朕志勿慎繹之汝則有咎克慎繹之人將敬汝畏汝無間伺汝慢汝懟汝者矣汝亦永建乃家汝祖汝父無替厥祀

此語見元史忙可撒尔傳中言北庭草創其言尔雅有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筆削焉

禡牙文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淛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潔牲禡于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衆罔敢弗恭在昔草昧誕啟武功涿鹿揭靈牧野奮庸承天休命惟神是崇於皇漢祖奄起沛豐申嚴秩禮丕顯軍容百王繼軌庶士承風伊予不武荷國委寄授越端閫總干東裔列城効順群醜纂義匪曰予能寔神之賜共共靈旗道揚神威天日清照風雷厲飛騤騤萬目具瞻指揮何揮不躍何指不披蕩海內外日所出入瞻其於爍罔不震讋肆于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事不越厄

尺春酒既嘉潔牲孔腯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監之尚永我翊宣我神武祐我明德削平僣亂佑我民物如周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報祀罔極

敬齋說

余辱交於夏侯最久方在太末諸將莫不以馳馬試劍為能而侯雅好儒者崇問學恂恂習為禮讓及鎮金華屢從征伐平夫數進秩為　國藩屏余間率鄉人款謁其閭侯望見即肅容以入相與進退言論未嘗變其初志何其賢哉侯字敬齋觀於祭酒許君之辭環君之箴其受教於君子非貌也固如所養矣古之言敬者以余

所聞其大要有二焉自其潛心以居至于出門承事虔若大賓大祭非僻之念弗萌於中怠慢之氣弗設於体此持敬也慎之而無不至幾之而罔不實以天命自度若中宗之寅畏以上帝臨汝若武王之無貳此克敬也純乎天不參以人成乎性不假以力若堯與文王人見其欽欽而不知其安安人見其翼翼而莫測其穆穆此聖敬也昔永嘉李季和嘗與余論此第其目曰聖敬曰居敬曰持敬余以上為者為聖敬其次莫如克敬又其次為持敬故敬也者該動靜貫內外徹乎上下而有是三者之等余未能一焉唯是不敏日惴惴于心因侯之字附著二君之末簡庶有近仁之質致遠之志將階而進乎古聖賢之學則請自持敬始

書聽香亭集句後

吾里徐原父采凡古詩之咏梅者以為聽香亭集句客有詰之者以香惡乎聽而詩惡在乎集也用非其能取非其有能無惑乎柏軒叟從而釋之意謂客之言未離乎迹也梅之有香在鼻不在耳以心言之鼻與耳其致一也古人之詩或唐或宋為會於心則古之與今其致亦一也由是推言其故其言寬矣而原父重請於嫣仲子仲子曰吾何以語若哉吾居山中觀於山之群木霜

露既降榮者變衰衰者揺落其嬌肤而特妍瑩肤而有韻者惟梅而已耳當其山空歲寒積雪澄霽玉樹珠英萬蘂的皪雲階月地境與世別其羅浮邪姑射邪起而視瞑而坐噫氣鼓而芬芳發虛徐而來悠揚而逝濇而不襛微而不烈冉冉簌簌翩之而非無挹之而不可得倏焉而襲人洒焉而毛髮俱爽肝膽洞徹吾不知鼻之為耳耳之為目果有聽乎果無聽乎吾不知情之為性性之為真果有待於言乎果無言乎抑莊生所謂身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知宇宙之大古之為今今之為古也何遯也林逋也彼亦一也此亦一也碩凡作者之發膏

賸馥皆吾咳唾也吾嘗咀天地之粹飲天地之和探其精而玩其賾矣陰陽相為消息陰為冬為殺陽為春為生而是梅也得春於冬變殺為生其孰權與是乎古所謂太極之妙者亦有不能已者乎固無殺無息矣而全体豈不呈露乎子之亭亦有是哉試取集句誦之以余言求之其亦有得乎否也幸以復於梅軒叟其亦有合乎否也且適然重為我觧頤矣

雲泉釋

天下之物苟有可觀必有可取苟有可取必有可樂余嘗觀于雲泉油然而起圖然而行徘徊乎山澤之間彌

綸乎宇宙之際變化倏忽望之而成色測之而不可為象者此非雲也耶源源而來混混而流滔滔汩汩不舍晝夜行乎澗溪之曲放乎江海之大瀆瀠跳瀹聽之而成聲取之而無不得其欲者此非泉也耶之二物者或升而上或趨而下其勢若不同及其徧雨天下流潤四海其用等耳之二物者豈嘗有意於其間哉常行其所可行而止其所可止如斯而已也故幽人處子得而狎之而名卿大夫身兼富貴佐輔國家者無不得而取之也幽人處子得其細名卿大夫得其大易地居之則皆然也余生越之東鄙進不獲為名卿大夫之事退不能蹈幽人處子之鄙愧於雲泉者也余聞有一物之物有什百千萬億兆之物有一人之人有什百千萬億兆之人蓋以人該乎物而聖人該乎人也人該乎物則物皆我有也物皆我有而不至於聖人猶不能盡物也聖人與我皆物也不物於物者也是故天下之物無不可觀無不可取無不可樂者焉明之為日月震之為雷霆變之為風雨高之為山岳深之為河海微之為昆虫草木為名器制度雖散在天地之間萬有不齊而吾可以撫而有之袵席之上此無他君子所觀觀其理也君子所取取其理也君子所樂樂得其理也然則若雲泉者其可

取而樂乎其不可取而樂乎余不知也知之者雲泉之人也雲泉之人前侍御史康公也公入佐天子出掌憲度從容進退之間而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公之於雲泉蓋三而一之者也余嘗纂其為人而識其客陳子尚因為之言如此庶亦雲泉之徒也耶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繫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為問者景翰答之甚辯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

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為別子為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別者為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為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

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為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鄉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為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為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為卿大夫遂以適士為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

庶子弗為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為後乎抑亦弗為後乎苟不為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為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礼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

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同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諭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汪秀才書

遠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且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疏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渝則僕雖不承顏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為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為折辱笑侮行己以孝弟為本

進脩以古人為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為
主上有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於人也雖
藉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先大真知寔履足目俱到
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
有為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
僕幼愚戇老更變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為人
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茲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
矣計其交遊之士步武相同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
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
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為己事相告者豈一鄉

一邑一郛之人皆憧憧挈挈不暇從事於是哉良以僕
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
不知之一旦過采浮譽以不足見為恨累數百言道其
願見之懷要其所以為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
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君子誠
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進於左右竊念人之
有壽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
之言甚勞也朝氛之氣彌宇宙而薄光景肫洋易位非
不勃然銳矣未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
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為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
心其意斷可識矣又況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
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嘗指為
自矯其不可惕焉將以還善補過不敢以衰病肆焉而
不加省其願學者如此其於文字既非所長且不樂為
也世俗不知者以其疇昔嘗秉筆為輒纂而求之僕亦
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
正學告我我安得不以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否意猶
未以為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也非足下之鄉
先生乎儻以余言為過幸從而質之曰鄭生還輒布其
區區以答來意臨書薄遽不既

與孔元夫按察書

僕自去年獲望風采接言論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閣
下之用心古君子之用心也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
竊於易而得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剛而陰柔
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嘗以是博求天
下之士其人正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為君
子必矣其人深險柔佞者也回邪狡戾者也則其為小
人也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雖知而君子易見閣下
在省為端人按部為賢使者其謀猷言旨經綸獻替所
以簡在帷幄措之中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

謂之不知閤下可也今遷以古君子爲蜀〻言者豈蜀
相慕悅哉閤下見人不修邊幅握黜陟之柄下視諸生
猶故等夷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
開心見誠辟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爲磊落明白
則僕之於閤下有不待悉閤悉見而知其用心者蓋以
此也以閤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
凡有懷而不吐有故而不能達者又安得自隱於左右
僕委巷之人也非有高貲遠引之志以偃蹇傲物又非
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少嘗從問學豈不知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邪顧惟孱弱多病中年屢

更憂患顚頓發一癰出膿血數斗臥而呻吟者數月親
友不忍其即死力治之始愈支綴視息已近廢人口輔
偏哆齒牙搖落筋脉如中風狀出言蹇澁舉食久乃下
咽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變竄身山谷憂懼迫於內
淫邪襲於外自腰及脚遂成重膇倉卒弗治馴至足疾
幸其不發則周旋進退接武少壯間若無異狀或發而
不制則痛楚通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
生迂拙百事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顧子女無
一息慰左右先世敝廬焚蕩不存薄田歲入奉租稅不
暇自治每上先人墳墓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

閤下視僕如此以爲於世何如也往歲
朝廷急於求才過聽人言猥文見徵有司敦迫就道及
至金陵入覲
主上退謂今相國李公于中書一省之屬見之始知僕
誠羸疾人也留省署兩月察其學於才益又知其迂濶
不及事者也遂以學校之職授之特不欲以儒見弃耳
承乏既久虛糜廩食無補名教時取故讀書之目睇視
短未能終卷即已遺忘將敘次一二文字擬諸作者而
酬荅累之亦莫就諸學業隳弛莫此爲甚今年士人家
見錄至公文仕宦及閑良人才殘病老病者咨其乞身

不覺喜形于色及聞閤下持節再涖東浙則又益喜度
其陳列自明有投棄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旦欲
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聽人言不探其營獨衰
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萬有一焉則僕之身
與家將俱廢矣恐累閤下知人之明且今賢才輩出恍
憁倜儻之士一切出其所長馳就功名豈少如僕者乎
幸察其僂〻之心有非險詖狙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
亦可哀之甚也韓子云天地鬼神臨之在旁僕豈欺罔
閤下者哉天地鬼神實監臨之閤下爲時求才宜亦爲
時保養人才可也夫壯而學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

況加之以衰病何惜而不曲全之也人苦不自知以鄧仲華之才自揆不過郡文學耳走也何人敢有過望才薄而用大力小而任重古人所誡又況有大不可者存焉

胡仲子集卷第四

門人同郡劉剛編

歷代易覽序

歷代易覽二卷馬公本初既纂以成書持授余讀之始周訖宋上下千數百年土宇之離合帝王之因革人物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善可法惡可戒不待紬金匱石室之藏而具見大較如指諸掌迺爲之敘曰史之爲書自左氏内傳司馬遷史記之後而編年紀傳之体常並行於天下雖有作者不能易也二体之外或綜括以成一家之言則唐志之所謂雜史也其事辭不脩其義例不分君子取其便文以嘉惠承學而已昔溫國司馬公既

修資治通鑑患夫載籍浩博未易遍閱迺約之爲舉要曆又約之爲歷年圖又析其中爲稽古錄其言曰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今本初是編猶溫國之意也溫國諸書今列行民間者独通鑑耳其它蓋不多見雖袁樞之紀要陳傳良之本末亦僅有存者余每惜之韋布之士處乎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而力不足以致天下之書身都富貴者力足致之而或不暇殚其歲月之勞一旦得公之書豈不深可藉哉古之學者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徒守卓約之說而不復攷求諸史以廣其見聞之益吾恐非廣大精微之

學也豈著述之意哉故書其端以告來學之士本初以進士起家師事信安戴君迪先生君迪邃於春秋其傳蓋有所自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大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雜其辭而意可見非

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依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

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故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

而不振雖人娼其才家尚其學追琢雕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恬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儆爲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

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岦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奧於是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隸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微之於今而不可得方

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貿不通其變以至稟稅積冪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句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貫一帶一程一度銖銖而束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爲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違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違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遐迩或盈或朒或正或負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

學則大矣

風水問答序

烏傷朱君彥修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究獻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爲而

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塋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富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因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說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　墓以昭穆　以族葬僭

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攷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以一世[illegible]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討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頓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積者以是術游江湖間卯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依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為一鄉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為甚則一室之人猶秦越也嘅然思之何其相去遠乎哉意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德其少恩固宜則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間借耰　箒還有德色誶語以相

則當時之為萬石君者蓋少而如誼所言者家自為秦越也吾猶以為漢承秦敝其少恩去禮義固宜則又益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杕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懟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欲得他人而親之又終莫之顧而比為以文武成康泰和之風陵夷至於如此則所為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錮之耳吾宣以是誣斯世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兵興吾從事於外　而歸省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間未嘗不雍雍然過叔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益怡怡也莞先生曰今趙氏

合族以居矣長曰伯明次曰叔友又次為叔誠其先人弃諸孤之日皆幼也家落食指衆懼不足給又歲頻苦兵革人思逃難故其兄弟散而居之逮今二十年叔友旣買地合葬其先世之喪積其所有卜居豐溪之南復迎其兄命其弟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有無相通而欣戚無間也此於名教蓋有繫焉余聞而嘉之今天下之人心習於故常風靡波蕩非有先王九兩之法以聯屬之必大譴大呵入於禁綱不得已而後有司奉刑罰以繩削之爲不至是孰譬之哉故富人之家不待壯而出分貲者至老而無所歸不加詰閭里不見譏以

是為固肰耳則令叔友之也孰使之吾固知其兄弟之間將有油肰而不能已者庸非秉彝好德之良心乎人推是心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不在於古而在於今矣吾猶得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下稱浦陽鄭氏其後永康眉山三兄弟聞而興起焉鄉人歌誦之說蔑如也伯明其尚以鄭氏為法以斯人者為戒則先生之言傳信於將來余故取而書之以為趙氏合藙詩叙

吳氏家慶集序

家雖而天下易儒者有是言也不難其大而難其小其故何也人生不能無群群而居者莫親於父子次則夫婦也昆弟也等而至於長幼朋友之間備矣君師者治之昭德以儀之不協者有政焉於政不協者有刑焉大公之道也舉吾大公之道維誅之可也有家者安得以是而齊之十義之列自君臣以降有一不致焉將諭之以道教之以正睦之以恩閑之以禮且懼其相夷也相瘉也無攸遂也非有政刑之可加不過積至誠以感動之自引咎可也家國之相去豈遠哉而人情事變之難處恒在乎骨肉之間能率一家之衆篤為孝友之行無有閒言者吾見亦罕矣程侯自越來迺為余誦其鄉人吳氏之美其言曰吳氏自唐文簡先生家于越之山陰後

又遷于諸暨之孝義里世載厥美至于後昆則有翁西翁爲翁隱居不仕勇於為義赒人之急如弗及人以長者稱之其子曰庸曰康皆以才克肖有事服勤于外婣而反命則率其諸孫毅等晨夕問安否而翁教以禮節冠昏喪祭行之男女百餘人莫不唯唯致謹曰吾翁之教也翁年八十有七其五世孫肅始生賀客趨至翁坐堂上姆抱肅見客頋瞻咨嗟咸起為壽其事可繪而傳也州大夫聞翁之風者按行境上必以禮就見

國家有造之初樂公鳳來署州事有故不及其門則致書喻意若將懾然是時翁猶無恙今不復可見唯是四

方之士所以尊高年美善行者其辭固存傳示子孫由是益亢其宗未為無所繫顧畀一言以叙之嗟夫人常以家為難治余觀浦陽鄭氏及今吳氏不遠千里之途並以孝友著于二邑之鄙何其盛也余雖不獲造翁之閭登翁之堂如鄭氏相與之親且久而桂彥之言諸作者之辭可徵也獨念翁一布衣男子耳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者如此彼身荷爵祿民戴其耳目以視聽處勢重矣又有國之政刑在為宜若易矣然未聞庶幾於古者何哉桂彥儒者也方推其孝友之政以敎于吾郡必知余言非厲天下亦因孝以勸忠為

三老圖序

浦陽鄭氏由宋著孝友東南逮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所見者五世爲㓜而同游老而相視無恙最久者惟伯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母者三人爲今年伯陽七十有一其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餘既壽且康人以爲榮而林君子山繪之爲三老圖仲舒以書遺余曰古所謂老者將憲以乞言也吾兄弟素敦朴於言語無所取長而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憲也曷取而圖諸吾懼無以紹前美而垂後昆將益修敬愛以堅晚節則祈頼耳幸有以激其衷懦余辱命依而言曰天之所畀智不能違天所不畀力不能取予何慊乎真元之氣人鍾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會又鮮也際其會者鮮矣會而保其全又鮮也而況於克昌厥後益又鮮矣故古之君子言人之善不徒美之必綏之以多福爲故其詩曰宜弟君子求福不回其稱人之福不徒祝之必介之以眉壽爲故其詩曰既多受祉黄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以爲未盡其期望之心爲於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於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不足而又言之求其人果孰膺之乎蓋亦難矣自成周已然非天固嗇於人氣之所鍾不齊也漢荀爽唐薛元敬之屬人仰之若龍鳳可謂

鍾其粹際其會矣而壽考果何如哉徐伯珍李仲黄人稱之爲四黄四皓可謂際其會保其全矣其祚胤又何如哉蓋未聞也然則伯陽之得於天者卓乎當天下政物之初伯陽偪處疆埸一彼一此殽需利之有秉間之心仲舒遠仕朔土遭世傾覆殊鄉異井無期功之親詎虞白首復有今日之集乎兄兄弟弟怡怡愉愉不待爵禄而多福綏之矣不事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之奉不違於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衆蟄其未艾則多祚胤矣凡詩之所言固備美矣自夫人處之逍遥山阿優游畢世何遠而不可哉而仲舒侍其二兄欲乎猶諸

生也君子知鄭氏之世德於斯在矣繼自今盈篤不忘國家崇養老之義憲也乞言也必將有以取之余且望閭而趙采僊華之芝酌麟溪之酒合群從取詩人之辭咏而歌之以為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以諗諸子山鄭與啟事猶存圖中容有此客否

缶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韵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

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永歌之載賡之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模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舊釜閭季迪日與之處曾不浼焉顧乃樂其儔類倡和乎

山之匡水之溢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為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鼙鼓之聲讙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於己也而曾子歌之奚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孰能為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屠先生詩集序

屠先生彥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處里閈習為吏黃文獻公判州事見而才之勉令就學遂析鄉謝其故等夷輩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書博士柯敬仲自京師歸延致吳中率吳中諸生師事之吳為東南都會而敬仲放達喜通賓客至者非中朝賢貴人則四方之游士斆學相長凡國家之故實前代之儀注咸與有聞方是時天下之知先生者非直黃公當朝

公卿大夫著聲譽者往往是也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孫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先生雖儒者所負魁肰而寃指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瞭乎若燭照而校計近在目中貴人與之游者聽其言莫不歎於心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為國家用低佪不偶僅以春秋試有司取一教官反出白晳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怫悱憂思忼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余始識先生於吳中先生長余數歲及再見于婺俱且老矣間相與言詩先生雖不自多乃曰子於詩可謂力扼虎射命中矣余聞之愧甚先生其訹我耶先生既沒余與

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來言先生之詩已彙次成帙徵為之叙今仲敬又來復徵余言後死者烏得辭之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雖有作者恒窘於聲偶研揣之間患不足馳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於先生舂容密栗得之自然時涉險奇不失乎當能叢古人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之前於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不伸於當代宜遂泯而不白於後世乎是用語其二子姑慎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送徐文昭序

古之言吏者以治得民何治也正己之謂也不正乎己不可以正人矣不正乎人不可以得民矣故吏治之失自秦漢始賈誼深謫之為其徒事刀筆以簿書期會為務不知政體也秦漢之制吏必試書法諷書不及九千字者不得為吏上書字不正者輒舉劾其失以秦人之趣簡便而不苟如此是刀筆吏亦未嘗不學也況於古乎故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信安之士徐文昭嘗從其鄉先生習舉子矣業成起家為吏吏大府數歲不待書秩執政者拔而用之授烏傷簿烏傷由顏孝子得名古邑也文昭循謹而知學良吏也句稽簿領之外

將有以得吾民乎舍正己不可也故鄉人嘉其行而輸為之序

送胡正辭叙

延祐初詔天下郡縣選用諸生為吏諸生多學官弟子習俎豆修詩書之業一旦起家持簿書筐篋與刀筆吏伍或不願也即其願為者豈吾諸生哉即吾諸生為之猶不願也余嘗以是相天下士矣士有胡正辭者受詩於安陽韓先生學既通舉進士不利念其親則皆高年冀得祿以養自越來吾婺居歲餘去補吏台郡戒行李有日薦紳交游之士咸詩以餞之余固宗人也迺曰正

辭是行也人將以為榮非吾安知子所不願哉子舉進士時吾見子已嶄然矣今反用伍刀筆吏手殆子之親老矣不可以不仕然國家選用儒者非以簿書期會迎合上官為諸生能也又非以刑法食貨賦稅民為諸生習也郡縣久苦刀筆吏苛謫而諸生起學官良謹有循行且修詩書之業明先王之道可致太平之治子為吏幸無以刑法食貨簿書期會佐良二千石則吾宗人所望也

黃巖戴氏合族詩叙

黃巖戴志道精𥅆為靈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

有警志道父子辟亂山中人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祐曰祁曰禧曰祖曰礼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貲賄幸不為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攜貳而不共此有手乃合族數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鬚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姪習為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為睽水在地上其勢必合故其卦為比物皆然鳥獸魚鱉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群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其隊而後趨其或觸搏噬嚙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至於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為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側足危懼即有倉卒扶老攜幼流離顛踣於道窘甚輒弃去不暇顧男女剪為俘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糜爛澌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皎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澌盡者蓋有以也夫惡踰天

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暱善人君子天寔相之裴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保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楊素勇不倍於賀若弼善寵不賢於馮道積貲不富於張彥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消〻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釋厥心哉

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羅溼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刻此首

金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爲之也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爲鬼神與凡古今政治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永歌之載賡之不費辭說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金鳴集者閲之累日不已古

今体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所欲模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爲僭竊者據之擅其利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爲升斗之禄以自活驁釜閭季迪日與之處曾不浼焉傾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崖水之涯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爲天下之樂率不足以易其樂爲此其所得爲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卞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鼙鼓之聲讙而立動若金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爲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於己也而曾子歌之殷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尒思孰能爲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鄭氏義門詩序

國朝旌表孝義著爲甲令以風示海内婺之浦江於是刻上鄭氏之行義中書報下如故事賢大夫士莫不聞

而美之鄭氏之以義稱者蓋延于天下矣予獨以予之如鄭氏將詳於天下之人也幼從先生受學舍其家見其二老人順卿嚴重慎舉動達卿倜儻不爲邊幅然怡怡如也皆有長者之風其下子弟數十人恂恂如也朝夕出告入面隨才能授以事客至坐堂上左右執酒脯揖讓升降不敢離尺寸予處其尊幼親疏間既久耳之所濡目之所染無間言也是時族聚而同釜爨者已數世矣上承朝廷旌號且二十年家日以大族日以著至今其義問益著男女笄冠婚嫁有其制死生葬祭有其禮相愛以恩相接以文他如義屋義阡以處凡疏遠之

屬發廩捄災以及鄉鄰之人其事皆可紀乃會上有蠲復之令優澤又加焉予故諸生也東鄉而望將為二老人壽而達鄉已不可作順鄉高年耆德罔無恙而予獨不得與其子弟相周旋從事惟所以道上德而賁風美者莫如詩歌賢大夫士既倡為之烏可廢諸生之義微諸隋唐以來孝友之家如張公藝宋興王丕李自倫之流歷幾三代之民故世咸義之所以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至矣然郡邑齊民猶以財力相長豈不遠夫予故論次其所知者以明國家之恩大夫士之言於兹為稱其亦風示之意云尔乃歌曰

嬋嫣鄭氏族大以蕃既蕃且同義問弥敦思卬祖父自躬載德有田連連有廬翼翼以播以祀以修以藏以貽孫子百度孔張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耇在堂其從如雨肅雍孝友莫匪尔親厥初有生不異尔身服以世降恩則罔竭母傷樹別永懷瓜瓞乾餱之愆由小失大不見是圖敬奉明戒推我同姓逮我疏屬曰居曰藏有所有屋流風四祖被于鄉閭歲既荐荒我寧弗輸浦陽之江其流渺渺高門有閎旌命有煒小子作歌告德于曾來言保之祖武是繩

胡仲子集卷第五

門人同郡劉剛編

心學圖說序

心學有圖圖有說金華鄭彥淵之所著也彥淵之學務得於已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惑於人之是非余始見之而駭再而疑三復而不能已猶未釋然乃諗諸彥淵氏上下反覆其議然後知其微意蓋有在至人同宇以生孰無是心哉中虛而神明宰乎五官統乎性情經綸乎萬事其為心豈有異哉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不能不囿於形危於欲而搆於物風波之民歟倒置之民歟何其相去遠也冥冥之中獨見曉者

何其少也幸而有之則又過中失正惡外物之慮求照無物之地以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皆幻也以有為之法有言之教皆贅也而亦終不能去之然自私耳雖曰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吾心齋也無念無任一超頓悟吾明心也見性也而於理未能全盡於物未能無外也人與天地同出一本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彼惡知之哉彥淵恬處山林洒然有高尚之趣嘗危坐一室通暑不寐吾懼其去吾門墻而為斯人之歸也傾乃裒皇幽眇致極高廣上泝羲皇心地而與搢紳儒者較是非定可否於大公至正之域此其志豈苟哉邵子曰心為太極

陸子曰宇宙分事即吾分事吾分事即宇宙分事其亦
有得於此乎張子曰見聞之知非德性所知其所得者
亦有出於見聞之外乎是自得也爲自得之德方而議
可也橫口所言可也不必同也不必不同也道一而已
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行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
至焉有不至焉以至觀不至易矣以不至觀至則難也
若余者固秦逢氏也自離經辨志以至壯未嘗不學即
物以窮理則未之貫也集義以養氣則未之充也而况
元元本本有未易言者欲求之孰從而求之欲舍而去
之孰從而它求之且成心未忘也輝食經傳閒以至於

衰且老猶紛如也固如也觀於彥淵氏之圖說安得不
駭且疑乎彥淵氏其將鍼砭我乎將援我以天地之鑒
萬物之鏡乎維然天下之同余病者多矣天下之禁方
有不在蘭室者人共傳焉而終不試之書曰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余敢取而書之以冠篇端

華川集序

吾鄉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爲
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黄公晋卿吴公
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
叔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
物非可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爲稱首則是數君
子實表礪爲建至正以後黄公猶秉筆中朝於是論謝
始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觳光子充黄公里中子也嘗負
其所有涉濤江游吴中者久之又自吴踰淮泝黄河而
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託無所遇合傫然布衣
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
不稱誦其美則其得之黄公者深矣余間謁公華川上
質其所業公不以爲不可教引之就學退見子充英妙
之氣奕奕文字間未嘗不駭且愧意銳欲追及之其後
每見則必出其文以示予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冠

冕珮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縱橫如風雲蛇鳥按兵行
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黄公如出一律雖乎並奏而
天韵逸發也余亟讀之不服古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
待乎其外也待乎外而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
君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
猶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子充垂三十年搢紳學者不
必才且賢率多就功名以取富貴不旋踵而摧敗自蹈
死地翦爲僇囚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卒而相見固無恙
也以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果孰優乎今子充年
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爲天苟使之遇合而措諸行事則

不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矣
汲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之千
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
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焉然則子充之文不可不傳也以
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過揆之於道
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為天下
道哉

送趙子將赴北序

武威余公廷心特達好士雖身處顯宦而所至延訪儒
者退然如布衣居淛東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諸生進

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太夫人之喪中原構亂江南當其
衝遂起公衰絰中守鎮安慶天下如公者計不多得不
以廟堂之地處之而置在疆埸恐一旦倉卒非國之利
去年公之客趙子將來言公無恙唯須髮浸白貌加瘠
耳聽其言論自分與城存亡決矣子將從公游最久在
武昌時嘗教其子得臣比至京師公為書薦之達官諸
故人自京師至儀真又屬其故人善遇之其來是也且
曰淛東有胡翰者子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以
公之言為信而不忘余於閭左安知余之非才哉燕國
有石燕人不貴而宋人貴之韞以為玉故也使知其非

玉則委而去之甚於燕人矣趙公宮之垣廩以蓄菽趙
人發而試之箘簵不能過其堅彼惟無箘簵故也使若
楚之多箘簵則安用是哉余見余公之日少不虞公之
推予有甚於平生知己者思燕石與趙之苦楚不足為
世重終廢折耳然余公之好士則天下之士知之子將
在其門非苦余之非才也年壯氣銳可以有為於世進
之以學可以自至古人顧乃碌碌混其跡庸衆之中挈
挈奔走道路而不暇則人不知也子將家西江豐城有
老親在焉日夜念之告於余曰吾輙將南而今反北其
旆矣余甚怪之則曰楚氛未靖　江未可　京師

導余　嘗以直道讜　柄臣於咸錢方灼之
時臨不測之禍而不辟今起而用之吾往依焉嗟乎子
將余無以增益子矣何以稽子哉今天下之患四肢不
舉者多矣幸朝廷無事腹心可恃也子往而見余公之
友盍以東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豈宜久在外哉此非
子言天下之言也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栝蒼陳仲經將為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為之請贈
言余問仲經何如人也曰毉者也子知其醫乎曰否昔
河東張中華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則其人

國善醫也余於鍼砭未暇論嘗聞李氏之學推人之
病根於中氣不足其治体以脾胃為主其用謹於內外
有餘不足之際窮其補瀉升沉之理隨證加損而為之
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尚之嘗有中風不仁者醫視
之投以人參數斤而愈有痢者蠱者醫視之取白朮當
歸佐以它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用者輒去之痢
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之證為不足投某劑亦不
愈毋氏始病熱不汗頭若脊皆痛甚七日而氣濾醫視
之或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革醫猶恬而視
余　　師之醫十倍而甚於此

李　　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為
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知為明之之學者槩
邪積滯為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
往往而死寧不為之寒心乎若是者蓋有由矣昔明之
之言曰凡外傷有餘之正必見於左手左主表故人迎
脉緩而大倍於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必
見於右右主裏故氣口脉大倍於人迎傷重者在少陰
則再倍大陰則三倍是豈不明甚矣乎後之學者得其
書之所言而不得其所不言其於脉固有不能盡明者
矣茍不能明何怪其誤也唐許胤宗不欲著書以為
之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由今視之胤宗
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砭刺人一撥見病之應捷於
飛矢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針砭視之豈不廢
幾乎余未識仲經而輒以是語者重進之之請也告之
以余所見者欲其慎之也仲經誠審於脉而又慎之則
善學李氏者矣亦張君在翰林雅善推轂士仲經往矣
吾見戶外之屨滿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
國　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　勞獲

琉球五年秋琉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
所經余復見于太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
足矣綏類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國重一言失之
亦未嘗不為夷狄所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
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為
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
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
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
出師而遣使往諭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
罷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

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来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刄折鏃而二國靡肰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盖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辨傳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遺載欲其不失為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餽於貨寶恒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衂於利者使載不衂於利 奉天威命

安往而不濟茍衂於利則雖奇丈夫檢柙小子之不若耳寧加勉焉 國家委重非特使事盖將授之以政矣

送祝生歸廣信序

余觀秦漢以来學術之盛未有加於宋諸儒者方軋道淳熙間朱子紹明道學之統于東南時則有若廣漢張氏東莱呂氏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其它豪傑之士如永嘉薛氏戴氏東陽陳氏唐氏亦皆角立自以其所長畢於一世之間而江西陸子靜氏則又其卓肰者也自鵞湖會集而議論往来是非牴牾至不能挈而合之則各尊所聞行所知以俟後之君子二子既沒國家混一南北表章聖賢之學教人取士非朱氏不著為令於是天下靡肰向風凡昔之所謂豪傑則已磨滅澌盡維其說之存者盖亦無幾矣獨為陸氏之學者今江東西間往〻不乏其人世雖欲舍之而終不能使之不傳者何也竊徵諸其書不能盡其奥恒思就其人問焉故處州録事鄭復初先生嘗為余言其鄉人祝蕃遠之學出自陸氏且甚高其行今十有五年矣至正丁亥余居先人之喪有友偕客来見者余匍匐釋杖而出望見冠服若不肅卽而與之語則樸乎儒者問其家世則蕃遠先生之從子元暉也問先生則卽世矣因述其行己之槩

先生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為己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其門人危素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輙目送之以為興吾教者必斯人也噫使先生茍在則僕承下風而趨函所甘心焉而今不及見之元暉之所淂者又特其地理之説為詳殆其支餘耳地理家者夸尚禍福以惑人徼取重貲而元暉見利不茍趨見不可不茍就漸濡世澤猶不失為儒家子余聞與之周旋登麓而望指某水某丘類若可徵者窮其故不余告也於其歸省乃率交友賦詩贈之敢致一言曰子之不我告者其術秘耳頗聞子從父所紿於陸氏曰可乎余

嘗識危君於京師危君不自言其學之所自子言之又閩安仁李仲公子之先友也余視其文章不在子從父下矣子幸歸而拜之以余言質諸先生有若朱子之徒者其言如此且勉勉然望之先生其謂何哉子它日其有以諗我來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張君傑夫以己亥之秋同知信安郡事後二年辛丑余始奔與之游又二年而君以秩滿調廣陵其子之師祝彥明氏來告曰行者必以贈禮也贈以言者義也張君之望於先生久矣今君之車馬有行色先生盍亦圖諸

余聞之曩然蓋學有祠曰文昌祀七曲之神賜姓受氏揆其初與君同所自出每春秋君必潔牲謁告祠下每祭必蕭洽與諸生極歡而罷且俾紀諸盛美受命既久訖以衰憊不果答君之貺微子吾幾遺之如弁髦敢不黽勉從禮以奉行者夫人之相與不以遇合為難其好我也則望以周行之示其出祖也則致夫靡懈之規敢不黽勉而繼之以義今天下構兵數歲矣廣陵在東南為大都會昔之豪華鉅麗皆君所見者一旦蕩無遺矣直視平野設險以相保孑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苟能舉簞食勺飲授之即黧瘠者戴之猶父母神明也果何

悼而不亟救之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其時也君過家上冢往踐其任幸為我謝諸牧守高蓋之車緹油之屏朝廷所以彰有德者二千石與別駕實共膺之今方修漢故事願勉旃毋自處黃霸下也

送葉通判詩序

方山葉君來佐郡事其居距學官豫章梶梓之陰相接謦欬之音相聞也君旦日出署公牘退即從容與諸生談義歲時往來觴酒豆肉相勞問意未嘗不歡然相得也於是四年矣書考且去諸生來告曰君之勤於政仁於民者群耳目不可塗也竊幸承　子之光在詩有之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叡則從之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君則教我矣今君之驕駒在門無一言以道揚厥美夫乃不可乎先生蔚植曰生之言然甘棠周人所以美召公也嵩高周人所以賜申伯也託物造端婉而可推於政者古之義也君家方山海上食祿于衢即其山川風土之勝以攄其登高思遠之情不亦宜乎請以是賦之既而成章屬余敘之余與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幸而集焉取詩書法律以相從事以為其志沾沾自足於是則末矣往歲東南之民弄兵海上聞其鄉有孝義者今衆得千百人願為國先驅出死力討之事垂集而將

師執狐疑之心不決卒養虎自遺言者至今扼腕此其
人為如何邪吾恐生不足以知君也君行勉之毋久處
囊中不脫穎而出也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元年冬　詔崇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於是許先
生存仁以遠用之才名家之學簡任
聖衷田博士起拜祭酒先生既涖職致請于　朝俾歸
省先墓之在金華者迺十有二月丙午謁拜墓下竣事
戒行內自京師外及郡人君子莫不喜聞快睹而稱頌
之以為閭里之榮也邦家之光也斯文之幸也翰雖

病　別猶不能已其區區為自昔聖王之興順天應人
以有天造於海內士無貴賤無小大無遠近咸有帝臣
之願故知者效其謀勇者陳其力術者技者殫竭其能
蝟興角立一切馳騁以就功名其間克任道德之重膺
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以來幾何人也漢高帝以馬上
取天下若無事吾儒者唐太宗雖從事吾儒求其經綸
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若房魏諸臣豈嘗庶幾成周
之風乎
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即以教國冑子為先
務先生在　皇宮歷年既久啟迪弘多至于今茲遂長
成均優遊之恩特達之遇人皆知先生之才之學足以
致之而無忝也翰於先生之歸嘗聞之曰吾起諸生承
輝　明兩之間自視無它長惟一誠對越耳厥後知
帝王經綸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有出於知力方術
之外者又知先生所以膺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
所及知也此易所謂尊酒簋二用缶者翰也昔嘗受之
先師而存仁獨能紹而行之循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
里之榮邦家之光斯文之幸也余將它日以為先生賀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余交善長父子間今十餘年矣至正乙未之夏宣城貢

公　以侍從之臣除閩海廉訪使者道經婺之蘭溪
天盛署人多患暍遂假溪上民家居之善長侍其嚴君
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中來見公歡甚敘故舊
之好形之咏言復手書玩齋集中諸詩遺之以歸濟川
至婺俾持示余且從會焉余於公無能為役其見察殆
若神交人不知之濟川知之也因識公之末簡後四年
余辟亂山中見濟川于松陽又六年見其子善長于嚴
州壯而美髯漫若不相識者而善長固識之不忘今年
余卧病太末善長以公事至郡數抵余舍言論移日以
小卷三植物請予書之君子於松取其貞於竹取其直

於梅取其潔莫不有可觀者方天地閉塞風霜之氣凜然草木能不易其操者寡矣等而至於人亦然不幸而罹世卑昧衣冠塗炭能不变其志者未嘗無其人亦豈多得哉始余與濟川相見時海内雖多故民猶晏ゝ也往来江湖之上過從寂寞之濱常歡然自得因念在錢唐夜與貢公共讀以吳集藁命余叙之意謂吳集以取名數耳公之心余知之濟川知之也濟川嘗為文學掾循雅守名檢退休山林高年無恙今又有子如此其得之家學者乎挪服習賢大夫之流風餘韵者乎其能潔能直能貞也必矣歸省之日幸致余意於而翁曰謝家

玉樹盡在庭砌矣善封殖之以無忘角弓是歲乙巳冬十月叙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江西既平執政者選寘長民之吏起袁侯於信安以知寧都州事信安之師唐公也有僚友之好在時之彦鮮于必仁名家也有久要之義来謁余曰袁侯行有日矣吾屬賦詩願先生一言以嘉惠之余觀州郡守吏秩不貴於諸侯而勢等耳諸侯始封地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而止今郡地千里州猶不下數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小大金穀之出納教化之張弛恒懸於長之賢否由是

擇吏者慎之有守為而無所建明不可也有為為而無惠愛以加民不可也有惠愛而不知經國之大體猶不至為也兼是數者與望屬之而資格不逮猶將階為而升也豈不難哉今袁侯之為寧都不待積勞書能公府拔之將校之列而付之民社之任其賢可知矣袁侯受任釋其弓馬之勞而按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獨侯有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餘李令伯所謂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能無慨然于懷乎方是時令伯為此言猶未食晉人之粟也苟仕焉而食人之粟處兩難之勢古之君子蓋有道矣詩不云乎四牡騑ゝ周道倭

遲言行役之遠也又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雖臣子之孝思根於天性烏能以私恩廢公義乎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權其輕重而行之故曰不遑將母雖行之父母之愛曷已哉故曰將母来諗今寧都在西江之上計其道里所次有非昔人之倭遲者矣袁侯治其民政成之日迎其親以就養有非昔人之不遑者矣余故以是勗君之行庶古之義也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東南都會稱金陵為最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德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次則陳子恭許可進群輩崛

起亦邦之彥也子恭嘗偕余登石城臨大江四顧徘徊由翠微之顛下憩清涼寺具酒肴談笑爲樂懷玉鄭復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泊諸生皆和之蓋亦一時之高風逸韻余再至求其人則往往隨牒四方存者無幾矣又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存者莫不化爲異物矣及來信安之地亦余故所游者其民物罹兵燹較之他郡凋瘵滋甚頃凡朋類多賓客游士客有吳思道者晉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爲同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而翺翔諸公間固久爲余言其事歷歷如在眉睫余思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於世異事殊之後豈不猶幸

也邪思道甚直而不求異於人甚能而不求售於俗志慕古雅尤善畫好鼓琴居庠序之職阨於單寠郡邑鮮克知之其知者又力不足振焉於是撰余而別因述夫盛衰之故離合之情而釋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始知恒而不知變則沒恒也知變而不知恒則振恒也沒則困振則亡不知天者也故鳳皇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天將啟之則聖人作矣賢人君子出矣子歸而視夫黃旗紫蓋之氣則知余言爲可徵矣幸無效白面書生蟫食經傳槁死而無聞也子其行哉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弈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恒願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來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已剥落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右拾級而上飛梁橫亘通趾頂皆石蟠如蝦蟆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砥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汎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絕涼灩襟袖如坐瑤雲蒼雪

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康錢顗徐霖游釣諸名輩往往可識其它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康碑最古侍者行酒酒數行已余與客吳思道旁緣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蛇行野中東南諸峯矗立蒼翠晻靄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復生縱談問道士故極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闕逢執徐之歲有晉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胡仲子集卷第六

門人同郡劉剛編

孔子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于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
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瑟
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
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黄初武帝
太始皆詔修廟祀給洒掃守衛歴宋齊梁及拓跋魏高
齊之有國遂纘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
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
祀之而家廟則惟　元封以還

漢故事周太祖平　州　人主之尊
子禮情文崇極徽稱屢加常以宗子　人褻封爵四時
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
與其從父傳供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
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墻于郡東北菱
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燹
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收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
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
子祭酒歸　江南廟　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　舊會
治已亥秋

以分省郎中姑孰王
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恩信與　姓受　謁拜
廟庭以為水木本原所繫不可無以示衛人命有司葺
而新之告成之日譔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執旄牲幣
于庭敬共將事爾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
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
而管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
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成致尊禮
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　有三世廟于魯
者禮也舍魯而南　去國以廟　焉亦禮也禮

所在君子慎之況　人將曰　聖人之後也
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脩復舊制是宜有別
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
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拜手而系之詩曰
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
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迷大夫
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實受王祉㓮兹具瞻俾就傾
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率履弁冕裳衣
陟降庭祀　薦則有休亦有旨　式燕
紀匪南紀是表魯邦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浦陽王氏其先由烏傷之鳳林徙于深溪逮今十又三
世由士覺之父逮今孫曾同居而不異爨者五世士覺
既長其家於是益圖亢其宗焉逈本諸禮參采近制定
為規則凡敦先務本惇禮厚生睦族卹衆吉凶之際鉅
細之務具有條貫而徼戒防範曲盡其慮不忘造次既
成師其子姓而躬踐之致慇致愛協于人心公聽並觀
咸嘖嘖稱願父老僉謀以為
皇明肇修人紀崇　天地同

氏者實化育之所陶甄
不能周知有司未暇以聞而吾屬生處仁里遭值太平
之盛不可無以請將列上其狀士覺固謝曰吾何善而
父老過為軒輊將亦惟吾宗祏是賴昔吾鳳林之族甚
蕃其別出金華者為文定公季海散處濠梁者為忠惠
公處一而吾十世祖契實來遷于是則忠惠之大父也
雖同所自出吾祖未嘗以門閥加人安於田野非其力
不食非其財不取衆以善人稱之淳朴之風代相纂承
曁吾祖吾父不越一跡吾父德輝性尤勤儉然惟其羸
好　之日誓言嘗法吾勤儉合食共處
當　吾在時如麟溪鄭氏吾兄弟無所背似夙夜祗惕
不敢私其田廬私其貨賄私其服御奉養以承前人之
餘休禮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合族則合族者所以尊祖也敬宗也所從來遠矣吾
懼不能繼其後且天地有常經生民有常性父父子子
夫夫婦婦兄兄弟弟篤於孝慈和敬者常道也尊尊親親
合其本支施及宗姻者常事也皆吾所當為而為之吾
職也吾懼不能盡其職其可祿於人乎是重吾不德也
父老益圖之金華胡翰聞之以謂其友劉剛曰大道行
而天下為公太道隱而天下為私由世而降也世降則

風俗治化隨之皇降而帝五典必勅而後博帝降而王
六行必書而始備其又降也則表倡之而有不率者矣
防範之而有莫之禁者矣雖五典六行人倫之常而踐
之者鮮矣於是而有表厥宅里之制所以風厲之因移
風易俗之微意也非直寵一夫而榮一家將以一夫一
家而為天下億兆人勸也天地之氣積陰於北積陽於
南陽明勝則萬物育生氣暢則八風調自有國以來未
有應期而闡其坤珍合於易之出震見離者惟我
皇家之興實符之
皇上建中和之極正朝廷以正天下定禮樂立制度一

道德同風俗方恢有虞成周之化凡在涵煦苟有知識
靡不有孚顯若洸毅甸之内禮義之鄉宜有先天下而
丕應者以余觀於王氏豈惟世德之所臻哉蓋天地之
氣化
國家之聲教有以啟之道之扶而植之易曰聖人作而
萬物覩其徵見於斯矣它日旌書之錫不在深溪而安
在乎有其實者其名歸之士覺何患焉幸勉之勿替剛
曰吾請復於士覺諭於父老國有制家有法君子不以
小廉廢大德先生之言是也昔邵庵虞公嘗作頌以美
義門鄭氏王鄭東西鄰也頗有述焉庶幾勸之以九歌

之義乃為之頌曰
皇帝受命霆承于旅奮其神武汎掃海宇監觀下民乂
失其馭五典不惇九法攸斁乃建有極嚴乎中正彝造
人倫以立民命聲教滂行自南而北如彼風霆不速而
孩矧兹奥區國之東鄙仁漸義摩濡於日耳孰不興起
薰為善類九世同居則有鄭氏誰其嗣者相望伊邇邵
國之孫忠惠兄弟樹德自昔封之以世五世不異亦鄭
之儷令也其昌緜々而長曾孫其良肅々是將曰父而
父曰子而子夫々婦々無非無是兄々弟々何彼何此
厥心愔々并如一已厥後如而聿求率俾享祀以時饗
膳孔宜粢我孝思百尔不虧碩睠有則戒慎無私惠我
宗姻及彼比閭歲凶不飢訟寢而揄何以俾之孝友所
專嗟々孝友惟德之基天經地義生民之彝胡習而渝
道隱而微比屋鮮封諄語相爽横流方潰有是表儀篤
哉爾祖慶無不延卓尔曾孫纂之惟艱爲父爲母保佑
自天二啓
皇明萬國以臣萬民以寧家是用成能充尔宗則大尔
閎大公之世何泝不旌下臣作歌以揚頌聲有來觀風
視此可徵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
公歿之明年衆感戴公之德慕公之為人營建廟像于
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
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
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
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越國公遣宿衛之臣馬哈謀致祭于祠敘述厥勞褒
悼懇至罔有儔比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
以為先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謬蒙　眷遇列備戎行
自起義以來　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

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毗陵西南抜宣歙以及睦州由睦而東婺為巨鎮婺下衢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劾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長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參大政被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冀得其死力耳故雖剸刃不悔也先臣既殁國家益用兵上流擊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肱股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

埸是則天也

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喪經之中援以兵柄爰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諡登秩上公克有享祀于婺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御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若先臣之蠲躬盡力馳騖一世其氣叢揚于上宜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往於夢見之鐵面長鬚如也蓋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世守東陲不能剪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國家之賜唯君子父子之義恶能已哉而爲我載諸麗牲之碑輪觀古將師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遂奪之故公之功烈恵澤被于江左淛東淡于婺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可扼腕也大烝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

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者定尔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如林之殷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遘屯失其金鏡華戎緐紜天造有邦肇域淮濆俾公来輔鐵面長身爲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

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却何城不隳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淛水洋洋公来制閫于睦之疆于以秉鉞于彼東陽建城惟五如水有防龍節烏章兮矢受斯指違者誅歸斯用臧邦有螟蠈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饉不饑由公我哺不札不瘥由公我祐公之於婺孔恵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瘵猘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極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耋相視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圖或報燕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迺有德洎乃王續曰惟大烝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

伊闕
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其勤勞爵以趙國惟趙國公肅
然詒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踐其
有位敵王所愾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
世

新脩廣濟廟碑

嚴陵之山其望為烏龍矗起江上嶄然高偉陟然崱嵬而下環屬地中其西南為郡城去至郡二里有祠巍然負山而蔭巨木則廣濟廟也廟祀山之神宋天聖中俗稱護境王紹興從郡臨安勅加其爵郡守吏至者既視

事則必告謁有故則必為民祈請著為恒典如古秩禮王師東下令行省右丞李公思齊率將士首克郡城大修山川之祀擊羊豕謁拜祠下士卒妥心易慮往來賽禱者與郡人相屬於道龍集甲辰之歲公在鎮蓋六年矣恩威流布竟內又安人民和會神既屢昭而公每將事則潔清祗慎不急不瀆如厥初頃惟廟之木石丹漆黝堊歷歲滋久摧朽剥泐將葺治之陰陽家言歲星不利乃餙廟像加綵采焉明年乙巳春始掄材庀工命麾下劉潮董之於是摧朽者易以堅良剥泐者施之塗墍而凡門廡宫寢未兩月而巍峩炳燿嵬人目矣神妥其靈人用禋享而公之將事益虔又明年郡之父老請刻石紀成公謝不可父老益又固請公乃詒于翰曰事神吾職也焉足紀乎唯神所以書佑茲土則靡敢忘初吾之至民始按堵諸苗在杭其帥楊某率之以襲我城不利退也三十里決意復戰而頗若有退者濕濕山谷間遂驚擾而遁乙巳春寇兵犯我諸暨新城合十有八萬守者告急吾總騎卒赴援嘗禱于廟是夕廟旁居民聞人馬憂札若聲而馳者怖不能寐未幾覆其衆而噎之龍潭之上非神與有力則一介甲冑曷克以濟故凡旱澇之災疫癘之興師旅之役吾必祈焉報焉告成事焉

此非徼福我躬神實監之其尚敢忘翰聞而難之天下名山川自五岳九鎮以降能出雲為風雨阜民財用者郡邑皆得如望禮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者則大烝祀之今山川之神往往以是著聲靈宇宙間若神之事由五代及宋傳者多矣以今觀之豈過矣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苟信且順天人應之矣况於神乎是固依人而食者也公精白一心以忠
國愛民宜獲其報敢以是復于公告于父老而書之石
神蓋唐貞觀時青溪人其出處之故幽明之辨具宋章岷郭磊卿碑茲不復述取古者迎送神之意系辭其後

伊邦人歌以享之云

神之来兮肅以風騫將降兮玄宮感靈惰兮有兟艘要眇兮無窮穰群𢿱兮東表阜百穀兮西灝承巍巍兮祚明德惟下民是冒 右迎神

神酒揺兮安留忽而去兮上浮望杳冥兮不可扳翠冉冉兮山之幽玄猿呌兮石裂文魚波兮衝風起惟峻極兮終古民享祀兮如始 右送神

成趣軒記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已者已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已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所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為得矣大然之田虞氏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為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為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即其居室而扁之愚客睦州城中有屋數楹傍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畊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恒懼不給非有三逕之菊松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為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箪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余以為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余每恨無以得之間與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願予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一笑於顔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天機流動軒記

至正十年春武威余公廷心持憲節按部至浦江問邑之士於謙齋趙侯侯以戴妹能進公嘉奬之隸書署其軒曰天機流動余嘗造焉妹能頗而乞言於余既數月矣未有以復也則問諸叔能而知其說本莊周氏之書又數月得東陽陳君君采所為文讀之乃憮然曰是不既備矣乎抑余之不敢易其言者則有由然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孰不欲引而納諸聖賢之域焉其必曰下學上達者懼涉於高遠而不知務也顔子至明睿矣孔子教之博文約禮之外若無事焉以聖人之教如此後

世猶有爲周之學者而況以周之説明吾聖人之道豈不難乎彼以爲無内無外也而吾亦且以爲無内外也彼以爲無迎無將也而吾亦且以爲無迎將也然則吾之所謂天機者即彼所謂天機乎吾嘗觀之天地之間羲萬有不同矣而莫不各得其所焉鳶之飛也翺翔乎千仞之上俯〻然不自知也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潵〻然亦不自知也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原泉之出也前者逝而後者續草木之生也榮者悴而瘁者伸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日月往來而明不息寒暑往來而四時相禪以爲有推移者乎且孰推移乎是以

爲有主宰者乎且孰主宰乎是以爲氣出於神乎氣固神也以爲機出於性乎性固非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一陰一陽道也顯諸用則萬物無不體藏諸密則一物非我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今徒見夫榮衛周流呼吸出入而吾無所與者吾謂之天男女飲食視聽言動而吾有所事者吾謂之人是知有物之物而不知有物之則也苟知之則形色天性也此吾所謂道非周之所謂道也雖知之曷得之全其在我者而已矣全其在我者無私而已矣是故純亦不已者德之盛也

自強不息者勉之至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自知猶人之所知者慎獨之事也不慎乎獨則有時而息不極其純則無以與天一此吾所謂學非周之所謂學也由聖人之學以求聖人之道齋也未之能焉惡得以告人雖然余公發其端而不言不可不繼之也敢用是以記夫叔能之軒

樂道齋記

斯君文壽來自行御史臺留都邸搢紳與之游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天子之國學生也以才能推擇爲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俎豆間故有齋曰樂道願

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愧鄙人聞道未敢啟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彌也則鄙人之履跡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擊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重珪累組不足以爲貴萬鍾千駟不足以爲富君子之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喻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治濟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

尹得之於野成湯舉之顔淵得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宻深而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後既没由是而得之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周茂叔令其門弟子求之其弟子程伯淳求之其後朱仲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生而不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視聽榮于聲色口悅芻豢體好安逸於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賾無物不該於

於是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強以繼之勉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勤而未之懼也今君迺得以名其齋其盡若飲醇酎乎洒若聆廣樂乎若登春臺而熙熙乎若游康衢而蜂蜂以為徒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為我謝斯君國家軍旅之事方興而君之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問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幸職思其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匡子得遂其私他日退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求余之所不言其尚何如哉其尚何如哉至正丙申春三月嫣仲子記

畏所記

常山邑丞劉彥英嘗自溧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學及領邑事又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欲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隨牒四方恒若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為畏焉吾念之固然計吾得者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余病且免歸其請益固迺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戚服天下之至賤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遇天下之至變而不驚且亂中立而不倚内省而不疚惡乎畏也苟得志雖富且貴為

當大任於廟堂之上决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幾定國不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慮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微至隱也而人僞參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前吉凶之辨也今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亹亹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蹈而畏之也又曰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

者不當為而為之知天者不當為而不為當為而不敢不為之故其畏也非㥄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者畏天曰旦與尔游衍畏天曰明與尔出王君子知之故無不畏仲尼著其三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學仲尼之學者而余㥄怯委靡恒患不振竊觀於劉君方兵興時脫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于鄉閭高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弟二子自為師友不廢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官事不嚴而集其立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之乾以惕無咎在震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懷恐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

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貴育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寧不重有警云袁兆敦牂之歲夏五月記

愚齋記

趙氏兄弟合食而居者三人伯明脩其先業尤精於方術求其胗療者急趨而赴不規〻於錙銖之報人以是德之郡長佐焉伯章之父年七十矣數致伯明視疾無老幼視之咸愈伯章曰吾祿不足於養何以報之君子贈人以言吾以伯明之義告諸君子幸為我張之伯明曰吾何足以辱此吾有室曰愚齋願得胡先生一言記之於吾足矣它日來請余以為天下之利人爭取其厚天下之名人爭取其美太史公所謂集神極能為重稽者實存乎此而名為貴今不求其美而自託於愚無乃過乎試以而術言之人懸命於天有疾而寄之於醫按尺寸切動靜其要在脉其候微矣推而內外推而上下欲知其變先諳其常欲知其始先建其母由陽而別之知疾病之本由陰而別之知死生之期不智而能之乎病有從逆有奇恒有表有裏有過不及而之以九竅之変參之以五藏五動驗之以六運之化調之以百藥之味味殊性異唯所用焉病同治異唯所適焉以平為期不失其宜不賢而能之乎起死於將危明患於未至下工

十不失五次工十不失三上工十全必非不賢不知者之所能也自僦貸季以來若岐伯雷公鬼臾區其人皆幾於神聖非但賢智而已其後若秦和越人淳于意雖不及古之神聖其人皆賢知也又其後若張仲景華元化徐成伯許智藏之屬亦非不賢不知而能其術也伯明之術得之先君子而先君蓋有所受矣其有不本於是數子之徒轍乎苟本之固神聖賢知之事也豈愚者而能之乎伯明習其事亦既能矣則所謂愚者何有哉周人鑄鼎倕嚙其指黃帝遺珠罔象得之君子蓋恐夫智巧為今世之楷〻樸〻者路踣相驚於時殫極智數

求所意欲不遺秋毫計其用心未有不以為智為賢也由君子觀之其性鑿矣其情蕩矣曾顓蒙之不若焉亦甚矣天以昭昭者全賦於人參為三極物莫與靈焉非純樸無以養其真非沉默無以保其和非敦厚無以致其遠非深潛無以極其奧純朴也沉默也敦厚也深潛也不幾於愚乎則伯明之齋雖謂之愚可也伯明之豎人皆知之其愚未有稱者唯於余頗有合焉其第升友居南山中將黜聰明屏嗜欲久視人並其必顯然於余言矣

芳潤齋記

烏傷韜剛養浩受業于潛溪宋先生業成充賦吏部留京師益磨切其學于四方之賢士四方來者莫不爭先願與之交公卿大夫言于

朝將用其所長養浩固辭讓引而東歸闢室以為讀書之所扁曰芳潤以求其歸宿于六經乞文為記余請訪諸其師以為潛溪當世儒宗方以文顯子之文又酷似之何以余言為哉養浩曰先生非西河之人素何以此語我先生吾師之友即吾師也願以告我余聞之不能奪其志迺為之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聲色臭味之可好而我藉之在天下非有聲色臭味如物之可好而惟

儒者好之其曰芳潤者自晉陸機有是言人傳誦之六藝之文曰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纂而言之以為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越越若是哉火于秦汨于漢加之傳註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溺於專門流於術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詞章而已爭事口耳非有得也易通於幽明之故書紀夫政事之實何取於芳潤也詩以道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何取於芳潤也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又皆民生動作威儀之則風氣流行

合同之化非徒誦說其芳潤又何有也無亦以其辭焉已乎苟以其辭則有卦畫以來列聖繼作渾渾灝灝代有不同至周而噩噩矣郁郁矣及周之衰失其本真吾夫子從而繫之刪之正而脩之聖謨猶洋洋然望之若迷測之而愈奧江河不足以為深廣泰華不足以為高嚴草木之英不足以為粹雨露之甘不足以為美大羹玄酒不足以為醇猩脣羅炙不足以為腴味乎此者心融意通其為淳也腴也粹而美也深廣而高嚴也貴乎天下之物而人無有歉飫也此其為芳潤沾溉天下後世多矣春秋以來若屈原荀況之在戰國賈誼董仲舒

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在漢韓愈柳宗元李翺之在唐歐
陽脩蘇軾曾鞏王安石之在宋皆得其膏馥詠揉揮灑
爭雄擅長於作者之塲機也固其靡者耳由吳入洛雖
少年才藻秀發而氣不揚德不勝僅得乎其濡沫與弟
雲吹煦以銳一時方之作者曾不足以希建安七子之
後欲以議乎秦漢之上相去益以遠矣焉觀道之大全
哉文者載道之器也德脩則道凝道凝則言立有本者
如是舍本而求末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雖兩漢唐宋
魁人傑士才驅氣駕志其平生之力未能極其淵源之
所如往昔者聖人建極以身為法於天下慮無以周天

下之衆及後世之遠於是著之為經學者生乎聖人之
後誦其詩讀其書亦將以身体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
道不在於書而在吾身吾心矣聖人不能有加於吾之
性天地萬物之理皆吾性所固有也吾於是而得之亦
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其得於天者固如是特因聖人有
以啟沃之而得吾之本然者耳世儒習而不察聖學不
明及宋二程子出於濂溪之門始闡揚之以承墜緒晦
菴朱子益加討論以一家說然後聖經賢傳訛者正疑
者缺晦者明如日中天士得而讀之如出三代之前宜
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世之篤於自信者何其鮮也能任

重者文益未之見焉氣卑習陋文獻日以替矣吾與晉
溪柳且老矣無能為矣養浩游於潛溪之門既得其學
出其所長足以用世頗乃退就淡泊從事於聖賢經傳
矻矻窮年此其志豈徒在乎口耳三寸之間而已哉余
故即其名齋之義推論古今得失學者當務求其本於
經之旨昔人以為列天地也立君臣也親父子也別夫
婦也篤兄弟也明長幼也淡朋友也吾遇養浩見其館
人王氏長幼千餘指合族以居父子親兄弟睦恂恂習
為孝友礼讓而養浩常周旋進退其間為之執慶記之
經解所謂六教者養浩有之矣道在邇美成在久則予
所望也洪武十三季冬十二月四日胡翰記

胡仲子集卷第七

門人同郡劉剡編

深溪王氏祠堂記

古之祭者大夫之家祭於廟庶人之家祭於寢士猶大夫而殺焉礼也未有祠堂也祠堂始於漢不過即墓時為之禮之变也宋儒去墓而營於家則变而協諸義也古者士有禄位後立之士無禄位茍無禄位則庶人耳不得有廟以賢人君子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亦淆矣以公卿大夫之後高門巨室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又淆也何貴於士乎於是而有祠堂之制以廟則不僭以寢則不褻而於士為称深溪王氏郡著

姓也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勲為金吾衛上將軍封邟國公贈尚書令者理宗時有以進士登科言事動朝廷拜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謚忠恵者其別出之族有為尚書為丞相者蟬嫣烜赫後先多矣而忠恵之從弟慶堂顧獨不樂仕進徙居深溪營貲産以善慶遺其子孫子孫遵之力於封殖五世而至善淵處士澄誕建有家篤於孝友今五世矣合族以居積數十年而族益熾且蕃則又大新其室廬規地正寢之東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靈始自高祖不敢遠及邟國者遠故也高祖有服則當有祭非僭也其次則曾祖及從曾祖又其次則祖及從祖繼祖為禰禰之昆弟及從昆弟族合則祭亦合非褻也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歲時奉其明薦因敌或慈以粢盛醴齋牲殺器皿不可無田以給也則置祭田以燕器不可以獻褻衣不可以祀也則置祭器置祭服凡礼之得為者視其力而為之其不得為者則弗為也既協諸義其長士覺猶懼来者不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劉剛養浩来請記余嘗觀於易之渙萃見祭祀之足以感人心焉天下至大而人民至衆也人各有心孰能萃之惟祭能萃之渙而異心者可萃也則生而同氣者宜若之何哉士覺於斯堂惟足以昭格祖禰之

神尤足式孚乎孫曾之心矣孫而又子子而又孫致其孝享合精聚神猶一人可也同居不異爨猶一日可也寧有替乎存乎其人耳余客浦陽聞獲與剛過士覺家少長序立左右熟視之藹如也終食而退言語若不出諸口於是知王氏之立德有不在貴顯者知其將事其有是觀者乎昔朱子叙家礼欲略浮文務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之意余於王氏亦以是云俾書諸麗牲之石

知本堂記

國家營新城於諸曁常栖重兵省佳有文武長才者統之於是叅政胡公往蒞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孚人用

知韓公迺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幾移鎮来
杭
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蓋廢矣則又即野寓
而扁焉以新城任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
觀天下之物基厚者積必高源深者流必長盛德之興
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志効力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
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裕在其後昆公實承之
朝廷嘉念越國衍錫封之典厚任子之禄秩恩顯秩苐
于一門焜燿當世公實承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惓惓
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蓋有由然矣夫以燕處之私不

忘其所始則其於蒞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
不忠之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
就養服勞至死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
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雖吾君吾
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
得奉之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
業本乎仁義仁義本乎心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謂
而求之遊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爲君親皆天也
臣子日用之所當爲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
穴處而食之蟲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知之乎故

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一者何天
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以事親則
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
子世篤忠貞召虎肇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尚
允蹈之不然則余徒有言也亦末矣

清風樓記

赤松寶積觀之西廡有曰沖和道院者道士倪天中趙
子安居之其先師曰竹林王君王君之師曰石泉趙君
皆以詩名方外元貞初石泉與其徒嘗構閣曰松花遠
今六十餘年天中子安又即松花之後爲樓高三丈有

奇横闊與深皆五丈有奇工既竣請取竹林所謂清風
集者因以名之而藉吳君德基屬余記焉古稱金華山
一名長山袤延數十里至赤松而風氣融會丹厓羣辟
環合爲一澗水汩瀯縈山曲折若左右顧而公晉黃初
平牧羊山中歸其地也今靈跡故存觀之廬舍聯絡錯
峙各擅其勝而是樓冠之吾嘗與德基登覽其上見山
之諸峰高者竦而側者跂前者伏而後者赴騖若鴻鶩
扶若猊怒拱若人立而植圭璧欲遷數之不暇晨霞夕
靄晦明吐納大松數千百章柯葉穪布如車蓋亡奇木
異草往往非人世間物可服餌也山而日出森爽紫烈

之氣襲人其北脩竹萬个如碧雲蒼雪歷寒暑而不變望之有太古之色不敢狎也禽鳥嚶鳴薈蔚中鸛鶴決起清風颯然于于徐徐而來不暴不噎琴琴刁刁而草木動澗谷應雜若琴瑟笙筑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余乃顧謂子安曰美哉風乎往來升降于兩間而浮游回薄乎四時之序可以鼓太化舉大物入乎遇之可喜可愕可悲可慨其變不窮而孰吹噓是孰橐籥是吾與子皆不得而知也臨爽塏之地處壙埌之野臺焉而觀川焉而游鼓南薰挹西瀨蹠淪世之汙滔由是以快一時之懷則人得取而樂之也天下之物人得而取之故吾取之也莫與之爭人得而樂之故吾樂之也無有不足今登子之樓俯仰山水之間披襟而坐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者恒以是也故人皆物乎物而吾獨與造物者游世言神仙好樓居將不有冷然後寥廓而至者乎吾慕其人久矣不及見之而偶獲與二子相謠于方之外天申憩而朴子安敏而好脩皆能成其師之美者余每過之子安輒留就飲舉大白引滿劇談大笑視其須髯晏如也或疑其為神仙云

悅親堂記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於公頗假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治裝歸淮南告于嫣仲子曰舍山吾土也罹兵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舁母避亂廣陵未幾兄弟俱沒煢焉罔知攸濟天不弃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公是依以至于今日復值海宇混一

朝廷詔凡臣庶播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為舍山之民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敎之則吾雖不獲與諸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聖化不失孝友之稱於鄉人是先生之賜也嫣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稷也蓋其所欲哉不得於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未有若今天下之變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也殊鄉吳井資濡沫以全活不為人俘虜則幸矣欲保右有家孝養顧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体優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陟岵之可悲此千不冀一也況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遄歸舊鄉紹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為壽何慶胥而內之以獲覩生此萬不冀一也而吾於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舍山故龍元縣有彭山之勝東關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

地而今莫不鞠為丘墟榛莽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四顧蒼莽欲求其故漫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為榮恃之以自託於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於子而子弗求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羨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安樂窩記

東陽多大族子孫能充其宗者有蔣氏焉蔣氏居橫城南溪間而南溪之族兄弟四人長曰伯康次曰仲啓曰𤓰夏曰季高其先君子晦父弃諸孤之日巍焉皆幼也唯母夫人延師教之未幾皆嶷嶷能自立樹曰吾豈以吾父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人致謹焉其後伯康三弟又即世伯康曰吾豈以吾弟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益致謹焉今母夫人七十有餘歲矣鷹冠鶴髮顏色愉愉然飲食起居晏晏然於是伯康規堂之西為室於池水之上取古之善事親者善事舅姑與夫者列而繪之室以備鑒戒既成則奉其親居

焉曰吾親老矣幸而安於斯樂於斯矣不可以它名也遂名之曰安樂窩又以安樂窩者康節邵子之室嘗有是名也今襲之不疑迺請于其先友范景先景先曰在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事也襲乎襲何為而不可乎伯康因介景先屬余以記之君子不沒人之善余雖不敏猶願執業以從君子之後乃言曰若昔邵子之居洛其寢室不過美唯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即就枕此其為安樂者乎則天下之處子皆得而有矣不然則弄丸餘暇閑往閑來有不得而與知者乎則天下之至理亦畜矣邵子求學於古今盡古今之情求學于天地盡天地之情非私於有我者也苟不私於有我則其所謂安樂者天下後世人得而同也獨伯康乎今天錫子之母以眉壽又康寧無恙是亦一安樂也子更多故而能奉其親飲食寢處不違膝下是亦一安樂也今取之以名是室豈人子之私哉循乎天而已始余從文懿許公識伯康之先君子沉厚長者禮致師儒方規為義塾貽復其先世之舊有志不遂及季高登黃文獻公之門余復見之方著問學然亦不遂後先數十年見其父子如此而余亦遂老矣何幸於其殁之餘又見吾伯康之獨克其宗哉

恒欲同游而覘訪其故家餘俗過南溪謁吾伯康盡發其先世藏書以足吾平生所好恵未能也伯康幸終恵之吾聞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此孝之大者純善若卯子可也伯康幸加勉焉不有得於余言則有得於景先之言矣余固將登子之堂執爵以為母夫人壽

滄洲趣軒記

有為希夷之學者曰一山外史隱居赤松之山作軒于池上既落成矣問名於客客巧歷之靡遑於可也父之而有函圖來者發而視之則上清方壺子所寫滄洲趣也乃以名其軒而求記於嬀仲子其言曰吾軒廣十餘

楹跡其前以為池周亘百數十步於勢劣矣而有不可為畛域者焉月往而規蝃日入而晛淵天光下燭雲影相涵與夫山之草木水之鱗介莫不往來隱見於空明之中而蕩摩浮動於几席之上吾坐而挹之豈不猶洞庭之野具區之澤煙消而霽漁人舟子散而之乎東西淑湙瀠汻一碧千頃而天隨玄真之屬傲睨乎其間也吾循池左右列為小廡四阿相承以屬乎南而南廡之外則金盎上霄諸峰之水合流而西洄洑而崖之隙出乎鳥覆之下卒與石遇鳴聲參發小者瀺灂大者澎湃雷霆駭乎前雪霜變乎色相禪於晝夜之間吾卧而聽之豈不猶江河溟渤潮汐生而波濤作大風鼓之神物馮之蟲起千伍變化頃刻目不敢注聽不可極而安期羨門之流乘蹻而自適也故吾雖處乎一山之中一軒之内而浩乎有滄洲之趣子以為奚若仲子曰天下之美恵不能兼而有之抗志幽憂者其居奧矣而不知江湖之為大寄懷夷曠者其視宏矣而不見山林之為阻今子欲兼之乎余聞道家有十洲者而滄洲不與焉昔東方朔隨師之主履中旋十洲亦未嘗及是也朔之後數百年而後謝朓知之又數百季而後杜甫知之二子者發之歌咏亦不能有也則所謂滄洲者果安在哉物生

於無始名出於所寓方其未有物也玄黃溟涬而未萌早孰為天孰為地而孰為子之洲乎及其判而有物則天積氣耳地積塊耳以積塊而浮游於昆侖磅礴之中則天地亦一洲也人生長休老於其間不自知之而求之魚龍不測之淵蜃若至人者與之居終古不得矣若則擬諸尋常詞翰之末自謂足以盡天下之妙吾道亦遠矣故謝也眺也甫也皆未得為至也汝南之壺飲者樂之也邛之橘奕者安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其趣一也試觀於止水聽夫鳴泉動靜相該而孰使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又孰從而有之此希夷之道也徹之

文徽搏之不得名爲得其趣則方壺之圖寓也子之軒亦寓也而吾爲子記之亦寓也將混而爲一而問諸祖洲之人焉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爲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爲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麓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竊嘗私淑諸人與有聞焉顧瞻遺躅流風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將被其榮矣則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書其扁

曰白雲亭白雲者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扁之尚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尊本明統宋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辟致爲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趙公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弟子以事先生先生留金陵踰年乃歸從游者益衆以目眚不能見客遂屏跡山中諸生贏糧笥書從者如故谷湫隘而獻棄墐暢湮嵓而挹清淑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同一時之盛也先生

既沒門弟子人自爲學遠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茲山表著郡邑蒼莽百里間余巍而望之欲從和伯　其故躅曾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訊掃矣方年少氣銳聞其所聞而莫救其所以聞也見其所見而莫究其所以見也又況其不得聞不得見者安能有諸身乎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老矣獨不能已者何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自幼至老大都不逾百歲而百歲在天地間須臾耳以須臾盼焉之生而欲並天地以立與天地以爲終始者豈有定哉惟盡夫人所以爲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其理

命於天所以爲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爲倫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泝朱子之傳有不得窺者豈能外是以爲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於先聖人孔子豈有異耿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然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尚固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最與余友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定日登斯亭二三君子試以余言觀之則凡與

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暇它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覽之勝風物之美不暇摭而書焉

煑石山房記

吾鄉葉以誠寓於鄞而以煑石名其山房山之人聞而訾之是何愚也夫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揔揔焉而生嗺嗺焉而食於是有稻粱果蔬水土之品以為饔飧醯醬菹漆也有牲牷魚鱉鳥獸之肉以為殽胾醢醓脯鱐也皆養生之具人所同也今棄人之所同養而取諸石焉是以平墄砥礪之胚而擬乎簠簋籩豆之實也以瓌詭殊特之觀而等乎滫瀡甘旨之饋也雖修火之利均

水之劑旦旦而湛爔之何足以饜飯人哉於術亦左矣竊為以誠不取也或從而釋之何訾之過乎聖人貴無体之禮無聲之樂庸知天下不有無味之味乎太山之礴是為雲母礬之以玄水漬之以秋露可流而飲也符陵之砂狀如夫容粉而內之甕釜取紫背烹之三伏可粒而食也若是者蓋多矣故八石五母亦至人之餌餐也粒天地而生非若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脂膏歲一計而月一取也故衛生者資之非直已人之疾起人之死固將久視天地而不老也古固有為之者矣何獨至於今而異耽乎以誠多禁方其必有所受矣以誠曰允若人言是欲歸伯休我也吾嘗曳遶梜之裾于公卿之門人不我屢也而今倚方七之劑於三家之市又何求哉竊觀於唐人常應物之詩而悅之不知其順之解而顚冥也請質諸嫣仲子仲子曰大道裂而百家之言興其淆也千百歲矣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物白焉無定白物堅焉無定堅惡甚石也吾以公孫龍之言為幻矣比歲居金華山聞有黃氏子初平者又幻於龍也其人牧豎耳能叱山之石以為羊惜無薪烝世不得染指焉以誠求之幸買棗脯齋祓而候諸山房之扃將見其人矣試以余言似之毋又事狡獪吾

有躋鷗且來峽之毋使人擬汝於敝也

樗菴記

浦陽趙氏由宋至今為邑望族而彥嘉尤良謹能交游四方賢士與嫣仲子為世契仲子嘗踰長山往過其家山中見大木有若栲若椿者焉問諸山之人莫之知也至于邑邸彥嘉舍客而餉之仲子語以故吾見大木有若栲若椿者山之人弗我告此何木也彥嘉曰是其大本擁腫者乎小枝卷曲者乎此散木也吾菴嘗取以名之莊周氏所謂樗者是也仲子曰吾辱交於子之門少則從子之曾大夫大父游既而奔走世途間又從子之

父子游周旋進退庭戺間五十餘年矣昔之嗷者新無者闕枯者扶矣先世封殖宜有嘉樹如王氏之槐田氏之荊安用是散木若栲若椿者且吾觀之又未始有也將自託於莊周氏則子之家著孝慈子弟慎禮節生産力業益又豈衒矣人皆知子之才也何居乎彥嘉曰待物以為臣者徇外而忘内也特己而不知戒者見利而忘患也吾豈藉夫擁腫拳曲者以為吾輪奐觀美乎吾豈自詭不欲人之規矩繩墨我乎吾豈莊周氏之徒乎以吾性不諧於俗俛而就之則福固而執之則倨矯與倨君子不由也不若去智而任理去術而任情彼以我

為散也必不求用於我不責備於我庶若樗之全盡其天年乎此吾志也先生何索我之深哉仲子曰物以才而貴以非才而賤以有用而伐以無用而全故楩楠豫章杞榦栝柏樸梓之屬世謂之文木樗櫟榕榖之屬世謂之散木文木大者為棟梁為欂櫨小者為榱桷為棖闑其用不可遽計是宜貴也散木大不中繩墨小不中規矩求棟梁欂櫨者無所用之求榱桷棖闑者無所用之匠者不顧是宜賤也才而貴也而或伐之不才而賤也而或全之是才不如非才也貴而用也而或有故而舍之賤而非用也而或不虞而突及之是才猶愈於非才也物之相形何算哉此養生之所以難也莊周氏得其一焉彥嘉氏得其一焉仲子則異矣天之生才非一朝夕而生也非一朝夕而成也合衆才而言之其虧成不同其所負者異也舉一物而例之其虧成不同非其所負者異也物有幸不幸也人之所遇或幸或不幸皆天也君子不貳所以事天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而不知有用以無用為用有用者才也以無用為用者德也德崇而道立是不惟裡尒身且裕尒家用燕尒子孫矣故曰十年樹之以木百年樹之以德彥嘉其樹德乎或曰吾彥嘉善毉其取諸虎

目者能已人之疾是在炎帝之經子與莊周亦夏蟲耳彥嘉笑而謝曰何言之莧也請書以為吾養之故實俟夫志博物者辨之

為善堂記

宋先生景濂既辭翰林之職今年朝于京師而歸余過浦陽見之相與道舊故者累日將別復謂余曰吾兄景淵嘗築室於故所居潛溪之上取

宸翰褒美吾先人之辭名之曰為善諸友記之矣惟子知我不可無以慰吾兄余謝曰先生觀於天下之義理深且遠矣不敢徒為修大嘗徵諸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以是命於人人具有之當為而為之者君子也不當為而為之者小人也故君子為善不求知於人不冀報於天余嘗於其微而見焉方少壯時先生與余自城府抵其舍於是獲拜先生之大父贈太常少卿者暨其先君贈禮部尚書者頎然而偉樸然而古終日侍坐不妄交一語語即其平生所歷不及它事舉酒共酌懽然就醉人不見其情容莫不以長者目之與其族人居族有犯之者不較也與其鄉人處鄉有犯之者不較也恬然無幾微眦睚意鄉人藉其賢力自視以為得志不知公固長者也先生時在家庭方

業儒出宦學奮不顧人之是非人益以為迂闊余雖戇雅尊事敬禮之天不與善人則已苟與之其必有達者於遠今五十年適值

國家革命訪求儒雅先生遂應聘而起敷其碩學潤色

鴻業

天子嘉其能推恩及其先生龍光所燭昭若日月於是

先少卿先尚書之厚德純行鄉閭以為不及事者人皆識其可尊白　九重褒於天下善積於人之所不知而驗於天之所由定要示子孫以為明訓豈若庸人僥一旦之幸不再傳而遂無餘裕者哉故曰德厚者流澤光德薄者流澤卑德之厚薄存乎其人善進而不已則薄者可厚善畫於自止則厚者可薄余與先生老友也而景淵又生同歲余視之猶先生也有言焉得不盡故頗堅晚節如少壯時不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斯為美矣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礜坼下者剛燥陂澤既竭原泉不通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邑脩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暵如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為災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為香溪入其

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滓而沃田間芃芃皆美稼也余為愕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農告病矣賴吾司祗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災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于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津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生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為而及

是哉既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唯寧是往年禱而既我於蘊隆之毒亦惟君懐〻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為咏歌之辭而令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幸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〻不敢隱懼余言不足以侈君之既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苟不鄙夷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它日童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識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送政者孰不有志於

民寧風旱逆時而凡禮之所當為者惹致力焉而猶莫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推貨財皆稅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忘農人之無稼穡厥心而極之天亦輙應之豈有它哉宇宙分事即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孑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逆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卷七終

胡仲子集卷第八

門人劉剛編

嘉禾頌

至正戊子秋杭之臯亭山廠田有嘉禾焉里父老言狀有司余聞其事稽諸故實有大瑞有上瑞有中瑞有下瑞凡嘉禾芝草木連理皆下瑞其名物十有四天人之際至德感則和氣應和氣應則休祥臻訢合煦育絪緼翕龢恒因物以著不期而至代紀厥美五行土爰稼穡萬種之命懸之雖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較其利澤未有侔者而以為白狼朱鳥赤兔之不若則唐人議者過矣聖人南面而修六府用八政貴食重穀其所

崇者非以瑞也況時和歲豐而今重以瑞告是乃天地修茲靈貺昭示兆人如數聞九山之產有國者視之宜有加焉昔天降嘉種于后稷而生民之詩作唐叔得禾獻于天子而嘉禾之書旅草野之臣懼無以鋪揚國家盛美如詩書所載竊感父老之言不勝畎畝之忠謹拜手稽首以獻頌不足薦于登歌庶或采而被之民俗亦康衢擊壤之遺音云爾頌曰

天降嘉種烝民乃粒著自六府滋布九域大江以南澍爲奧區賦稅所出厥田孔腴樓畛百萬土膏彈鼓汙邪宜稻日茂如秬有芃若苗一本而數孫其百穗盈倍之

餘潤濯醴泉秀蹄瑞日既堅且好既穎且栗牽稺來告
來諗厥故耆艾驚嗟前斯未睹傾郛闔野聚觀竊咏相
畝攸存農夫之慶嗟時農夫東作是勤我播我耨我耔
我耘驅我蟊螣薅我稂莠孰知其他而畀斯祐人亦有
言靡不有自和氣致祥乖則致異孰恭寅理孰秉經綸
垂休錫羨自我相臣相臣曰吾惟聖天子天子臨御克
任克使大夫鄉士雝雝濟濟左右克讓共期于治薦茲
馨香不大聲色昭格泰貞渾淪密勿上帝降監寧育元
元時雨時暘時燠時寒風亦時若歲迄用康坤元富植
媼靈効祥景星慶雲非瑞之大白狼朱鷹乃其小者善

政養民稼穡惟寶惟寶之瑞終美且好嘉禾既旅皇德
彌宣致此不易保之惟艱昔在成王輔惟周公受天之
賜不有于躬曰敬曰戒王心罔懈靡驕靡吝惟公履慎
漸仁摩義敎以化之制禮作樂範而陶之明明我朝監
茲勿渝小臣作頌徵在詩書

瑞竹贊并叙

上人仁公居智者之明年得瑞竹於山中命工即雷音
堂之南植之一本叢榦其高不過數尺而雲儀雪擦離
立對聳翛然君子之風上人乞余贊余笑曰上人視天
下一切物無所好也何取於是乎而以余言為也按戴
氏譜凡竹之别類六十有一而瑞竹不常有也由其不
常有故人異之人異之則不謂之瑞不可也古者王政
和平則福草生於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於庭
今不復見而於上人獲是竹觀之亦豈有致之者乎然
非有也吾聞懷盛德者其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雖有
鬼神莫測其際故能無迎也無將也無為而無不為無
感而無不感無不感而無不應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
者無知而自生之有知無知生生化化皆吾性中物亦
果何取於是乎此上人之所以寓意也乃為之贊曰
有篁者植在堂之下高節對聳其美無度泠然清風載
沐甘雨雖是德人永保貞固

文官花贊

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
以不恒有為瑞以不多得為貴華平賓連紫脫闕閲國
家之瑞也曠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
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即潤也范氏世
居之為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吴中富人及
京洛公卿之家作苑圃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
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幾乎未有聞也
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耶范氏

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為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耶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為緋碧者不能以為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遍為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戎王子為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鉅如宰如安者本其所自而書之製為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曾不廁於瓊花玉蘂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閱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若蕃釐招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蘂人得趍而見之使人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珎之宜至而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傾以平生不如有此花一旦闢之可謂寡陋之歎不能無紛妄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為之贊曰

泰園垂和嘉植挺生花素含貞揭采代榮如彼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徽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南極老人贊

猗若老人成象在天食氣之母居物之先樂有壽考得之自然申錫下土何千百年

怡顏齋銘

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興以來悉廢為郡城漫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匾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講習猶諸生也遂名其齋曰怡顏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為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尔顏人之感忽日尋乎前苟物於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定心孔淵內欲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參彼兩間流峙動靜匪山則川飛躍下上匪魚則鳶春木既榮冬卉亦妍化育流行精賾具宣乾確坤隤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樂靡不可歡惟不絓于私乃樂其天

廉約齋銘

鄱諸生徐吉從師受業所處甚約也既名其軒乞余銘之

惟士尚志必慎厥守處約非難固窮在久賦命在天靡不有定富不可求貧亦何病鶉衣百結華於黼黻陋巷

胡仲子集

卷八

七

胡仲子集

卷八

八

胡仲子集

卷八

六

胡仲子集

卷八

九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洒然見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魯公之孫藹至今寶藏唯謹余幼讀金吉父濂洛風雅即熟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咏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鞠歌行下哉洪武

年夏六月跋

宗忠簡公告身跋

忠簡公以宣和四年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太宰王黼首署焉黼於是即拜太師與蔡攸童貫同任國事北啓邊釁內小人而外君子宋運方否之時也汴京既陷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朝廷人才之用舍往往如之宋氏之不競誰執其咎哉

鄭北山復官誥跋

鄭忠愍公以紹興二年進士授文林郎累官中奉大夫資政殿學士宣極四川橫罹誣構卒于封州卒後二年

始復故官此誥是也淳熙九年贈光禄大夫則明
禮沛恩所及也公之直言勁氣見於立朝之初宏　盛
烈著於治蜀之日而威名暴於天下強敵悍將遠近慴
服固一代之偉人也其受知高宗雖出奸檜之薦而未
嘗苟為檜用檜主議而公抗論未嘗主之檜嗾蜀輸金
而公以備邊未嘗從之檜欲歸金降人而公慮其為変
卒誅斬之以是忤檜擠之死地終始大節炳如也載筆
之士類能傳誦獨公平生為學所以探陰陽之賾極幽
明之故不以進退死生累其心貫天人而一之者則概
未之察焉公在封六年其著書有曰易窺餘者翰舊於

公八世孫謐伏而讀之竊意公俊偉之績磊落之節由
其得於聖賢潔靜精微之學者有以發之也而翰又何
足以窺之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劉公亮告命跋

父以子貴而贈爵後世之禮也蓋有天下者推禮進王
之意以及其臣子所以為勸也猶古之義也劉氏在宋
其事不見於史非此告豈知其名爵之為太中為中奉
哉昔王昭遠能藏其先四世告命君子稱之則此亦未
可以彌文論矣

范賢良帖跋

范公　明世家香溪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
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閒者蓋元卿
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
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為可慕公卿之薦引為可階其於
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
有又曰工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
超然自得不但心識為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
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帷
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守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
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
為何如也若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稾跋

朱氏自晉蒲壉令沇始家于婺四明居士元翰其後也
紹興閒居士嘗獻賦行在為人卓犖不羈今卷中雜咏
遺言則乾道二年所書慨念古今雖在散跡意氣躍躍
飛動使見於用宜何如哉吏部侍郎仲文其諸孫行也
仲文號守軒方幼時居士即奇之紹興四年及第陳亮
榜第二人奏稾十事則開禧四年公在諫垣所擬指陳
時敝議論剴切雖忤權倖不失為社稷計矣余觀二公
遺墨因念宋南渡以來大義不伸大業不復紹興三十餘

年不能振而起之韓侂冑何為者乃欲於開禧之際徼一旦之利是知金有可乘之勢而不察宋無可戰之實故守軒以朝綱不振軍實不覈懼、言之廷議北伐又力爭之居士之言不見於用守軒用而中遭貶斥不究其才推其志皆可尚也守軒嘗學於東萊先生與孔山喬壽朋為同門紹熙廷對又為同年其後壽朋當朝言事與守軒所見大略亦同壽明言具宋史而守軒行事世多不傳此卷則其四世孫了菴所藏以遺行之者屢更兵火行之護之如拱璧凡了菴一時諸老淮陰龔聖予粵人謝皐羽同郡胡汲仲往來詩簡至今嗣守不墜使予閱之益知高山之可仰而慨喬木之不存識之末卷以見人才之進退盛衰世道之升降係焉

胡仲子集 卷八 西

文與可萬竹圖跋

與可在宋為良二千石蘇文忠公從表兄弟也平生知其為人之賢文藝之妙者世莫若公嘗謂與可所畫偃竹雖數尺而有萬尺之勢今以是圖觀之猶不滿數尺而烟容雨態縱橫掩冉漫若千畝萬个近在人目無不可愛蓋墨竹以小為難而多者益難欲振筆直遂如公所謂兔起鶻落殆未見其可也否則滯而不化亦何取焉惟與可能臻其妙而文忠之言當觸類而悟也

王右軍書東方朔贊跋

東方朔贊與黃庭經皆永和十二年五月所書右軍一時之筆各自為体不同流傳至今求如此本者甚不多得雖紙墨剝落隱然具有當時瑰琦之意豈惟右軍書法之妙矯若驚鴻者於此見之而唐人模勒之工亦未易以刻鵠議焉晉仲家庭方從事臨池之學不宜以王敬仲自居當官奴之浮樂發論可也

懷素墨蹟跋

張長史觀舞劍器藏真見夏雲隨風二人遂悟書法之妙遠軼千載矣及聞越人得永師真蹟懸若不及見焉

胡仲子集 卷八 丞五

世之師心而不師古者何足以知之臨川蔡君厚定此三十字為真書非長史也余聞藏真以狂自任長史以顛著稱正相類耳想其人而觀其書使人意氣飛動時又喜雪晉仲請識其後以為山中珍玩是歲洪武癸丑十二月十有二日也

米南宮書蘭亭稧帖跋

米南宮論蘭亭稧帖毫髮無遺至其所自書乃縱橫若此蓋出入規矩晚年筆也南宮嘗稱善書得一筆已獨有四面故其對帖臨倣者與真無辨而任意揮洒者入妙自得人鮮及焉余昔見黃文獻公恨不及以此質之

姑識于公手跋之後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石塘先生以前代儒宗折節下交一郡史貸來爵人之急而致書焉曾不以為浼而盛稱其賢則子智之為人果可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守有為不幸而為吏也雖為吏而無愧於天下之士其義可尚也由是先生尚之亦義也先生之雅操與文章並著於世孰取而孰予哉舒閒風石塘行所謂吉人廉士遺我五斗亦受而哺之無愧色者其言雖為張瑄發可見其於子智不苟也子智老於郡邑有先生以為知己而又希彥稱其家兒其所托者遠矣

北山紀游總錄跋

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余聞諸古而於此卷見之矣自至大庚戌以來卷中作者由侍講黃公倡之而司理葉公吏部吳公長史張公繼之又其後而待制柳公太常胡公立夫吳公之詩附焉數公同出吾郡多擅名當世高文大冊施之朝廷者足為邦家之光幽懷雅韻託諸老佛之徒者足為山川之壯豈多得哉余嘗承下風往來周旋其間顧不獲與諸生從杖屨之後山空谷寂未嘗不三復而為之憮然儒墨異歸出入殊趣

吳公既以之興懷況死生之際幽明永隔黃公又安得不增悼耶未及百年變故倏忽在昔已然而今為何如也吾意扶輿清淑之所鍾偉乎其不可過豈遂已耶比居長山之下嘗執牛尾歌之以遲夫若人焉今存札不以衰老弃余將入京而過余衢門留之不果攝衣率諸生陟潛岳而登其冢頂余力躋僅能及之極覽無際退念往躅雖瞠乎其後而亦望然其音者也書以識之庶他日冠蓋咸萃嬋其餘年以尋劉孝標王子文山中故事

蘇平仲瞽言後跋

右瞽言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

天子選為太學正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若然不及人視之呫畢一儒者耳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其兄弟之間愉愉然閒讀書為文砣砣如也余於是得其瞽言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体達於人情之鈎採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徼之所始要其勢之

所必至感感然思以杜之極之將以上承
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箪橐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與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瞽言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敢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淚為之擊節云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右皇明鐃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錙剛之所作也劉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敘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為宋鐃歌傳誦搢紳間以為慶越奏嫂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体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鏘則得之潛溪又將追躡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溪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
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群雄合天下而為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千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洸洸乎如在短簫鐃鼓間不知其為衰颯也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沖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頏麋於安之塵鞅斂於末習之饜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為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為妙也此所謂

發乎情也大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喁喁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嘗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為我補諸斗尾之歌吾同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龍眠居士博學精識尤刻意繪事取法顧陸諸家下及韓幹靡不該焉幹作十六馬坡翁賦詩當時自以為韓生之馬蘇子之詩為世而絕矣安知居士所作有如此者令人見之便如秦川沙苑間意躍躍然世稱居士之精緻可學唯跡簡處工不能近余觀於此殆知之方駕

人處正恐未能或之先也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黃華山主王子端之所書也子端在金源事章宗為翰林修撰是時金有國已久士大夫舍干戈從事翰墨之間如党竹溪趙黃山諸人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黃山能變而之古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蟠桃山和二兄詩二首辭翰皆非近世人可比遭值戊戌兵燹之變散逸不存意猶惜之及來太末復於民家見此卷楷墨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售人而人不知其可貴獨余寓目

之頃如睹舊物耿耿不復求之今乃歸於吾鄉人任氏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淵珠膏火之喻為不可曉蓋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淵作在淵珠也獨未審膏火所喻昔朱子嘗取文忠此賦以續騷余不復論尚論子端書法氣韻似米南宮妙處不減晉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當土宇分合之後寥寥不可多得矣雖有拱璧寧能過之

書賈節婦傳

天下兵興士大夫能死事者鮮矣而況鄙夫賤人乎是固難也鄙夫賤人能死事者鮮矣而況婦人女子乎是尤難也至元初朔兵渡江巴陵有韓希孟者魏公七世孫賈瓊之妻也嘗為軍帥得之義不辱赴江水而死既死人於衣帶中得其帛書有偕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之語又云皇天有知許我血面請又云願覩化精衛填海成頻其言感慨激切毅然有烈丈夫之風郝公伯常賦詩以道其事惜世少有知者今賈氏婦之死始有類焉而余采之民間其潔身就死而人不及知者尚多有之烏乎以天下之至難而婦人女子能之孰謂為士大夫者不能哉生人之類所以不至於澌盡者蓋必與有立也

書王秉彝傳

士生干戈之際能自脫於死地不為人俘因陷於鈇鑕則其身之幸矣能貴其身不輕用之而又能保其妻孥於流離顛沛之餘守其宗祧以時祭祀則又其家之幸矣今秉彝既無有之而又能推夫不忍之心釋人於死者之手其言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凍餒不恤也往來江東西間全活者若而人周急者若而人來吾婺人被其賜者亦如之事具今宋起居所著傳中其為人也賢乎哉昔何蕃居太學六館之士更朱泚之亂不受汙辱有死喪無歸者即身為治喪蕃固賢也非昌黎韓子人孰知之秉彝蕃之鄉人也其用心亦庶幾於蕃者則是

傳其可少哉或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有為而為之也秉彝豈欲持是以受其名哉余聞之由是而益賢之云

書尊生子傳後

余始識尊生子時天下方用武尊生子自越至余見于今曾國李公之門美髯長身望之偉然聽其言洒如也公遇之甚厚留幕府數日輒去余亦領教信安後十餘年復會於金華則尊生子奉
朝廷之命同知金華郡事頗不忘疇昔之故以一騎自隨過余余視之尊生子且老矣意氣猶襮襮也郡虛長吏尊生子總郡事斷輒民有不直不以煩劇置不問必

盡其情重者省遣輕者下屬邑邑徵輸不入度其才力約盡程度取辦而止吏緣為奸於法不可貸乃痛繩之不貸尊生子務持大体類如此人以尊生子為儒者心宿吴之尊生子笑曰今豈昔時耶猶欲獮薙吾民乎且吾性剛急人言非所恤也其治如故踰年而郡著治績余在信安歲時一歸輒被其風恨不及從郡人長老樂其有成而尊生子見之輒念其老且衰將以一廛棲焉余唯而退同將治裝而東聞尊生子已去職矣既去而余從家里中則尊生子尋又沒矣今讀其傳安得不使余歔欷流涕世豈復有斯人耶古所謂孝友于兄弟克施于政者其尊生子耶余故論著之而或以尊生子之死非子華子稱迂之意其不尊生耶抑有由然耶當為而為之者君子謂之義不當得而得之者君子謂之命君子亦安於義命而已尊生子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此其所以為尊生子耶

書劉府君墓銘

余不識劉府君嘗於潜溪宋先生館下見其子劉而獲交焉今劉將入京師持是碣過余山中此何異歸退之誌李翺之祖墓也退之言翺有道而文固於是乎在余於劉望之矣

鄭仲涵像賛

有臞其貌有瑩其神處華腴而不汰恬自得乎一性之真有炳其文有淵其思願賢達其未遠銳將探乎千古之秘哉懷伊人於焉寓目猶想見韓門之提籍荀氏之爽洲也

書朱氏家慶圖

浦陽朱仲賢有母高年九十餘康強無恙仲賢率其母弟日致孝養母弟或不繼則身養之作堂曰菊隱率其弟若子若孫若從子若孫曾歲時為壽以娛悅之以是聞於邑人傳於京師士大夫言詠以道其美余友吴森

發誦之余問仲賢何如人也曰謹愿人也何以為謹愿也曰仲賢嘗吏于邑而今老矣能保其身以至此者豈易矣乎斯其為謹愿也余喜而謂之曰子之言耿矣殆未知所其以然也詩曰孝子不匱唯孝則施之四海而皆準仲賢患不能孝養耳苟孝矣則天必佑之故仲賢雖為吏而不辱其身也身不辱矣而又使之多男子也惟孝為耿邑人不出乎里知仲賢之孝也故稱之若京師之人可謂遠且衆矣何自而稱之亦惟孝感而已矣豈常有私之者乎余與仲賢居同郡相見之日甚少往來邑中不信宿輒又別去吁以知仲賢而信琏發之不我

欺者以予觀於仲賢近七十歲其母九十餘歲矣以弱冠致養其親亦五十年矣積日以至月積月以至歲溫清定省之節甘旨滫瀡之奉可勝計乎而今其母色笑在堂洩洩然其兄弟怡怡耿而諸孫又詵詵其可喜非孝而能之乎天下之富貴且者多矣有不能一日竭力致養其親者欲如仲賢其可得乎故書之以為人子之勸豈溢美云

胡仲子集卷第九

門人同郡劉剛編

謝翺傳

謝翺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饒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翺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叅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翺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

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郡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聞當世事翺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徠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望碑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顧即此為葬地作許劒錄及翺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

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与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宗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執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嬀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

問翱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翱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翱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鄭江任士林稱翱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趙氏大墓表

洪武元年十月壬午趙氏先世之喪既葬于金華縣慶雲鄉青岡之七星原郡守高公昇題曰趙氏之大墓其孫古愚於是具其族出世次所以嵗大而流遠者請識而傳諸子孫初秦悼王在宋為太祖太宗母弟王弟四子曰德雍是為廣陵康簡王康簡生承亮是為樂平忠靖王忠靖生克愉魏國文思公文思生壯猶內殿承制承制之子堅　宮使正奉大夫始自汴徙家于衢則建炎再造也今其窆寔中居昭穆之首碩人田氏祔為宮使生常熟縣丞諱公傅娶徐氏卒葬于衢常熟生長溪縣丞諱彥鉷娶孫氏卒葬蘭溪今其窆皆為位而不遷長溪之子遂昌縣令諱盱夫居穆之次其配徐氏祔為遂昌無子以從兄曇夫之子為後諱時亮居昭之次其配徐氏祔為是為古愚之高曾祖曾祖有子二人長諱若韶號退藏山人娶陳氏何氏李氏則其大父也次諱

若隆娶童氏則從大父也又各居昭穆之次穆之右則祔以伯父諱嗣淇嗣鴻者壯父諱嗣淵者嗣淵之配張氏如之昭之左則祔以厥考諱嗣滋者厥妣葉氏如之考妣之次則古愚之弟古恒及其嫂張氏祔為八世合二十喪皆獲從其窆〻尊〻也親〻也所以昭有禮也禮必本其所始所以昭有德也惟趙氏蟬聯累葉自汴從衢至長溪丞又從于蘭溪至退藏公又從于婺今遂為郡人翰同里閈嘗獲交退藏之門聽其二子之議論未嘗不以前人藁瘞為疚于時孔艱賚志而沒亦惟後之人亶其圖之故古愚古怡古忱篤於孝友不替其父

命於十年之後既買地縣北婺女鄉奉以襄事今又改卜兹土克邁前跡是為有合於古者邦墓族葬之義故翰書之非徒示其子孫且以為邦人勸

胡義士墓表

永康之甦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祐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為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柢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為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廾之皆兵討之執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蒻溪之寇殷民杜氏唉群兇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祐慨

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為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東手視之邪走白邑令為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為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詠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杪慶壽邑鄧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祐率眾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祐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祐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今嘉其能撽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与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岩致書元祐曰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守名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祐曰吾眾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邪益屬眾固守閩賊至山岩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祐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迺盡勒其眾間道出方岩与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与元祐遇于古田元祐盡銳以戰傾謂允中曰賊眾我寡唯死鬭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元祐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

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為天子命吏不能薾股肱効尺寸功而元祐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与賊搏雖斃於蜂蟻之眾不少挫其氣吾屬媿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
王師克婺城永康内附又十有一年
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為余言其先人之没裕不能援而與之俱頓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脩仁之狀宋先生濂

之銘在余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為人當冠冕
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携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
宗祏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吏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
畏縮以為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
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為
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
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
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
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貴富乎就令有之泯為
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

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
有八娶童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禊次和
次禔余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
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何適山墓誌銘

公諱鳳字天儀其先澤州晉城何氏唐會昌間澤州亂
何氏南徙析其族辟地衢婺三州而婺之著籍自淳
始歷五代至宋其十一世孫有諱棣者是為公之曾祖
其別出之族若殿講文定公基司農卿夢祥參政夢然
皆以學術貴顯故棣雖不仕而蔚為聞家棣生焯於公
為祖焯生璧於公為考璧娶應氏以淳祐十年生公生
二十五年而宋亡元有天下恥於折節當世業醫藥為
人治疾不避風雨寒暑治之常若不及無貴富貧賤必
具善藥與之或不償其直置之弗較所至人賴其濟元
貞初北游燕趙用薦者授婺州醫學教授轉江西醫學
提舉公雖隨牒漫仕意漠如也每風日清美則幅巾藜
杖盤桓姻舊閒長者事之以禮少者接之以誠陳說前
代典故談諧俚俗瞭如阿堵前事文懿許公謙方羇孤
時落落不偶在里中時從公游公奇其才館于家以世
務機利迷罔它歧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

決意於學學得其師猶未振也公悉出其家書貲之卒
鄉人子弟師事之未幾而爭走其門矣具然以道自任
雅尊事公見之必莊聞其言必傾耳以聽公長文懿二
十年以泰定二年二月十六日卒于疾文懿哭之盡哀
明年天曆改元遂以九月某日下葬蘭溪州横山下林
之原今公之墓有宿草者四十餘年矣天下皆稱文懿
之賢而不知世有郭有道之流為善者何所賴乎故其
孫禮以前祭酒許存仁之狀來乞銘存仁文懿子也述
其先人之言曰吾所以克禔其身克植其家者先生教
也嗟乎斯足傳信於君子矣公號適山美丰姿不事邊

幅名鄉鉅人見者咸稱曰遯山先生而方術蓋其一技云有子曰宗誠曰宗暵曰宗端孫曰紹祖次曰穆〻即請銘者銘曰

道苦多岐吾何適也雖有鉗且寧弗杞也君子之善不必己出也轢較之助天下莫較其力也

譚榮甫墓誌銘

譚氏之先有國濟南歷城閒春秋所書譚子是也譚子國入於楚子孫散居楚地其在湘潭者則自豫章來徙宋吏部侍郎世勳之後也由吏部逮今忠顯校尉濟七世矣濟從王師征伐以功授千戶所鎮撫蒞官金華致書

來告曰濟生十有四年而大父沒踰年而父又沒後十有二年東南兵起吾族存者鮮矣竊爲下走幸不隕厥祀閒諸禮云先祖有美而不知是忘其祖也濟唯前人之休是賴敢忘之乎雖薄祜不足以繩祖武敢謂不知乎是用摭其行事圖不朽于子翰惟禮有銘職在子孫合而徵諸人弘至公也不忘其祖重本始也故不敢謝按公諱安榮字榮父生而性慧能言母夫人授以孝經隨口成誦喪父與從兄偕處從兄亡無子公以其子〻之內外數百指公以其身律而撫之未嘗有違言時方承平州郡以權貴相傾有勸公仕者公曰吾非不願也幸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讀書教子優游卒歲良亦足矣終不能與世乾沒以此自守累貲巨計與人交不吝施予人有緩急飢遺以粟喪濟以賻又作其餘以修川梁除道途崇其利者歸德於公則曰吾要譽邪又謹事浮屠崇塔廟像設爲莊嚴具或詰之則曰吾求福田邪人聞其風咸知公爲長者年七十有四寢疾久不愈顧謂其子曰吾咸疾明且且暮矣殆不起乎詰旦果卒公生宋咸淳某年十月四日卒於有元某年正月二十八日後六年乙酉十有一月庚申始從先兆葬于湘潭縣石塘山之原曾祖某祖某

湘潭縣丞考義先隱居不仕自號湘潭居士妣劉氏配賀氏公之起家賀氏實佽助之通書筭茹素至老年八十有四以至正十年二月一日卒是歲十有二月某日祔葬子二人長應辰次應璋〻繼從父後女二人適王必大賀世業孫男六人明福玄壽貴某貴即濟曾孫男永齡曾孫女二人濟來金華去家數千百里計其先祖之葬且二十有八年中更兵變者十餘年人民就死志其族者不可勝計而譚氏之宗祏獲全於土崩瓦裂之中纘有春秋封爵之緒有孫奮其忠勤不失爲
國桓〻之虎臣則前人潛德之光豈不昭乎休哉銘曰

推其羸足以行吾義不專乎利安其止足以全吾志不貴乎位是謂鄉之善士其生也無媿其死也有餘裕矣

蔡基先墓誌銘

諸暨屠先生疏爽好士所与游皆當世名公卿通州大邑賢豪詞翰之流與夫山澤布衣有志無所用而儕於耕牧者非是不屑也嘗為余言其鄉人蔡君基先之賢力學而不干進教行於家而自得於田里有足多者既又曰基先不幸折其左脛雖賢而無所用於世且世方以疾趋佻巧相徵逐孰從而知焉余聞先生言固識之矣常恨不及見其為人數十年來天下屢变先生既没

蓋無聞矣於是而得先生之子澂之書為其友蔡權之父請銘叢書按狀視之則先生所言基先君也君諱嗣祖字基先自曾大父柏大父行之父遇龍世為諸暨人皆業儒毋楊無子君次室呂所出也幼嗜學從鄉先生受業時爽軼挾冊先諸生以往遇溝瀆左足折其脛由是出入不良於行矣然月相謂先聖先師雖風而大寒暑必入學宮無廢禮言當世治忽人物賢否出處得失雖足跡不離戶限問之而必知言之而必當若數計而符節合也所居負陶朱山列蒔花木賓至即留連觴詠以為樂元末兵興召三子語之曰吾讀書嘗有志於時

頎以疾無能為矣今天下多故吾其休矣汝輩圖之汝樞汝縣宜為我幹蠱汝權宜務學屠先生性吾友也方講學薌溪之上汝宜從之君乃即邑之南塘營一室居為力耕者十餘年兵勢益蹙未幾而其地悉為屯戍君挈挈東西未嘗戚于容及

國家洗滌宇內寖就寧謐即欣然携老幼載圖書返于南塘題其居曰遺安莊諸公賦詩落之而君亦將足其休爲之志作爲太平之民優游乎其間亡何遘疾而卒寔洪武四年正月十日距其生之歲大德丙午得年六十有六矣娶田氏先君卒繼王氏子三人皆田出即樞

縣權也孫二人曰熙曰照方田氏没時三子請治葬君曰吾以邵子範圍數筴之豈久人世者亦將覩化矣汝營兆塗俟吾歸同穴可也後二年果符之又三年權以春秋中第授延安中都縣主簿樞縣咸克家鄉人称之女一人適王琪避兵走道上懼不脫虎口投道旁沸釜以死勝者亦死之事見元

不泯則君之賢不特能自砥礪其所以化于

染多矣權既薄中都以洪武十年丁巳冬明年十有二月庚申卜地某山之原舉三喪合而窆焉世言越多隱君子徵屠先生吾幾失王駘今君已矣考其行事益知先生之言為信又

嘉權之孝澂之義皆能成其父之志有交友之道不可
謝其請也乃論次而為之銘曰
士之致遠以志而奮以學而勝不以疾而癈為吾之病
故張籍盲于目不盲于心徐積聵于聽不聵于行洵彼
基先亦孔之能生克有樹死克有承貽謀自身又何愧
乎古之人

韓復陽墓碣

吴郡韓奕既葬其先君之喪于郡支硎山之碧琳原而
墓石久未有辭於是乞銘于金華胡翰以疾不能趋拜
致書來告曰奕聞之公卿大夫貴而在上其賢可紀人

已知之雖殁而自足見於世惟窮在下有善而人不知
知之而傳不遠無以自見於世則於法宜得銘昔朱子
有是言而奕之先人不幸踐之奕為此懼頫先生有以
昭之以蓋其不孝噫何言之悲也是用叙次其事韓氏
系出魏國忠獻王故安陽人宋南渡始家于杭徙于蘇
由高祖至君遂為蘇人君之曾大父曰某大父曰某而
曰某者其考也妣唐氏君諱某字復陽少孤奉母以孝
聞于鄉里鄉人以能子稱之力學好古尤精於醫家之
說為人治疾由江而達于淮甸遊貴人長者之門所全
活甚衆所至必求當世人物魁偉特達有才藝者承其
下風即庸衆無所取長雖富貴人以富貴視之不屬意
也淮陰龔璛遂昌鄭元祐在吴中為士林之望獨折行
輩与君款洽四方來者問吴中士兩人者以君為稱首
於是人知君之於醫蓋寓也元之始亂張自誠據蘇州
恐衆不附大結人心引士類為己用或強起君々固以
母老辭母亦遽曰是不可起也藉令富貴如汝家世何
詎不就退然以奉親教子為務年五十往母旁依々若
孺子居圜城中食飲必適母常愉々無不堪意疾革囑
其子奕曰善事吾母吾負阿婆矣遂以洪武四年某月
日卒以是年六月某日葬春秋五十有四娶唐氏先卒

子一人女一人女亦先卒子即奕也其孫曰貽君為人
性亢而色温見人有善欣喜動眉頰有過則面質之人
始若不堪而心卒愧服嘗論醫以為醫之為術与儒者
之學皆出古聖人而後世粗工皆庸妄去聖人遠甚以
庸妄業聖人之事又不習其書又不肖於儒宜其失之
者多矣吾所以求賢豪事之意必有隱者焉及君得烏
傷朱彦脩所著格致論推本黄帝靈樞素問以為說辞
然當於心特彦脩没已數歲君遡命奕從其門人盡受
其術奕讀書未嘗識余其於不泼之辞何取乎而欲寄
重為余覌君之在吴雖不有位為公卿為大夫其平生

砥礪自可爲楷紳學者稱道公卿大夫用事者一時若甚炳烈苟怵於利害臨變故俯就折辱身隕若滅雖鄙夫賤人皆得嗤詈爲其失得相去爲何如也故君子之可貴者甚於爵祿矣奕也何患其不傳哉乃銘曰

有相之術不用於國用之靡疾遭世大擾不屈于暴處之有道考思孔樂奚不可作返乎玄宅則有子是若

王子智墓誌銘

昔石塘先生胡汲仲好施與而慎許可風烈皦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以言語文字借譽爲重莫不彬彬可觀然未有如古名節之士者先生既沒余嵬其遺書得一

人焉若王君子智何其見器之深哉方子智署慶元郡史慶元趙誠之先生故人子也妻女流落先生致書貸子智之俸以周其急先生在吳門豪富人有饋粟三百石者叱而不受其視一郡史五斗粟爲何物頑吾義所在屬子智爲之先生嘗謂子智廉潔勇敢流輩中絕無者也天下不以其言爲過而信其人之賢余烏得而沒諸王氏世爲處麗水人曾大父師尹宋迪功郎大父日章父英宋鄉貢進士妣趙氏宋瑞州守崇鐮之女君諱臨子智其字也幼讀書即嶷如成人既冠舉教官授慶元象山教諭部使者魯山臧公見而材之不欲置君散地

俾吏于溫由溫調台又調慶元其在台也臨海令李某貪暴威逼其民致死事聞于郡郡將脫之君持不可一繩以法台人爲之語曰李木杓乃見王無藥蓋疾其梧取而幸其敗也濱海鹽竈戶私貨鹽以厲民民不堪誣以殺傷人命連逮繫獄久之不得其情狀吏無以决君謂鹽無權貨死無屍傷其牘釋之及調慶元屬州奉化有林氏者出賈海上與漕船遇漕船擊而掠之有司逮捕百餘人悉問狀杻置獄以強盗傷物主論死會朝廷遣秋官按獄擇君自佐至州按之君謂漕船轉粟京師殺傷人海上而事有起因別無始謀与規財刼盗者有

差等矣宜貸死昌國有楮氏者以女贅繆氏子爲壻楮氏死其弟誣繆氏子藥之君識之繆氏固弗藥也不當坐部使者楊某恚曰囚屢更審慮豈皆誤耶君持牘覆白復詰曰此何例耶君曰吏奉活法爲當其可即例也二獄卒如君議郡隸元帥府時首帥瀆貨數撓郡政郡莫之如何君條其不法十事白御史宋公帥聞之致仕而遁而淛鹽運司歲調官督課至郡其吏恣横凌轢有司因罔利以爲市君又言其不法運使高公韙之吏以責還後至者戢不敢逞郡賴爲歷三郡於是考滿詔還行省議者以君枉斷椎埋事繳駁不敘君辨訴于省于

御史退休十有餘年意自適也或語及前故輒曰我命不逮耳朝廷之臣必不壞法也已而中書報下事果直銓授龍游縣典史人意君困阨久矣寧無変志君戒其諸子曰我洗手奉公今老矣豈為汝輩変所守邪汝力學足矣龍游衢屬邑衢守馬昂夫召諸邑令議均賦役而龍游之役獨署典史蒞之君曰役之不均吏弄法耳吾當躬其勞於是吏不得為輕重守念其貧以君年老諷之君曰死貧可也尋感疾且死語家人曰死者必見祖宗不可無禮乃沐浴正冠衣而坐家人扶持之則又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汝等冝退遂卧而卒是歲元

統甲戌上距宋咸淳辛未君生之歲得年六十有四嘗以平反林氏等獄薦升廉訪書吏檄上不報以易經舉進士再試有司不中故雖有志於時謏〻筆刀間脫穎不能以才輒又躓而跛之然未嘗易其廉挂其鋭也以是為沒仲所知終身不踰盖非學所及而得於天性者如此君自號紫芝兩娶趙氏宋吏部尚書立夫之女有子三人長景行次景仁景儀女二人孫男應期應朝二人景行介而甚貧君卒十有九年始克葬又二十有四年以狀來請銘其墓在葛翁山王氏先塋之南其葬以至正十二年十月甲申相其力者吴士弘及弟閻也銘曰

士之立身曰惟名節惟君有卓著于困阨歷郡之曹典縣之幙積勞孔多一命不獲有奮其鋭有耿其潔操亦不汙摧亦不折與世轇轕之死弗奪匪曰予知自我先哲先哲之言其潛則彂君子之澤其遠不竭我是用揭表茲玄宅以告其子孫世其清白

吴季可墓誌銘

吴氏世居棠原曾祖應昌妣張氏祖紹孫妣時氏包氏黄氏考用和妣黄氏皆有善行凡浮屠之居往〻割田資之歲脩報祀其故居既遷焚蕩蒙翳髙垣大術猶隱

隱為人指目排細相傾盖其起家非一旦僥倖獲遂者吏宋元數百年子孫至今有餘休為有元盛時蘭溪以邑升為六州當閩浙之衝使客之往來貢賦之轉輸供億恒仰於州〻仰於鄉〻於是以里之正主之吴氏老人重廉恥壯者懼羞辱公年未冠輒請曰吾職也吾親幸少安即趍至州日与吏相上下吏嘉其勤不嚴而趍辦衆目之以為吴氏有子矣安得吾児如吴氏子乎然公雅不自多見人武斷苟取則曰吾不為也小民忿争一言析其曲直人〻悅服正有不法者聞之竊恧且懼州凡十鄉南鄉之田畝税二卅有畸北鄉倍之税入不均

而凡征需緣稅為多寡益不均公率衆白吏稅不均不
能一朝更也征需不均更之又掌耳盍揣其本以畝計
乎於是有司計畝科征十鄉如一戊戌冬越國胡公兵
嚴州東窺蘭溪清野相拒州民不戒而越境就食邏得
之以諜當殺公適見之部領問曰此諜乎公曰亦平民
耳是何能為不如縱之公遂率以歸全活者數十人既
而越國下蘭溪游兵四出居民竄匿公自山趍而下見
旗者曰願見揔兵安業以給軍餉旗者喜引至轅門越
國一見壯其言進而撫之授以大杖署其字杖上命之
之曰違律暴掠者用此杖之軍旅萬衆紛沓見杖輒惴

息去凡姻戚鄰黨之女婦男子被掠而驅匿者盡取以
歸家聚而寢食之衆賴以安洪武八年春有　旨遣貧
民無田者至中都鳳陽養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繫相疾
視皆有難色獨公所遣捐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體
上德意無以私廢義公臨事有為類多如此環境之民
倚之為保障晚得目疾年六十有九以洪武九年七月
三十日卒于家即以是歲九月九日葬于其鄉上葉塢
公諱綺字季可長身而美鬚望之巍如也在群季中最
為有器識始家向源被災即踰山而西度地八石溪據
兩源之會泉甘土美建屋數十楹數十年間居積益致

其利皆公出獨見為之娶陳氏邑大家婦儀母道閑之
有素秉家政綜理皆自己出均一無間公之酬酢世故
無內顧之憂此其助也公歿三年夫人時年七十有八
言笑自若無疾而卒實洪武十二年五月某日也其葬
則以八月八日祔焉子三人曰晉曰讓曰暖晉暖早歿
孫男八人曰良曰英曰馬曰斌曰敏曰詠曰昶曰恭女
三人曾孫男四人曰曾曰瓚曰恕曰采女三人公之孫
曰英者幼孤恒在公膝下能植立承祖父母意公歿英
治家事惟謹尋以事逮役三年祖母遂歿後歸哭于墓
所告于從父讓曰吾祖生不被祿位而流澤在鄉里在

子孫宜得銘辭以昭之失今不圖後將何待於是以公
從子知濰州事履之狀來請翰同公之里人也而又與
履交最久方履在濰州時不遠數千里遺履書曰吾世
以儒著籍守先人資產以樹門戶而立身齊家未嘗踰
先人一迹今
國家署糧長而吾掛名為懼豪長者好事一旦有連吾
老不免耳嗟夫何其憂深思遠也及英以中都之役免
歸果符公之言而人益知吳氏善慶之所積於茲較然
矣乃銘曰
積善若登莫知其增視其後昆其徵則明惟季可父克

謹其承順然長身玉立端凝劉卿之傲睨人于兵利而不有再覯卅平居寵帷畏獨兼先幾比尔諸孫言如著龜尔孫行矣三年而歸帷公之憂公則弗知我㦲其潛尔孫之貽著于墓石䀌哉孝思

高節婦誄

高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濂又哀之以辭嗚〻乎白於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耿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言矣節婦之心何心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為良心

也良心也者在臣為忠在子為孝在婦為貞而臣也子也婦也㦲於其心之所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唯其不可必奮而為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為也百乘不足以為貴萬鍾不足以為富一日不足以為短千歲不足以為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此君子之論也天下之事出於議擬者患不能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動為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摧衄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屯於人之所不虞又其著者則窈窕婉孌閨闥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殺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婦耳一旦奄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汙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〻有之吴履之妻死於自溺賈誠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吴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者於家有所

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圃一旦罹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幼方笄又奴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為而為之者也自夫人之沒今二十年矣唯宋氏謝氏嘗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它固寂〻然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為人臣為人子為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動於節婦之風

哉余雅辱文於淵故著明其義為誄以泄其哀思焉節婦名真張氏与淵皆嵊縣人誄曰

有猗者蘭兮繁霜其悴之有瑳者瑞兮烈火其萋之雖則萋之彼則遂之固天也畀之

胡仲子集卷第十

門人同郡劉剛編

弔董生文

余自京師南歸次于直沽泝流而達于衛漳過陵州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為文弔之其辭曰

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衛漳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京隰以懷思兮悵欲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騖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兮僅有取其忼慨非天降大雅兮緊孰為之表礪聖盍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為言兮明災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悱惻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固無人而昌重顯質直而見憚兮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涵而弥冗辟不中夫犧牲兮執鸞刀而薦肆登饔味以實籩兮瀝黃流而注茲競刓方以為員兮攫槷矱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兮引繩墨而正之下皇皇而靡所騁兮上詘詘以為得孰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膚俟時之見察兮庶師言之允一謂

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眇兮又豈
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緊末量乎夫子之志曰
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皦內顧而如斯兮揆王
佐亦奚異俾說遇以獲舍兮固吾心之所羞比柳下之
三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汙辱而忘身
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諒天命之未違兮獨奈何
乎生民

憫貞淋文

何斯世之昧昧兮耿獨抱茲貞淋曰降命之自天兮固
眇軀之所服肇兩儀於厥初兮恒正位而並育矧夫人

之伉儷兮豈云疏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兮將偕老以
為期怨惡笄之在首兮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兮
莫大於征伐之師既北面以奉命兮䩄委質以驅馳冒
白刃以爭先兮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憮于素兮又安
足以痛毀相女婦之從夫兮醮一齊而不再力莫拯君
之阽危兮雖獨生其何待孫神之戍戛兮陳迎婁而梢
軀高叡之喪趙兮秦瞑目而與俱卓怨行其威教兮皇
甫係而猶詬李斷臂於逆旅兮負凝骸以貽後諒風猷
之一致兮曠年歲而不可䃤龔芳菲以紉蘭兮又佩之
以雙玦仰三辰之在天兮心炯為其昭晰即所安而自
得兮吾竊哀丈夫之非烈

東征詩 有序

浙東行中書右丞李公以親賢之重總制軍民輯寧金
華嚴陵信安括蒼廣信諸暨五郡一州之地諸暨城小
而偪於張虜雖以重兵鎮之虜猶數犯境上今年春遂
大率其屬入寇邊吏告警公合將士由嚴陵馳援距諸
暨新城十里曰龍潭據其地與寇相持明日寇以戎師
新集空壁來突而前公望見即下令曰彼衆我寡唯効
死斬擊耳毋掠人馬貪而失利又仰而祝曰顧天佑社
稷微臣不敢愛其生以縱敵於是將士皆奮公策馬陷

其中堅手槍斃數人左右縱擊遇者靡地躪而殲之流
血膏野斃者萬餘人遂北虜其驍將百數十人凱旋之
日上功幕府公推而指揮群帥之力居多
天子嘉念之賜予甚渥昔南仲召虎左右王室戡除寇
戎詩人歌之不以二人克專勤勞頓乃歸美天子之命
稱誦四方之本今日之事惟授任得人以故公與將士
茂建厥績天下聞者皆知我師之罔敵舉群雄而睨其
距角合海內而登于大一統之治昭哉徵乎其在茲矣
不可喑無紀述逦敘而賦之以備凱奏為詩曰
天造草昧篤生

真主暨厥良弼大啟土宇自淛之東郡邑棋布阻山帶
川樹屏爲固與敵相制邦之門戶匪親與賢疇克畀付
桓桓我公兩有文武龍節虎符來自
王所坐撫省轄出奠邦土于宣于藩孰敢余侮蠢尒戔
孽竊治鼎釜以其螳臂抗我我輅歲直乙巳中繩建斗
大衆厥兇深入我阻偪我新城撻我黎庶勢如累卵岌
其可怖邊吏驚告公起馳赴軍于龍潭柵其高阜轅門
方樹士食未饇危偵我勞謂可拾取蝟興蜂午鼎來縱
横深絶其澗高馮其陵有輕我心不知我勍我用大奮
奮其忠貞師直爲壯彼則何名以少擊衆在古可徵要

令衆旅告厥神明顒天俘佑尒衆欽承毋利虜獲不蹈
股眩望其前鋒公則是膺挺身躍馬其揚如鷹如鸇如
虎其徒烝烝如雷如霆孰震弗崩束戈就殞投刃乞生
倏瀰紛紜席卷而平流血殷野横尸一成匪曰嗜殺亦
豈窮兵寇來投首唯惡是懲旣懲其惡亦罔不矜亦莫
不寧天開日明衿甲旋旆肅肅其征椎牛饗獻俘于廷
皇心允懌是用大賚公走入覲稽首拜賜明明我
皇制勝萬里師力臣武悉任指使滄海波平金徼道啓
防風不朝塗山用乂惠迪有慶從逆自殪公昔受鉞志
在敵愾繼今以往尚罔或怠不怠不亟公心抑抑下民

是依庶士是式爲邦柱石以殿
皇國皇國旣平四夷旣率公之孫子與
國罔極

招鶴辭

世言鳥之壽者必曰鶴稟氣於陰而游於陽遠可
千歲誠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余家二鶴其
一縞而緇頰頰而頂不丹與古相經言不類雅善
舞其一丹頂青趾羽毛娟娟然而潔方效舞而斃
余憫之將世所謂壽者非邪抑衆剛風駕飛仙下
上于玄間固不得而知也乃招之辭曰

鶴之去兮下土方槽不可巢兮帳孰與之翺翔三桑無
枝兮望蒼門而未陽西毋折勝兮恐鄧林之不芳鵷鷟
吻而嘯號兮鷗銜矢以爲長仁鳥高逝兮杳莫聞其歸
昌牛哀化而爲虎兮雖含靈而無良莽蓁蓁而陸迴兮
括隱隱而機張疇復殪彼貙貐兮驅百怪以伏藏鶴之
去兮海是泊湫渙無垠兮深入冥漠天吳九首兮仡立
而可愕海童之玄麽兮又啼而相薄歸墟合夫尾閭兮
三神峙而參錯何飛廉之弗戒兮舟欲進而忽却扶固
象而駕蟠魚兮將往來以東臨觀蕩蕩於天外兮求坤
軸之所託懼鼇力之不任兮玄黃貿而揮霍鶴之去兮

無遠遥大圜於穆兮上積清寥澹至人之無為兮与光以遨遊騁騏驥於天路兮左玉女而右松喬齊騫騰於風背兮吹參差之洞簫恍出有而入無兮非世俗之所服憑高雲以結思兮極勞心之悽惻昔余覽夫幽經兮嘉金行之肖儀曰吐故而納新兮歲千祀以為期朝濯神於秋水兮夕申警乎湛露曾日月之幾何兮忽澗淵而莫之主仙既不可睹兮彼又得而馭之世不可以容蹤兮將羽化而去之萬類之芸芸兮何有於乏姿留神奇而馮生兮儵臭腐以為歸鳶何飛而戾天兮魚何躍而在沼鳳何覽而來下兮龍何欲而能擾氣寔使之然兮孰覩其徼妙夏虫之疑冰兮取誚於知道上下為宇兮四表為樊大和訢合兮含生孔蕃曷不古處兮樂全其天慶析是於車子兮徒叉袂而泗漣龜曳尾於泥塗兮懼觸罟而造鑽覩既往而知來兮唯委順於陶甄援雅琴以叢彈兮聊繹余之中情亂曰山海浩兮蔽翳城郭綿兮委蛇人民是兮今豈非芝三秀兮可療飢盍歸乎來兮丁令威

白鹿引

士之在公者不欲以簿書刀筆自織恒曰吾吏隱也號於人而人稱之亦曰彼誠吏隱也有一人為以刀筆尚論其能則必以為警已矣求若古人隱於吏者則自京師達乎郡邑槩未之見為何其鮮也今年秋余以疾歸畊田里有白鹿生者与余遇為嘗聞鹿千百歲者始白匡廬衡霍間古仙人乘之以遨遊于金庭不死之鄉安肯屑意人世乎吾懼不足以承左顧生曰子以錙銖富貴為朝夕之生夕之生於巖穴者即仙也邪安土而不詭於人類者非其儔邪則子亦不知道矣余聞而異之留与之處投袂而去它日問諸其支則曰此武城周生也生客廣陵辟地東南雖阨甚不戚貴人聞者辟以自佐即不拒趨事禮禮然未嘗職吏牘或以吏譬之即笑視曰是刀筆者何負於人獨白鹿生非吏邪其為人如此雖其支亦莫盡知之古所謂依隱以玩世者其生也哉盖學老子者乃賦白鹿之引歌以招之云

鹿之呦呦兮彼姝者子非仙之儔兮尚何求兮鹿之伎伎兮彼姝者子世莫係累兮是以從吾志兮大車連駟吾不知所稅兮

少梅賦

少梅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為之賦則屈子所謂置以為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薄兮馳余

思乎瑤之圃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氷爲魂兮玉雪其度澹遺世以消搖兮負姱節而不可扳恍顡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別散縞衣於空明兮駕蜚龍以起怨情惝怳以搖曳兮氣漫汗而揮霍歘雲蒸而飈厲兮紛又繼之而雹撫陽關與喬如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既攡兮眷瑤華其何異靚嫙婧而淩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韻兮承南服之沖和春渺渺兮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無垠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兮今胡爲此滋垢也豈隨時而變化兮懼夫人之遐臭

也豫章不辨兮櫄中繩墨棄厥簡簵兮矢蓬以爲直慨衆芳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戎寒竊獨揆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蘭何靈均之好脩兮結珮纕而弗睇吾將歛而就實兮和商鼎以進帝嗚呼勗哉兮保茲令美世莫諒其真兮尚識其似

湘筠辭

湘之山兮西迤湘之水兮東騖何簡簵兮孔多望不極兮湘之浦帝子去兮雲中俾夫人兮延佇會莫樹兮林蘭又莫攀兮蘅杜載雨兮載陰淊淊兮誰與渡將以遺兮琅玕抱幽貞兮永固

于蔿于歌

于蔿于歌者唐魯山令元德秀之所作也開元中車駕東幸德秀使童男歌于道上帝歎曰賢人之言也而後世無聞焉庸取晉束皙補詩之義爲之歌曰

于蔿于道不容車豈不容車或無虞帝臣執鑾無疾徐省方巡守周八區皇不出狩民不蘇皇出征皇躬弗寧守以時古有程童何知皇孔明扇巍巍之業煥煥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不虧不傾四方觀厥成

風雷引

烈烈兮轟轟爲飈兮爲霆迅裂兮震驚薄太虛兮下上聲謂天憯兮孔仁孰司柄兮其厥靈民無愕兮載寧敵既揚兮沛澤零

長清操

河之水清兮清且漣漪我泳其流兮而原之不知我飲而監兮我何求思勗兮勗兮毋揚其波兮毋淈其泥

思沂操

魯氏有居越者勝爲不忘魯之舊鄉余以聖賢之道不下帶而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兮泱泱之昌不歸兮以浣我裳我思兮孔長沂之

水兮湜〻曷不歸兮以沐我德我思兮心惻沂可思兮
亦可沂予鼓而舞兮嘒吾之與兮

越水操

越水溦〻兮不可以方舟旋桓有魚兮不可以為鱅九
罭寸目兮豈不密且周惟鮁及鮪兮竭澤是求有獺有
獺兮復跂于洲

長山渫

長山之下兮翳〻其木易于原田兮亦有嘉穀孰馮于
陵穿余之屋不以我為盧兮反縱尔毒匪兕匪虎兮曾
莫我敢逐

瞻彼日矣美孝子愛日也孝子有母眉壽不能
已其喜懼之心焉故作是詩以美之

瞻彼日矣歲聿其徂言念母矣故考之寧人各有生匪
恤我私母也在堂燕處孔時載省載溫載奉卉旨載笑
載言載酌之醴以志為養則有多祿如何孝思惟日不
足瞻彼日矣迅逾飛翰明登于天忽薄于山言念母矣
雖百其年此日不愛後視則愆亦既愛之匪金圭璧一
寸之晷天寔我錫〻兹難老永有壽考孰慰母心惟忠
是蹈在昔張仲厥德允臧萬斯不忘錫類于家邦

之子于征美監貴陳生也陳生歸省其母奉養
于京師故勗其行以慰其母心焉

之子于征有楚者衣翼彼北風翩其以歸豈忘在公爰
恤尔私惟
皇有命來慰母思之子于征言汎其艫明發于越夕濟
西吳薄登于畿安車載驅惟
皇有命將母來居之子有母令儀有恤養則有祿
皇斯尔錫曷以報之頌懷罔極竭尔臣節迺殫子職

新城頌〻

新城頌〻孰究安宅帝綏東人命我邦伯邦伯蒞止作
之司轄慎迺夙夜奮其栢㯫弓矢斯抗戈鈂孔鏁寇來

授首開門可祈新城膴〻疇敢余侮邦伯惟翰遵養其
旅野無衆燧田有栖秫偃旗卧鼓不試亦武如彼雷行
濡以甘雨民斯樂斯帝靡東顧自東徂西自南徂北芒〻禹迹肇
我邦域我民綏矣我公歸矣令聞令望孰德不回受祿
不貲公則有之民何睨之薄言酬之惟
天子是毗下民是宜

南箕長好風

南箕長好風東畢復好雨陰晲生自西終夕成　非阻悠
悠望彼蒼睐〻不得語起坐酌酒漿北斗在庭户

冬日何可愛

冬日何可愛夏日何可畏嫣首問羲和羲和不停轡寒
燠相代更天運自有常但惜愛日短不及畏日長

日出照高樹

日出照高樹翳々緣當戶端居念女生淹泊何處所西
路阻且長東流莽回互豈云阻音容亦乃乏書素懷德
必有鄰興言自中古振衣起彳亍見此禍之久

鬱々孤生桐

鬱々孤生桐託根鄒嶧顛皎々白素絲出自岱畎間一
朝奉庭貢妙合良自然桐以為君琴絲以為君絃中含
希世音置君離別筵征馬憐不斷僕夫跪當前君行千

里道豈惜一再彈南風日渺々清商動山川和者昔已
寡聽者今亦難

人生苦偪側

人生苦偪側莫處蛮觸間殺機起不測朝夕相構患尺
書下聊城丸土封秦関用意何嶇崎舉世尚其賢湯泉
自長溫薰五白長寒天地有至性貧賤吾所安

維南有佳鞠

維南有佳鞠風露裝清妍離々綠玉樹粲々黃金錢色
含坤裳美質抱日精圓蘊靈自女几滋布彌樊川既入
神后品還充仙子飡中歲登百歲上壽延千年千年與
百歲何異瞬息間獨有幽貞節可比金石堅託以奉君
子歲晏期弗諼

擬古

一夕復一夕一朝非一朝所見春花開忽睹秋葉飄人
非金石姿安得長不凋窮年事觚翰篤言遠游遨手提
且櫑劍拂拭鷫鸘裘含精變光采上薄青雲霄願君勿
[redacted]置佩此長在腰南山有猛虎西江有長蛟斫蛟取猛
虎始貴非鉛刀
白馬誰家子翩々新少年寶帯千金裘鞍垂兩櫜鞬五
侯爭馳鞚七族莫比肩柔往長楊間提出飛鳥先朝從

羽林獵夜展秦樓筵前楹列庭實中庖具珍鮮趙女舞
雙袖吳姬調七絃張急調高起酒盡意彌堅恨無美人
贈中激壯士肝睽離各自愛重來還復然
節々復促々雄鳴雌自續借問此何音有鳥人不畜三
文被身體五采爛盈目聲諧九成奏靈出衆羽族自從
阿閣傾再改岐山下千年不來儀四野多鸃鸗世德誠
已微天路清且穆顧曰東南風吹度玉笙曲
長安萬里堠日々送遠行輕車列千駟驃騎懸雙旌西
出橫門道意氣傾公卿鈹戟夾左右部曲聯若星疾驅
呼延塞渓入休屠城旋頭無時落邊風且莫驚

力格中帳起心兵刻功燕然石受爵天子廷既獲世間
顯復垂身後名借問毛錐子區區何所營
梧桐生朝陽不附衆木林上枝拂雲漢下根固重陰嵗
久材質古斲爲姚氏琴朱絃組横理加以玉与金徽軫
何緊緊清彈揚妙音重華不可見懷思意何深
千里不唾井與君相別難風塵雖異路恒願同悲歡在
金莫爲玦在玉當爲環聯以翠織成宛轉衣帶間相望
胡與越寸心良自堅日入已三商憂来翻百端遙遙託
清夢不知寒夜闌
日長自愛惜夜長復悽惻人生幾何時少壯已非昔涼

風動萬里起念南与北山川路杳杳車馬去不息燕趙
高聲名荊楊壯材力仲尼七十說未遇身削跡爲雲不
上天爲能雨八極
昔聞崑山禾結實大如棗一食能療飢再飡可輕舉大
和溢肌髮含真逐仙侶左貽東華君右招西王母蒼篠
手共開金冊笑相旅后皇降嘉種寧遺同宿莽杲杲晨
出日初初載陰雨照被非一朝長此千萬古
飲酒須飲醇結交須結真貌合不足貴言合寧可珍長
安桃李樹家家自陽春常時握手者孰是同心人吳中
有雙劍一奉洛陽賓精靈颯然合萬里情相親

示順生

去日不可追来日猶可期朝采六藝英夕玩忘其疲海
是衆水積聖亦塗人爲挾冊自有得爲用比皐夔
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恨子弗見之一去五百春我
學如贅肬未成先誤身誤身身不淋誤世心不仁
大音在天地浩浩空山河作者推李杜於古未足多至
哉風與雅采之委巷歌世人事琱琢伐柯徒伐柯
嚴霜十二月鷄鳴思遠道遠道方迢迢客行何草草褐
從汴水来復鼓秦淮棹秦淮梅柳樹物色今年早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東望赤城山遠在滄海頭雨雪方霏霏行人不可留衣
裳好結束文采珊瑚鉤早傳一札書爲報東諸侯書報
東諸侯藿食懷遠憂鄞處所臨郡山多少田疇居民貧
海水海盡民始瘳丹丘有羽人歲晏長悠悠

游仙詩

夙志慕仙術笑傲人間春朝陪瑤池燕莫揭滄海塵道
逢安期生遨遊乘采雲飄然啓玉函遺我紫金文天地
此中畢世人不得聞受之今十年留待逍遙君青鳥從
西来飛去扶桑津寄書久不到白首悲秦人

寄陳子尚録事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閩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
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委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
欲為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
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至正壬辰之春余卧病始起適時多故奔走山
谷間觸物興懷忽復成什合而命之曰襍興

蚤歲罹憂患況茲抱沉痾展轉不能寐夙夜如枕戈骨
肉交相持朋友亦屢過慰時寒燠易無乃久愆和石閣
有三秀崑丘多玉禾達人貴知命永言心匪它
病起不飲酒客來意何如四座皆春風燕燕深相於當

有富貴交賤有貧賤趍古道吾所憂今人寧見迓忘情
衡門下言笑色專腴忽淹嵇康駕何煩翟公書
水煩魚不大馭促馬已疲法令貴寬亭牛毛安所施秦
風蕩六合賦役懸高卑料民事隱覈簿書日孜孜君卿
嘗見嗤諒者以為宜其執如張弓後來誰弛之詩人咏
豈弟勞人千載思
緣山列城郭歲久亦已頹羽檄來何方工作殷如雷六
丁運巨石泉扉蕩然開不知誰家墳暴露骨與骸古碑
置城頭歎息三緋細死者何所知但為生者哀
巴陵韓希孟淑質自天挺一為軍中虜視死猶一瞑

云瑚璉器不肯作溺皿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顛毫
化精衛填海起成嶺皇天如有知許我血而請書帛字
不滅千歲光炯炯躑躅戎馬間丈夫可以警
野王有二老鳩若雙鳳雛不棲惡木枝寧啄中田粹翮
翔千仞上覽德周八區赤符啓帝子鏘其應瑤圖一鳴
洞蘚纔再舉凌天衢飄颻不可縶漢網亦已踈至哉高
尚風念此其誰歟恐非嚴光倫意乃董公徒
偶家長山下遂與世途遠泉聲掛屋角曉見池水滿日
出生清華風來送餘善大化無端倪寧謂心有眼床頭
遺古書歲月忽已晚玩之不能了聖哲有憂患

卧龍岡觀賈秋壑故第

宋祚移東南會稽國內地白日照城郭相君開甲第蜿
蜒卧龍岡高出列雉背審曲立萬楹增雄踰九陛飛栱
凌丹霞交疏激清吹上極高明居下有幽深邃棲甲㦸
不虞為計亦已至以此忠社稷寧復憂傾墜揭揭赫所
圖擾擾復多制崦嵫日西薄祝栗風南厲魯港十萬師
閧鉦一聲潰木拔本先蠹堤壞川如沸詩人謹屬階人
禍豈天意至今王袁甫百罰有餘戾摩挲岡頭石零落
重奎字山川一何悠蒼莽鴻飛外舊時賀老湖酒船擬
堪繫吾寧慕留達聊以抒長慨

呂梁洪

河水趋山東四瞶無險塞呂梁扼其衝凛若萬強敵水勢與石鬭終古怒未息舟行齟齬間衆挽不餘力進始踰跬步退忽落千尺長年起相語茲土神所職登祠奉嘉薦拜跪陳下臆船頭勇牽纜檣表高桂帚好風東南來送我天北極叱馭誠足欽垂堂詎違恤昔聞莊叟言有山在離石懸水三十仞魚鼈皆辟易孰褱天地性遂極生民溺鴻飛九州野吾頗覩禹跡

夜過梁山濼

日落梁山西遙望壽張邑洸河帶濼水百里無原隰葭

胡仲子集 卷十 十八

菼參差交舟檝窅窕入劃若鑿土裂中含元氣渢浩蕩無端倪飄然向帆集野鸛天正昏過客如鳥急往時冠帶地孰踵萑蒲習肆螫剽跳梁潛謀國坏蟄古云萃淵藪豈不增怏悒蛙鳴夜未休農事春告及渺焉江上懷起向月中立

益清堂為國子生張伯高賦

高堂思何浩究若臨瑤池碧水皆種蓮垢氛安得緇玉質皎自內朱華爛相輝不矜顏色麗豈憂零落滋馨香無時歇窈窕隨風吹堂中有美人佩服芳霏霏與言誰與晤慨慕此良時寧無百年賞願結千載期流芳在人世樹德諒如斯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荊楚綿百越襟帶極遐裔連山限車轍外薄海無際風氣何紛厖群蠢動相噬古雖郡縣置畫地出租稅負險恒自固犬牙植形埶聚若蜂螘來散如鳥鼠逝堯仁不能覆往往思一雄懸兵萬里外暴露蒙瘴癘亦有內齊民詿誤混狂猘巢穴牢弗破根本先自壞天遺槃瓠種出入民患害聖哲或不虞窮討諒非計皇靈冒下土共共火俱屬日月所出入有生盡懷徠賓賀嶠嶇間苞蘖久聯綿遣吏得黃侯為國開信誓王師不血刃緩頰下

胡仲子集 卷一 十九

椎髻列功奏天子璽書遠頒賚賜以大銀盆副之金帛對嶺海數十城安得百其喙我聞范史言此屬非難制力弱枝弄潢非可羌戎例漢廷慎擇守祝良復誰繼侯今須盡白侯心甚豈第分符淅水上應念東人勸率徭尚有知東人敢忘惠作詩勸不隕庶以示來世

西村老人隱居

振纓起陳力投簪遂辭祿吾今見伊人逍遙在郊牧令節春載陽芳辰日初旭鳥鳴高樹顛牛飲澗溪曲翳翳桑柘陰藹藹來牟熟耰耔返故畬經過候新躅高榻生風涼練衣無暑溽披帙欣自悟臨觴復誰屬情真不

客意豁已忘俗列生談力命老氏貴止足

夜宿寶石精舍

出郭隨稚子薄暮投山扉葉落故園樹危柯風更悲勞生各已息不知夜何其上人池閣中燈火深相依盈樽豈無酒多病久不持唉我園中果飽我以豆糜出戶見明月踏月褰裳衣悠ゝ故意長落ゝ新知稀冉ゝ歲云暮百尔慎所歸

京口紀行

大江風西來波濤一何浩我舟不得發徘徊越昏曉衛運已相易曜靈忽東杲早出南徐州草軋霜露少慊ゝ

沙塵飛軋ゝ車輪繞寒氣來薄人重裘僅如縞日高梁鳥翔天求狐帆杳川流與岡勢合沓自回抱人生大塊間孰能出其表勉為辛苦行益見顏色槁人言野多虎前驅善相保頎非千金軀衣欲伏穹燠共子陳此情歸來卧蓬島

南京遇蘇平仲編脩

南州苦寒月雨雪久不霽風沙滿長道四顧心飛揚君子有行役束書歸故鄉故鄉浙水上遠在天一方父母及兄弟昔別今五霜我昨來自東音問不得將為言起居好良足慰予腸巍ゝ

帝王都濟ゝ人物塲嵗ゝ争先鳴翩ゝ迺高翔六館走相送如失孤鳳凰惜茲歲華晚春彼川路長卧聽吳門鐘歸共越人航上堂拜家慶兄弟同樂康歡言酌春酒拜舞迎春陽願言千丈暉長照百年觴

歸故山

西阜高見日今朝故山裏萬木風已微白雲忽孤起池邊記昔行城郭無人至三秋相望深獨抱悠ゝ意出郭懷所親復上橋南路大田美多稼嘉澤何慈度人皆望秋實凄其已風露杖策陂中行低徊亦奚故

命童

今晨雨新歇日出東南隅草樹有佳色當軒散紛敷歡言命童僕治我園中蔬幸此琴冊暇且復一荷鉏維有黽勉勞良是具中厨但恐惡草長不治成荒蕪世事每如此豈敢忘勤劬

青霞洞天偕章三益魚事觀石橋

太末一為客倏忽三四齡常恐玄鬓變未諧滄海情今晨屬休暇文彥皆合并方舟濟沙步飛蓋拍岩扃青霞天之表赤日午正停息陰無擇木抱渴無藏氷寧知大火維有此真福庭巨石跨千尺如梁架青冥深疑地肺開洞見天光明玉樹交左右禽鳥無一聲涼風度如氷

炎濁蕩然清昔聞偶奕者坐隱交心共相持執方急旁
覗眈若醒柯爛胡不歸海枯回其恒蛮觸迎翻霞大化
何由停不如飲美酒且置石間枰

張節婦

人生為夫婦結髮相白依恩愛在偕老零落中路岐夕
坐守空閨晨興簪惡笄身為張氏婦甇立將安歸顛言
持寸心如石無改移上奉百歲姑下哺兩男兒〻雖勝
所出孰匪夫體遺烝嘗苟有託門戶亦足持瞻望恐弗
及劬勞膺敢憚鄉人敬婦德縣官尊母儀二子伯与仲
孝思長不衰相見髮種〻猶說襁褓時故家海東頭波

濤誠渺瀰獨有雙栢舟可以濟艱危行者會弗操令人
怨蛾眉

桐谷山房

客從山中來為言山中居種樹不作琴清陰常繞廬循
然窓几間中有竹素書上窺聖人奧下抉百氏殊寥〻
千古意問子今何如勿學臧与谷亡羊苦多途頭金心
齋人不遠復尓初歸撫庭前柯應見雙鳳雛

贈鄭生牀東

游子不顧遠停橈江上春冀方有來客白髮乃吾親十
年阻南北一見融心神天道諒不惛嗟〻行路人

家君夙仕時嘗與吾師論天下于德士傳指必以
長山先生為首懋溫私竊識之既而先生過予家
而獲親炙之其德赧然而溫其才充然而長始知
吾師與家君之言信哉予家方義聚五世先生獎
之勸之其言雅而正簡而明內外大小咸知佩服
先生之教吾師持手類先生集將欲圖諸不朽家
君遂與諸仲父謀為之刋梓迺告于大父大父忻
然從之起手于洪武庚申夏六月而畢工于明年
冬十一月也雜著文十卷古近體詩二卷附錄一
卷共九萬九千六百九十餘言凡卜生日用百須

之具大父則命懋溫專給之家君既仕嶺南重受
方面之託還書予家俾克終先生集不幸先生於
今年春已易簀矣惜乎不克覩厥成也雖然先生
懷才抱德固不得位而見於事業而今獨傳於文
章四方學者爭先覩之為快先生倘知之寧不瞑
目於九泉也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既望浦陽
義門王懋溫謹識

胡仲子集後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言心聲也必涵乎德而言發諸口非能言之謂也是故君子之行道心爲得之言則發之得乎深者發之弘得乎精者發之確唐虞三代之盛聖賢並作德之發於言者渾渾噩噩不可涯涘至孔子時格言大訓壹皆本乎德之發則郁郁然彬彬然出其門者雖稍分其科終不媿乎孔子者也秦漢以來能言之士非不彬矣較於唐虞三代孔子之門則德有慊焉逮及唐宋諸子間出得之既博發之尤醇使列聖之道晦而復明如日中天其亦無媿於孔子之徒至今人

樂誦而悅聞之元氏有天下光岳之氣未分有德有言者迭起其間亦一時文獻之美剛生也後不得聆諸老之謦欬而窺其德之淺深嘗私竊爲憾幸汎掃潛谿宋太史公及長山胡先生之門俱獲受其德教太史公所得也深先生所得也精其言之發確而弘者剛日誦玩之味于口沃於心而不敢釋諸手也

國朝初太史公出握文衡居禁林代

天子之言言之發于德者有集傳于世矣先生繼亦被

召與脩元史之成　詔職詞垣以備顧問而力以疾辭

重賜白金文綺俾歸振教鐸於姑蔑之郡未幾復以病辭還處長山之陽一日盡以其所著書命剛曰吾老矣將以斯文授子子其勉之剛再拜受教唯謹先生蓄德而著言本乎六經參乎史漢以及諸子訂乎其有聲焉乎其有光若明堂之朝嚴階陛盛冠裳而侯伯華戎之分截如也若泰壇之祀列陶匏犧牲玉而龍袞璪冕之容恪如也先生恒不以爲足逮老而志不少衰每片言之出士林傳誦王公大臣爭虛左延譽以不得見爲恨而天下學士仰之如景星卿雲將謂再起蒲車置于玉堂之署黼黻

皇猷彌綸文化而整飭一代之言不幸先生以今年春

正月九日卒家於是慕先生之德思誦其言有未得者咸相與欷歔太息剛也不敏安敢祕先生之言而靳其德教倣荀卿賈誼諸書文居詩賦之首編次成帙歸胡仲子集通若干卷既請太史公序其端將與願學先生者同以爲法而浦陽義門王氏復之父子德先生之教言遂謀刊梓以傳王氏合食五世斯豈非其義舉歟洪武辛酉冬十一月望日門人同郡鎦剛謹序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

（明）張丁撰

附録一卷

清初鈔本

白石山房逸稾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孟兼撰。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洪武初、徵爲國子監學錄、與修元史、以太常丞出爲山西按察司僉事。遷山東按察司副使、以執法不阿、爲吳印所誣訐、棄市。明史文苑傳附載趙壎傳中。藝文志載孟兼文集六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亦同。其本久已散佚、近時有孟兼十一世孫思煌者、始掇拾他書所載、重編定爲五卷。而集內收他人唱和題贈之作幾十之七八、孟兼著作仍寥寥無多。此本不知何人所輯、視思煌本較多數首、疑尚出明人裒集、故思煌未之見也。孟兼與宋濂同里、其被召也、濂實薦之。太祖與劉基論一時文人、基稱宋濂第一、而己居其次、又其次卽孟兼。今雖不覩其全集、而卽二卷以觀、其詩文溫雅清麗、具有體裁、而龍驤虎步之氣、亦隱然不可遏抑。接迹二人、良足驂駕。基雖一時之論、卽以爲定評可矣。

書劉伯温序張孟兼文藁後

龍門宋濂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温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強書生自命一日侍
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為問伯温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嗚呼伯温過矣濂以無根範澤之文何敢先伯温今伯温之言如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温非謬為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温試過矣惟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藁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悠悠猶前意也伯温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昔不能不慨然興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温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白石山房逸藁卷上

浦陽張丁孟兼

郊禋慶成分得霄字四十韻

宋太史濂序附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於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於今五載弗懈益恭粵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日長至復遵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工於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汜掃反土鄉為田燭各戒具修网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牷肥腯圭幣温罷用質雅酒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禋上聞
皇心內外質文兩盡
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礼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黄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貝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晉府録事張孟兼吳府録事吳從善咸謂皇帝升中於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户動月傍九霄多為韻各賦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濂聞郊社之礼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寢涉不經且

惑於六天六帝之説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
能躬嚴祀事往〻遣大臣攝之肆惟　皇上一據
礼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　親升泰壇昭事　上
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覃及
寰宇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賛歌之
發玆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誦所謂昊天有成命
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與
容卒未能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
而明之群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泰豫足以
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詩
日方壹二　二
人之微旨所可娓者濂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
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
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　間云是歲十有二月
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后德緜　昌曆　天心翊　聖朝腥膻初滌蕩雲漢
已光昭削僭功尤烈來王化愈邈金陵誇地險玉燭
羨時調甘露諸祥集嘉禾兩岐天升中酬　昊帝殷
薦配　神堯五捴明禋肅千官縟礼繞歲將躔赤奮
斗正指玄枵大報儀應飭長迎意更卲澤宮申誓命
宣室稟章條法鼓雜人叫巾車太僕要祝融驅氾埽

太乙引招搖〻旌常建旆〻旟旆飄三輿尊木輅
八騄重華鞹貔虎揚璇蓋神仙捧玉雕清飈傳警蹕
紫陌覘沖偉爾乃泰壇儀因之宋殿起衮衣披日月
皮弁映星杓鄰合群供犧鸞刀衆啟骨貴誠呈繭栗
尚質薦陶匏圭璧繽紛真尊罍犧皆標大禧承泰稷
廣樂備雲韶孫竹𤤙笙麗空桑錦瑟嘹九成看舞翟
六變聽懸簫祝已將明信巫還吉膻臆文真情並至
儀果物俱遼　聖慮尤無射臣心總不佻肅嵩神自
凜肸蠁祉靡料　烈祖咸蒸衎　群神徧悅喙德馨
瀰紫府仁饗徹丹霄　天既齊明假人因頌祝嵩百
日方壹二　三
昌歌日彩萬壽禱松喬景福穰〻降神休疊〻徵祥
光凝輦轂協氣靄鑾鑣順備尤隋禱清寧更沆寥尊
親懷血氣作睹鑿　翹嘉瑞麟遊藪雖喈鳳叶簫九
圜精意塞重譯雅聲　允矣三靈荅悠哉百沴消恩
臣叨相礼皆尹繼賡謡
夜坐國學王兔泉聯句
宋太史濂序　附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予與仲子璲
過張録事孟兼於成均秉燭對夜孟兼方命侍史
汲王兔泉淪茗俄熊參軍鼎劉職方崧周虞部子

諒皆集相與談詩至恒心膺輙抵掌笑譁呂太常
仲善聞之亦驩然來會既啜茗已孟兼出新造玉
兎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
爲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予年有一日之
長俾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續鬬奇據勝鬬々弗
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衾就榻遶雞再號風雨淒
迷僕夫載塗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騎驢去
朝 天矣明日孟兼將屬遯作小楷繫詩於銘左
徵予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矢其回旋
飄泊曷常有一定之踪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幘

咏詩䟽然 一笑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産
者大半獨予父子與孟兼居越西相距僅半舍他
時或後先投簪而歸丈九節筇訪孟兼白石山房
溯泳諸賢立霄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閱之
恍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
兼子諒皆以字名熊君字伯穎劉君字子高子則
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沃 濂 兎奔北奇徵井渫廢新
斷 昂 自非三家深孰湛一川綠 孟兼 儲精本從金生色
絶勝玉 子諒 霜毛蘸寒飲雪毛翻夜浴 松 釀洌補酒經

沐丹驗仙籙 仲善 杵舂蟾窟奔泳噴纏堂牖 遯 宇月生
陰精觀天滴晴旭 濂 冰澄毛骨豎鑑微鬚眉 昂 餽
名徒自奇擅行穢難贖 孟兼 雖涵東郭狡難洗上蔡辱
子諒 引滿兢末羸探幽緪頻續 松 流㬎滲銀林出竇濺
瓊粟 仲善 醉沃目暈花凍沒指連瘃 遯 濡豪乃自潤照
影從人欲 濂 光涵天上魄祥啟地中躅 昂 摛辭挹餘
清盟薦侑嘉吉 子諒 劍刺非貳師池移豈身毒 孟兼 燕支
媿深陳盬鹵鄙富蜀 松 不動疑窪雪頻移笑風蠢 仲善
天光一眼開雲影片鱗束 遯 劇獎覺瘳瘝瘀足想彳
亍 濂 戚沸虎爪跑斛吸猿僻蹋 昂 潔士濯纓冠渴李

卸刀渴 子諒 精當昴君降波戎井宿背 孟兼 誰知鍾阜分
脉與伊洛屬 松 錫名爾同嘉戰句吾何局 仲善 聯將指
昂 叱疾勝擊鉢促 遯 驚風落燈燼斜月墜簷曲霊源
詎能窮短詠聊可錄 濂

題義門

丁嘗因潛溪先生獲交於前太常博士鄭君仲舒仲
舒之文閎通博大汪洋無涘然一裁於理嘗語丁以
爲文之道必根忠孝性情之實而發然後可傳傳斯
永久時丁初知爲文仲舒一見奇之許以有就丁茲
受知 聖天子致榮擬累顯官於文爲稍歸省丘隴

道經義門謁仲舒之廬而宿焉仲舒間示丁義門詩
卷皆宇内鉅公名文丁反覆詳玩赧焉瞠乎其後迺
聖天子澄清海甸廣勵學宮弘宣教鐸亟取君家
義範垂示來玆　綸恩指日下矣丁賦短歌書之末
簡頓丁言何足為義門重庶丁名得藉義門以貽不
朽爾里人張丁孟兼拜手書
孝不遺厥親義不辭君役克全玆兩端稔足乂雍睦
世俗習澆漓君家仍朴邀世俗尚浮屠君家尊儒宿
文章風擅名道義素積蓄　覃恩表閭門用是敦頹
俗末學勉追隨步趨恐不足漫作短歌行聊以將頌
祝

寄桃源鄭徵士

予往山中時賦詩寄桃源鄭徵士有云桑麻別境仍
雞犬曉夜空山自鶴猿今來江左每懷舊趣而不可
得乃以二句析之為韻賦古體十四首〻六句冤便
寄之且以表予之思云爾

桑字

我思桃源山林谷春晝長雲生石室靜花落泉水香
笑我不帰客何年返耕桑

麻字

何年返耕桑與子種桃花山中尋白鹿石上看紅霞
竟日得鮮后相從飯胡麻

別字

相從飯胡麻已與塵事絶致身在烟霞此心比氷雪
便當賦帰來共話經年別

境字

共話經年別令人發深省悠〻感萍蓬戀〻依鄉井
漫尓結茅屋遁跡桃源境

仍字

遁跡桃源境日對青崚嶒澗響驚夜雨雲寒沍春氷
況此人事絶沈憂豈相仍

雞字

沈憂豈相仍浩然樂幽栖山空夜花落木寂春鳥啼
我厭朝市居攬衣起聞雞

犬字

攬衣起聞雞寤寐恒展轉懷親念已頻覲主頓覺靦
欲尋舊雞落聽吠山家犬

曉字

烟霞故深窈上拂穹宇高下俯人寰小
冷然風露涼落月林間曉

夜字

落月林関暁白雲散幽舎翩〻笙鶴同井〻神仙下
中有好修人浩歌美清夜

空字

浩歌美清夜翩〻挟天風采芹碧澗底看奕青雲中
洞口有霜瀑飛流落晴空

山字

飛流落晴空青雲上可攀念子氷雪姿愧我塵土顔
長歌采芝曲白雲満前山

自字

白雲満前山杳〻入蒼翠風清鶴在林夜静月堕地
惟有屋下泉汩〻来何自

白石文 一　八

鶴字

汩〻来何自泉鳴晝寂寞春暖澗艸生鳥弄林花落
山人盡帰来為伴松間鶴

猿字

為伴松間鶴松老枝葉繁石爛不復覺丹成竟忘言
幽響亦何處雲蘿自啼猿

送童良仲帰蘭渓

嘗讀登科記猶憶庚子年君名乃亞魁衆口争藉傳
豈惟宗黨重亦為閭里賢授官得要地尚尓客幽燕
音書或問至途路動逾千不謂兵革起陵谷成變遷
南北遂阻隔相望各一天我思曷快覩心若搖旌縣
君世居蘭渓我家浦水邊相去固甚邇雞犬聲相連
胡為萬里別不啻参商然人生出處異會晤寔因縁
去年朔方平君挈家南還相逢逆旅中把手話纏綿
江城寒雨歇泥滓窮巷偏促席竟及夕剪燭夜忘眠
或於風雪際圍爐擁青氊哦詩出險語欲壓石鼎聯
君才十倍丕顧我何能先辟諸麤糲女效顰愧妖妍
又如低飛鳥斂翮避鷹鸇此情膠漆投此義金石堅

白石文 一　九

還返僅半載慰藉肯弃捐興言久居此浩然郷思牽
今日既得請促装買帰船功名非吾事身世圖生全
故山有敝廬讀書可終焉昔有釣游處西郊及東阡
鄰翁縱談謔歳時羅酒筵匪學高尚隠寔且脱憂煎
聞之使我驚我亦思林泉我生素狂替窮禄徒備員
幾欲乞帰養日夕心乾〻念君挽莫留告別一何遄
採橐竟何有恰剰三百錢沽酒勸君飲為君寫拳〻
蒸雨急如洗薫風爽微肩到家可計程定及秋月圓

送鄭祢卓還郷

蘇太史平仲序 附

浦江義門鄭君仲舒北仕於燕二十有餘年不聞
問亦且十年仲舒之子牀車居常皇々如也　王
師既下燕牀車即告行於尊長往迎方燕之下也
凡在仕籍者徙而處之汴京者有之徙而處之兩
淮者有之挾而致之南京者有之而蹤跡仲舒之
所之言人々殊或言南京或言兩淮或言汴京又
或言於時仲舒已解官不在行間仍留燕也然言
之南京者十五六從者惑於所之叔車曰古人之
尋其親也無方而獲見焉者多矣況吾父有方乎
燕也汴也淮也南京也吾無不之焉則吾父當無

不見焉又奚惑乃行々次京口遣從者走南京訪
焉比從者至於南京則仲舒之於南京也二日矣
方卧病逆旅從者以告牀車叔車兼程而來仲舒
見而悲々而喜々而不知病之去體也內交於仲
舒之士僉曰仲舒幸哉有子如此真無忝義門子
弟哉余竊以為牀車之來于職也而其事則殆有
險隅之者使牀車竟絕江如淮如汴如燕不先之
以從者如南京至不至從何而知之先之以從者
矣使仲舒之至也後一二日則牀車亦且如淮如
汴如燕矣牀車行萬里外而仲舒客南京病臥而
愁居左右就養將仰之誰哉今仲舒斯息肩弛擔
而從者適至乃若期然牀車遂得共為子職仲舒
享其養而安焉此非人也天也明年春仲舒謀歸
拜其先人墓弗克命牀車代之行張孟兼氏與牀
車居同邑且親喜其能子也為詩以餞之率諸縉
紳和之而屬予序之

晚秋氣始肅遠客早知寒登軀越重河長路浩漫々
鄭君去故國水宿更風飧因茲構沈綿伏枕在江干
昔年仕朝著濟々儀鵷鷺有子長階庭娟々秀芝蘭
兵塵隔溫清恨不生羽翰流言日紛起念之熱肺肝

燕山尚冰霰汴水猶波瀾既憂涉涯闌復恐衣裳單
未知親定所豈憚行路難須學朱壽昌歷訪遍川巒
望雲朝屢悵見月宵永歎嗟違十五載夢寐何時安
一旦遇中途兩眼共相看阿兒悲且喜揾淚不能乾
阿父病隨愈傾倒為汝歎細詢盡故舊相語夜向闌
幾人亂離後骨肉能兩完況乃四千指舉族無一殘
會當返故里高堂舞斑襴因事尚留滯遣子先往觀
急歸報尊長庶使衆心寬忝予同鄉邑羨伊子職殫
移忠諒由孝踵美登王官荊花既燁々桂樹亦團々
好將丹一寸書入青琅玕

送鄭仲宗聽宣　諭東歸

客裏論心緒山中有隱居每聽深竹雨還釣碧川魚翻笑歸難得多緣計不疎好將　天上語子細報鄉閭

咏茶　金華之茶産于龍門者為最佳龍門宋太史舊讀書處也

佳品龍門産先春長碧芽瀹泉分玉乳浴火試雲花沁入詩脾瘦香清夢境賒相如故病渴飲啜轉風華

過梅節愍故宅

梅溪儻可作吾此溯微湍力罷千金括謀迴萬勝鑾孫忠殉社稷亂石葬衣冠依約曾棲處楓丘血尚丹

白石齋上　二

登聚寶山分韻得春字

蹤跡憐身拙登臨縱目頻江山如好客花鳥故餘春落々行藏異悠々歲月新數莖初白髮朝夕為思親

西洲曲

送郎下西洲畏儂不回顧悵然浪頭風轉向烟中樹烟樹冷茫々風來吹斷腸贈我雙環鐲不如置道傍

金華洞天

洞天萬仞落空翠神仙何年上青霄蛟龍已去荒窟宅雖大無聞遺井甃冰滿洒々暗猶落巖雪陰々春不消我欲乘風問生附林間黃精深雨苗

北山草堂

草堂面々近嶙峋白石蒼苔不染塵澗瀑倒吹千嶂雨山花遲發半巖春雲封竹戶常無徑僧到斜陽可結鄰松下茯苓今已老那堪車馬誤閒身

題鞠隱堂卷

玉雪為顏白髮鮮兒孫滿眼見曾玄彩衣獻壽三春酒黃菊當期九月筵天上蟠桃應已熟堂陰萱草故爭妍丹青解寫名門德留取家聲奕世傳

展聞人先生墓

聞人先生孟兼受業先師也往拜墓側詩以哀之

白石齋上　三

先覺何年掩少微裏回馬鬣淚頻揮十年燈火人何在一代文章事已非哀草寒烟天漠々空林落葉雨霏々傷情更有山陽笛吹徹梅花未忍歸

秋興

白露盈々上碧枝蒹葭正老月明時危樓獨倚聽歌細靜榻孤眠琢句遲歷亂松栖烏夢幻縱橫楓落鹿蹤迷琅玕戛玉千竿外疑有高人住水湄

都中贈風鑑僧

祖師相法此心通西笑長安只向東自我作災還作福與人言孝復言忠看得定時原不定悟來空處轉

非空八識田中横七尺大家歸認主人翁

漫興

梨花半開夜雨催無奈李花如雪堆門前美人不見
来東風楊柳吹千迴
青驄驕嘶金鞭衙美人二月裁春衫江頭麥秀青漸
〻西湖放船開錦帆

楊柳詞

柳色青〻柳葉齊送君江上朔雲低妾似柳條全繫
恨君如柳絮逐東西
白石丟二
搓得鵝兒嫩欲黄輕寒初試怯羅裳柔條不禁隨風 四
舞薄恨猶能繫妾腸

賦得可憐人度可憐宵

燈花剔瘦鬟上蟬梭雞羽深泣紅綿凡盆盛水濁如
漆垂額不照稚紋玄青奩無脂陂陀小草衾著膝者
霜曉餓蟲食粉化蛾飛芙蓉盡乳春燕少去年買霧
種楊柳春去釆芝秋縛帚荒烟碾塵高似樹蟏蛸撲
墨入馬口空條漸老月漸稀月時空有雨灑衣花房
遺夢化為客醒時不見胡蝶飛三更食客如食漱寒
鵲孤棲不穿線兒母輕搖蜀國絃外孫慵貼卸鄣絹
天河水決弓聳推漏板銅消冷如箭香餅疊緑垂花
鈴乙夜采蘭燒至丁忽剪茱萸作秋究懶從鏡裏留
星〻龜甲無心老紅暈横取金蠶報雙鬟鵞黄不度
上風礦淚新痕為誰畫

補牛尾八闋樂歌辭

葛天氏之世人民康乂樂由此興始教三人操牛尾
投足而歌八闋攷吕氏春秋頗載八闋之名然而樂
辭不傳後世間有擬作率以今辭數古題雖多昌明
之氣終鮮邃穆之風乃按其時代以補為歌辞

一曰載民

白石丟二
彼民之初生子靡愚彼熙載兮不知不識彼一人兮 十五
操要會以首立

二曰玄鳥

鴯之来民迎禖矣鴯之歸民阜財矣相甲歷以制宜
之子兮勤施

三曰遂草木

而萌孳茁而彙旅祁乃據乃剔蓄其質中我宮室中
我琴瑟

四曰奮五穀

種之嘉播乃畬 叶音余 出而作趙其鎛倉斯千祝有年
乃昭率育乃遊鼓腹

五曰敬天常
聿康回自神兮彼天折其柱維民爰俶亂兮噣日監而在茲迺維其斁叶音妒迺安其度
六曰達帝功
若樞大象兮調太鴻無精拱默兮耳目內通維率九寰以承流兮順軌從風亮天工兮一人斯隆
七曰依地德
彼莫而靡隳兮惟厚取財而勿匱兮惟有耕者餘餼宿龍首俾我不忒法其陰德
八曰總萬物之極
睽羣生氣莫關芸萬有一何輵應不求兮騃必奪紹物間智兮一物兮達

浦陽張丁孟兼

太極宮碑記

浦江縣治東南不百步有宮曰太極宋嘉定乙亥間知縣錫山尤君曄以邑祝釐請禱之事遠詣廣福觀觀在仙華山下去縣十餘里許非便謀創此宮前建三清殿後敞層閣以祀星君廊廡翼如重門外闢觀者欣豫莫不起敬遂聞於朝從仙華舊額揭焉仍命廣福觀道士徐思恭至領宮事崇真霧以居之至正戊戌罹於兵燹宮燬道士王無為乃銖累寸積明年建三清殿又明年建門臺亡何仙去其徒王洞觀圖終先志復建東西廡既而庖庫諸室皆成凡其教之所宜有者嚴奉靡不如式飛甍傑棟金碧交輝視舊觀益有加焉於是介廣福觀夏文珏謁余文記之蓋常以為天不可得而名言也以其不可得而知也故晝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昭晰風雨雲雹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為天者無不在於是矣道家以清淨無為〻教所謂太極焉者豈名其所不可名而一歸之於天者乎雖然聖人有作治具畢舉將濟億萬生民於仁壽之域生斯世者莫不遂其

生養体息之期熙〻皞〻晏然樂於閭閻井陌間則太極者何往而不在乎以是求之天亦無不在矣豈非所謂歸之於天者而名言之也抑古之為仙者不擇地而處若今之所稱琳宮珍館則在於深山寂林窮巖絕谷之地往〻車轍馬跡所不通太極宮則在於亨衢廣市間無深寂窮絕之可名不亦古仙人之遺意歟有若王君師旻能修其學以興廢起墜為任述前人之所志可不謂之知道之士乎哉浦江之北有山曰仙華如旌旗鐵馬風井雪壁最號勝奇黃帝少女實升其上縣倚山而為治昔之所以建宮於是者夫豈偶然之故哉至若作新其舊克繼成志庸不可無述以示將來遂為之詩曰

仙華之山仙上昇列壁千仞虹電騰其陽作邑治所馮有宮翼然引峻嶒㠋有至人道大弘窮閫妙理非夢蘢氤氳磅礴判未曾何有下濁清上澄陰陽闔闢始有稱萬理各具物以承屬之至人道乃凝久視六合儔其能澤流教衍徽替典豈與人世誇雲仍地由森爽驅濁蒸百霧來降鸞鶴乘寶函玉笈差層〻仙籍浩渺閑金縢紅雲翠霧縈觚稜十洲三島恍在登神光遶貢猶燭燈眷令作者良匪矜聲容巍峩儼若

增壽以貞石宜後磨

遊禹門記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所傳三月鯉魚上渡而為龍處也其東岸曰看鶴堂尤孤峭不可下瞰西為梁山即呂梁也北曰建極宮作於道家者流祀神禹也故刻石十餘多元名臣為文地極幽閒煙雲水石之聚蟲地罔象之居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震方雷殆異境也并河之東為太史公墓〻前為廟有晉永嘉中般濟樹碑今皆圮於河裏回良久作龍門之歌下山日已昃是日到子夏墓〻在新豊里新豊之南曰通化里即文中子講學處也問遺跡故老無存皆不得也明日得東皋子黃頰山詩東皋子文中子弟也名績字無功以琴酒自娛隱黃頰山題是詩山壁詩極幽永非唐以來人語宋熙寧初李公壽始訪其地刻石縣學因載所遊其石陰附以龍門之歌龍門兮天開河水兮天來我思古人兮何在哉禹門在今河津縣云

高巫咸祠碑記

維書曰在太戊巫咸乂我王家又曰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〻咸子也則巫氏父子世爲商輔矣而巫咸
尤見諸子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咸頂志以咸隱於
是爲名頂故有巫咸祠遺甕存焉莫知其所始山麓
有廟尋廢蓋宋崇寧間邑大旱禱巫咸得雨請於朝
賜封王號見斷刻云洪武八年冬縣令閻育等即其
頂作新祠而以巫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爲治
功在王室沒而爲冥澤及後世矧能出雲爲風雨而
民以望歲者望之其可謂虛也邪是宜食享其土不
誣乃爲作迎享送神詩使敬祀之而亦以紀其成焉
詩曰

日方壹一　口

巫山兮峩〻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睠兮我土
神化兮爲雨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匯神何怙山雲
兮浮〻神宅兮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薦兮我羞我
享兮以雩匯鍾鼓兮爲娛吁顧我民兮不渝神享兮
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遺我望兮以思吁樂年
歲兮惟神自茲

元故十二府君墳記

嗚呼是惟我大父公之墳也公生於元至元戊子四
月十一日卒於重紀至元庚辰七月二十日以明年
十二月一日葬于徐山其葬也鄉陳荒先生爲志玄

堂後公二十有六年祔以安人陳氏丁生也後既不
及表見墓上碩思先美不傳死且不瞑目於是用悉
取陳先生之志以繫其辭著茲石焉公諱鎮字安鄉
號平齋由始祖乾四府君至五府君四世矣自下名
或闕而以行稱五府君兄弟七人子六人有十三府
君子三人有五府君子一人二府君二府君子五人
一爲浮屠其四遂支爲東西南中派云有五府君娶
錢氏生省元穎中是爲南派於公爲高祖省元娶胡
氏二子維紀維字維之娶陳安人生我博士公曲江
諱夢龍娶潘夫人生曾祖諱一清字宗禹娶于安人

白石葉下　王

生伯祖山早世次即公也公生而倜儻遇事廓落無
阿私意自未冠時即承家料理得操縱取予之術浸
成其業有急告者不問親疎咸怡然濟之鄉豪右有
非義必委曲摧阻令不得騁故毀譽每相半而公卒
確行其志不少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族人　某蚤
世家落有孫女煢〻旦夕莫能給公歎曰古之人尚
推其餘以濟不足況同氣邪遂以女歸與諸女居鞠
之長成嫁於邑士公欲築室營遷而母卒因慟哭曰
母氏勤于內治不能享一日安遽爲終古之隔欲養
而不可得痛忍言哉凡歲時祭祀必泣下沾衣自免

卷以至於終身無不皆然父性豪邁日具酒享賓客
公侍左右有所顧欲輒下視唯唯莫弗如聽每或至
夜分猶溫溫笑語未嘗告倦父亦甚愛之先是公族
第與人小隙至誣以死事公素慕義且能幹知其為
冤迺曰若輩爭利故忍以骨肉害人邪伉乃叩頭謝
曰君仁人也某願乞伐改悔厥後果帖帖皆公力也
公嗣與豪于甲訟田有隙值道有餓殍近大父居厚
遺其屍主誣公吏後受賕証成其獄弟亦上狀有司
請以身代因得明察其奸而罪之于其鄉里稱為二
難云公娶陳安人無子次葉徐姚生子四女二孫男

七孫女三享年五十有三嗚呼哀哉丁初生甫晬而
公疾作且呼乳者育丁撫丁之首而歎曰吾未耄恐
斯疾不起得見孫乎苟有成吾願足耳及臨歿猶以
為言嗚呼哀哉小子丁不能謹公之訓碩未有所就
而辱公之言為甚痛尚忍云哉茲惧群行湮沒他日
無所攷質姑直記所聞以俟當世盛德君子請銘焉
歲次乙巳秋九月九日孫丁謹記

元故勉卿府君行狀

府君諱邵字勉卿生元大德癸卯八月二十七日卒
至正甲辰九月四日壽六十有二以是年十一月十
三日庚申祔葬祖妣安人之墓初曾大父娶于氏始
生丁大父時以大父孑立寡兄弟殊不懌及得府君
則釋然喜高祖博士公見府君襁褓中嘗撫其首曰
他日大吾門者邪博士公既不可作后有以博士公
言告府君輒泣下性好學已而幹蠱廢筆硯尤尚本
實不喜浮華恒語人今世人自称我儒士也及觀其
言行相戾不啻天淵吾不能儒但求無媿此心而已
識者以為名言嘗題所居之壁曰仰不愧俯不怍以
勵子弟謂苟能無背斯言始可為人頂立天地耳中
年慕神仙家術嘗從會稽真人許無文遊無文得至

人之學獨授以修煉之訣府君于是謝諸家事獨處
一室無晝夜寒暑趺坐木榻身如槁木自是不設衾
不交睫者十年其肌骨如百煉金或按之則肅然可
象故人識與不識咸称為神仙中人先是丁大父與
豪于某訟田有隙于指道上餓殍近大父居陰厚其
主使誣于官大父府君兄也官為賕惑府君奮身不
顧扣大父上狀乞以己代已而得明其非罪而罪于
其鄉里咸称府君之賢府君狷介剛正無阿狥意其
樹立有卓然不可撓者尤放浪形骸凡事不介蒂于
胸臆　嗜酒口不談塵世事忌論人臧否遇飲徑醉

大笑而已俄而寒疾作既愈十日再作又十日竟逝
矣先娶方氏次娶鄭生子五人長讃次庸爲石峽書
院山長次隆次雷次址女二長適于次適洪嗚呼府
君無恙時執丁手而語曰汝稍以文墨見稱我死汝
其狀我丁不敢皆謹用列此大概直記其行仍書爲
兩通一焚諸兆前一藏諸家櫃俟當代盛德君子尚
乞文焉

元故賢十九聘君行狀

府君諱天錫字君予自先清河徙遷之祖至府君十
三世矣曾大父諱維字維之隱德弗耀大父諱夢龍

字曲江仕元爲湖州路學正父諱一寧字宗望娶方
氏生府君兄弟凡四人府君其長也府君性至溫謹
懷親鄰咸有恩人皆稱爲長者其讀書則求大義不
事章句養親未嘗去左右朝夕問起居寒燠損益其
衣服大父甚鍾愛之及長善理家政而無闕失弟妹
皆撫育之或築室俾其營遷先是世居南山之麓去
今居五里許府君以宗姓衆多懼異時不恒聚見乃
造廳事故基遇歲時集長幼序拜其間尤敦于宗親
有不給者濟之嘗曰以吾身論之皆吾祖宗所分忍
自飽煖乎春秋祭掃先塋禮畢率諸子弟列序兆前

告之曰某府君葬于斯平生修某德行某善娶某氏
生某子言卒必泣下曰汝等謹識之爲人極和易一
以誠接物或不知而忤之者輒不與較故人亦愛敬
而不忍欺每平居正衣冠坐堂上嚴恍端肅若無人
者行步不東西顧視蹤跡皆可尺寸數遇僮僕未嘗
厲聲色執勤服旁者皆忻忻如也時宗藩有奇府君
才者辟爲營田都總管府治中辭不赴至正末鄰盜
羣起將入縣境鄉里亦乘間竊發燬人室廬獨府君
之居相戒不敢犯後府君卒已久鄰里族倪猶喃喃
不忘一語及府君必舉手加額甚至有洒泣者府君

生于元至元壬辰正月十五日卒于至正庚子四月
二十日壽六十有九娶朱氏夫人亦生於壬辰四月
十三日先府君三年卒於丁酉十一月初五日壽六
十有六合葬縣西施礼山之原子三長坦翁次泰次
祐女四長適朱某夫人之姪也次適石某次適樓鈇
次適陳厚孫男五曰瑶福驥安慶曾孫男八曰狀祥
和禎祐禧道釋礿嗚呼哀哉丁於府君爲從孫府君
在時丁數從過先世墓下語以前人往事丁聞知爲
尤詳迄今言猶在耳而府君已沒矣慨想群行不白
於後世直記其大畧將求當代立言大人誌之以圖

不朽云

唐珏傳

唐珏字玉潜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屠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攢宮金玉故爲妖言惑至聽發之珏獨懷痛愆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啗召諸年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礼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已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舉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更當易以他骨爲衆如珏言夜往收其遺骸瘞蘭陵山後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求會出金帛爲諸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内爲諸浮屠乃棄陵骨襍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骨之猶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者瘞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舉手加額曰先生義士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

爲買田宅業之先是珏卧疾一日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逮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儀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子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淒苦時讀者莫不洒泣翱字皋羽閩人亦奇士

贊曰予讀晋世家知趙氏有後也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傳其孫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愧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其誰與歸

釋登西臺慟哭記

登西臺慟哭記者粵謝翱之所作也宋丞相文信公值國亡數起兵南服翱布衣也倜儻有大志會丞相開府時杖策軍門署以爲諮事參軍後丞相死翱慟知己之不復故登斯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其魂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西臺者子陵之西臺也始翱哭於夫差之臺句踐之國又于此升臺而哭者亦登峴踐華之意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

年別公漳水湄
釋曰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于南劍時德祐二年也
公時年二十八明年正月文公引兵趨漳州謀入衛
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者是年
也按称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称董晉爲隴西公
之類
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
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
考也
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執遂
北徙留燕至至元壬午賜死時年四十七謂其悲歌
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蓋指其顥詩張睢陽
廟也
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
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
及其時適相類則裵回顧盻悲不敢泣又後三年
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人差之臺而始
哭公焉
按乙亥文公募公于贛州後守吳門除江淛制置使
知平江府公過姑蘇而哭也在乙酉之歲時年三十
七乃落魄吳楚間始有屈平遠遊之志而其志誠可
哀已又按公祭文公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
老泪如霰其所以記別時語而不忘可知矣夫差臺
在州治之西
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
此丙戌年也按行述謂公是年過句踐行禹穴間北
鄉而泣焉時有冬青樹引別唐珏玉潛云
又後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臺
按乙丑年公從先君鑰登臺時年始十七後丁亥公
後過而哭焉謂今者在庚寅之冬時年四十二矣公

所以必記其年者蓋不忘其先後本末之事焉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
正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
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史而止登西臺
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
拜起
按友人甲乙若丙者意爲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
雖不知其然惟三人同登時詩可攷見也三人者皆
知公之心故與之俱而比其名者隱之：辭號慟者
三蓋卹之以禮也

又念予弱冠時往來沈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淡浥渟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

江山人物睠焉若失云者其乃痛宗社之隕絕乎謂昔從先君及有雲西南來云者其乃念家邑喪亡而思親之不可見乎

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䰟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

古之人有遭讒遷逐者或閔其䰟魄離散而不復還故為辭哀之其人未嘗死也杜甫剪紙招我䰟正此類也然文公既死而公以歌招之者其有得于古道焉蓋公雖哀而不過於傷而傷之在彼是皆至誠惻怛得性情之正非若婦人慟而已按朱鳥南方宿也咮鳥首也春秋傳古之火正或食于咮故咮謂之鶉火而火正配食于火星者以其于火有功故也蓋宋以火德王而繫于南化云者以其雖化而化必於南文公有功于宋猶星有功于火也亦以朱鳥配于宋焉其友方鳳過公墓有詩懷之朱鳥食何向正此謂也歌闋竹石俱碎蓋哀之深而不自知也

於是相向感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于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莫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

相向者與客相向而悲也嗟歎其或有感而嘆也東臺去西臺若干步云邏舟者迎舟也移榜中流舉酒相屬為詩寄所思者蓋哭始　而悲之未忘也亦情性之正而不為事物所移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君子之心忠厚之至也至于雪作風凜雖不可留又且登岸宿乙家復賦詩懷古其於登臺之心則一而已斯可見公不忘之意也哉

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别時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着茲遊之偉予曰嗚呼既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辭因以達意亦誠可悲矣

明日者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齊于江也與丙獨歸者與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

風帆姪駛盜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響應若是非真
有神之助也蓋公之至情達乎中正而若有見爲其
忽焉悽愴之箸也如此按嘆息謂阮步兵者此特援
比其哭之一辭若公者又非其比矣
予嘗欲倣太史公箸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
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
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
先君諱棊字棊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季漢月表皆采獨行倣秦
楚之際予未得而盡見也登臺後二十六年者在庚
寅之冬其後六年公卒于杭思齊方鳳往往杭買舟 白石卷一 二六
載棺至釣臺而葬焉其後會稽楊先生維楨爲文以
表之而刻之墓上仍題其墓曰粵謝翱墓蓋從其初
志焉予謹按文公死年四十有七今公之死也如之
嗚呼惜哉

後跋

箕子痛殷已過故墟而欲泣爲以爲近于婦人乃作
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歌詠者憂宗社之音也今翱之
慟哭西臺也毋亦悼斯人之已非憫亳社之既屋義
激于中而情見乎辭又豈異於箕子歟且翱在滕國
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己以及于
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
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
秉貞尚義以能發乎中心之憤憤者非翱其誰歟予
後翱之生私心景慕每誦其文多微言于是忌其愚
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于
前而有翱之慟于後也雖然若翱固未可以喻于箕
子也吾獨惜翱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翱之慟也
後之秉史筆者尚庸孜于斯　清河張丁識

釋冬青樹引別玉潛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諮事參軍謝翱之所作 白石卷六 二七
也宋蔽宮在會稽境內元楊總統欲利其金玉以宋
王氣在是矯詔發之當是時山陰唐珏見諸陵已發
迺策莫夜使人收貯遺骸骨葬蘭亭之山種冬青樹
爲識翱珏之故人也至元丙戌入越嘗登越臺慟哭
丞相故時有斯作爲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畧同若唐
謝之爲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邪玉潛珏字也

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

釋曰山南陲者山之南邊也九日者暘谷上有扶木
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烏

皆墮惟一日焉靈禽者烏也烏者陽精也精為蒐今
九日居上枝者蒐升其上也日者君之象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蘵龍髓
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塘厥後楊總統易宋内為諸
浮圖造白塔于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籍
戶口其内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為吐渾
所敗嘆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今所言其凶有
不利于時者矣
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恒星者常見之星隋天文志恒星者在位人君之象
也夜不見猶春秋傳日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南已
見上與鬼戰未詳
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
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
金粟山名昔唐玄宗至睿宗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
蟠鳳翥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今宋
陵寢既獲安矣故援以比爾離離多貌言其陵之多
也白衣者衣以白衣也昔燕丹送荆軻易水上賓客
知其事者皆白衣冠況其有君臣之義乎靈禽即烏
也杜甫拜蜀烏之蒐者良有是乎

後䟦

予既注皋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
其詞旨故為之疏以便參攷而自質焉適文献黄先
生之門人傅藻氏以書来謂聞之文献者曰楊總統
初欲利攢宮之金玉故為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越
中王修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衆皆驚駭而請曰
平日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為雖死不敢避
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
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歸收殯
爾衆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體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為
識此歌詩之所為作也其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
同亦既以書致鄙見于傅君矣故未即以舊聞非是
而未加攷定姑書一通寄傅且書來言於此以問該
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
張丁識

跋張孟兼白石山房詩卷

義門鄭淵

古人未嘗欲隱也其志不行然後放情肆志于烟霞泉石間蓋不得已也同邑張君孟兼築室白石山中為讀書之地其志豈欲隱哉蓋欲養其所學以適當世之用耳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孟兼負其所學慨然而起亦既施教成均主事祠曹幼學壯行之志將於是而展焉行見道德文章衣被後學上承　聖天子之寵光是則白石山房將藉之而有餘榮其視指終南為捷徑者皆見弃於吾孟兼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矣

張孟兼集附録

劉伯温玉兔泉銘并序

自古有以執軋天下箝人口使和己者鮮不由細微以及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惟其言而莫之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軍之武之忠且排搆之殺其身以反其子反以為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玉兔之泉以清美為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堙者檜實知之邪或有善索土脈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邪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于高莽哉白兔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于是乎鄙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為佞是蓋不足辯也金華張孟兼閔泉之芳潔以姦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寃愛物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為之作後玉兔泉銘銘曰嗚呼泉乎夫何辜為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呼泉乎尼父大聖猶言其至齊環與雍疽白兔之傳夫何傷于尔歟檜死為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泉或斯法嗚呼泉乎終古弗渝

宋景濂重題王毛泉卷後

泉地產初何與人事世目之為貪為盗不過藉其名以厲人行泉固自若也金陵有泉曰王毛甘潔異常或者悼其不幸為姦檜所發或者以檜之惡無汚泉之清爭出巧辯嘵嘵不自休嗚呼安得莊生齊物之旨語之者哉部使者張君孟兼將上山東出示此卷請重題其後題已孟兼曰先生可為調人之官矣一笑而別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絪縕輪囷不折不回行乎大虛在物受

二

之則為觧廌為屈軼在人受之則為剛烈之士剛烈之士貴執莫能加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重于物又不翅千百焉嗚呼邪正不兩立正氣伸則邪沴廓清矣我　國家始建國江左輙從泰元之請立按察司設官分職彈劾百僚所以伸正氣也迄今垂二十年憲度益嚴遴官益精有若山西僉憲張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兼性鯁亮不善為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慚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它腸當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胷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袞袞不衰名上　中朝選教胄子又之遷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礼儀郊祀之事無以攄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讙曰孟兼行哉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軺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賍舞法吏吾見望風畏讋解印綬而避去也民冤之不伸戾氣鬱結吾見渙然而氷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鷙鳥之揚揚不如威鳳之雝雝狻猊之獷獷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憸壬之不革行哉憸壬革行正氣之涉正道之行也孟兼盍於此而留意哉吾鄉先

三

達自宋以來繡衣持斧赫赫見称于時者凡六七人嗣芳猷而繼遐軌竊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兼精于古文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李證應奉往復論性書上徹　九重之聽蒙　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為光榮云

故葉夫人墓碣銘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氏之墓凡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上竟弗暇為今蒙　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　子告省親道過予門又從以前事為屬其言極慘戚

予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孟兼之言曰大父年
踰六袠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具牢醴餐賢士大夫
且曰吾衰矣不意垂歿之年獲抱孫焉於是賢士
大夫咸起舉觴為壽未幾大父已大母見孟兼輒
泣尤愛憐之孟兼病創瘍浸淫被體晝夜啼不休
大母與母〻范鞠諸房中親為傅藥節宣其食與
衣見其學步學言每為喜動顏色已而歎曰恨不
令汝大父見之年十九礼宜授室始離大母左右
遊學城南師事聞人先生辨析六藝采剌為篇章
父之乃帰大母喜倍于前已而復歎曰恨不令汝

大父見之歲乙巳　朝廷下詔求賢以圖治安州
縣不以孟兼為不敏交章薦之孟兼將赴京大母
執孟兼手泣而言曰汝大父念汝甚唯寐忌之不
幸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夜盡心以奉
公上庶幾不辱于前人老身雖即瞑目無憾已孟
兼謹佩服之弗敢違既至蒙　恩擢國子録轉主
事儀曹遷丞奉常凡歷八春秋屢思謁告覲省動
有物尼之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嚴君以書來
曰汝大母以今日終臨終無他言惟曰吾年七十
又四分當死百無所憾于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

見耳孟兼讀已五内分裂恨不即死相從于地下
礼部尚書陶公白于丞相府遂以上　聞獲還哭
于墓次時大母祔葬大父徐山兆域距卒時已三
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兼出為今官尋陞山東提
刑按察副使痛念禄足以充養而大母遽捐館舍
衋然傷心然非辭章無以白大母之行而洩孟兼
無窮之悲焉所以不避譴呵而頻瀆于執事者職
是故也予聞之亦為之愴然嗚呼余何忍不為孟
兼一銘之乎葉氏諱某杭之仁和人父信母某氏
世以種善聞年三十帰浦陽張府君鎮初府君娶

同縣陳氏無子葉氏來為之側室性慈惠柔順事
陳氏如事姑後好施與逢單窶無依者捐所有物
資之弗靳三族翕然稱其賢生一子皇二孫長即
孟兼次善一孫女適某四曾孫鈞朝幹全予自少
齡恒得驚風疾數涉阽危賴祖妣金淑人保抱携
持以全性命竊禄　熙朝位躋法近常思有以發
揚潜德而一時故老歸稱能文辭者先後澌盡竟
無從求之方戰惕不自寧而孟兼乃惓〻徵銘弗
懈亦可謂知其所重而竭報本之誠者予頗愧焉
嗚呼余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雖然孟兼以文

章改葬蓍閱當世縉衣直指威聲暴還其大父母
雖不獲見亦足以慰九泉之望銘與不銘未足深
議也銘曰
君子抱孫以其繼宗也斯勤斯恩奚暇計其瘝恫
也珠之藏櫝玉之蘊璞寶之俾有終也爲盤爲敦
光燭於外大顯厥庸也樂石勒銘樹之林塋馬鬣
其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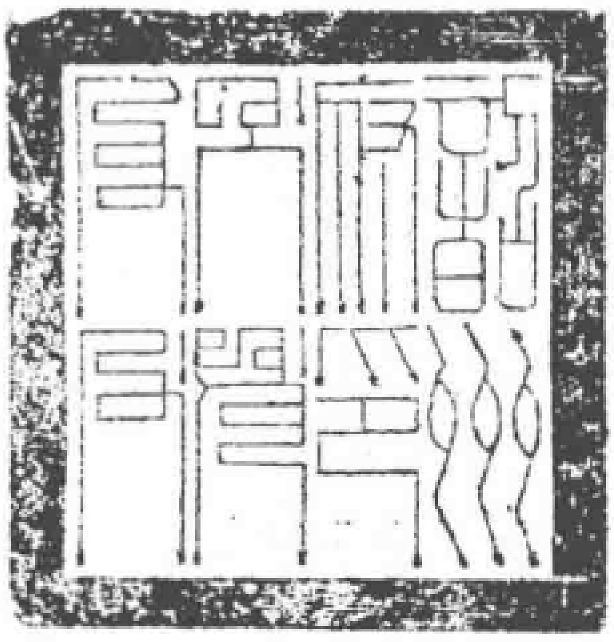
元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浦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天錫字君與懿然
篤厚人也自成童時輒知孝敬日趨大父母父母

惻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年既長益推錫 之仁九
族有弗振者時卹其匱乏後躍族遠情踈築堂南
山麓爲序拜旅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紊其於
惇愛廣順之道有所頼焉然不是以爲足寒食十
月朔汎掃先世諸塋必歷告嗣人曰此爲某府君
其名行若何支系若何本末如連珠已而泣曰吾
髮種〻矣苟不言爾等當不知土中爲何人慎識
之勿使牛羊踐履其上平居正襟危坐終日不妄
動即動足跡亦有恒度撫世酬物一以誠有犯之
者任其繆轕而耳如無聞尤不喜以疾言厲色加
人〻愈愛慕之雖憝勝亦從化俯首趋功驩欣如
也及殁不問賢不肖皆歎惋悼惜有至涙下者至
今語及府君猶拳手加額稱之曰長者〻〻云府
君之先初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三世曾大父維大
父夢龍湖之儒學正父一寧妣方氏府君生于某
年月日殁于某年月日壽若干以某年月日葬于
縣西通化鄉施禮山原配室朱氏婦道克修前卒
竟合葬焉子三坦泰祐女四未某名某楼鉄陳厚
其婿也孫五琏福驥安慶曾孫五某〻昔漢之萬
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咸自

以爲不及若府君爲人實有石氏之風奈何士習
不古文有餘而行不逮尚有愧乎齊魯諸儒又何
敢望君之蒲垣哉是可嘆已坦等遣從孫太常丞
丁徵濂勒銘墓門濂聞至正初宗儒賢王有奇府
君才者辟爲營田總管府治中府君辞不赴今故
不以爲稱而題之曰一鄉善士張府君墓并感其
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温守之仁敦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伉其
門以壽其子孫

高季廸西臺慟哭詩



越人謝翶嘗為宋丞相文山公之客公死之十二年登釣臺祭公以哭自為文識其哀曰西臺慟哭記東陽張孟兼持示求詩僕感其誼遂賦一首

峩峩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哉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節有身恥空存北望萬里天再拜奠酒尊衾雲莫飛來恍如戴忠魂所哭豈窮途中抱千古冤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涼當世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猨與猿豈不畏眾驚報發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願因長風還吹此血淚痕柱墮燕山隅一灑宿艸根田橫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白石墓前

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趙攷古先生遺集六卷首一卷續集一卷

（明）趙撝謙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銘西堂刻四十年增刻本

考古文集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趙撝謙撰。撝謙有六書本義、已著錄。明詩綜引黃宗羲之言、謂其詩集名考古餘事、凡千首、不傳於世。今考焦竑國史經籍志、撝謙集已不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列其名、而不著卷數、則亦未見原本、信乎其久不傳也。此本所錄詩僅十餘篇、古文亦祗五十餘篇。前有順治丁酉黃世春序、稱其子孫式微已甚、而能錄其遺集、出沒於藏書之家、殆天將藉是而彰考古云云。蓋其後人掇拾散亡、重裒成帙者耳。集後附遺言十六條、又載其裔孫諸生護上瓊州姜參政請復姓書、及與浙中族姓札數通。蓋撝謙沒後、其幼子流寓海南、依母族冒吳姓、故護請於姜而復之。又撝謙所作造化經綸圖、亦附於後。編次頗無條理。然傳刻先集者多因祖父以附子孫、自宋元以來、即往往以文集為家牒。陋例相沿、亦不自是編始矣。撝謙以小學名家、不甚以文章著。此本又僅存殘賸、未必得其精華。而意度波瀾、頗存古法、究與鈔語錄者有別。是則學有原本之故也。

乾隆癸巳

趙考古先生遺集

銘西堂藏板

原序

嗟夫士具材力學患不遇其時離羣獨處患莫能知之及夫時遇矣人知矣而猶不免終身困窮者其故何哉豈儒者固迂濶不可用抑一時人材之盛援置已多雖裒然有夙昔之學者亦很藉而不惜也與將儒者之學有大有小有久有近幸不與草木同朽已爲甚厚無以復加耶明興仁者之師討伐四出而權謀之士以智計見文章之士以簡冊見煩劇之材以吏能見朝收暮薦莫不極一時之選而吾姚趙考古先生最後乃出然特以修正韻書召至一試旋出爲中都典簿又未幾以教諭海南卒死于官士以遇時爲幸者固止于此哉觀先生之學皆有原委非徒肆力呫嗶樸樕爲而已也即以韻書見取此正其獨得之學當令展盡底蘊成一代不刊之書乃未見究竟此書而遂去是豈肯以所學狥人者耶設使先生欲大行所學吾不識人之能[illegible]否又當何如也厥後始有所謂六書本義又有聲音文字通此亦不見合而自存其所得耳非真欲以區區字學名世也然則時之負于先生與先生之負于時與吾終不得而知之也余于太冲氏得其裔孫所錄古文五十餘篇古今詩十餘篇借錄而讀之要之與古作者何以異耶

猶未有表章者則其隣于湮没也亦幾矣然其孫式徵已甚非果有文章之好而能錄其遺集出没于藏書之家意天將藉是而彰先生與先生之于海南士風丕變人稱為海南夫子則先生之所以不朽者有在而吾猶珍惜其遺文亦後學景仰文獻之懷自然如是者今余有錄本矣太冲可以脩本還其孫告以先生之不遇于時猶能教行一方著述之不傳猶可以斯文得遇于來世之人也丁酉端陽後二日後學黃世春書

明史列傳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幼孤貧寄食山寺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眞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說詩迮雨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為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隷撝謙悉與為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本義作聲音文字通時目為攷古先生洪武十三年命詞臣修正韻撝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授中都國子監典簿久之以薦名為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於番禺其後門人柴欽字廣徵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文字通當采錄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

邑志傳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家貧力耕養父夜則讀書達旦年十八遊台鄞受業鄭四表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高弟子也二十二領鄉薦盡交當世之士洪武間詔修正韻徵至京宋濂遣子仲珩受學焉出爲中都國子監典簿謙雖不與正韻之事而仲珩所用卽謙說也尋與同官不合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二十二年復名爲瓊山教諭■善開滌黎蠻之人皆向學稱爲海南夫子卒於寓謙爲音■之學世久不明平上去入謂之聲四聲必貫沈氏平東上董去送入屋

之類則非角徵宫商羽謂之音七音有序沈氏前東後公東冬異處之類則非依類象形隨體詰詘而畫其跡者獨體謂之文合體謂之字六義相資自程邈造隸王次仲制分日趨省易而文字益非故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謂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翼片言隻字皆從伏羲六畫流出四聖異易後儒之曲說也注爲圖疏持已以敬取武王戒書銘其未備者五十二篇發明康節之詩兼理氣一天人彰明善惡分別賢愚作造化經綸圖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不難矣以史多缺畧作歷代譜贊及南宮氏譜見附其設教也始以爲學之要次讀經點書作文學字之法器物附之作學範六篇詩一千餘篇名曰考古餘事文不在列也永樂間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上於朝

考古先生像贊

繼宗洙泗紹續關閩

式中結化延上經綸

書續衍銘圖開義揭

南海木鐸後學山式

瓊山後學邱濬

孜古先生小像

趙孜古先生遺集目次

卷首

造化經綸圖

卷之一

奉吳甯學書

答顧希武書

又答顧希武書

答林左民書

與徐大章書

與宋推官廷臣書

簡錢博士

卷之二

送彭士廉致仕還鄉序

送石玉海之官郃陽序

送金正音詩卷序

送樓希賢序

送汪尙志東遊詩序

龍工槀序

送吳仲庚詩序

送趙中孚詩卷後序

送翁德賢序
送汪尙質序
送趙學簡序
卷之三
贈駱敬則序
贈術士宋某序
送眼科湯道人序
送常師赴天界寺序
題澹齋詩序
王氏族譜序

陳氏族譜序
談棊贈吳仲庚
竹說贈胡復初王自强
卷之四
丹山書院記
崖廬記
稽古齋記
竹東軒記
柳林書莊記
草亭記
塢山讀書處後記
梅雪軒記
日省齋記
拄笏軒記
卷之五
鄒道朋傳
銀塘生傳
厲延傳
巨腹子傳
尋常百姓傳

盧節婦傳
中山三君子傳
故處士方君墓誌銘
雲屋先生墓誌銘
卷之六
跋雙節傳後
跋竇節婦傳
跋樂仲本孝義男墓誌後
跋節孝編後
跋瓊花燈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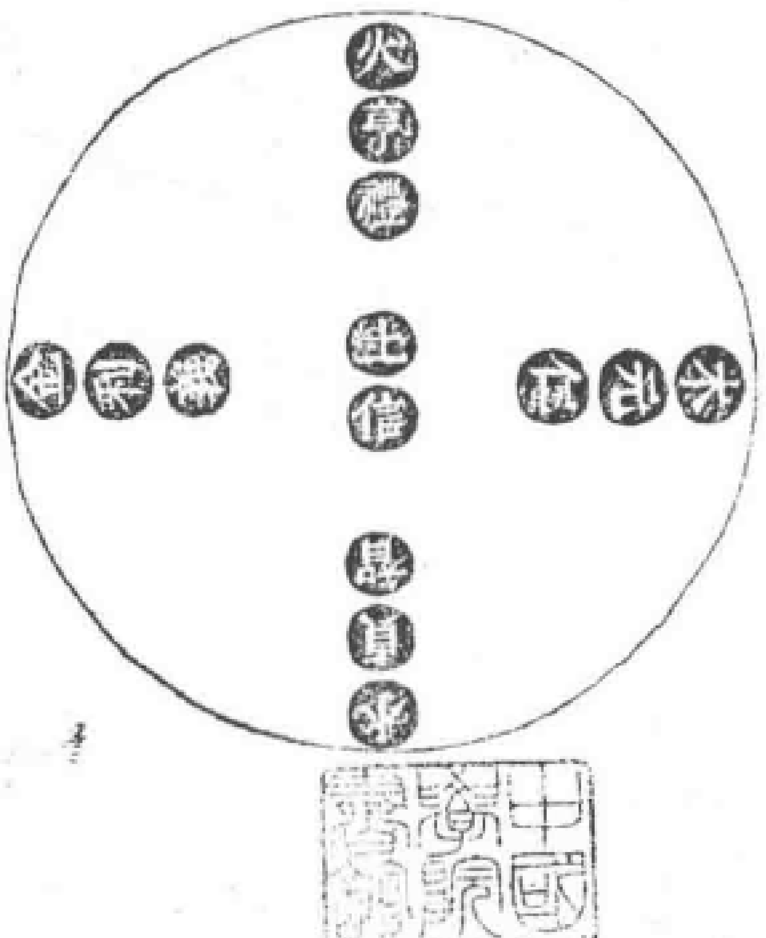
書徐知遠送行卷後
書劉梧州墓誌後
書續周武王戒書後
續戒書銘詞五十二首
雜言十三則
詩
次倪安道韵十首
松菊徑
芋栗園
桑柘林

芝蘭室
錄示子孫
與駱則誠濶别寄以詩
題白沙翠竹
聲音文字通成有感
喚僊閣
附
雪窓夜話一則
遺言十一則
趙攷古先生遺集目次

趙攷古先生遺集卷首

造化經綸圖

又名三極合一圖



造化經綸第二圖

昔我先祖遯菴公游秦過粵之馬公旣同馬公求我先祖書答以趦攷古先生造化經綸圖圖徑尺有五中書圖說第二圖倍之仁義諸條分書其中楷畫端好馬公寶也壬申春張子羅山輯先生遺集爲訂而是圖佚不載爲補諸卷首限於幅縮成小圖說條列載於後亦便後學之省覽云東山謝秀嵐謹附識

造化經綸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爲太極葢造化之一氣卽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說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葢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蓋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必而使道心常爲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嘗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

斯其所以爲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太極也洪武甲戌秋七月旣望餘姚趙謙謹識

【仁】愛理 得之於天 具之於心 【元】

【孝】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沒則慎終追遠繼志述事慎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公】老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意必固我不立

【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

【慈】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

【愛】矜孤恤貧隨力濟物

【寬】納污藏疾犯而不校

【厚】德必報怨不讎故舊不遺篤序姻親成人美掩人過

【不】【仁】

【險】設機穽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忍】害物傷人幸災樂禍

【忌】聞人才美而娟疾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勝己爲不滿者皆忌也

【刻】督責太苛 自忍中來 掊克無艾 自貪中來 念怨不忘敗人之善

之惡

(薄)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
攻訐

(克)多尙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議論專好己勝

(躁)不耐激觸不能容忍 自禍中來

(私)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褊)氣宇狹隘不能容物

(暴)任情恣橫挾勢凴陵

(義)宜理 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利)

(直)志義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敬兄友弟恭老尙年

(正)任理而行不爲阿比安命守分不肯苟求凡出處語
默進退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貴審其
宜而不失

(順)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剛)乾健篤實不爲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
屈

(介)確然有守不爲俗變

(廉)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illegible])見善必爲知過必改

([illegible])([illegible])

(貪)貨殖玩物貪名逐祿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吝)不濟人之才當予者不予但有刓忍變惜之意不敎
人以善所有則隱蔽惟恐他人知之

(憂)患貧畏禍昔人謂禍患之來只有個處置若過於憂
是無義無命也

(佞)脅肩諂笑巧言飾語擎跪曲拳凡冀以逢迎投合人
意向者皆是

(欲)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懦)柔而無立隨俗浮沉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偏)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鄙)卑瑣屑甘猥賤 自吝中來

(愎)執己自是違衆從欲

(比)不顧是非徇情黨物

(怨)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禮)恭理 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亨)

(敬)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攝思慮去
知故凝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莊
重而不慢

(詭)不侈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不許以爲直不徼以爲知

(謙)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慮以下人善則稱人

(誠)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無禮

(驕)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爲高常有欲自表見意便有伐在其中常有陵壓人意便有傲在其中

(侈)大室廬華衣服盛車馬美飲食麗器用越制度不安分

(誕)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雜)氣象兀突難親

(簡)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傲)簡賢德侮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智)別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貞

(博)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毋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信)不逆詐不億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識)識別邪正愛而知惡憎而知其善

(斷)別是非辯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知)眞僞忠佞貴於辨察

(鈍)貧富貴賤甘於自然

(明)不讀非僻之書不爲非禮之視

(聰)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無智

(昏)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僞善惡遠賢人交小人

(淺)以小小得喪爲利害以小小毀譽爲榮辱以小小逆順爲恩怨

(固)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陋)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滿)器識褊狹不能自居矜驕傲世侮慢才德

(巧)好穿鑿徼以爲智

(不明)溺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物

(不聰)諱聞過喜諛佞惡正直

(輕)卒不詳審而妄爲言不詳審而妄發

(浮)不敦篤

(信)

(誠)眞實無妄

(諒)言顧行行顧言

(實)循物無違

(忠)爲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僞

(不)(信)

(詐)虛言罔人匿行炫耀

(欺)食言僞言大言行事不確實爲人不親切有失自蓋藏

(矯)心迹不相副沽徼以求名

(譎)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趙攺古先生遺集卷首終

趙攺古先生遺集卷之一

同里後學張廷枚唯吉輯

奉吳甯學書

古則奉復吳君著作足下僕辱長吾子一年而德藝皆不能彷彿吾子之一二乃復稟性狂戇而好自高大入有過苦不自知僕知之又不能改誠其頑無狀然頗好經史百家之言不憚求益於人也奔走四方上下於子大夫間十有五年矣蓋以輔已之不及廣已之見識皆於四方之子大夫是賴而已矣庶可以改擇於其間也十六七時而邑之名公聞上釋道清流莫不得盡其恭敬焉十八九時東遊鄞台得遍名者不下百數而學有原者天台鄭四表工於詩者葉國諒明於藝者澧南吳主一涉獵經史者四明樂仲本鄭千之外學而博識者謳夢堂復見心其尤也四表學于元之乙科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雲峯之高弟也僕得聞易之緒餘實賴於吾四表主一頗好古善篆隸章草仲本千之皆程徵叔弟子明春秋經二十時館於金華金華之學得[illegible]者朱伯言劉坦之夏時中中孚兄弟其尤也聰達[illegible]任名者謝肅柳原泰也僕嘗於盛暑祁寒時一日[illegible]

緇走百餘里往來問於朱氏與肅原泰獰或至抗抵當時以爲狂然不爲無益也郡中如王萊山趙待制錢國博唐丹厓或密或疎皆得際者他如丹厓之子愚士迮士霖柯伯循者亦不下五十輩而柯以博學稱迮以善樂府名愚士以敏捷顯金華一派則由徐進善者以之相知交也進善亦名士許白雲先生門弟子也二十二時領鄉薦得恣游錢塘名勝地明博如徐大章老成如張光弼善書如俞子仲占卜如張子員外學之識道理者如巽樸兼習內外典者如二一初其最名者大較若

是而出羣類亦爲不少二十九上京師京師天下人物所聚之地也乃得出入其中與之上下孔蘘封士行聖人之後也一見乃有吾當受教之譽汪懋齋位居台鼎乃有肯用實功之褒宋潛溪斯文之宗主乃以不及見許劉子憲當世詩伯足爲忘年朱禮部冲雅溫和而文者遂爲莫逆如答祿與權張惟仲吳濬中朱孟辨朱季子楊秉哲方希直張廷璧皆當世芝蘭鸞鷟莫不與善其他或以經術或以才藝或以一善一能或以其德可慕或以其行可則或以其習見與則之故或因其所蓄有異書名帖而與之友若是者且百十一作千輩皆與己有益也其不能有所輔廣禆補於己初因與往來直義

有不可絕者尤多衆也及守官中都辟雝所接者亦不臧在京時然相與骨肉兄弟者惟林左民許庭愼而已年來不幸失忤險人之摭道者取辱而歸棲伏於草樹林谷間嗚呼噫謂無復有曩日之所友者也何幸復得君一作吾子於斯文凋弊之時如足下云者吳君吳君珍重珍重古語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而況漂蕩於萬頃風濤之中而得桂櫂蘭槳者哉吳君吳君其亦知吾樂之否乎嘗謂輔仁朋友之分也責善朋友之道也而來教乃不輔責於我而見獎之厚何也因思而得之焉蓋君子常失之厚小人常失之薄均爲不中然於其薄也

寧厚吳君吳君何待我之厚也然厚意不可虛辱欲有進於足下足下德美才良藝精學博固不待言贊而喻者更冀向聯人息以貞守乎道不懼無悶以俟乎時惟此之願古則奉復

答顧希武書

某白草廬吾兄足下月來得庭慎書自鍾離數日來得李則書自西陵今又得吾兄書三四十日內連得三故人書嘻何可言近時朋友之道缺絕何有以規戒講習爲久遠計者聚則團坐嘲謔散則烟飛雲散走於此而亦不免相與隨逐不然自爲迂腐而不合今得書言欲修韻書此不刊之盛舉也勉成之詳審之嘗謂韻之一書如鹽醯稻粱人所不可缺者經史外餘書如魚肉脯醢羊鹿狗彘有嗜者有不嗜者至如鹽醯稻粱凡圓顱方趾者莫不賴焉雖然其書始於晉之江式成於梁之

沈約以歷陸法言孫愐丁度蘇軾兄弟毛晃歐陽德隆劉孟容秦昌朝黃公紹至本朝諸老或修或注或增或減或分或合或次第之或譜音之人人自謂光前絕後今觀其疵厲瑕垢吾兄此舉亦無乃踵其武乎詳審之蓋此書非精六書之義達四聲七音之妙知造書之本原了調俗之變者未易與之言也走每讀經史力倦神疲則偃臥於床手執韻書仰而觀之見其疵瑕百出則怫然起坐噫怒罵前人者亦是之雖自暴讀蓋發憤情至自不能不然耳亦欲更正次第刪煩却俗一歸本義以埽古今之謬所恨力隻工浩兼之家累病攻而未能也何幸得吾兄亦有志於斯焉詳審之勉成之又安知百千年後無暴讀發憤如趙古則者勉成之詳審之韻補附去易林爲徵仲所假未還走之篆書藝不志此欲之何爲婚事始畢乃蔣尙之先生之姪也頗淑慧未知能繼其往否仟回勒此不具備

又答顧希武書

某奉復草廬先生執事莊周云逃空寂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況古則憂困牢落荒林窮谷之間而得執事所遺長書及所註八卦三復累日若飢渴三日而得膏粱蘇若非但喜之而已實有得於心腹腸也執事尙奚自抑之過而奬我之厚耶夫自抑寧過而奬人寧厚雖君子謙敬之道在執事之於不肖宜面命之耳提之猶有未至則掊擊之可也何奬我也若是古則不揣妄自矜於六書作本義已訖然出以示人皆不能貫首尾力看數紙以規辨其是非否則但見睪而已何有如執事高

明妙達心誠意者哉然猶奬我若是是終益我之過爲耳有便幸易其敎我者祝囑執事言易註有與傳義異而恐取罵於人者是何傷哉且天地造化其變無窮道理亦爲天魚淵各有所得言其所得而已尙何拘之哉嘗泛觀諸家著述雖瑩白如程朱亦未無少瑕雖疏謬如楊陸亦未必無一得況執事沉潛有年覃思既久傅參諸家發揮本義又何謙抑之有而畏人之妄議也哉雖然以不肖觀之文王之象周公之爻孔子之翼片言隻字皆從伏羲六畫流出盖六畫之卦旨理微奧惟象最著故假象之著者以明理之微奧者耳是以大傳曰易者象也可以一言蔽之已矣朱子雖疾取象太鑿者然亦曰看易若靠定象看便滋味長若這懸空看也沒甚意思執事見示八卦旨理則已明顯矣恐於說象處畧有不足可憾幸見敎餘容傾盡以罄不莊

答林左民書

秋季偶入府庠會教授王俊華審知故人出處且喜足下榮歸繼得足下書忭躍再三蓋淵珠荆璞自不能掩其光耀耳珍重珍重古則年來不幸父氏顧背單隻形影轉覺貧甚不免離次授徒爲衣食計寓地去家五里近朔望時祭經奔道途言之淚輙交横且斯文荒替畧無可與談者因歔絶人事足跡不入城市寂處林藪篁茅間惟以易書洗滌心慮而已此外編撥音韻一書大綱已具但未遑詳註其於聲音之自然文字之本義一歸於正名曰聲音文字通竊自以爲有精義入神之妙

漢以來諸儒所未闡者因習俗既久兼即聖朝正定之作未敢與人言耳嘗謂經史文章大才累　皆以明著惟音韻一事未復於古今古則之作自謂光前絶後於同文之治必有可觀者焉時與希武言之發嘆增喟足下以庭愼微仲諸公聞之亦能信之否乎因成此書來痔痠衰憊甚頽鬢交際處尋常如錐刺痛頭髮三分已白雪矣眼又不能遠視　時輙似果然旋即愁如小遺無故溺褲喉吻間有一痰如核物嚥者吐嚥之無何有殊令人怏怏六書本義雖刻數板竟未能完再圖及足見故人厚愛也林集一册寄去相見悵然不宣

與徐大章先生書

竊謂兩漢以上著書者皆不藉序文蓋其自信有可必傳者更不待他人讚奬而後取信於人也三國以來旣不能自信而無疑而人又不足是非於其間必待有名位在上者倡之也其或不布於名位在上而後爲人竊爲己物者亦有之如郭象之莊子註宋齊丘之化書是以其書雖不足傳因序文而名於後者亦或有之 某 六書本義雖未敢自信其必傳然歷覽前人自許祭酒以來欲明之者不啻百數十家紛紛藉藉非不各自以爲盡美盡善然卒無倣主者蓋皆未明乎六義而未得

其凡例也向上金陵而得以此書見知於執事即許序之及東還復見而執事尙抱不豫遂弗敢固請茲因所親詣杭敢以復請成人之美循循善誘君子之道 某 必欲執事一叙者以執事一代文章之砥柱斯文之宗表而 某 又生於東南故也顧字書雖一小藝然用之甚大該理甚博嘗謂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人不汲汲然者以其隨處隨足而衆人昧焉惟聖人於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於世用者亦若水火人顧不察耳夫以沈約所謂韻書授於世草創畧無次第猶至今用於人人而况實有過之者乎蓋聲音之在造化有一定自

然之序如祖父伯叔兄弟子孫生生之道居處運用畧
不可紊約未之知世習弗疑沉錮不容艾從實可慨也
某甚有志此而未暇也以執事見知故間及之

與宋推官書

古則奉書廷臣推相公閣下昔在鍾離深蒙刮目非斯
文之至者烏能獲此禮哉别來月餘西便者三四不奉
尺素者非慢且怠乃恐瑕於閣下故不敢耳今復此瞅
睬者既而熟思之乃歎曰宋公乃達道理君子人也豈
以我之不幸而有　中耶且僕之不幸非實故獲於慮
乃墮於憸人之計耳抑觀之自古逮今若是類者原原
有之亦何足動予之方寸哉且古聖賢之出處行藏塞
於此者通於彼屈于今者伸于後僕之屈塞必有通伸
者焉今而往吾將深藏夫不朽之書傳之于後必有所

在也今僕之出此言非所以矜耀夸誕于左右恃在交
深愛厚姑道其常耳僕今在鄉巷時自以爲識不減古
人學不下今人及出而交接天下時彥亦可與之上下
竊許已乃一豪傑之士取功名易可若舉羽不啻低心
所取者既非同道决志所行者又非要地遂委情翰簡
研神書理不以小節者爲介亦復何悔李翺云得位于
時其事業存于制度足以自見皆不著書推阨于時身
取卑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聖人爲之發明
假空言是非而自光耀于後是古則之心志也閣下幸
勿以其屈于今而發此狂談放歌東歸相觀未卜臨楮

洒然太守貳守諸公語及引意諒亦非諳見心平仲矞
筆致敬餘不備

與錢博士書

某餘姚山中一介書生也技藝詞章無能爲時所取然斷嘗不倦徒兀兀筆硯間者志有所在也抑嘗讀先生之文仰先生之意矣然未獲造先生之庭拜先生于床下者葢爲眇小末子不敢以容易見耳嘗欲奉尺書如馬子才上蘇東坡所言者以自道其志而陳于先生之前則其委曲之情憤懣之意剖心析膽之言已爲子才盡之矣今因里中舒景常造館下敢奉此爲先容不識先生還能予進否耶某再拜

攷古先生遺集卷之一 終

同里後學張廷枚唯吉輯

送彭士廉致仕還鄉序

道在天地間雖不遠人苟不知其所以致之之方則邈乎其弗能行也故聖人恐天下學者娓娓焉莫察乎其致道之方於是制之以禮使世之學者由禮而行則致乎道也庶乎其不難矣禮者所以節文乎人防閑爭禁邪妄者也君臣而無禮則不能致治父子而無禮則不能慈孝夫婦而無禮則不能和順長幼而無禮則不能睦序朋友而無禮則不能規輔軍旅祭祀而無禮則不能肅威敬誠爲子弟而不學禮則不能灑埽進退故禮儀威儀之三千三百爲敎甚大孔子曰立於禮其不然乎彭君士廉汾河之善人君子也出仕于時累乘鴒而來司膳于中京大學一旦以年老去歸田里其於禮與諸生揖讓進退周旋其間習熟久矣里中子弟聞君自大學致仕歸必有（一作有必）來謁而問俎豆之事聖人之道矣然道未易言也君必以禮告之告之以禮必有問而行行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若夫盤桓松菊之間笑傲風塵出斗酒與里中父老相勞（一作相勞勞）供暮年之具則彭君處于胸中也稔矣有不待余言也于其別故告之以禮云

送石玉海之官郤陽序

予幼讀中庸輯錄知石城先生有功于聖賢之學者也尚亦未知石城爲何許人問諸先生始知石城乃世家越之新昌竊計新昌於餘姚爲同郡隣邑者焉而未及訪其居而求見夫舊物以識其子孫然又未知其所自今年秋予以鄉貢赴天都適與玉海會於天官郎之濕知玉而禮度甚閒之乃石城先生之裔由國學出歷諸事而入是選扣之乃出其先世舊物以示然後盡知石氏所自爲宋朝累世文章故家也私竊喜之未幾玉海任郤陽縣丞將之官予乃崇肉載酒祖道白下河滸而

告之曰子讀書既能明夫理矣出歷諸事又能施諸用矣不明夫理而梏諸事則爲冗雜不致其用而徒明其理則爲空言事理無兼適儒者之道也由是而階以繼乃祖流風善政爲聖朝大用蓋未可量也豈止丞而已哉予既喜識石城子孫又慶玉海由是而階故序以別

送金正音詩卷序

夫男女天地之大義夫婦人倫之大端是以詩首關雎書欽嬀汭易始乾坤春秋明適庶皆所以于斯道而致謹焉爾故古之議婚姻者必更相擇取所慕惟賢所求惟德是以孔子妻其子以公冶長而妻其兄之子以南容桓氏妻少君以鮑宣孟德耀之配梁伯鸞郄道徽之選王逸少孔明之於黃彥承王道之於郄高此皆道相同氣相合而擇取圖修者然也及乎俗弛化易道昧人蚩妻女者則慕瞬息之盛求婦者則挾一時之榮以資賄夸耀於人以爲悅以富貴矜伐于世以相合賢德之

擇取則娓娓乎而莫之知也余習誦講談聖經諸史百氏之論及乎此道者未嘗不慨然于流俗上虞金正音純然敦謹君子人也不趨聲利不趨榮貴年幾壯而未室隣邑有賢行學古之張君與正音會一見而道同氣合遂以女妻之時之子大夫與正音善者聞其事莫不嘉張君之賢而賀正音之有室也贊美之辭咸形篇什余與正音尤善于其往也亦復形諸言

送楊希賢序

自古豪賢達人譽揚當時名流後來者由其周于志義而已周于志攻藝則藝工任道則道通周于義出處則一途施事則皆當若伊阿衡之自畎畝傅悅之自版築董仲舒之下帷不輟諸葛武侯之鞠躬盡力范仲淹之窮達一致是皆勵于志而奮于義者也吾邑楊希賢往嘗掉鞅京師不幸遭母喪奔歸其操履也多藝而益精處困而裕如任事而克當蓋周于志義者也憶嘗與登龍泉絕頂閒覽江山興感今昔已而離坐白石上論道人物希賢四顧慨然曰吾邑毓秀亦如此雄麗自先昔

人才何率皆不振如子陵世南當光武太宗果毅雄斷之君謙誠下賢之時乃退耕釣世南雖有五絕之稱我又嗛其不能大有所爲而致君于堯舜域也所遭所得若二賢尚止于此他如虞翻黃昌或逢時不偶或才質下劣者復何言哉且丈夫以天生才於時既克於學而憢憢其行不遇則韜光自怡遇則烈烈如伊傅耳余時聽于斯言心甚壯而多之今於其服闋將朝敢序於其行卷使百千里外未知我希賢爲何如人者庶于此而知其爲周于志義人也

送汪尚志東遊詩序

登泰山者陵阜丘垤不足以稱其幽隱起伏觀東海者淵渚溪沼不足以方其深潛變怪是以豪放不羈之士往往隣巷天下而溝渠江河遇知則握手放歌而極歡于雲霞峰島之間不遇則林棲野處而奮激悲嘯豈若齷齪者懷土于邑里間哉友人汪君尚志少敏于學博該經史而不喜字過尤善謳吟五七言長短詩嘗道金陵而探西北名山大地矣既而不諧俗子遂奔歸竄伏于四明林谷中猶以爲東海之量我未遂契遂欲航舟往返以擴其志而發其憤懣結積者焉壬戌之春過余

山中居而以東遊告出其高交友送行詩章若干首曰子亦有贈我者乎余遂問以言曰子往東海其將如太公之儔而與時消息乎且將如安期羨門之屬而樂居蓬萊方丈乎抑將以觀日出聽風生觀波濤浩汗蛟龍出沒龍鯨變化星蟾暎印神歌鬼哭發爲文章之湧躍奇壯者歟君曰我姑行我亦未知我所得所適何如耳詩書若言爲我所揮遂書以爲送東遊詩序

龍丘稿序

男子初生以射桑弧蓬矢欲其志四方也及其力學淬勵操行貞堅則待壯以行之其有懷抱利器不得少試而恒偃蹇于時者非自絕也蓋有命焉而不可强耳故孔子厄陳而不慍孟軻阻臧而歸天至若顔子之簞瓢原思之甕牖榮公之帶索袁安之臥雪陶潛之乞食雖罹蹇阨困苦然脩名之士亘古[redacted]之阿權縱肆毋逞欲者奚啻蜉蝣之聚朝暮而已哉[redacted]所以卒歸于正也生字惟泉名本姓徐氏毅然男子大丈夫也少有志于四方自謂功名可反掌取而爲時所阻將北游又

有阻乃歎曰富貴命也其可致力者在我而已遂克志于詩書而淑于鄉人遠[redacted]國朝因薦者入覲又有阻不獲試對例受職出又歎曰珪瑜哀乎而莫知豈非命夫將抵任至中道疾革又歎曰吾死是豈非命夫遂絕其高第弟子穎川陳思得其之官紀行詩三百首其全稿在家者皆已散失間得一二合爲巨帙而俾余序之嗚呼以今之多士行不慕義而披文繡飫膏粱者雖逞快于一時然何異于蜉蝣之起滅哉龍丘生雖偃蹇不遇於時其可傳于後者則有在也[redacted]世豈無賢者知所取舍哉履信之拳拳於編集而欲其傳豈不賢歟書云入之有技若已有之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履信之謂也然龍丘之詩文固不俟吾序而後傳特悼其不遇于時而高履信之義于是乎書以序之

送吳仲庚詩序

廬江吳君仲庚以卓越之姿廣博之學獻藝天官而來司秕于餘姚民甚德焉公暇則就德行文藝之士講貫經籍明徹修已治人之道其志不拘于小成其進善未可量也當其考職登朝士君子之惜其去者莫不悵然不忍其別若不形于詩咏則無以慰去留之心乃相與以仲庚曩昔[illegible]徜徉名勝地分題若歷山爲舜畊之所丹山赤水洞天爲漢契升仙之地龍泉爲方干王安石題詠等處凡十名各爲古律五韵以道其行且寓離別之情勉勵期頌之意葢皆發于情而歸乎理義之正

者也詩成授余序之余與仲庚情好尤篤敢如是言之

送趙中孚詩卷後序

凡古聖賢名士英傑俊良之輩聞于天下後世者皆志之所志者也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尙志孔孟而上三代盛時斯道大明著于六經而卓卓然固不待言夷攷孔孟而下如荀况司馬遷楊雄班固陳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之志于文韓信衛青班超鄧禹諸葛武侯李勣郭子儀張浚之志于武董仲舒管寗陶淵明司馬光周程邵朱之志于道龔遂黃霸房杜韓富之志于平治蘇武楊庞王道顏真卿文天祥之志于忠江革茅容王祥朱壽昌之志于孝枚乘曹植王粲

謝靈運杜甫李白之志于詩程邈王次仲史游蔡邕鍾繇王逸少歐虞褚李之志于書皆極其至而沉潛篤樂者故其名華于後歷千萬代而不漫也下而至于卜筮醫數伎術奕射之流雖不能若聖賢英俊之久遠顯赫而其所存亦異于庸衆人禽獸草木之隨滅者由其心之所在造其閫奥咀其膚髓而不以勞苦焉辭者也宗人趙中孚有志士也其卒業于痒序也莽鹽苦淡而不易事其親也勤勞色養而不怠困苦顛躋志于道于孝于詩文者固已足徵今因薦者而登天朝則于忠于[illegible]治之道必能更加其志其[illegible][illegible]盡于所交與于其行[illegible]

在等夷皆賦詩爲規或頌其旣序之矣余復道其志之
大者于末簡葢亦以其已然者爲中乎頌復期其未然
者爲中乎規欲中乎之必至于古聖賢名士英雄俊良
而後已也中乎其勿以余言爲瀆

送翁德賢序

物生天地間者皆有用瓦礫之不材甃砌者用糞壤之
汚穢培植者用草木之蕃蕪大者棟梁之小者櫨楔之
曲者轅輗之細者精薪之其或懷苦辛膏漆者則爲佩
蚕焚棄之用蛭蟒蜘蛆之毒害敗鼓皮之棄物醫藥者
用其有不可用而産乎兩間非惟無用人且惡之然則
人之生也其可不知所用乎黍稷稻麥菽粟麻枲魚肉
鹽菜用之大者也維天之有象也亦然用日月以照臨
之用風雷以鼓動之用雨露以潤沃之用霜雪以收藏
之寒暑溫凉之變易莫非天之神用也人之用也亦大

用得其用則天地位而天下安用不得其用則天地閉
而民物殃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又曰小人之使爲國
家菑害並至其不然乎當堯舜時禹之徒二十二人用
其用也專以大故世極治逮桀而不得用者故移於善
用者之殷用于殷者伊尹仲虺其尤也周之作治臣十
人大用至于今言禮樂之治必歸之周其季也有孔子
可大用而不得用故定詩書禮樂作周易修春秋遂永
其用于千萬代者其用尤大且遠自秦至于今日其間
治亂廢興者皆因善用不善用得用不得用所致也擇
其用之善者言之漢有蕭何曹參龔遂黃霸寇荀諸葛

亮唐有房元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宋有韓琦富弼司馬君實皆純正公大者餘之適于用者不能專以大故其驗于後者亦不能純而正世有志于用者當去此就彼友人翁德賢蓋亦世之有志者嘗獲小用于時矣丁艱來歸服闋將升王朝庶幾于大用者於其行祖于江滸而與之談用

送汪尙質序

詩云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曾非受命于上而趨于王事者孰肯攖此勞苦乎哉今茲隆冬祁寒雪霜凍地勁風振木山無飛翼水陸無舟車當斯時也汪君尙質乃輕數千里之遙歷險泝濤將抵廣東其行亦良苦而尙質怡然自得無少見于顏面反若有樂焉者且尙質投閒無爲之地素無王事之趨窘乃自勤若是哉因問其由乃曰吾兄守官廣東不奉顏詞者溢期矣曩吾兄弟平居鄉土時怡怡之顏旬日不接則情動熱中而況可期年歟今吾情之切至即欲見之於旦暮尙何跡滯風雪之足辭哉噫汪氏之于人倫可謂至矣孟子謂仁義之實事親從兄而已禮智與樂所以節文知此樂此者今于吾尙質見之矣乃勗其行而謂之曰子之兄吾亦友之厚者其爲人也公廉明達其爲政也必平和淸斷然吾嘗聞之異政能感禎祥之子之兄績著人和其必有同穎之禾五岐之麥連其郊芝草鳳鳥出其土子往吾賀子之見禎祥矣

送族子學簡序

吾鄉經歷以載乎道學所以欲知其道而行之也然有經明學該不諧于時則終老困獘於林野者亦不失爲有道之士與其祿公而道屈無知而行險孰若老獘于林野乃爲知耻然豈若上下志通朝廷無遺賢之憾學士無不用之歎而知行兩盡者哉此君子所以貴乎生濟文明之時也洪武十六年詔天下府州縣學擇其經明學該者一員貢于京師謂之歲貢而吾族子學簡適當其選夫其時正懷抱利器之士奮志之秋也學簡其勉之況是選考擇于等夷之中經欲其明學欲其講而

德行欲其純正禮貌欲其恭虔而且三四校試于有司而後敢升于春官春官則加詳攷焉者豈易得哉學簡其可不致勉乎然世有能熟誦一經傳註而約曉其大說者及授以政事不迂腐窒碍則奸邪險詐而卒致訕讓頗傾者則又不若不學而通于時務之爲愈也學簡其加勉焉吾于宗族諸子于學簡尤加敬畏者于行固欲附之以言而期勉之今茲凡與納交者一以慶其赴是選一以惜其去之遠乃相率賦詩以道規頌惜別之情以道路所歷名山勝地之在郡哘者分題得五韵古律若干篇而授予序予旣喜朝廷有崇尚經術之典而塌慶吾學簡之將得行其所學之道又重諸公之請乃申予所勉之意而序如右

趙攷古先生遺集卷之二 終

趙攷古先生遺集卷之三

同里後學張廷枚唯吉輯

贈駱敬則序

凡技藝術數之道皆可以常材而至於學醫非精于儒而篤于道者則不能闚其藩籬況欲登其堂奧乎葢人之一身與天地同其陰陽藥石草木之性又非窮理格物者不能知也余嘗讀素問難經本艸諸書而歎其論議造化之妙與易書有相發明而烏獸草木之名不獨于三百篇識也而且嗇夫人之生死于其間者其學固

不至大矣乎此所以自古名賢達人多托其學而行其濟物之志焉許昌滑攖寧先生醉六經而該群言由大路而存濟物之心者也適與時牾遂大肆于醫而卒名于世而得行其志其所著之書尤傳誦于人人晚歲避居東海之上由是貫籍餘姚而傳其業得其奧者吳君溫夫駱君兄弟其尤也吳君既以儒雅該博之道得之而駱君兄弟又以姻戚而卒其業者余既與三子游又嘗私淑于先生故吾非直言三子之兼通於醫而慶先生之道有所傳也非徒慶先生之道得三子而傳抑有賀今人之多幸也既以賀于今之人又以自賀也今年秋余病瘧甚瞬息間冰凍火爍者不可生者數日食飲俱廢既而嘗則敬所饋藥乃愈及疾間友人盧禎以寧過余爲余談其病難之苦[illegible]禎幾絶而復蘇者數矣得全生而幸免者則敬君藥石所致也敢以謝文爲請余時力弱體倦心雖許之而詞莫能措越兩月以寧仵來速者三于是乎序併寓予之感於則誠者以見駱君兄弟之有德于人也多矣若夫落落在人耳目剌剌傳諸人口者則略而不言他日先生吳君倘過駱氏求門此言必不以余言爲妄

贈術士宋某序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以富貴貧賤生死壽夭皆可推而前知也至于必時早暮驗其果否蓋有不知其所以然也今奉川宋君文彩炳耀質實信讓推五行術以游湖海凡鄉碩士學子大夫莫不造謁而交接之然其術之精驗若郢人之斵削如持燭之取影灼灼然不能逃其所推也蓋雖管郭袁李亦不過是余性愚魯最不善小道因宋之泰猶篤信之然不知其所以然也且長平之戰一坑四十萬人皆惡曜之所侵與貞觀之時死囚四百一旦縱

放皆吉曜之所臨歟隋煬之世姦淫日熾盜賊蜂起抑何曜之競逼乎及于太宗相去止十數年道不拾遺風俗丕變又何曜之遽易歟是則尤不可知也今之世有循矩矱率典章議然後言度然後動杜門而受凍餒猶不免于刑辱其狠性肆虐毒害奸險日益侈靡厭飫膏粱而竟以壽終是吉凶之曜又何其禍君子而福小人是愈不可知者宋君脫靈于其術而有所得幸勿我秘于其別復序以間

送眼科湯道人序

滎陽鄭斯舉余友朝陽父之從弟也一旦遣其子滁過余山中居請文以贈湯道人者余不識道人何如人因以問滁曰道人善眼科醫凡有目病者不拘久近易劇求之輒與善藥期于必差然後已病既差然後受人直察知其貧而不能具者則雖與不受其所服巾衣履杖悉如田舍翁飲食取充渴饑而已謗伐矜恤之態未嘗見其少形假游遑暇則兀坐終日如斯而已隱其名而不欲聞于人故人不得而名之以其類有道者故咸以道人稱之去年春我母氏李目病幾瞽百般請高手醫

皆不能療後得道人差即思所以報贈之者皆不足以盡吾爲母之心敢以先生之文章爲請余不獲辭乃爲之言曰道無內外學無大小藝無貴賤誠能內宜處已而外足濟人雖聖賢之道亦不過是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范仲淹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然則醫豈小道小藝哉今道人精于醫之一科而能處已濟人若是豈非有道者乎世之致學攻藝者亦有之原其心意不在于富則在于干譽釣名遑恤[illegible]欲于一時何有若道人之濟于人而無外慕焉者是宜揚其名而激于時以勵風俗庶乎報答道人者非但一已之私而且有益

于世也噫余因是有所感矣世之妄行而蹈檻穽者昔無目者也倘聞道人之風而作新則其術非惟可施于病目之病又可施于不病目之病矣夫然則道人濟人之志約且大也生之伯父善知言者歸以余文示之以爲何如也

送常師赴天界寺序

善乎游者譬若觀水夫水出于山石罅而爲川自川而距于江淮河漢然後放于海非海之大不足以容江淮河漢之流非山石罅泉而爲川則又不足以成海之大故善觀水者自川至海皆有所合于心也是以鄒孟氏因原泉混混而明有本之旨宣尼在川上而發道體之本莊生托河伯海若而著愈遠愈大之辭今常師謂京城雄都開天界巨刹宜有識道理懷德業者遂遄裝而往其歷會稽泝錢塘登虎丘涉湯泉而赴天界於所造詣益大猶觀水之爲川距河而放于海乎旣常師徒事

耳目之游而不求夫合于心者則猶臨原泉而不探有本之旨見川逝而不悟道體之本循河至海而不知河海之所以大也余與常師納交久故于其行不可以不告也

題澹齋詩序

佛者鐙揮室上人因王君士秀與余善俾其持子大夫題其所謂淡齋者什而徵予序之余三復什中所底之章皆當世名卿賢者之山乎水蒼也其所詠歌莫非贊美上人能攻苦數淡而泊于世利詞旨秀發信哉其可什也雖然論其極不過曰飢嚙冰蘖身衣垢敝逃空寂甘幽獨也夫如是苟山林自可之士安于恬靜者亦皆能之而况上人有道云乎哉余則以爲上人之所謂淡者得非味道之極歟嗚呼世方以榮利膏粱眩人耳目說人口體引人心志不抑不止則凌奪之風起而澆漓蕩然矣今上人簞瓢木榻蕭然一室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味其無味貴其不貴如浮雲之在太虛洞然廓如四大和而志得泰宇定而光明斯時也雖奏鈞天之音陳錦綺玉帛于前不足以眩乎耳目醍醐熊掌不足以適乎口體藤以萬鍾榮以千駟不足以動乎心志蓋人皆爲上人不堪其處而上人方將樂其樂而極于嗜炙者又何其如之宜乎子大夫詠歌之而不一書也然吾聞詩之爲道往往能使人感動興起然天理不泯人道好還又焉知夫不有觀感世變而思有以易之者吾于是重有感焉他日風俗移易去華棄而由質素貴淡泊而

賤榮利取助聲詩未必不如什中之所云也然則斯什也蓋有補於世教而可傳于人人豈與夸美于一時者比哉余不到鄞東山水間遊久矣士秀倘遇上人于玉几峯前談而有得請以予言質之然乎否乎

王氏族譜系序

孔子謂於禮樂能言之文獻不足則不足徵是以五季以前簪纓詩書禮樂之家咸有譜系如晉王之族姓序昭穆記血脈枝分衣冠房從宗系慶系譜等及諸房略家史家志著錄譜圖之類其志在于敬承善繼其先瓜瓞雲來使後生者得有所攷以知循流尋源緣枝求本者也此吾友人士秀君家譜系之所由作也士秀姓王氏患其家世久遠其譜源本難追質諸祖父僅得其自諱某以來至于其身四世之實譜而爲帙袖以示予徵序之且言曰凡士君子于家族之譜所以明尊卑別名

分故不可不譜苟不得其實不可以冒而取鈇爐步之譏也今之好夸者輙冒前古顯官闒人誕延補續非惟貽笑于人得不有愧于承繼以妄其先乎夫如一科潢潦之水紿曰其源出于某山名谷雖鄙庸者亦不之信徒取諸辱耳我則不然譜之者庶以明尊卑别名分俟後之賢子孫得有所考耳余乃爲之言曰今夫水與木曰某流某河出于某之名山大川某樹某木出于某之高陵喬谷雖然厚土之下巠脉衍注無非水也大地之中條葉賁然無非木也愚溪水名于柳宗元六一泉發于歐陽子翁圓之木蟠漢之水肇自萌甲又何必專譽某山某土有名泉（一作山）良材也哉士秀藉祖父以來積德樹義恒産固基非一日矣如涓涓之泉亭亭之木涵潤挺立於此士秀又能發達之培植之吾見將盈科而行滔滔浩浩達諸海矣鬱然秀發蔚然蓋張蔽日月凌雲霄矣他日王氏之門異材山出清流源來文獻有徵士秀之功也嗚呼余揣其原蓋亦出于江左三槐今不得其實而不冒之者鄒孟氏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士秀之謂歟

陳氏族譜序

天下事物之理皆一本而萬殊者也有大而曠漭可循而知者有小而淺近不可得而知者如天下之山千支萬派起伏散峙若不可得而知者苟求其所自雖南北西東之異支派貫達要必宗于五嶽五嶽之大脈則總丁崑崙也此雖大而曠漭由萬殊而求一本可循而知也若夫合龠之粟播種于尋畝之畦日至而熟落爲斛廻雖待收數家之近散形于一人之手苟求其粒之孰同株而孰同穟由一本而後萬殊不可得而知也氏族之在天下也非若山派之曠漭粟粒之繁衍欲求其故

自鼻祖而達仍來世世明確生生條貫有不可得者何則子孫失于纂撫之過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孔子之歎蓋文獻不足徵也以夏殷之後猶如是況其他乎以陳氏言之始于周武王克商求舜帝之後得胡公滿封于陳以備三恪陳乃太昊庖犧氏王天下之墟宛丘也故制字从𨸏𨸏謂宛丘从木木乃太昊之王德从申諧其聲也子孫以國爲氏後有廣陵之陳本劉氏魯相元子以外孫劉嬌嗣此稱劉者之派也有侯莫陳三字姓亦改爲陳此代北之派也隋之初白求貴改爲陳氏是萬年之派也而世獨稱潁川者由陳寔之族繁盛又有賢德隱潁川四長故也越餘姚之有陳氏不知權輿于何代嘗讀學宮題名記陳庚應者咸淳十年進士也官東陽尉有賢德而亦弗能知其子孫之所在也今茲陳某持所爲族譜一篇來徵予序觀其鼻祖則諱瑗墓志所謂唐潁川陳府君七世祖則東陽尉進士公也其譜由府君至進士不能舉其傳世之詳不能悉譜而不譜由進士至某七世悉能攷其年壽卒葬譜之例系以府君墓銘進士狀牒皆其傳家舊物嗚呼世降族衰舉皆奔競於利欲之途孰有尚清白傳家以先代事業爲志者今某攷

攷于族譜之作保葺先世手擇纂撫于曠漭之餘猶恐失之豈不賢矣乎使其子孫親見纂撫之難承家廷之敎必能益趨而上而充其宗矣吾知陳氏之慶未艾也余故非特賢其族譜之作抑且有望于其子孫也某字可道好讀書有守有爲士也

談棊贈吳仲庚先生歸

棊之設不知權輿於誰何或曰軒轅氏以教兵法或曰陶唐氏以教丹朱言其數最爲無益且縻廢人月日動搖人心志而一勝一負欣愧不無竟何爲哉然自春秋已來傳記所載代有其人而孔子亦謂飽食終日不有博奕爲之猶賢則其數之所以來尙矣有不可遽絕者一局之路三百六十一一象生數之主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而爲四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白黑相半以象陰陽局方而靜以象地子圓而動以象天奕無同局以象變化以是

言之則又若寓道者焉余少志聖人之道而不遑他技于奕尤加疾焉年來困伏林谷置身荒莽篁竹之間挾冊而讀久則枯疲行覓一二能奕者與之數投旋覺晷度之移塵俗之遠也于是凡有怫悟于心憂愁窮苦激觸恚怒牢落不平一寓于棊則仆然以已其至于一勝一負欣愧之際則不論也淮南吳公仲庚志宇遠廓識斷通豁所謂器宏而足逸者乃能含章遁跡俯效圭撮之任而屈于尋常之地世之勝負一置不論有似乎余之奕棊故于其任滿將行姑與之談棊水陸千餘里[illegible]有不平于心倘遇能其數者與之一投亦可以少[illegible]

若夫祝頌之詞期望之意群公陳矣余故不談群公之詩以餘姚名山川分題各賦五韻古律而余得歷山衍宏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誠有旨哉

竹說贈吳復初王自强

余客居陳氏竹西軒有朋之賢者胡復初王自强翛然嘉會謂余曰吾屬明有所適將托迹于寂寞之濵以專致乎詩書冀求吾志恐不克與吾子數繼見以麗澤爲事必求吾子文上以爲進德鑑而下以慰于思余指軒前竹而告之曰若知夫竹乎夫竹挺而直若乎有其德虛其中似乎有所容勁而節類乎有所守者哉夫竹不直則不能藉夫柔脆而凌霄漢其中不虛則不能以涵造化之靈不勁而節則不能藉于歲寒歷夫冰雪也夫君子之道惟其直故不撓於物惟其中之虛故懿夫德

而猶若不足惟其節故介然而不妄不撓則能自强有爲不足則能進脩未艾不妄則能見幾而作是以窮居則道益亨達行而功則倍也二子欣然曰是足爲進德鑑而慰于思矣請書之遂書兩通而各貽焉

趙攷古先生遺集卷之三 終

趙攷古先生遺集卷之四

同里後學張廷枚唯吉輯

丹山書院記

蘇秦李斯王雱蔡京之徒非不飭書而力學也然卒爲亂世反覆之小人而士君子恥道之者其患在乎於書未深於理未明而功利之心先動也是以蚩氓俗吏每持其類以詆笑文人學士嗚呼是未知夫書之爲道者也夫書冐天地之理載聖賢之道自有四海至於有家有身者能知而由之則安榮而顯赫昧而違之則危辱

而顛陷敗死譬之稻粱魚肉貴賤有生者莫不資之以養脫有一不節而致病殞亡者抑豈稻粱魚肉之害之也嗚呼不節稻粱魚肉而致亡者蓋或有之但未有深于書而不顯赫者也蘇李王蔡之徒特不深知而由耳使其能充大正已如孟荀潛心確守如董仲舒淵默去就如郭林宗通達應變如諸葛孔明安貧樂分如陶潛棲神辨博如弘景高潔如邵雍隨時如周程張朱用則正義而蹈道不用則高尙而樂天此所以行藏一致而必有以稱于時而名後世也友人黃君宗海脫謝世事兀坐丹山中極嗜而樂者唯書而已猶懼夫交戰者之

或勝故以書隱自號志所守也雖然以宗海之才志曠達不羈修業崇德常如不及吾知其行藏以道不安卑近者也有所名世必矣他日人爵從之無心于富貴而富貴自來相偪又豈終于隱哉

崖廬記

李隆平氏遯跡四明山谷中因岩崖爲廬而居洪武十年春正月庚辰之夕夢異人皓首龐眉岸幘曳杖而造其廬謂隆平曰人生兩間或出或處或顯或晦繄命也夫其可强而至哉古昔先人有顯而居朝承順爲悅者曰承明廬有于南陽卧草萊者曰草廬有洗心于道義之域而致其潔者曰精廬有棄榮味而呻吟者曰蝸廬有仙于山中者後以其地稱廬山今而因岩崖爲廬其亦名之爲崖廬寤而異之□坐待旦發筴而筮遇遯之漸其辭曰好遯君子吉□平喜納筴于櫝遂題其居曰

崖廬聞來謁予而徵記予曰子以寔而名其廬旣善矣或符諸夢是又善也卜而吉善孰大焉斯干詩曰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綿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周書曰夢協卜子其有矣且遯之爲卦也貞艮山也悔乾天也是天下有山之象焉互變爲坎是山中有崖之象焉艮爲門闕坎爲隱伏有廬可遯之象焉所居符夢所夢符卜所卜而又符所居之象吉又何加焉夫所謂承明廬者隆平不欲之矣所謂草廬精廬者不可尙已隆平倘能養心寡欲居觀乾天之象優游艮山之趣則所謂廬山蝸廬者不得前美于前矣是爲記

稽古齋記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夫史之不闕文於理未甚損也聖人歎之者葢歎古道之漸廢也然古道之廢于今者豈獨史哉禮樂射御之習舉擣蕩之所存者惟書耳書又工乎點畫波折之間務奇巧逞姿媚以誇乎人至於六義則茫乎其未聞知也吾嘗謂書所以載道者也夫欲知道必先窮理苟欲窮理必先識書欲識書則當研究乎六義此古者保氏之教然也嗚呼書自三代以下六義不明[illegible]久矣雖漢許慎之博著說文於義止得象形諧聲二[illegible]而已指事會意間得一二假借轉註則未之取也鄭夾漈研精極慮拳拳乎此著述雖多然又不過爲慎之[illegible][illegible]也觀其假借頗明則轉註昧矣若徐諧戴同聾識見平庸循跡蹈轍雖取重於世較於超然特起者則劣也如沈約韵書野王玉篇世家藏人用究其不失於鱗次者鮮矣子母相生聲音相諧造化之自然也而野王或以子爲母者有之沈約則音聲渾然一途去取之際雖諸公之用心猶有所失他何議焉余近在山中博古之暇作書曰本義定三百三十字爲字母八百七十字爲字子以象形爲首原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乎象形者也次三曰會意次四

曰諧聲合乎象形指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轉註托乎四者之中者也博考衆氏明辨正俗祛妄覈或斷以區區之見雖未敢自踰于古人其於君子稽考之際竊謂少有助焉夫世之知者亦鮮矣求同志而相與講明之則忽未之見也及來鍾離闕汀之吳君[illegible][illegible]慨然有志於古以稽古名齋未暇往見而鳳陽郡[illegible]濟[illegible]先生且俾余爲以莊言之余謂古莫先於書而書莫先於六義而以莊稽古之際豈有過於是哉余故因吳先生之請遂發之也若夫所不可言者今固不能盡書也他日握手相遇與吳君談一[illegible]未列之先則庶乎其有所進觀今日所發直筌蹄耳

竹東軒記

駱君則誠嘗爲其親盧浚卿氏求文其所謂竹東軒者盧吾邑之大姓也以竹東名軒雖因其所固有然卽其所樂足以知其人之德矣雖然余未與浚卿接易於毁譽君子所戒時雖[illegible]然而未有以償其命及筮仕中京駱君又自餘姚致書來速前盟乃爲之言曰昔之以竹名世者淇澳之猗猗假彼以典其德渭川之十畝籍之而等千戶侯者以遊稱于晉以逸稱于唐飫尊榮而逃虛寂者不可一日無以供嘯咏會於心而適于趣者含下之開三徑挹淸風而[illegible]盍者截筩以諧鳳鳴此又律

音而明時者投陂而龍化此又以術致異者今浚卿之好之也未審其志之所在無乃有其德寓其意欲逃虛寂怡適情趣日挹淸風對時[illegible]而仰慕前修者乎嗚呼今余絆此何日得賦歸田與駱君握手出邑郭南門徑造盧氏竹林東坐軒中求[illegible]翁必能坐我竹根出酒核相叙勞是時也著雪暨前風吟竹葉壺瑟作人笑贊頌之章當更爲浚卿道之

柳林書莊記

凡人之有得於心而可以樂其志者雖末藝小技亦終身而嗜之常若不足焉如窮羿之使射稽康之好鍛歐冶之鍊金郢人之巧斲伯牙之於琴張長史之於草書公孫大娘之於舞劍吳道子之於畫是皆浸漬耽玩而不能舍益志於斯有得於斯則樂於斯而拳拳於斯也得於技藝之末者尙如此而况有得於聖人之道者哉夫聖人之道跆乎六籍配造化通鬼神昌萬物之理範古今之變前於先王不能遂後乎未來不能越得之於心則泰於身而溢於前富貴尊榮不足以比其顯陰陽

代序不足以如其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足以喩其隆磬四海之珍不足以方其味龍戰於天不足以抵其變此先進之士有埋首疲精遠昏旦遺寒暑忘寢食而孜孜不遑少息者其眞志於斯得於斯而樂於斯以拳拳於斯者也會稽張君景顏少力於書壯出而仕旣而不得大施所有掃刮夫婦隱鑑湖之曲探聖人之道慕前修之高闢一室環種以柳齊列圖書其中名曰柳林書莊起居食息徧忤不平一適乎書其亦志於斯得於斯而樂於斯以拳拳於斯之如是者乎嗚呼吾亦有志於斯久矣縈祿於此未能如張君之[illegible]也他日倘遂所志束書而

歸訪景顏之居而造焉談而有合將脫巾挂柳樹枝上坐綠陰中以得聞其所未聞讀其所未讀斯時也理明疑釋見道躍如豈不樂也哉張君必不吾却故先文以寄之

草亭記

友人余君負上虞東郭門外而居居近市嫌其喧隘別作娛親之所卽舍後曠爽之地數十畝中高矩其址立亭八九椽覆以白茅列樹花果桑竹數百十本引泉注渠而決左右外則規篠槿高籬名其所曰東園亭曰草亭闢侍親涉園以遊入亭以息覽望江山之壯延適風景之美時課子弟持樽酒捧肴稱壽爲樂意甚慊也而來徵記於餘姚趙古則先生曰大丈夫生天地間得志則正立朝廷犯顏天子之前援薦俊英詠斥奸邪綏靖寇狄出則袍韡鞍馬而前後壯士入則玉佩而曳長裾

務欲利及于人人聲流于世世不得志則貴于荒僻笑傲偃王課耕之暇則蔭嘉樹激清泉時披讀古豪傑士傳長聲放歌以舒所蘊時節則搥狗烹羔吹竹彈絲揮觴醉酒上致樂于親下盡懽于妻子嗚呼寧似夫沒身于世者索升斗之祿退縮于人而不恥逡逡逐逐于分銖而不能少裕者哉今方脫謝人之所汲汲者將從吾所好非俞君吾誰與談乃爲之歌俾俞君酒後耳熱作擊缶烏烏而歌歌曰東園之丘草亭幽幽墻桑八百株春蠶可爲裘五頃肥田六角黃牛課奴勤力稻米登秋春秫作酒于以忘憂人生從所好何事乎公侯

塢山讀書處後記

余筮仕于中京朞月郎被讒毁擯回田里復得歸棲塢山卒業訪㜸時相與從事于詩書者或竊于世故或迷于異端或牿于商賈或汚于屠販或淪于百工技藝能始終不踰志而出則畊牧入則讀書者惟山之陽張璉廷玉山之陰胡弦直如直如與余所居尤近相與往還尤密問過其讀書處而問之曰古人有別三日當刮目之語今吾離羣也久矣若讀書何居直如時酒酣耳熱對時髦陳書要品評古今人物曰六經萬世之標準理或不顯傳註蘊之也參伋而上玄乎不敢容喙孟子得

時吾不知與太公孰後先聘周闕列不過而迷其跡者與蒯非辜斯何得此城且書乎屈原仲舒亦各幾道相如之狂浮于長之浩溢贍哉而皆未幾楊雄王通摸擬而未暇者也班固非惟不能續厥父彌不及乃姑矣諸葛武侯誠臥龍也不能大作霖雨者蝍蛆害事亦豈細哉阮籍縱酒邪未肯效王猛之捫蝨耳寵光乃不讀書之司馬君實陶淵明乃不得勢之謝安石也然晉史之冗靡絶不足談觀諸人物足遮冈目而取解顧南其儒乘無一傑士房杜輩倚時得名竊怪其不能立綱以隱久長李白杜甫精小技而得夸魏徵顔得今以王公蹈道韓愈陸贄吾不哀其爲人之臣而有哀其爲人之君者噫非獨哀韓陸時之爲君者若是者吾每哀之韓富若居趙普之位程明道若得王安石之勢宋太祖神宗其爲何若安石直衛鞅之倫耳而不卓犖者文章之卒也康節則見大遺小已甚賈誼則期治出言太迅廟淩而後異材林列工師不能擇而庸之匠人斲而壞之惜哉王充之論衡張華之博物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五六百十一 作 年來者文以易求貨財人以榮祿爲志且爲何益于事其他雷轟電激變鬼露花麗綺敷發出紛紜亦天地間所不可少者又弗論嗚呼余與直如別亦

未甚久而其所見甚卓所言甚壯氣甚銳議論甚辨而得旨趣甚有歸倘由是而益其力盡其所不及裁折其或過擇其所庶幾口而誦心而惟以所評古人而勉焉寡則守遠而行志必有所在也既而次第直如之言並所勉于直如者連書兩通一以貽廷玉以期不孤一以書于卷末爲後記云

梅雪軒記

大凡形象乎天地之間者我之心泰趣通見皆可以達意而自娛苟鬱不平之氣羈世之故見之益足以叢怍于中而已尙何適趣之有夫沚蘋澗藻之微物可以羞于宗廟者誠之所寓也茉莒小草可以利樂者適于情也察龜可以畫卦觀梅可以悟道會于心也震雷驚于前而不知積雪深尺而不覺非不虩虩而冽冽也誠之所注心有所在故也黍稷生民之天周大夫見之而興歎萇楚無知之樸樕檜風歎已之不如花鳥平日之可樂者感時恨別則濺淚而驚心太陽下土之所仰照商民寓意則欲其喪明月光輝之可愛營壘則欲其休照何則心之所激情之所感有不同耳若昔賢之所好以菊以蘭以梅以竹以淸風白雲雪月而見美于當時傳與後世者盖皆因其所適所寓于一時耳謂其深有所得于其物者吾亦未之是也友人駱君則誠當隆冬大雪之時對梅吟笑適梅花半吐怳然有得于心遂題于屋壁曰梅雪軒抑亦識其一時所適云耳駱君通古今心豁而氣平又不際于世故其接于前而交于目者非有得而可樂者奚止梅雪而已哉則誠又嘗謂吾先人亦嘗有其號矣因吾時所適遂得吾先人之

知而好者篤矣然則駱君以梅雪名軒有自來矣予大夫之登其軒而賦其題名不求其意而求其跡則非知我則誠者也

日省齋記

水[illegible]之鏡至明矣置之于室而[illegible]不加則塵垢積之可求其明乎是[illegible]之者玄錫以粉之白旃以摩之藉之以綺縠[illegible]之以文繡而又匣之以刻木不用則退藏于密矣用而發之則光景瑩然隨物之來而不能逃其姸媸矣心之存乎人者豈不神明而靈變哉然物欲攻蔽亦猶塵垢之于鏡[illegible]物而引之可以爲神明而靈變耶是以修道之士窒其欲而養其性愼其情而防其意閑耳目之視聽謹手足之動履閒居則寂然而神凝應事則洞然而條遂(一作貫)非博學守約眞如實踐而省思之至者焉能至乎此哉同邑董子彥蒙好讀書能務本取曾子自治要語纂揭于所居之室曰日省齋乃因嚴仲本與善[illegible]而來[illegible]記余旣爲之說而又進之曰孔門弟子葢三千焉衍聖人之道而得其宗者惟吾曾子當今之時縱心侈欲順情苟行而不一察其身而致顚覆者比比焉而彥蒙獨能守約持己爲切要豈不賢也哉他日泰宇寧而神[illegible]亦由日省之功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彥蒙尙其勉之

拄笏軒記

君子有持心之道若防水焉今夫水靜而瀦之則汪洋淵瀚而澄澈能鑒及欲灌漑流注取之則不渴抑之不汚決之則沛焉莫能遏素蓄故也君子之於心恬而安之廓而廣之敬以一之勿私焉而自撓勿欲焉而自蔽勿念慮馳逐而自水火則事物之來是非之別洞然若持燭之取影豁然若臨鏡而鑒形素養故也此吾宗人自立甫丞廣陵尹靈臺而皆有善政於人也由其平居之時持心齋敬窮理昭晢而無撓蔽馳慮之所致也常臨軒拄笏崇朝竟夕凝然不動儼然若思因得其得遂題其軒曰拄笏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自立其名知此道者與或謂自立曠達豪邁趣通于西山爽氣以冗傲桓冲輩耳余則以自立將事上以敬治人以禮而欲各盡其分以永終譽者也奚有局于劾者(一作局劾者也)蔑視在上而自以爲高者(一有字)乎因解或者之言而陳君子持心之道以爲拄笏軒記

趙致古先生遺集卷之四

同里後學張廷枚睢吉輯

鄒道朋傳

太學生鄒道朋字孟德會稽餘姚人也有遠志聰達機變眉目頴異唇如赭丹少以民間特秀補縣學生即知研經博觀爲事奮然自樹立痛刮磨琢厲毋顧進就常若不逮日謝等夷閉戶誦習夜則俟同舍生已睡復出戶溫諷[redacted]篇徐步兩廡[redacted]回即畢以爲常雖雪寒雨暑不少輟故其[redacted]尤踵其變與就榻復躡倒抒思頃之然後寐雞晨悵然歎曰鄒道朋汝當爲天下奇丈夫安可悠悠然作餘姚人物也乃起後以業優升于太學太學官咸器重之而目畏于等輩遇朝廷選任即欲出試器之者欲其大就不許其名進固請弗獲同舍生勉之忽垂淚曰我豈昧于知者術者謂我來年某罹殆某罹恐不久於世幸出一施所學見于行事庶有少利於人庶以少自于世且以爲父母慰假久糜此一如術者云我固知命父母之悲爲何如雖不免俱爲父母累與其黙黙而泯不猶愈于得一暴其志乎如期果歿故舉太學悼惜焉時年二十三

鴻山外史曰鄒道朋其亦苦學聖人之道而欲行世者抑不得伸其命也夫孔子曰苗而不秀者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豈不然哉觀其與同舍生言悲夫

銀塘生傳

余罷官自中都歸餘姚滅跡不入市郭時出游澤藪間及往鄰邑界上山谷中據木坐石之際輙有好事者即我盤旋數道比有銀塘生者事甚罕異聞其人狀以爲神仙流不能形容常乘牛出入四明洞天選風景林壑之美即箕坐長嘯與不可遏則科跣狂歌紙形墨貌草樹水石之(一作其)變狀復詩于上極其特秀墨光動盪極其神化旣而張衣枝上歌一二過聲若龍唫响震林谷求之即與但不與凡俗子或問其姓氏則啞笑不答因其青銀塘生字于上遂以稱之故好事者往往懷豪褚

候之稍求得焉有載酒蔬具而堅請之則生弗顧是以得其片紙一言者皆襲䕶藏弆余初聞而疑焉及叩所嘗得者而觀之乃吾友楊君宗彝筆迹宜其罕異而見重於時也噫此特吾宗彝不爲時用而依隱玩世之跡爾耳使其得上大行爲下廣施則又非恒人所知而今人所及也憶嘗與遊宿山中浮屠道論古今豪傑以爲三季後居販臧獲反有可取倘此則乘機突發者[illegible]房爲最逢時不遇而能盡誠者孔明其尤羅世變而[illegible]其分者陶淵明其極郭汾陽不平致平勢也邵康節然於世道也程伯子不能丕變命也此吾與數君子快有惜有不平感激于心餘人所蹈皆常事耳余藉此言深有所發晚來坐松根石上山多松鼠躍走杉樹葉底覓露電滅生擲礫斃一墮地余意其偶然戲謂復能爾否即復斃一鼠又嘗與飲舞罍卮酒于掌上婆娑移時無少溢其技藝之精小大皆類此其詩清新俊麗雋永入口造奧陟突必名後[illegible]不喜時彥詩一日讀宗彝寄我數篇于萬書[illegible]几朗誦反覆不能罷已而覺手憊及覗皆赤

厲延傳

越先生曰夫孝爲百行之首故歷代史籍有孝友傳獨行傳以其誠有關於風敎也夫家有恒産足營衣食而能盡溫凊定省雖不多得然亦子職之常猶未足美乃若貧窮窘難素不學書而能盡於孝道者豈非天性然哉然使之沒齒無聞是可悲惜也余故于厲延有所深惜云

厲延者越之餘姚人也幼喪父保養稚弟與母氏居卒與其弟成孝友人家本田野細氓貧無爲業乃學爲蔬（一作蔬是）具賣以供母日得粟數錢歸而陳母膝下問母志所欲而敬具爲故延之兄弟食或不給而母極其滋味寒夜溫被使和侯母臥舁乃聚燈下夜作刺刺然刳竹木植恒私相儆孟或曰邑里之某富室也兄弟日相讐敵而親恒慽慽誠非人類也季或曰巷南北之某望族也日酗飫而夫妻屢相殘虐而親輒顪泣愈憤弗若也故延之兄弟夫婦或無過咎焉吁使延之兄弟目知書而進於道其所就當何如哉觀其私相儆戒之詞今之富足而憂及其親者亦獨何哉日醉醇飽雋而心爲形役者於風敎何哉

巨腹子傳

巨腹子莫知其氏名其腹皤然而巨故以是稱於人人其性幽雅不喜與人競或慢謔之靡以爲意甚則徐和以語爲笑樂閱經書不喜字過或求其賦詩則曰爾爲我筆之舉口而成求其親書則曰吾非傭書生好肆意山水間遇清絶處便藉草石坐脫冠掛松樹枝解衣鼓腹長歌聲振林木間若泓龍夜吟嫋嫋有餘韻不嗜酒啗肉過三四簋或謂之曰復能進乎笑曰廉將軍八十尙食肉數斤飯一斗我壯年謂不廉將軍若耶復盆數簋立盡嘗喟然曰天地間有眞可樂人不知也其知而樂者惟我與無何公乎無何公者世莫知其何（一作其人）人或曰即巨腹之子（作）別號也或曰一人嘗牧羊於石山中云

尋常百姓傳

夫學者旣貫習六經藝猶嘗考信博覽于傳記雜家如古之卞隨務光黙婁邵平之流不於傳記雜家見乎隱山外史曰余讀上虞志而未嘗不歎其自古多名[■]顯之士及遊金疊山水閱覽古訪今而又歎韜匿光德者猶或有古昔之流風焉若尋常百姓者其亦王充葛伯陽之徒輩歟孔子曰君子恥沒世而名不稱焉余竊志之其傳曰尋常百姓者越上虞之隱德士也姓施名謙字益謙其祖父皆仕于元謙獨棄去不欲乃放志羣籍而尤精於天文地理老子之學暇則能力田園不事華

麗衣止麻糲食飮止克濟飢務欲出已力不一介取于人也好蓄古文法書名畫彝器曰對列一室牖外置菖蒲卉竹數盆則歌于中乘興作梅畫張于壁得奇句即書于其上人索之命就取去不較與人辨析古今務欲窮詰致極旣則詠諧調笑放春秋法曰紀雨暘時事及己所爲于籍命曰註夢歷嘗竹杖布衣篛笠木屐行道上或睨之私語人曰彼氣貌類有道者其所願一尋常百姓也謙聞之曰善夫命我名浮于實君子所恥實浮于名乃余之志余雖名實俱凉願爲尋常百姓耳因亦自號爲尋常百姓云

盧節婦傳

餘姚盧家有節婦湯氏名晨娥夫曰仲良先是仲良娶陳氏生子祥甫三歲而陳死仲良自念羈世故上不得盡孝敬于親下無所托其遺幼乃再娶湯氏湯年十九事舅姑盡婦道奉其夫盡妻道保遺幼盡母道入盧門四年而仲良亦死臨死時與湯訣曰吾向娶汝本期養親托幼今我復是不幸非但幼無所托而且遺親之悲又重以累汝因嗚咽不能言湯未及答而仲良息絕湯即收涕跪床前地矢曰我此身雖父母遺體今旣不幸能不辱于義豈不有光于父母我終當奉君之親長君

之孤（一作孫）一爲君婦遂嚙左手中指出血瀝口中復一滴仲良口以爲信乃躃哭仆絕頭而蘇見者慘焉及葬術家卜兆曰此爲中勿易湯少偏之曰且留一穴隙待我人以爲守節之志決矣三年有鄰嫗來爲媒者節婦歎然曰若爲媒耶俟我入所留一穴然後言自是無敢復言者今年六十矣而未嘗爲容鄕之父老欲上其事節婦聞之曰是吾職分上事奚以旌表爲人以是益賢之

邑子趙古則曰能致身於君謂之忠竭力於親謂之孝兄慈弟悌謂之和夫死不再嫁謂之節義此人之所以

爲人之職分而異于禽獸者之大倫也然大丈夫男子
尙弗能知焉而行況一婦人旣知有職分上事而所行
若氷雪之濯濯噫湯其賢矣乎

中山三君子傳

松先生名木字良材中山人也其先佐太皡包羲氏烹
飪有功封東方靑地世襲蔭居中山伯氏爲園亭恭管
亦有名木生而剛操及壯身千餘尺壽至數千百歲雖
老亦壯不畏寒暑當奮髯特立臨風長嘯莫窺其際有
大器咸知其可廟堂任然被毀棄亦弗爲惜其後子孫
散處累受刀氏之難幾滅復盛族類蕃庶徧于香山大
谷或隱或顯莫載其詳在靑州者當夏禹時入貢始著
及秦始皇登泰山遇雨因幸其宅封爲大夫以秦無道
恥受其爵不應遂遁去學神仙之術嗜茯苓琥珀旣而

能乘靑牛坐伏龜凌雲霄有道之士多往依焉或曰張
良嘗受學焉時人尊之稱爲十八公陶潛李白崔斯立
諸名卿咸敬尊之然不若同郡竹虛中梅玄寔爲尤尊
故世稱松竹梅三友以德行稱亦謂之三君子後有與
姓履初者會稽餘姚人也慕其德求畫者圖三人命
藏于家云

竹虛中名節與同郡松良材梅玄寔齊名嘗黃帝時與
伶倫定音律初封嶰谷徙封中山遂爲中山人性淸虛
寡言笑秉心正直好扶人患難愛養鸞鳳以故而子
猷蔣詡阮籍孔巢父諸有名士咸與結交其子孫

氣名世者在震方稱著簣在揚州稱篠簜在荊州稱簵
簵在漢州稱篔簹以德稱于衛以富稱于渭川以衛稱
于葛陂以善笛稱于柯亭以神明稱于湘水皆有傳諸
見諸史別錄又有稚子者最後出善醫曾愈孟宗母病
孫曰龍孫名過其祖學浮屠氏一人曰玉版師尤見知
于蘇軾云

梅玄賓名華嘗魁進士第人因[illegible]稱伯華魁祖聚字仁
中父甲字子牙皆不官華入贅宋武帝女壽陽公主於
含章檐下善爲主粧世因傳梅華粧子多至億一作無萬
數女十一人長適羅浮令趙師雄嗜酒早亡其十八配

名南地庶士君貌如玉肌骨癯潔性度恬靜每於霜晨
月夜舒香夜坐意趣灑然何遜皮日休林君復極重愛
之成賦詩以贈累代名士作歌者千計初殷時與傅說
入見高宗高宗旣立說爲相授玄實太宰命之曰來汝
塞若作和羹調味甚適世傳梅羹其遺法也及魏武帝
出師令開水道有功食邑上林苑後衰腐不事事帝
醞之以賜朝臣皆顰眉不忍食後帝憐優其家今子
復盛

外史氏曰甚矣哉德之不可不種也觀中山三
氏以圖操稱竹氏以正直顯梅氏以恬靜皆能
競以庇蔭于人嗚呼自太皞黃帝歷數千百年其子孫
遠今蕃衍譽聞世世見重于大夫豈非至德而然甚矣
哉德之不可不種也

故處士方君墓誌銘

餘姚四明山中有處士方君諱松字延齡者孝于親友于弟而明達于事理鄉之人藉以爲安者也洪武十年三月某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陳氏生二子曰模楷模先君十餘日卒君之卒爲過傷[illegible]也楷出繼君母弟繼室朱氏生一子曰樞孫一人曰孟始君延余于家塾訓其二子曰楷樞者君父愛山翁得疾余日往視見君立床側顏悴心怦百計請高手醫醫進藥食立晝夜無少懈意及居喪哀禮兼至行人所不能者縉紳談其事不容口或有以難告率身先之伯仲間愉愉如也年不及

下壽而卒殃慶弗以類吾不知其何說也嗚呼吾年未三十旣哭送其祖孫喪柩矣又弔祭君靈而哭之其可感也夫其可哀也夫樞將以十三年某月某日葬于洞亭鄉丁山之麓致狀來請余志其墓遂序歲月并[illegible]余所感銘曰

允也方君鄉稱行賢不躬其報壽以不延壽雖不延[illegible]孫子也綿綿

雲屋先生顧公墓誌銘

大明洪武十有五年九月初六日雲屋先生卒于鄞之定海崇丘鄉其侔馮安來訃古則與吳剛陳鑄哭于陳愼家且名方暹會哭明日鄭相張經駱誠來弔于陳氏又哭十二日古則率愼暹走鄞致奠賻旣而其孤覲衰絰拜泣以墓誌爲請義有弗可得辭遂求譜牒及所藏書於其家得誥命三通以知其曾祖祖考之所自得玉山名勝集十卷春夜樂唱[illegible]一軸以知其家世貴盛之由得交誼卷二軸以感[illegible]貴尚義之篤得游劍聯言靜得齋鶴夢軒詩文各一[illegible]以感其雅性逸情之實皆

名卿韵士仙翁佛子一[illegible]之選[illegible]元三百餘人其不在軸帙而散積於几格間者不與焉何好奇博學樂道人善之如是哉夫處富貴而不驕不淫居貧賤而不憤不辱非知道孰能若此是宜銘遂序而銘之先生姓顧氏名國字仲國雲屋其別號也其先吳縣崑山望族曾祖諱文儒贈某總管祖諱文顯武備總將軍上海等處海道糧千戶贈萬戶侯考(下有缺文)姚盛氏贈大興縣君先生生而聰達勇銳有遠志不攝讀書一過即記不好武不顯于學年十六北游燕都由入王侯[illegible][illegible]相與馳馬擊劍射博攻勝夜則邸舍[illegible][illegible]一

氏諸史覲法書名畫有得然後已凡三往返乃得朝命襲父爵爲千戸侯所歷有績未幾遭時弗寧南北隔阻因卜居定海薰染其山川之勝也遂杜門謝世事痛刮去傳習絶嗜欲刻志文藝卒以善書名于世不喜作詩然時出一聯半篇輒清奇駭人其畫尤爲世所貴倘識者以爲不減虎頭筆法政物以來恣遊鄞越山水間不妄交接嘗有權貴人欲一見之時夜將半遽踰垣走避好賙急而未嘗取受毫末于人性剛直或折人過失而人服之卒時年六十二先娶姑蘇應氏再娶杭之陸氏一子覲陸出也覲將以某月日葬葬地未兆謀買山于崇邱鄉顧嶴之原卜既協[illegible]皆未辦焉安將謀諸與先生交游者古則曰可傳成之銘曰

少而勇勇于武壯而仕時乃阨克奮于學師厥古德施不昌以昌其書

趙攷古先生遺集卷之五

趙攷古先生遺集卷之六

同里後學張廷枚唯吉輯

跋雙節傳後

余讀奉天竇氏二女傳竊嘆其以孱然二女子能義勇抱節有如是者及讀陳莆田雙孀詩而益嘆其姑媍同節者又如是也今朝京師會四明季君公復出示其祖母母夫人雙節傳尤異其在家爲姑侄歸人爲姑婦俱遭不幸能雙全其節乃如是也自劉向[illegible]列女傳諸史傳婦人守節者雖間有之而未有姊妹媍姑如竇氏與雙孀比者求其如雙節者又何可多得吾知其有光竹帛與竇氏並相傳無媿矣遂書此以識

跋竇節婦傳後

余讀古忠臣孝子節婦傳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曰嗟夫其人雖死其英風凜節揭揭然若表日月而並行固不待史之記與否也然史不可不記者非爲忠臣孝子節婦也爲天下後世訓也使天下後世聞其風則思見其人庶幾有能卓然自立者今讀吳母竇氏事豈非聞風而自立者歟不然何其志行藹然與古人並光輝歟嗚呼聞而知之孰若親而炙之爲愈今聞古人之迹者固能自立如此則繼今其親炙母之化者當何如哉余以知蕭山節婦固不止一吳母矣異時史稱曰蕭山多節婦自吳母始顧不偉歟

跋樂仲本孝義男墓銘後

垂棘之璧荆山之玉至寶也納之韞櫝猶爲人之常情及其毀棄而混於沙礫糞壤之中然後莫不驚駭而歎惜之今觀樂仲本先生銘其子枅之墓哀其孝義而罹不年嗚呼痛哉夫父子之道天性雖常流而夭爲人親者且傷悼之況乎才德兼備如枅而能與弟爭死于橫逆之場者歟噫常人聞之尚爲流涕宜乎樂先生哀歎痛惜而銘之也

跋孝節編

夫死不再嫁謂之節善事父母謂之孝惟此之行且不多得若子爲其親而罹多難婦因其夫而赴水火尙或有之蓋益鮮矣而况子代父死于兵刃之下若徐允讓者而爲之夫婦能設計焚夫于倉猝被執之際投烈焰之中如潘妙圓者而爲之婦如此者吾知前乎千百年之已往後乎千百年之未來罄四海之濱盡人倫之變惟二人而止耳脫或有之其聞潘徐之風而踐迹者歟孝節之編其有補于世敎也豈淺淺哉

跋瓊花燈卷

余讀史記漢書竊憾夫馬遷班固不爲孝子列傳如列夫貨殖者貨殖傳自范蠡而下旣極矜其治產積居矣至若掘塚博戲行賈販脂賣漿酒削胃脯馬醫之至不足齒者而亦附焉俾當時人子之能孝行而大有關于世敎者反不得如貨殖之徒流名于萬世而識士之長貧賤好語仁義爲足羞是誠何哉吾邑有孝子倪昌年者家甚貧以母病故作瓊花燈以祈神貺事可嘉也夫瓊花燈雖玩戲者之所爲然其孝心無所不至志誠則有在也以昌年觀今世用姦事惡業而成富者寧不爲之三太息哉當路之太史氏能刊落貨殖而作孝子傳否抑又能以昌年附孝子傳否觀其卷而重有感焉

書徐知遠送行詩卷後

洪武己未秋九月既望萬寧知縣徐君將往涖政友生趙謙出餞于秦淮滸藉草坐而不忍别欲作一詩道慇而又弗克就因觀鄉先生劉中山諸公分題詩文其忠君愛國之情敘離别之思祝頌勉勵之意謙所欲言者皆已言之謙復何言哉姑識别時歲月于此

書劉梧州墓銘後

昔人謂不識其父視其子余與劉恩昷伯仲交因想見梧州君之爲人其風度藹然于心目間奚俟面睹而後知哉及讀江陰孫先生所著墓銘斯知余心之不誣然有所感焉矣以君子才行乃遭飛語蓄憤以終山岳之謀幾微所忽蜂蠆之毒君子殆不免乎

書續武王戒書後

蓋嘗稽古聖賢未嘗不兢兢業業以致戒也是以黃帝有巾机之[illegible]孔甲造盤盂之戒禹勒筍簴湯銘盥盤逮乎周之武王旣踐祚猶咨尙父而爲戒書至于席几杖器無不有銘惜其散在諸書不彙爲一乃竊裒而集之三十有四篇自席銘至矛銘十有四篇著在戴禮自筆至井十有五篇出太平御覽衣鏡觴三銘則得于後漢朱穆傳又得几杖二銘于崔駰傳三復其旨若行洞庭之野而聞簫韶之音三日不食而得雋永之味因喟然而歎曰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况後世眇末小子敢不惕然以求諸心哉於是以古篆隨物而書之矣復書一通揭于坐右間有銘夫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其篇如武王銘之數而加十有九焉非敢承諸聖賢作者一本無聖賢二字庶幾常目在之以自儆云爾

續戒書銘詞五十二首

有攸爲罔稽乎得失有攸行罔覺乎凶吉惟爾德之至神惟爾德之至一凡民有疑惟爾質 蓍銘

德惟一動則吉行靡中動乃凶神之敬之伊泰筮之庯 蓍格銘

馨爾德容以塞蔵斯革 香鼎銘

山爾立匪岌岌獨介爾 筆架銘

昏明之異爾用爾棄永聡爾之德于夜無寐 書燈銘

窈而深藏乃密廓有容隨所出 書屋銘

正其心艮其背艮無聞愼無視允守玆哲可企 室銘

大哉聖謨於爾儲奧之奧之匪他圖 書櫥銘

抒厥衷善則紀秉有恒致敬此 笏銘

安毋忘危樂毋忘悲毋曰無知天監于玆毋自欺 榻銘

齋爾宿愼爾獨毋安爾寢縱爾欲 枕銘

錦爛如災厥軀綈疏溫安以存 衾銘

簞食豆羹莫之與爭羞珍食玉其或顚覆 鼎銘

戒爾盈盈易傾守爾中中有容 水注銘

爾之則符心德長短不齊惟所適 度銘

毋苟入毋苟出括汝口時無失 囊銘

待時而動隨時而靜動靜惟其時孰執其柄 扇銘

利若鈍剛而巽惟所致曷有困 錐銘
上無諂下無瀆愼所與乃無辱 名刺銘
諧爾鳴宣乃情永協韶之成毋爲鄭之聲 琹銘
溫而潤惟爾德之蘊端而方惟爾德之臧虛而質是以
容斯實 硯匣銘
黑所致曰亦緇欲有所染其愼之 墨銘
渠而敦質而文紀厥善余所遵 圖書銘
方而式廉而直覆渠循常契余德 界方銘
藏厥機勿妄開彼其不齊爾乃裁 書剪銘
不偏倚惟爾德之宜正直如矢隨所之 筆式銘

仰彼則重俯此則輕俯仰咸匪常惟執厥中乃爾程 權銘
或欹或盈罔攸式裒多益寡爾作極 量銘
安爾裘畜爾質的然于外寧藏于容 筒銘
坦而夷無欹無危習于兹敬而勿馳 簡版銘
疑所決庸而濊永丹厥心毋爲紫奪 朱合銘
晨而與謹斯櫛毋以養望爲爾逸 梳銘
勿爲所染而自緇日新又新當自治 墨池銘
毋苟汚難復去 點子銘
匪欲其華匪逞其奢欲覩古像致厥家 書叉銘
彼有所染庸爾革陂而不埜庸爾澤革如澤如予

研匳銘
夫惟靜動罔不正夫惟重無怠無縱靜兮重兮敬德日
躋 壓石銘
懋爾形著厥名永綱紀吾聖經 書鎭銘
乾斯七毋忘秉耒饘粥於是以寧余餒 匕銘
棣斯柄亂斯正 箒銘
纍寸成尺如彼積德 巾銘
觀爾和豫範我規矩趨行翔揚於是度 佩銘
山削爾形惟亂風是屏毋蔽厥明 屛風銘
視彼壺廣乎屢空視兹笠庾乎直躬心端體正遐不中

壺矢銘
用則張舍則藏用張舍藏諒比陰陽 簦銘
毋曰內可闕乎外毋曰外不見其內緊內外無二惟明
德之大 簾銘
柔而平方而正是藉是凭以彰我名 印褥銘
予爾形燭聖經學欲緝熙遵爾高明 燭檠銘
去兹塵如垢去身如惡去心其日新 尾拂銘
折旋中矩處彼得所 印笵銘
齒易雪心難潔痛刮礲厲工毋歇 牙刷銘
太剛則缺太銳則折和爾剛銳以[illegible]

雜言十三則

趙子澤遊愛澤水甚淨淸而被羣兒戲者以泥抑之失其眞吁人欲淨淸而被抑失其眞者多矣奚止水哉

里嫗有拘忌者見鵲集鳴則手加額而喜且祈頌有楚烏來鳴則怒罵而唾逐之余見其皆烏也而其好嫉異甚因問之嫗曰人言鵲能報吉鴉能送凶噫世以人言而好惡者多矣嫗之易惑固其常余獨爲楚烏加不平焉

趙子暮歸見醉夫蒙泥而卧道上額殘破血流痕至踵水汚糞穢之染弗康言且其鼾正酣嗚呼酒之設本以養人而苦人若是豈不可哀也哉

趙子曰君子未嘗自以爲君子故其行也日益君子小人亦未嘗自以爲小人故其行也日益小人小人之惡君子亦猶君子之惡小人也欲學君子者其察之

趙子曰貧困之切身非不可不憂也而君子不憂者知有命也

有瞽夫過市而失足於溝塗汚及其膝者舉市人皆笑之趙子適見而歎曰世之完目而失身于刑戮者[illegible]或致閔焉瞽而汚足又何笑焉

西鄰有人夜見林叢中光者以爲寶瑞惟恐人之[illegible]往拾之遇毒蝥其手毒肆而喪其身終不悟哀哉

鳳治世之瑞禽也言其出則天下平雖庸鄙人皆知信之有致生鵬而紿未嘗識者以爲鳳雖聰慧者信之況于矇瞽者哉矇瞽者聞而往索而按之鳳乎鳳乎逢人則譽之不去曰識者笑焉嗚呼世之以耳爲目者比比而況紿瞽者以鳳也哉

巨魚有乘潦水而野者水收而拘于洫則不能旋其身而見制于鯢鮨受侮于黿鼉趙子曰巨魚非不能口鯢鮨而吞黿蟹失勢故也

有以蜜果饋西鄰者鄰翁切分啖兒甘之索不復得也

刀有餘蜜口其刀刃傷舌毒而致死趙子曰兒無知甘其蜜于（一作而）刀口亦其宜爲父母而顧不戒之何也今人有甘小利而父母妻妾不能曉戒卒至傷體殞命者悲夫

多慮而叢於心者夢亦怪險寡慮而虛其心（一作靜慮）者夢亦不作縱作之正爽有序步咫尺之地而不懼者實故也是以行欲其實而心欲其虛（一本有也字）

驊騮騏驥馬之良者也命之捕鼠則不若跛足之貓矣故曰才各有能有不能

水火生民之大用也而人不以爲寶者以其隨所有而

隨可取故也金璧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而人以爲至寶
者以其產于遠而少于世故也是以智者務實去華慤
者貴遠而賤近

詩

次倪安道韻十首

樊籠心猶孩淮南口猶乳射日誠幻談鍊石胡可補陽
精與飛禽爭天非破釜立言理苟迷無乃嘿爲愈所以
古皇羲窺圖萬徽抒云何夸毗子葩藻失倫序

我昔志飛騰登天欲乘龍著鞭始云邁忽値烟塵□旣
不能爭感蹇修莫與同唱焉念旋反還棲荆棘叢雖日
昧初志庶得收奇功

歎彼牛山木還能秀森森斧斤互來伐何年欝成陰萌
孽豈不息又被牛羊侵所以鄒孟氏喩彼仁義心

元化浩無端人生八紘間靈臺妙不測神聖何假言太
極諒斯存一貫誠非難與言理絕綜獨抱瑤琴彈

荒哉周穆王八駿窮萬里朝發崑崙顚夕飮瑤池水空
歌白雲謠千載汚人耳三復祈招詞感歎不能已

伊昔紛榮耀奚啻夭桃花今作春市徒寒風起悲嗟去
去林君子行行野人家瑤臺豈非貴不久將如何

三聖旣云逝大道如頹波緣業乘時論雲樵壇正阿[illegible]
慝久盲聾沉痼夫如何孰能火其書感激[illegible]欷

偉哉昌黎公壯志靑雲上抵排西方化原道[illegible]
彼葩藻徒卑卑渺難望但惜大廈傾一木將何[illegible]

千載下臨風爲惘悵

雲間學仙侶翔成粉挠尤偃月蟠龍虎交構爲神丹服
食能輕舉豈惟髮不斑長生誠可求逆理心非安去去
順元化修短合自然

蜩蟬本無患悠然亭柯上飲露[illegible]清吟飛禽忽來往扶
蘇在邊隲趙李起奸想世無少康子千載爲怏怏

松菊徑

不同彭澤賦歸來松樹菊叢先自栽門巷杳然車馬隔
落英無數點莓苔

芋栗園

人間八月稻粱秋爭似山中芋栗收也可盍簪供笑語
免教輸稅見王侯

桑柘林

吳蠶眠起正紛紜桑柘斜曛十畝雲白眼看他閒草木
只將紅紫媚東君

芝蘭室

燁燁猗猗寵色新蕭然一室日時春[illegible]御史雲仍[illegible]
如此清芬可比倫

錄示子孫

冬晨寒氣交夏午炎光逼殷勤寫書[illegible]

終還自校叙次更裝飾家貧不爲計神勞豈非瘁所愛
在經書雖久終無斁子孫苟能嗣曷哉當爲惜

與駱則誠潤別寄以詩

玉山玉泉惟咫尺不得與君時往還風吹柳絮挂簾官
燕蹙落花鋪地斑一身纍纍喪家狗平生碌碌牢籠鷴
便當相見碎一斗狂歌擊碎青琅玕

題白沙翠竹

沙汀沙白白如銀竹村竹翠翠如雲鶺鴒拂羽春聊動
鸑鷟來儀月夜聞中有人危杜工部豈無字擬王右軍
角巾來往共談笑便是浣花溪上鄰

聲音文字通成有感

文字聲音歎久訛十年辛苦事研磨誰云沈約知音甚
未許楊雄識字多魚魯從今堪辨析鼎鼐由昔費摩挲
總憐朋舊徵鍾子歸臥雲山看薜蘿

喚仙閣

蒼山倚層構丹室棲神仙神仙去已遠遺跡在林泉昔
賢慕遐舉何術能長年招招不可見從誰問真詮王子
自緱嶺黃鶴留青田長林振哀籟秋草棲殘烟蕭索有
高士延佇思悄悄冥搜發佳咏淸風滿山川

雪窗夜話

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蓄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士能弘道曰達貧不安分曰窮得志於一時曰殀流芳於百世曰壽

洪武戊辰臘月望竟夕大雪宗人德昭友生柴欽同在余舍既乏酒飲又無火炙及夜映雪危坐以爲清供亦韵事也古貝識

遺言

嘗自奮曰使我與草木鳥獸同腐何以學爲

讀武王戒書歎曰以往古之聖猶警戒若是之至況後世眇末小子敢不惕然以求諸心哉此見讀武王戒書書後

聖門之學以立志爲先以主敬爲本

每自慨念曰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諸讀書讀書非識字義之所載所該則於上達乎何有此古聖賢設教所以貴於博文也

典簿時與僚官論事不合罷歸謂宋廷臣曰予之不幸蓋墜憸人之計耳然亦何足以動予之方寸哉且前哲之出處塞於此者通於彼屈於今者伸於後予之屈塞必有伸通者焉

嘗兀坐山中仰而思之俯而歎曰六子諸子史籍圖記皆以詳悉歷代有人矣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音韻關於國家同文之教不可不明

築考古臺著聲音文字通其言曰平上去入謂之聲四聲必貫沈氏平東上董去送入屋之類則非矣[illegible]商羽謂之音七音有序沈氏前東後公冬東[illegible]則非矣依類象形隨體詰詘而畫其迹者[illegible]合體謂之字六義相資自夫程邈造隸王次仲

省易而文字破壞則代益非矣
嘗謂人曰吾於聲音文字通一家之學有精義入神之妙雖伶倫復生倉頡復作不易斯言矣又曰聲音文字通一家之學自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教諭瓊山時作造化經綸圖以示學者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冬十一月卒於廣城寓舍年四十有五前一日病亟起坐于床命侍者取紙筆書云余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不能不散而爲

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自已者豈有所作爲也余此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爲水矣旬月前嶺表舟中每晨起必誦易或中庸琅然一過始進食因謂從友生莆田朱伯日二書之理爾嘗究乎吾不久當歸吾元

歲壬申得攷古先生古文五十四篇古今體詩十九首雜言十三則遺言十一則於竹浦黃氏繼於謝丈雪漁處得造化經綸圖一卷續武王銘五十二首雪窗夜話一則次第之補諸傳像用授梓人先生平生著述自學範六書本義而外都無存者前明邱深菴李西涯謝木齋諸公訪之未獲是闕數百年復傳於世寧非神物護持之也

乾隆癸巳小陽月望後二日羅山張廷枚識

攷古先生遺集卷之六 終

前明成化間我姚叅政姜公按節瓊州獲先生遺集學範二書以歸學範行世已久遺集予始從蛛絲蝨簡中捘付棗梨又得雜文數篇并趙氏海南世系圖續刻於後

乾隆乙未春王月十有二日後學張廷枚題

趙攻古先生海南世系圖

趙謙（字撝謙號攻古又曰古則餘姚鳳亭鄉第一圖人洪武間任瓊山教諭卒于番禺）

孟時（徙居定安永樂十年因母姓入籍吳氏）

吕南（絶） 鼠南（殀） 啟南

華 榮 富

華：𩐨 韹 䪭
榮：韶 頀（生員復姓趙氏） 韸
富：歆 韓

往編攻古集後有先生裔孫名頀者上姜叅政趙氏海南世系圖并書二首字多舛訛不載入茲特括其始末使後人知所考焉按先生任瓊山時生子孟時孟時生三子鼠南吕南俱絶嗣啟南生三子榮華富榮生三子頀其一也先生殁孟時不能還鄉葬先生於學後坡原奉母吳氏徙居定安遂因母姓附籍成化間叅政訪先生後人頀上書自叙其流離改姓之故叅政復其姓爲趙氏

羅山廷枚書

趙攷古先生續集目次

石鼓文辨
六書本義序
送胡信中詩序
代滑撄寧送吳稅使分題詩序
書童蒙集句後
答張天民書
跋森玉軒
題芸香室卷
楓林讀處銘
三戒

攷古先生續集

趙攷古先生續集

同里後學張廷枚羅山輯

石鼓文辨

嗚呼三代之文字存於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彝鼎欵識而已夫蒼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欵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眞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鉤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涀機發

秀出唯石鼓文焉耳竇臮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璿樹離披旨哉言也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理難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摩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爲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爲也見於秦斤以𥁰爲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爲帝亦可爲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今按易

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從山取秦丞
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
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所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
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温彥威使三秦以爲
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
陽之語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
能書者如斯氷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
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
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
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爲宣王田獵之詩而史籀之書

也蓋宣王田獵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如
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趚
趚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
曰四牡孔阜蓋即石鼓趍趍六馬四牡其寫之謂也它
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
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御不驚即徒驂
孔庶□以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旆旌即其斿
鼎斿之謂也其曰赤芾金舄即華勑塡塡之謂也曰會
同有繹即來□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即

秀弓孔碩彤矢䨣䨣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即
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我鹿允異
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天子永寧
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丙申之謂也曰
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濟于原我䍜止射其來大
有其來遹遹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即麀田若反之謂也
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我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
曰滌沮之從即于水一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殹

其特之謂也又况石鼓漫滅者其詞繁而不□不若車
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删削者古詩
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爲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
見收錄而遽以是疑之論語所引素以爲絢兮偏其反
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
者多有得失或前後相違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
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
錄雖後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者資古又加三
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
今世所有者極爲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謄

補之其闕文依吾氏濬廸補以圖方耒書杜甫以下諸
君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

六書本義序

六書何爲而作也惟皇昦羲繼天立極將以開物成務
載道傳世而作也蓋至朴未散六書之理已悉具於冲
漠無朕之中粤自元氣肇分天浮地降日月著明星宿
縣象云雨變化山川流峙與夫人物草木鳥獸之紛然
賁若者莫非自然之書天不能盡於是滎河出圖假手
皇羲而六書之文興時則有若朱[illegible]侯剛從而廣之而
六書之字備六書既備則結繩之政代而人文昭天地
之理載而萬民察六書之時用大矣哉洋洋分虞夏商
周之世其道大明而司徒之職設保氏之教立及嬴政

焚典燒毀文籍李斯乘時改作篆用其私程邈王次仲
苟趨省易分隸篆行於是其道始微漢著其法太史試
學童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吏民上書字或不正
輒舉劾之至宣帝乃命諸儒修蒼頡法光武時馬援上
疏論文字譌謬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博采
稽考訪之於逵著爲說文後世宗之魏晉及唐能書者
輩出但攻乎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
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
盡廢其有作興之者如李忱之字林李陽冰之刋定徐
鉉之集註徐鍇之繫傳王安石之字說張有之復古編

鄭漁仲之六書畧戴侗之六書故楊桓之六書統倪鏜之六書類釋許謙之假借論周伯琦之正譌之類雖曰有功於世然猶凡例不立六義未確終莫能明其旨指事爲象形會意爲指事旣非矣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則失之甚者也於乎正書之不顯俗書害之也俗書之相仍六義之不明也古則自早歲卽嘗研精覃思折衷諸家之說附已見僎集六書之義正其以毋統子以子該母子復能母婦復孕孫生生相續各有次第分爲十類以象天地生成之數著爲十二篇以象一年十二月部凡三百六十以當一朞之日目該萬有

餘數以當萬物之數其相重亦俗變省譌通之類不能悉計而亦不之計者又以見世道無窮之變焉凡五曆始克成編而名之曰六書本義詹乎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夫讀書讀書非識字義之所載所該以俟心悟神入豁然貫通則於上達乎何有此古聖賢之設教貴夫博文也古則不敏何足以知之然區區一得之愚不敢不取正於有道攷古君子倘恕其僭而取其心焉

送胡信中詩序

吾邑胡信中氏篤志卓犖人也由縣學而升大學由大學而出試正經界事旣克成緒而復入大學逾三年請于司業先生而歸覲其親禮畢卽括衣服挾所讀書冊戒行就道欲速卒業吾黨之凡與交者惜其久不面而會別又亟乃操執其袂市壺酒爲肩祖于江上亭咸相率賦詩以道其行而屬予爲序予因舉觴而祝曰夫學以明理理以燭事今吾子以卓犖之資旣克篤志于學理無不明出歷諸事施無不達此正聖賢知行兼進動靜合宜體用之道也吾子脫由是而盡其力謀厥終

若始則何古人之不可企信中蹶然而作曰敢不藉佩若言以自勉遂書此爲送行詩序而系以詩曰精金藉陶冶庶可成鼎鉉良玉賴琢磨自然成瑚璉人生苟不學百歲胡能善彼美定安辭劬書尤黽勉挾策試神京酬酢如丸轉蘊眞能若是果與瀛洲選一歸覲庭闈復去胡藻晃送別蕙江頭姓氏響幽獻

代滑攖寧送吳稅使分題詩序

别離而眞情見送行而聲詩咏其來尙矣見于經則三百篇之間即其後歷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作者尤甚晉宋而下始有詠物以見意者唐以來有分韻分題者焉雖體製不同其實在乎達離别之情以寓勉勵期頌之意而已夫紛然乎兩間者飛潛動植之物耳凡有血氣者莫不有情艸木金石之無情猶能以氣類感若栗花而實芽磁引而針動况有情者而無所感哉宜乎龍飛而雲從虎嘯而風生也人之于物尤靈而秀者非惟有情而已且又有理義以節正焉是以相交也以

情聚相聚也以義合聚合雖常則離别之情見至則惻悵生涕泣不忍者於是能者才者形于賦咏以制之使其情不至于傷且哀也

書童蒙習句後

好古而不諳今則窒而不通博文而不約禮則汗漫而寡要故君子貴乎酌古以準今守約以施博也凡古之道舉皆廢墜惟書得行自夫隷草擅場六義由晦而書之廢亦甚余不揆研精覃思竊成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又慮童幼之士汗漫不得其要復習子母偏旁凡千二百字練成四方言句庶乎守約而施博也以四體書之庶乎酌古以準今也於是篆本之六義分隷之苟易艸書之狂悖一舉自可領其要矣然分隷有門無門有聲無七之類艸之有處無處有業無業之類又不

如分隷抑亦可以觀世變也雖然若天卿亮愛之體近古秦泰奉春之首與隷則艸亦有可取者焉

答張天民書

走少時讀書竊感失朋友非骨肉之親而居人倫五之一豈知聖人立教之旨者也夫輔已之仁責已不善相與講明道藝而成事業皆於朋友焉取之斯其所以爲大也近從事縉紳之間或仰其德或求其藝或慕其多文稽古是以孜孜汲汲惟恐不逮者蓋欲其所謂輔仁責善明道藝成事業而然也聞執事所守久矣思欲一與相見出肺腑敷肝腸以攄所積蘊以言所志願而抱恨未獲今棠以所作爲先施三復伏讀雖日未獲面識之而已心識之矣雅意不可虛辱敢奉此答[illegible]教

跋森玉軒

憮其物而美其德雖艸木之微亦貴重之故咸以玉稱竹璚稱梅金稱蘭菊也憤於俗而矯其時雖適貴之寶亦汙賤之故有以懷璧爲罪者欲以黃金同土價者以錢爲阿堵者噫豈人之情不知所貴賤哉由天理之公或當好當惡者耳西陵徐君題其玩竹之軒曰森玉蓋憮其物而美其德之云也然亦憤於俗矯其時而云耳豈非隱德闕世之君子哉余他日訪故人吳季則于漁浦道經西陵見團青覆綠璆琳琅玕之所徑造其下怏然有得于心大篇短章更當爲徐君言之

題芸香室卷

皐圃黍荆璞以與嬰孺必取圃黍命商彝鉄鏽以假村嫗必鄙商彝此獨立特行之君子所以每見强於庸人俗隸也友人張君與權好植芸香艸因以名室葢以芸之能辟蛀書蟲也時之好花卉而玩浮華者未必不若嬰孺村嫗之遺荆璞商彝也故閱其卷而葢有所感噫

楓林讀書處銘

上虞項宗周父稱其教子習業之室曰楓林讀書處以徵餘姚趙古則銘而誓之遂銘而誓之曰大道無形理藏方策幽而神明顯而家國昧者蚩蚩知者烜赫於美貞士是究是緝誠能緝熙中心有得毋自半塗廢是懿德終始乾乾期趍聖域

三戒

昔柳子厚作麋驢鼠三戒蘇子瞻愛其辭復以河豚以下三者擬之其風戒之意切矣近有觸予懷者頗類乎是故亦作三篇云於左

灘之龜

余舍瀨溪溪上石畠畠然延袤數十畝間而新霽之後有龜出暴於石牧兒適有見者躡步執之號於衆曰吾得龜矣從众往趨觀之謔玩百狀有欲視其首者龜堅縮不出戲祝曰龜乎龜乎能出首以示予乎頃復不出乃相謀以幾棘拱之拱其尾則首出拱其首則尾出兒

乃大笑曰以善道求汝則首不一出以惡法侮汝則首尾俱應尙爲知所從耶吾聞汝能先吉凶以告人而不能先吉凶以免己尙爲智者耶羣兒皆揶揄大笑余聞之亦含笑而歸[illegible][illegible]識之

穿山甲

甲蟲有穿山其名者蓋善穴山而出故名性嗜蟻於群聚處輒開甲佯死於地蟻入甲罅嘔嘔然如得[illegible]物俟其至衆則闔歛其甲入水張甲浮蟻水上徐以口拾之日食皆然一日遇人於山谷間人以沙礫擲之則卷然作束如石狀以紿人人見其紿也因持以歸脔其肉而食之甚旨以其甲能已風疾復貨于藥肆吁穿山謀食之計亦巧矣何其巧於取蟻而拙于避人也哉卒至肉臠甲拆之患悲矣

水之鷸

鷸一名翡翠鷸雖毛羽青瑩輝彩可玩常循飛水涯入水底取魚以食之巧者利其羽毛以一网飛舞水上媒而執之其羽市於富貴家爲女子飾直視金玉家因致富夫負毛羽之美而不能遁幽藏僻乃材然終日饒誇於人至於斷斷取而終不悟哀哉雖然世以羽毛夸於人者豈獨一鷸歟

趙攷古先生續集 終

草澤狂歌五卷

（明）王恭撰

清鈔本

草澤狂歌五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王恭撰。案恭所作三集、鳳臺清嘯已不傳。故千頃堂書目有其名、而闕其卷數。范氏天一閣藏本僅存其白雲樵唱、而無此集。此集出自秀水汪氏、蓋幾佚而僅存也。大致與白雲樵唱相近、而中年所作、情思較深。靜志居詩話嘗摘舉其集中佳句數聯。然如渭水寒流秦塞晚、灞陵殘雨漢原秋、椶櫚葉上驚新雨、砧杵聲中憶故園、幾處移家驚落葉、一年歸夢在孤舟諸句。皆詩家常語。至雲歸獨樹天邊小、雪罷孤峯鳥外青句。則小字形容頗拙、罷字節次未明。又鳥外明河秋一葉、天涯涼月夜千峯句。尤為疵累。夫晝見飛鳥、不見明河。夜見明河、不見飛鳥。上四字自不相貫。一葉落而知秋、不係乎明河。天河夏月已明、不係乎落葉。下三字亦不相屬。蓋興之所到、偶然拈及、不足以盡其所長。讀恭詩者毋執是以刻舟求劍可矣。

草澤狂歌目錄

卷第一

五言古風

方氏日涉軒
張良進履
紀夢
送楚上人
登山懷古
賦得凌霄花寄友人
夏日過周六園林因有茶瓜之會
書雲山小景
梅城小景
春夜懷同袍友
送人中秋閣歸蒲中
雉父詞
秋夜宿石門洞
新秋有懷
與同志泛舟得僚字
古鏡
蘭畹
書臺山法堂
題東華觀壁
越城關谷
南山塔晚眺
言懷
江國晚秋
水墨[illegible]水
秋谷飛雲圖
贈何秀才二首
輓晉安何文學被徒卒遼東
哭亡友陳一

卷第二

七言歌行

汲井嘆
題琴合故衣卷
漫歌行

鵜鴂啼懷林十二謫後
龍門行留別陳大因悼揚閔西
霜天曉角
經甘蔗州贈朱山人
羽林少年行
冶城過集吳陳紳進士因觀故人陳則
誠侍士書至
西林野老
閨中曲
醉歌謠
送人復雷陽軍
贈桃源陳處士
織學篇
寄宿田家
歌行重別海上陳文學
歌行贈李隱逸兼張林二學士
梅花引為林逸人賦
海上贈別駕馬英

酬閔西故人
答林逸人兼吏劉大因憶滄洲野堂叟
山齋遣懷
雜公般
燈夕感懷
醉歌行留別張潛
放歌行酬林逸人良箴
洗馬潭
題滄洲野堂卷二首
送人至溫陵
出門行留別城中友
觀滄洲二藁有作
題建安朱氏杏林雲隱卷
酬陳大見寄
答馬造士鐸
奉寄鄭浮丘先生兼簡龍門漫士
歌行贈劉交
明哲臆寄石澗

樂府奉寄陳九梅江先輩
秋胡妻
齋居喜故人陳希呂見過仍贈別云
行路難
江上吟
送畫史林岱白歸嶼南
聞友人尉吳門
夢遊天台
題嶼南林道性所贈墨竹
送僧歸日本
山中喜故人繡衣使者見過
聞笛歌送人之塞上
箏人勸酒
青溪小小景
女耕田行
孀婦吟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梅城小景
賦得劍津送孚丘鄭先生之江西考文
浚燕
墨梅
寓懷
還山吟

卷第三

五言律詩

九日
寄別陳大坐罪之京師
偕陳處士宿桓山禪室次韻
遊桓山寺
三溪似陳澄清
留別海上陳文學二首
送馮生被役別業
送造上盧佗京貢
暮春贈別方陳二公遊泉城
初秋露坐有感
滄洲雜詠中賦得蟾蜍水滴

題鄭氏家藏古畫
夏日遊靈瑞寺四首
古塞下曲三首
送人奉使日本
過冶城弄芝山蘭若訪從兄闡上人
夏日喜故人見宿
題前山過雨
題馬圖
初夏書懷
西岩庵前小池
擬唐高適送鄭侍御謫閩
經冶城弄芝山蘭若訪從兄闡上人
寒山過雨圖
漁隱
殘夏懷西岩舊隱
送僧歸日本
遊靈瑞寺偶賦
經漂母墓

擬唐韋應物賦得暮雨送李冑
經鱸峰蘭若
山水圖三首
枯木
贈別畫史林虛白歸嶺南
武夷山訪道
齋居喜故人陳希召過仍送別去
泊舟武昌
題猿鹿圖
曉濟龍門渡圖訪高漢士
夜泛薑江
送客還荊丘
經故人墳
喜嶺南景霞子兄過見過
贈醫者
題靈瑞招提
訪道經
送隱人室

四月東湖泛舟
山人入城二首
久雨後湖堤散步偕三同志
避暑
三山送客歸錢塘
遠浦帆歸二首
夏夜聞笛二首
贈隱者赴召二首
訪山人不值二首
林塘夏夕有懷同志
書雲山小景
夏夜舟中
送人下第歸桐城
冶城馬上
山路見落花
漁樵清話
登鳳山仙人梯二首
織婦

贈別友人之長沙太守
王昭君
經山中舊宅
贈詩僧
題王孫扶彈圖
林下逢僧送偶坐談禪
山居獨夜
夏日過周六園林因有茶瓜之會
獨酌言懷
山行聞樵歌
過皇恩寺
燈下寫懷
梅城霜夜
寒村訪隱者
秋江送行者
秋中九日登南樓
秋日送僧還山中
擣衣

九日鳳山載酒
秋江獨釣
秋暮寄山中人
秋山行旅
鄱門留别
初冬登南樓
江城暮角
寒山送客
冶城送人之金陵
松林觀瀑圖
冶城客夜
送黄山翁還玉融
獨酌言懷
秋塘曲
寄止清王道人
書上清方壺醉墨山水
春登御風臺二首
閑居喜故人見過二首

送僧遊吳
與醫者遇詩以贈之
經鄱陽舟中作
登雁山望太常峰有懷所知
題道人有親
送邑令秩滿之天官
六平峰山送人之吳
田家喜晴
送人使邊
仲夏五日遊盤石二首
詠荔枝
懷畫史林景時二首
與同志泛舟得江字
送友人伸蒙岩讀書
送人赴秋闈
贈武夷鱛
仲秋洪山經狂客墓
贈道人别

題美人吹簫圖
僧房秋夜
寄遠上客
月下聞琴
擬題鼓山寺
和王摩詰山居即事韻
老將還鄉
夜寒曲
暮秋太常峰掃松楸
文石漁家
題鷲峰廢寺
送道士還山中
擬早朝
山中即事
暮春餞別
暮春羈懷
送僧省親
閑居寫興

山路聞鷓鴣
擬唐賈島題李凝幽居仍次韻
山行逢故人墳
山寺讀書二首
寄衣曲
夏夜寄宿僧房
寄馬秀才下第歸
春陰
宮鶯
暮春都門送客
新燕
寒食登臨
宮井
因客留客
送春
贈故人陳孟敷牧安陸州
睡覺山中
挽僧

夜泊楓橋懷所知
送衲子西遊
暮秋登冶城平遠臺
海江送林中州歸
送人還建上
宮燕
春日登龍華觀
贈别陳孝廉赴京師
上巳邑中值雨
山人以春茗見寄賦以荅之
題山水雪景
送張道士歸山用唐人韻
送邑長史
送僧住崇聖寺
題道人幽居
仲蒙岩讀書
贈林濟之江田送舅氏赴京選
題王晏壁梧山房
塞下
夜宿石門聞秋風
文石江村
與同輩遊霍童山
送滄洲出邑偶賦

卷第四

七言律詩

送林大歸
用韻答林大
邢逸人寒夜見過
答梅江陳以方
秋日留别劉大二首
别劉山人
梅花城觀兵
梅江旅夕
中秋對月
客中歌越調
任馮氏先塋

行次海上
别林十一恭并馮生二女兒
行次淮安因悼同門友被讒沒于京
寄情江隱人
秋半山中
黄宿陳八家樓
西林感舊
懷劉君弟從京口軍
書懷簡劉大二首
書林二宅洋江春曉圖
别朱大
挽林隱逸
送友人流西原
白雲庵
贈劉友七律一
題墨梅煙月景
題歐陽明府江山草堂卷
送劉監生還京
寄劉三知己
文筆山房為延平郡造士朱員賦
書番陽戴氏侍萱堂卷
題岳陽樓壁
山水圖
奉答陳滄洲
春初憶故人
齋居喜故人陳希召見過仍别去
竹下酌
江城夕眺
夏日過周六園林因有茶瓜之會
三山送客歸錢塘
夏日過琳宮
過爐峰寺錙錫京行廊廡肅然徘徊而還
送邑造士貢京師
春過岩泉寺
路傍柳

題故人山房壁
擬題黃鶴樓
送隣子為僧
送人使琉球
擬唐劉文房青谿口送人歸岳州
送人之溫陵牧
次塘行人擢浙江憲副
遊山天風海濤亭
夏初登西石蘭若懷洽公
擬唐王摩詰積雨輞川庄上
仲夏過靈瑞招提
寄鄭助教兼似胄監諸友
晚晴登沙阜望海嶼偶賦
借龍華琳宮避暑
送人遊武夷
送陳廷用任潮州郡幕
送陳林二粮長運軍餉 海城
擬唐賈島夏夜宿表兄宅話舊

聞上仁兄擢廣東邑令
秋日旅懷
粵城懷古
題處士山房
中秋宴集分韻得清字
暮歸沙堤
送王董教歸沔陽
霸陵衰柳
擬盧允言晚次鄂州
送人致政還吳中
春日遊山寺
賦得牡丹因感舊遊同輩
送僧遊天台
夏初登烏石蘭若懷洽公
贈老醫
與老人期不至
擬唐姚合贈王尊師仍次韻
僧房燕別故還山中

舟次水驛寄閨外同志
春遊天台
送人赴衢州府推官
金陵客夜
擬唐張文昌送汀州元使君
霜後燕別
奉寄鄭助教
春暮三家
孟夏山居
送人入楚
送邑造士貢京師
訪僧不值
送人遊溫陵
客舍清明
上巳遊龍峰精舍
題沙堤陳氏園林
暮春遊冶城烏石山
夏初篝巘亭
孟夏山中
送人遊鼓山
寄鄭助教兼似胄監諸友
送同志往寺讀書
天王寺避暑
贈丘道士還龍虎山
秋夜飲
秋宴御風臺
擬遊洞庭
月夜有懷同志
閩王介軒偕諸公登仲蒙岩作
送邑造士李良箴貢之京
遊東華觀
春城送客
將入蜀留別同志
留別方丈友
擬唐韓君平送長沙李少府入蜀
寄懷羅林董教

寄寧德林訓廸
賦得荔枝送人之燕薊
遊廣陵二首
題冶城開元寺
華石上人見過
登冶城萬歲塔
擬登金陵鳳凰山臺
擬遊君山寺
秋過紫雲洞
送劉烓歸薊潭
題吳漢津遠遊卷
喜潘元潤至
挽陳子賢

卷之五

七言絶句

二喬圖
登西石岩不與口占
畫馬圖
種黃精
海市晴雲圖
山水扇面二首
春山欲雨圖
韓信報金漂母
古木山禽圖
雪灘鸂鶒
秋水鴛鴦
雙美人吹簫
宮人春思圖
早寒
送人之薊丘
臺城送客之廣陵城
憶山中精舍
寄越城知己
寓意
客中夜雨
題墨菊蘭二首

往淮安有感
水墨葡萄
題猿圖
題小景山水
口占寄友
彥魁題梅
明老題梅
題茅齋霜月
野航風雨
題木芙蓉
林彥衡典教因山奈以墨竹寄之因題
於上
白蓮圖為都陽載處警賦
書雲山小景
胡人牧馬圖
暮春雨中作
登鳳凰山仙人梯
道邊松
擬遊天台山
送人歸蜀二首
漁樵清話
摘蘭
夏夜舟中
碧筒飲
題秋江待渡扇面
山樓晚坐有懷企志
山庄獨夜
遠浦歸帆
秋山暮歸二首
秋日遊皇恩寺
春江送客
山居即事
古鏡
送人從軍永寧
采桑
寄山中人

暮春田家
夜投山館
聽雨
送人歸覲
春暮雨中作
送與南林虛白歸
梅城曉角二首
飲酒言懷
雨後登南樓
折茶蘪
贈釋子赴闕
王昭君
田家夜雨
。經山中舊宅
四月東湖泛舟
貧士
野寺尼
送人下第歸桐城

江城夕眺
林塘夏夕有懷同志
釣溪
池館新秋
田家新釀
秋日郊行
西園賞菊
節後黃花
暮秋喜友人自京回
秋山行旅
碧洞飲
瘦馬圖
山樓晚坐有懷同志
新秋送別
送僧遊方
聽雨
送道士赴闕試經
題水墨蘆雁

暮秋送客之塞上
寒齋留客
冶城送人之金陵
溪行逢霜
雨後秋山
客中見新雁
秋日郊行
客中見孤雁有感
雨中秋思
九月二日見菊蕊尚青偶賦
鶺鴒
木芙蓉
秋暮喜友人自京還
妹窗睡覺
冶城送人之金陵
冬獵
草澤狂歌目錄

草澤狂歌卷第一

新寧王恭安中著

五言古風

方氏日趣軒

端居澹清暇愛此林中壑曨晚田圃間優游會心目春風始萌達秋草萋已綠玄蟬歸樹枝歲事已聞促始自感物候終然媚幽獨物淡境自逸心閑意方足浮榮豈不願安命良無欲緬懷紫桑人臨風佇芳躅

張良進履

贏君震六合漢國日已隳區區相韓心忠憤不得施道逢厖眉叟感激心內知屈膝但長跪忍性能自卑丈夫有遠略小節寧顧之懇動袖間策可為王者師終然辭穀去永與赤松期秘今已猶道千載令人思

紀夢

假寐登九疑遙遙見湘君文螭與赤豹颯沓何紛紛攙瑟淚點怨竹招虞帝魂青楓洞庭氣白

雨瀟湘昏蜃興覆葦高梢桂爛無雲我見未及
跪〻龍忽飛奔滋陳腹中事哽咽不得言覺來
北窗曙月落啼清猿

逢楚上人

客有紫霞想行尋白雲峰自期名仙會遑與高
人逢邂逅展良晤浚游企高蹤無桐隔清響石
林闢霜鐘句時積險露海色浮空濛清且麗初
旭秋帆別匆〻秋山綠蘿月何日與君同

稽山懷古

遙〻稽山雲淡〻鏡湖水雲水兩無心千秋六
相似憶昔金門人黃冠此山裏恩榮〻但
浮莚初志蘭亭何岩覺脩竹猶深邃欲識斯人
居寂寞山陰見我來弔遺蹤臨風寫出意惆愴
更何言落日猶鼓起

賦浮凌霄花寄友人

凌霄花夬夏因依欝青蒼引蔓結高樹垂陰近
中堂炎風媚朝景暑雨滋紅芳容華難久持採
折空自傷歎寄同心者道遠川無梁諒非松柏
操守立佳概懷

一

夏日過周六園林間有茶爪之會

盛夏日方永端居憶登臨同袍四五輩共受嘉
樹林一徑入幽僻蒼〻群木陰脫巾坐石揃拂
石結五琴冷〻澗泉水婉〻山鳥鳴卓酒亦易
羞茶爪非外尋以茲有佳趣聊用忘歸心

青雲山小景

岩壑昨夜雨千峰齊朝色白雲何方來相對滄
孤寂人烟帶長林僧宇隣蛟室落景天際帆青
山鳥邊宅思同靜者論相期在薜蘿

梅城小景

滄江港回流荒城出花嶼海色明遠洲嵐光過
新雨漁家泳笛秋烟火陳林暮漠〻天際帆蒼
〻鳥邊樹若人靜者流持竿得其趣取樂非取
魚日斜忘歸去

春夜懷同袍友

長夜不能寐起坐彈吾琴冷〻七絃上感激懷
知音微雨半簾靜孤燈千里心故人不可見況

此別來深出期詎可即夢裏能相尋

送人中秋闈歸莆中

治世竟先達英材唯陸机秋闈况得意還憶家
林歸路旧江上別涼風吹客衣盡山潭落莆
水清連濟為言到家日未幾登未幾無今浮桂
手處貢窗花時談笑肯雲上龍念山中期

樵父詞

生不適州縣采薪南山岑窮年事登陟辛苦力
不任羅足清澗水息肩垂蘿陰落日晚獨還樹
風動謳吟惟應鹿門隱可以諧我心

秋夜宿石門洞

勝奇越嶺齊心技翠微陰林見法侶盡夕留
松扉石門發天籟海月澄秋衣風泉有餘響條
尔清塵机頼言托香界信宿以忘歸

新秋有懷

梧桐覆金井鏡水澄秋碧商飈忽來過一葉涼
蕭索落葉尚歸蟬旁山還鳴鳴々露生我衣天
河夜深白惆悵思遠人滄州坐來隔

與同志泛舟浮練字

日々山水佳揚舲劇微燕雲光落妓叙露氣浸
鋭扇逆結歡人居們窮水晶殿徹月天際來澄
波静如練

古鏡

妾有蟠龍境秦王在時見綺疏隱奚花蒼々触
出裝浮雲薄太清孤月泥秋練悲此如妾心何
由見君面

蘭畹

蘭生被九畹歳遊凌衆芳風泛紫英秀露滋雲
葉涼戢之以為佩何必珩与璜常恐雪霰集将
隨蕭艾荒相思在元澧日夕空彷徨

書雲山法堂

香臺總鷲峰鐘声雲蘿深半壁見燈影虚空聞
梵音忽草被出石雲花曜陽今唯應俯溪水可
以清塵心

題東華観壁

林館隱空青鳥外三花々藥草半庭閑烟蘿數

峯碧陰林絶行蹤曠古多靈跡獨宿天際還寒
流月中白鴿与先人朗靈心坐來息

越城聞笛

朝登清冷臺夜宿無諸郭羌笛何處來梅花夢
中落悲涼関月寒凄斷秋霜薄不是別離人聞
亦亦蕭索

南山塔晚眺

留標際飛翠落日懸孤嶂霜降群木殘天秋百
泉響力鳥澄遠心歸雲發遐想頹言謝塵墟漠
此在中賞

言懷

拂欝坐空宇蕭索鴻雁鳴涼霜鬓飛梗北斗當
前檻撫劍中夜起空歌感平生聊持一樽酒獨
酌懷吾言古來曠達者豈悉自淺名京陵又已
沒此懷為誰傾

江國晚秋

澤國秋氣深微霜葛衣薄斜日川上寒孤峰鏡
中落渺渺孤人悯依依海山郭隣笛声已凄遥

砧晚犹作滄波苦竹斷猿哀蔓草黄花与嘯臺
前代風流亦如此如何不飲杜陵盃

水墨山水

楓林翠微裏暝色川已澄岩芳晴肖雪澗綠淺
流氷仙賞濟舟處懷声青萬藤永懷不可即雲
月下清冷

秋谷飛雲宿

仙賞風所慕昔期行獨尋清櫂狂巾鳥鐵閑丘
中渠流水濟旅興歸雲閑遠心從茲謝朝市氷
樂烟蘿深

贈何秀才二首

東海有佳士被服美且都廣節抗時貴法言驚
世儒渊玄五經旨纚纚若貫珠管甯為之慚儀
秦為之愚黄金作高臺可置七尺軀惜乎時不
遇落拓如凡夫

又

涼飈革炎熾孤雲薄曾陰油然起霄寸倏尔為
甘霖志上臨絲濟俊林樂山林時来遠所遇注

若雲無心斯情永在春此道將誰任世復賤荊
璞人猶貴黃金黔婁固窮者千載無知音

輓晉安何文學被逮赴遼東

故鄉寧不死嗟爾沒邊洲野水連天遠寒山海
樹秋芳城書店情幾日總帷尚惆悵春声別誰
堪久淚流

哭亡友陳一

訃聞君歎死觴空淚沾衣梁獄書徒上秦臺鏡
亦非恨深泣草綠魂遠越山徼從此無期會閟

胥夢不歸

草澤狂歌卷之

草澤狂歌卷第二

新寧王恭安中著

七言歌行

汲井嘆

轆轤懸青絲芙蓉羅上井比君不照心似妾可
憐影銅壺墮水風捲花為君中跖改容華人生
百年有知己暫時榮落何須嗟

題琴合故衣卷

嶧陽古桐瓊樹枝吳絲作絃雲錦衣黃家舊物
紫陽篆彪炳文章光陸離亂離何事翻相失龍
池鳳沼無春色淪落天涯几百秋堂念人间今
復得琴囊雖好人更清相逢脫贈應有情君看
昔日延陵對好得悠悠自沒名

漫歌行

君不聞豐山鐘古銅製鈌追篆兩霜華瀾天激
清響夜夜龍鳴西損中君不見豐城匣中三尺
水凜凜神光射聍子蜿蜒己沒秋海空落落寒
星氣犹紫烈士英靈亦如此黃金散盡遊下邳

四海蕭條人竟欺男兒豈負報國憤此心感激誰能知悲歌擊筑來燕市易水秦原幾千里鼓刀屠肆心可憑慷慨夷門為誰死青袍買酒上林春衣上從杳京洛塵丘候賓從少知己羽林年少輕才人山中布衣取卿相太后穰侯不相讓入門長揖隆準公致身歟任青雲上狐裘貂另卵可期長揪走馬行射麋何須白髮魯中叟轉歎黄鬚塞上兒以該郎羨歸來好驅車便發青門道青門柳枝二月春飛絮愁人不堪掃石門山水青如苔与君閑來日幾回寧無様米二千石莫棄黄垆三百盃

鷓鴣啼懷林十二璃綏

鷓鴣啼声鞫鞫空林殨雨寒蕭索黄茅嶺上幾人行绿樹村南萬花落鷓鴣啼声格磔誰使覉畈遊翻戍夜郎別惆悵俩傷行路心若道行人行不得昨憶王門闌曙雞今朝愁听鷓鴣啼驛樓宮樹曾不悟旅舍郵亭應始知鷓鴣啼草淒淒長非路去何迷

龍門行留別陳大因悼楊閒西

楓林野水龍門道海嶠青冥秋浩浩沙頭昏晚瀧寒潮淚口寒瞳自芳草芳草淒淒春復秋來往行人應白頭十年不醉龍門夜此遲絲過愁更愁緑江泥泥泛軽舸旅舍蕭條獨行坐秋風颯颯吹雁來山葉颯颯向人墮亢龍高樓誰復道予貴旧宅今如何年芳欲莫山花笑待肯淒涼野鳥歌此去傷心不能已嘆息人間秖如此詞賦空留千萬言世人見如一盃水淪落天涯一遇君龍門之下又離羣那知別後芳山裏叶八月清嶺誰思閒

霜天曉角

女垣啼烏天已霜玉龍一聲愁斷腸商声淒淒羽声切畸士猶悵皆悦傷王門作候連沙漠冒酒軍中少歡樂鉄面將軍條不驕碧眼胡兒淚光落洛水薫條渭水頭隨風悲杜丘陵秋可怜金粟驪山下誰識千秋萬古愁自從棄置江淮又幾処閑之悲白首旗色摧殘隴上春風光不

度遼城柳今宵縱酒歌別離雪花著人寒不如
羆熊别後聞吹角存君目此長相思

經甘蔗州贈東山人

北風吹長林〻下白日曉黃茅䆮洞少人行萬
磧千峰絕飛鳥臘盡山中霜正繁長谿短策扣
君門棕櫚巷裏人烟僻蕨葉籬中雞犬喧君家
結搆連雲起樓上青山下溪水溪水東流竟不
回野花林路長蒼苔澗中語〻青石小谷口朧
朧錦樹迴知君久負青囊秘前代曾揚共流輩
山北山南淳莚多白壁黃金買漁地巾樓長番
懶出山姓名那淳滿人間滦河易水不堪聽鍾
阜龍盤枕可觀

羽林少年行

羽林少年任俠子自矜生小豪門裏傾財破產
不顧貧亂膽膂所向知己壚頭少婦邯鄲姬燕
歌一曲舞羅衣飛觴物盡滿蒲萄綠揮鞭擊碎珊
瑚技黃雲還逃烟塵暮時戰千場身不顧性命
由來一羽輕浮功議不移罷去歸來下馬洛陽
城洛陽年少爭逢迎連營部諸避旌節大府官
僚如弟兄一朝流落英雄盡獨立秦風吹鬢影
長歌一劍江上行更問平原家遠近

冶城遇集呈陳御進士因觀故人陳則

之誠傳士書至

冠蓋相催冶城下玉壺青絲酒如澠君是南宮
第一流子乃更門最畢昔別來看君毛骨奇美
驊大賴仍赤眉丈夫意氣有如此男兒性命那
可知結交況復同鄉里年少惟君最知己相看
不忍問洞稅十人幾人黃泉裏生別故園長苦
辛又愁親老更家貧三年古戍鄉心遠四壁秋
風山鬼隣桐邊枝丈近有書〻中還道意何如
乃如別後相思苦未必青雲交態疎

西林野老

西林野老頭皓白歛淚燈前對遠客昔年曾過
君家問君似有子们有孫斧走星屢不停數昔
嘆人生如轉燭掌中已失目珠明目下誰憐汗
血駒少年風光那可想西麓田時日應往荒園

種豆苗不生白首驅牛犂下行日暮凉霜拂高
樹挂花門前隨如雨世事忩忩莫恐嗟得錢還
醉黄翁家

閨中曲

妾家官道廣陵西甲第朱門隨柳低豈期夫壻
重遊俠走馬探丸似閑雞朝歡田竇青油幙暮
醉金騕白接䍠去年驅車洛陽北今年結客大
行西不逢何處寄西雁空數行人歸馬蹄簾前
春色悽悽鞦韆飛鳴妾亦啼機中雲錦看成
淚門外飛花踏作泥愁時把鏡空自悲消瘦容
華誰得知東鄰少年不相別嫁來原是娼家兒

醉歌謠

君不見貧士裁衣白苧鮮暫着翻成惜於錦相
逢正是杖頭錢脫時買黄壚對君飲胡椒千斛
金百斤誰能長醉覺頭春但看越人城南松柏
冢古墳無復今墳新

送人渡雷陽

十月河冰寒北風柳條折行人懷往事恨恨不
能別男兒慷慨重遊行魚腸二尺角弓鳴時忩
看子請纓去玉門何處烟塵生

贈洮源陳處士

逢君滄海心脫略當世事疎散羲熙人風流建
安氣文章只稱三寸舌如瓶注水爭淋漓先秦
遺次波家秘兵法發難無留疑桃源瀟洒衡門
東悠悠流水亦磯青鞋白苧衣角巾野
服烏皮几去年著書梅隴山今年濯足苔溪灣
自隨出鳥栖復還心與孤雲閑復閑有時山水
窮登眺綠蘿嫋嫋聞猿嘯林霜澗雨不違人手
撥松枝向誰笑有時中酒高窗眠颯蕭細髮臨
風前胸中况是丘壑足身外能無纓冕牽君不
見終南青青幾芳草行人只道長安道昨日雲
青相識多五陵人馬今如何

織字篇

鳴機声裏花如霞白日簾前郎忽見嬌容無力
十指織兒日織成一匹鍊平平輸税入官家姑
老兒啼空嘆嗟夫壻從遊行不歸妻身長着嫁

時來

營曲宿田家

日暮尋宿在田家谷口南風吹麥花田夫歸來
繫牛牯向前問客何鄉來爵頻喚婦具黃粱樹
東樓瓶沽酒漿木棉作衾溪石枕青竹為燈照
喚影田夫更語妻勿嗔客子不是尋常人

歌行贈別海上陳文學

去作別君歸秋風吹人黃葉飛今年于君別柳
條花柳花如雪人生會合能幾時問君結交何
太遲渴錢相逢且沽酒擊劍何思悲路歧白雲
海上連天闊湖山微茫青一髮別思空隨海上
波歸心已伴雲邊月君莫愛長安道上金明枝
露葉青青霜殺移南山桂樹無凋闕、

歌行贈李隱逸兼張林二學士

客行清溪上愛此溪中水時有溪上人心期只
如此溪水東流清復深扁舟幾宿到雲林盡羅
飛鳥引行步野鳥閑雲如我心君家住處如盤
谷四面青山齊人目五月盧橘烏外開千年松

桂窗中綠溪南溪北乙人家種田收禾仍桑麻
蓬萊仙洞只藥草破波流水空桃花幽堂置酒
留清曙羅雪飛花滿竹路黃石山中醉穀時呼
鎖洞裏看梅家日暮寒風吹鶴遮暫時相見未
從容符了謝郎龍泄客他日來從長沈農

聽花引為林逸人賦

北風吹霜百草折官舍人家梅薰發橫枝放暖
天為香亂蕊凝寒雪逼繁今古何人醉愛梅繁
花空自雪中開愁雲夜掩凌風觀蔓草秋生却
月臺風流獨數巢居閣門閉故山老雙鶴不歸
胡姬當壚生寧隨漢女宮中樂君向林間住日
長相逢花底木渠央最宜明月照行裾不憤飛
花落酒觴酒邊花下堪留客回首東風拂行跡
明月滿舟歸去來故園只有凌霜柏

海上贈別馮馬英

杜陵才人新豐客劍佩相逢舊鄉國縱酒狂歌
梧桐秋遠遊夢着邯鄲陌黃金高臺無復過青
雲失路古來多諸侯貴門君不到石陵豪氣今

如何只今家貧誰比數黃葉秋風滿窓戶半室
閑棲嶺上雲〻一瓢獨歌山中樹薄俗紛〻那可
言暫時貧賤不須論君看舊日楊雄宅寂寞蒼
苔空閉門

酬閬西故人

故人蹤跡情尚爾漸〻面好心殊異當時唯恐
結交締雲路相知見誰是昨日方聞北海樽今
朝又署翟公門世情反覆徒為爾人生貴賤那
可論自從落拓風塵久歲月蹉跎世看醜素君
閑門但讀書知君得錢即沽酒我亦辭君向白
雲中山預鶴可為群秋來徧里凌霜柏丘種松
枝堪寄君

答林逸人兼柬劉大同懷滄洲野叟

小來攀俠遊脫身通伊闕白馬行看戚里花錦
艷醉雛娼樓月娼樓酒幔宮道春流當平原能
愛賓設洗雪恥感恩遇懸膽隱肝爭領身以茲
意氣紅塵裏悠〻歲月東流水交態空輸杜究
兒欺自不及南鄰子常何新豐識馬周蔡澤奏
川壽應候西京誰復念王契闊闕雨雪來依刻
劉君世貴前司馬德業龍陽復瀟灑弱冠追隨
今白頭流落看同眾親昔迷來江漢外君逢帝
甫衣裳多雅客看君自是龍池客歎跡帝甘鬼
花農同心且道相逢晚薄俗紛〻夢猶懶囊中
久秘龍唇琴世上誰希廣陵散大堤沙水白鷗
鷗為予歸訪滄洲人

山齋遣懷

雨後山意閑孤吟萬衣薄淑風散松香書景更
林巒飛雲淡而歸宿鳥欣有托誰歌大夢閒棲
漫獨先覺仲尼羈旅人伯陽遊西漢太聖古且
能吾祇任蕭索黃金不何為從此悔各作服食
不願余景飡既發霍

雞公壟

荒崗古墓雞壟邊蔓草離〻生野烟狐狸養子
隱荊棘烏鳶作巢啣紙錢石麟埋沉土花濕雕
磚刻落樵人拾天陰雙火暗迴明月下精靈語
還注此墳夫必無子孫又昔傳開皆在門淨茶

一去不復感空餘古木啼清猿誰家新塚高數
尺人買西家墳頭石憶過秦中北邙路喪車轔
轔塚無數黃金買山葬死灰昨日官軍斫墳樹
崩棺斷壙骸骨殘髑髏無声眠草根未消臭氣
動山宿自從淒涼讌九原君不見羊公峴首石
已刻季子延陵碑尚存稱詩醉倒長安市誰捃
證石江心龜食如何年後自世間俱沒貴賤終
同草上塵羿沉凡進孟中物笑矣乎悲矣乎眼
中之人今有無

燈夕感懷

看元宵點燈燒過依前春悶還有離程昨夜果
風起愁絕萬花千柳備對酒但此景相逢歎歎
難開口故人健否嘆世事浮雲南柯一覺山水
獨依舊 飛分後流乎渾如翻手來顛繞裏裏
折楓江月照啼循路腸斷不堪回首顒望久念
江海多情此別河時又黃金成斗難買斷少年
朋替長在夜雨剪春韭

醉歌行留別張潛

中夜歌來顛酡欝金美酒金叵羅揭眉吐氣為
君醉相逢不歡當奈何思君隔長河會少離別
多劇歡誰銀燭婉孌出青娥江畔越吹空浩蕩
對中白雪满清歌春風無情吹桃李昨日花開
金結子貴賤悠悠何足論古來萬事東流水印
山之墳半無主馬鬣封勸離黍網雀歌謠散
晚烟荒使松柏凋寒雨酒闌莫唱丁香顰空使
哀情概今古青鏡頻看髮漸稀黃金一去交難
圖少年心事誰共知結交語結輕薄兒一朝貴
賤忍相棄豈惜浮沉應有時樓頭揚柳書無
接上与君傷別離傷別離長相思水流花謝兩
相失雨散星離從此辭明朝更越千萬山再歌
一曲行路難行路難摧心肝

放歌行酬林逸人良感

拂樽促刺三十秋過眼光陰如水流黃金白壁
來河物世人見我如雲浮塞衣太行此魄絶瞿
塘逆水急行舟君山洞庭漲双足石鏡香炉時
一進蒼梧隔雲畔虞舜湘靈無声風雨愁遙望

金陵道憲〻鬱佳氣錦花白馬競時來翠華閣
道逕天起又向秦中登太華黃河一髮天邊瀉
三峯迥絕下可攀中有長生離飛者結芝廣成
子相邀洪崖翁口含明月駐精魄身騎白鹿回
飈風咲誇蓬萊指絕頂更憑元始範鴻濛羽人
如雲集星宮三十六帝俱罷容帝前王狗声唁
咲而榜侍女宮衣紅小住手醉綠字封拜諮元
父縈丹泉鎖為下土相楊雄楊雄才大人稱識
窮巷蒼苔少行迹車馳馬走長安城楊雄与人
無世情明當携手天門歸青霓為裳紫霞衣朝
飲天池莫流灘下視九土如塵微

洗馬潭

昔髮絲〻古潭淨翁淪積水流天鏡昔人收馬
今不還蔓草繁花自相映憶昔前朝全盛時驊
騮兒嬾人争騎風流一去夢相似陳迹空為人
所疑牧史耕童閑來集對此誰能感疇昔砚下
從教應欲潭沙邊不管牛行迹昨夜風雨識太
清青山倚歸開龍鴻此中何代無英者會見泳
平人洗馬

題滄洲野堂卷 二首

白沙門外水鄰〻懶漫還宜灑酒中華髮任隨
風葉冷遠心惟與海鷗期秋經泉石倆多夢老
向丘園有幾人閒道畫鶴門定客風流能待价
衣賞

又

大堤深樹繞高原漁榜黃茂接一作野水遠村
晴烟帶
江上只留三畝宅人間不記五侯門青林白鳥
閑書幌細雨飛花送酒尊卿得相逢東一醉故
園山水肯忘言

送人之溫陵

江城五月南風作嵐紫初涼東花落官爐酒貴
人不餘客路無錢少微樂憐君誤說能遠從粵
王潭頭繫小舟經過不待平原席莚落爭悲季
子家白言家住桐陰下雲樹臺中日滿酒紫英
花閑香滿衣松樹葉大當論價三十年來何淪
我凄涼又聞兮蒼苔明珠衆議不復惜海客當

舩河屢回別來鄉縣還幾句沉得返陵爲主人
論交白是少知己薄俗誰能無貧賤嗟予飄轉
紅塵裏十載春花歡泥浮醉後任我空有神交
慰寄同一流水洪君遠唯歸故園我亦罷山依
鹿門相思千遠臺頭只恐隸清漳洞口猶

出門行留別城中友

出門將行復少住停車巷裏誰家公五侯池館
少逢迎行人不過新豐樹長安西上行路難壚
頭酒貴金貫宜漢庭諸君忌無少長沙遠謫何
時還梁園賓客今何在梁園種木閒已大梁園
歌舞已浮雲空使行人想風采此意臨岐難重
陳相看盃酒淚沾巾紫菱葉大菂支熟莫愛風
光忘却人

觀滄洲二集有作

古人各詩凡幾家僕何餘廃皆清濟遠使少陵
謫仙輩懶得黃庭還安骨分來作者雖能鳴此
篇此詞多已爲百年英氣結詞賦每日揮洒娛
心情挽湖流水澄孤月太華蓮峯積飛雪千載
黃鍾編作花三嘆米鯨響踈越滄洲二卷俱可
人首首來如有神始知先輩昔風格不逐餘
子徒清默角巾野服閒瀟洒綠水清池思堪寫
頻得明時入帝京闕宮清廟歌承平

題建安朱氏古林雲隱卷

君不見廬山峯童仙在時花滿林自騎白鹿忽
飛太江海鬱鬱千古心君今種杏知何所鮮向
青山作茅亭雲中流酒秋岐黃林下還丹結龍
帝羨君有道不羨貧賣藥無錢常與人挽槩出
谷逕竹皮散帙臨流醉角巾武陽山水多奇處
金鰲倉倉但烟樹雖大長鳴石上苔漁樵未識
松邊路自是先賢六代餘布衣下列五侯門相
逢又欲還山去他日思君悠斷絲

酬陳大見寄

北風海上來落日草根白長嘯登高臺遠望無
諸國劍水東流羈氣寒臺江千樹葉聲乾英雄
去後遺分劍奠帅考陵郡忠消我家已在平臺
北斗載迷魂歸不得幾度覺人間故林碧池細

柳今蕭索少年任俠無所憂奮身欲向銅龍樓長安春物忽相棄終南灞水空悠悠青雲遥遥誰將引況乃摧殘更多病綠鬢重教變雪霜丹心不必隨灰燼陳君惆悵無世情讀書千卷尚逃名一門兄弟俱才俊百歲嚴君更老成感君意氣空流俗貧賤相看情轉熟客舍迎霜已贈衣山谿累月常分果風雨淒淒四月天孤村芳館度流年未投定遠備書筆羞逐君平賣卜錢

答馬進士鐸

請君膝上撫泠泠拂商羽古調淒涼那可聞世情反覆寧堪數彈鋏狂歌很自驚平生所勝向誰向漢家宮闕隨草蔓綠池芳樹空蟬鳴五陵豪貴能相棄知己悠悠竟誰是客舍鄉書醉懶題蒼苔落葉門巷閑以茲感激無所求閒臥茅堂四壁秋西風當裏山陽淚半夜燈前季子裘愛君長才世希有鄉縣黌宮坐未久蹈槐折桂應早期白日青雲兩無負雁峯積翠高連延喬木蒼蒼幾百年君家正在雁峰下舊樹正對湖山前如君愛客情偏重春酒糟頭百餘甕積雨閒宵醉共眠空林遠聽鶯殘夢夢時曾向故園歸歸見鄉關故舊稀傷心一二同袍友問我飄零只有衣貧居飲啄甘自守豈料天涯與君淳幾日相思不見君今人獨坐空樓首

奉寄鄭浮丘先輩兼簡龍門漫士

寒陰變微暄澤國東風緩嚶嚶黃鳥語裊裊青絲柳滄洲二月花正開滄洲堂上置酒盃登堂忽見浮丘面借問行人何處來去年走馬朝京闕醲月都門正飛雪客舍偏驚白下春歸心不醉秦淮月聞君皆時能遠游飄如黃鶴橫九州掉頭不肯轉屈綬長嘯曾東蹈海與風流況是才名久擅筆雄詞比希有生事何須負郭田文章只在今人正擊筑邀歡喜盡醉青山落日孤猶吟子更酒醒人散後唯月見白下湖深此時子君情轉繞客裏相看不能別問我摧殘向幾秋離心未忍從頭說相隨相送雁峯頭雲散青天碧海流送君別來未幾日落花春暮令人愁

人生萬事傷懷抱那似淒涼不堪道舊友凋零半九泉故園索寞空秋草龍門高士更清真傾蓋由來不棄貧賀君共是青雲客應念悠悠失路人

歌行贈劉友

湖中雪晴冰始波湖上數峯閑綠蘿綠蘿飛烟數千丈夜夜惟聞宿鳥多君家宛在青松際瀟洒山中無不受風流雅識溪玉潔文采猶存建安氣五侯門外賓如雲羨君不過五侯門閑中慣識麋鹿性夢裏長親鷗鳥群閉門讀書年自守未肯低頭縛塵紱應憐白髮曾連城要取黃金大如斗文章千載亦何有既足虎犹萬夫使飄流江海兩鬢蒼落花風塵一尊酒別君此去春風回天涯䇿莫今人衰乃知萬事徒為爾獨愛旅客歸去來

明老賦萬石崗

群山西來爭駿奔衆峰獨有萬山尊巉崗陂陀走陸參錯萬山如雲屯我疑秦人驅石走平與人家作泉字又疑仙子遣羊群有形猶若猛戰獅乃知元氣自凝結異狀奇姿寒突兀秋風下咻白雲根曉霧長迷玄豹穴曾聞山下有高墳彭城餘慶多子孫声名能与崇崗並他日當為萬石君

樂府奉寄陳几梅江先輩

古鏡蟠龍呀呀色蟠蹦欲吹青蘋白三尺魚腸燭下青玉壺聲碎心長寒悠悠漳水輪臺樹往陵平原渺何處騎射紛紛杜宛兒驕嘶紫燕躍青驄銅駝陌上香風暖田竇門前客應滿白頭執戟不遷官終日草玄門自閑雪風蕭蕭面如削史雲術上無金湯君不見羊腸九折坂又不見瞿塘灔澦滿萬古秋千行路難

秋胡妻

妾家近叢臺生小邯鄲裏結髮事良人行當念終始自從十五到君前容華初未得君憐春風秋月長羞見況復行人去日遙憶昨送君往陳汝直謂君情暗相許何事青雲得路時相逢却

問桑間女君思妾貌棄黃金河水東流知妾心
寧將一死謝君去千古特為節婦箴

齋居喜故人陳希呂見過仍贈別云

積雨春尚慢開門閉苔色病起離心正鬱陶出
門喜見同花客行客還從海上來春風西袖無
塵埃任閒深竹沿花逕更掃閒雲坐石苔悠悠
煙水芳村下也往蕭條高踏野凡度空吟碧海
秋一一壺且醉西齋夜憐君尚隱在瀛州海嶠壺
山慨勝遊籬下長栽陶令菊與來復上謝公樓

仙人峯山近何如此去逢人好寄書莫持蓋心
青雲者忘却秋風楊子居

行路难

飲君酒聽我擊劍歌孝王賓客之爭賓梁
園倚符令如何五陵年少無知已騁添陳雷更
誰是昨日青雲四五人許我悠悠一一蓬水錦袍
白馬何紛紛當街上馬吐春風莊纓朝回双闕
不宵足醉倒五陵更他人遂勢争先凌行五道
傍齋非手君不見蘇秦未遇韓信窮流落江湖

聊寄身一朝恩寵賜顏色豈得長為瓢泊人

江上吟

閑雲悠悠水浩浩二月江頭有花朝早青横蘭舟
去復留七覺銀瓶泉傾倒與來攜妓入中流急
管青絲問是誰青青芰荷浮翠激雨雨鴛央帖
遠洲百年世事東流水何以傾金長留醉梁苑
歌鐘尽杳茫茫茂陵松柏空頹悴酒酣山水忽忽
形何必滄浪歌獨醒更吹横笛望空潤江楓寂
歷江山青茫茫仙泉無行路清水黃塵不知處

歎白丹丘訪羽人身騎白鶴高飛去

送盧史林處白歸嶠南

住君今是林泉客花巖閑居無處白几年而裏
識君心此日尊前見顏色只恐烏鵲胭川圖烟
光澤影相模糊不羡南宮稱小米更携雨外驚
方壺有君精藥有如此何乃鬱鬱栖窮途悠悠
世事東流水欲向何門覓珠履梁魏欲鐘久下
閑信陵賓客徒為尔白雲望望頻回首說道家
林別來之斗酒臨岐且尽歡殷勤更問重來不

聞友人尉吳門

泮林才子閩州彥挽得麟經過淮甸自從典教入玉門幾度春風候玉筆今年作掾下吳門吳門烟月倍離魂豈知梅福為仙尉莫學陶潛縱酒樽吳門憶昔扁舟度正是故人在官處丹楓江上碧天秋跡鐘聲外寒山暮嗟予浪跡西復東年年道上隨飛蓬獻賦無因謁明主彈冠自笑空龍鍾長洲苑外多佳致山水閑時日應至宦遊莫比在長沙聖主恩深漢文帝

夢遊天台

東海鏡蓬萊弱水浩蕩隱映金銀臺青山嶻吳越烟霞明滅瀑布連天台天台崔嵬四萬百千丈盡孱日月青雲上西傾泰華東拔嵩岱遠雁蕩我皆傳聞心所驚一夜飛夢遊赤城赤城瓶月照我影送我遊之度華頂華頂連天高石橋憑虛空兮見瀑瀰雲漂漾兮山欲雨波洶湧兮石從雪深林層崖險峻忽然惚龍吟悲風發仙人其來兮紛紛揭草蓋兮爛爍雲錦約兮金母言露兮元君秘玄章兮綠字揮寶劍兮眾文命廣成洗髓洪崖洗髮丘絕秋花飽予肌骨忽把霞珮飛上天嫣然一笑三千年又作石橋別遙遙見金仙龍象何蹴踏天花雨翻翻遺予舍利子鏗然金石聲光流上兜率列坐談空禪須臾驚覺心已碎秋趣枕席烟霞裏四壁夬靜夜已分一簾月色寒如水天明走馬入紅塵忽卻仙遊夢時事

題嶼南林遵性所贈墨竹

憶昨南游花嶼頭問畦堂上幾日留江雲渭樹無期別兩散星離空復愁渭川迢遞何蕭洒多所遠寄山中者寫法細清與可前風流不在吳興下秋風野館涸蕭蕭何以報之双瓊瑤青山向夕捲幽幌明月入戶窺參寥知君今是金門客何必種竹在家宅見蕭含人重憶君秋風黃葉又紛紛

送僧歸日本

法師東南秀成行獨清苦一錫行挑貝葉書猴

帆咲別扶桑樹花〻海水魚行路水月澄〻印禅悟結梵朝殘丘老雲鉢盂夜洗三山雨随緣忽復東歸去萬里鯨波一盃渡夜半龍吟大空雲天邊鳥沒千峰曙塵緣未斷那可攀別後知師向何處

山中喜故人緇衣使者見過

谷口夜來雨閑門碧苔深草居絶儔侶欝〻愁我心豈中故人舊相将別来不遂青雲隔驄毛駿馬繡衣紫飄〻来問山中客山中野人獨布衣十年今與故人稀薜蘿深處開花枝猿鳥声中供竹桑西将不問行来久且喜林間一携手几度空宵海上雲相逢好醉盃中酒〻酣撃劍歌未終樽前別思又〻羨君大隠金門裏嗟予還卧青山中山中寥〻日将夕芳草蔓〻謾相憶濔地殘花送馬歸天涯目断愁难極

聞笛歌送人之塞上

横笛村離亭扁舟越江口月下何人最斷腸天涯怨別吹楊柳楊柳繁音愁復愁梧桐蕭瑟沽楓秋長林半夜葉皆脱積水三江雲不流長夜漫〻听未了变羽回宮犹嫋〻越海天邊鳥不飛関關月暗猿声小須臾一曲更淒清零落梅花満楚城楚城遥〻接沙磧邊客聞之淚俱滴黄埃積雪暗長關絶域窮荒草根白此夜愁心獨對君明朝恨別又離羣単于城上吹羌管知不相思不忍聞

箏人勸酒

新豊美人青楼姬纖腰玉腕嬌双眉暫歇秦箏勸郎酒西涼葡萄金屈卮郎君但飲休辭醉百年悠〻醉中是神仙朝凝不復知日暮青山北郭裏迴自更愁十二絃金鴈離〻絶鈿蝉十二闌干月将墜錦筵紅燭浮青烟人生歡樂那能久豈惜星曈倏忽走妾顔未改君少昨日〻樽前勸君酒

書雲山小景

山祥聯兮青〻水潺湲兮潺〻樹叢〻兮遠人烟雲漫〻兮飛鳥道亂光隨晩兮零人目黛色

青蒼兮不堪掃徹鐘遠兮東林歸帆親兮仙島
波角巾兮逍遥誰同兮笑傲予迷兮既久愧
還山兮不早何雲松兮可巢戲吾生兮將老

女耕田行

鳴鳩嘻嘻屋上啼東隣西舍把鋤犁兒家兄弟
久遠戍數畝山田空草眩山田況是多硗确無
人無牛躬耕作毋今年老女來替門戶蕭條轉
衰薄掩面含羞學種田道傍觀者盡垂怜去年
潦旱防秋稼盡鬻裙釵輸税錢春來依舊愁辛
苦窮向回頭拜田祖黃蒿衣吹野草風青蒲迷
帶山花雨路迷遥使思悲傷聞道與兄死戰場
欲收兄骨向何處女自不及東家郎

孀婦吟

開匳見珠翠思君前日情只言恩愛長相顧豈
悟音容隔死生東流逝水何時返撿想青天彩
雲散鋼鏡粧奩不復窺羅襦錦被光塵滿月明
蕙帳暮如水燈火熒熒照虛幃寂寞空簾鶴影
冷蕭條窮巷出聲碎東隣車馬如雲屯西隣歌
舞日紛紛不羨他家夫婦好寧甘守節在君門
新墳戚戚倚林麓春去秋來草應綠夜半傷心
不忍啼天明獨抱孤兒哭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繁花吹兮娟蔓草對出思妾本燕趙姿誤身任
俠子長安任俠矜少年五花白馬黃金鞭平明
馳逐新豐市日晚吳姬壚上眠玉驄一別知何
處可惜佳期夢中度箭竹丁香起暮猶挑屏十
二巫山雨蕩盡冬青猶未迴轉頭黃葉委蒼苔
空簾盡日無人見寂寞黃昏月又來

賦得劍津送浮丘鄭先生之江西考文

閩溪迢迢掛絕壁平津之水深千尺神物湮沉
不復知淮淮潭心飛霹靂銀河挽映流寒声破
靖井上雙龍行几華山色分照耀丹艦假懸歘
風鳴吾夫子浮丘生送君凡處持文衡涵舟觸
熱那可度夾飛津頭須擺纓

梅城小景

江城何人夜吹笛寒落梅花曉無跡仙嶠蒼茫

闌海清〻烟霰懸連秋色何処征帆天際帰夕
陽楓樹島邊漁磯頭只有垂綸者甘向滄浪老
布衣

雙燕

雙燕飛双飛舞双栖梁窓綵户九天上啣泥出
入黄金扉那知繁華盡一旦失栖托柏梁寂寞
呉宮焚飛〻去入誰家幕我心今日悴韻汝而
傷悲何當化作比翼鳥翩〻漢上青雲飛

墨梅

南枝臈月帶氷寒春信總還當年索實行吟處
酒醒曾駐雕鞍茅舎竹籬溪畔暗香疎影林间
只今猶向畫中看悵倚闌干巢居閣裏人何在
山六橋風雪漫〻抖擻百年塵夢相思几度湖
山

寫懷

疎簾高捲上闌鈎望凝眸恨悠〻追想當年情
思滿青樓徴淡只敘重會也終不似舊風流閑
來將酒解閑愁倍離憂几休〻金馬玉堂千古

成荒丘萬事到頭都是夢早白了少年頭

還山吟

我所思兮商顔之峰首陽之岑煙霞明滅傾洞
不可極但見流泉颯〻飛雨愁深林中有玄猨
吟月鳴雀作喰採芝行歌不復听食薇惠引終
难尋古來龍蛇皆有道至人舒巻應無心吾不
能學蔡澤取卿相又不能學季子後黄金耦耕
忘世忘何憂焚在歌鳳亂已深我歌還山發哀
吟天風〻兮雲陰沉白石兮齦〻流泉兮涔〻
拂閬羽兮綵素琴山之靈兮來前音彼聲俗之
顛倒兮樂滔〻駿〻吾將愉其袂解其襟脫簪
龍之纓削玉之簪帳作人於極浦滄淋浪而沾
襟

草澤狂歌巻之二

草澤狂歌卷第三

新寧王恭安中著

五言律詩

九日

落葉滿秋山親朋杳靄間江村多雨外世難幾人還白髮偏能長黃花好是閑聊將一盃酒漸爾解離顏

寄別陳大坐罪之京師

汨汨行子衣不得頣庭闈祖席君難醉朋簪我獨違風波千里別淮海幾人歸賸把鄉書寄新秋有雁飛

偕陳處士宿桓山禪室次韻

探幽識靈境習靜愛古刹林風落曇花山翠溼衣葛心空愜道腴神清悟禪說高興殊未窮殘鐘微月下

遊桓山寺

水木通禪觀清遊却忘還風泉衣上落魚鳥鏡中閑綠髮從教變青雲未可攀超然人境外何必市朝間

三溪似陳澄清

青幌連溪曲春流拂樹過埜花雲際落山色鳥邊多薄幻違纓冕幽情愛薜蘿放逸魯中叟誤笑復如何

留別海上陳文學二首

瀛海東風後壺山夕鳥邊相逢花歷歷悵別草芊芊細雨延春酌殘燈耿夜眠明朝江浦上何處復懷賢

客思已凄凄鞠鞠雨外歸家林歸夢積村路獨行迷島樹看成霧林花踏作泥辭君理行櫂萍水又東西

送馮生被役荆蠻

迢遞荆蠻路君行亂我心楚山南去遠湘水北流深鄉望秋中樹邊城雨外砧窮荒人少到音問祇南金

送造士盧紀京貢

官柳拂行塵孤城帶遠人海天殘雪夜京樹入

淮春白髮相知少音山獨夢頻斯文應未泯行
矣莫羞貧

暮春贈別方陳二公遊泉城

惆悵又分襟江亭酒後斟桐花衣上雨楊柳邊
中音醉憶平原劍關銷季子金五陵鞍馬盡恐
負少年心

初秋露坐有感

夜蟬鳴露葉林館候初涼髮逐秋風變愁分漢
水長一身天地窄五口歲時荒山魅無情極闌
余應斷腸

滄洲雜詠中賦得蟢蛛水滴

三足飲精耀置君書案頭碩輪滴滴清助尔文
墨優碩免未同群　蛙非無儔無因反月窟千
載從傍一作滄洲

題鄭氏家藏古畫

涼雨淨氛壒孤雲結層陰飛流激芳澗嘉木蔭
幽林鳥啼谷中趣人閑川上心誰為後來者當
期此投簪

夏日遊靈瑞寺四首

鶴石孤峰轉龍宮古道斜如何在人境別自有
仙家流水仙橋近歸雲覺路賒勝遊須永日何
必在生涯

蘭若當生處經過憶舊林樹迴千嶂合門掩白
雲深野鳥啼禪榻清池淨客心終悲城市裡人
事日相侵

蕭王宮殿古高搆軼浮埃山遠人行少江空湖
白來濕雲沾野榻飛鳥上經臺自愧紅塵傳無
因共酒盃

古寺隣江阜蒼茫紫翠間斷雲連楚樹孤鳥沒
空山酒榼穿花入
暮始言還

古塞下曲三首

雲中今已平軍士凱歌声天地胡塵淨關山漢
月明洗兵秋度磧牧馬夜歸營多少還家夢中
原有弟兄

十二羽林郎橫弓事朔方陳雲遮塞月殺氣墮

胡霜戰苦陰山黑兵殘落日黃長驅射鵰手生
縶左賢王

幾戰交河北天山暗雪花橫戈辭漢月驅馬入
胡沙窮漠依深壘殘兵慘暮笳風塵殊未息鄉
國慢咨嗟

送人奉使日本

扶桑東海際望〻水雲深曉月都門別秋風別
使心魚龍驚漢節犢蛋貢南琛且復勤王去歸
朝早賜金

過冶城尋芝山蘭若訪從兄闡上人

梵宇相逢處依〻憶昔行佛香雲近榻禪寂鳥
窺房粥茗茵清晝鐘魚出上方空門參割愛猶
解惜蓮芳

夏日喜故人見宿

林居清夜靜喜與故人期卷幔涼先入深池影
自移挑燈閑對酒掃榻坐聯詩明發天涯別重
來是幾時

題前山過雨

灝氣集雲壑群峰徹雨晴商飇起蘋末木葉澄
秋聲山色落孤耀天寒信潮平滄浪有清處可
以濯吾纓

題馬圖

龍種來何處流沙路不窮自矜千里駿曾取貳
師功影入天池月聲嘶御道風只今憐俊逸誰
數玉花驄

初夏寫懷

春歸南苑曙孤思倦登樓野樹青殘雨江雲白
遠洲鳥啼驚物換草綠伴人愁
芒射牛斗

西岩庵前小池

西岩春池小冷〻隱翠微虛貞窺色相恬淡即
禪機雨積龍泉古波澄鳥影稀塵纓從此濯相
對欲忘歸

擬唐高適送鄭侍御謫閩

閩川今謫志惆悵復離群別夢進京雨愁心佳
楚雲猿聲聞樹遠帆影越江分聖主恩波重多

才不棄君

經冶城尋芝山蘭若訪從兄闌上人

蘭若三山下相逢慰所思支離驚落葉留怨借連枝境静禅宵寂身空病不起自吟塵土隔徒有鶺鴒悲

寒山過雨圖

落葉塞鴻秋澄江湛不流數峰殘雨外獨樹斷雲頭暝色浮僧磬寒光入釣舟向来濯纓處迢递隔滄洲

漁隱

自無簪組分結屋近苔磯夜月懸孤艇寒潮入半扉溪山曾無趣魚鳥已忘機為問青雲者誰態恐布衣

殘夏懷西岩舊隱

關河暑漸收池館欲迎秋忽憶山中事偏懷静者流焚香依曉榻洗鉢動寒湫苔被紅塵傳何期到上頭

送僧歸日本

滄波杳無際望々入扶桑杖錫遊何處歸途信一航龍宮朝洗鉢鮫室夜焚香法侶遥相待松枝偃舊房

遊雲瑞寺偶賦

白雲精舍近一路入迢遥古壁苗殘靄微鐘送暮潮鳥啼空翠晚花落斷香飄此地堪攜興何須度石橋

經漂母墓

寂寞淮陰路荒城接楚原誰能懷漂母曾此飯王孫孤塚今猶在千金不復論自慚非國士蕪去向何門

擬唐韋應物賦得暮雨送李胄

江城分手處々雨更泥々野樹含滋色層峰浸翠岑空濛関塞遠飄洒海門深送別情無限然然同染襟

經鑪峰蘭若

迢递孤峰裡空門偶獨行野雲隨杖屐古木帶蒼檻月出禪初定僧閑鳥自鳴興闌歸自晚鐘

磬有餘聲

山水圖三首

半幅生綃裡分明見遠山斷橋分瀑溜古木隱
岩峦野色烟中浚孤雲鳥外還來栖如此得行
不市朝間

山水無窮趣看圖憶勝遊葉藏雲外塔風穩應
偏舟岩際隱送月藤陰下碧流從茲得佳賞何
日去瀛洲

山水愜幽盟蕭蕭薜荔情天邊孤嶂遠鳥外白
雲橫野衲閑猿坐山人伴麋耕看圖應不厭疑
是輞川行

枯木

楚木臨崖石年深土亦崩老根浮斷蘚飛幹接
長藤性朽空勞匠心灰也類僧春風幾榮謝羨
尔獨棱層

贈別畫史林盧白歸嶼南

憐君心不羈水墨始清奇瀟洒南宮態空濛北
苑姿壺觴喜邂逅岐路惜分離後夜分送憶猶
啼海樹枝

武夷山訪道

棧簪尋羽客山水慢亭情九曲煙霞色數峰鐘
磬聲還丹飛九轉仙笈受長生寂寂藤蘿外惟
聞鸞鶴鳴

齋居喜故人陳希呂過仍送別去

相思飛鳥外海樹共春雲岐路誰知己空齋獨
見君故情猶戀戀別思又紛紛相送無窮恨盡
山向夕曛

泊舟武昌

孤舟隨鳥泛斷至楚王城黃鶴久飛去高樓空
復情岳陽春樹歇漢口夏雲生鸚鵡芳洲近淒
涼待月升

題猿鹿圖

丹青翠微裡猿鹿共幽閑挂影寒潭外群遊落
照間養茸尋藥圃得樹入雲間年少無遊獵山
林恣往還

晚濟龍門渡因訪高漫士

向夕龍門渡風潮半落霞暫停遊子棹得訪故
人家浦口魚罾近津頭酒幔斜踟躕那忍去秉
月步江沙

夜泛臺江

無諸古城外潮滿合洲賓從留驄馬壺觴慶
彩舟山廻川夜月猶怨海雲秋寂寞署龍事臺
空江自流

送客還薊近

江南春草歇斗酒送歸程別路閩山色鄉園易
水聲嶺雲遊子恨邊柳故關情握手自茲去空
聞征雁鳴

經故人墳

東城日將曙驅馬入寒雲無復平生友空餘數
尺墳卧麟行鳥跡斷碣積苔紋欲薦寒泉水臨
風淚四分

喜璵南景霞子兄過見過

林家好兄弟情潤比璠璵海嶼耕殘葉天壇夢
舊遊相逢三徑草清話一樓書莫遣明朝別思
君恨有餘

贈醫者

仙醫何處住賣藥到山城歲月壺中度人煙醉
裡行杏林春樹曉橘井野泉情已飲上池水何
論指下明

題靈瑞招提

連峰入翠微海色上行衣寺古殘僧少林空野
鳥稀幽花燃石洞芳草侵山扉盡醉壺中物長
歌送夕暉

誦道經

盥濯宴心坐焚香誦道經青童開寶笈白髮對
黃庭玉珮飛鸞馭瑤笙載鶴鵜天花撩亂處遙
見仙靈

送隣人塋

卜鄰今幾年此別閒黃泉兩烟臨長道招魂若
簡邊夜臺春寂寂萬里樹芊芊歸路東城曉誰
家思管弦

四月東湖泛舟

落日東湖裡相携着絲舟燈明冷水物浩蕩狎
沙鷗載妓從歌舞飛觴任去留綠荷深處月流
影上滄州

山人入城二首

翠微行漸遠去去入城扉斷續人煙近芳涼故
舊稀市塵沾草履官柳拂荷衣性有空濛水東
流無是非

久雨後湖堤散步偕三同志

湖上雨新晴相將着履行葛衣沾野色佩蓊引
波聲吟響魚皆聽机忘鳥不驚隔林村路曉歸
興月初明

避暑

林幽行避暑藤葉晝陰陰地僻無行客山深獨
抱琴白雲時在履流水始知音寄語塵中昔同
來共息心。

三山送客歸錢塘

分手螺江上青山驛路長巔雲添別恨閑月照
行裝浙水金鏵活西湖白藕香羨君從此去調

膳上高堂

遠浦帆歸二首

寂歷釣魚磯青山帶夕暉天邊飛鳥絕浦口一
帆歸花嶼鳴聲小蓮窗月色微叩弦閑獨坐忘
却向鷗機▲

浦淑松村曲孤帆一片秋風移蓮裡軸影拂水
邊樓鼓紺鷺初雁鳴弦起夕鷗江河波浪緊幸
喜見安流

夏夜聞笛二首

露坐空庭夕遙峰片月明誰將楊柳調吹作鳳
皇鳴思繞坡仙夢聲隨嬴女情舊遊寧再得聞
此轉悲生

誰截湘南管晴移午夜吹數聲孤月下獨客斷
腸時零落梅花片蕭條楊柳枝天明漢江上何
處覓桓伊。

贈隱者赴召二首

鶴書天上去迢遞到山城獨賦驪駒別空懷薜
荔情吳中單騎遠淮上一帆輕斷到金門下君

應被寵榮
習靜東山裡空林閉兩扉獨承丹陽詔暫解綠
羅衣猶庶誰同伴煙霞點斷　五雲霄漢上還
有夢來期

訪山人不值二首

迢遞過前峰林深殊氣濃也知行處盡猶未與
君逢白壁猿啼獨空潭樹翳鐘不知人代裡何
日得相從
山中尋舊侶何事掩荊扉樹寮藤花落籬深莱
艸稀蕭條人不見寂寞鳥空歸葉上留名去孤
雲與願違

林塘夏夕有懷同志

風微池色定林靜藕花香深樹歸殘鳥青山歛
夕陽同心嗟遠道久別隔他鄉世事今如此何
因共舉觴

書雲山小景

遠樹綠依依隆江去棹微人烟連極浦僧舍對
殘暉山迴雲來白林深客到稀紅塵多少事即
此可忘機

夏夜舟中

暑氣夕仍熾隆江思夜遊孤舟乘楚月醉客發
吳謳漁浦鐘初斷楓林火漸收雞鳴青海色城
闕復堪愁

送人下第歸桐城

如君寧久徹且復碩庭闈折桂暫無分飄蓬今
獨歸壺公當過棹金粟待行衣遙想青燈下閑
堂靜掩扉

治城馬上

策馬三山路經過似勝遊千門煙灶曉獨樹鶴
臺秋雁落天邊小孤帆鳥外愁晚來燈火起鐘
鼓鳳池頭

山路見落花

野花垂嶺口無主亦芳菲色映扶僧帽香隨木
客衣淒涼猶折去零落鳥啣歸日暮行人絕山
風吹更飛

漁樵情話

礪斧出幽林移竿野水際相逢休問姓偶坐更知心岩桂香堪變江鱗美易尋平生山水趣終不爲朝簪

登鳳山仙人梯二首

磴道蒼苔古緑雲上石梯依微殘雨雪迢遞拂雲霓乍可臨仙路誰堪駐馬蹄回看煉丹處岩畔草萋萋

鳳山東海除蒼翠白雲封峭壁懸梯近出林挂瀑重虹蜺侵絶閣星漢接危峰不見燒丹者空怜避世蹤

贈別友人之長沙太守

聞說長沙郡湘南驛路微楚山猿亂叫湘水雁孤飛見月鳴琴坐行春佩印帰怜君五馬貴自笑緑羅衣

織婦

草虫鳴促織深夜動鳴機玉手挑燈睛羅衫集舊徵常懷筐篋貢又憶寒垣衣用盡閨中力天邊雁未歸

王昭君

行旋入塞垣回首望君門漢月牽愁思胡塵惨淚痕琵琶霜外曲羌笛夜中魂惆悵瓊廬下空聞刺刺言

經山中舊宅

行行林路遠此地復傷懷斷壁懸蛛蔓閑門翳古苔隣僧驚獨往楚老候重來欲去仍回首猶聲處處哀

贈講僧

吾師能演法往往落天花諦聽來何處筌蹄付作家三事翻貝葉隻樹拂袈裟早晚離言說空潭有月華

題王孫扶弹圖

金衣騎小駟迢遞茂陵山樓鶴花邊過鳴鞭柳外懷斷猿驚羽箭過雁落金丸帰醉瓊樓夕天街雪正寒

林下逢僧遂偶坐談禅

林中見個錫相問始知名對坐松聲晚澄心閒

影清談空帰妙法說有愧勞生月出從分別惟
聞山鳥鳴

山座獨夜

獨坐空窗裡幽泉入戶鳴山林甘寂寞風月共
淒清夜半猿聲斷庭空燭影明蕭條松葉下纓
晃不閑情

夏日過周六園林因有茶瓜之會

森爽鳳山裡林幽暑自移幸無塵外事應有靜
中期鳥觸幸風蔓猿技宿露枝茶瓜並異味隨
興且淹遲

獨酌言懷

歌行与醉吟誰識一生心白日嗟蛇過青山感
慨深酒酣空擊筑愁極少知音且盡壺中物仙
源何處尋

山行聞樵歌

樵歌何處響迢遞白雲深㛦㛦潭邊起蕭蕭空
外音何須諧律呂即此是謳吟却厭青樓曲蘭
音聽暮林

過皇恩寺

上國僧遊去山門日自閑佛園依綠艸畫壁上
蒼苔谷暗猿初斷林空鶴又回惟餘舊童子咲
問客何來

燈下寫懷

獨坐山窓裡燈殘欲二更月中山葉墜階下草
虫鳴風便遠鐘響霜寒獨自驚青雲猶未達徒
此悵離情

梅城霜夜

夜靜潮聲遠城高月影寒梅花孤角斷燈火幾
家殘楓葉愁中落鄉林夢裡看天明倚霜樹雲
水浩漫漫

寒村訪隱者

谷口微霜度寒村獨見君西風正蕭瑟落葉不
堪聞古路無行客閑門有白雲為憐幽處好不
忍更輕分

秋江送行者

殘柳綠依依離樽對夕暉斷鴻隨去櫂落葉映

行衣楚國烟中盡淮山島外微宦遊終在客歲
晚早言歸

秋中九日登南楼

海上登臨望荒城水亂流天邊孤嶂雨煙外幾
家秋近郭寒砧響長川落雁愁鄉心正無那回
首仲宣楼

秋日送僧還山中

雨風残葉下杖錫返東林浮世空傷別孤雲不
住心人煙飛鳥絶山月斷猿深後夜相思處唯
聞鍾磬聲

擣衣

獨抱情砧冷那堪擣夜闌洞飄双杵落愁絶一
燈残烟月閨中趣風霜塞下寒年〻空寄遠相
憶恨漫〻。

九日鳳山載酒

九日鳳山路登臨喜盡簪風飄烏帽落雲度菊
盃深樹色残孤笛鳴殷帶遠砧醉来同籍艸不
覺夕陽沉

秋江獨釣

蕭條驚葉隨孤望子陵灘積水梌棕樹微風颸
竹竿雁催秋色晚霜降笛聲寒釣罷行来夕楓
橋日又残

秋暮寄山中人

水國催寒早微霜幾夜砧懷君隱居處落葉亂
山深楚烏無遺路孤雲不繫心懸知燈火夕閑
坐聽猶吟

秋山行旅

客路青山外蕭條盡白雲猿啼山寂〻霜降葉
紛〻楚寺鳴烟磬空林帯夕曛望鄉心未已残
笛不堪聞

都門留別

都門霜葉赤車馬正紛〻祖帳黃花酒孤舟日
暮雲龍池初月上長樂曙鍾聞落羽悲紛去懷
君鶴鷺群

初冬登南楼

樓隱青楓外南天葉未霜寒山低度鳥芳岈入

斜陽復嘆年光暮空怜鬂髮蒼故園三徑晚帰
笑醉壺觴

江城暮角

何處玉龍鳴寒江帶楚城梅花天外落客旧夜
中傾思苦胡霜入聲凄漢月明湘南多讀官誰
是不閑情

寒山送客

相送空林下千峰鳥外微寒風飛去旆野燒帶
行衣谷口送鐘度天涯遠騎帰知君愁此別應
念故人稀

冶城送人之金陵

嗟君此別慢荒城又擣砧寒聲霜外落愁思夜
中深響度銀灯暗情和土漏音同艳嗟以別因
此惜驚心

松林觀瀑图

瀑布懸空青初陽互明滅噴壁飛白虹穿林散
晴雪深〻鶴雰晴洒〻机心绝相碩躍塵纓滌
收坐趍越

冶城客夜

鐘斷夜色寒孤吟客衣薄月色半城虛砧聲四
隣作更殘涌氣微生久燈花落乗興理帰恨四
望無諸郭

送黃山翁還玉融

十載一相逢幾日滄州客祖道又傷離芳歌復
愁積孤雲赴岩村獨鶴鳴川澤帰去黃山中希
君醉時墨

獨酌言懷

林居绝輪鞅獨酌形亦忘百年會衰朽一室任
荒涼寤寐友千古遊心見羲皇所以陶潜翁頼
然卧柴桑

秋塘曲

委身在寒塘夫婿平原客白馬五陵道空閑斷
行迹憶昨別君時蒲生柳條碧及此君不帰登
艫感怵色

寄上清王道人

閑齋澹無营息念山中侶鶴馭杳難期瑤笙竟

何處心懷九轉丹夢繞三花樹嬌首望孤雲飛
韓寄玄圃

書上清方壺醉墨山水

林下多白雲溪口繞水木長嘯鸞鶴群翛然在
空谷悠悠山色閑浩浩波光綠寄醉墨壺中唯
應道機熟

春登御風臺二首

寂歷芳臺古天空野望長雨晴閑樹出雪盡粵
山蒼露蘚凝寒翠煙花迷斷香御風人不見徒
此立斜陽
雁峰晴翠裡臺古獨登臨山阜人烟積山城海
氣深楚雲飄杖舃林吹拂衣襟仙路無期達空
驚弔古心

閑居喜故人見過二首

幽獨空林下荒齋喜見君埽苔聊共坐翦韭更
論文華髮歸青鏡浮名寄白雲綈袍如有意慎
勿又離群
寂寞卧空齋閑扉閉綠苔一簾幽夢斷千里故
人來野竹迷連騎空花送酒盃又愁分手去心
事向誰裁

送僧遊吳

遠師何處去迢遞別東林浙水人烟積吳門雨
雪深寒山孤獨影蓮葉暮鐘音處處應畱偈懸
知不住心

與醫者遇詩以贈之

長桑親受訣復飲上池清賣藥寧論價還山尚
隱名杏林春露積桔井野泉平見過能醫國何
辭纓冕榮

從都易舟中作

揚帆渡彭蠡雲樹曉冥冥潮到潯陽白山連建
業青乾坤隨去鳥江海任流萍回首鄉林遠歸
鳴不可聽

登雁山望太常峰有懷所知

雁山青翠裡遙見太常峰勝槩無期到幽人無
處逢仙源雲縹緲花樹蒙茸興盡獨歸去空
林閑暮鐘

題道人省親

獨鶴下三天吹笙度紫煙道心飛鳥外親舍白雲邊丹脉調香飯霞衣拂壽筵更教人代裡何處覓神仙

送邑令秩滿之天官

天南望帝畿迢遞入銓闈作縣三年別趋朝幾日歸棹江帆漠漠淮峡馬騑騑想是龍池上香名是尔稀

六平峰山送人之吳

斗酒臨長驛孤帆半夕陽花催離思急柳引醉歌長楚樹兼雲遠吳山到海蒼六平山下路何日更持觴

田家喜晴

田家當惜雨積雨轉傷苗詰旦雲收濕新晴潦漸消迅雷潛地底初日映山椒預卜豐年兆何應荅聖朝

送人使邊

漢節下青冥邊人望使星繡衣辭鳳闕驄馬入龍庭雪淨胡天綠春回草塞青須令月支長函表到王庭

仲夏五日遊盤石二首

盤石隣湖面涼風薜荔青酒酣山鳥伊曲度水龍聽吳極飛蘭櫂神遊到玉瓶不知湘水上飄泊為誰醒

盤石蒼山口憔遊重盡醬酒醒荷氣馥雲斷水容陰畫楫浮空迥青娥隔雨深懷沙千古事誰是獨清心

詠荔枝

憶昔開元日繁華御裡看玉環天上去無復到長安香沁瓊漿冷紅垂火齊圓九重思玉食馳貢未應難

懷畫史林景時二首

故人何處住獨樹孟家隣水墨今誰重雲泉我與負襟期多古意交態任時人醉裡從揮洒無錢奉老親

水墨人皆羨承平祇布衣雲山隨處寫鄉樹暫

時帰兩地愁看月孤村獨掩扉並期應早計何
事久相違
與同志泛舟得江字
浦口齊棹樂滄波泛玉缸雲帰山點〻天碧鳥
双〻蚌月凉生夜魚風響渡江興未須劇飲無
使寸心降
送友人仲蒙岩讀書
筹峰烟磬裡君去獨垂帷散帙林中晩懸燈雨
外微書声連澗水人影落苔衣不獨仲蒙子辛
勤似者稀
送人赴秋闈
凉露滴宮槐黄花映古苔秋風芹泮別曙日棘
闈開戰勝應誰敵名香得意回知君径濟手不
愧予雲才
贈武夷僧
武夷山水好潭影空禅心掛袖雲生石翻経月
照林履行隨竹静鉢洗向泉深九曲仙源裡惟
聞鐘磬音

仲秋洪山径狂客墓
狂客今何在風流世共傳夜臺依宿草墜樹入
新烟月冷延陵劍湖空賀監船秋風正摇落回
首獨潸然
贈道人別
塵中那久住飛佩入千山片石松邊住孤雲鶴
上還苔深丹灶緑葉墜紫宮開後夜玄洲月想
思杳靄間
題美人吹簫圖
可憐嬴氏女彩繪香手生無復乗鳶偶空餘弄
玉名隔花疑解語横笛恍聞声却憶秦楼月偏
閑獨客情
僧房秋夜
寂〻空門掩三花隠亂峰径殘僧入定林暝鶴
帰松境净天香入蕭疎月影重永懐禅榻夜无
夢别塵蹤
寄建上客
建水接閩関連峰鳥外闌漁商墟市遠蝦菜野

橋灣烟火舟中飯鄉林亭裡還年〻貪利涉不
道辭離顔

月下聞琴

空林微月出花下一琴橫息聽宮商調而多山
水情雲邊孤雁斷秋外百泉鳴坐久長河沒犹
餘炅籟聲

擬題鼓山寺

疊源飛鳥外巔頂翠蒙茸雪霮徑春葉雲殘
堅鐘逢僧畄半偈習靜愛中峰自咲紅塵裡誰
能寄遠蹤

和王摩詰山居即事韵

寒〻人境外閑坐愛晴暉谷轉猿声逈林幽鳥
影稀雨深苔蘚壁潭映薜蘿衣日夕忘機處孤
雲去復歸

老將還鄉

百戰解重圍三邊受鉄衣蕭條關塞別迢遞故
園歸舊業春苗發青山白髮稀獨怜閑夜夢犹
逸羽林飛

夜寒曲

霜葉冷颼〻鵑啼井上樓轆轤泉響斷蟋蟀夜
声愁繡被蘭香減銀箏雁影流相思江燭盡敲
碎玉搔頭

暮秋太常峰埽松楸

迢遞孤峰裡含情對古丘苔碑空鳥跡山葉蒂
猿愁楚燒泉門夕寒花隴樹秋臨風一澆酒回
首淚双流

文石漁家

海國春鴻外人烟盡水鄉潮生孤嶼沒月出白
沙涼夜火隣鮫室雲帆拂蜃房從来少耕種辛
苦生滄浪

題鷲峰廢寺

鷲嶺欝蒼〻香臺出上方苔花侵佛像荔葉滿
僧房禪室餘殘霭鐘樓半夕陽空門無色相何
必嘆凄涼

送道士還山中

仙臺飛鳥外準木隱琳宮歸路多瑤草還山盡

錦峰浴丹臨野水飛珮入寒松愧我紅塵裡空
憐絶世蹤

擬早朝

鐘鼓金門曙千官到雁行西山含落月北闕映
初陽御柳逢萊色宮花太液香袖中有三策思
欲上君王

山中即事

習靜當幽處開扉隱翠微林間聞鳥近雲際見
人稀曲洞留殘雪高岩掛落暉遙知銅墨貴不
羨薜蘿衣

暮春餞別

官柳拂晴煙情多又別筵且傾寒食酒將贈繞
朝鞭遠樹青雲外孤帆夕鳥邊明朝相憶處雨
地聽啼鵑

暮春羈懷

旅館春將盡鄉心醉不遠人煙隨去住萍梗任
東西花落吳山暮鴻歸楚樹低解鞍空佇立無
聊子規啼

送僧省親

空门恩愛稀欲去省庭闈親舍無期別白雲長
自飛浮盃尋故里洗鉢見春暉莫遣紅塵裏人
烟涴衲衣

閑居寫興

幽棲青嶂下塵事少相侵點有漁樵樂而無纓
晃心竹閑書幌偉花洗墨池深醉臥雲蘿下機
忘鳥自吟

山路聞鷓鴣

朝入翠微畔鉤輈雨外鳴声〻行不得去〻若
為情苦竹湘南驛黃茅嶺外程鄉心正無那聞
爾淚沾纓

擬唐賈島題李凝幽居仍次韻

愛尔幽棲處清涼水竹園遠山傾對酒芳草徑
開門叅幔通雲影橫琴拂石根仙源只如此相
對更何言

山行逢故人墳

繫馬荒林下蕭條對古墳傷心逢新碣揮淚讀

遺文宿艸今誰泣清猿不可聞空餘三尺釗落
日掛楸枌

山寺讀書二首

羸糧尋翠巘負笈入琳林書映藤蘿色声隨鐘
梵音芸香孤鳥外燈影漸猶深寂寂空門夜閑
窺往聖心

聲聲連梵音人影與禪心散帙維摩室懸燈支
遁林晨花開戶落法雨下帷深洙泗東流去真
源何處尋

寄衣曲

孤月照庭闌相思剪合歡淚從燈燭下霜入刀
皴寒絶漢含微遠空閨錦帳殘憑君封裹裡誰
為著時看

夏夜寄宿僧房

落暮中峰裡逢闍仙梵音獨尋鐘磬遠漸至薜
蘿深月色虛禪室泉声到客簪誰知慧灯影于
此照塵心

寄馬秀才下第歸

御闈不得意秋卷自呈親共恨持衡手空憐泣
玉人拂衣楓葉冷歸擢菊花新擢秀非誰取長
歌泮水春

春陰

海國東風後千門積曙陰斷雲隨雨薄歸雁帶
烟深柳暗迷征騎花寒咲客簪遙憐勝遊地愁
絶五陵心

宮鶯

宮漏曉沉沉間關百囀音声隨天樂下色借御
苑深柳外穠殘黛花間識墮簪長門終日閉關
尔獨關心

暮春御門送客

四牡正騑騑永恩出帝畿五門宮漏斷千里布
帆飛烟火吳山遠鶯花楚樹稀過門應漸住不
[illegible]換春衣

新燕

烏衣何處別迢遞落春塘舊壘逢新主空簷見
夕陽水芹沾觜語烟柳拂衣香何必吳宮樹秋

風点斷腸

寒食登臨

山水空青霞煙羅鳥道邊千門初禁火獨樹已
啼猶滴溜和清唱飛花拂綺筵回首古城下新
塚草芊芊

宮井

甃石長門裡虛圓一鑑清銀床苔蘚積絲綆轆
轤鳴淡泊如思淺清泠似妾明鉛華空自照惆
悵若為情

田家留客

爨突曙煙新黍旁絕四隣相逢江上路且醉甕
頭春稚子摘紅葉家人烹紫鱗感君情獨厚應
不咲家貧

送春

綠樹海邊樓年光逝水流向來携手處誰是少
年遊池草生還夢林花落更愁若為送春去吟
髮又成秋

贈故人陳孟敷牧安陸州

還鄉能幾日五馬又馳馳闕下陳三策人間望
一麾帆飛渭水潤路遶鳳山微送別無窮恨空
慚獨布衣

睡覺山中

林栖無外事心似埜僧閑萬籟千峰起空簾午
夢還松香飄蕙帳苔色映紫關獨鶴歸來晚遙
鐘若箇山

挽僧

双樹經行處空懷結淨因松聲禪榻夜苔色影
堂春如意閑孤月袈裟積暗塵空門了生滅塵
世獨沾巾

夜泊楓橋懷所知

落日閶門外楓橋暫泊舟寒山初上月吳苑欲
含秋別夢千里遠殘鐘半夜愁天明望鄉樹遙
遞憶同遊

送衲子西遊

遊方參佛祖一錫別東林世路峨眉外人煙劍
閣深風霜殺戒臈水月印禪心早晚離言說還

山思梵音

暮秋登治城平遠臺

山壓無諸野甚芳半夕暉連天孤樹遠滄海片
鴻飛甘菀皆黃落琳宮盡翠微回看南陌上四
牡正騑々

海江送林中卅歸

不羨魚羹飯寧甘首蓿香小齋隣蝌合曲几近
蛟房別路々沙幄行衣受海霜到家看舊竹涼
月滿橫塘

送人還建上

建水千峰外春城送獨歸雨花飄別酒津柳拂
行衣到浦孤帆遠閩天一雁飛到家應幾日書
信莫今稀

宮燕

杳々別烏衣還尋禁苑飛結巢依衛户識主近
羅幃影落宮潮小声沉御柳微長门春寂々犹
憶海西歸

春日登龍華觀

第岳青翠裡琳館是仙家徑轉龍峰過林深鳥
道斜白雲隨杖舄金磬出煙霞幽覺塵心遠蒼
藤落數花

贈別陳季廣赴京師

斗酒粵城闉千门柳色新孤帆辭海月疋馬入
京塵鳳闕趋朝早龍池聽漏頻青雲從此去應
念布衣貧

上巳邑中值雨

蕭々江上雨孤館獨留人山水愁中趣鶯花客
裡身懸楼寒樹合僧舍曙烟新遙憶蘭亭會淒
涼幾度春

山人以春茗見寄賦以荅之

仙人多重草約披谷雨前色疑蒙頂露香訝武
夷泉林屋人稀到山厨手自煎愧無瓊玖報徒
此寄雲箋

題山水雪景

嵏臺闲染處隱見雲花飛萬壑飄瓊樹千峰掩
翠微灞橋吟影度剡曲棹歌歸因憶陽春調而

今和者稀

送張道士歸山用唐人韵

烟霞寧久別歸去礼元君養道看黃老時身寄白雲人稀松作伴自遠鶴仝群回首千峰暮瑤歃鳥外聞

送邑長史

白面魯諸生寧知贊畫榮一徑諳治体百里見民情入幕郎官喜揮毫按牘清一貧今似水處處見香名

送僧住崇聖寺

青山崇聖寺方丈久芳茗愛尔禪枝秀如今法宇開明心超上乘真旨悟西來振錫從旅去雲邊施食臺

題道人幽居

學道居人境林麻畫亦閑燒丹傳妙訣采藥問名山醮罷三花落經殘一鶴還黃精新釀熟常有好容顏

仲蒙岩讀書

我愛仲蒙隱樵柴入翠微身閑隨鶴遠心靜見人稀散帙時聞磬懸燈獨掩扉澗源那可測採願日忘歸

贈林濟之江田送曷氏赴京選

宅相今誰是名家後見君同心看白水送別上青雲海樹烟邊合江田鳥外分阜陽歃酒衣相對思依依

題王晏壁梧山房

梧寺隱山房怜君若鳳凰一簾秋影淨半榻夜聲涼桑露沾書帙烟花拂酒香行當中琹瑟清廟有輝光

塞下

萬馬防秋急三邊殺氣昏鳴笳双雁落伐鼓夜兵屯月照黃沙積風乾白草原空持三尺劍白首未承恩

夜宿石門聞秋風

洞口微鐘夕陰林散夜聲孤燈殘月下千嶂斷猿鳴颯沓驚禪定蕭條動客情卷幃清不寐松

際月斜明

文石江村

獨樹斷損頭天空水自流人家小島嶼漁艇半滄洲海色時帆莫潮聲入户秋為憐魚蟹美長醉酒家樓

與同輩遊霍童山

白鶴今何在千秋共鶴林人慳山縣小魚鳥洞天深苔色迷仙跡泉深淨客心無因問丹訣天路杳難尋

送滄洲出邑偶賦

白髮卧滄洲翻然憶舊遊醉尋陶令酒吟倚謝公樓砧杵千門夕梨棠一縣秋去逢高漫士應是久淹留

草澤狂歌卷之三

草澤狂歌卷之四

新寧王恭安中著

七言律詩

送林大歸

歲宴山空落葉深臨岐那忍重分衿扁舟不載同歸夢片月空懸遠別心去住誰為悲客路東西揔是失家林為予歸去逢知己但道平安是好音

用韻答林大

正爾交情似海深不堪為別泪沾衿幾回見雁思鄉信千里移家共客心斷酒黃花連夜擱秋風寒葉鄉秋林天涯共住同蕭索莫惜逢人寄遠音

邢逸人寒夜見過

每憶家林諸弟兄別來空感故鄉情天涯白首重相見客裡殘觴且共傾積雪寒江楓盡落斷猿孤嶂月偏明十年滄海多離別豈必今宵泪滿纓

答梅江陳以方

先生清隱謝浮名數畝山田也自耕家近隣洲饒蟹舍客西鄉館有魚美寒山對酒同誰賞野寺尋鐘慣獨行遙枉新詩問流落相思一夜斷損声

秋日留別劉大二首

十年分手隔山川乍見那堪又別筵白髮醉看青鏡裡黃花飄近羽觴前双湖積水啼孤雁獨樹高原烟亂蟬何事最関離恨切月明重語舊箏弦

年少与君輕別離宵將清淚洒臨岐那堪短褐飄蓬後不似寒窓剪韭時遙夜客心懸絡繹隔簾霜影動辛夷十年此会仍分手何得離尊復共持

別劉山人

十年身世尚間関客裡逢花好是閑連雁晚來何處下孤舟江上幾時還寒雲楚樹愁中雨疊嶂青猿夢裏山流浪未成歸隱計對君空有淚

潺湲

春花城觀兵

究馬蕭蕭鳴北風時閑平郊射鵰弓千家山郭潮声裡幾曲营門柳影中道滿旌麾嚴虎帳廟喧簫鼓祀龍宮王门定遠遙堪羨白首為儒感慨同

梅城夜泊

澤國秋風旅雁飛海天愁思正依依孤城背瀬閑吹笛白露橫江又湿衣砧杵遠村寒事早帝橋残火夜歸魚興來且醉海江月遙美鄉原落夢微

梅江旅夕

澄江如練繞楓林仙嶠橫江帶夕陰秋滿山城飛一雁門臨潮水抵千金白雲幾處懷親夢黃葉他鄉在客心無那愁腸偏愛酒戍樓寒鼓又霜砧

中秋對月

風笛樓前万景乾碧天如水浩漫漫鴻声遠度

黃姑小兔影斜臨玉鏡寒塞北將軍空倚恨湘
南遊子莫凭欄異鄉人夜堪惆悵何處明年更
獨看

客中歌越調

逢村灯吹絶人行一曲凄涼對月明山葉下時
孤雁冷鄰姬啼斷百虫鳴黄沙積裡霜天夢白
草遶頭日暮情欲変商音誰感滿漱天涼雨送
餘聲

汪馮氏先莹

音容別後遠悠悠寥落他鄉土一杯楚水寒禽
空对客夕陽紅樹更関愁手披荒草孤墳在泪
洒殘梅一笛秋准海十年多少恨幾人帰塋故
山頭

行次海上

晚風吹酒動離顔別路蕭條草樹間積水亂流
疑夢洛一峰中断似君山鳴鳴海曙寒潮小雁
引秋敧落葉閑行李飄飄又何性暮雲飛鳥也
知還

別林十一恭并馮生二女兒

逢君江上草凄凄久客將帰路欲迷日暮孤舟
空蕩漾天涯斗酒又匆匆携青枫声與潮声小積
雨芳洲蕉葉齊親愛重逢更何日野雲流水各
東西

行次淮安廿庶困悼同門叉被譴徙于
京

傷心不見舊同遊離思蕭蕭醉来休暮雨門臨
青蕪園夕陽潮到白沙洲幾家煙火遺民在千
里江陵去國愁莫恠行人倍惆悵羊雲何事注
西州

寄清江隱人

平遠臺中醉盡替粵王潭上惜匆匆襟単車映月
徑槐里孤棹移家入桂林海到来無舊業白
雲帰後更何心豪華近付東流水誰笑閑門碧
草深

秋半山中

南北雲来孤屿青島花苔葉露先零天涯月出

人隨影夜半出林犬吠螢僧榻焚香留偈別軍城吹笛帯愁聽邊情舊好佳期在應買黃壚醉未醒

黃宿陳八家樓

世上悠〻多棄負惟君高誼始相親昇沉獨泉長沙別南北誰怜失路人吹笛關山明月上到樓鐘鼓夢家頻江湖風浪連城起何處飄〻托此身

西林感舊

十年重過謝公樓千里離心感舊遊江上行人孤笛曉路傍離黍幾家秋浮雲世事如春夢流水年光易白頭別後芳原那可問寒猿野鳥自堪愁

懷劉君弟從京口軍

別離江上語依〻黃葉原頭雪漸飛孤劍獨隨邊將遠封書遥寄塞鴻歸蘭陵夜靜休聞笛北固天寒正擣衣何處看雲倍惆悵楚猿湖水舊山扉

書懷簡劉大二首

客庭風雨似秋天轉憶浮生事渺然病髮到來同落葉故園歸去是何年凄涼塵夢遥鐘外迢遞鄉心夕鳥邊萍水不堪流浪遠此行偏動故人情

海上殘春積雨香旅懷誰為落花傷未須對酒驚蓬鬢且喜移家近草堂匹馬寒原鄉漸遠百年孤館夜偏長太常峰頂閑霄月盡付離情照斷腸

書林二宅洋江春晚圖

東風閑颺薜蘿衣水國滄茫共掩扉枯杵曉声寒外盡閑河春色鳥邊歸出蘭露下湘鬼遠深樹雲來楚望微惟羨長吟北窓裡風流寧减謝玄暉

別朱大

木香花發是清明杜宇聲來減客情遠道春深那忍別一樽江上且同傾青塘白馬門空掩積雨寒山暮獨行相識非君相慰藉亂離心事有

誰乎

挽林隱逸

家住双旌久不回一飄江上獨傾懷篝燈坐聽風林雨德帳閑荒棄徑苔西州別後羊曇泣楚澤春深玉云哀我欲持觴酹芳草夕陽何處是泉臺

送友人流西源

鳳林關路遠悠々惆悵行人過陜州渭水寒流秦塞晚灞亭殘雨漢原秋玉門壁壘行應過白草黃雲更々愁江海同人今已盡南冠何事到君頭

白雲庵

白雲深裡舊岩扉苔蘚蒼々一徑微翠壁江泉分鳥道石林精舍掛僧衣三峰月出間猿斷五粒松香見鶴歸今日置身千仞表了然心地發清機

贈劉友七律

仲尉门深遠市塵隱居何用嘆清貧薄田歲々聊供祝先隴青々只近隣夜織燈前催婦早晚書簾下課兒頻林泉無事仍堪樂猶勝支離咲此身

題墨梅煙月景

林下花香雪更繁蕭條苔徑共誰看空香半入閑僧定霜影全侵夢鶴閑任逐隣歌江上發恐隨邊笛月中殘故人天外遙相憶欲寄南枝愧獨難

題歐陽明府江山草堂卷

源山下草堂開竹杖黃冠日往迴雨帶新潮紙捲幔雲連孤島落吻盃開棋每憶林間榻靜釣犹思石上苔嘉政只今人共說未應陶令賦歸來

送劉監生還京

官船一棹大江流才子還京賦遠遊帆帶夕燕依御苑夢隨涼月到家樓長淮雁影催寒曙近郭砧声報晚秋此度金門應早達莫令鄉舍久淹留

寄劉三知己

客居風景似湖南長巖山中酒共酣歸夢幾回梧葉雨懷人多在菊花潭空林野雪閑相待覩闕青雲遠自慚聞說茂陵仍臥病獨將心事問誰堪

文筆山房為延平郡造士朱員賦

文筆山深隔翠微清暉迢遞映書幃门臨絶澗逢人少簾捲孤峰見雁飛四壁泉聲喧午夢半簾藤影落秋衣潭津自昔多才俊詞翰如君世所稀

書番陽戴氏侍萱堂卷

樂平才子舊知名曾是倩朝被寵榮萱草別來應有夢白雲頻望不勝情關河迢遞娛親舍銅後海甸近海城他日錦衣回省去故園鄱水有餘清

題岳陽樓壁

凌空飛構鬱嵯峨無那湘山逞樹柯雲夢曉煙隨鳥沒洞庭秋水奉簾多靈妃鼓瑟聲猶遠仙侶題詩墨未磨更借桓伊三弄笛倚蘭聽斷暮鐘和

山水圖

城隔山水共清暉城下居人半掩扉遠樹微鐘隨去棹々嵐殘雨到行衣潮來絶島天邊小日落孤雲鳥外歸為問滄浪垂釣者白頭何事未忘機

奉答陳滄州

潮來空館思依々回首關河一葉飛滄海斷鴻看又到故山明月幾時歸蕭條短髮臨青鏡諷咏秋風度客衣唯有滄州知己在未應尊酒頓相違

春初憶故人

楊柳初青雁北歸海天愁思共依微青山悵別頻勞夢楚館逢人欲換衣花外看雲孤興遠溪邊對酒故人稀相思更有前期在未必同心與願違

齋居喜故人陳□君見過仍別云

芳君軒珮問荊扉客裏相逢思轉迷芳草斷雲驚別久青山明月舊遊非瀛州迢遞愁中望海樹滄茫鳥外微別後思君何處是荒原殘日草依ゝ

竹下酌

遠攜壺榼上幽林竹裡行厨共盍簪龍影亂浮瑤席潤鳳毛低拂玉盃深潭心氣無人難醉谷口風微鳥自鳴更約抱琴重載酒風流何啻到陰山

江城夕眺

荒城百雉鬱嵯峨城下風來澒漫波雲靜遠天飛鳥迴潮手孤嶼夕陽多風帆點ゝ迷煙樹山磬迢ゝ度薜蘿十二危欄都倚遍閑心無那月明何

夏日過周六園林因有茶瓜之會

鳳崗峰下舊荊扉龍眼陰ゝ暑氣微海上雲山迢遞見林間車馬往來稀風搖竹露沾紗帽鳥蹴藤花墮葛衣不為茶能留永日主人談笑却忘歸

三山送客歸錢塘

無諸城外樹依ゝ亂酒山缾送獨歸吳岳滄茫天外出浙河迢遞鳥邊微離心漠ゝ隨流水征馬蕭ゝ向落暉歸到故園明月夜候門童子笑牽衣

夏日過琳宮

瓊館迢ゝ隱碧岑平時鐘磬出空林苔花暑氣侵仙佚鶴伴閑雲對客簪小洞石泉香洗藥古壇松樹淨橫琴欲談火棗交梨事愧殺紅塵一片心

過爐峰寺錙錫京行廊廡肅然徘徊而還

西風缾鉢去依ゝ寂寞空門客至稀花徑路苔行鳥迹竹林空翠濕人衣翻經榻下餘殘葉施食臺中半夕暉惆悵松枝猶未偃却令玄度獨行歸

送邑進士貢京師

朝逢遊子拂征鞍花與江城解珮環供帳早鶯
啼越峴驛程春樹遶淮山金门燭影趋朝入壁
水書生聽漏還此後橋门應見月相思人在五
雲間

春過岩泉寺

遠公瀟洒在東林竹裡開扉隱翠岑祇樹春来
忘色相曇花空裡見禪心白雲半嶺迷香界孤
磬中峰出梵音此地從来堪習隱浮生幾度得
相尋

路傍柳

裊々官亭黃柳枝乳鶯啼斷綠楊絲影留年少
青花騎色借隣姬賣酒旗閨裡豈堪窓外見天
涯誰忍笛中吹折根不合臨長道空與行人贈
別離

題故人山房壁

薜蘿深隱似仙家半畝荒園祇種茶澗口香泥
行鳥跡簷前春雨落松花遙鐘漠々青林晚遠
瀑淙々白日斜拂壁為君書此去明朝相憶盡
雲霞

擬題黃鶴樓

黃鶴山前黃鶴樓々前江水古今流英雄寂寞
餘芳草鸚鵡凄涼但遠洲漢口月明鴻影度武
昌雲斷笛声秋行人更莫頻登覽銅輦時逢帝
子遊

送隣子為僧

胡稍初服製袈裟暮掃塵緣便出家鉢洗維摩
溪上月心依支遁寺前霞林端引水時澆棗雨
後境山學種茶詩得蒲團成爛草少林枯樹也
開花

送人使琉球

扶桑無路但行舟寸于今持漢節遊自是皇威
均雨露故將冠冕化琉球風波浩蕩蠻天曉島
嶼空濛瘴海秋早晚星槎歸上國珠方休起見
京樓

擬唐劉文房青谿口送人歸岳州

青谿柳色動離愁江水蒼茫送客舟兩岸斷烟

看鄧獨半天微雨聽轆轤洞庭月傍君山曉湘
浦雲邊夢澤流歸去故園如憶別秋風應倚岳
陽樓

送人之溫陵牧

溫陵出守君恩重五馬頻嘶悵別離斗酒不堪
留客醉一麾今去共誰譁刺桐見月橫琴坐今
果行春露晃看但使甘棠公訟簡香名應是到
朝端

次塘行人擢浙江憲副

一任曹來伴他老況是天朝被寵光宮柳遠隨
驄馬色苑花遙惜綉衣香雲開浙水騰秋隼天
入荊宮涌曉霜莫向錢塘追故事六和高塔楚
烟涼

遊鼓山天風海濤亭

高亭上與翠微連漢々風濤際海天吳越百城
飛鳥外琉球孤島斷雲邊灵洞古人稀到青
草池空鳳杳然深愧遠公相問姓自非玄度亦
逃禪

夏初登西石蘭若懷洽公

蘭若春歸雨霽天凌空臺上獨聞蟬岩扉碧蘚
凝僧榻林逕孤雲宿梵筵祇樹陰々啼野鳥斷
鐘杳々出人煙洽公住處今陳迹日暮灯盂懸
惆然

擬唐王摩詰積雨輞川庄上

石林迢遞輞川斜積雨煙空見棗花翠壁江泉
分鳥道白雲芳草半人家林間紫日朝行藥白
石灘邊暮浣沙鸚晃向來真外事欲從林叟問

燒畬林間皆盡是木蘭柴

仲夏過靈瑞招提

夜半青山有梵音曉攜清興問珠林烟霞路轉
禪扉靜薜荔花香野殿深舊入影堂空嘆逝新
來釋子未知心應憐法社荒涼久祈花何因復
布金

寄鄭助教兼似曹監諸友

斗酒東城送別時馬前楊柳綠煙絲橋門到日
聞鶯早御信逢秋寄雁遲壁水獨尋麟鳳去故

人誰與薜蘿期為言六館諸才俊好向春風折
桂枝

晚晴登沙阜望海嶼偶賦

夕無殘雨半沙丘沙口行吟獨布裘幾處人烟
分水國數村魚鳥畫楓洲雲歸島嶼千峰白風
遍江潮五月秋榮辱升沉君莫問滄溟東逝更
悠〻

借龍華琳宮避暑

避暑林扉與不窮仙家逢借翠微峰雲間鷄犬
稀人跡石上莓苔見鶴蹤水筆更尋花處月角
巾閑掛鳥邊松自從心境清涼後却笑塵中萬
事慵

送人遊武夷

閩洲山水獨清暉九曲仙源世所稀劍浦夜天
烟外小慢亭溪樹鳥邊微胡僧共飯驪珠鉢羽
士相逢薜荔衣玉女峰南孤磬裡知君今去欲
忘歸

送陳延用任潮州郡幕

潮陽贊畫新恩重斗酒臨岐且共攜落日亭〻
將別攬垂楊裊〻拂征鞍蛇山斷草出烟積鰐
渚滄波瘴雨殘案牘清時真似水香名應是到
朝端

送陳林二粮長運軍儲六海城

搜粟當年曾作尉富民何事亦封侯抑今大姓
專輸餉誰信軍儲借上籌千里帆檣稻杭白百
城烟水鼓鼙秋仍聞曲部多窮卒此日逢分主
將憂

擬唐賓遺夏夜宿表兄宅話舊

茉莉花香暑露清芰荷高館月微明傷心欲話
他年舊握手空驚此日情青鏡流年頭共白綠
樽深夜酒同傾預愁別路楓洲外千樹蟬聲送
客行

聞士仁兄擢廣東邑令

佐縣吴江獨治繁更番無復在王門風霜不改
平生節雨露還諧此日恩馬首未應趋嶺徼鵲
聲先尔到家園白沙堤上如休騎酒與連枝倒

玉樽

秋日旅懷

西風殘葉帶荒濟旅館誰堪宋玉愁歧路自傷孤客暮雲山空見斷鴻秋家林舊業餘青草萍梗生涯任白頭幾度扁舟吹笛夜今人歸夢滿東流

粵城懷古

無諸建國古蛮州城下長江水漫流埜燒帝陵啼鳥外青山遺廟暮雲頭西風木葉空湟曙落日人煙故壘秋借問層龍舊蹤跡斷礎寒草不勝愁

題處士山房

数畝闲園一布衣薜蘿深處市声稀酒醒別墅寒猿嘯客散空林夜葉飛翠壁江泉々藥徑清池白石映柴扉長安道上多車馬何事丘園便息機

中秋宴集分韻得清字

廣寒宮殿涼如水生對清暉欲二更但使玉樽頻注酒莫令銀甲少彈箏窓含野燒明還滅簾捲星河淺復清塵襪不禁風露忧都然身世在蓬瀛

暮歸沙堤

十里黃沙海上頭数株榕葉半滄洲西風禾黍平侵户落日雲山遠帶樓雁影蕭々孤笛暮砧聲杳々幾家秋候門稚子牵衣笑不省微霜着敝裘

送王董教歸沔陽

祖道黃花白露寒江亭浇酒悵離顏春今共向沙頭別鴻雁分飛雨外還夢渚雲閑三峽水漢陽帆帶五華山津林此後應相憶莫道玉音滯楚関

霸陵裒柳

昨夜微霜落灞橋数行官柳正蕭々空鶯坐處空殘葉繫馬门前有舊條色借青娥双晚黛声随息吹度寒蜩泰山送別那堪折應把離情寄玉簫

擬盧允言晚次鄂州

日夕卸帆黃鶴浦三湘夜色帶霜天風鳴梧葉
潮初落月到船意客未眠隣笛凄涼臨野水驛
樓迢遞隱江烟年〻蹤跡憑萍梗腸斷孤雲落
個邊

送人致政還吳中

朝辭帝後髮如霜匹馬東還路渺茫獨樹斷雲
吳苑暮孤城殘雨海天涼秋風供悵人離別黃
菊家林酒正香早晚薜蘿花下醉白雲飛近遠
初堂

春日遊山寺

東林雨後樹蒼〻巾舄來閑到上方双澗鳥鳴
延語笑半林花氣襲衣裳機閑定地禪俱寂心
寄空门累正忘自愧此身人代裏何因棲遁遠
公房

賦得牡丹因感舊遊同輩

洛陽城裡都吟鞍幾度侯门看牡丹色借珂環
嬌上馬香分弄玉醉乘鸞銅駝月色人何在金
谷春歸夢又殘惆悵舊遊今寂寞一枝濃艷共
誰看

送僧遊天台

雁蕩天台東路遙赤城霞色帶層標青山乞食
林中晚滄海浮盃夜半潮下界人烟分島嶼上
方鐘梵出雲霄塵蹤自愧迷津久急得從師度
石橋

夏初登烏石蘭若懷洽公

宿雲臺下舊叢林憶昨從師聽梵音灯影夜窺
猿鳥近茶烟風颭碧蘿深蕭條香界栖禪處寥
落空门嘆遊心欲問影堂何處是枕柳孤樹一
蟬吟

贈老醫

賣藥囊中况有錢長桑親訣舊曾傳心知肘後
岐黃秘老向人間卅未年杳滿香林澄〻露桔
垂秋井漾寒泉祇今黃髮青山裡無乃看雲日
醉眠

與道人期不至

獨鶴孤雲無垢氣漫期飛錫到人群林間半榻
虛晴翠天外三花又夕曛塵世幾回逢甲子青
山何處訪茅君想應醉倒麻姑酒辜負夕香手
自焚

擬唐姚合贈王尊師仍次韻

羽客吹笙何處去黃花古路薜蘿間寥寥雞犬
雲中室渺渺烟霞海上山白鶴夜歸徑欲盡黃
梁秋熟夢初還塵生未免緣淳累幾度逢師每
厚顏

僧房無別故人還山中

苔鮮蒼蒼野殿涼別離逢借贊公房雲間馴鴿
窺瑤席谷裡曇花泛羽觴對酒不將萍梗恨還
山應制薜蘿香江湖秋水多魚雁思尔封緘寄
草堂

舟次水驛寄關外同志

帆落秋風酒半醺驛樓津樹大溪濆夕陽鴻雁
舟中見明月梅花笛裡聞獨客祗今猶浪迹故
人何處更離群盍簪尚有清霄夢只隔閭関一

片雲

夢遊天台

赤城霞氣映秋山萬仞丹梯夢裡攀滄海猿啼
風葉冷石橋僧去暮雲閑泉飛泔元三花夕天
近瑤京一鶴還何處微鐘霜外斷覺來明月舊
鄉關

送人赴衢州府推官

清獻曾聞尚節推料君應與故人期且傾綠酒
留簪珮莫對黃花促路岐衢霍雨晴飛鳥外瀟
湘雲卷下簾時懸知官下多鄉思回雁峰前好
寄詩

金陵客夜

官槐夫道暮鴉鳴匹馬那堪客帝京紅燭夜窗
千里夢青山明月異鄉情白門寺裡霜鐘斷金
水橋頭曉漏清陌上相逢空借問幾人爭識馬
周名

擬唐張文昌送汀州元使君

出臨汀守承恩重驛路遙遙幾日程五馬不辭

為郡遠一麾應是到官清鄞江地古銅鹽富閩
徼天寒瘴癘清但使政平公事少木犀花下日
閑行

霜後送別

小堂紅燭吐烟清鐘漏微〻出縣城賞地不堪
人又別離追莫厭酒頻傾星河參慢浮霜影砧
杵誰家起夜聲明發空江分手去片帆天外掛
離情

奉寄鄭助教

海國霜寒斷雁飛五門何處整朝衣鳳臺月色
空中白長樂鐘声馬上微中歲一官仍獨冷西
曹三札似應稀杜陵別後襟期少誰共樽中醉
落暉

春暮三家

花落閑園杜宇飛半溪流水映柴扉芳簷寂〻
雲來暝苔徑蒼〻客到稀洞口清猿啼近檉林
間馴鹿息應機長安年少多纓冕不似山中薜
荔衣

孟夏山居

卜居曾貰買山錢林下蕭條屋數椽泡澗垂蘿
時見瀑綠槐殘雨晝聞蟬潭邊麋過疑盤谷瀬
口人看似輞川自是幽棲無外事閑門閑看養
生篇

送人入楚

斗酒官亭醉未休春江解纜倍離憂閩關夜月
舟中別夢漲蒼波馬上遊漢〻暮雲變國千瀟
瀟黃鶴漢陽樓此行若聽玉門漏莫作蘭臺宋
玉悲

送邑造士貢京師

柳辮花嬌鶯燕飛臨岐盃酒思依〻沙頭解纜
辭親含馬上看山入帝畿禁卻曙鐘驚別夢橋
門新水映行衣遙知閩下承恩重六館才名似
尔稀

訪僧不値

萬松陰裡隱禪扉一上中峰入翠微澗口綠蘿
清峭情林衹樹拂行衣春城乞食何曾到滄海

浮盃更未帰此度尋僧應不遇泉声山影思依
依端

送人遊温陵

送君南去柳條新匹馬蕭〻滿路塵天近温陵
常見日潮帰滄海遠無津刺桐葉暗千門曙紫
美花開四座春聞說此郷多寶貝昔時全盛只
今貧

客舍清明

杜宇啼来欲暮春忽逢寒食倍沾巾萍蹤每恨
天涯別華髮空看鏡裡新故隴松楸應漸遠吳
郷風景有誰親往過幾處堪惆悵渾是山陽笛
裡人

上巳遊龍峰精舍

香臺迢遞隱中峰巾舄行尋避世蹤勝槩猶將
孤鳥伸幽期還与野僧逢薜蘿洞口雲沾袖躑
躅溪邊雨翳鐘回首下方塵土近落花芳草思
重〻

題沙堤陳氏園林

嘉君住處畫園林橘刺蘿楠継隱心雨過沙山
侵座冷春来池水映階庭衣沾茶色霜前啟廬
捲花香月下栞自喜應無銅墨繫時〻来往得
幽尋

暮春遊冶城烏石山

子規啼斷欲春帰烏石蒼苔入翠微烏道隂〻
人語絶禅房寂〻磬聲稀梹榔葉覆徑冬雪躑
躅花殘未夕暉回首驛程西上路朝離暮別漫
沾衣

夏初籌巖昱

籌峰迢遞出高林苔徑蒼〻洞穴陰獨樹斷雲
孤鳥下亂山殘日一蟬吟双溪鹿過泉應碧丈
室僧帰月又深幾度欲携招隱丹緑蘿花處息
塵心

孟夏山中

迴溪風送落花深啼鵑声中見緑陰半壁白雲
浮几席一簾晴翠鬢衣簪幽栖也作懐人夢高
卧犹懸忘關心自咲淵明偏愛酒山林寥落久

無金

送人遊鼓山

靈源洞口白雲飛君去凭高入翠微閩越故城閩外小琉球孤嶼鳥邊稀天花寂々逢僧字林吹飄々颺客衣若對鳳凰池上月碩今心地亦忘機

寄鄭助教兼柬曹監諸友

奉詔西遊匹馬遲金陵山水帝王畿御書見雁休愁寄官舍聞鶯曉夢歸白首橋頭聽夜漏青雲池館醉春衣逢情碧水多麟鳳天子臨應世所稀

送同志住寺讀書

一燈寒夜掩空门萬卷任書自討論身寄河沙離猬劫心遊洙泗得真源天花紅逐芸香落法雨微沾草帶寒知尓適逢鐘梵裡學成休負遠天恩

天王寺避暑

溪口長藤半落花紺園閑士具袈裟林端香度禪扉淨谷裡雲歸鳥道斜冰簟臨風開白榻玉盤貯水割甘瓜生來心境微涼夕更喜山童解煮茶

贈丘道士還龍虎山

吹罷瑤笙一鶴東只含明月噴芙蓉到來滄海樽前雨歸去丹丘島外峰月洞夜涼蟾養魄露房秋早鹿生茸仙裾玉珮悠々去未擬人間幾日逢

秋夜飲

殘柳烟空泣露蟬夜堂紅燭照長筵門臨一葉秋声裡簾捲秋風夕鳥邊且泛芳樽吟綠水莫將青鏡嘆流年共酣耳熱忘頭白不覺清宵刻漏傳

秋宴御風臺

御風仙珮影沉々草滿荒臺翳夕陰千里滄波天外合七閩秋色雁邊深寒花委露沾歌席殘葉飄風墮客簪但得玉壺頻有酒此身長健登臨

擬遊洞庭

微風孤櫂洞庭遊千里滄波一鏡秋連雁遠鐘雲夢澤斷蘋殘西岳陽樓巴陵雨霽君山出蜀道水消楚水流欲弔重瞳何處是蒼梧瑤瑟不勝愁

月夜有懷同志

誰家羌笛暗飛声越海城頭片月明隣杵不堪霜下聽塞鴻偏向夜中鳴故人久別滄波遠明鏡愁看白髮生幾度相思孤枕夢滿庭風葉不勝情

聞王介軒偕諸公登仲蒙岩作

罵巢人去青山在白石岩扉薜荔陰絕澗未霜殘葉櫚半林微照斷雲深蕭條香畍無僧迹寂歷寒花見客心遙想羅官多樂事風流時有謝公吟〻

送邑造士李良歲貢之京

木落霜寒斷雁鳴六平峰下送君行孤帆杳〻辭入親舍匹馬翩〻水雲深禁卿踈鐘朝珮影橋

门孤燭夜書声遠怜得桂青霄上應愧山中獨隱名

遊東華観

群山飛翠六平峰琳舘依稀茅幾重心遠獨隨雲鶴去机閑應共羽人逢三花影落壇邊樹五粒春飄石上松借問仙源在何處白雲迷却往來蹤

春城送客

江城春半柳依〻客裡相逢又遠違谷口花深迷去騎天涯草綠帯行衣雲鬧越水千峰出路遠閩関一雁微想是故園佳麗地候門童子喜君歸

將入蜀留別同志

蜀道歆來誰共悲明朝還是拂征衣劍门積雪入行少棧石連雲鳥度稀白帝陵邊春樹盡錦官城下夕陽微舊遊謾有相思夢萬水千峰幾日歸

留別方丈友

萍蹤無定暫追攀又向煙蘿悵別顏習靜豈知
離思苦勞生應愧道心閑踈鐘遠火舟中夜獨
鶴孤雲夢裡山此後相思何處是寸心遙在翠
微間

擬唐韓君平送長沙李少府入蜀

世路何如蜀道難臨岐誰不悵離顏湘潭騎影
寒流外巫峽猿啼夕照間夜火錦城江上驛暮
雲劍閣鳥邊山秋來應有相思夢莫惜音書寄
往還

寄情羅林董教

幾年片片着儒衣雨度持衡坐粹闈瀕海路遙
歸夢斷垂天雁少寄書稀時清豈嘆官如舊道
在寧憂祿尚微聞道故人多鵷鷺紛紛環珮滿
王畿

寄寧德林訓迪

憶君時復强登樓雲樹蒼茫悵別愁兩地情多
孤夜月十年官冷夢滄洲鶴林山色當盃綠較
室潮声到縣秋早晚香名應更達泮池何事久

淹留

賦得荔枝送人之燕薊

昔年高品滿長安薊北空聞火齊團閑雨帯花
飄別路瘴雲和葉拂征鞍離盃酧擘丹砂顆纖
手嬌傳碧玉盃明發幽州千里外竹籠遙寄也
應難

遊廣陵 下是僧房送別故人還山中

海門潮路見瓜州雲樹蒼茫馬上遊十里河山
歸禹貢百重烟水入淮流燕城積夢瓊花月隋
苑傷心碧草秋二十四橋人静 為誰猶倚木
蘭舟

石林祇樹隱層阿却向空門李別何殘燭夜深
泉影盡離筵宵散月明多還山遠與休僧佩避
世關蹤卧女蘿城郭雲林從此別曉鐘聲裡唱
離歌

題潛城開元寺

城裡青山閒梵音靈源高閣影沉沉鳥邊祇樹
人烟近象外雲花野照深苔色滿廊行屐迹月

明空界卽禪心自怜人代多氣垢未得焚香礼
遍林

華石上人見過

夕淪塵俗愧緇衣曾是三生石上遠頼浔遠公
亩半偈也令玄度發清机全沙堤晚香中别祇
樹林深定裡帰獨鶴孤雲無住着却令方外故
交稀

登冶城萬歲塔

绝頂層標出半天千山宫宇翠微連雲飛百粤
滄波外島度千峰夕照遥平遠臺空秋珮玲吪
盧閣靜夜燈懸層龍射鞞今何在蔓草芳陵袋
度煙

擬登金陵鳳凰山臺

高臺犹有鳳凰名臺下金河遶帝庭淮水漫流
千古恨鐘山還帶六朝青凤檣積雨丹陽渡酒
幔寒花白下亭欲把一盃招李白海天霜雁晚
淇〻

擬遊君山寺

獨向巴陵上小舟君山迢遞鏡中浮猿啼古木
雲遥迥鳥度灵花衆外幽烟磬夜寒雲夢月天
香朝没洞庭秋更隨楚袖看灵异惆悵黃英墓
下遊

秋過紫雲洞

仙源迢遞紫雲间透與蓬秋偶獨攀遠海鶴帰
空夜月操甚臺人去但荒山苔遶積水流天鏡鳥
外遥峰點翠襲石竹房中孤磬晚此身那似野
僧閒
春深花裡未成歡何事秋深惜別難沙堰醒来

送劉姪帰菊潭

枫葉交江潭〻帰去菊花寒魚凤秦幔鳴鋻坐蚌
月臨窓對酒青此後相思應不遠也須双鯉報
平安

題吴漢津遠遊巻

獨啣君命出神州吴楚青山馬上遊千里関河
〻禹貢百城煙水入閩秋鏡湖鄉夢浮仙擢鐘
皁帰期憶鳳楼閒道星軺明旦別王程犹恐久

淹留

喜潘元潤至

金沙堤上見潘安自愧林居尚鶡冠明月青山應久別黃花綠酒又同歡空洲日暮孤鴻斷岐路霜飛遠樹寒明到龍江重回首別離渾似夢中看

挽陳子賢

清猿血滴泉中夜山鬼怨死薜蘿鋪辛夷吹烟香徑斜鬼燈明滅寒泉瀉玉樓帝遣迎仙魄劍掛殘星冷枝碧落月衣寒地下秋海天劃斷桐花夕

草澤狂歌卷之四

草澤狂歌卷之五

新寧王恭安中著

七言絕句

二喬圖

雙娥嬌掩為誰顰反被榮華誤却身回首東吳何事業楚煙寒水更愁人

登西右岩不與口占

狂客登山逸興新欲同清興愧無同此身得似同林鳥飛去飛来不屬人

畫馬圖

淮泗雲空苜蓿齊圉人牽出踏青泥金輿不惡西池賞虛負天寒十二蹄

種黃精

手種黃精只半畦草根時見葉初齊不知門外殘春雨多少飛花踏作泥

海市晴雲圖

燕薊雲山王氣秋行人猶自問登舟祗今海子橋西子獨照灣河水尚流

山水扇面三首

茅舍青山少四隣蕭條苔徑絶紅塵相逢試問
山中事老向林泉有幾人

鳥外垂楊覆石磯隔江晴翠晒行衣蒼苔野徑
柴門近相對雲山共息機

夕陽溪上捲荊關漁浦楓村杳靄間莫學林僧
解忘世有錢莫買沃州山

春山欲雨圖

寂歷青山靜賞機楚情那似宦情微抱琴欲渡
湘江去雲暗蒼梧雨欲飛

韓信報金漂母

息沾一飯尚知酬義重深常豈負劉惆悵淮陰
何似葉斷烟寒草不勝愁

古木山禽圖

梁王池苑罷經過古木殘雲奈尔何莫放流音
空婀〻行人長少夕陽〻

雪灘鴻鴈

北風吹雪度河關家近瀟湘夢亦閑猶勝寒環

舊時雀孤飛正在屹於山

秋水鴛鴦

宮花稜穐飛早霜繡衾遥夜度餘香自是影落
空潭水不管人間更斷腸

漢美人吹簫

黛娥双染為誰嬌長信深沉夜品簫一曲梁州
相倚恨露花如水上芭蕉

宮人春思圖

君思那似柳條輕門外金輿暗度聲獨立長門
春又晚一簾閑草上堦生

早寒

客舍迎寒倜未歸白雲鄉樹遠依〻西風黃葉
如相識故向山陽笛裡飛

送人之薊丘

憐君遥適薊門行匹馬閑嘶問去程盧水燕山
何日到秋風吹雨濕金莖

臺城送客之廣陵城

金陵樹裏送行舟二十四橋春水流腸斷瓊花

天上去更無歆管下揚洲

憶山中精舍

一從巾舄別林扃清梵香臺夢裡往遠想秋來
風露冷芭蕉抽葉幾回青

寄越城知己

郡樓寒夜響悲笳夢裡還鄉路益賒莫道故人
消息近越王潭水即長沙

寓意

南苑花紅北苑棒美人樓上注羅衣同時種樹
應皆落何事秋風却後飛

客中夜雨

孤閣懸燈暗復明滿林涼雨落秋声別來多少
湘江水盡向蒼梧葉上傾

題墨菊蘭二首

霜落楓林秋氣高露黃烟翠積湘皐青林酒醒
西風急剩寫離情寄楚騷

湘江閑唱九歌殺栗里應觧五斗榮誰謂
秋物冷露黃煙翠不関情

任懷安有感

呈河江水古今流送盡年光與客愁莫嘆寒門
空草色五陵佳氣散成秋

水墨葡萄

西塞秋風寒露飛草龍珠帳正依依不知五馬
緣何事轉羨涼州一斗微

題猿圖

西風殘葉響秋江樹杪青猿鞋影双因憶孤舟
經峽口數声随雨落篷窗

題小景山水

雲山迢遞樹蒼蒼春水微茫帶野航欲傍魚郎
深隱去武陵雖好是他鄉

口占寄友

青草平湖白鷺飛石門烟樹半晴暉菊潭對酒
闲垂悅誰向壽峰共採薇

斎魁題梅

霜花映水夜含虚画角軽中片月孤一自羅浮
清夢覺又随香影到西湖

明老題梅
東閣高人不見尋孤芳只合老山林心知尚有
青天月照見歳寒水雪心

題茅齋霜月
猿斷霜空燭影微半林孤月掩荊扉五陵年少
皆纓冕何事寒山獨布衣

野航風雨
楓樹蕭々野水西楚天雲雨正淒々滄江欲暮
風猶急誰送扁舟更出溪

題木芙蓉
西風吹袖玉顔酡搖落秋襟奈爾何一自雁池
清賞後梁王賓客已無多

林亨衛典教因山奈以墨竹寄之因題
于上
好是貧當玉一枝露寒金蘂影離々洋林官吟
閑看西知爾家園落夢思

白蓮圖爲鄙易戴處警賦
素襪凌波緑錦裳參差環珮夜微涼青芳已在
瑤池上況是承恩雨露香

書雲山小景
野杖閑行日未曛商歌休使世人聞生平最是
知心者祇有青山共白雲

胡人牧馬圖
海子橋邊卸馬鞍燕山秋草色漫々百年王氣
和烟散往事空從畫裡看

暮春雨中作
簾前花落杜鵑鳴棕葉瀟々半雨声迢遞故園
歸未得天涯芳艸摠関情

登鳳凰山仙人梯
鶴山吹笙去不還空留梯石白雲間塵凡自愧
無仙骨獨対岩扉試一攀

道邊松
驛畔長松幾百秋行人到此也生愁最怜每被
官軍斫滿地寒膠作泪流

擬遊天台山
赤城霞氣映層樓華頂遙臨見石橋更到謝公

登覧處泉声山影晩満

送人帰蜀二首

蜀桟凌雲不見行剣門烟樹乱関情君家正在
魚鳧国出盡平川是錦城
剣门西望蜀江流白帝城邊葉未秋帰到山林
何事業木棉花發杜鵑愁

漁樵清話

樵歌日々出林扉贏得自閑坐釣磯莫向相逢
咲貧薄人生此楽也應稀

摘蘭

寂寞深林埜水濱可憐開落不逢人知音更有
誰堪贈持与湘南放逐臣

夏夜舟中

碧潭遥夜小孤舟涼月清風總是秋何事故人
千里外江楓漁火共関愁

碧筒飲

試折青筒當玉觴緑莖通處瀉瓊漿幾回醉買
西湖月臥載蓮舟夢亦香

題秋江待渡扇面

孤庭楓樹暮江頭何事匆々逐去舟莫向瞿塘
灘下過西崖明月断猿愁

山楼晩坐有懐全志

緑蘿煙暝夕陽収何處猿啼更倚楼京国故人
多别久楚雲湘水共関愁

山庄獨夜

艸屋残燈夜轉深竹邊螢火照孤吟青々歴
猿啼断續葉蕭々月満林

遠浦帰帆

遠浦帰舟鳥外還棹歌迢遞過前灘丹楓樹裏
帆初落多少青山夕照間

穐山暮帰二首

桄榔枝上夕陽微寂歴秋風吹葛衣回首前渓
燈火起陰虫聲裏扣荊扉
白雲迢遞乱峰深谷口斜暉轉樹林帰到茅齋
燈火夕不堪黄葉與秋砧

穐日遊皇恩寺

蓮宇径莖花正香白雲深映竹邊房清遊惜共
林僧別行聽微鐘到學堂

春江送客

江亭春樹暁蒼々樹裡鶯啼也斷腸三疊陽関
須盡酔東城門外是他郷

山居即事

門掩青峰野水間緑蘿花暝鳥飛還紛々車馬
紅塵裏何似山家半日閒

古鏡

匣裡菱花重百金重々磨洗畏塵侵六宮只辨
媸妍色不照孤臣一片心

送人従軍永寧

恐涓含悽別四隣温陵南去柳條新慇懃試問
邊城卒年少封侯有幾人

采桑

玉腕羅裙陌上桑南枝裊々北枝長慇懃為謝
青雲客莫把黄金買路傍

寄山中人

嘉君久住在深山高臥林扉日々閑借問松間
双白鶴何時相問到人間

暮春田家

鵓鳩啼傍野田飛布穀声中半掩扉不願五陵
衣馬貴但令州縣往来稀

夜投山舘

野舘残灯暗復明子規声裡客愁生緑蘿洞口
三更月何限郷山萬里情

聴雨

中酒空齋晝不眠蕭々鳴雨暮春天自怜葉々
芭蕉裡擬是呉山半夜船

送人帰覲

天涯長望白雲飛此日怜君暫得帰好是郷園
春雨後落花風裡舞斑衣

春暮雨中作

湘簾巻盡思悠々月斷遠天雨未収莫遣故園
無別恨落花流水也関愁

送呉南林處白帰

情深那忍送君還海嶼南隅雨未乾歸見渭陽
如借問爲言孫子寄平安

梅城曉角二首

玉壺淋盡報殘更嗚咽營门幾度声明發不堪
回首處梅花零落滿江城

城烏啼斷海東頭三弄梅花起戍樓誰向營门
看月色聲聲都是別離愁

飲酒言懷

竹亭花徑小闌干綠酒新詩且共歡浮世相逢
須盡醉青雲都向命中看

雨後登南樓

雨過晴樓獨上遲海雲江樹遠含滋繁華盡逐
東流水惟有前山似昔時

折荼蘼

手挽長條刺拂衣淡黃殊白共芳菲五陵年少
無拘繫落盡殘香未肯歸

贈釋子赴闕

遠隨飛錫過閩関迢遞吳山共楚山遙想禁墀
清梵曉泠泠鐘磬五雲間

王昭君

行辭女伴出深宮玉淚双垂向白龍幾度氈廬
歆酒夜胡王定惜舊時宮

田家夜雨

山雨蕭蕭靜掩門清燈影裡戲兒孫棕櫚葉上
聲聲好不似天涯斷客魂

徑山中舊宅

柴門空掩樹陰陰積雨荒苔路更深自是塵中
那久住白雲流水更關心

四月東湖泛舟

荇花風裊斷烟微共着蘭舟泛泛暉達下美人
歌白苧綠荷深裡白鷗飛

貧士

百金費盡不羞貧欽足衛门幾度春昨日東風
南陌上看花多是五陵人

野寺尼

情憶閨中悟已深空门緣到更澄心楞伽讀罷

樺初定野鳥林犢只共吟

送人下第帰桐城

青雲失路欲沾巾陌上愁有得意人帰去青原
山下路野花啼鳥故園春

江城夕眺

江頭獨樹起孤烟江上雲開雉堞連芳艸萋〻
帰鳥没望郷猶在夕陽邊

林塘夏夕有懐同志

野樹疎藤覆夕陰半池残水夏涼深相思幾度
空惆悵林下何時再盍簪

釣溪

山下清溪月様湾孤衣孤坐一絲閑五陵年光
誰家哥白馬翩〻自往還

池館新秋

西風池館早涼帰梧樹蕭〻一葉飛誰道秋来
非宋玉江南遊子更沾衣

田家新醸

数畝山田沉一秋醸成寧兼醉郷侯無来獨共
隣翁酌不問農家識字遊

秋日郊行

獨扶残酔出江城原埜西風萬葉声日暮関河
似秋水蕭〻鴻雁不勝情

西園賞菊

秋風蕭瑟過重陽黄菊花開酒正香人世相逢
須尽酔牛山何必涕沾裳

節後黄花

節去東離花漸衰紛〻蜂蝶不須疑蕭條更有
餘香在不比梁園二月時

暮秋喜友人自京回

秋風黄葉雁臨関客路微霜感別顔莫[illegible]故園
芳草積西湖能有幾人還

秋山行旅

寂歷高秋亂葉飛斷猿声裡日初微自怜萬里
長為客猶向西風著布衣

碧洞飲

翡翠盤深瀉緑波曲莖微浸藕香多寄言河朔

流連飲莫把黃金鑄綠蘿

瘦馬圖

曾是瑤池弄影嘶病來無復錦障泥只今毛骨
沒消滅空対寒原百草齊

山樓晚坐有懷同志

松下樓高入翠微望中山水有晴暉空林月出
溪聲冷何事知心與願違

新秋送別

故人此別隔關河况復新秋一雁過明日征帆
何處泊斷蟬衰柳夕陽多

送僧遊方

東林溪上暮雲飛空地焚香送衲衣行處不須
勞借問野花山鳥即禪機

聽雨

杭柳葉底夜聲寒御樹無田夢裏看明發不堪
江上望蒼梧雲盡水漫漫

送道士赴闕試往

仙遊何必悵離心楚水吳山鶴上吟更想清晨
誦經處蓬萊宮殿五雲深

題水墨蘆雁

秋水黃蘆山月明同來兄弟最多情飛時莫近
瀟湘浦二十五絃腸斷聲

暮秋送客之塞上

臨岐盃酒若為情楓葉蕭蕭獨雁鳴萬里河關
秋色裡憐君何日到邊城

寒齋留客

山中酒熟蟹初肥寂寞憐君問竹扉莫為家貧
便分手出门應是故人稀

冶城送人之金陵

越王臺下送離觴回首關河路渺茫別後相思
孤笛夜鳳凰臺下有微霜

溪行逢霜

蕭條客路度微溪昨夜清霜印馬蹄楓葉梅花
愁望斷更堪林外楚猿啼

雨後秋山

送天雨過亂山蒼千樹高原葉盡黃惟有西風

松栢裡白雲深閑野僧房

客中見新雁

西風初別塞垣穠迢遞〻飛楚水頭客裡心驚
耶忽見故園兄弟更闗愁

穠日郊行

荒原蕭索葉皆稀海底孤城掛落暉時事滿懷
吟不盡西風吹冷薜蘿衣

客中見孤雁有感

江樹逢秋去漸稀明朝回首是烏衣獨怜滄海
入流落猶向西風嘆未歸

雨中秋思

西風微雨對門空堂柳蕭〻葉盡黃江海親朋
零落尽寂寞壁下慘淒涼

九月二日見菊蕋尚青偶賦

楚杖閑行過短籬葉間青蕋尚開遲年〻九日
龍山會恨殺黃花未滿枝

鶺鴒

雲霄千里競高飛風引鈴声落翠微幾度月明
霜冷夜飄零伐認主人歸

木芙蓉

小池霜冷藕花空却有寒枝帶露紅莫恨芳容
生獨晚好隨黃菊微西風

秋暮喜友人自京還

黃花蕭索暮寒催千里怜君此日回自說月明
霜冷夜栢思曽倚鳳凰臺

秋窗睡覺

西風烏桕葉先零黃菊盃深酒未醒何處砧声
忽驚覺露華明月滿中庭

治城送人之金陵

嗟君此別欲何之楚水呉山驛路微遙想鳳臺
何日到五門西上曉霜飛

冬獵

按落霜天百草空羽林年少灞陵東彎弓射殺
平原鹿咲入呉姬酒館中

草澤狂歌卷之五終